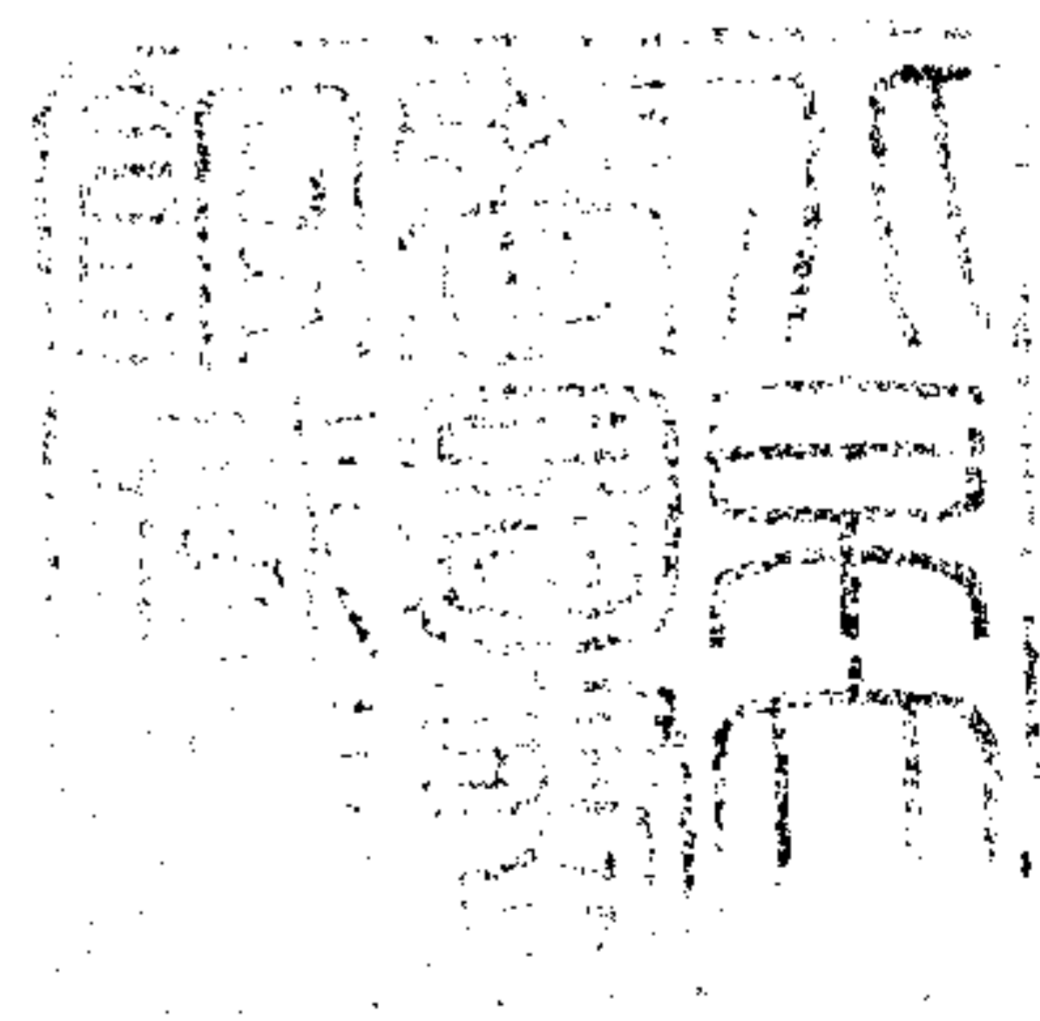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三七・子部・雜家類

在園雜誌四卷

〔清〕劉廷璣撰

南村隨筆六卷

〔清〕陸廷燦撰

蓉槎蠡說十二卷

〔清〕程哲撰

諤崖脞說五卷

〔清〕章楹撰

片刻餘閒集二卷

〔清〕劉埜撰

書隱叢說十九卷

〔清〕袁棟撰

一〇一

一七九

二七九

三二九

三九九

# 在園雜志

古今風尚各擅一代如清談著于晉小說晉書雖稗野之語多有裨於正史近代談部說隋書園書影鈍翁說鈴西坡筠廊偶筆悔菴良齋雜說漁洋之居易錄池北偶談分甘餘話諸種短則微言雋永長則駢辭瞻麗皆竊義於晉唐之殘編固有所本也予欲彙成科海為萬年太平頭白汗青之助但削牘浩繁疲精費日久縈于懷亦非細事矣今遊淮南又讀在園雜志或紀官制或載人物或訓雅釋疑或考古博物即夷堅諾皋幻誕詼諧之事莫不游衍筆端核不典暢而韻有似宋人蘇黃小品蓋晉唐之後又一機軸也曾南豐曰所謂良史者有四長焉其明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足以運難知之意其義足以發難顯之情今觀雜志四長已備孰謂小品不足以臚列金匱石室為採觚班馬所取材也雖然古之秉史筆者其體嚴其書直若野史雜記又多恩怨好惡之口今在園所著瀟灑歷落於人無嫌於世無忌讀之者油然以適躍然欲舞且悉化其谿



刻凌厲之氣不知何所本而能變史筆為寫心怡情之具以感人若是耶子挑燈三復乃知在園先生今之賢大夫而以詩名者溫柔敦厚出于習性退食之餘偶憶舊聞或有新見書以示子孫拈與賓客浮白軒渠其作史之筆仍然作詩之筆也古以太史采風今以樂府演史史與詩蓋二而一者也康熙乙未初春云亭山人孔尚任撰

在園雜志序

二

余少習舉子業鍵戶呿語其于五車二酉未能寓目及壯以門蔭通籍服官終日滿眼風塵勞形案牘更無暇也乃年逾周甲而足跡未能半天下故耳所聞目所見身所親歷之事無多今值河工久慶安瀾得于退食餘閒焚香靜坐或與二三賓友煮茗清談偶有記憶輒書一紙投篋中積漸成帙一日啟與孫輩指說客有見者曰曷付梓余曰昔人著書立說或窮天文地理務為高遠或搜諸子百家以顯秘奧其次亦有所託以寄恩怨而存諷刺余則無是何梓為客曰乾坤經史昔人言之詳矣治思怨私情也諷刺微詞也古來文人才士往往以此受謗皆無足取是帙正以陳言務去無恩怨無諷刺方使閱者怡情益智何況所志者昭代之制度名公之經濟其他文翰詩詞新聞俗諺即日用尋常無不考核精詳推原所自至于神奇怪誕雖驚人魄實解人頤不同于夷堅虞初鑿空鏤幻悉皆耳所親聞目所親見身所親歷者絕非鋪張假借之辭梓而問世自可法而可傳耳遂強

在園雜志自序

一

付剗刷余因紀其言以弁簡端康熙乙未春初遼海劉廷璣自識



在園雜志自序

二

在園雜志 卷一

遼海劉廷璣



歲甲午 聖壽六旬有一是為本命元辰普天瑞  
 應不勝詳敷四海內壽臻百齡奏請建坊以表熙  
 朝人瑞者如福建巡撫滿公保具題德化縣老人  
 百歲鎮守寧古塔將軍孟公保具題李三年百  
 有三歲直隸巡撫趙公弘具題文安縣原任副  
 將馬自新妻徐氏百歲江南巡撫張公伯行具題  
 山陽縣張氏百歲湖廣巡撫劉公殿具題江夏  
 縣歐陽氏百歲陝西巡撫永公泰具題醴泉縣丘  
 氏百歲咸于甲午同登期願是壽域弘開之徵也  
 又山東巡撫蔣公陳錫具題李氏一產四男若一  
 產三男者甚多是戶口廣裕之徵也再浙閩總督  
 范公時崇隨駕熱河每賜御用食饌內有殊  
 紅色六米飯一種傳旨云此本無種其先特產  
 上苑只一兩根苗穗迥異他禾乃登剗之粒如丹  
 砂遂收其種種於御園今茲廣獲其米一歲兩  
 熟祇供御膳又有白色粘米係樹上天生一株

在園雜志卷一

十一



軟滑似黍不膠齒牙此皆希世珍品外間不獨未見抑且未聞是草木休應之徵也咸據邸抄未敢臆說

漢軍鄉會試屢行屢停國初甲午准鄉試癸卯覆試解元為鑲紅旗姚敬聖已酉庚戌後三科鄉會

俱行丁巳以用兵復停自庚午辛未復行至今癸

巳萬壽六旬特開萬壽科鄉會試漢軍廣額復

准監生等應武鄉試從前壬辰狀元麻勒吉乙未

狀元圖滿宸俱滿洲試滿文近則滿漢一體文武

在國雜志卷一

二

兼收矣

本朝漢軍漢人一體簡用內外不分近日惟科道

部屬小京官漢軍不占漢人員缺康熙五十年間

漢軍補漢缺者大學士蕭藻吏部尚書桑格兵

部尚書孫徵源刑部尚書郭世隆侍郎學士暨司

道內世之京堂共二十七位在外督撫共八位可

謂極一時之盛

本朝文武並重有以尚書補授都統以侍郎補授

副都統者有以都統補授大學士以公補授尚書

以副都統補授侍郎者至於郎中員外佐領世職

有時以武遷文有時以文遷武其文武兼管者比

比而然外官以督撫陞副都統者有之而武陞文

者甚少近年惟福建將軍金公世容陞閩浙總督

提督梁公霖亦陞閩浙總督提督趙公弘燦陞兩

廣總督南巡時張禹岩聖鐸以阿思哈尼哈番

特授准揚僉事故余贈詩有丞相亦曾為太尉監

司道合簡將軍之句再漢人未有補旗缺者近

陝西總兵官漢人何天培補鑲白旗漢軍副都統

溫州總兵官李華平陽總兵官王應虎皆漢人俱

陞補福建馬防漢軍副都統提鎮以文改者張大

理卿雲翼改江南提督姚郎中儀改湖廣總兵官

聖朝簡用總以得人為要固無分文武內外及

旗漢也

張紫凝乃阿思哈尼哈番改授准揚道僉事張

禹岩聖鐸之長公也已成丙戌文進士因父故應

襲世職遂授為阿達哈哈番兼一拖沙喇哈番父

以武改文子以文改武事亦奇矣紫凝原効力河

南

南

南



工承襲後仍赴河工引見時上念其父河上勞臣惋惜者久之又命賦詩背誦古文頗愜聖意頒賜淵鑒類函佩文韻府朱子全書共四十三套以試臣而上蒙賜書且如許之多亦從來未有之異數也

布政使陞巡撫銜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未有兼兵部銜者先祖任布政使九年屢推巡撫蒙世祖皇帝特諭江南財賦重地且叫他多管幾年及推福建巡撫奉旨劉漢祚久應巡撫今已遲矣

在園雜志卷一  
四

著給兵部侍郎兼都御史職銜二品服俸康熙四十六年聖駕南巡子隨皖撫軍六家叔扈從蒙聖恩垂問先世大父閩撫右司馬舊事家叔一一自從龍歷任奏對詳明又問子孫居官幾人予即膝行而前家叔指名奏上天顏有喜賜御書拊循江表舊德貽謀二額謝恩畢恭捧而出陳相國廷敬查學士昇見之因謂曰拊循江表賜中丞公也舊德貽謀此賜觀察耳予方悟賜二額之意因將舊德貽謀懸於京師西華

殿之賜第恭紀七律二章懸額之日都統李公林盛在座指示曰聖意不獨獎勵觀察今觀察七孫漸次成立天恩期許者至矣真異數也詩載葛莊分體

文武全才原不易得如曹氏父子之春夏讀書秋冬射獵傳奕之上馬擊賊下馬艸露布卻穀之說禮樂敦詩書祭遵之雅歌投壺王陽明之較射三發三中此皆以文能武以武能文古今不可多見者若習武者目不識丁習文者力無縛雞未免偏廢矣本朝漢軍文試先較弓馬武試俱考策論監生准武鄉試武舉准文會試立法最善自然奇才並出而國家收得人之慶矣

在園雜志卷一  
五

皇上祀祈穀壇見卿貳及御史頂上嵌東珠因其僭越下部議嗣後各官七品八品九品加級者頂帶不准過五品五品六品不准過四品三品四品不准過二品二品不准過一品蓋一品頂嵌東珠二品大學士尚書亦嵌東珠三品紅頂四品藍頂各有等威不准過也今予降補僉事實係五品蒞



任後奉 旨補給前江西按察使 誥命授通議大夫故用三品頂帶坐褥非敢僭也

東坡云謫居黃州五年今日北行岸上聞騾馱鐸聲意亦欣然鐸聲何足欣蓋久不聞而今得聞也昌黎詩照壁喜見蝎蝎無可喜蓋久不見而今得見也子由浙東觀察副使奉 命引見渡黃河至王家營見艸棚下挂油煤鬼數枚製以鹽水合麵扭作兩肢如粗繩長五六寸于熱油中煤成黃色味頗佳俗名油煤鬼子即於馬上取一枚啖之路

在園雜志卷一

六

人及同行者無不匿笑意以如此鞍馬儀從而乃自取自啖此物耶殊不知予離京城赴浙省今十七年矣一見河北風味不覺狂喜不能自持似與韓蘇二公之意暗合也

衙齋署一聯曰所到處隨彎就彎君其恕我者些時倚老賣老臣不如人細按之不脫人我相且有火氣不若督河右司馬趙公世顯座右書只如此已為過分待怎麼才是稱心如此二字有許多現在之富貴安樂在內怎麼二字有許多無益之侈

心妄想內二語殊覺謙退知足無窮受享

春日按部准北過宿遷民家茅舍土堦花木參差徑頗幽僻主人葉姓由博士弟子員而入太學者人亦不俗小園梨花最勝紛紜如雪其下西府海棠一株紅艷絕倫因憶老人納妾一絕二八佳人九九郎蕭蕭白髮伴紅粧扶鳩笑入鴛幃裏一樹梨花壓海棠不禁為之失笑草堂中懸林良畫傍列一聯倚檻雲來往開簾花送迎係查聲山學士并所書一見姓名如逢故友聲山於武林訂交二

在園雜志卷一

七

十餘年今已下世又不禁為之傷感矣

江南陝西湖廣省分太大有上江下江湖南湖北之稱故設兩巡撫分隸其事所屬司道亦分為二惟先祖為江南布政使司則十四府四州俱屬一司先祖歷任九年任滿後始分

本朝名之典最為慎重非奉 特旨還與他謚不得與焉阮亭先生詳考開國以來謚法附載張山來潮昭代叢書意蓋有在也後先生以大司寇致仕未叨 大典友人及門私謚曰文介先生以



成先生之志先祖以署國子司成從 龍入關改  
河間太守歷任八閩開府 予告家居卒後亦未  
與 大典同鄉老友周侍郎 亮工 受業門人馬中  
丞 祐 打吏部 鼎 達比部 岱 私謚文肅先生

前朝有三司六道之說三司者都使司布政使司  
按察使司六道者布司佐貳爲左參政右參政左  
參議右參議按司佐貳爲副使僉事都司管各衛  
操軍屯田存寓兵于農之意多以侯伯領之故爲  
三司之首布按駐札省會參議參政分守外郡在

在園雜志卷一

省則管糧儲錢法等事副使僉事分巡外郡在省  
則管驛站學政等事本朝兵制居重馭輕分八旗  
屯住京師分防各省其都司止令僉丁運糧催徵  
衛課而已遷轉不過一遊擊銜各道嫌其冗雜去  
左右之名外郡有守者裁巡有巡者裁守事權歸  
一操縱甚便是三司止兩司而六道止四道也  
明初每府設知府一員同知一員通判一員或二  
員推官一員幕僚則經歷照磨知事檢校知府統  
理一府各屬州縣諸務同知則同知一府之事通

判專用硃墨筆僉判文牒間有分管糧儲水利者  
所以有二推官專理一府刑名清晨同坐大堂率  
領各吏辦理諸務印封耳房庫內出入不由私衙  
堂左爲經歷司有印官名經歷事事必由經歷惟  
恐不足又以知事一員佐之堂右爲照磨所有印  
官名照磨事事必由照磨亦恐不足仍以檢校一  
員佐之後漸不由舊制率多分管如清軍驛傳河  
防江防海防捕盜馬政巡鹽運糧水利之類丞判  
各司其事各有處分推官專司刑名兼管查盤印  
則知府封掌佐貳不敢過問 國初少沿明制近  
則推官兼裁刑名總歸知府同知不知府事通判  
不判文牒惟署印押糧解餉以及雜差而已至于  
司所幕員但存經照間有知檢者印歸堂上官亦  
虛設亦不過聽差而已然在明朝立法未嘗不善  
未免事少官多十羊九牧不若今之權歸于一不  
許掣肘之盡善也

在園雜志卷一

撫軍張公 伯行 乙丑進士需次中翰初任題授山  
東濟寧道僉事陞江南按察使 特旨以僉都御



史巡撫福建釋褐後三遷而至開府亦奇遇也

官保黃公大來在督師李大司馬之芳軍前歷著

戰功加左都督職銜初任即授寧波總兵官卒贈

太子大保

浙閩總制大司馬瑞圖劉公兆麒先任湖北撫軍

其時中丞殿衡尚為公子讀書楚署及後歷任湖

北撫軍父子前後開府同在一地已屬可傳佳話

後聞制府訃暫歸讀禮服闋再補仍撫湖北是趨

庭遊宦三駐楚焉又中丞先由陝西大叅陞江蘇

藩司其時署理藩篆者則蘇松糧道乃兄殿邦也

二公為同胞兄弟中丞嗣于伯隸旗故旗籍而少

叅則寶坻民籍也以嫡親手足接受交代一月有

餘彼此俱用文移往來亦一僅見者中丞之公子

嵩齡與其師夏慎樞同中順天鄉試劉於癸巳夏

於壬辰俱成進士又館選同為翰林豈非可傳之

盛事哉

李梯雲檢討天祥云永年張五美生於嘉靖甲寅

中於萬曆乙酉鄉試其子鴻基生於萬曆甲寅中

於順治乙酉鄉試

翰林學差典試赴湖廣者多不利于榜眼辛未榜

眼吳永年昂甲戌榜眼顧書宣圖河丁丑榜眼嚴

寶成虞博俱卒於楚京師爛熳衎衎亦不利于榜

眼居停而卒於其地者戊辰榜眼查荊州副韓丙

戌榜眼呂無黨葆中

于勤襄公成龍以大司馬大中丞總督河道公文

武全才經濟勲業赫然一時大駕西征時公總

統督運軍儲充裕聖心寵眷功勳旂常朝野倚

重然而治河非其所長所謂人各有能有不能也

公赴河二題帶人多不諳河務乃以順天府丞徐

公廷璽副之兩不相下議論參差權難畫一公以

勤勞致疾不終事而卒于官時論惜之上念東

南民生運道特簡遂寧先生加官保大司馬治

河而副總河報罷先生辛勤况瘁事事仰遵指

授歷九年河工告成昔之澤國今變桑麻矣

排淮泗而注之江上古淮泗並未入江明永樂間

罷海運命陳平江伯瑄開通運道由江南山東直

隸



隸直達京師淮泗之水以三分濟運入江七分敵  
 黃入海此老生常談所云以河治河不獨去其害  
 而且資其利者是也即潘季馴先生河防一書其  
 中亦有詞不能達意處在治河諸公無不知蓄清  
 刷黃為要然此四字有無窮經濟無窮學問非細  
 心體認因時應變者不能也 天府金錢靡費固  
 不可太省亦不宜必身歷其事久而且熟方知其  
 中關鍵今隨遂寧先生數年見其不避風雨相度  
 形勢可謂精詳之甚猶虛心訪問擇善而從同事  
 者淮揚李僉事梅 湖南劉少叅光業 先為桃源同  
 知者接任之桃源孫同知調 皆蒙遂寧先生驅  
 遣頗為歷練老成可惜俱下世矣今我輩隨右司  
 馬中丞趙公恪守成規保固無虞雖遵 聖主指  
 授感河伯効靈而遂寧先生垂勅之功莫大焉  
 浙江布政使永譽 陞任福建撫軍初蒞八閩制  
 府與公永朝 同將軍都統諸公皆郊迎相見歡洽  
 既別卜公減騶從乘四輿仍用藩司儀注持陞任  
 布政使手摺坐官廳候見制府謝不敢當蓋浙閩

在園雜志卷一

十一

三省皆制府所統轄其先為屬吏也公謙退自下  
 時論以為得體故益稱和衷焉先時有藩司某內  
 陞通政司聞報即用大銀臺儀注鳴鑼開道往拜  
 撫軍乘輿直入儀門撫軍笑而優禮之隨親盤司  
 庫題參虧空甚多不獨落職幾斃獄中又河南一  
 副將當新定文武相見儀注時往謁撫軍公然鳴  
 鑼直入轅門至儀門下馬撫軍不加拒絕即待以  
 新儀注之禮及散餉屆期乃令監放官備加搜剔  
 凡私占影射俱開虛冒兵餉題參正法斯二事雖  
 撫軍器小而亦可為無禮肆縱者戒也子昔待罪  
 西江稔蕪州太守張伯琮 之才守遂薦舉卓異張  
 君感余知己願執弟子禮今已陞任河南臬司而  
 余已左遷監司然時通書問猶用手摺稱門人則  
 過于謙抑矣  
 居官固宜清正亦須和平倘一偏執則處事不能  
 周詳人情難以通達未免美中不足古田余祭酒  
 正健 家居奉 特旨督學江南時先君以遺愛未  
 泯士民感頌不忘請祀名宦已由府申司例必學

在園雜志卷一

十一



院批允方可遵行道路相傳余公嚴厲不獨不可干之以私即往來書函亦難輕投予自念今皇  
上忠孝作人而余公讀書君子未有不以忠孝宅心者予修稟揭直投上請即使櫻怒達諸九重  
為親受過自甘不辭乃余公竟荅一函不但如我所請而且詞語謙遜始知真清正者未有不和平  
者也昔先大父閩撫中丞公前任江南通省布政使士庶迄今家戶祝額前督學請祀名宦乃託  
詞歷年久遠無從稽考揆其意非出固執即存私念且不喜揚人之善此等品行較諸清正和平者  
何啻霄壤迥 翠華南巡叨 賜御書舊德貽謀 舊德者先祖之勲業也督學聞之索前案即促舉  
行然祖父前後同官江南先祖崇祀江寧先君崇祀寧國均隆典禮亦何幸也  
官制有名似小而位甚尊職掌之事權最重者有名極清雅而品秩最卑所管之事亦極瑣細煩冗  
者有名雖武職而專司地方事務名若文職而所司全非文翰者如侍郎名似郎官乍聞似非顯職

然古制已有門下侍郎鳳閣侍郎爵位尊崇今六部侍郎亞尚書六卿一階在外則為總督何其隆也典史一縣尉耳何以得此佳名即列之內閣翰林院詹事府誰曰不宜乃品則未入流所管皆民間細事多吏員除授京都分五城差御史巡察所屬有兵馬司指揮副指揮所管皆命盜詞訟諸事全與兵馬指揮之名不合鑾儀衛治儀正王府典儀其名亦似文職而所司鹵簿弓馬之事升轉俱屬武階相沿既久皆習焉不察矣

在園雜志卷一

古

在園雜志卷一

五

定制官民涼帽俱戴緯纓惟雨天戴犂纓今戴犂纓者眾取其便易省事且惜費耳  
朝衣公服俱用補子繡仙鶴錦鷄之類分品級大小即以鳥紀官之義常見福清葉相國向高集內有欽賜大紅紵絲斗牛背胸一襲背胸或即補子也如婦人之首飾曰頭面半臂窄衣曰背心不然則補子二字何所取義  
衣服上所織四爪者謂之蟒民間通用五爪者謂之龍非奉 欽賜暨 諸王賞賚不得擅用此定



例也又紅絨結頂之帽四面開袂之袍俱不得自製近見五爪龍四袂袍穿者頗多人少為注目即曰某王所賜無從稽考聽之而已

古冠綉纓即項下絆帶也有明紗帽頭巾各制貴賤懸殊見諸畫像傳之梨園乃俱不用帶今則草涼帽如箬笠皮煖帽如毡笠上加紅纓而於帽簷下俱綴以帶絆猶追古制古人結鞵用帶太白樂府燕南壯士吳門豪一首名結鞵子張釋之為王生結鞵今則冬以布裝棉夏以葛裝麻甚且侈以

在園雜志卷一

十一

綾錦紗緞多不用帶結矣古今制之不同如此

陝西以羊羢織成者謂之姑羢製綿衣取其煖也今則製為單袍紗取其輕暑服也今則製為綿袍綿褂比比皆然習以為常諺云有裏者無裏無裏者有裏意指此乎

羢俗字木  
氈字音冗

緞與鞞同多貫切音段履之後帖也今厚繒通名曰緞有五絲八絲內造漢府官素平花帽緞閃緞倭緞各種花紋顏色隨時變幻亦窮工極巧矣前代惟綾錦綢羅刻絲衲紗之類至於緞不獨未見

亦未聞也近由東洋入中國者更有羽緞羽紗嗶嘰緞哆囉呢據云可為兩具試之終遜油衣其價甚昂亦前代所未聞者

古裘有五大裘黼裘良裘功裘褻裘大裘用黑羔皮為之王者祀天之服緇衣羔裘朝覲用之鄭風云羔裘豹飾大夫燕居之服近日不獨不以豹飾而大夫多不羔裘矣間或服之惟領與袖或飾貂或飾狐或飾銀鼠之類而晏子一狐裘三十年疑用全狐今服全狐者少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

在園雜志卷一

十一

近之狐腋盡人而裘矣當年孟嘗君之狐白裘即集狐之白腋也俗名天馬皮又集項下細毛深溫黑白成文者俗名烏雲豹甚煖其腿裏一塊黃黑雜色者集以成裘俗名麻菜子亦煖至於全白狐皮則粗冗不堪又有元狐一種定例止准官一二品以上者製為帽上賜居多若口外嚴寒出差者亦准為帽雖名元狐其實蒼白色者居多也如高昌國貢唐太宗元狐裘今亦難得蘇季子黑貂裘敝古人貴重貂裘近日稍豐裕者即衣之定例



四品以上始用何其僭越也若上元夫人之青毛錦裘漢武帝之吉光裘程據之雉頭裘張昌宗之集翠裘南昌國進浮光裘司馬相如之鸚鵡裘度安之紫綈裘止存其名不知為何物矣更有猗猗猗一種輕煖華美貂裘之外無出其右所謂胭脂雪者想即此耶侍衛製為朝衣 諸王製為坐褥而定例亦四品以上始服近亦僭越矣又灰鼠一種最宜於秋末冬初及南方不甚苦寒之地邇來頗多至于毛之白者名銀鼠康熙初年尚少其價甚昂近不獨多而且賤矣又以獺皮為深衣可禦雪可當衾稠粗而重賤者之服亦褻裘類也緇衣羔裘黃衣狐裘取其表裏如一羔裘元冠不以弔言衣冠俱黑色古之吉服也是古之羔皆用黑者而今則純白矣何古之黑者多而今之黑者少也或曰當日之黑羔安知非如今日之染狐皮染銀鼠耶為之一笑羊皮貴羔而賤老人皆知之獨口外則不然有皮軟而毛長者俗名麥穗子言其毛長如麥穗也口外風高非此不足以禦之雖公卿

在園雜志卷十

十八

貴官至彼貂裘之上亦必覆此一件取其毛大壓風也內地亦有此種不如口外者佳 腰帶古以革為之名曰鞶帶又謂之鞶革自天子以至庶人皆用之後世用絲帶以玉犀鑲嵌束于絲帶之上即玉帶犀帶也 本朝按品級有嵌寶石之玉以及金銀玳瑁明羊角烏角之類另製成鑲以軟絲帶貫之 天潢東黃絲帶覺羅東紅絲帶有 特賜黃帶者公卿以下多束藍絲青絲帶間有石青油綠織金者無甚關係守制者則束白布帶皆所以分尊卑別等威也帶鑲先用左右二塊繫以汗巾刀觶荷包等類即古人無所不佩之意荷包疑即夾袋也專為收藏字帖之用後增前後二塊不過飾觀而已又單用腹前一塊帶不用長穗垂下以銅鐵鍍鍍金銀或牙骨角石之類製成二塊扣而為一此惟於春夏之褻服甚便非常服也 戴孔雀翎所以壯軍威分近侍也分甘餘話所載本朝侍衛皆於冠上戴孔雀翎以目暈之多寡為

在園雜志卷十

十九



品之等級武臣提督及總兵官亦有 賜者後文  
臣督撫亦或蒙 賜得之者以為幸是已然總未  
分晰詳明大清會典所定貝子戴三眼孔雀翎根  
綴藍翎鎮國公輔國公戴二眼孔雀翎根綴藍翎  
內大臣一等二等三等侍衛入內大臣額駙前鋒  
統領護軍統領前鋒叅領護軍叅領諸王府長史  
一等護衛戴一眼孔雀翎根綴藍翎貝勒府司儀  
長王府員勒府二等三等護衛貝子公府護衛及  
護軍校俱戴染藍翎內外額駙俱不許戴諸王府  
散騎郎有阿達哈哈番以上世職許戴一眼孔雀  
翎根綴藍翎其餘雖加級不准戴再查各省駐防  
之將軍副都統並督撫提鎮蒙 賜孔雀翎者止  
戴一眼

在園雜志卷一

字

本朝帽製涼帽以德勒蘇草細織成而者為上等  
次等用白草內以片金或大紅緞紬各色紗緞為  
裏名曰帽胎上覆以大紅絨線緯縷 王公卿大  
夫士庶皆戴之兩用藤織成胎上覆以茜紅西牛  
尾揀毛為縷而皆名曰緯笠有用藤竹麥楷織成

有簷出外周圍者名曰臺笠此賤者所戴以遮日  
色者攷帽自漢以來已有之鄧通之黃帽管寧之  
皂帽李晟之繡帽沈慶之狐皮帽即今之煖帽也  
今之煖帽以貂為貴次有染銀鼠染黃鼠以為帽  
簷者貴賤皆戴至於元狐則有階級矣若長孫無  
忌之渾脫以烏羊毛為之羌服之席帽晉人之白  
接羅皆以羊毛為之即今之氈笠氈帽也式雖不  
一而帽之名則同

在園雜志卷一

字

商丘太宰云骨董雖小事却有分別看字畫經紀  
不如士夫看銅玉器士夫不如經紀此語誠然今  
以二事驗之昔經紀持字畫數軸求售內一軸為  
米元章書經紀極贊其真即坐客亦共謂不置予  
哂之衆譁曰無論米字逼真今不能及即伯生匏  
庵石田所跋亦非近代手筆也予曰諸君未審耳  
此軸所書之詩乃國初廣平申鳧盟 涵光 銅雀懷  
古之作也漳南落木繞寒雲野雉昏鴉魏武墳不  
信繁華成白草可憐歌舞囑紅裙西園亂石來三  
國古瓦遺書認八分七十二陵空感慨至今誰說



漢將軍檢申集示之愕然此經紀不如士夫也一故中丞張公<sup>劬</sup>之姪見貽銅器一具贈以十二金欣然而去置案上為鎮紙用偶來一經紀把玩不釋詢其何以曰此壓繡也官中用以壓綵刺繡耳予昔以此物貨某中丞得重價此母是耶子領之此士夫不如經紀也太宰洵博古矣但云字畫之佳者雖黑暗處聞其氣味摹其絹索即知真贋不必細看此語未免英雄欺人

生平最愛趙字式古堂所云蘇黃米蔡在宋則為

在圖雜志卷一

三

大家以晉人視之猶是雕虫小技惟子昂直追先輩上下五百年縱橫一萬里余家藏頗多自處郡回祿後盡成灰燼其後再為搜求止得前後赤壁賦二幅千字文一卷兩賦於南巡時在揚州行宮進呈天顏有喜今所存者惟千字文而已陳子文太守<sup>奕禧</sup>臨摹不忍釋手跋後百餘字附陳子文跋昨在黔中題文敏假山詩謝不敢而不能展觀形穢至今猶媿戊子十一月朔葛莊觀察出示此卷屬題謝不敢而又不能遂

附鄙語于後考文敏書千文真行草各體甚多亦有見於停雲及國朝法書者又六體真蹟今在曹待詔秋浦處蒙賜自內府荒陋失學寶墨琳琅皆得流覽今日復玩妙蹟結撰之精運用之變且有出所見之數本此與肅府舊刻筆意相似反復尋味海內之至寶也或曰贋者雙鈎此懷元章狡獪之心何足信哉

附自記松雪墨跡予舊多收藏惜處署祝融之後灰燼無遺為生平恨事今閱此卷回憶種種似不及此卷之妙即洛神善本式古堂取賦中語稱其瓌姿艷逸王孟津跋云鸞飛蛟舞得

在圖雜志卷一

三

二王機神鄙意揣摩猶覺彼肥媚而此道勁也昆陽為東甌末邑此卷流傳民間湮沒已久未經名人題跋或曰為有心者割取亦未可定余觀察浙東時於無意中購之如獲拱璧日夕臨玩覺神采奕奕直追先晉不禁眉宇飛動固予之幸亦翰墨之幸也夫

高韋之僉事<sup>其佩</sup>留心繪事能以指頭作畫關開



生面超越前人因赴温處觀察任道出表浦余以  
疋綾長二丈許必索畫畫韋之笑呼童子研墨盈  
池以指蘸墨雲飛風動轉瞬而成山石木樹水藻  
殘荷禽鳥魚蟹窮工盡致真絕技也後海寧陳子  
文出守南安便道見過子文書法無出其右者余  
以畫索題子文走筆即書高畫陳書洵稱二妙又  
系原屬本支無雙絕藝乃出一家誠 熙朝之寶  
物也今子文已下世矣可勝浩歎

附陳子文跋

在園雜志卷一

畫

歷代以來名家既多以指爲之自我弟韋之使  
君始人物花木禽獸草虫不假思索駢指點點  
頃刻數十幅隨意飛動無不絕人萬象羅于心  
胸天地集于腕下此造化特鍾異人也在京師  
居相近又本宗昆季戊子仲冬赴橫浦過淮壩  
葛莊觀察索跋公詩妙擅海內涵彙滄蓄無所  
不有發之吟咏自足盡其變何待小言之爻爻  
也

刑部主事伴阮兄源河南祥符人余祖籍亦祥符

同縣同姓因以兄弟稱長枕大被不異骨肉也兄  
性聰慧纖巧迥異常人其字怪僻自言融會諸家  
獨成一體殊有別致畫則揮灑數筆生動酷肖詩  
不多亦不存稿曾記邯鄲道上一絕風雨邯鄲道  
紛紛利與名黃梁知大夢千古一盧生至製作之  
巧賞鑒之精可稱絕倫自製清烟一種商丘太宰  
以爲在寥天一青麟髓之上又能于一笏上刻滕  
王閣序一篇心經一部字畫嶄然在 內庭供奉  
時呈樣磁數百種燒成絕佳即民間所謂 御窰  
者是也 內庭製作多出其手 太皇太后加徽  
號龍寶璽 皇貴妃寶余親見其撥蠟送禮部非  
大手段能之乎所藏骨董皆人所未見之物未幾  
卒於京 皇上遣內大臣包衣昂邦奠茶酒侍衛  
送柩出章儀門 賜金駟驛爲一時光寵所惜無  
子製作不傳骨董散失近日所用之墨及磁器木  
器漆器仍遵其舊式而總不知出自劉伴阮者空  
費一心思嘔血而終乃不得與東坡肉眉公餅  
並傳於世悲夫

在園雜志卷一

畫



有人持玉盃質之伴阮兄曰此一捧雪也同為賞鑒兄曰玉情果美水色亦佳好玉盃則有之一捧雪恐未也余曰不知是莫太常家藏是莫成所偽造者為之一笑後據楊次也太守云乃祖雍正為少司馬時曾見之氣魄甚大情色俱美主人曰此真一捧雪也當於日下觀之因持向墀下映日細看杯內雪片紛紛如飄拂狀以是知真贗有別而命名不虛也

伴阮兄有奇石高尺餘山峰透露對面可以見人

在圖雜志卷一

美

山腰白石一段視之如雲白石內又有青石一條如龍形頭角宛然因摹入紙幅名青龍白雲圖懸玩不置又有蜜結伽楠長二尺厚一尺溫潤芬馨迥異眾香雕成諸葛枕式云枕此可免小遺試之果然後俱為遊奴竊去

范談一侍講光宗云康熙四十年侍直南書房

見高麗國進人參四枝盛以漆匣精工華麗少頃內侍收進遇熊相國賜履稍為啟視出語曰其形似人所謂人復也扁鵲之語誠為不謬天顏有

喜諭云四十年來止見此四枝耳

方竹產於天台山古人取以為杖雅甚相國王公

拔督學兩浙時試題有方竹杖歌余以台州司馬

攝府事走筆應之王公謬為許可詩載分體中

鐫圖章以青田石為佳而青田石又以洞石為第

一他產不及也石俱在谿中岸乾谿水乃得石塊

質頗燥硬止可琢瓶尊杯竿之類所謂洞者又在

冰石之內如石之有玉不可多得若燈光石者尤

為不易予待罪括州時曾鳩工採取數月無一佳

在圖雜志卷一

美

洞或曰皆為匠人竊去但地方多一土產即多一累恐賢有司亦不樂有之也

余久痔成漏有五管楚甚延兗州魏老人醫治早

用烟熏曉用水洗俱平常痔漏藥料惟上藥密不

示人上藥之法甚妙用鵝翎管藥實其中管後一

孔如針大由後擠藥如一線直入管中蓋之以膏

七日而愈

野葶薺杵碎取汁澄粉少加冰片以之點眼去翳

甚效



戊午停科後余遂棄舉子業同學者尚有三人查  
荆州嗣韓沈古培心揚錢玉友良擇仍讀書寒家

之無倦軒荆州素怯弱余嘗勸慰曰子病至此尚  
五夜呬唔何急功名而薄性命耶答曰吾非不知  
曾夢神人示之以詩有五色雲中第二名之句是  
以戀戀冀其一驗耳後果以五經鄉薦榜眼及第  
古培平湖人北闈不第就試浙省體肥畏熱坐轎  
號中不能堪出場即卒於龍門外余適兼攝杭篆  
為之經理其喪玉友累科不第留羈京師余佐台

在園雜志卷一

七

郡時答書猶有句云人從楊柳烟中去書自桃花  
洞口來嗣後音問遂絕余以引見赴京遇查聲  
山學士云久已削髮為僧矣

秋闈省試內外簾官各有所司自初六至十五凡  
十晝夜諸務冗雜外簾之監臨提調監試羣公無  
片刻之暇恐少懈即有舛訛惟賞月後稍安適也  
頭場畢內簾主考率同考官傳點催卷然一時騰  
錄不及蓋彼在內空閒也過中秋頻頻解卷內簾  
漸次冗忙而外簾又閒矣惟清晨開龍門各屬謁

見收發文牒此外一無事事由月半至月初頗覺  
日長似歲已卯監試浙闈中式諸君以余稍知文  
墨修通家之誼甚恭如查德尹嗣梁高巽亭與許  
莘野田盛紫翰弘遠在諸君雅意堪嘉而余則謙  
退未遑也

彭澤劉叅政曉未遇時落拓武林徘徊湖上一日  
祈夢于少保廟夢少保拱手者再以米一勺置諸  
掌中醒來大慟以為他日必乞食也後赴廣西傳  
將軍軍前招撫有功議叙補授浙江糧道始悟少

在園雜志卷一

七

保拱手者敬公祖也以米置掌中者掌糧儲也  
廣平秀才馬振古老不應試其子初入泮望中甚  
切除夕卜竈鏡聽俗所謂瓢兒卦也出見婦人亟  
問曰我於何年得中答曰驢子騎人那一年意以  
為必無之事也一日郊行見驢生駒其主負駒而  
歸喜曰此非驢子騎人耶即售田治裝趨赴秋闈  
振古聞子售田以為必償賭負特借應試之名耳  
怒甚欲追而責之漸至良鄉同試者勸止且曰今  
文宗大收君老手宿學曷亦一試棘闈乎振古笑



而從之是科父子同榜真奇驗矣諸同榜者稱振古為年伯謂其子為同年也其子亦稱諸同榜者為年伯謂其父為同年也一夕讌集有友笑謂曰今科喬梓定同連捷倘僅捷一所願在誰振古沉吟良久曰豚兒尚幼眾為哄堂

測字起于觀梅雖易數中小技然有奇中而名達九重者如宋謝石鞏自不多遠近今卜肆亦復談言偶中休咎立應如響姑識見聞所及者數則更足起發後人有書字字請測者一審視即拱讓曰

在園雜志卷二

手

是一位現任宰官在內則都察院外則按察使蓋上為憲字頭也但下子字屬地支之初是新遷轉耳恭喜必得又問地方何如答曰總在好的一邊以子字為好字之半也臨別其親私問曰亦有不和者乎答曰子為一了只恐此任不能遷轉既而信然一人書文字問訟事測曰各不成各凶不成凶此事即當解矣問何日可解測曰今日何日曰十五測曰再六日必解果符所言問何以知六日也測者解曰以十五加六為廿一日昔旁加文

為散是以知之 入夜人來請測不及書字時已戌時即口占戌字以請問何占曰欲有謀耳測曰不可直向彼言須轉一灣其謀可遂蓋戌字一點轉灣即為成字也 一人失馬來書奇字測曰必不得矣以為無馬在旁則騎不成但立可耳 鄉

試後一生書花字決去取測曰必中無疑恭喜廿七名已有有人在寓報矣以花字分為立人廿七也歸寓果然其人嗣後復書一字問終身測曰廿年內官可至五品問有幾子測曰三子問壽幾何測

在園雜志卷二

手

曰七十之外不能八十耳細詢其故以一字可加三字故生三子復加二豎乃成五字故廿年可至五品也一字二三四五六七皆用至八字則不用一橫故壽至七十以外即止耳 一太守書識字請測測曰文頭武脚若非決獄理刑之方面有司即屬烏臺蘭垣之喉舌近臣應曰知府以識字與職字相類故知為官而落筆先成言字遂云然也曰今任幾年應曰已任五年曰滿六年便丁父艱以中有小六字一字為丁字之頭日為父象故知



其丁父艱也。戈屬武，但服闋之日不補文官而補武官，殊不可解。後果丁艱，起服適世職缺人，乃補阿達哈哈番。奇驗如神，但測字須矢口而出，得先天之氣，稍加轉念，即落後天，便不准矣。

生平不喜結盟，蓋朋友為五倫之一，朋友甚親，何用弟兄之名乎？故作結交行有嗟，此紛紛假弟兄。五倫忘却真朋友之句，憶為處州太守時僚友八人，既集飛馬相招，至則諸君坐次序，齒不序，爵心切異之年，最長者揚言曰：今日之會欲結異姓兄弟耳。君意何如？余唯唯。因思宦途畏險，一拂其意，則不合時宜，勉強從之，至今猶悔也。

在園雜志卷一

上

仕途中交際必委用家人，然最有關係，蓋伊給事左右窺伺，意旨容易作弊為奸。其於事務金帛固所不免，未聞于詩文投贈亦恣肆需索者。甲子子謁王新城阮亭先生，以葛莊詩集呈教。先生一見極口稱賞，自許作序。見貽越月，往領閣人辭以未就。適先生以宮詹奉命秩祀南海，私計先生王事匆迫，必無暇及此，不知其脫稿已久，而家人輩

匿為奇貨，橫索多金子，與先生文字交若賄而得之，不幾污先生之清白乎？迨祀畢，先生回都，踵門往候入座，即道前序。因行急，殊覺草草。子謝尚未頒發，先生怒詰家人，隨檢前叙見付，別後聞即重懲之矣。

阮亭先生一日偶過荒齋，見几上刪訂詩草內二疏，故里一絕，自批刪字。先生云：此真唐音也。何以刪為七絕？易于尖新，最難渾成。如此作句調和雅，意味深長，恐全集中未易多得。宜存之。詩云：曠懷真足古今師，七十人當致仕時。更為子孫謀遠大，不將養老賜金遺。

在園雜志卷一

上

予社籍開封，歷年既久，宗人多居旁邑。新鄭六弟又仲遠來相候，起居畢，即訊家中安吉。近况弟曰：老母前患背疽，得一傳方服之，而愈。今年八十有七，康健如舊。又弟婦久病經閉，形容枯槁，殆不可活。聞有滎陽張廣文者，能治奇疾，延之診視，命服丸藥，漸至平復，肌肉再生，可稱白骨回春。更有奇者，家居北樓上，祀祖先，所有薄蓄皆積于上，不意



為不良者窺探糾黨二十餘人持械燃炬排闥而入直趨樓所家人咸驚避惟聽其去取而已群盜方入室登梯乃忽火炬撲滅盡行狼狽而出獸奔鳥散豈祖宗之靈為之默佑耶抑或有神焉呵護驅逐耶俱不可知獨恨不能向盜者一問何所見而跟蹌奔逸也此三者皆不幸之幸也予因索二方附記於後

治發背方

用頭髮不拘男婦者一把入真麻油一碗將頭

在園雜志卷一

毒

髮熬化令病人飲之則毒氣漸消不致傷生

治女子經閉形容枯槁

何首烏

半觔切片用黑豆拌九蒸九曬為末用人乳浸不計次數曬得一觔重

懷熟地

四兩

紅花

五錢酒洗

鹿茸

五錢酥油炙

當歸

四兩

共為末用揀麥冬六觔熬膏入煉蜜少許和

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錢漸加至五錢

新鄭高相國文襄公

拱

其兄南直操江巡撫

人皆稱為都堂生來狀貌迥異常人而舉動行事

有堪絕倒者自幼即遍體生毛年十八髭鬚滿頰就童子試文宗見之笑曰汝可歸家抱孫矣答云童生年實弱冠不幸鬚髯如戟此父母遺體耳奈之何哉試既不售歸家遂去髭鬚戴小帽着大紅袍騎馬遍歷街市使家人前導令直呼曰不進學的高大鬚子欲學狀元遊街豈不可羞豈不可恥從此奮志夏日就池邊葦窠傍讀書蚊蚋小虫遍體家人輩見之勸其少息為之頻加拂拭乃曰母拂為也此不上進之賤皮膚正該蚊蚋作踐耳勤

在園雜志卷一

毒

學苦志遂連捷南宮歷官大中丞南直操江巡撫蒞任後適大盜反獄聞報即赤體率撫標官將兵卒往捕羣盜斂手受縛訊之何以不鬪就擒盜曰見一天神遍體如絲懸挂火燄光生心膽俱碎是以不敢動手耳蓋撫軍遍身赤毛每夜臥則紅光罩體家人竊窺見一大猪鼾睡于傍巫者以為室火猪降生語近荒唐豈其然乎明時官制操江例當巡視各郡所至行臺每責巡捕官巡捕官患之賄請于用事之家人曰無他因食不飽耳教以當



如是則可邀免既駐宿即如家人言呈送酒筵一席復令人擡極熟猪首一盤饅首餽餽數十枚燒酒巨瓶皆極熱從撫軍前過聞其馨香即問曰此何爲者稟曰犒從撫軍曰如此好物不敬老爺反賞下人耶令列席前手撚而食大杯傾酒頃刻俱盡方就筵而坐諸凡添換不遺餘瀝乃不復責巡捕矣食量之大可敵十人一日屬下新任知縣稟謁少年進士服飾華美見其所戴紗帽外織馬尾內炫金絲光彩耀目怒詰之此帽何來荅曰京師新興大怒曰我也與你個新興命隸役杖之知縣窘甚再三懇求免冠謝過方免知縣忍而啣之未幾行取臺中特疏列款揭叅時弟文襄公當國按其奏章星夜遣人至皖城令其以病請休庶可保全撫軍見弟手書怒謂家人曰你相公叫我致仕難道他要做官便不許我做官麼他道他宰相大就不知哥哥還大看我打得他宰相打不得他宰相如此固執文襄無奈曲全令歸林下罷職後日惟與一老友象戲以自娛一日忽入內久不出老

在園雜志卷一

美

友餒甚又不可歸告之家人家人稟曰某相公飢甚欲歸耳不然當吃午飯矣叱曰吃甚午飯你叫他去吃那當頭砲蓋自忿屢局敗北也其可發笑者甚多六弟又仲爲言數則因志之寒家新鄭一支與高府屢世姻婭故知之如此  
本朝己未召試博學鴻才最爲盛典康熙十七年正月二十三日 上諭諭吏部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博學鴻儒振起文運闡發經史潤色詞章以備顧問著作之選朕萬幾時暇游心文翰思得博洽之士用資典學我朝定鼎以來崇儒重道培養人才四海之廣豈無奇才碩彥學問淵通文藻瑰麗可以追踪前哲者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不論己未出仕着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在外督撫布按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其餘內外各官果有真知灼見在內開送吏部在外開報于該督撫代爲題薦務令虛公延訪期得真才以副朕求賢右文之意爾部即通行傳諭遵行特諭嗣內外薦舉到京者五十九人戶部給與食用十八

在園雜志卷一

美



年三月初一日除老病不能入試外而應試者五十人先行賜宴後方給卷 頒題璇璣玉衡賦省  
 畊二十韻試于弘仁閣下試畢吏部收卷翰林院  
 總封進呈 御覽讀卷者李高陽相國爵杜寶抵  
 相國立德馮益都相國溥葉掌院學士方藹取中  
 一等二十名二等三十名俱令纂修明史勅部議  
 投減銜部議以有官者各照原任官銜其未仕進  
 士舉人俱給以中書之銜其貢監生員布衣俱給  
 與翰林院待詔俱令修史其未試年老均給司  
 經局正字 聖恩高厚再勅部議部覆奉 旨邵  
 吳遠授為侍讀湯斌李來泰施閏章吳元龍授為  
 侍講彭孫通張烈汪霏喬萊王頊齡陸棻錢中諧  
 袁佑汪琬沈珩米漢雯黃與堅李鎧沈筠周慶曾  
 方象瑛錢金甫曹禾授為編修倪燦李因篤秦松  
 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馮勗汪楫朱彝尊丘象  
 隨潘耒徐鉉尤侗范必英崔如岳張鴻烈李澄中  
 龐塏毛奇齡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黎騫  
 高詠龍燮嚴繩孫授為檢討俱入翰林其年邁回

籍者杜越傳山王方穀朱鍾仁申維翰王嗣槐鄧  
 漢儀王昊孫枝蔚俱授內閣中書舍人荷歎休哉  
 掄才之典於斯為盛其中人材德業理學政治文  
 章詞翰品行事功無不悉備洵足表彰廊廟矜式  
 後儒可以無慚鴻博不負 聖明之鑒拔誠一代  
 偉觀也而最恬退者李檢討因篤于甫授官日旋  
 陳情終養 上如其請 命下即歸更能遂其初  
 志無如好憎之口不揣曲直或多宿怨或挾私心  
 或自媿才學之不及而生嫉妬或因已之未與薦  
 舉而肆蜚譏一時呼為野翰林其譏以詩曰自古  
 文章推李杜高陽相國爵寶而今李杜亦稀奇葉  
 公懷懂遭龍嚇掌院學士方藹馮婦癡呆被虎欺益都相國溥  
 宿構零駢銜玉賦失粘落韻省耕詩若教修史真  
 羞死勝國君臣也皺眉又纂趙錢孫李周吳鄭王  
 為竈前生李周吳陣亡笑談更屬輕薄故不附入  
 附李檢討奏疏  
 奏為微臣母老多病獨于萬難遠離泣血陳情  
 籲 恩歸養事臣竊惟幼學而壯行者人臣之



盛節辭榮而乞養者人子之苦心故求賢雖有國之經而教孝實人倫之本伏蒙 皇上勅諭內外諸臣保舉學行兼優之人比有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臣項景襄臣李天馥大理寺少卿臣張雲翼等勞採虛聲先後以臣因篤姓名聯塵薦牘獲奉 俞旨吏部遵行陝西督撫促臣應 詔赴京臣自念臣母年踰七旬屬歲多病又緣避寇墜馬左股撞傷晝夜呻吟久成廢疾困頁牀褥轉側須人臣止一弟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分奉小宗之祀臣年四十有九兒女並無母子執執相依爲命躬親扶侍跬步難離隨經具呈哀辭次第移咨吏部吏部謂咨內三人其中稱親援病恐有推諉一槩駁回竊思已病或可僞言親老豈容假借臣雖極愚不肖詎忍藉口所生指爲推卸之端痛思臣母遲暮之年不幸身嬰殘疾臣若貪承 恩詔背母遠行必致倚門倚閭夙病增劇况衰齡七十久困扶牀輦路三千難通嚙指一旦禱北辰而已

在園雜志卷一

聖

遠迴西景以無期萬一有爲子所不忍言者則毛義之捧檄不逮其親溫嶠之絕裾自忘其母風木之悲何及餅壘之恥奚償即臣永爲名教罪人虧子職而負 聖朝非臣愚之所敢出也皇上方敬事 兩宮聿隆孝治細如草木咸被矜容自能弘錫類之仁推於士庶寧忍子然母子飲泣向隅奪其烏烏私情置之仕路蓋閣臣去臣最遠故以虛譽採臣而不知臣之有老親也臣雲翼與臣皆秦人雖所居里閭非遠知臣有老母而不知其既病且衰委頓支離至於此極也即部臣推諉之語槩指三人而言非謂臣當必捨其親而不之顧也且臣雖前陋而同時薦臣者皆 朝廷大臣其於君親出處之義聞之熟矣如臣獵名違母則其始進已乖不惟瀆斁天倫無顏以對 皇上而循骸負疚躁進貽譏則於薦臣諸臣亦爲有覲面目去歲臺司郡邑絡繹遣人催臣長行急若風火臣趨朝之限雖迫於戴星而問寢之私倍懸於愛日然呼天

在園雜志卷一

聖



莫應號泣就途志緒荒迷如墮雲霧低頭轉瞬  
 輒見臣母在前寢食俱忘肝腸迸裂其不可瀆  
 官常而干祿位也明矣况 皇上至聖至仁以  
 堯舜之道治天下敦倫厚俗遠邁前朝而臣甘  
 違離老親致傷風化有臣如此安所用之乃臣  
 自抵都以來屢次具呈具疏九重嚴邃情壅  
 上聞隨於三月初一日扶病考試蒙 皇上拔  
 之前列奉 旨授臣翰林院檢討與臣同官纂  
 修明史聞 命悚惶忝竊非分念臣衡茅下士  
 受 皇上特達之知 天恩深重何忍言歸但  
 臣於去秋入京奄更十月數接家信云臣母自  
 臣遠離膝下哀痛彌侵晝夜思臣流涕無已雙  
 目昏眊垂至失明臣仰圖報 君俯迫諭母欲  
 留不可欲去未能瞻望闕庭進退維谷乃於五  
 月二十一日具呈吏部未蒙代題臣孺切下情  
 惟有哀祈 君父查見行事例凡在京官員門  
 無以次人丁聽其終養臣身為獨子與例正符  
 伏願 皇上特沛 恩慈許臣違歸扶養其母

刃沐 聖澤以終天年臣母殘病餘生統由再  
 造不惟臣母子銜環鏤骨誓竭畢生而報國方  
 長策名有日益圖力酬 知遇務展涓埃矣  
 李笠翁 漁 一代詞客也著述甚夥有傳奇十種閒  
 情偶寄無聲戲肉蒲團各書造意翊詞皆極尖新  
 沈宮詹繹堂先生評曰聰明過于學問洵知言也  
 似沂至携紅牙一部盡選秦女吳娃未免放誕風  
 流昔寓京師顏其旅館之額曰賤者居有好事者  
 戲顏其對門曰良者居蓋笠翁所題本自謙而詭  
 者則譏所携也然所輯詩韻頗佳其一家言所載  
 詩詞及史斷等類亦別具手眼  
 閩賊李自成入皆知因祖墳被掘洩氣而敗然知  
 掘墳者為米脂令邊長白 大綬 而不知設計用智  
 皆門子賈煥成之也雖長白自紀虎口餘生亦多  
 隱約其詞未若長白之姪淮南邊別駕 聲威 向予  
 言之歷歷如繪當閩賊猖獗時其兄李自祥改姓  
 張自祥仍為縣役其意有在一日令方坐堂視事  
 有一人赴訴賣蒜為兵所搶令命至堂窮訊其人



匍匐膝前陽作哀訴陰以手按令足令解其意帶至後堂賣蒜者請屏左右乃脫帽裂縫出封函曰吾寔內監此密旨也令拜讀乃命掘闖賊祖墳之詔旨隨揮之出升堂偽償其值而遣之然闖賊祖墳寔難尋問又係密旨不敢聲張其時闖賊逆燄已熾令憂形于色寢食俱廢門子賈煥令素所親信者乘閒請曰竊見日來形色舉止大異往常是有大憂鬱而不能解者曷不見告或可効犬馬乎令察其言詞懇篤且自念舍此無可告者遂詳吐

在園雜志卷一

在園雜志卷一

前事煥曰事未可驟圖也今在官捕快張自祥者本李姓闖賊親兄而縣役某某等二十人皆插血結盟兄弟共約賊兵一至即為內應煥實二十人之一也今欲知彼祖墓須與自祥結納可徐察之詰旦傳祥入內宅笑問曰爾本姓李何以易張彼方置辯煥出謂曰吾已細陳底裏不必遮掩令曳之起曰時事已不可為天意有在爾輩皆應時豪傑予身家方賴保全何必相瞞遂偕煥結拜出則官役入則弟兄久之乘醉託言素曉堪輿叩其墓

所形勢自祥乃以出獵為名邀之同往盡知其所在越數日聞賊兵將犯潼關令出七千金付自祥先行投款軍前吾俟入關後即至盡遣其所好十餘人以附行衛其輜重祥去令偕煥並家人潛往伐墓墓上有大樹一株紫藤垂滿掘至棺藤根包裹千匝以巨斧砍斷其藤棺開有小白蛇一尺許已成龍形止一眼其身尚未變遍屍皆長黃白毛二三四寸不等枯骨血潤如生隨併蛇斫碎而焚之揚灰訖考剖棺之日適闖賊兵敗河南一目為

在園雜志卷一

在園雜志卷一

流矢行中噫何天意人事符應之速耶墓掘畢覓煥不得令甚驚懼多日煥至令詢何往煥曰恐自祥有疑復回則當另圖他計某特送出潼關令彼心安乃敢歸耳此地不可久居乘今闖賊新敗縱有報聞力不暇及公已為朝廷立此大功可謂不負君命胡不挂印歸山乎嗟乎煥一賤役小人耳何用心諄摯乃爾耶令遂棄官煥亦他遁越數年長白閒住京師之絨線衚忽有一僧白髮蒼顏詣門求見縣令邊公有弟亦新選縣令出見之僧



曰非也欲見前任米脂公耳長白出僧即跪哭長  
白訝其為誰僧曰公忘賈煥耶乃相持而泣因向  
弟追述前事曰主與吾豈非明朝暗裏之忠臣乎  
後世其誰知之長白固留不可與之金不受為製  
衣裝一痛而別不知所終有明失國一丐者題詩  
於壁云三百年來養士朝一朝喪亂竟皆逃綱常  
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赴水而死惜其姓  
名不傳甲寅閩變浙東温州總兵官祖某潛已通  
款一日伏甲于資福山之太觀亭集眾官議餉巡

道陳公丹赤 永嘉令馬公環 皆在坐逆將厲聲挑

釁云兵餉不前士盡飢餒抄陳道家足以給餉有  
巡道夜不收即夜捕手林義者挺身前曰爾欲抄  
吾道主家豈非反耶遽扶公出逆將大喝小人何  
敢如此林曰吾小人心惟知有道主道主心中  
惟知有朝廷不似爾享高官厚祿早已順賊一心  
惟知有賊也逆將愈怒揮甲士寸磔之二公不屈  
皆遇害後邑人立祠祀兩公廡下設林義像被阜  
服兩目瞪視至今凜凜有生氣余觀察溫處拜陳

在園雜志卷一

聖

忠毅公祠賦七言詩五章其二三云東甌觀察擁  
專城牙蠹空存不掌兵元帥逆謀先士卒謂祖賢

侯同志又書生永嘉令馬公諱環陝西大觀亭暗

天無色資福山搖地有聲俱公被害處今曾幾何

時歸一死留芳遺臭兩傳名 朝廷何負汝干城

早豎降旗引寇兵達士報 君能盡節小人為主

不偷生夜不收林義扶公壁分寸寸同貞性鐘用

洪纖總發聲海內羣公誰作傳雙忠名後附伊名

蓋紀其實也餘載葛莊分體中之三人者下役也

彼門二者夜不收非素嫺詩書禮義之人而其

忠君報主之心或見于事功或託諸題咏或慷慨

殺身名雖不彰至其成仁則一以視反顏事仇偷

息人世其相去為何如也當時未有表而出者故

志之

明洪武建都江寧改為應天府稱直隸及永樂遷

都北平改為北京曰順天府江寧改為南京曰應

天府稱順天為北直隸應天為南直隸 本朝定

鼎順天仍其舊稱蓋京有南北者明南京亦置部

在園雜志卷一

聖



院群臣以洪武舊都命名也今版圖已無南北之分應天既改江寧府亦何南京之有乎既無南京又何北京之有順天應稱京師京都爲是無奈道路傳呼日訛一日即士大夫亦習焉不察可爲謬誤之甚

鳳陽爲有明始興之地凡府屬土著之人向人自稱不曰敝鄉敝處敝府而曰貴鄉貴處貴府更不少爲謙遜今漸已無矣

遼東八日署多稱三韓非也晉書韓有三種一曰

在園雜志卷一

吳

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馬韓爲高麗辰韓爲扶餘弁韓爲新羅皆東方外國漢傳亦謂三韓各在  
山海間地方各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即古之辰國也又唐太常張卿求仙得幸少陵以詩諷之首云方丈三韓外崑崙萬國西考蓬萊方丈瀛州海中三神山也方丈在東海中央四面相去正等方丈計五千里蓋方丈崑崙秦皇漢武求仙處也詩意以爲秦皇之求方丈漢武之窮崑崙皆濶絕不可致之事豈如張卿奉使求符往而遂獲乎可

見三韓外云者指極遠邊地爲言而遼東乃漢晉時內地烏得以三韓稱之

先外祖馬勤僖公性聰敏讀書過目成誦少貧買文無資聞坊中新藝出輒往取翻閱畢凡文之佳者悉已默識嘗饔飧不給與外祖母糊楮錠易米一日錠裏紙偶缺取舊書手翻一過即剪作錠更而此書已熟記矣後仕至陝西三邊總制事事裁幕內不延一友昔王觀濤先生元旦與友人

在園雜志卷一

吳

入市市長里許相約東西行各默記一邊春聯歸而書之六許遺忘更不得前後錯亂友人所書一邊果無訛錯而觀濤則兩邊備記也又幼時向染舖取所染舊衣逾期不付觀濤持帳簿畧一點閱碎裂之投染缸中其家大窘觀濤曰易耳亟還我衣當爲爾記之次日送衣至果一一錄出月日姓名丈尺顏色以及收欠銀數毫釐無舛此二公之天資可稱絕倫



在園雜誌 卷二

遼海劉廷璣



宋漫堂太宰學筠廊偶筆載曹蜂儀云聞賊陷京師有中州士人被掠者言昔破某邑與一士人共住一大家樓下時當暮春雨中對酒聯句首倡云風風雨雨送春歸忽聞樓上續一句無雨無風春亦歸兩人默然拱聽徐云蜀鳥啼殘花影瘦吳蠶食罷柘陰稀嘴邊黃淺鶯兒嫩領下紅深燕子肥獨有道人歸不得杖頭常挂一蓑衣兩人登樓視之絕無人踪惟飛塵盈寸而已列朝詩亦載是詩與此小異再稽歷朝詩云正德間五羊趙克寬為建安學諭嘗與朋輩郊遊作送春詩俱用風雨字旁有丐者負莎衣立和一首問之不答而去詩云怨風怨雨總皆非風雨不來春也歸蜀魄啼殘椿樹老吳蠶吃了柘陰稀牆頭紅爛梅爭熟口角黃乾燕學飛自是欲歸歸未得肩頭猶挂一莎衣余合二者考之當以列朝為是律詩無一韻疊用二句之體花影瘦鶯兒嫩不合春深中四句一樣切

脚尤犯詩病既已為鬼何事獨稱道人且欲何歸乎結處散漫全無着落不若列朝詩所存有源有委句調高老詩既合拍事亦近人

集唐最難對偶工切語意聯貫惟朱竹垞彝尊詩

綜內所載者佳句甚多如

去日漸多來日少

別時容易見時難他生未卜此生休

桂嶺瘴來雲似墨

蜀江風淡水如羅

風塵荏苒音書絕

人物蕭條市井空

眼前好惡那能定

夢裏輸贏總不真

千里關山千里夢

一番風雨一番啼

慘慘悽悽仍滴滴

霏霏拂拂又迢迢

佳節每從愁裏過

遠書忽向病中開

舉世盡從愁裏老

暮年初信夢中忙

故國山川皆夢寐

昔年親友半彫零

嗜酒何妨陶靖節

能詩重見謝玄暉

坐牽蕉葉題詩句

醉折花枝當酒籌

過橋樹葉村邊谷

隔岸柴門竹裏開

鳥啼雲竇仙岩靜

樹入天台石路新



楊柳亭臺凝晚翠

芙蓉帳幕扇秋紅

天上吹笙王子晉

雲邊度曲許飛瓊

石窓花落春歸處

山店燈殘夢到時

好夢肯隨蝴蝶去

離魂暗逐杜鵑飛

紅樹暗藏殷浩宅

青山空繞仲宣樓

碧落有情空悵望

春山無伴獨相求  
白雲何處更相期

啼鳥歇時山寂寂

寒鴉飛盡水悠悠

歸鳥各尋芳樹去

寒潮惟帶夕陽還

勸沽更盡一杯酒

與爾同消萬古愁

梁門燕子聞長歎

樓上花枝笑獨眠

自願勤勞甘百戰

莫將成敗論三分

世態炎涼隨節序

人情反復似波瀾

五千里外三年客

一寸心中萬斛愁

鳥下綠蕪秦苑夕

雲凝碧樹漢宮秋

衰草斜陽江上路

漁歌樵唱水邊村

朝雲暮雨連天暗

野草閒花滿地愁

蘭亭舊路曾相識

子夜新歌遂不傳

天長地久有時盡

物在人亡無見期

自歎馬卿常帶病

何曾宋玉解招魂

千樹桃花萬年藥

半池秋水一房山

中郎有女誰堪托

伯道無兒最可憐

千里雲山何處好

十年書劍總堪悲

波生野水鴈初落

風靜寒塘花正開

獨坐黃昏誰是伴

每逢佳節倍思親

共說陳琳工奏記

焉知李廣不封侯

蕭何只解追韓信

賈誼何須吊屈平

料得也應憐宋玉

不知何處弔湘君

能將忙事成閒事

不薄今人愛古人

閣中帝子今何在

河上仙翁去不回

滕王高閣臨江渚

漢主離宮接露臺

壺觴須就陶彭澤

勲業終歸馬伏波

以上皆極自然放翁所云

火龍黼黻手非補綴百

家衣者比也近復有集陶

集杜者皆不能自然巧

合

門神詩甚多如紛紛後輩

催前輩濟濟新官換舊

官之類惟唐實君考功

孫華一聯云將軍自昔名

官之類惟唐實君考功

孫華一聯云將軍自昔名



當戶自註李廣孫名丞相于今亦抱關自註出蕭望之傳精切博

雅一時傳誦

豆腐詩惟查編修復重慎行有顧名原合腐儒餐

之句甚佳又一日入侍上幸海子捕魚賜羣

臣命賦謝恩詩編修結句云笠簷簑袂平生夢

臣本烟波一釣徒詞意稱旨忽奉內傳烟波釣

徒查翰林蓋同時有聲山學士故以詩分別之足

見聖心嘉尚一時以為幸可與春城無處不飛

花韓荆同一佳話

在園雜志卷二

五

相傳其翰林未遇時聘張守戎之女張官雲南兵

戈阻隔音問不通及某貴遂結婚世族未期年滇

省蕩平先聘復至不能却謝乃分宅而居張美而

端善文翰尤工詩世族之女祖父兄弟皆貴顯某

厚世族而薄單寒張氏所居屢月僅一至焉張賦

秋閨怨八首內云落落秋風班女扇團團明月竇

家機其詩徧傳某不少悔一日忽傳旨某行止

不端着革職聞者快之

朝鮮使臣至京賀萬壽有一聯云河清適際千年

一嵩壽齊呼萬歲三莫謂異國遂無奇才

朝鮮女郎許景樊八歲賦廣寒宮玉樓上梁文此

又外屬之女神童也惜其文不傳尤侍講展成伺

戲為補之見西堂雜俎

明末一大老教子弟勿作古詩恐壞人心術或聞

笑曰沈休文始創四聲當為君子第一但不知何

以處淵明余以為陶靖節當年尚未有近體耳至

李唐詩人無近體者甚多豈盡小人耶近世又鄙

近體六開于便作七言律其人可知矣則君子小

人又何稱焉

在園雜志卷二

六

九言詩起於高貴鄉公不獨作者甚少知者見者

亦少楊升庵梅花一律云元冬小春十月微陽回

綠萼梅蕊早傍南枝開折贈未寄陸凱隴頭去相

思忽到盧仝窓下來歌殘水調沉珠明月浦舞破

山香碎玉凌風臺錯恨高樓三弄叫雲笛無奈二

十四番花信催不過存此一格恐難得佳也

古人才深似海膽大於天故命意造句咸出人意

表然亦有平中見奇為今人不敢道亦不肯道者



如李德新之東西南北人用夫子成語猶可也若古詩魚游荷葉東魚游荷葉西魚游荷葉南魚游荷葉北四句止更四方並不叶韻杜少陵四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涪萬無杜鵑雲安有杜鵑四句一韻韓昌黎鴉鵙鵙鵙連用七鳥名羅昭諫一二三四五六七連用七數目更有連用七然字五休字成句者又欲以極鄙極俗之語化為出風入雅之句為可怪也然惟古人為之今人則不可耳

在園雜志卷二

七

雪壓長林萬木低經句不共野人期寒驢借得如黃犢猶怕山橋未敢騎此不知何人佳句粘貼桃源村舍壁上或是古作或是近詩俱未可定惜予讀書不多即多亦弗能記憶耳一見賞心何其靜雅謹慎之至也

漂母祠題句頗多一望皆黃茅白葦無足取者惟有一絕我攜千金來但買淮陰酒平生恥受恩長揖謝漂母詞意超脫不與眾同但不落姓名或曰此海寧陳素菴詩為人抄襲耳

會稽李季行廉方素行厚重善文亦工詩詩不多

見館子家垂三十餘年始與子同筆硯後子服官

遂令孫輩永鉉受業其門隨任既署燈火芸牕極

深研究賓主師友相得甚懽忽一日向子告歸情

詞悽楚形狀迥異平昔訊之曰病甚思歸欲首丘

耳子謂老年衰邁若服參苓自可無恙何至于此

季行曰諾探篋中人參數枝付之未幾復來告曰

吾當于某日辭世與公永別今即行方可抵家不

然死道路矣子乍聞驚甚而理不可解然寧信其

有遂資行李命役往送自東甌至會稽計程千有

餘里甫歸與妻子相聚不一二日卒果符前言豈

非咄咄怪事猶記相別一聯云五世論交三十載

一貧如洗七旬人

朱爭仲翁行八山陰人性最駭好為大言每自

負棋射精妙實皆不佳又云善于飲茶可立盡百

甌較盧仝七椀而數倍焉有請嘗試者欣然應之

連飲弗輟聽其喉已汨汨作聲意涓滴莫下咽矣

傍人再加誇詡猶勉受一椀不覺雙睛直瞪口欲

在園雜志卷三

三



流出乃捫腹作階下行腹本十圍加以茶漲蹒跚  
 往來友人戲呼之曰此大腹皮翁也怪哉笑而安  
 之每呼輒應因自號曰怪山生平諱言豬見豬肉  
 則默然不忍食有指稱豬肉者更勃然怒不可解  
 偶過屠門疾趨而避若有創之者醉後喜唱大江  
 東詞同人乃賦八豬詩贈之云怪山新降下天蓬  
 小豬儼是懷胎大腹翁母豬黑遍繫皮毛雜白花  
 豬啖多糟水眼通紅肥豬常誇有箭能穿札豪豬  
 更喜揚波會拜風江豬自數排行真八戒神豬呀  
 呼還唱大江東病豬怪山讀之不怪也晚年齒衰  
 上下盡落兩頰內虛乃自以手凹進兩頰令嘴凸  
 出發人笑端人又呼為雷公嘴然事母盡孝老猶  
 持三官齋以祈親壽噫駭也實孝也孝也非駭也  
 一日自南復北友人作重晤怪山詩以嘲之怪老  
 來南國雷公下北天黃牙落盡矣黑肚大依然母  
 讖三官報宗攀八戒聯尊名如倒轉翁仲立墳前  
 怪山更不怪也忽晝寢腰繫巨囊竊發乃自楷書  
 前二詩以什襲之可供噴飯

論語內無此字四書五經無真字曾經細查詢然  
 憇音宰北人呼小兒之不慧者楚湘沅間凡言是  
 子者亦謂之憇因通用俗字也  
 璽音問原本玉破有紋者曰璽今凡器破而未離  
 者皆用此字  
 話音詐上聲與諸字有別申敬中云萬曆間京師  
 有四川衛官詣寵唱名時呼諸寵不應唱畢獨留  
 問何姓名對曰諸寵此姓罕見存以備考  
 戮音蓋以田地租人收種年滿仍退者  
 度音托丈量物件兩手舒平為一度今河工多用  
 之而此字與戮字正字通字彙皆不收  
 尤展成侍講才學典麗著述傳誦海內世祖章  
 皇帝見其西廂時藝大加稱賞趣召入而先  
 帝昇遐矣康熙己未試博學宏詞入翰林然每自  
 傷未由科目故於詩文常寓志云漢以策制科而  
 班馬揚雄不遇唐以詩取士而李杜浩然見遺又  
 題鍾馗像云進士也鬼也鬼也進士也一而已矣  
 又李白登科記云你曾見那個狀元會題詩來是



雖一時感憤之言人皆曰不留公郎門生地乎文人落筆當從忠厚和平怨而不怒古人有以教我矣

有督學江南者待幕友薄甚羣誚之乃集四書句縮脚為詩云拋却刑於寡來看未喪斯只因三日不博得七年之半折援之以全昏請問其結句未就羣哄而笑適東君至訊知其由乃續曰且過子游子棄甲曳兵而一章皆用四支韻通押虛字亦奇構也結句更出意表

在園雜志卷二

九

少時過淮陰鹽城縣丞何素之之泗為余言蔡昆

陽狀元故傳二事一蔡公車投刺山陽令蓋同年

而先仕者批其刺令閻者查明蔡拂然北上殿試及第令以厚幣請罪蔡却之答以詩一肩行李上長安此日應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明好向榜頭看一蔡狎一妓臨別賦羅江怨調功名念風月情兩般事日營營幾番攪擾心難定欲待要倚翠偎紅捨不得黃卷青燈玉堂金馬人欽敬欲待要附鳳攀龍捨不得玉貌花容芙蓉帳裏恩情

重怎能勾兩事兼成遂功名又遂恩情三盃御酒嫦娥共彼言如此未如果否

平涼太守楊次也守知其先為邳睢河官相與辨

論古今改正詩文雖僚友若窓友也賤辰二月十六日贈詩有云月當既望光才滿春過平分氣始和可謂清切之甚一日約効力諸君遊依綠園分韻賦詩余有句勝地風雲諸子會名園松柏老夫來次也向諸君曰祇覺劉公詩句持在手中都是重的

在園雜志卷二

十

偶於友人案頭見拙刻葛莊集殊批此亦出入香

山劍南間而未純者曲阜孔東塘尚仕乃曰宋人

之句唐人之調余則何敢惟朱中立評蘇允吉大司馬詩曰格不高而氣逸調不古而情真二句吾所深服余有酉時立春作內一句云春向斜陽盡處來丹徒夏庶常慎云此士人稱公為春陽先生也

關夫子殿額多用志莊春秋邳州劉廣文尚自朝曰此四字似可移書首荷齋中專為吾輩而設吾



無奢望惟望二丁祭得肉食耳是亦志在春秋也  
聞者絕倒又有謔廣六一聯耀武揚威帶褲打門

斗五板窮奢極欲連籃買豆腐三斤帶褲連籃更  
覺形容過甚山陽司訓陳求夏履端乃其年檢討

維崧之子也十年來微祿不足以糊口時賣文以

資不給先其年有篋衍集選予詩若干付梓竟爾  
遺落詢之求夏曰此集刻於先人身後為人竄易

稽其原本不獨公詩未登今現存未刻者尚多過  
半擬刻篋衍續集以成先志苦於俸薄不足以供

剞劂奈何

在園雜志卷二

十一

門人常近辰建極天資聰敏力學工詩余以一札

勉之覆書云捧誦手諭宛如侍立左右親聆教言

但建極自受業門墻矢心惕厲惟恐入于小成有

辜大教無如天分低微終難上達又兼三四年來

浮萍斷梗講論無入未免自以為是所謂差以毫

釐失之千里者矣昨細讀批示拙作如夢初醒今

後更當多讀多作多抄細心體察不但不敢有負

指教亦斷不肯自安於卑近也披閱之下足見其

服膺好學深可嘉尚當此年力富強時能虛懷如  
此其後又何量焉

附原書

僕與足下訂交有年會必談詩別必寄詩外人

見之莫不曰此二詩人也然足下數年前之詩

與今日之詩無異殊為惜之何也寫景不過陳

陳相因幾字數言而已寫情不過碌碌無奇膚

詞習句而已求鍊一超脫之意出一驚人之語

成一俊逸之篇不易得也如此雖再過十年再

在園雜志卷二

十一

成千首亦何益哉向見弔孫七古一篇可稱傑

作以為手筆開展自有進境孰知此後仍寥寥

焉以足下英敏之資靈秀之筆何忍安於卑近

然非讀古學古不可也老生常談輒曰選體漢

魏六朝初盛此豈易言哉不過好高務遠者之

夸示於人耳扼要之法但取與我性情相近者

如唐之錢劉香山宋之後村石湖劍南明之季

迪茶陵推而廣之如宋之永嘉四靈元之虞揚

范揭明之前後七子選其集中之最者熟讀而



玩味之揣摩而討論之即不能苦心探索亦當  
揀擇而涉獵之痛謝熟徑盡去窠巢三五月後  
鬱勃而出奮筆疾書眼前意中自然清真當必  
有過人者矣要知古人言景言情不能出于雲  
泉花月觴咏狂愁之外我能化腐爲新點鐵成  
金即足名家兼能傳世耳此足下對症之藥也  
燕趙道上有石碑勒子路宿處土人名其地曰石  
門拙作有僻地得先賢一宿傳千古之句據聖裔  
博士孔東塘云石門在曲阜北四十里登泰山必  
由之地子路卞人卞城在石門東南四十里子路  
之齊之魯道經石門故宿焉觀晨門之問子路之  
對皆鄉鄰語故知非他國之石門也天下石門有  
十餘處或山名或地名獨此石門乃齊鄭盟會之  
所見於春秋爲最古也

在園雜誌卷上

十一

處建一秋水亭君嘗任之余隨庀材鳩工以成此  
役與春山館相對春山館者在山之南麓即張氏  
隱居也張氏字叔明魯國諸生爲竹谿六逸之一  
杜子美訪之有春山無伴獨相求之句秋水春山  
可稱絕對

附東塘書

石門山者詩人社集之所也夫子開其端李杜  
承其緒而我兩人遙遙相對一席不散豈可濫  
入邪派混我吟壇修葺之舉似不宜更讓他人  
也記石門勝蹟甚夥惟秋水亭爲全山冠冕工  
宜亟舉况山中建造不須高大在有力者爲之  
如編一鶴籠耳竹木選就鑿枘合成一水盈盈  
載至兗郡距山纔七十五里耳乘舟登車至彼  
合架不日之工新亭成矣開名山之生面成敞  
里之奇觀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孰得而泯沒也  
獨念我兩人年逾周甲事須早就不但乘時可  
爲亦須親眼見之親身享之弟經營四十年僅  
能種樹千章並未加一絢一茅今得先生慨然

在園雜誌卷二

古



任秋水亭之役其餘春山館晚興樓何敢重煩  
物力但續續商畧或有機會料得天下賢者必  
無一部葛莊集鎮此石門者相須殷相遇疎固  
其宜耳

附孔東塘建秋水亭記

石門山形如蟠龍前有臺曰領珠幽谷之水所  
由瀉也石骨多竅水之滯者深不測夏秋間常  
噴腥霧疑有螫龍土人呼為龍泓禱雨輒應泓  
上石基平曠能收全山之勝唐杜子美陪劉九

在園雜志卷二

五

法曹鄭瑕丘宴集於此後之遊人臨水濯纓多  
咏杜詩惜無片石可捫把茅可憩耳予每來必  
步此基慨焉永歎穆然長思欲構小亭而刻詩  
於壁一以棲前哲之靈一以遲後賢之駕區畫  
三十年而榛莽如故但乞鄭篋書一秋水亭額  
攜之行篋展玩而已嘻老矣甲午冬薄遊淮南  
得遇在園觀察語及石門之勝且歎亭之未建  
而詩之未刻也在園毅然曰此詩人事也肯讓  
予為予何幸也即日選材命匠不浹旬而亭與

碑成矣即日舟載北來不浹旬而翼然臨於龍  
泓之上矣千年缺事一旦補之子把酒落成覺  
峯巒溪澗莫不趨赴此席賓客絲竹無非湊泊  
此詩所謂領珠臺者有此亭與碑非真龍領之  
珠乎異日者在園先生蒞我東土過石門而覽  
勝蹟子也追陪宴集倡子和汝必有名篇雅什  
輝映石門當不似劉九法曹鄭瑕丘僅費華筵  
之一金而甘以秋水八句讓予子美也康熙乙  
未三月云亭山人孔尚任喜而記之

在園雜志卷二

六

見近日布衣寒士專以傲慢薦紳為是細考其抱  
負行止全然傲慢不起真是井蛙觀天近日後生  
小子專以指摘前輩為能細扣其學問見識全然  
指摘不着真是蚍蜉撼樹此輩不獨可笑實可哀  
已  
吳人呂文兆熊三十年舊交也性情孤冷舉止怪  
僻一夕席間呂舉一令各誦鬼詩如下有百年人  
長眠不覺曉 自憐長夜客泉路以為家 寒食  
何人奠一卮骷髏戴土生春草 自去自來人不



知歸時惟對空山月 西山一夢何年覺明月堂  
前不見人之類余後舉明人蝕口詩有身無首知  
是誰寒風偏射刀傷處呂拍案叫絕以為駕長吉  
而上之好尚如此其人可知先年所衍女仙外史  
百回亦荒唐怪誕而平生之學問心事皆寄托於  
此年近古稀足跡半天下卒無所遇近以陸伯生  
蔡九霞纂緝廣輿記止詳註各府而畧州縣不足  
備參考乃編成續廣輿記頗為詳明以卷帙浩汗  
尚未能付梓

在園雜志卷二

十一

佟圖南 世京 才人而有氣節者也平昔以詩酒為  
緣循循儒雅絕無窘乏之狀即詩亦無寒乞語不  
意一病不起卒後無以為殮惟敝衣數件質票數  
紙而已故余挽詩云高品能孤立英才未一伸開  
箱無長物至死不言貧與楊次也太守比屋而居  
挽詩云士品最難窮裏見分燈從不借隣光太守  
感余詩內有有名雖縣令其實乃詩人之句遂題  
曰詩人佟圖南之墓友人常定遠為之勒珉  
余詩將進酒直用太白一杯一杯復一杯句刻成

在園雜志 卷二

悔之門人尹半檐 韻慧 曰古人詩有直用古人者  
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陰鏗句而太白直用之  
有用古人句而增字佳者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  
鸝李嘉祐句而王右丞加以漠漠陰陰遂奪為已  
有更有直用已句者許仲晦一尊酒盡青山暮千  
里書回碧樹秋一見於京口閒居寄兩都親友再  
見於郊園秋日寄洛中故人有今人直用古人之  
句者如王新城先生漁洋集懷人詩道予問訊今  
何如與道甫問訊今何如同直用少陵不少嫌也

在園雜志卷二

十一

况所用太白成句非出色佳構不過平率無奇者  
若欲抄襲何取乎此識者自當知之  
余詩童去自理生後火飯來還掩讀殘書或謂直  
抄放翁然陸句呼童不應自生火待飯未來還讀  
書余變其意非直抄也  
刑部王主事 鱸 善詆諧行二面麻由外城入署至  
椿樹衎衎見男婦鬪毆眾擁難前兀坐小轎中成  
打油詩一律人心天理偶然差閑起張家與李家  
一脚飛來頭有血兩拳揮去口無牙纓冠往救虧

三七



三嫂袖手旁觀是二麻亂挽青絲呼好打明朝必  
定到官衙聞者無不絕倒一時喧傳都下因達  
大內後王轉員外郎引見時侍衛諸君齊指曰  
此即袖手旁觀之王二麻也

董甥起裕請問曰古人單詞片語膾炙千古如空

梁落燕泥池塘生春草雲中辨江樹楓落吳江冷  
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之類此人人共知者近  
見阮亭先生所稱雨止修竹間夜深流螢至果幽  
靜絕倫至大江流漢水孤艇接殘春二句反覆思

在園雜志卷二

九

索不得其佳處何也答曰新城天資學力非比常  
人所取皆最上乘必格韻高妙方可入眼吾輩初  
學人自當循序漸進登高自卑為是絢爛之極歸  
于平淡未能絢爛而先平淡恐涉畫虎不成之病  
孤艇殘春句不必思索工力若到自能知之莫疑  
為英雄欺人語

明季一富戶有二婿一己為守備一尚是儒生富  
戶輕生重備後備歷陞副總兵任邊上生聯捷南  
官以御史差巡九邊過其境副總披執郊迎夜帶

兵馬擁護五鼓副總親為傳報稟請閱操生於枕  
上賦一絕云黃草坡前萬甲兵碧紗帳裏一書生  
而今始信文章貴臥聽元戎報五更

陳健夫于王詩名頗著與檢討其年通譜雅善其

年篋衍集選刻其詩然才而僻合已者膠漆稍違  
趨向則冰炭矣為詩宗杜故近體多五言性豪詩  
酒不樂仕進類晉人之放誕使其檢束身心努力  
經濟功名正未可量况漢軍比諸漢人出身稍捷  
而漢軍同輩者仕多華臚健夫雖遨遊所至延接

在園雜志卷二

十

甚懽然垂三十年終於韋布甲午夏過予表浦徵  
歌文謙把杯索扇立成三絕以贈小部之佳麗者  
未幾北返近晤曲阜孔東塘知其卒于東魯殯於  
友室悲夫

陝川總制大司馬孟公喬芳為開國元勳亦清廉

第一世祖皇帝念其功懋給以世襲阿達哈哈  
番其長君自幼喪明 聖恩准其承襲俸祿照常  
支給雖盲其目能聰於耳通文翰善應對且能詩  
每於稠人坐中聞聲即辨某人一日遇諸塗余于



馬二問起居即答曰劉世翁好違教將兩月矣同行者俱愕然且每會必問近日有佳作否試為誦之入耳心通頗知句之美惡其自著累累成帙最得意者寫懷五律二十首猶記腹聯云一官慚報國十載羨歸田餘亦清通

施侍講愚山先生

聞章

家居先君任宛陵時甚為

莫逆戊午先君見背已未先生以中堂交薦博學

宏詞赴 召入都過余 賜第親至先君神主前

拜畢痛哭設座對主談曰老公祖久別不復相見

在園雜誌卷二

主

矣治弟本期終老林泉公曾勸余出山堅執未從

今一旦再入長安究竟學何曾博詞何能宏撫心

滋愧不獨無面對公未免為猿鶴所笑耳謬承

聖恩叨授詞林實無報稱行將歸矣非負知我也

有應召二律請為公誦之可以鑒予心矣猶記一

聯云黃閣憐知己青山解笑人誦畢以刻箋焚于

空前再拜又哭復拱曰公郎少年銳志於學其詩

清真不落浮响予敢不以前輩自居相期有成乎

此即所以報公之萬一也娓娓多言正容恭敬儼

然生人面談童僕多竊笑之然前輩於交情知己死生不為少變愈見古道焉

邊桂巖別駕

聲威

性癖搥鼓尤妙漁陽三弄今時

無二手也自言傳諸舊內宦然僅得大音耳至摹

擬盡致皆從心會聞其初學時起居坐臥飲食寤

寐惟鼓是念每常對客兩手動搖作搥搥狀自亦

不知也與余同官袁浦間一試之窮數十刻之力

方盡其妙予為賦搥鼓詞三十二韻嗟乎正平後

千古傳心桂巖一人而已桂巖亦憂失傳思得願

在園雜誌卷二

主

學者授之而卒無一能師其藝者真絕技也

附搥鼓詞

春光一奏柳杏妍秋風再奏葉盤旋

明皇自製春光好秋

風高 二曲 孰能上奪天公權臨軒縱擊鼓淵淵羣音

之長推鼓先萬物和氣賴以宣劈空製造感聖

賢後人沿習樂便便尋常蓼蓼雜管絃未若今

日搥搥全中庭飲罷撚綺筵有客解衣聳雙肩

接槌到手屢變遷初猶散漫繼纏綿忽驚霹靂

下遙天金戈鐵馬搗中堅須臾簷溜雨連連衆



語嘈切滿市廛有如長林斷續蟬有如落盤珍珠聯併將雙捷暫棄捐用爪用指用老拳最後一通更轟闌河流入海滙百川耳根莫辨聲萬千墜石一聲方寂然座客改容歎有緣醉者以醒病者痊漁陽絕技誰能專淮陰別駕三韓邊願君之壽如偓佺不爾其後恐失傳別駕祖籍高麗天許樓讌集誦古詩為下酒物欲各搜從來武人之能詩者或紀全篇或采警句亦吟壇勝事也坐中陳求夏履端楊次也守知吳吉人謫尹半檐誦

梁曹景宗

在國雜志卷二

上

慧 梁簡臣天啓王若士滋吳謙侯邦亨陳朗行和

紀異三曾撰陸紫函大奇董大甥起裕大孫永鈇

二孫永鑽三孫永錫咸欣然而應有獨誦一首者

有連記一人數首者有誦其警句或警聯者有能

誦長篇偶忘一二句而他人補之者有三四人共

記一首更有上下訛錯別後檢查改正補到者皆

附錄之以時代叙先後獨明詩為最多然一時興

會所至亦不足以盡武人之詩也

華光殿宴聯句餘韻

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試問行人何如霍

去病

唐洪州將軍

題屈原祠

行客漫斟三酌酒大夫原是獨醒人

鴈門郡王王智興

徐州使院

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烟塵獨我知

在國雜志卷二

下

宋左千牛上將軍曹翰

內宴應制

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嘗得預時髦曾因國難

披金甲不為家貧賣寶刀臂健尚嫌弓力軟眼

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見團花舊

戰袍

岳武穆公飛

題齊山翠微亭

經年塵土滿征衣得得尋芳上翠微好水好山



觀未足馬蹄催送月明歸

明定襄伯郭登武定侯英諸孫也有聯珠集

南牙山

險瘴南來獨滿牙天分蠻獠與中華萬盤山繞  
一絲路百丈峰開千葉花毒霧瘴烟相映靄鳥  
聲人語共咿呀停驂每勞征南士莫聽啼猿苦  
憶家

普安道中

竹暗籐荒路欲迷一重山度一重溪枯槎偃寒

在園雜誌卷二

圭

如人立蠻語侏僂似鳥啼花底雨晴飛蚊蝶水  
邊冬煖見虹霓祇應風味堪題處三寸黃柑壓  
樹低

入緬取賊早發金沙江

征帆如箭鼓聲齊舟渡金沙更向西石棧夜添  
蠻雨滑曉江晴壓瘴雲低水邊烏鬼迎人起竹  
裏青猿望客啼又隔滇陽幾千里桐花榕葉晚  
淒淒

軍回

兩行旌旆引鳴笳萬騎宵嚴不敢譁隔岸水聲

衝石響罩山雲脚受風斜孤邨月落時聞犬古

塞春殘不見花歸騎莫嫌征路滑涼風吹雨灑

塵沙

寄涇州守李宏

涇陽太守如相問更比來時白髮多

蠅

苦不自量何種類玉階金殿也飛來

梅子

在園雜誌卷二

圭

莫倚調羹全待汝世間還有皺眉人

塔頂

不知眼界高多少地上行人似凍蠅

參將湯引勳

題壁

戰酣日落陣雲開百騎難當萬馬來血汗透魂

歸不得幽冥空築望鄉臺

戚武毅公繼光止止堂集

登石門驛新城眺望



萬壑千山到此實城邊極目望長安平居自許  
捐軀易遙制從來報國難尚有二毛驚歲變偶  
聞百舌送春寒廟堂只恐開邊釁草空教午  
夜看

盤山絕頂

霜角一聲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鹵酒  
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雕戈銷殺氣未  
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峰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  
劍臺

在園雜志卷二

三

度梅嶺

溪流百折繞青山短髮秋風夕照閒身入玉門  
猶是夢復從天末出梅關

俞武襄公大猷正氣堂集

挽薛養采

伐木風不還今古幾心知我與君結契相期弱  
冠時平生一然諾盛衰永不移我善君相助我  
過君相規嗟君忽奄逝一老不慙遺昔為暫離  
別今作長相思戚戚重戚戚良朋今有誰

萬都督表號鹿園居士玩鹿亭稿

憫黎吟三之一

虎兕來猶可奔狼師一來人無存大征縱殺玉  
石焚昔人雕勦只一村雕勦功成賞不厚大征  
瘡子還瘡孫殺一不辜尚勿為何況萬骨多冤  
魂

山亭納涼

一亭梧竹裏迥出市塵間石徑緣蘿入江峰對  
座閒海雲朝屢變山鳥暮雙還別去衡茅下思

在園雜志卷二

三

君嬾閉關

宮女歎

莫向雲屏羨阿嬌暫將清淚度春宵帶圍自此  
拚長減待得君王愛細腰

劉指揮使銳春臺集

和徐東濱

何處幽樓好城西有茂林山來當戶翠竹長隔  
牆陰哺子飛梁燕窺魚下水禽閉門無所事赤  
日任流金



余參將承恩鶴池集

感興

白日沉西陸返景流東岑  
端居屏塵翳欣然理  
鳴琴大雅僉不悅馳情在  
鄭音違俗信靡合安  
可同荒淫達人宜止足嘉  
遜我所謀富貴苟非  
我一唾麾千金

答草池約泛蓉溪

春來花鳥總關情夜雨愁  
聽不到明怪殺主人  
猶病酒暗江鼓柁放舟行

泛舟

芙蓉溪水三尺強蒼蒼兩  
岸花草香若待長江

新漲合撐舟直上小茅堂

望忠州

高江落日片帆秋岸上魚  
曾次第收無數峰巒

雲霧裏舟師指點認忠州

張都督通

游西林菴

野寺蕭條一徑微山僧相  
見語禪機雲深石洞

在園雜誌卷二

五

玄猿伏烟鎖松林白鶴歸  
上界疎鐘通碧落邊

城鼓角送斜暉浮生自覺  
渾無定欲解鳴珂問

釣磯

周京營都督于德

平鳥刺江

春蒐馬跡遍南荒彘獠新  
降罷畫疆絕壑危巖  
通鳥道飛旌疊鼓遠羊腸  
黔瀘東下歸辰浦箐  
砦西來接夜郎王化遠行  
銅柱外炎州萬里盡  
梯航

張指揮元凱伐檀集

春日遊西苑

宣室臨西苑靈臺對籍田  
宮鶯迷綠雨廐馬飲

清川柳引金隄直松含玉  
殿圓先皇受釐處寂

寞鎖春烟

西苑宮詞

九獻不須歌舊曲詞臣昨  
已撰芝房

大官不進麒麟脯御饌惟  
供五色芝

水旱恐煩祠后土未央深  
處好祈年

在園雜誌卷二

三



朱衣擎出高元殿先賜分宜白髮臣

拜舞不同郊社禮科儀一一聖人裁

進來白鹿高于馬馴擾金階不畏人

李千戶元昭岫嶽山房集

送周虛巖歸吳

返棹歲將晏離亭酒共斟島雲寒沒影江日凍

生陰莫惜飄蓬跡應傷折柳心丘中別同調聊

復理鳴琴

黃叅將喬棟

在園雜志卷二

聽秀上人彈琴

高僧理鳴琴古詞盈人耳濤生松下風龍起鉢

中水聽罷猶冷然月出疎篁裏

張右都督如蘭功狗集

吳門夜泊

帆影初抽落日斜江橋風湧太湖沙行人莫上

蘇臺望無復吳王苑裏花

狄叅將從夏

月夜同劉天山作

館寒燈夜相看聽晚笳清宵醒客夢明月落

梅花碧海潮聲急清霜雁影斜不堪憐歲暮况

復是天涯

袁守備應徽

鄭司馬入塞歌

十載籌邊鬢欲秋玉門生入未封侯君王豈惜

師中命尚有山陰十六州

奚百戶汝嘉

旅懷

在園雜志卷二

十日雨初霽一年春已殘苔痕蝕徑滑草色釀

陰寒昔悔從軍易今悲作客難殊方有桃李能

得幾回看

陳百戶鶴海樵集

夜坐見白髮寄別朱仲開張甌江

坐久北風起江聲帶遠沙客愁初到鬢鄉夢不

離家林靜無殘葉燈寒有落花懷君夜難寐別

緒轉如麻

高郵贈龔山人



近苦江東水轉憐  
淮北居入秋嘗白稻留客鱸  
青魚樹柵春收犢  
穿潮夜灌渠期  
弓結鄉社同  
著養生書

泊京口望金山寺

南徐一片石千古柱中流  
繞樹開僧舍綠空結  
梵樓疎燈明水底  
落月挂湖頭向晚禪鐘起  
風吹到容舟

題楊法部容開閣

閣傍江城外窓開雲水間  
祇因塵境遠自覺至

在園雜志卷二

七

人間日落見歸鳥  
月明看遠山移船候潮至相

送野僧還

寫山水

夜來風雨惡落葉打柴關  
曉起敞溪閣亂雲猶  
在山

題畫贈姜明府

暮雲春樹路千重  
雪後看山到處同  
夜永燈寒無過客  
月明江色滿樓中

送張伯淳還關中

憐君獨棹渡黃河  
西北山川入雍多  
料得到家春未至  
馬蹄半在雪中過

送王諫北上

東去春潮到驛門  
半江風雨近黃昏  
由來知己難爲別  
不是慇懃戀酒尊

吹笛懷友

玉笛橫吹入夜分  
中天華月度流雲  
荅川兩岸春風起  
飛盡梅花不見君

外摘佳句如

在園雜志卷二

七

近海潮通郡連山瘴入樓

山川留別夜風雪望鄉人

孤月長隨棹寒潮自到門

繞廬松葉暗穿竹水聲齊

明月幾家好故人今夜俱

淋下鳴蛩偏入夜風前白苧不宜秋

風塵會面猶難卜世事傷心只自知

細雨殘燈岐路酒清江紅葉寺門舟

薄遊兩見鴈歸塞多病却憎花滿樓



高士遠栖滄海曲好山多近永嘉塲  
山深倦鵲猶依樹風定飛螢忽上樓

陳遊擊將軍第寄心集

歲暮客居呈焦弱侯

仲尼本周流忽發歸與歎意在就六經匪爲思  
鄉串嗟我老無聞託興游汗漫邈想古通人反  
側常宵半秣陵一君子少小登道岸嗜學自性  
成義易旦夕翫近得從之談况上中天觀詩書  
數千載立語窮真蹟欣然遂忘家何知有歲晏

在園雜志卷三

上

邵武舟次

樵川泛輕舟青山起當面薄霧頻往還奇峰互  
隱見灘灘若峻坂下下如飛箭秋容西楚同人  
語南方變茂樹雜村烟澄溪勝江練始知溯洄  
艱轉喜隨流便對景持一盃慢亭未足羨

禹碑行

岳麓神禹碑何年鐫刻之真蹟雖莫窺字體殊  
瑋奇儼如冠冕之獨立矯若鳳鳴之來儀或盼  
而連目或聳而並肩或展而雙足或握而兩拳

神藏蘊蓄意騁踰躡既非鳥跡之踏踏亦非垂  
露之涓涓篆隸八分抑又邈焉計歷年之既久  
何點畫之新妍豈鬼神之默護故歲久而彌鮮  
據譯讀之恍惚未必當日之真傳余過長沙弗  
覺偶至湘潭返船直肩輿而迅步遂冒雨而涉  
巔喜胸襟之豁滌獨坐翫而弗旋昔韓退之嘗  
千搜而萬索至咨嗟而涕漣子實迷途之未遠  
無亦此生之宿緣

山中蚤秋

在園雜志卷三

上

春夏詎能幾淒淒白露還秋容先到草客意未  
離山石鼠窺禾去清蟬抱樹閒人生衣食外焉  
用苦間關

江心寺除夜

偶過江心寺何期又歲除百年俱逆旅信宿即  
吾廬岸隔遙呼酒厨寒剩煮魚客遊隨處好鬢  
髮任蕭疎

客中立秋

蒸濕前朝雨淒涼今夜風秋聲先蟋蟀露氣列



梧桐頓覺絺衣薄  
尤憐旅橐空  
潞河問舟楫  
明月向吳中

閩關旅夜

已是吾鄉土  
離家尚十程  
疎窓通野色  
孤枕傍松聲  
搖落秋難賦  
悲歌夜不平  
僕夫催曉發  
燒燭待鷄鳴

維揚謁文信公祠

萬死艱難地  
千秋伏臘新  
山河終破國  
天地已成仁  
江橋南中像  
巖松雪後春  
徘徊歌正氣  
不覺淚沾巾

過薊州

燕京八千里  
復作薊門行  
剩有溪山興  
能忘沙塞情  
朔風摧短草  
寒月近長城  
流涕二三策  
何人似賈生

追懷宜黃大司馬譚公

昔年飄泊入燕京  
制府憐才意不輕  
獻策獨過司馬署  
分符旋赴薊州營  
祇誇相國知韓信  
無復功臣妬賈生  
秋草春風今日淚  
不堪回首楚花朝

江城

元夕宿泉州洛陽橋

春風又渡洛陽橋  
柳色青青伴寂寥  
回首故園今夜月  
滿江燈火上寒潮

送戚都護

轅門遺愛滿幽燕  
不見烽烟十六年  
誰把旌旗移嶺表  
黃童白叟哭天邊

塞外燒荒行有云

年年至後罷防賊  
出塞燒荒灤水北  
枯根朽草

縱火焚來春突騎飢無食

又云

隆慶二載譚戚來  
文武調和費心力  
從前弊政頓掃除  
臺城兵器重修飾  
迄今一十五年間  
閭閻犬獲寧息譚  
今已死戚復南邊  
境危疑慮叵測患  
難易共安樂難念之  
壯士摧顏色論者  
不引今昔觀紛紛  
搜摘臣滋惑

臨淮侯李太保言恭青蓮閣貝葉齋遊燕諸集

花朝



二月寒猶峭燕山雪未消春來無草色病裏又  
花朝鴻雁鄉書斷關河旅夢遙武陵溪上約今  
已負漁樵

賦得匡廬山

匡廬凌碧落青磴與塵分湖海遠還見雷霆低  
不聞石門鳴宿雨瀑布濕流雲獨有山人屐常  
隨飛鳥羣

送仲弟南還兼懷老親

無限離愁匹馬前况多風雨斷鴻邊板輿未得

在園雜志卷上

素

歸潘岳春草何堪送惠連伏枕夢回滄海月登

臨望極白雲天飄零若見高堂問雙鬢休言異

昔年

李僉憲招飲黃鶴樓

勝地慚非作賦才清尊今向大江開當年黃鶴  
雲中去何處梅花笛裏來風卷潮聲喧島嶼日  
斜帆影上樓臺相逢俱是他鄉客衰草涇陽漫  
復哀

顯靈宮

先帝祈靈太乙祠重來空憶翠華旗殿中香火  
儀猶具海上仙人事轉疑客與方書閒指畫老  
來詩律舊心思調高身健慚時輩傑閣憑闌眼  
故遲

沐定邊伯昂素軒集

流水小橋楊柳綠落花微雨鷓鴣啼

聶晉人

先吳人才學頗富手眼亦高但性情冷僻

呂文兆狂士猶呼之曰聶怪其為人可知矣己已

游武林選刻西湖三太守詩太守為誰魏蒼石

在園雜志卷上

素

徵蘇小眉

良嗣

以子三攝杭州亦濫廡名其中二

公才人也予何敢並列焉晉人行時予適病中賦

詩話別云擬共西湖放畫船錦塘秋水六橋烟擔

囊竟去君何急伏枕偏當我未痊兩地雲山勞一

夢他時風雨憶今年若逢同學人相問酒膽詩腸

近索然

周少司空蓉湖

清原

毘陵舊家素貧攻苦力學博

極羣書不以窘迫自介有拂意事處之澹如曾祈

夢于忠肅公祠公延之上坐禮甚恭臨別謂曰你



的事在我我的事在你己未 召試博學鴻詞授  
檢討纂修明史及後督學浙江道出毘陵先是內  
家官侍御其連襟則進士中翰也每司空至侍御  
宅皆從左右門自爲出入獨中翰至則開中門迎  
送今司空一旦登翰苑典文衡而侍御且郊迎不  
暇何況中門司空乃步行往謁仍從側門而入侍  
御固請不從其中翰侍御皆隨從側門入焉其不  
以貴自驕如此抵浙拜忠肅公祠既悟優禮之不  
謬益知我的事在你者蓋明史中于博出司空手  
筆也丁卯典試山東次日揭曉元卷尚不愜意隱  
几假寐見一猴跳躍而前司空遽以劍擊之猴入  
箱而沒大叫驚醒同事者問之遂詳以告乃自解  
曰猴者猿也猿元同聲劍爲金刀明日爲辰今日  
卯日母乃姓劉者合中元乎故箱果于落卷中檢  
得劉琰卷大快心賞遂定爲元榜出東省有知人  
之頌焉

倪永清 匡世 選詩最四集可爲富矣人各前一小  
傳後一小跋意不重複句不雷同道如其人洵一

代高手也惜其龍魚溷清間亦有出于永清竄易  
以代成其名者蓋名士多窮藉此賣文自給爲貧  
所使情亦可原然邇來比比皆然抑不獨一永清  
也永清閒情逸韻有林下風多髯善飲人以倪髯  
稱之倪亦自呼曰髯與子交有年矣戊子來浦上  
相留盤桓者匝月時表甥宛陵郡丞郭見齋遣人  
來迎子送以詩曰華髮蒼髯古逸民生平足跡半  
紅塵搜羅海內千秋業寄託杯中百歲身帆挂大  
江風力勁袂分小浦月痕新敬亭山有吾甥在好  
去相逢淡以親未一年忽聞作古人矣不禁爲之  
黯然

壬辰冬大雪友人數輩圍爐小酌客有惠以說鈴  
叢書者予曰此即古之所謂小說也小說至今日  
濫觴極矣幾於六經史函相埒但鄙穢不堪寓目  
者居多蓋小說之名雖同而古今之別則相去天  
淵自漢魏晉唐宋元明以來不下數百家皆文辭  
典雅有紀其各代之帝畧官制朝政宮幃上而天  
文下而輿土人物歲時禽魚花卉邊塞外國釋道



神鬼仙妖怪異或合或分或詳或畧或列傳或行紀或舉大綱或陳瑣細或短章數語或連篇成帙用佐正史之未備統曰歷朝小說讀之可以索幽隱考正誤助詞藻之麗華資談鋒之銳利更可以暢行文之奇正而得叙事之法焉降而至於四大奇書則專事裨官取一人一事爲主宰旁及支引累百卷或數十卷者如水滸本施耐菴所著一百八人人各一傳性情面貌裝束舉止儼有一人跳躍紙上天下最難寫者英雄而各傳則各色英雄也天下更難寫者英雄美人而其中二三傳則別樣英雄別樣美人也串插連貫各具機杼真是寫生妙手金聖歎加以句讀字斷分評總批覺成異樣花團錦簇又字以梁山泊一夢結局不添蛇足深得剪裁之妙雖才大如海然所尊尚者賊盜未免與史遷游俠列傳之意相同再則三國演義演義者本有其事而添設敷演非無中生有者比也蜀吳魏三分鼎足依年次序雖不能體春秋正統之義亦不肯効陳壽之徇私偏側中間敘述曲折

不乖正史但桃園結義戰陣回合不脫裨官窠臼杭永年一做聖歎筆意批之似屬效顰然亦有開生面處較之西遊寔處多於虛處蓋西遊爲證道之書丘長春借說金丹奧旨以心猿意馬爲根本而五衆以配五行平空結構是一蜃樓海市耳此中妙理可意會不可言傳所謂語言文字僅得其形似者也乃汪懔漪從而刻畫美人唐突西子其批註處大半摸索皮毛即通書之太極無極何能一語道破耶若深切人情世務無如金瓶梅真稱奇書欲要止淫以淫說法欲要破迷引迷入悟其中家常日用應酬世務奸詐貪狡諸惡皆作果報昭然而文心細如牛毛繭絲凡寫一人始終口吻酷肖到底掩卷讀之但道數語便能默會爲何人結構鋪張針線縝密一字不漏又豈尋常筆墨可到者哉彭城張竹坡爲之先總大綱次則逐卷逐段分註批點可以繼武聖歎是懲是勸一目了然惜其年不永歿後將刊板抵償夙逋于汪蒼孚蒼孚舉火焚之故海內傳者甚少嗟乎四書也以言



文字誠哉奇觀然亦在乎人之善讀與不善讀耳  
 不善讀水滸者狼戾悖逆之心生矣不善讀三國  
 者權謀狙詐之心生矣不善讀西遊者詭怪幻妄  
 之心生矣欲讀金瓶梅先須體認前序內云讀此  
 書而生憐憫心者菩薩也讀此書而生效法心者  
 禽獸也然今讀者多肯讀七十九回以前少肯讀  
 七十九回以後豈非禽獸哉近日之小說若平山  
 冷燕情夢栢風流配春柳鶯玉嬌梨等類佳人才  
 子慕色慕才已出之非正猶不至于人傷風俗若  
 玉樓春宮花報稍近淫佚與平妖傳之野封神傳  
 之幻破夢史之僻皆堪捧腹至燈月圓肉蒲團野  
 史浪史快史媚史河間傳痴婆子傳則流毒無盡  
 更甚而下者且春香質弁而釵龍陽逸史悉當斧  
 碎棗梨適取已印行世者盡付祖龍一炬庶快人  
 心然而作者本寓勸懲讀者每至流蕩豈非不善  
 讀書之過哉天下不善讀書者百倍于善讀書者  
 讀而不善不如不讀欲人不讀不如不存康熙五  
 十三年禮臣欽奉 上諭云朕惟治天下以人心

在園雜志卷二

四

風俗為本而欲正人心厚風俗必崇尚經學而嚴  
 絕非聖之書此不易之理也近見坊肆間多賣小  
 說淫詞荒唐鄙俚瀆亂正理不但誘惑愚民即縉  
 紳子弟未免游目而盡心焉敗俗傷風所繫非細  
 應即通行嚴禁等諭九卿議奏通行直省各官現  
 在嚴查禁止大哉王言煌煌綸綍臣下自當實力  
 奉行不獨矯枉一時洵可垂訓萬禩焉  
 舜之母曰握登而瞽瞍以繼室生象  
 許由字武叔

在園雜志卷二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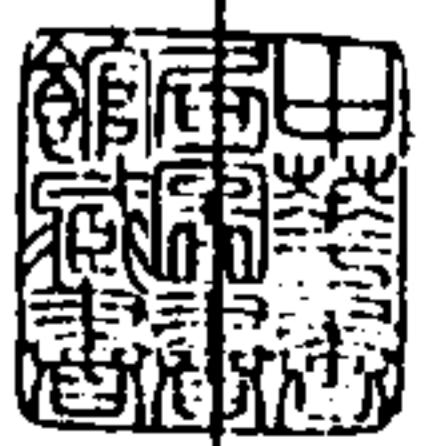
莊周字子休  
 妲己姓鍾名妲字己  
 田文字孟 嘗邑名  
 孟母仇氏 音掌  
 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即今之二月  
 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即今之十一  
 月十五日壽八十四歲  
 嫪毐姓劉名伯莊 嫪音勞 毐音藹  
 漢太上皇名煇字執嘉 煇音端



應制詩文內有應避字樣雖不必一槩不用亦須擇其尤者避之考元時進賀表文觸忌諱者凡一百六十七字極盡歸化亡指晏徂哀奄昧駕遐仙死病苦泯沒滅凶禍傾頽毀偃仆壞破晦刑傷孤墜隳服布孝短夭折災困危亂暴虐昏迷愚老邁改替敗廢寢以絕忌憂切患衰囚枉棄喪次空陷厄艱忽除掃擯缺落典憲法奔崩摧殄隕墓槁出祭奠饗享鬼狂藏怪漸愁夢幻弊疾遷塵亢蒙隔誰去辭追考板蕩荒古述師剝革睽違尸叛散慘怨尅反逆害戕殘偏枯眇靈幽沉埋挽升退換移暗了休罷覆弔斷收誅厭諱恤罪辜愆土別逝泉陵

在園雜誌 卷三

遼海劉廷璣



詞曲莫溯朔始近則考之嘯旨唐孫廣謂某君授王母母授南極真人迺至廣成子風后嘯父務光堯舜禹去說甚誕後晉孫登蘇門一嘯猶襲其傳登仙去此道淫沒不復聞矣雖有權輿正畢十五章十二法徒具空文心傳無授究何益哉迨風雅變為騷賦樂府五言七言詩體化為詩餘及南北詞曲而填詞家猶名其譜曰嘯餘亦存羴羊之義耳

舊弋陽腔乃一人自行歌唱原不用眾人幫合但較之崑腔則多帶白作曲以口滾唱為佳而每段尾聲仍自收結不似今之後臺眾和作啣啣囉囉之聲也西江弋陽腔海鹽浙腔猶存古風他處絕無矣近今且變弋陽腔為四平腔京腔衛腔甚且等而下之為梆子腔亂彈腔巫娘腔瑣啣腔囉囉腔矣愈趨愈卑新奇疊出終以崑腔為正音

歌曲盛于唐之梨園故今名伶人為梨園子弟然

在園雜誌

卷三





當時所歌以絕句爲樂府而音律分別乃有清平調小秦王竹枝柳枝雨淋鈴憶王孫伊州涼州陽關各種之異欲深考辨別者不可得清平一調當時作者甚多惟青蓮合拍此中妙解即詢諸填詞與善歌元白相亦莫一解也觀旗亭佳話歌一絕句而龜年懷智輩以衆器配之六音皆叶傾聽之下不知如何抑揚頓挫也宋專事詩餘歌詩之道廢迨元作北曲詩餘遂爲定場白之前引明崑山魏良輔能喉轉音聲始變弋陽海鹽改調爲崑山腔梁仙龍填浣紗記付之王元美詩云吳閨白面冶遊兒爭唱梁郎雪艷詞今之崑腔是已即所謂南曲整本也元北曲每本不過四五折曲皆一人始終獨唱或以白間之若南曲則不獨人可一齣甚有一齣幾人分唱者至後龍子猶輩出以南北間錯故有北新水令南步步嬌一套北醉花陰南畫眉序一套如此不可枚舉後更碎割諸曲以成一曲名曰某犯或串合佳名如金絡索挂梧桐之類總曰新增歌者不得不曲折以赴之亦苦道

也久沿不覺習而安矣然今日人盡薄填詞爲容易而尊詩詞爲上乘黃九烟周星云詩降爲詞詞降爲曲愈趨愈下愈趨愈難嘗爲之語曰三仄更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詩與詞曾有是乎何元朗評施君美幽閨出高則誠琵琶之上王元美目爲好奇之過臧晉叔謂琵琶梁州序念奴嬌二曲不類則誠口吻當是後人竄入王元美大不爲然津津稱許不置晉叔笑曰是烏知所謂幽閨者哉以予持衡而論琵琶自高于幽閨譬之于詩琵琶杜陵也幽閨義山也比之時琴瑟程墨也幽閨房書也琵琶語語至情天真一片曲調合拍皆極自然真是天衣無縫至于才人點染淺深濃淡何事不能豈梁州序念奴嬌二曲遂謂各一手筆乎視少陵詩何法不備何態不呈烏可以一家之管見測之哉

前人云鄭若庸玉玦張伯起紅拂以類書爲傳奇屠長卿曇花終折無一曲梁伯龍浣紗梅禹金玉合道白終本無一散語皆非是如此論曲似覺大



苛安見類書不可填詞乎興會所至托以見意何拘定式若必泥焉則彩筆無生花之夢矣况文章幻變體裁由人公穀短與史漢冗長各出已意何難自我作古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也水滸多用典故才嘗不與荆劉殺拜四種白描者并傳又云汪伯玉南山失之靡徐文長北曲失之鄙唯湯義仍庶幾近之而失之疎然三君已臻至妙猶如此訾議誠太刻矣近今李笠翁漁十種填詞洪昉思昇長生殿亦大手筆各有妙處但字之賓白似多洪之曲文似冗又不知後人作何評論也

在園雜志卷三

四

古舞法幾亡今梨園舞西施者初以袖舞即胡旋也繼以雙手翻捧者原本之于番樂如法僧作談口也孔東塘曰舞者聲之容或象文德或象武功文則干羽揖讓武則戈盾進止東階西階之舞所以合堂上堂下之聲也古者童子舞勺蓋以手作拍應其歌也成人舞象像其歌之情事也即今里巷歌兒唱連像也若雜劇扮演則又踵而真之矣惟浣紗記所演西子之舞猶存古意然亦以美人

盥手照面梳粧坐臥之容以應歌拍耳至于外國旋魔等舞各像其風俗文武之容亦非離聲歌而別有所為舞也

優孟衣冠取其相似也有絕不相似者如慶壽之王母則鳳冠霞珮羣仙則用蟒衣小逼之衛律則補服大逼之元帥亦用蟒衣不可枚舉又如追賢之韓信曲文內一事無成兩鬢斑不覺得皓首蒼顏空熬得鬢斑斑至戲末贈金時猶不用鬚髯何也范少伯之後訪曲文內羞殺我一事無成兩鬢

在園雜志卷三

五

星亦不用鬚髯皆老梨園以訛傳訛欠于檢點之故也至於副淨小丑賓白多用蘇州鄉談不知何本始于何年李笠翁亦深惡之極力詆毀無奈習焉不察然而副淨小丑原取發科打渾以博聽者之一笑蘇州近地人皆通曉用之可也施于外省外郡語音尚然不解亦何發笑之有且副淨小丑所扮皆下品人物獨用蘇州鄉談而生旦外末從無用之者何蘇人自甘於為副淨小丑也耶亟宜改正一大快事



元人雜劇二百五十種楊廉夫彈詞有仙遊夢遊  
俠遊冥遊等類董解元彈詞西廂王實甫師其意  
作北西廂傳奇然董之彈詞冗長太文反不若王  
之傳奇情文兼美可歌可誦也大抵彈詞元時最  
上一代風氣使然今則競勝傳奇縱有好絃索者  
亦不足悅人耳目

唐張祜悖拏兒舞詩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唱梁  
州急遍吹搗手便拈金梳舞上皇驚笑悖拏兒今  
有啣喇班用小童以筇頂梳而轉升高復下送葬

在園雜志卷三

木

之家亦有于前導作此戲者想亦悖拏舞之遺意  
耶

小曲者別於崑弋大曲也在南則始於掛枝兒如  
賈華堂西廂所載送情人直送到丹陽路你也哭  
我也哭趕脚的也來哭趕脚的他哭是因何故去  
的不肯去哭的只管哭你兩下裡調情我的驢兒  
受了苦一變為劈破玉再變為陳垂調再變為黃  
鵬調始而字少句短今則累數百字矣在北則始  
于邊關調蓋因明時遠戍西邊之人所唱其辭雄

邁其調悲壯本涼州伊州之意如云斗大黃金印  
天高白玉堂大丈夫豪氣三千丈百萬雄兵腹內  
藏要與皇家做個棟梁男兒當自強四海把名揚  
姓名兒定標在凌烟閣上明詩云三絃緊撥配邊  
關是也今則盡兒女之私靡靡之音矣再變為呀  
呀優呀呀優者夜夜遊也或亦聲之餘韻呀呀  
如倒板槩靛花開跌落金錢不一其類又有節節  
高一種節節高本曲牌名取接接高之意自宋時  
有之武林舊事所載元宵節乘肩小女是也今則  
小童立大人肩上唱各種小曲做連像所馱之人  
以下應上當旋即旋當轉即轉時其緩急而節湊  
之想亦當時鷓鴣柘枝之類也今日諸舞失傳徒  
存其名烏知後日之節節高不亦今日之鷓鴣柘  
枝也哉

在園雜志卷三

七

庚詞者古所謂詩謎也令人猜之以發一槩本射  
覆之意推而廣之遂因事立名因名立格如蔡中  
郎題曹娥碑曰黃絹幼婦外孫蓋白乃絕妙好辭  
四字遂名曹娥格後述其意作曰單身機匠難織



龍袍乃大紅紗裙四字語句天然頓覺後來居上近且用三字叶韻矣

蘇黃格本東坡山谷戲作命名如猫兒尾遇鼠則搖鼠通暑遇暑則搖乃扇也夫差兵遇越而圍越通月遇月而圍乃風圈也

問荅格問韓信何處拜將曰築臺築臺燭臺也俗謂之調侃西廂詞曲曾用之

增減格一湯字謎二古人名曾點成湯一造字謎四書一句修道以仁

在園雜志卷三

人

像生格畫二隸對立堂下謎西廂三句一個兒這壁一個兒那壁一遞一聲長吁氣

蒜辣格皆鄙穢語也

調聲格用詩四句不拘四五六七言如首句謎東字次句謎董字三句謎凍字四句謎讀字

破損格亦用詩四句如謎廢弓一張爭帝圖王勢

已空無靴八千兵散楚歌聲無弦烏江不是無船

渡無稍羞向東吳再起兵無面

大意包格即各謎之長者如謎桌子云觀其面則

方察其色則赤而有光量其身則僅二尺五寸以長問詩書頗有分問酒肉頗久嘗可以居方面之位而坐鎮乎雅俗可以當臺臣之職而高登乎廟堂雖相君之面不過平平耳而相其太體其中立而不倚者殊足為四方之所拱向而不敢背立乎兩旁如謎鏡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是色是空非空非色四大部中此方清潔若非堅執定本來面目從何得

在園雜志卷三

九

小意包格即各謎之小者如謎古人名黃香不是

桂花是菊花梅蓮蘭蕙不如他宮之音寂寂長門

有異人劉伶漢家子弟做梨園奕秋清簟疎簾方

坐隱不知一葉下銀牀李師師童子六七八人復有

友五人只道三人中有一人誰知還有二千五百

人太史慈翰林新造育嬰堂申詳準備文書報上

司展禽自起開籠放白鷗公孫杵臼三世春米營

生兒子不知去向謝安落花滿地無人掃半夜敲

門不喫驚米元章民以食為天通場第一篇百里

二十長亭行道半小奴辛苦負詩囊張九齡學



挽强弓未十年南齊雲 楚天雨後見明霞林逋 甲

乙之鄉可以逃亡白樂天 囊中不費一文錢賞盡

清風與明月黃庭堅 右軍寫道德經字字如金石

見錯 眼底桃花驚半落從前深悔念頭差崔鶯鶯

一派峰巒無限好幽禽相對更頻啼馮京 兩人並

轡入皇都梁鴻 河橋有鳥獨高飛馮婦 生在午年

午月如何不作男兒呂布 梁鴻配孟光不着綺羅

裳山壽 千巖競秀萬壑爭流岳飛 挾泰山以超北

海第五倫 朋友之交也孟浩然 三宿而後出晝又

一詩謎四人者少年行云綠柳陰中點絳紅楊朱

奔蹄叩角開春風司馬牛 少年意氣真堪托季任

一諾何妨竊紆通然友 隱居云垂楊枝上漏春光

泄柳 歸去來兮獨擅長晉文 從此塵勞方盡歇長

息 素絲白馬為誰忙綿駒 老農云中男驅犢出前

邨牧仲 長子攤錢送寺門孟施舍 閒共兒曹相伴

語告子 今年菑落復生根易牙 近世盛作意包知

之者多故倍于他格

夾山格

夾海格

錦屏風

滑頭禪以上四格名翻條子另有管見一書以字

三翻而成譯之殊無佳趣不若前之各格可以生

發智慧快心爽目也故止存其名而已

燈謎本游戲小道不過適興而成京師淮揚於上

元燈篷用紙條預先寫成懸一紙糊長棚上粘各

種每格必具名曰燈社聚觀多人名曰打燈虎凡

難猜之格其餘下亦書打得者贈某物如筆墨息

香白扇之類今此風已不熾矣

酒令起于東漢擒白波賊如席卷故酒席言之以

快人心是以名酒令曰卷白波又曰快人心蔡寬

夫詩話唐人飲酒必為令以佐歡樂詩云閒徵雅

令窮經史然細考唐人酒令如沈亞之令狐楚顧

非熊張祐盧發姚巖傑方干李主簿李昇徐融輩

所行令非不佳但皆寓諷諧譏刺或片言投合便

結契好一語忤意重至殺傷性命輕亦損害功名

有乖佐歡快人心之旨反為卷白波之爭戰殺伐



矣烏可乎即宋東坡與客以易卦為令猶有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大畜後斬小畜之太露翻不如半夜生孩兒不知是亥時是子時山上有明光不知是日光是月光之巧而佳也考調言所行用古人一名一字如紂名辛字受伊尹名摯屈原名平曾哲名點樊遲名須劉季名邦項羽名籍枚叔名乘又二名一字者張九齡字壽鄭當時字莊婦人名如男子者蔡琰薛濤崔徽美人連字名者鶯鶯好好紅紅賽賽之類既有裨于風雅復又與世無侮取樂杯酒之間何其適也即馬援以馬革裹尸死而後已李耳以李樹為姓生而知之鉏麂觸槐死作木邊之鬼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仙才佳令絕無僅有然可為知者道耳使在座有一才不能敏者即生忌嫉而况才與不才者乎猶記己丑春宵宴集予有詩云兩夜五更三點盡一堂二十四人歡乃舉一令各說子字俱切一人如癩子瞎子禿子聾子叔子孀子兄子妹子蠻子倭子表子搗子之類惟先聖先賢先儒帝王后妃俱不許道

餘無避忌其時列座文武雅俗皆能應答如响爭奇角勝至令將窮之際突出一意想不到者舉席大笑誠快人心次日又行食物以地得名者因戒在座食素之人不許亂及葷味犯者倍罰惟葷則不忌素如蒙山茶松蘿茶武夷茶湘潭茶霍山茶陽羨茶潞酒潯酒惠泉酒易酒滄酒高郵皮酒涑酒福橘青餅關東魚建蓮太和燒固始米龍猪台養徽州山藥安肅菜天目笋廣鴨菜雞滌鯽鯽固鵝鎮江醋川椒膠棗高郵蛋西寧桃宜栗羌桃松江蓴閩姜金華火腿之類不一而足人皆稱快及行食物以人得名者如東坡肉眉公餅楊妃乳西施舌諸葛菜杜酒張梨耿餅董糖唐蹄畢肚婁包伍蛋羅酒僅得十餘種題目稍難應者即少遂不若前二令之歡快也於此可見當合眾心為樂不當以才自恃不獨不能佐歡且或因此生怨皆不可知若舉座盡屬文人旗鼓相當又不可加以俗令也

西北人多強健東南人多脆弱地氣使然豈禽獸



亦如是耶余守處八年每民間送虎一隻二隻遠  
邑送虎皮虎骨者甚多不聞某處某人為虎所傷  
郡誌有日殺五虎記乃二大虎三小虎入城盡遭  
營兵鎗矢而斃家人金壽曾于縉雲縣夜行持紅  
燈籠緩步山腰遠望若燈三四盞就之頗近方知  
為虎雙目驚倒山崖人與紅燈輾轉滾下兩虎不  
知何物咆哮一聲曳尾而奔此不獨力怯更心虛  
矣

在園雜志卷三

古

東坡云養貓以捕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  
蓄犬以防奸不可以無奸而蓄不吠之犬廬陵羅  
景綸謂不捕猶可也不捕鼠而捕鷄則甚矣不吠  
猶可也不吠盜而吠主則甚矣疾視正人必欲盡  
擊去之非捕鷄乎委心權要使天子孤立非吠主  
乎予按徐州產鼠一種較鼠形差小遇貓則以嘴  
扭其鼻貓伏不能動是以下犯上矣大逆不道可  
與梟獍同科

壬午聞中監試副者南贛徐副使攔中秋後無事  
閒談贛州有小人國之小人急差人取到其人高

二尺六寸耳目俱瘦小假父仗此為生往來看者  
給以錢米呼其假父曰爹見官長即屈一膝曰老  
爺安此假父教之者聲音類鳥雀不甚了了一應  
水火飲食之類假父能辨之據云泛海商人帶至  
者今十二年矣時主考侍御劉豹南子章晚視良  
久曰一團陰氣信為外國人也

在園雜志卷三

五

戲友負簷柱而蹲張拔簷柱以足踏其襟塞柱脚  
下友苦口乞求仍將柱拔起襟始出屋瓦不為稍  
動張亦不面赤氣喘又與力之稍次者戲張隻手  
挽次者之腰帶張前曳次後却帶忽中斷兩人俱  
跌為之大笑 王府前石獅子少有歪邪張左右  
擺設如持一磚塊然使正而後已

扈護衛坦從其至戚任所攜千金裝歸京師為剽  
者規知四騎踪跡或前或後得隙便剽劫之晚投  
客邸店門相對僅隔一街護衛見四人詫異心甚



恐謂其親隨王達官曰彼非善類將不利于吾蓋知王勇而捷足以了之也王曰諾當善驅之乃持銀巨錠直入四人寓呼其店主人曰吾寓中無大剪敢借一用主人見其涵涵狀不敢不與王以銀付主人剪逾時不稍動王笑曰何懦也以銀入剪刀持向已脛骨上兩擊而銀開眉不稍皺四人吐舌驚懼逸去護衛聞汾陽有名妓至其地欲一物色之妓爲豪者獨霸等閒不得出護衛計賂其搗母私載之來妓方與護衛飲狎豪者竊知之糾此方素能鬪者十數人入其寓欲生奪妓而辱護衛聲聞戶外妓大泣曰奈何害我王曰無恐吾視若輩如拉朽耳出戶諸來者棍棒交下王先以左臂承之皆辟易其右臂亦然既而以脚撥其下衆皆隨脚而倒盡披靡奔散王亦不追闔戶而寢妓謂護衛曰明晨必大興復仇之舉矣王笑而不答詰旦一婦年可廿七八娉娉婷婷而入護衛之寓曰昨者爲誰乃敢敗吾諸弟子耶王視之私行自忖此娘子軍亦能復仇耶應聲而出曰惟某婦曰他

不足怪獨此下一路乃吾家秘傳不輕示人汝從何得之汝師爲誰王曰吾師某某婦聞大慟哭失聲既而曰此吾叔也叔無嗣恐失傳故傳吾昨諸弟子言其狀吾不信有此今果然乎遂與王約比勢觀者如堵走數十迴環手足作勢各不相下點首稱善乃互拜結爲異姓兄妹而別

漕運總督屈公 進美 前爲廣西撫軍先君請南寧司馬時曾爲屬下後回京先祖治席相邀一到先設猪首一熟鵝一饅首廿個食完然後入席諸客尚在拱讓而此公之十斤器中已蕩然無餘矣夜深復以方物侑酒屈大言此物只可塞牙縫更進鷄子三十枚始散

提學劉副使公琬 琬 時同官豫章招集僚友見正席外旁列三几皆陳列酒器大小畢具有最大一瓢可容十升予笑曰此盛酒甕非飲酒杯也公琬曰君未見飲此巨觥也耶諺云主不喫客不飲吾請先自飲以博諸君一祭立呼酒至滿此瓢兩手捧飲座客皆立視時優人正演西廂雜劇亦驚

在園雜志卷三

十六

在園雜志卷三

十七



駭停拍未幾徐徐而盡其扮紅娘者所持折疊扇不覺墜地吹合諸人咸住簫管公琬置瓢几上無異未飲時予曰君復能飲此瓢乎公琬曰吾今為主宴客當留量相陪烏可先醉予曰今日如此痛飲明日尚能再飲不作病酒狀乎公琬曰君知千里馬乎今日而千里矣倘明日足繭不能千里是烏得名千里馬耶飲酒亦若是耳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孔子貌似陽虎今人亦有面目相似者湖北董開

府國興與浙江趙藩司良璧

相似俱旗籍人西川

王觀察瑛與松江芮別駕鉅相似俱寶坻人諸公

與寒家俱有瓜葛乍見頗覺恍惚細認方知為某

先君與劉公斗曹公邦同為部屬一日並馬而行

曹向劉曰君馬何其肥也兩股真如柳斗劉笑曰

可恨他近來不食草料只啃槽幫相與大笑可為

雅謔劉後為浙閩總制曹降阜城知縣

善戲謔今不為虐今衛人美武公之詩也戲謔上

古已有苟能善焉斯不為虐耳宗黃老者尚清談

弄文翰者事滑稽大率寓謔浪于風雅者居多是

亦一善也逮至後世有君命臣相謔者長孫無忌

嘲歐陽詢曰聳膊成山字埋肩不出頭誰令麟閣

上畫此一獼猴詢應聲答曰縮頭連背煖漫襠畏

肚寒祇緣心渾渾所以面團團太宗笑曰詢殊不

畏皇后聞耶有以姓相謔者尤延之為太常卿楊

誠齋為秘書監一日尤誦一句屬楊對曰楊氏為

我誠齋答曰尤物移人又狄梁公戲同官盧獻曰

足下配馬乃作驢盧曰中劈明公乃成二犬狄曰

狄字犬傍火也盧曰犬邊有火是煮熟的狗有以

身體形像相謔者虞僧儒許靈長俞瞻白偶集俞

多髯許禿頭時有辣梨之謔許朝俞曰鬚子販松

毛終朝賣嘴俞未及答虞遠代應曰辣梨種芋芳

鎮日埋頭又兩人一長一短長朝短曰居烏在方

寸之木足以有容也或從其小體必也射乎短朝

長曰死之日無所取材工師得大木以為能勝其

任也及至葬壤地褊小舉而委之于壑魚鼈不可



勝食也有以名相謔者方千里與張更生共飲方舉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執一卷金剛經問爾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張答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卷刑法志問爾是三千里二千里一千里有以集書縮脚嘲人者嘲闕唇曰多聞疑多見殆吾猶及史之君子于其所不知蓋嘲聾耳曰見在田飛在天時乘六以御天確乎其不可拔潛嘲一老翁綽號土地曰入其疆闢入其疆蕪諸侯之寶三敵人之所欲者吾

在園雜志卷三

三

嘲一文士名達曰在邦必在家必小人下不成章不皆用經書成語而未句尤奇有僧俗相謔者東坡戲佛印曰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古人以鳥對僧自有深意佛印笑曰所以老僧得對學士有兄弟相謔者韓浦韓洎能為文洎常輕浦曰吾兄為文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而已子之文造五鳳樓手也浦聞作詩寄洎曰十樣鸞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老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有兄妹相謔者東坡嘲

在園雜志卷三

三

小妹云蓮步未移香閣內額樓先到畫堂前妹答云滿面不知口何處忽聽毛裏一聲雷有夫婦相戲者秦少游喬粧戲小妹云願小姐身如藥樹百病不生小妹答曰任道人口吐蓮花半文無捨此皆戲謔之善者也明時竟有父子戲謔者一父進士官太守致仕家居其子孝廉謁選得某郡別駕父誡之曰爾素詼諧利口傷人今居官矣須痛改焉子揖而對曰堂翁吩咐得極是晚生領教是子戲其父矣更有父為宰輔子尚諸生一日父至書館子他出問館童知子為狹邪之遊乃書其壁曰昨日柳巷今日花街焚膏繼晷秀才秀才子歸見之即寫一箋達其父昨日暴雨今日狂風陰陽燮理相公相公是子諷其父矣又一老儒有二子長諸生次孝廉父與次奕長從旁觀局老儒曰此非秀才家所為之事長慚甚棄家入山寺讀書二年亦膺鄉薦榜下其父已卒歸來一痛後撫棺大言曰何不少待對坐下一盤棋也好是子詰其父矣戲之與諷與詰俱不可並記之以為文人之戒



明末浙東馮宦曾為某省撫軍子告家居適遭國  
變城破登樓欲投縲盡節其子及家人環遶而泣  
遂偷生投順其後愧悔悲號不食三月而卒倘死  
於三月之前豈不完名全節此子陷親于不義可  
為大不孝家人亦不忠也先岳李公迎春為廣西  
方伯同城孫延齡反其婦孔四貞即定南王之女  
逼李公使降李公罵不絕口欲拔佩刀自刎家人  
郤六再三勸阻且曰陽為從順以待天兵可也李  
公為其所愚後孫孔夫婦疑公兩端遂被害此郤  
六陷主不義真為可恨所以大丈夫臨大節貴能  
自決不為人所移

在園雜志卷三

圭

廣平冀公治如錫年五十無子夫人妬而有才素  
不孕不惟不容納妾即婢子必擇奇醜者公治無  
奈亦甘心聽之矣其弟如珪有三子欲以一嗣公  
治悉以所晰家產並歷任宦囊咸付其弟董理而  
弟婦忻忻以為得計更逆料兄嫂之無他也初公  
治由司道內陞京卿便道抵家將進都治備儀物  
以足餽遺屬其弟檢點蓋歷任所得羨餘久已續

運于家矣其弟與婦在室私語夫人偶過窓外聞  
弟婦詈其夫曰禮物何須過多此皆已到我手之  
物好留我的子孫受享又與老絕戶何為夫人駭  
然自言老絕戶一語實傷我心泣暗下隱而不發  
趨公治東裝先赴京卿任行後夫人乃詣村莊遍  
覓女之豐厚強壯者得五人親送至京公治方與  
客葉戲聞夫人至大驚葉半墮地急見夫人曰胡  
為乎來夫人曰吾為君送妾來也此居湫隘亟易  
之乃出金為稅木宅而居公治喜出望外不解其  
故然亦不敢問也夫人乃詳審五女癸水之期以  
次第侍寢其不侍者留伴夫人未期年皆受孕逾  
歲生子二女三又期年生二子未幾歷進秩兵部  
左侍郎夫人辭歸公治苦留不得乃曰君留二子  
一女以娛朝夕吾攜二子二女歸家且與二叔算  
帳耳始明言所以娶妾之故為老絕戶一語也抵  
家悉以曩寄如珪產業宦橐按籍取趙如珪夫婦  
方悔失言後如珪三子皆殤竟絕嗣轉得公治之  
子嗣之信乎存心不善神鬼共殛之

在園雜志卷三

圭



四川已酉鄉試後孝廉數人結伴公車過陝境內一少年留宿狹邪以假銀給之次日北上自覺于心不安入闈恍惚見妓不終場而罷歸途復經前處隣人告曰自君行後妓以銀付鴇母母識假銀怒而扑之身無完膚妓泣曰命薄至此何以生為夜即投繯死矣孝廉聞之不勝愧悔後揀選縣令未任而殁人以爲薄倖之報云

妓女無良人盡知之至其肆惡設騙未聞有果報者秦妓鶯嬌與一太學生狎往來甚密嬌許鹽商

在園雜志卷三

志

從良行有日矣生尚未知嬌過生寓給曰有急需貸君四兩五錢三日即償或薦寢或奉趙決不愆期生即如數付之不知嬌之詎已也越期不至往詢之業已從商遠颺生付之一笑而已年餘生夜夢嬌衣紅衣腰繫白巾蹙容前拜曰來償君債驚醒天曙家僮報曰柵中牛產一犢生心動往視犢渾身赤色環腰白毛一線生領之後生出遊二年歸問犢何在家人曰主母已售之矣聞價若干曰四兩五錢生悚然明告家人始末傳之遠近駭人

聽聞可見設心誑騙雖下賤如娼妓猶不可爲況其他乎

某侍御鄉居一日赴友招薄暮歸家遇市兒醉立中途從者令少避市兒怒曰吾與若桑梓也曷避爲從者叱之市兒大怒穢言肆詈侍御令輿者紆道速歸市兒隨其輿且行且詈逮至門侍御令聞者亟扃其戶市兒持瓦礫擊門而詈隣人見之力勸始去其從者跪請於侍御曰彼小人敢犯若此請送諸官以法治之侍御曰彼非詈我也從者曰

在園雜志卷三

志

彼且直呼名焉侍御曰世豈無同名者乎一笑而罷次日遣其子若弟詣市兒家曲致慇懃爲謝罪狀越日復以酒肉遺之未期年市兒以毆人致罪問死下獄侍御復令人賫酒食於獄中視之市兒大呼曰某公殺我獄吏及卒驚詢其故市兒曰曩者予以酒後犯公公于是時以官法處我我當知懼懼而悔焉豈有今日公乃不加責而反慰惠交至予以公尚如此他何懼哉是以益肆無忌毆人至死則今日之死謂非公之殺我而誰與噫優容



盛德也不加責而縱成其惡則過矣傳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又曰無庸將自及故書曰克誅其心也此市兒之死侍御克之也君子之待小人優容可也優容而克之不可也

甘忠果公文規以雲貴總督進京 陛見時吳逆

反形已露 特命回滇過邯鄲先君為廣平太守接見其四公子隨行甘公云聞公有四女賢淑與此子結為婚姻何如先君答曰俟定亂復 命後議未遲也甘公諄懇再三即取魚袋中 欽賜金

在園雜誌卷三

三

鏡一枝為定先君歸向賓客曰此兵器也烏可為聘恐兒女誤非佳兆後三桂反甘公率四公子同盡節於吉祥寺而四妹不久亦亡人服先君先見之明云

二孫永鑽隨其父母暫寓涿鹿有貴公子求親佟府者拉之陪往佟公夫婦一見永鑽曰此真吾婿也不願貴公子即商之孩兒夫婦孩云上有尊長未敢自尊且如貴公子何一日孩婦他往過佟府佟夫人擁之入拉謂其女曰此爾姑也亟拜見孩

婦見佟女端莊幽靜愛之遂馳報老母老母曰此天緣非人謀正俗云愛親作親者是也即煩親友作合今則夫婦和好兒女成行矣此事頗類傳奇附記之

先外祖馬勤僖公之先以大司馬大中丞總制三邊陝川居官清正嚴明一時倚重但性情稍偏未免失之于刻卒後 恩賜祭葬廢一子入監因嗣有辜 盛典先後螟蛉二子亦各無後人以奇堪輿家言此必卜葬于絕地也即如禪和家田

在園雜誌卷三

三

骨不吉其門徒亦不能繼何況大人此談更屬荒唐然居官或刻則有傷天和亦所忌也

張遂寧先生鵬翻以宮保尚書總督河道駐淮文

清江浦行署之西有大方池蓮最盛忽開並蒂數莖蓮房頗大先生宴集僚屬賦詩寫圖以紀其事時封翁太先生在署年正八旬先生與夫人結髮齊眉介弟三人二公子暨孫輩俱歡聚一堂人為佳兆云先生為予薦師其不稱夫子而稱先生者先生教以當如是也



遂寧先生平生極敬關夫子極慕諸葛武侯之人品學問關帝集有誌書二本武侯集有忠武誌八冊俱考訂詳明可法可傳總河行署川堂後有廳事三楹南面供奉關帝像旁周將軍持刀侍立西面設几案遂寧先生端坐辦理公務幕中無一友一應案牘俱係親裁有時集寮屬商畧稍有私曲即拱手曰關夫子在上監察無遺豈敢徇隱間有以密語干瀆者即曰周將軍刀鋒甚利爾獨不懼耶

在園雜志卷三

三

江西觀察韓敬一象起署中牡丹九月上旬大放

數朵不減春時惟葉不甚茂耳同事諸公分韻賦詩宴集者十日敬一性喜繁華而不能久且暮年無子人亦以為先兆云

余守括州時十二月下旬雜花作蕊梅花盛開立春詩有挿瓶花影一蜂過之句同人以為太蚤豈知四方風氣不同無足為異至温州十月小春桃花杜鵑山凹如火則蚤而又蚤矣

武林梅花最盛惟西谿更為幽絕小河曲邃僅容

兩小舟並行舟可五六人一坐賓客一載酒具茶竈深極處香風習習落英沾人衣袂所持酒盞茶甌中飄入香雪沁人齒頰覺姑蘇元墓鄧尉猶當讓一頭地也種花人本為射利而愛花人各具性情春光成就兩得之抵岸有一道院院中古梅二株不知其幾何年矣一紅一白枝幹交互屈曲盤錯亦莫辨其何樹為紅何樹為白橫枝如磴可以登陟予上至顛則樹頂廣濶平衍上設竹榻一具予乃跌坐高臥清味透人肌骨別是一番境界

在園雜志卷三

三

真香國也

繡毬一名雪毬一名玉團舊皆木本大樹近以通洋自洋載至中國者名洋繡毬草本也其花初放小蕊黃色成毬始白將敗則紫開最長久惟畏日耳截枝挿地避陰易活

烟草名淡巴菝見於分甘餘話而新城又本之姚旅露書產呂宋關外人相傳本于高麗國其妃死國王哭之慟夜夢妃告曰塚生一卉名曰烟草細言其狀采之焙乾以火燃之而吸其烟則可止悲



亦忘憂之類也王如言採得遂傳其種今則遍天下皆有矣其在外國者名髮絲在閩者名建烟最佳者名蓋露各因地得名如石馬余塘浦城濟寧乾絲油絲有以香拌入者名香烟以蘭花子拌入者名蘭花烟至各州縣本地無名者甚多始猶間有吸之者而此日之黃童白叟閨幃婦女無不吸之十居其八且時刻不能離矣諺云開門七件事今且增烟而八矣更有鼻烟一種以烟雜香物花露研細末嗅入鼻中可以驅寒冷治頭疼開鼻塞毋煩烟火其品高逸然不似烟草之廣且衆也門人尹半塔在商丘宋太宰座次人有以寶石呈售者太宰命別真贋半擔取視太宰哂曰辨琥珀用鼻辨寶石用舌蓋寶原從石出尚具鋒稜其性帶涼舌舔便覺不似假者之溫而滑也予旋命取試信然又大家閨閣欲試真假貫之以線真者一瀉無停假者頗澁遲遲方下以真者質重而假則質輕耳志之亦可為博古者一助

乃明朝葬宮人處也冢固累累碑亦林立文皆奉皇太后或皇后懿旨諭祭翼聖夫人或贊聖夫人奉聖夫人之類文更典雅皆出司禮監太監手筆守墳老嫗尚能言其所以每於風雨之夜或現形或作聲幽魂不散余題詩有莫怨當時恩厚薄十三陵上亦斜陽之句地震後碑俱倒仆將來自化為烏有矣

余守處郡赴杭值李時制府王公騰廉使下公永於十二月廿七日獲海賊九十八名即日審明入告廉使傳予同審臬署即岳武穆王舊宅也堂廡高峻歲嚴審至三鼓未及一半余覺寒甚出換狴狸狒厚裘回視廉使坐南面旁設余座燈燭輝輝侍立之人類皆猙獰猛惡大聲喝呼聞之悚然階下之人各各戰慄枷鎖之聲恐人心膽因歎曰所謂陰間森羅殿者誰其見之哉會勘完止坐為首六人餘以脅從寬之後待罪西江每每念及多于死中求活三年之入庶于心無媿也

西江臬署有揆道堂七間高大軒敞構自明季余



每于聽訟後一更時獨坐公案默祝所審事件有  
寬否已決人犯有屈否或神明警戒我或鬼物責  
備我我坐此靜候胡不速至耶漏三下終寂然余  
方退寢

揆道堂西畔轟于雷梁柱皆老楠木想前朝舊物  
也其下惟蜈蚣穴數處然蜈蚣甚小別無他異

揚子江以北數百里平原並無一山而淮安府附  
郭名山陽縣考志書云舊有地名山陽因以名縣  
然未詳所以命名之故詢諸野老叅以已意蓋山

在園雜志卷三

三

以南為陽縣北有鉢池山為七十二福地之一王  
子喬修仙處地形較他處高數仞非土非石皆積  
砂所成豈山陽以此得名耶

洪澤湖心離堤三十里有洪澤邨秋深水落時屋  
基石礎隱隱猶在東坡詩題發洪澤中途遇風復  
還即此地也明平江伯陳瑄築堤百里環抱湖水  
令其出清口以三分濟運七分敵黃每水漲時堤  
裏之水較堤外之地已高數丈諺所云日費斗金  
不抵西風一浪者是也至今一片汪洋人亦不知

有洪澤邨矣余初赴河工總理高家堰見長堤屹  
然鞏固寬八丈三尺堤裏俱層層石砌縱有狂風  
巨浪可保無虞也

隋煬帝由河南幸揚州開河行舟今泗州之汴河  
即其故道一日至破釜澗而雨乃易名洪澤澗齊  
書云洪澤澗在淮陰鎮之東淮陰鎮即今之清江  
浦也

子棄舉子業即耽吟咏以逐年所得漸次成帙名  
曰葛莊編年詩蓋存詩兼記事也繼以樂府古風

在園雜志卷三

三

五言七言律絕諸體各從其類加以刪改名曰葛  
莊分類詩鈔業已梓行孔東塘南游返相謂曰君  
詩分體工非分類也不見李杜有分體分類各集  
乎予恍然若失亟命梓人更正而已印行者悔無  
及矣

後場用表判明時舊制也本朝崇尚風雅特諭  
閣臣議去判增詩以五言六韻為合格予私念天  
下才人如星羅碁佈知者固多但恐窮陬僻壤後  
生小子輩不能周知且五言六韻即宋金元明作



此格者寥寥無幾昭代亦不多見檢予生平不過五首而題合試帖者僅一因與同志諸子先取唐人之可爲楷法者選輯名曰花豫樓五言六韻唐詩豫梓以行提要錄二月十五日爲花朝予生後一日故命名花豫

老爺奶奶之稱乃仕宦家兒女之呼其父母也湯臨川還魂記內游園一齣杜麗娘云這般景致俺老爺奶奶再不題起近俗稱諸神道亦曰老爺奶奶元天上帝曰真武老爺關夫子曰關老爺岳武

在園雜誌卷三

書

穆王曰岳老爺黃河金龍四大王之神稱神曰大王老爺稱河曰老爺河泰山碧霞元君則曰頂上奶奶清口之惠濟祠曰奶奶廟他處凡元君行宮皆以奶奶廟稱之在鄉人婦女之愚意蓋尊之如顯宦親之如父母也近日士大夫稱知縣曰父母稱知府曰公祖百姓稱知縣爲大爺知府爲太爺是縣爲父而府爲祖也等而上之無可加矣則爲大老爺太老爺至於婦人之奶奶亦是通稱今且一槩加稱太太矣等而上之則爲老太太太祖太太

明時巡按止稱老爹府縣止稱相公命婦稱安人夫人至老相公老夫人而盡之矣近總不聞此稱唯老爺太太竟成宦途通套無分官品之大小上下矣明時巡撫稱都爺總兵稱總爺今一槩大老爺在督撫提鎮國家大臣受之允當以下鹽學監督司道等官亦居之不疑寧不汗顏乎予每聞此甚覺不安但比比皆然未敢衆醉而獨醒也

在園雜誌卷三

書

商丘宋公記任丘邊長白爲米脂令時幙府檄掘闖賊李自成祖父墳墓中有枯骨血潤白毛黃毛白蛇之異與吾聞于邊別駕者不同長白自叙其事曰虎口餘生而曹銀臺子清寅演爲填詞五十餘齣悉載明季北京之變及鼎革顛末極其詳備一以壯本朝兵威之強盛一以感明末文武之忠義一以暴闖賊行事之酷虐一以恨從僞諸臣之卑汚游戲處皆示勸懲以長白爲始終仍名曰虎口餘生構詞排場清奇佳麗亦大手筆也復撰後琵琶一種用証前琵琶之不經故題詞云琵琶不是那琵琶以便觀者着眼大意以蔡文姬之配



偶爲離合備寫中郎之應徵而出驚傷董死並文  
姬被擄作胡笳十八拍及曹孟德追念中郎義敦  
友道命曹彰以兵臨塞外協贖而歸旁入銅爵大  
宴彌衡擊鼓仍以文姬原配團圓皆真寔典故駕  
出中郎女之上乃用外扮孟德不塗粉墨說者以  
銀臺同姓故爲遮飾不知古今來之大奸大惡豈  
無一二嘉言善行足以動人與感者由其罪惡重  
大故小善不堪挂齒然士君子衡量其生平大惡  
固不勝誅小善亦不忍減而于中有輕重區別之

在園雜志卷三

上

權焉夫此一節亦孟德篤念故友憐才尚義豪舉  
銀臺表而出之實寓勸懲微旨雖惡如阿瞞而一  
善猶足以頭換面人胡不勉而爲善哉若前琵琶  
則高東嘉撰于處州郡城之西姜山上懸藜閣中  
予守括蒼曾經其地閣雖已圯而青山如故不勝  
今昔詞人之感傳言明太祖讀琵琶記極爲稱賞  
但欲改易一二處面語東嘉曰誠能改之當賜以  
官東嘉唯唯然竟不肯易一字于此見其品行之  
高記中賓白宏博可以見其學問之大詞曲真切

可以見其才情之美自古迄今凡填詞家咸以琵  
琶爲祖西廂爲宗更無有等而上之者至于立名  
琵琶或云因指王四而言趙五娘者趙姓下第五  
爲周氏蔡邕者取賣菜傭下二字同音也皆不可  
考既諸姓名假借何獨有取于伯喈中郎而加以  
不孝乎且漢世尚無狀元之名未有八旬父母其  
子娶婦上兩月者况陳留距洛陽不遠焉有子登  
巍科贅親相府官居議郎不捷報於家並道路相  
傳無一知之者陳留洛陽屬邑如此飢荒即使不

在園雜志卷三

上

歸何難拯救乃忍聽父母餒死而耳無聞者及至  
五娘上路忽又有李旺接取家眷一差種種疑竇  
在東嘉或有別解今後人曲爲回護終屬牽強恨  
不一起東嘉而問之子題一絕云琵琶一曲寫幽  
懷自是千秋絕妙才歌舞場中傳故事蔡邕真箇  
狀元來

近來詞客裨官家每見前人有書盛行於世即襲  
其名著爲後書副之取其易行竟成習套有後以  
續前者有後以証前者甚有後與前絕不相類者



亦有狗尾續貂者四大奇書如三國演義名三國志竊取陳壽史書之名東西晉演義亦名續三國志更有後三國志與前絕不相侔如西遊記乃有後西遊記續西遊記後西遊雖不能媲美于前然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若續西遊則誠狗尾矣更有東遊記南遊記北遊記身堪噴飯耳如前水滸一書後水滸則二書一為李俊立國海島花榮徐寧之子共佐成業應高宗却上金鰲背上行之識猶不失忠君愛國之旨一為宋江轉世楊公盧俊義轉世王魔一片邪污之談文詞乖謬尚狗尾之不如也金瓶梅亦有續書每回首載太上感應篇道學不成道學稗官不成稗官且多背謬妄語顛倒失倫大傷風化况有前本奇書壓卷而妄思續之亦不自揣之甚矣外而禪真逸史一書禪真後史二書一為三教覺世一為薛舉託生瞿家皆大部文字各有各趣但終不脫稗官口吻耳再有前七國後七國而傳奇各種西廂有後西廂尋親有後尋親浣紗有後浣紗白兔有後白兔千金有翻千

在園雜志卷三

表

金精忠有翻精忠亦名如是觀凡此不勝枚舉姑以人所習見習聞者筆而志之總之作書命意創始者倍極精神後此縱佳自有崖岸不獨不能加于其上即求媲美並觀亦不可得何況續以狗尾自出下下耶演義小說之別名非出正道自當凜遵 俞旨永行禁絕屬對雖曰小技然有絕不能對者有對而勉強者如泥土地對鐵金剛剛字從側刀非金傍也即石城隍亦不合格至一二三則絕不能對矣烟鎖池塘柳對以波焰錦堤梅殊無意味梅香春意動連符蒼司馬對以月老夜情多仍欠自然棗棘為柴砍斷劈開成四束何等真切對以閭門造屋移多就少作雙間何其謬也又荷蓋水珠柳線松針穿不過純用假事更難屬對惟蟬以翼鳴不啻若自其口出龍因角聽母乃不足于耳歟巧合天然偶過山陽學明倫堂見一聯云黃河水滾滾而來文應如是韓信兵多多益善學亦宜然頗稱爽貼明嘉靖時以青詞倖進者甚多惟袁慈溪相國

在園雜志卷三

表

燁醮



壇一聯不獨在諸青詞之上亦在相國青詞之上  
聯云洛水元龜初獻瑞陽數九陰數九九九八十  
一數數原于道道通元始天尊一誠有感岐山成  
鳳兩呈祥雄聲六雌聲六六六三十六聲聲聞于  
天天生嘉靖皇帝萬壽無疆

子守枯蒼時過青田青田有南田山者誠意伯劉  
伯温先生故家也先生為明開國元勳功業文章  
銘諸政府昭之史冊傳之藝苑膾炙人口雖天文  
曆數之學何嘗不為寓意然不尚屬乎此自胡惟

在國雜志卷三

單

庸進讒以談洋司有天子氣謀為葬地先生憂憤  
成疾惟庸以醫來飲藥腹中積塊如石疾革太祖  
遣使送歸還鄉月餘而薨後世專以鬼怪附會矣  
乃謂先生未遇時得天書於白猿看守之石壁壁  
裂得書一匣書中語句多不得解遍訪無知者幸  
遇周顛仙于山寺拜為師指示精習始知天文地  
理未來過去其佐明興國者天書顛仙之功也故  
凡事前知言無不驗一日太祖微行適勳戚家造  
屋正上中梁過其門見門後一人身服齊衰狀貌

醜惡一瞬而滅太祖回問曰今日上梁觸犯凶星  
是何人選擇者劉伯温答曰是日雖犯喪門神煞  
喜遇紫微冲破能化凶成吉耳太祖暗驚又一夕  
宿民家無物枕首乃以量斗為枕竊聽隣家聚飲  
忽一人出外小遺大呼曰不好今夜天子私行吾  
輩當仔細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太祖急推斗  
而起又聞飲者羣出言曰離斗口尚遠即當歸位  
也太祖回告伯温伯温曰臣觀天象亦如此遂下  
詔不許民間私習天文其事類此者頗多太祖心

在國雜志卷三

單

久疑之因惟庸之讒外示保全心益猜嫉聞其死  
乃遣人將其殮棺前鋸一尺意欲斷其首也及鋸  
乃是空棺內貯大明律一部而獨揭發塚一條開  
棺見尸者斬蓋伯温已先知之故預造此長棺空  
前一段以待其鋸也遣人回奏並以律呈太祖見  
而驚歎曰律為吾造吾自犯之耶遣令安葬而止  
過年後裔貧困異常至 本朝僅有諸生數人昔  
年所賜田土山隴俱編入與齊民一體辦課矣每  
有山崖洞壑被人掘啟者必訛傳曰劉伯温當年



留下藏埋迨子孫窮困至急則發露令掘用耳嗟乎此亦何常之有不過因其神異而附會之予守括八載知之甚悉讀太祖所賜手書詔旨稱曰老先生其隆重倍于侯伯勲臣凡此怪異不一而足皆齊東語也予有過青田懷先生詩云誰識西湖一片雲公嘗遊西冠異雲起內北與以為慶雲公乃大言曰此天子氣也有王者起吾當萬山堆裏出元勳當時共比明良會後世偏將公惟庸以舊忿使人陷先生有意秘天文臨終以天文書授其子璉進晚上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年不辟留侯穀豈為明君異漢君

在園雜志卷三

望

青田縣有混元峰在城之北一里青田山上為道書第三十六洞天唐人刻厓上混元峰三大字即試劍石相傳禁法善煉丹此山以神劍縱橫試斫之石分為四高百餘尺相距各三尺許類截肪子曾題一絕云塊然一石四分離傳說仙家伎倆奇山路崎嶇行不得更煩此劍亦平之此詩竟逸其稿分體編年俱未登梓偶檢括蒼府志得之附記於此

章奏文移告諭前列曰官銜各隨品級之大小而署之明武宗復議北巡實事游幸自稱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巡邊命內閣草勅楊廷和等上疏力陳不可疏上不省廷和稱疾不出武宗手劔立命梁儲曰不艸勅齒此劍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流涕曰草勅以臣名君死不敢奉命遂止予以為官銜從無此尊崇者然不過遊戲耳未嘗實有其事 本朝相國圖海督師秦中予見其檄文及告諭銜云撫遠大將軍一等公都統文華殿大學士吏部尚書圖位列五等皆係極品亦可謂尊崇之至矣

在園雜志卷三

望

溫處觀察駐劄定以溫州府城城之北有松臺山上有望闕亭傍山下有寶綸閣為前明贈太師張文忠字敬之相府也字敬初名璉以議禮迎合世宗與桂萼方獻夫一同驟貴璉更善伺人主意不期年由南京刑部主事超陞翰林學士後遂登政府賜名字敬今子孫雖式微其府第猶存家藏遺像二軸予親見之一為張公坐像戴紗帽而兩翅



尖銳服大紅紵絲仙鶴背胸腰圍玉帶一畫世宗皇帝像上坐兩傍各畫太監十數人窄袖軟帶牽馬而立張公遠來朝謁戴長扁翅紗帽如今戲中扮官長所戴者服蟒衣玉帶皂靴全不似今戲中所戴丞相幞頭上面皆方而兩翅扁方曲長以向上者蟒衣係長領非如戲上之圓領予甚訝其不同及見草木子所載蟬冠朱衣漢制也幞頭大袍隋制也今用蟬冠朱衣方心曲領玉珮朱履是革隋而用漢也此則公裳紗帽圓領唐服也仕者用之巾笠欄衫宋服也巾環襪領金服也帽子繫腰元服也方巾團領明服也庶民用之朝服一品二品用犀玉帶大團花紫羅袍三品至五品用金帶紫羅袍六品七品用緋袍八品九品用綠袍皆以羅流外授省劄則用檀褐其幞頭皂靴自上至下皆同也閱此想明時尚沿前制未盡改歟幞頭始於後周而畫漢時之像竟有用幞頭者又不知何解也

張璠以議禮干進怙恩作奸固非善類然其改奉

在園雜志卷三

留

孔子為先師易像為主此千古卓識最得大體者不可因其素行而沒之

網中之製歷代所無此物起于明止于明誠一代之制也因明太祖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燈下用馬尾結成小兜太祖問為何物對曰此網巾也用裹頭上萬髮皆齊矣明日召道士並取所結網巾遂為定制

吾友申符孟涵光張越千彪王紫詮瑛其壯年名字皆具超達飛騰之氣符孟以世家門廕越千以博學茂才紫詮以部郎出守歷仕觀察及其後也符孟不樂仕進改字曰鳧盟號曰聰山越千絕志場屋改名曰澗改字曰月阡號曰曼持紫詮罷職閒遊改名曰嬰改字曰紫裕號曰能如名與字音同體別不獨寄與林麓放情魚鳥而取號之義寔出有心玩世逃禪入道不復營營人事非好鶩高遠耽寂靜也蓋亦無可如何者耳文人暮年多事仙佛太白遊仙香山偕老道場二公猶然况三君乎

在園雜志卷三

留



嘗言營造房屋時不宜呵斥木瓦工匠恐其魘鎮則禍福不測野記記莫姓家每夜分聞室中角力聲不已緣知爲怪屢禳弗驗他日轉售拆毀梁間有木刻二人裸體披髮相角又臯橋韓氏從事營造喪服不絕者四十餘年後爲風雨所敗其壁中藏一孝巾以磚弁之其意以爲專戴孝也又常熟某氏建一新室後生女多不貞二三世皆然一日脊敝而緝之于椽間得一木刻女子任三四男淫褻急去之惟箔方始清白所載明悉歷歷如繪子猶疑信相半待罪處州太守時其大堂五楹雖極軒敞壯麗但造自嘉靖未免年深少有欹側窺其梁柱有朽者命匠人以斧頭敲响以定其中空實敲至正中西柱匠人睨而笑曰此中有物竭力一擊乃開大穴內藏木刻人頭耳目畢具如碗口大子不以爲怪亟投諸火其時康熙三十一年歲壬申子舉卓異隨遷江西九江觀察副使代子者爲劉起龍今亦十餘年矣安然無恙歷考府誌自嘉靖至今太守能循資而陞者絕少豈真營造時果

在園雜誌卷三

聖

爲木工所魘鎮耶殊不可解

俗以官吏不參正五九其謂官長蒞任不宜用此三月者此說起于宋宋以火德興蓋火生于寅正三月爲寅旺于午五月爲午墓于戌九月爲戌謂此而攝篆署理不下十餘次凡一接印即赴視事弗少遲延不獨不拘正五九月抑並不選擇日期是以不爲橫惑胸中然每見此三月亦有親友蒞任者未見主何吉凶也

在園雜誌卷三

聖

諺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菴又云太上老君不煉丹謂此三日爲月忌凡事必避不可用也野語云衛道夫聞前輩說此三日即河圖數之中宮五數耳五爲君象民庶不可用予爲解之月忌之說誕誕君象之說太腐皆非也日辰各有所犯生尅之理隨時變化未有以此三日遂爲萬古不刊之典不較年歲不拘干支不論節序而一槩論之也予任浙東觀察時于十四日遠接制府歸得瘡疾家人輩皆以犯月忌所致予笑曰此日



文武官屬同行者甚眾豈人人盡患瘧疾耶眾亦失笑

今稱父曰嚴易家人象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則是母亦稱嚴今稱母曰慈而每稱人父子曰父慈子孝則是父亦稱慈爾雅婦謂夫之弟曰叔曲禮叔嫂不通問後世亦有稱夫之弟為小郎者見于唐宣宗貴萬壽公主曰豈有小郎病不往視乃觀戲乎王衍妻郭氏怒衍弟澄曰太夫人以小郎囑新婦謝道韞遣婢白獻之為小郎解圍兩

在園雜志卷三

哭

家締姻相稱曰親家見唐蕭嵩傳皆平聲今北方以親字為去聲按盧綸駙馬花燭詩云人主人臣是親家則去聲有所本矣近又呼曰親家公親家

母

江南督標中軍副將銜大者升總戎順治間一李副將陞福建總戎時先祖為江南方伯約諸同僚公幾讓李首坐李云不敢先祖曰公陞總鎮今非昔比矣應如此坐李作踟躕不安狀曰老爺們原是金子小弟到底是塊錫眾官為之捧腹

四川一叅戎陞廣東協將到汛最遲郡守郊迎云望公已非一日何遲遲至今想因蜀道難行耶協將答曰家口眾多就難行了倒也論不得熟道兒生道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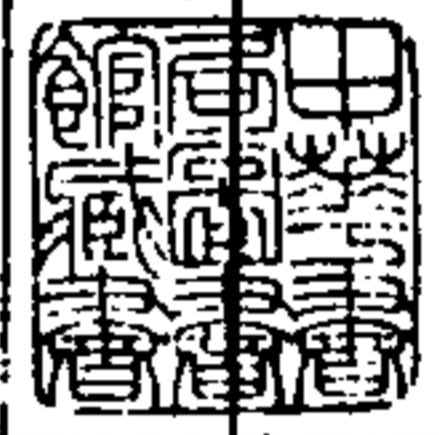
一守備曰小軍出身見上官仍稱小的上官曰爾今官矣猶如此稱殊不雅可易之備曰將如何上官曰稱卑職備切記之一日隊伍中有年長者獲罪於備蓋自恃為備之前輩未免驕縱備大怒曰卑職今是爾之本官如此放肆難道卑職不敢責爾耶眾兵哄堂益輕之

在園雜志卷三

哭



遼海劉廷璣



壬子癸丑冬春間有浙東單友遊京師能為扶鸞之技余適無事延之書齋者數月頃刻畫沙詩詞不下數百言頗多佳句有出人意表者為時已久散失居多今就其僅存篋笥者數十首鈔之

李青蓮

人生過隙一夕千秋徘徊詩酒與子淹留雲分半榻月到十洲剪玉為韻分金結儔乘車戴笠

在園雜誌卷四

白鶴青牛飛觴把臂弄玉鳴鳩能為道合指爾良謀

花睡

春來月落興初濃結蜨聯鶯點翠重無語欲眠芳露冷瓊樓深鎖態從容

鳥夢

晚林歸去抹遙天高卧南枝隱碧煙不許飛雲驚睡覺且將毛羽寄林泉

望後一日社集諸友此夕呂純陽王方平

李青蓮雲英丁令威五仙赴壇

回道人

弱水三千里憑虛一問君開樽休說劍剪燭好論文春意舍梅萼風威鎖凍雲從今與子約慎莫暫相分

訖批馬子拈韻與青蓮

多

梅意書香韻自多月來雲靜水無波三千酒國隨吾嘯九十春光奈爾何有鶴欲眠天漢碧將詩送惱海山歌從來花裏傳經濟何必披雲老

在園雜誌卷四

蘇蘿

許子拈韻與令威

雄字

化鶴空將城郭矇白雲無續晚霞紅千秋事業梨花夢百代笙歌梵宇鐘樽前有句情深淺身外無虛仁澹濃放得脚跟天地闊浮鷗沙鳥弔英雄

劉子拈韻與雲英

余云欲得一詩餘限小字

梅魄冰心青黛小漁權纔來驚醒溪邊鳥桃花紅片春多少流到人間仍未曉阮郎不見壺天



香宋玉多情吟得迴文巧瓊樓深閉埋芳草對  
箇嬋娟情自好

單子拈韻與方平 仙字

人生如朝露邂逅好相憐漢苑春風後秦疆烟  
草前和詩酬濁世把酒問青天能以葫蘆裏敲

枰第幾仙

俚句呈青蓮大仙求和

梅有清芬月有華敢將詩酒動仙槎逍遙天上  
來青鳥游戲人間走白沙一語纔成搖海岳千

在園雜志卷四

三

默微醉卧煙霞風流百世仍如許願擲凡夫棗  
似瓜

和

寒雲鎖月鏡飛花瀛海塵寰過爾家千疊玉簫  
吹紫鳳心還金液煉丹砂東君有意催春兩北  
海開樽聽暮笛今古一宵詩酒客歸來長嘯問  
胡麻

青蓮此批劉子進一大觥聯句可也即以

花豫樓為題花豫者二月十五為花朝

子生於十六故名

瑤池昨夜祝羣芳今日天台謫阮郎月裏參差

鋪錦繡人間迤邐琢圭璋鳥歌初度南飛曲蝶

板先敲宿雨 青蓮云方是兩日光景方平結他日南宮  
儀鳳蕭始知雲影映清光雲英云方平結

公不世笑止玉壺春十二一簾雲影接蟾光 青蓮云  
可稱全

壁花豫樓從此不朽矣再  
作一小引何如雲英代之

儂來上苑時際嘉平碧岫停雲紅波種月蕭樓

入寂冰壺夜寒敲金戛玉百疊千迴把觥吟風

千秋一日問劉郎之鳳館春半瑤臺謫阮籍之

在園雜志卷四

四

蘇門月中瓊宇祝花神于宿雨介眉壽于芳晨  
所謂借花生意聽鳥天機夢遊八極羣英引領

春風星暎連朝煙玉飄搖皓魄故樓名花豫人

列仙班聊以八言惟希一粲

武陵仙人徐福 又批今日有諸仙來當備佳釀各自留題

半畝逃秦地千秋避世人閒調蟾窟曲靜看茂

陵春壺裏天原小囊中劍有神沙棠載琴鶴終

日卧漁津

弄玉



寒事將了了梅音有分曉明月何多情輕雲忽  
淡掃醉臥石牀飛高吟過蓬島流水撫松枝憑  
虛逐歸鳥邂逅李端端企仰蘇小小而以相思  
琴報得同人好極目眺平蕪青門盡芳草願寄  
長干行淚雲人未老

王喬

賦得愛月夜眠遲

夜將花起雲影翻流水嬋女多情情不已伴風  
中待露裏西窗欲落消魂無端冰魄梅痕這樣  
清光錯過人生幾箇黃昏

謝靈運

在園雜志卷四  
吹花睡鳥夢調用如夢令花睡限夢字鳥夢限睡字

花睡

春夜雲深露重醉倚雕欄乘與抱蜨氣嬋娟笑  
爾孤零誰並休動休動正做紅妝好夢

鳥夢

歸去啞啞隊隊共覓華胥良會枕月臥雲巢相  
抱松風鶴唳惶愧惶愧博得南枝穩睡

青蓮

乘月憑虛來又爲織女約停梭相勸酒星河代

洗脚我道玉衡邀織女則不樂昔日張騫槎怪  
他匆匆過青蓮爾多才詩待子和下我珊瑚  
牀懸我明珠絡與子結千秋莫學牛郎薄青蓮  
笑不然玉衡頗清脫弄玉擅吹簫開樽待同酌  
吟咏即得來與子慰寂寞雲漢白茫茫嬋娟青  
灼灼願得醉翁情千秋爲好合願得玉衡情采  
蘭贈芍藥聽得鳥嚶嚶慎莫氣盤礴詩膽破重  
霄飛上通明閣

張騫

雲斂香消日影斜春風欲到上林花千江碧浪

穿明月萬壑青蘿鏤絳霞傲骨嶙峋天共老襟  
懷浩渺海同賒自與赤松遊漢苑至今猶犯斗  
牛槎

回道

水雲遊遍乾坤小花落花開人易老閒來飛過  
洞庭秋鐵笛一聲天澹掃

劉海蟾

問世有戲蟾像大仙語批吾乃先朝宰相  
得道後化一戲蟾瘋子笑遊塵市以度世

幾宵燈火結層氈採藥人歸報屬君赤舄不穿



忙跨鶴黃冠倒戴細論文花枝簇簇嬋娟影粉  
蝶翩翩玉女裙今日聯盟留好句向盧高臥九  
臯雲

青蓮此共飛仙而把臂同明月以傳杯

不以聯吟罰依金谷咏梅花聯句四首

六橋寒玉散空江驢背春風酒一缸嚼碎冰魂

香片片含癡皓魄影雙雙香隨蝶夢羅浮遠

此句微妙不能  
聯願罰三杯  
李云對不過上句大仙亦  
當罰以巨觥批呵可果然  
不佳異  
日改

自是清芳餘傲骨不教桃李影橫窗

在園雜志卷四

七

二子起句了

俏立風前態自奇撩人幽韻兩三枝半壑輕烟

籠玉屑一簾清影映瑤池芳心古道甘涼薄傲

骨衷情學醉癡臥石眠雲慵不起美人無力梳

微支

雲長過此即補梅花一首

忠報東君孝報寒靈根恬澹玉肌乾留芳百世  
人還易立節千秋道所難心徹冰壺霜雪冷骨  
凌松雨水雲寬高吟醉臥江南曲疑是孤舟晏

興闌

又批梅花詩青蓮續完可也

澹玉凝妝拂碧枝空濛山影籠寒遲輕雲剪雪  
團衣袂冷月我詩醉竹籬琴鶴多情聊韻耳煙  
霜着意吟之春來無限芳菲事獨爾精神逗  
素姿

青蓮題鍾馗嫁妹圖贊

這是鍾馗果然古怪騎着驢兒看他自在為甚  
麼娘孃娉娉又把青羅蓋小鬼頭張彩搖旗老

在園雜志卷四

八

進士簪花聳帶嫁得檀郎定是才高德邁決不  
學牛女銀河決不學鏡臺夙債願玉樹相偎紅  
樓恩愛嘆我曉得了最憐你阿妹多情怕殺你  
舅爺無賴

吟壁花得燭字聯句

一點芳心噴連宿劉海倒喜飛蛾亂向花心觸  
青蓮有春光無香露霏霏玉蕊伴爾寒窗讀青蓮枝  
葉無依月作根風來搖落方知燭海

王方平 漁樵野調



疎疎嬾嬾夜深詩興淺短劍長歌光陰可奈何  
襟期詩酒問天而搔首笑傲煙霞許我結丹砂  
煉石歸來月正華凍雲高拂鳳凰車到處是吾  
家

白玉老 游魚噴花影

一灣清水沉醉風前蕊清光掩映波痕遊魚爭  
欲相吞只知有色散南溟不道空清碧鑑明春  
意皆如此水底飛來不已

回道人

在園雜志卷四

九

風風風雨雪灑長空世界妝成天外景君家促  
我下瑤宮計頌古今誰是伴獨留芳躅在崆峒

雲翹

雲姨月黛小紅兒三箇仙鬟去采芝我欲梳頭  
朝上六洞門不鑠等多時

劉晨次玉衡韻

天地雖留我才華欲屬君客酣千日酒鶴下半  
潭雲明鏡英雄鑑長河世業聞等閒滄海夢拂  
塵不堪論

問阮郎何在當日桃源故事肯一見示否  
阮子桃源去已迷落花流水任東西山川剝有  
春風在留與詩人作笑題

青蓮

詞分戩令酒爲兵戰退寒威萬籟清燈火既留  
天上侶襟懷豈是世閒情文光照耀三千丈道  
德高超九萬程記得清平歌未罷滿庭紅玉帶  
雲生

青蓮吾有一題爾等聯之小窗鶴夢

在園雜志卷四

十

掠舟西去下空庭既白東方睡未醒漫拂羽裳  
搏北溟帶來琴韻到南汀松龕冷月酬孤嘯甕  
牖寒雲護曉星渡海覺來看世界一聲烟雨九  
臯青

花花草草弔熱鬧之英雄雨雨風風醒伶仃  
之客夢海嶽十屋桃核千春到底歸來亦同  
泡影神仙玉棺輕風蟬脫今夕何夕與子徘徊  
同分半榻寒雲共悟三生舊果慎勿蹉跎  
歲月頓負枕上羲皇徒令婆心爾爾



又次韻二首

風流不礙舊青衫天上驪龍袖裏探道骨自隨  
湖海大雄風肯與世情合孤蹤野鶴何妨老長  
嘯蒼梧漫爾忻最是玉華春事茂一簾琴韻誦

江南

風流不礙舊青衫丹鼎鹽梅袖裏探半榻閒雲  
留鶴夢一簾香雨潤雞舍文章老去猶生色冠  
冕歸來不用慚試看宛陵山澤好滿天星斗暎

江南

在園雜志卷四

十一

睡松

抱鶴臥長天翦輕雲鑲碧煙虬龍夜夜隨展轉  
吼風雲醉眠挺雄襟笑顛任他滄海桑田變最  
堪憐蜉蝣朝菌敢說歲三千

六梅

瘦骨偏飛雪夏花一簾寒影暎奇葩羅浮夢逗  
千年月漢苑魂消午夜槎斷岸香雲長結侶孤  
山明玉自為家披襟已許冰霜勁長嘯松濤玩  
物華

白月浮鐘

蟾光如練絮瑤臺遠韻拈雲取次來疎雨沈音  
敲斷壑澹煙傳喞响莓苔聽殘寒渚天猶老喚  
醒空林夢亦回想像嬋娟歌未罷慈珠憂玉夜  
徘徊

題燕臺八景

瓊島春雲 青蓮

一抹輕煙萬縷霞栽來片片絮寒沙林迷野墅  
千重碧鳥度斜陽九極賒春想衣裳香露冷風  
來幃幔暗采斜連朝靄豔何堪似楚楚青螺襯  
絳紗

在園雜志卷四

十三

玉泉垂虹 雲長

靜谷寒波挂碧峰萬山雨後一天紅飄搖欲捲  
旗旌半江漫長飛海岳空玉柱有光擎大地石  
潭無影動遊龍丈夫極目爭長嘯劍氣錚錚貫  
九重

太液澄波 雲英

芙蓉池水碧于煙秋夢偏長最可憐紅鏡欲飛



鴛鴦懶翠翹深鎖鳳臺懸相思鏤月酬團扇冷  
韻敲風泣暮蟬放下水晶端正綺輕描蓮幕喚  
飛仙

薊門煙樹 劉晨

塞草沙風不勝春萬林晴靄上楓宸東來已望  
層雲薄西去猶知遠黛陳看盡古今餘壯氣磨  
來日月倍精神自與鳳城相對好參差青影接  
嶙峋

居庸登翠 蕭史

在園雜志卷四

三

欲上關前眺玉都嵐煙不礙白雲孤層波汗漫  
天風碧蒼黛嶙峋王氣扶濃澹遠鋪千樹錦參  
差遙接百花圖何須羌笛悲春事今古興亡若  
是夫

虛澗曉月 王方平

洪濤西去鏡孤飛送老燕山客路危楊柳斷橋  
千里夢鶯花長店十年非利名場上英雄鏤今  
古愁中歲月圍多少五陵豪貴客蒼然蘆荻弔  
輕肥

金臺夕照 劉安

郭隗功業幾春秋駐馬斜陽燕水流駿骨不枯  
聲價重雄襟未托意相投雲光遠護秦關香劍  
氣高飛帝闕最是荆軻知己恨天涯老去任  
虛舟

西山霽雪 劉海蟾

一壺天地一瓢詩極目晴嵐任所之林暮欲明  
煙澹澹峰迴繞轉樹差差鏡含絳玉人依鶴天  
鏤瓊臺月浸池不避晴輝酬世眼萬巔招飲映  
琪枝

在園雜志卷四

南

銅雀臺懷古 劉海蟾

漢家功業已蕭蕭禾黍秋風歷世朝東去煙嵐  
飛劫火南來赤水拂鳴條千年流瓦堪為硯二  
月春風想阿嬌寄語機關名利客空餘芳草臥  
雲霄

空潭泛月 青蓮

煙霞知己木蘭舟相伴嬋娟任去留恒懼穿來  
菱鏡冷長風搖破碧天秋波光激濫沉星斗沙



鳥空濛啄泡漚一片清輝何所似玉壺冰雪映瀛洲

仙凡不隔意氣相孚諸子不豪吾儕亦寂傾

大斗以呼天放長歌而寄傲問嬋娟消息憐

孤鶴之飛鳴惜牛女慇懃度寒梭而放浪天

知吾老存詩骨于人間酒縱君才飛霓裳于

闕下平原愧兵火之情秦漢埋是非之口樂

哉今日盡屬忘機永矣他年不堪重訂牛羊

哀草悲岐路之風煙鸞鳳簫臺看英雄之事

在園雜志卷四

五

業但將肝膽酬人不愧乾坤生我叮嚀告誡

諸子何如

燕中雖有數友而成章之速令人應接不暇因以

一題在之第一句用春夏秋冬二句用喜怒哀樂

二句用琴棋書畫四句用風花雪月即以風花雪

月為韻索絕句四首方出題限韻而運此如飛頃

刻立就亦異事也

海棠簾外露嬌容春含笑桃花半面紅喜一奏

虞絃消永晝琴不知庭院欲薰風風

斗柄回南乳燕斜夏漫將蒲劍斬青蛇怒槐陰

深處楸枰午棋敲落薔薇一樹花花

澹煙衰柳殘蟬咽秋瘦馬斜陽獨悲切哀一行

鴈字寫長空書不堪鬢上江湖雪雪

陣陣朔風沙草白冬淺斟畫閣紅爐熱樂捲簾

閒看小江山畫梅梢挂箇多情月月

古凡仙詩傳者固少佳者亦不多見茲十中存一

首首見奇句句標新抑且每命一題言纔脫口業

已運此如飛詩詞序跋應手告成矣即使宿構抄

在園雜志卷四

五

謔亦不應其速乃爾雖神仙游戲自異塵凡然當

畫史弄玉徐福時五言未創淮南王關夫子時何

來近體豈謝康樂亦解作如夢令耶心竊疑之恐

非神非仙也或才鬼遇符而至託以示幻亦未可

知偶謁六司空朱公之一見即詢君近何為答

曰閉戶讀書為應試地耳朱公曰是大不然吾人

讀聖賢書正大光明必體氣充裕今君滿面陰氣

何也予驚懼喏喏而退遂毀其乩壇止志其詩詞

之佳者



賜第在西華殿南門近東空地一區每夜犬吠不止家人楊騷達子梯墻而視火光熒然以為財也急告先君初猶未信後往視之叱曰此青燐也何怪焉家人默然三更後潛率其子踰墻而往掘地三尺果得枯骨一具先君知之大笑即令買棺盛之移瘞野外後遂寂然

先君出征閩中賊平後入山搜捕餘黨輕身前進從人行李仍留營內有俸餉銀數百兩內元寶二餘俱小錠藏甕中家人連二每夜見一母鷄帶雛數百飛立屋瓦之上先君回軍前項散給兵丁遂無所見豈小人福薄不能壓此物耶

先君在閩聞先慈馬太君喪亦效世俗延僧誦佛書于郊外放燄口夜將半見紅燈前導從者數騎冉冉而來意謂必參領李某探望耳久待不至差人飛馬往迎忽不見

先四叔光耀為涇州牧出城過一旅店門首大旋風圍繞不散即下馬入店店主之妻躡家人田二足云凡事遮蓋當有重報蓋誤認為衙役也田二

以告愈疑之遍搜內外毫無形迹忽聞窸下一聲如爆竹然其旁有乾馬通一堆掘之得死屍銀百兩布百四十疋是其謀財殺命者其夫方在後園掘窖蓋欲于夜間掩埋其屍耳戰慄不能動一詢即服夫婦伏誅

陸佃云魚滿三千六百則蛟龍引之而飛納鱉守之故鱉名神守鵝亦有能飛者湖南李方伯畜鵝成百一日連翅御風而飛不知去向幕友曰此不祥兆也未幾方伯卒又江南天長縣銅城鎮鎮為

兵王潭鑄錢之地有姚姓家巨萬畜鵝數百鵝夜見人羣驚而鳴其聲闐然有警則覺既可畜以取利又可防盜守更突然啣尾羣飛如白鷺橫空衆多不解期月奸人誣以助餉謀叛伏誅家產籍沒諺云水淨鵝飛幾先見矣

妹倩董副使紹孔昔任西安太守為余言秦中有商于外者歸挈一犬以行抵黃河行囊在船候人滿乃渡偶腹痛欲瀉亟上岸犬隨往有布袋裹銀五十兩解置地戲向犬曰看好少頃舟子以人滿



風順連催登舟帆已滿張一瞬而開矣關中黃河水如建瓴對渡二十里許方達商入舟方悔忘銀與犬然日暮不能再渡明晨縱往安得前銀尚在遂歸越明年渡河復經前地慨然曰銀已無存犬何歸乎往尋見狗皮覆地檢之白骨一堆耳商憫焉掘地埋其骨骨盡則前銀尚在蓋犬守銀不離甘餓死覆尸銀上耳商泣瘞之為立塚諺云寧畜有義犬肯哉言乎

光外祖母家養僕寶三鋤園露一巨蠶三喜曰此

在園雜志卷四

九

財物也亟以棉衣質銀買牲楮祭拜及開蟻惟滿銀白水下有銀一小錠秤之適償其辦祭之數

揚州之寶應縣運河內有紅船二泊甚穩忽被暴風飄起一送向東岸野田內一送向西汜光湖中離河下坂一家方祀先下拜畢起視所居房風飄雲際如紙鳶狀而祖先前之香火仍熒熒然康熙壬午七月十五日事也

乙酉五月閱看河道形勢駐盱眙縣之玻璃亭數日大雨如注稍霽揚帆赴龜山淮瀆廟廟在水中

即大禹時命大將庚辰鎖水怪無支初處返棹時風雨大作雨點大如茶盃孟見四龍挂空中最近者可一箭及之然皆不露頭角止見大水四股倒流上天如旱地之大旋風聲勢俱惡歷數十刻漸次消完完時猶若有餘波自上而下者據土人云年年有之無足怪王新城漁洋集亦載紀異行壬寅七年海東肅崇川化作鼉鼉鄉今年雨電殺禾稼雉臯民徙龍為殃註有龍見如臯境內挾巨艦飛空中則龍見亦尋常事也

在園雜志卷四

十

鄉人有馬生駒駒已長可乘母馬又將受孕鄉人惜費即欲以駒與交百計道之駒弗肯雖畜類亦知倫理其隣教以物蔽馬與駒之目駒不知遂交交畢去其蔽物駒見其母咆哮奔躍觸樹而死里之長鳴于官官曰爾愚民也為省小費爰喪其馬馬不羣母爾知之乎爾真禽獸之不如也重責之令瘞其駒康筆帖式曰誠然口外馬羣以數千百計然溷雜難辨久而忘焉亦不識孰為何馬之駒孰為何駒之母偶為檢查見有駒而盲者目病者



阿敦大曰此必自羣其母也阿敦大司馬者之官名

余昔守括蒼兼攝杭郡于藩庫見一草植麒麟皮係牛產于蕭山民家首肖牛小角嶄然遍身鱗甲鱗大於錢而色黑及踵皆有尾似紈扇而圓小鱗甲砌滿又大石塊分而為二中有穴光潤滑澤絕無斧鑿痕吏人曰此空青殼也其穴即盛空青者俗云石有空青人無瞽目果其然乎

廣平趙進士昌齡云明崇禎末年京師一癡漢能

在園雜志卷四

圭

愛美人初延癡漢於家使之醉飽臥于室內遮蔽甚密不許人見設鏡臺衣服之類少頃裝成絕色女子冉冉而至坐南面設香燭供奉自言名申生已登仙籙不食人間烟火惟啖果而已人稍稍近之便覺昏悶一日諸惡少置數大爆竹于香爐內香盡竹响如霹靂聲出其不意美人大驚卸去衣飾乃現真形如犬大獼猴跳躍升屋而去始悟申者猴也不食烟火愛啖果者猴性然也回視癡漢欠伸喜曰我半年在醉夢中今日方醒

先中丞為江南方伯時衙署即明朝徐國公達故宅也旁有瞻園山洞池館無一不備一日有長隨馬化者膂力過人心粗膽壯向池邊閒步時已薄暮見一女子色殊艷麗先則反接徘徊後即倚欄小憩馬心異之因思主翁眷屬盡係滿粧今此漢粧必怪物也趨向前雙手關抱彼驚一躍馬已昏倒在地少頃馬之寓處飛沙走石門窓几榻為之蕩然有時飯熟釜內盡是馬矢有時家人溺器無一存者有時清晨夫婦衣帽俱不見尋至糞窖中

在園雜志卷四

圭

悉被汗穢如此旬日不堪其苦告之先中丞亦無法可治幕友徐子乾代為籌畫取黃紙書詞狀令馬于城隍廟焚之如此三夕聞人馬金戈之聲紛馳屋上次蚤于院內得一死狐皮而無毛一家遂得安然徐子乾每夜聞窓外哭泣聲心惡之移出署外臥病一月方痊

東昌曹宅與寒舍稍有瓜葛先世頗富其致富之由後人歷歷言之始有一老者造謁身短貌陋自言姓白別號餐霞老人稱曹為善人欲借宅同居



曹曰院宇湫隘未敢相許白曰不須房屋止爾東園草梁足矣曹唯唯次日于屋之承塵內有聲不復見形曰吾已挈眷屬遷至尊府矣幸勿令間人往來羣犬更須驅遣勿使擅至東園曹欲設席以畫居停白曰何煩重費主人耶止鷄子數百火酒二尊足矣一清晨主婦見竈下一白物似犬而小熟睡驚之踉蹌而去少頃承塵內云今日甚覺無顏未曾衣冠被主母遇見不及一揖幸恕之一夕書會飲親友白曰吾當遊戲爲諸君侑觴可乎曹

在園雜志卷四

圭

善遂令門窓俱閉燈火盡滅諸人於窓隙中見一物如鵝卵大光燦照耀吐上半空仍復吞入吐則亮吞則黑如此者十餘次座客曰此即所謂媚珠也曹偶向白戲曰老人來去無踪可能取金帛助我乎白曰吾輩修煉多年上則成仙次則望得人身若行損人利己之事有犯天條禍且不測但主人肯聽吾言致富亦易耳嗣後每向曹曰某糧米當屯某豆穀當積後果騰貴獲利無算某藥物應販某幣帛應置某夏當旱某秋當澇每得風

氣之先遂成巨富一日白忽云當於百里外治一大宅家資移去爲上曹從之又曰我亦當挈眷向山中去矣遲一月匆匆而言速搬速搬十日後流寇果至焚掠無遺其舊宅盡爲灰燼矣

陰曹所差遣曰疾脚猶陽官所役之快手也凡陽世生人應役陰司者曰走無常第不解陰司何以多用生人豈陰司事務浩繁偶不足用歟抑借生人以顯其靈異歟若以理考盡屬幻渺而又言之確有可據關係生死之大使人不得不信不敢有

在園雜志卷甲

圭

疑貳于其間者如濟縣李某其岳曾爲司李相離四百餘里李之隣有爲疾脚者忽向李曰令岳如夫人于今日午前暴亡矣李曰何以知之曰吾奉差往勾也李不之信曰彼素無病何至暴死疾脚曰彼于樓上梳頭剛畢被吾腦後一擊即吐血培地氣絕耳吾勾至冥司候王升殿曾私問判司彼年少艾何至暴死父母夫妻皆未一訣是犯何罪判曰其夫主司李蒞任後接取家眷彼以卑妾冒爲正妻公然擺列執事受屬官之跪拜以微賤而



僭上越分是以損壽暴亡耳李曰此事誠有之四  
日後訃至訊死狀與疾脚之言吻合

走解本軍營演習便捷之法晉曰猴騎明曰走驃  
騎皆于馬上呈藝上下左右超騰躡捷近則男子  
較少咸以婦女習之為射利之場奸汚之技矣須  
演馬極熟馬疾如飛婦女乃于鞍上逞弄解數有  
名秦王大撒馬小撒馬單鞭勢左右插花蹬裏藏  
身童子拜觀音秦王大立碑之類或馬首或馬尾  
坐臥偃仰變態百出抑且倒豎踢星名朝天一炷

在園雜誌卷四

圭

舌疾馳不稍歇側兩馬對面相交能於馬上互換  
相坐統曰走馬賣解俗所謂卦子也又有戲幻之  
術器物可以隱藏飲食可以取致見者無不訝異  
若西京賦所云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  
地成川是幻法也久已不傳近今所見不過手法  
快便眩亂人目而已誠若帝京景物畧云捷耳非  
幻也有弄猴為戲者教習極熟登塲跳舞皆合拍  
或更挈一犬猴乘犬背若人馳馬近惟丐者為之  
更有婦女走索者梁名高絙伎以兩木架大繩相

去數丈一女行其上或二女各從一頭上對舞而  
前手持一竿縛米囊于兩頭以權輕重之平前却  
疾徐如履平地相逢比肩而不傾又有婦女仰臥  
以兩足承巨缸顛播上下無不如意或立一幼女  
于足底且拜且舞更復向空立一小梯幼女層遞  
攜上復下故作傾跌狀觀者驚駭卒安然無恙至  
於三槌打鼓手轉三刀以頭承丸又其餘事矣凡  
此皆失業貧民不得已而為之藉以聚眾釀錢以  
資衣食然奸盜詐偽亦從此生當作戲術時雖眾

在園雜誌卷四

圭

口環視在在眩亂何難乘機一作掏摸伎似乎至  
走索賣解者流身輕足疾飛簷走壁之技固所優  
為因係婦女或宦衙演戲大戶傳喚深閨內宅皆  
能得入窺探門戶出入之路日所經行夜如熟徑  
矣何況鞍馬之上便捷輕利搶奪剽掠無不可為  
亦誰得而禦之余觀察西江時有走索者以男裝  
女自幼弓足留髮穿耳無賴挾之往來甚為叵測  
余訪挈重處遞解回籍康熙五十一七部覆陝西  
提督滿育龍因陳四等一案題奉俞旨將走馬



賣解跣索之人盡行查拿安插并定文武失察處分之例甚嚴而游手之徒並為斂跡矣

附陝西提督潘原疏

竊照陳四等率領妻子遊走於外憑其走馬賣解跣索算計為生俗名之曰卦子大抵江北各省皆有此類惟山陝兩省此輩尤多其父祖子孫輩輩相習以為生活之計不務耕織遊手好閒寡廉喪恥之頑民也臣竊思以為除匪類須窮源除根今臣所屬各營已經陸續拿獲卦子

在關雜志卷四

七

二十八起合計男婦大小五百八十九名口并馬騾牛驢猪羊共六百一十匹頭隻俱移咨督撫交送有司審理在案但慮秦省各府州縣猶有卦子尚多若盡行拿獲未有行兇惡蹟若不奉查拿若不行安插恐此輩畏罪潛逃他方聚眾成群妄生事端亦未可定在彼所犯固王法難宥豈不有負我皇上好生之德以臣管見莫若通行各省督撫責令各府州縣衛所在

於鄉村堡寨細查如有卦子之徒令其男婦痛改不善之藝或就編入現住地方里甲為民或撥給絕戶田地抑或令開墾荒地將現有騾馬牲畜變為牛種載入賦役冊內按季取鄉約地方里長隣佑甘結存查如再有違禁出外遊走令里長隣佑鄉約地方舉報地方官嚴加重處如本地方官不行嚴查縱容此輩行走被別處地方文武官員拿獲議定處分載入例內如是則漸皆化為務本之良民矣

在關雜志卷四

七

門前一陣騾車過灰揚那裏有踏花歸去馬蹄香  
棉袄棉裙綿袴子勝服那裏有佳人新試薄羅裳  
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臢那裏有夜深私語口脂香  
開口便唱冤家的歪腔那裏有春風一曲杜韋娘  
開筵便是燒刀子難當那裏有蘭陵美酒鬱金香  
頭上鬚髻高尺二村娘那裏有霧髻雲鬟宮樣粧  
行雲行雨在何方土坑那裏有鴛鴦夜宿芙蓉帳  
五錢一兩戲頭昂便忘那裏有嫁得劉郎勝阮郎  
右金陵陳大聲嘲北妓也名曰南嘲北幾層薄板



為家業窮蠻那裏有鷄犬桑麻二頃田出門便坐  
竹兜子斜顛那裏有公子王孫歷繡鞍清民婆子  
村莊悄悄牽那裏有十二紅樓人似仙黃橙梅子  
充佳味牙酸那裏有雲棗哀梨蜜比甜竹籬茅舍  
幾多高一鑽那裏有甲第連雲粉畫垣八搭草鞋  
精脚上難穿那裏有門迎珠履客三千低頭不敢  
偷睛看皇天那裏有趙女燕姬玉笋尖廣法蘇馬  
弄機關騙錢那裏有千金一擲膽如天右順德喬  
六衣作名北嘲南所以答大聲也南嘲雖少蘊藉

在園雜志卷四

五

然不過訕笑翠館紅樓中粗鄙之甚者耳詞旨分  
明原無涉于北方人士引詩既雅亦足解頤北嘲  
則肆聲謾罵盡人為讐儼然平分南北反置南妓  
于不問不獨有傷忠厚且詞意上下不能貫串殊  
無足取更有南北解嘲八則不知出自何人以南  
北之方言方物比合較量權得其平如此之某某  
也配得過彼之某某此之這般也配得過彼之那  
般俚句聾牙更堪捧腹又出北嘲之下詞不足存  
故未附入

南北諺有冬至數九一九至九九云云亦猶月令  
中一月六候以驗節氣寒煖也四方之說各異若  
夏至後止分初伏中伏末伏並無數九之說偶閱  
明人田汝成委巷叢談杭人夏至後亦有數九諺  
語云一九二心扇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  
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頭戴  
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三牀  
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十一  
家家打炭壑各處節候方言之不同有如此

在園雜志卷四

五

磁器始於柴世宗迄今將近千年徒傳柴窑片之  
名所謂兩過天青者已不可問矣嗣後惟官哥汝  
定其價甚昂間亦有之然而不易多得若成窑五  
彩暗花而體薄者鷄缸一對價值百金亦難輕購  
本無多也再之宣窑最佳一時稱盛而真者固少  
以其嘉萬之間本朝便倣本朝極易混淆至國  
朝御窑一出超越前代其款式規模造作精巧  
多出于秋官主政伴阮兄之監製焉近復郎窑為  
貴紫垣中丞公開府西江時所造也倣古暗合與



真無二其摹成宣黝水顏色橘皮糝眼款字酷肖極難辨別予初得描金五爪雙龍酒杯一隻欣以為舊後饒州司馬許珩以十杯見貽與前杯同訊知乃郎窰也又於董妹倩齋頭見青花白地盤一面以為真宣也次日董妹倩復惠其八曹織部子清始買得脫胎極薄白碗三隻甚為賞鑒費價百二十金後有人送四隻云是郎窰與真成毫髮不爽誠可謂巧奪天工矣磁器之在國朝洵足凌駕成宣可與官哥汝定媲美更有熊窰亦不多讓

在園雜志卷四

三

至於磁牀磁燈又近日之新興也

服飾器用有一時之好尚即戲弄小物亦因時制宜而窮工極巧者明時內官家以鬪促織為能事其養促織之盆稍小於鬪促織之盆一盆皆價值十數金又喜蓄貓各編以美名如純白者名一塊玉身黑而腹白者名烏雲罩雪黃尾白身者名金鈎挂玉瓶之類甚有染色大紅者其飼貓之器皿用上號銅質製造今宣鑪內有名貓食盆者是也價更重於促織小盆即養畫眉翎毛籠內所用食

水小磁確亦價值數金近今惟尚鬪鶴鴉鴉口袋有用舊錦蟒緞粧花刻絲猩檀哆囉呢而結口之束子有漢玉碧玉瑪瑙瑋瑋蜜珀瑋瑋金銀犀象而所用烟袋荷包更復式樣更新光彩炫耀邇來更尚鼻烟其裝鼻烟者名曰鼻烟壺有用玉瑪瑙水晶珊瑚玻璃縷金瑋瑋象牙伽楠各種雕鏤織奇款式各別千奇百怪價不一等物雖極小而好事者願倍其價購之以自炫然轉眼間所好更變又不知何如矣

在園雜志卷四

三

昔陝西有以湯驢作方物遠貽餽人者據云味最佳美考其製法備極慘酷先以厚板鋪地稍高多釘堅寔而鑿四眼做驢身驢蹄之大小拉驢上板納四蹄于眼中不容稍為展轉乃以多沸熱湯澆之自頭至尾逾體淋漓以毛盡脫為度竟成雪白一驢而命已絕肉已熟其死甚于一刀慟楚為何如耶繼為取出開膛剖去腸臟分割其肉量大小成塊懸之風處風乾猶嫌其肉太鬆將肉用蘆篾上下夾好置諸通衢任車馬往來踐踏久之方行



收好不啻珍錯之藏非大筵席不輕用本地極貴重之故遠致方物也又天津衛有小鳥黑爪故名鐵脚烹炒爲下酒物味鮮爽口其鳥羣飛以網羅之一網可得若干其搗毛之法則大奇掘地作一坑用火熾紅將鳥從網傾入以物覆之彼于內亂飛相觸熱氣交加互相撲打毛自盡脫不假人力誠火攻也又前朝內監性嗜鷓鴣嫌其不甚肥厚乃以磚砌火坑燒之近赤置鷓于上磚熱鵝立脚不住自行蹠蹠一身血脉盡注於掌其掌愈蹠愈厚鷓受炙不過而死適於口忍於心矣僧諫光曾云老僧無他願鷓增四脚鼈着兩裙足矣邇者江淮僧人嗜鼈之法甚于俗家釜水微溫置鼈於內將鍋蓋預鑿數孔如所置鼈之數蓋定以重物壓之然後以薪燃竈令水漸次而熱鼈覺水熱沿蓋得孔以頭探伸而出先以姜汁椒末醬油酒醋調和勻好乘其熱極口張以匙挑而灌之五味盡入腑臟遍身骨肉皆香而死奇慘異苦僧見其狀向之合掌曰阿彌陀佛再忍片時便不痛矣真所謂

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者耶嗟乎口腹之奉誰不欲之即孔子聖人猶云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亦未嘗教人甘爲粗糲腐儒冷也近日有全羊設饌者以羊之全身製爲十六器或十二器而湯點皆用羊又有以全鷓二三隻製十二器或十六器者湯點亦皆用鷓不雜他物可謂窮工極巧矣然不過烹炮精美未有戕生害命如前驢鯨之甚者即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趙昂一飲食必費萬錢何邵一日之供以費錢二萬爲限亦不過備四方之珍異耳何嘗著其酷烈殺生哉但食品豐儉各隨人之性情晏嬰爲相尚食脫粟公孫弘以丞相封平津侯猶脫粟布被世皆賢之萬錢之奉是不爲也非不能也乃更有少年縱恣者欲食牛羊諸牲之肉一呼即得不能待其宰殺乃生割其肉而烹炮之吾不知其是何心也裴晉公每語人曰鷄猪魚蒜逢着便吃予服其天然不設色相是真學問國朝初年扈侍御申忠巡按陝西訪知湯驢一事嚴飭禁止一有犯者罹以重法此風稍戢至鷓



掌鐵脚包鼈生割之慘間有爲之者安得復見扈侍御其人通行禁絕乎

京師餽遺必開南酒爲貴重如惠泉蕪湖四瓶頭紹興金華諸品言方物也然惠泉甜而紹興酸金華濁醲均非佳醞唯四美瓶頭與涑酒允半相和則美甚矣但其價過昂杖頭每苦不足若煮涑清雪相和名曰兌酒京師所常用者味亦不多讓也雖有易水滄州竹葉青梨花春等類總不如涑水苦列予在淮南每歲于糧艘回空附寄十餘罈而

在園雜志卷四

酒

來止供冬雪春花之用不能過夏蓋南酒不畏北方之寒而北酒則畏南方之熱也淮安有臘黃苦萬鎮江有百花德州有羅酒俱可用近來浙西糧艘北上多帶涑酒陳者果佳宿遷之砂仁豆酒蕪滋陳者亦佳若揚州古稱十千一斗金盤露而揚州不聞產酒想謂屬邑高郵之五加皮木瓜蕪菴泰州之秋露白寶應之喬家白耳至於邵徐一帶俱是稀熬較燒酒醱而薄飲者謂淡而無味曰稀無可奈何曰熬相傳起自希夷第恐華山處士必

非如此造法也太原之桑落酒峻易醉人小瓶涑酒亦曰人參酒在西邊亦平常無奇至南方則醇美所云胭脂紅滴潞州鮮人多艷稱之豈真物離鄉貴耶近日玻璃瓶盛紅毛酒多入中國然其中有香料茴椒止宜於冬月及病寒者若弱脆之體未可輕飲在各地地方土人俱能製造如牙酒涑酒汾酒羊羔酒之類止宜本處不著名于四方者甚多大約因水取名大半皆是即用黃河水亦曰崑崙觴倘能多加麴米陳窖數年未有不佳者若本質太薄太新如東坡所云甜如蜜汁酸如蘆漿者則無可奈何矣

在園雜志卷四

酒

陝西有以罈盛釀酒乾料留小穴旋加滾水灌入即成酒者不識其所名二字當作何寫詢之范侍講談一曰君世家于秦必知其解韓湘云解造遠涑酒此豈是耶侍講曰是酒渭以北名曰確子渭以南名曰罈子又曰花罈京師名曰嚼媽未聞有所謂遠涑者然其名甚雅吾當歸告鄉人請以遠涑易之究竟嚼媽二字不得命名之義終難求解



座有俗人強作解事曰吾能解之北方小兒呼其  
母曰媽媽呼其母之乳亦曰媽媽小兒吸乳母之  
乳曰吃嚙嚙亦曰啞媽媽此酒用管吸之如小兒  
之嚙媽也舉座絕倒嚙俗作啞  
媽讀平聲  
曆載酉不會客會者宴會也杜康卒于酉日酒為  
杜造故是日不忍飲酒

明宮中小葫蘆耳墜乃真葫蘆結就者取其輕也  
內監於葫蘆初有形時即用金銀打成兩半邊小  
葫蘆形將葫蘆夾住縛好不許長大俟其結老取  
其端正者以珠翠飾之上奉嬪妃然百不得一二  
焉因其難得所以為貴也

有奸人取烏賊魚墨汁為偽券以脫騙人者經年  
墨消但較之真墨其色淡而無彩昔有人以無可  
奈何事必欲一謁權要又知權要之必敗恐投柬  
刺于其家日後查取株連客進龜屎寫字之法遂  
書刺進見及權要事敗檢之則楮朽無跡矣二事  
相類

與老圃閒語樹藝之法圃曰凡種茄欲其子繁俟

花時摘葉布于通路以灰規之人踐葉灰則子必  
繁名曰嫁茄若種匏瓠其苗一經牛踐則子便苦  
又杏樹結子不繁以處女所繫之裙圍之則花盛  
多子亦曰嫁杏閩中諸花樹種類繁多獨杏樹絕  
少見閩部疏

婦人弓足上古未聞墨莊漫錄云書傳皆無所自  
故詩云玉柱插銀河又云兩足白如霜止言白不  
言小而金蓮之名始于齊東昏侯為潘妃鑿金為  
蓮花貼地令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花即各詩

中形容美人亦止言其杏臉桃腮柳眉櫻口霧鬢  
雲鬢冰肌雪腕並未言及宮鞵三寸新月半彎惟  
道山新聞云李後主宮嬪官娘纖飛善舞後主作  
金蓮高六尺飾以寶物命官娘以帛纏足令纖小  
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回旋有凌雲之態唐  
鐫詩曰蓮中花更好雲裏月常新因官娘作也是  
婦人纏足自五代以來方有之元曲云翠裙鴛繡  
金蓮小後世皆效之矣舊時婦人皆穿襪即官娘  
亦着素襪而舞襪製與男子相同有底但瘦小耳



自纏足之後女子所穿有弓鞋繡鞋鳳頭鞋而于鞋之後跟鏟木圓小墊高名曰高底令足尖自高而下着地愈顯弓小遂不用有底之襪易以無底直桶名曰裙衣亦曰凌波小襪以罩其上蓋婦人多以布纏足而上口未免參差不齊故須以裙衣覆之然亦有平底者至睡鞋則用軟底今稱裙衣即膝襪也予少赴友人之招坐間有以小鞋擎杯送酒者促予咏之于有句云燈前注流霞掌中擎新月雖一時狂興後亟為刪去

在園雜志卷中

去

雨點着水最易起泡旋起旋滅所謂夢幻泡影者是也小兒作戲亦有以灰淋水曰灰湯入松香量灰湯之多少而入用篾紮成小圈安于直篾上調松香和湯極細而稠以圈蘸湯向空一繞則成元泡如琉璃狀大而碗中而如拳如茶盃更有極小者隨風蕩漾頃刻方滅若湯經日曬而濃則一繞可成十餘泡宜從樓上臺上高處多人繞放輕飄錯落殊令人眼花撩亂也

俗云南橋北寺北方之寺多出于明時太監創建

有一寺費至數萬者窮工極巧而在順天之西山更盛每春三月太監齋僧在平常習套不過蔬食果餅而已而太監輩甚有用腥肴潛佐以酒斯已奇矣更有甚者于遠近構尋娼妓多人量道里遠近以葦席為圍棚納妓於中任諸僧人淫媾名曰大佈施豈非亘古奇聞耶母惑乎元僧有妻呼曰梵嫂曰房老原非怪事

在園雜志卷中

早

聞之先外祖母云吾家倉房甚多其極邊一間封閉藏貯者一年有餘一日開倉易米見梁上一人頭垂向下赤身倒掛審視而半截藏于梁內大驚呼眾入看則彼緊閉雙眼及人稍出避彼又開眼看人兩臂在外兩手尚在梁內舉家倉惶里隣咸相以為怪無疑矣聚觀間巷填塞眾不敢隱鳴諸長官官遣巡檢帶弓兵攜械至先試以槍刺之聲如嬰兒血出如注遂命以刀斫之血肉淋漓凝積遍地血下數斗首及兩臂胸背全無寸骨盡血肉也旋命將倉房折毀斧碎其梁梁已內空皆盛血塊而已家人在傍白巡檢曰昔造此房時一匠舉



斧悞傷他匠足面幾斷血流不止盡淌此梁木上木原有瘻血注瘻內彼時急于救人遂不留心及後上梁仍用此木日久想成此怪耶噫猶幸發之尚早倘下截盡變人形又未知作何妖孽耳

羽而兩足者曰禽俗呼為扁毛畜生是也毛而四足者曰獸俗呼為圓毛畜生是也禽卵生獸胎生胎生者九竅卵生者八竅卵而陸生者目能開閉卵而濕生者眼無胞也常不瞑也胎生者眼胞開閉自上而下卵生者眼胞開閉自下而上惟鸚鵡

在園雜志卷四

聖

兩臉俱動如人目胎生九竅與人相同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人則女麗而艷禽則雄彩而文獸則不甚相較也家語云七主虎虎七月乃生三主狗狗三月而生四主豕豕四月生五主猿故猿五月生六為鹿故鹿六月生諸禽獸無蟄禽惟黃鶯紫燕獸惟黃鼠諸熊蟄與虫同陰鳥之飛也頭縮而足伸陽鳥之飛也頭伸而足縮馬蹄圓為陽牛蹄拆為陰馬之臥也起自前足牛之臥也起自後足是陰陽禽獸之各別也然月令雀入大水

為蛤是禽化為甲虫也田鼠化為鴛鴦是獸類化為禽也鷹化為鳩是禽化禽強化弱也他如牛哀化虎王婦化竈馬生人取名馬異此文禽獸陰陽人物之變而理有不可推者矣

禽之味美於獸俗云寧喫飛禽四兩不喫走獸半斤鶴之膝後曲雀之足雙行

有羊產羔人首羊身者眾以為異達之朝朝臣曰此無足為怪不過牧童春與耳予曾見鷄有四足兩尾者猪有四肘之外更生四肘肥大異常生時

在園雜志卷四

聖

猪母幾死此亦無足怪者不過重胎與雙黃蛋之類已耳

治喉閉用鴨嘴膽礬研細以醞醋調灌去膠痰即愈

治目障翳用熊膽少許淨水畧調開盡去筋膜塵土入冰片一二片或淚痺則加生姜汁些少以銅筋點之絕奇赤眼可用

凡咽喉初覺壅塞一時無藥以紙紋探鼻中或嗅皂角末噴嚏數次可散熱毒



凡風狗毒蛇咬傷者只以人糞塗傷處極妙新糞尤佳諸藥不及此

治發背用乾人糞陰陽瓦焙存性研細用醋調敷腫處即消

病痔者用苦蕒菜或鮮者或乾者煮湯以熟爛為度和湯置器中閣一版其上坐以薰之候湯可下手擦苦蕒頻頻澡洗湯冷即止日洗數次數日即愈蕒一作苜北方甚多南方亦有之

金吾其形首似女人魚尾有兩翼性通靈不睡故

在園雜志卷四

聖

取作巡警將軍之號

群鳥養羞羞者食也養羞者藏之以備冬月之養也

鏡聽咒曰竝光類儷終逢協吉

兩腋狐氣名慍羝

毘子亦名瓊嬰 音測亦音塞俗呼為塞兒

義嘴笛噴吶之名也身本是笛嘴則另具故曰義嘴即今假子稱義子之意 彈箏用銀甲或以象牙玳瑁為之總名義甲

自西洋人入中華其製造之奇心思之巧不獨見

所未見亦并聞所未聞如風琴日規水輪自鳴鐘千里眼順風耳顯微鏡雀籠之音樂聚散之畫像等類不一而足其最妙通行適用者莫如眼鏡上古未聞眼昏而能治者杜陵老年花似霧中看唯聽之而已自有眼鏡令昏者視之明小者視之大遠者視之近雖老年之人尚可燈下蠅頭且製時能按其年歲以十二時相配合則更奇矣黑晶者價昂難得白晶者亦貴惟白玻璃之佳者不過數星今上下貴賤男女無不可用真寶物也人人得用竟成布帛菽粟矣至于算法又超出尋常之外遠近高低大小多寡頃刻而知燎如指掌更上古所未有者也

在園雜志卷四

聖

溺器名虎子藝器原謂之獸子古貴嬪家製以銅形鬣尾皆具而背為大穴用距之以便溺獸子為馬形取登距時如跨馬之狀意便于坐備雅觀也今溺器多用銅錫若藝器盡以木為之名為馬子或本乎獸子而變通之耶

淮南司馬吳孝階 順 以呂紀翎毛大畫見遺細玩



果係錦衣真蹟題曰五倫圖上畫太陽一輪中立  
五彩鳴鳳取毛詩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  
于彼朝陽之意蓋言盛世君臣相合也森陰之下  
寫二雀取中孚爻詞鶴鳴子和之意至于嚶鳴之  
鳥以興友朋戢翼鴛鴦以興夫婦在原脊令以興  
兄弟亦皆見于詩人所共曉以丹青小技而擬極  
正大之題故可珍而可重也

在園雜志卷四  
聖

畫像絲來久矣筆墨之妙所謂傳神在阿堵中未  
聞以泥可捏成者惟神鬼之像塑者最多蓋神鬼  
盡屬虛幻誰見其真誰辨其偽近有高手能以團  
泥極熟對人手捏而成與生人之面貌肥瘦赤白  
蒼黃鬚髮痣點癩痕光麻無不酷肖儼然如生覺  
畫工筆墨仍有未到之處相傳其法起于虎丘老  
僧又云虎丘市泥美人之家夜夢呂真人教之者  
訛不可考姑蘇維揚皆有其人尋常者每像數星  
身體皆活動者倍之若宰官則因人而施所謂君  
子自重也閱數年仍可增換此從前所未見者見  
之方三十餘年耳

昔人所持惟紈扇最古宮中名為合歡扇班婕妤  
歌曰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團  
似明月後呼白團扇王珉嫂婢歌曰團扇復團扇  
許君自障面諸葛武侯綸巾白羽扇指揮三軍謝  
安為鄉人捉蒲葵扇唐詩云南風不用蒲葵扇紈  
帽閒眠對水鷗若今人所用多金白帟扇矣其扇  
本名摺疊亦謂之撒扇取收則摺疊展則撒舒之  
義明永樂中朝鮮國入貢成祖喜其捲舒之便命  
工如式為之自內傳出遂遍天下其始不過竹骨

在園雜志卷四  
聖

一面命待詔書寫端楷一面命畫苑繪畫工緻預  
於五月一日進呈以備午日頒賜嬪妃宮女其釘  
鉸眼錢皆用精金每扇價值五金至本朝三百餘  
年日盛一日其扇骨有用象牙者玳瑁者檀香者  
沉香者椶竹者各種木者羅甸者雕漆者漆上灑  
金退光洋漆者有鏤空邊骨內藏極小牙牌三十  
二者有鏤空通身填以異香者扇頭釘鉸眼錢有  
鑲嵌象牙金銀玳瑁瑪瑙蜜蠟各種異香者且有



空圓釘鉸內藏極小骰子者刻各種花樣備極奇巧甚有倣擬燕尾更有藏釘鉸于內而外無痕跡者其便面有白紙三礬者有五色續紛者有糊香塗面者有槌金者灑金者命名不一其骨多而輕細者名曰春扇秋扇以香塗面者曰香扇可藏于靴中以事行旅者曰靴扇更有以各色漏地紗為面可以隔扇窺人者曰瞧郎扇且有左右可開製為三面暗藏其中畫橫陳像者曰三面扇有製樣各別因地因人得名者曰黃扇川扇曹扇潘扇青陽扇而相傳最久遠者無如杭州之芳風館其家世以售扇為業遂致素封城內構一別墅花木竹石頗極清幽子兼攝杭州府篆時曾過其園題以詩曰非不在城市寂然花竹間池成凹處雨石疊意中山為惜三春老來偷半日閒凭欄待飛鳥薄暮亦知還座間詢及主人製扇之法乃出一扇曰百骨扇傳已幾世矣數之果有百骨初不以骨多而厚大其色古潤蒼細洵舊物也據云今亦不能倣造即強造亦不佳矣此子生平一見者若古之

在園雜志卷四

四

紈扇羽扇蒲葵扇亦間有用之者不甚多也

扇有摺疊因而有墜伴阮兄曰扇器以蜜結迦南為第一其次則宋做舊玉之小者即虎斑金絲各色玉之新做者亦佳若琥珀蜜蠟之類品斯下矣近有以合香桂花製成及玉樞丹紫金錠其價頗廉儘堪適用

瑯環記云硯神曰淬妃考硯之製古今不一而唐人呼曰硯瓦蓋謂硯形凸起如瓦非以瓦為硯也

在園雜志卷四

八

今人呼硯曰硯臺亦曰硯瓦  
陽支子鼠寅虎辰龍午馬申猴戌犬足趾皆單陰支丑牛卯兔未羊酉鷄亥猪足趾皆雙惟巳蛇則無足耳



# 南村隨筆

壽椿堂藏板

南村隨筆序

余往讀新城王司寇池北偶談香齋筆記及輔邱宋少師筠廊偶筆諸書有裨國家典故足為後學津梁直追漢魏媲美唐宋為

本朝說部之冠非若稗官野史荒誕不經者可同日語也膠城幔亭陸君好古博雅自少執經於兩先生之門學有淵源表彰其鄉之先哲如婁唐程李及王常宗黃陶菴諸先生集皆為刊補整齊又編輯藝菊志暨續茶經等書行世而宦遊所至率皆名區或擅江山之勝或標洞府之奇公事之暇得以留連吟咏

南村隨筆 任序

各成卷帙遷秩部曹暫以養疴家居復取平日所見聞掌記之名曰南村隨筆問序於余反覆披閱其義例一以師門為歸真可謂升堂入室者矣世之人浮沉宦海奔走風塵欲如張翰遂蓴鱸之思者蓋亦寡矣即或偶得身閒滯留鄉里或性耽豪華或家愁貧困心猿意馬居處不寧者有之得焚香掃地安其心於縹囊細帙中作名山業計抑又難矣余老矣寄居二泉之上幸身安無事得與君雍容來往商榷於文墨之間是非吾君之力歟宜隨筆之內



君恩師誼之三致意也因不辭所請而為之序 皆  
雍正乙卯孟夏之月既望良常王澍撰



南村隨筆 王序

十一

余年來以多病家居杜門息影茶鐺藥裹間恒藉書  
卷以消永日或可勗我身儀或可佐人政事或有關  
典故或偶涉新奇以及考明物理辨正異同者輒隨  
筆掌記自備遺忘見聞隘陋恐於文章經濟無甚裨  
益漫置案頭不敢希附諸名公說部後塵出而問世  
也乃兒輩私意以為頌揚 君親之恩感懷師友之  
誼纏綿往復而先哲箴銘時時錄及亦可以警人心  
而敦風俗因同陳婿力請鐫之梨棗勉以稿本次為  
六卷授之自知不能善藏其拙惟 博雅君子鑒而  
諒之則幸甚昔雍正乙卯仲春上浣嘉定陸廷燦

南村隨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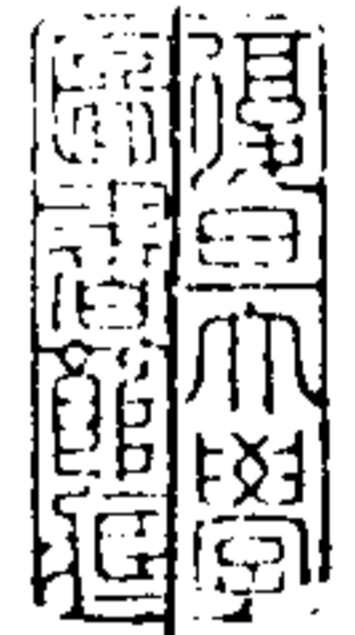
十一



南村隨筆卷一目録

戸口

歷代年數



字法

阜陶觥觥

叫子

捕逃法

油

優逮

三老五更

特健藥

異花

法帖

九江

泉水

鳥佳雌雄之別

海馬骨

禁火

呆思

南村隨筆卷一目録

白鴈

白龜

薔薇露

輕紗

檜花蜜竹蜜

黃銀

蚺蛇膽

石油

紫荷車

泉脉

四皓

登高

召公太公

顛不刺

猩猩血

角乘

龍卵

菇

琴魚

八仙

古刺水

古器款識

經書字數

書目

官數

太平花

通犀玳瑁

山羊血

蒼梧燭

白席

季札墓

闌干

鶴

綿竹

寶

印信

陛下殿下

蜜筍柑

正直

龍蛻

南村隨筆卷一目録

最能長年三老

白鹿

人魚

克食

八珍

卜

吸毒石

火浣布

風

梁四公

宋無忌

嫦娥

犀

霜

玉

鍾馗

婦人有鬚

宰相具慶

佛手柿

寶石種類



吃栗多瓦刺國 篆隸

黃子久 乾牋子

里戶 漆器

化生 舍利子

吐核桃 江苑

異人 醫家十三科

南村隨筆卷一目錄

南村隨筆卷一目錄 三

南村隨筆卷一

戶口

嘉定 陸廷燦 撰

舜禹之際一千三百五十五萬三千九百二十三周  
一千三百七十萬四千九百二十三西漢一千二百  
二十三萬三千六十戶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  
百七十口東漢一千六百七萬七千六百九十戶五  
千六百四十八萬六千六百五十口唐開元八百九  
十一萬四千九百戶五千二百九十九萬九千三百口  
宋崇寧二千一萬九千五百戶四千三百八十二萬  
七百九十口明初一千六十五萬二千八百七十戶  
六千五百四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口神宗時一千六十  
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六戶六千六十九萬二千八百  
五十六口

歷代年數

唐堯一百年甲辰虞舜五十年 夏十七君四百四十  
一年 商二十八君六百四十四年 周三十八君  
八百七十四年 七國分王二十七年 秦二主十  
五年 楚漢分王四年 漢十三帝二百二十六年  
東漢十三帝一百九十六年 後漢二主四十四



年 兩晉十五主共一百五十五年 宋八主五十九年 齊七主二十三年 梁三主五十五年 陳五主三十二年 隋三主二十九年 唐二十帝二百八十九年 後梁二主十六年 唐四主三十三年 晉二主十一年 漢二主四年 周三主九年 宋九帝一百六十七年 南宋九帝一百五十三年 元十主八十八年 明十六帝二百七十七年 甲 大清萬萬年二百六十八年 明崇禎十七年即清順治元年

字法

本朝字左行造字者為大學士榜式達海特謚文成

南村隨筆卷一

二

一云造字者曰薩海沈文恪荃曾疏請崇祀

臯陶魍魎 魍胡瓦切魎除依切

今官寺前有墻塞門上畫麒麟一人冠而朱衣者立其前不知其所自來案論衡乃知所畫者臯陶魍魎也魍魎者一肉半也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否故臯陶敬羊起坐視之畫之者無冤獄之意也

叫子

夢溪筆談世人以竹木牙骨之類為叫子置之喉中吹之能作人言謂之類叫子嘗有病瘖者為人所苦

煩冤無以自申聽訟者試取叫子令類子作聲如傀儡子粗能辨其一二其冤獲申亦可記也

捕逃法

凡捕逃人帖倒書逃者姓名捕逸囚牒倒用印易獲又妖人能遁形者厭以犬豕血不復遁能辟杖者官印擊之或向之伏辜

油

積油滿萬石自能生火

俊逮

方洲雜錄宣廟賜大臣俊逮即今之眼鏡也云出西域賈胡滿刺人以良馬易之

南村隨筆卷一

三

三老五更

程義父云三老五更更字當作叟字今嫂字或作媿可以驗知其故本出蔡邕明堂論

特健藥

研北雜志云特健藥是虜語一云宋以之標法書上洪景盧詩會有高明標健藥用此

異花

閩有紅茉莉蜀有紫繡毬楚有紅梨花燕有黃石榴天台有黃海棠白海棠白紫碧桂花洛陽有黃芍藥



昌州有香海棠見岩棲幽事

法帖

淳化祖石刻後上命徐鉉勒石名昇元帖淳化閣帖在淳化帖之前故名祖刻

以後諸帖宋潘思旦潭帖白摹於潭州仁宗時僧希秘閣續

帖元祐中增太清樓帖大觀淳熙秘閣續帖孝宗戲

魚堂帖元祐間劉黔江帖宋秦子星鳳樓帖趙彥約

寶晉齋帖紹興年曹百一帖宋王曼利州帖慶元

東庫帖武陵帖賜書堂帖宋宣甲秀堂帖

李氏刻一百十七種蘭亭帖宋理宗內二王帖宋許

羣玉堂帖宋韓侂蔡州帖 彭州帖 鼎帖 鐘

南村隨筆卷一

鼎宋薛尚四聲隸韻 玉麟堂帖宋吳璠東書堂帖

濯錦堂帖 寶顏堂帖

九江

潯陽九江一烏江二蟠江三烏白江四嘉靡江五畝

江六源江七廩江八提江九菌江洞庭九江在岳州

巴陵縣西北沅水漸水元水辰水叙水西水澧水資

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是名九江

泉水

鴻漸曰山水為上江水次之井水又次之田子藝曰

山下出泉為蒙穉也物穉則天全水穉則味全乳泉

石池慢流者蒙之謂也其瀑湧湍激者勿食

鳥佳鷓鴣雄之別

長尾為鳥短尾為佳鳥右翼掩左者雄左翼掩右者

雌鳥毛作屑納水中雄者浮雌者沉

海馬骨

凡有海馬骨之處常馬至近處不敢過此骨水火俱

不能毀惟漚以腐糟則爛

禁火

冊府元龜龍星木之精也春見東方心為火之盛故

為之禁火俗為介之推誤也

南村隨筆卷一

采恩

采恩字雖從罔其實屏也漢西京記采恩合板為之

或築土為之即今之影壁也

白鴈

北方有白鴈似雁而小色白秋深則來白雁至則霜

降河北人謂之霜信

白龜

太平清話徽賈汪生持白龜一大不能尺楊詹履置

之樓上夜聞烏鳥有聲還之

薔薇露



薔薇露出回回國番名阿刺吉此藥可療人心疾不獨婦人容飾而已

輕紗

亳州出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為衣真若烟霧一州惟兩家能織交為婚姻懼他人家得其法也云自唐以來名家今三百年矣見老學菴筆記

檜花蜜竹蜜

蜂採檜花作蜜極香而味帶苦出亳州不易得蠻中有竹蜜蜂於竹上結窠大如鷄子蒂長尺許蜜紺色甘倍常蜜 楚離國有紅蜜交趾出石蜜乃以草煎

南村隨筆卷一

六

成者

黃銀

春秋運斗樞云人君秉金德而生則黃銀見唐太宗賜杜如晦房玄齡黃銀帶時如晦已死帝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賜之則黃銀非金明矣一云黃銀出蜀中與金無異但上石則色白耳

蚺蛇膽

閩廣進蚺蛇膽五月五日取以刀割取之復納肝腹中以線縫合其腹蛇亦復活人更遇之見腹下有痕者即放之其膽噉一粟於口雖拷掠百數終不死但

性大寒令人無子又云服膽者須視蛇之年歲過期則其性自解如遇十年之蛇過十年仍有生子者

石油

延安府延長縣石油出自泉中歲秋民勺之可以燃燈亦可治毒瘡浸不灰木以火蒸之有燄滅之則木不壞

紫荷車

范石湖集云紫荷車係草根出峽山與今人所用紫河車各異丹家又云用聖石九兩取水二斗烹鍊而成紫色者是

南村隨筆卷一

七

泉脉

凡深山無泉之處掘井二三丈不得泉者可束繩火熏之而密覆其上火烟不得出而尋泉脉隙處潛通即他山數里外之泉烟通則泉流而至矣 路駝知水脉遇其處輒停不肯行以足蹋地於所蹋處掘之即得水

四皓

東園公姓唐名秉字宣明綺里季姓吳名寶字子景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述字元道又東觀餘論周公當作圜公以商於漢石刻為據



登高

古人登高不獨重九桓溫參軍張望有人日登高詩  
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亦有登高之戲隋文帝嘗於  
正月十五與近臣登高

召公太公

召公奭壽一百九十餘歲見風俗通太公望壽一百  
六十見紫微斗數

顛不刺

金陵瑣事張江陵當國時盡取明祖所藏南京寶玩  
中有顛不刺寶石一塊重七分老米色若照日只見

南村隨筆卷一

石光所以為寶 留青日札祖母球本綠寶石也

猩猩血

世傳猩猩血染朱罽色鮮不黯談苑云宋太祖平嶺  
南求得猩猩如雄鴨而大取其血染色如渥丹與傳  
記所載猿形人面二足無尾者不同

角乘

梧州出獨峯牛土人乘騎如馬謂之角乘日南多駛  
牛日行數百里

龍卵

懸笥瑣探云江湖見龍卵主大水大如人首下銳上

圓質青白微具五色又多鰲黑點

菇

宜興山出竹菇即蕈也小如錢赤如丹砂生以二月  
山中所在皆有之風味極佳洞庭山出桐菇不多得  
閩浙香菇種類不一亦稱方物至塞外榆肉即榆樹  
之茸也脆美肥嫩似亦菇類山西邊地有金錢菇五  
臺山出銀盤菇甚貴重

琴魚

涇縣東北二十里有琴溪溪中別有一種小魚相傳  
琴高投藥渣所化號琴高魚歲三月數十萬一日來

南村隨筆卷一

集舊以入貢乾道中始罷見居易錄

八仙

八仙俗以鍾離權呂洞賓等為八仙後蜀孟昶生日  
道士張素卿進八仙圖乃李耳容成董仲舒張道陵  
嚴君平李八百范長壽葛承瓚也詳見黃休復茅亭

客話

古刺水

古刺水用錫罐貯之上朱刻永樂二年熬造罐重二  
觔水八兩香氣酷烈

古器款識



鐵網珊瑚古器款識夏用鳥跡篆商用虫魚篆周虫魚大篆秦大小篆漢小篆隸書三國隸書晉宋以來皆楷書唐用楷隸三代皆陰識謂之假囊其字凹漢以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凡陽識决無三代物周夢陽云陰爲款陽爲識款在外識在內考之古器殊不其然

經書字數

歐陽公言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零七字尙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字春秋左傳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字冬夜箋記

南村隨筆卷一

書目

劉向校勘以來子欲爲七畧凡三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焚燒之後王允收而西者僅七十餘乘荀勗分經史子集爲四部凡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西晉李兌以勗舊部校之在者三千一十四卷宋謝靈運造四部目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齊王亮造書目萬八千一十卷梁任昉文德殿所藏二萬三千一百六卷元帝平侯景收文德殿書歸江陵凡十餘萬卷周師焚之宋武所收四千卷後周書目增至

萬卷宋武平齊僅至五千卷唐滅隋魏鄭公盡收圖書以歸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缸經砥柱沒十之七八只存三萬六千七百八卷開元中四部書目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後元載爲相奏以千錢購書一卷至文宗時又詔搜採

於是四庫之書復完黃巢之亂存者蓋尠五季時諸國分據而各聚典籍吳蜀爲多宋興之初討平諸國盡收其圖書太宗又詔中外購募大中祥符中著目錄共三萬六千二百八十卷至宣和而極盛靖康之變散失莫考高宗南渡陸續收求至淳熙中書目計

南村隨筆卷一

四萬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嘉定中詔張攀續書目又得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三卷元立弘文院與文署以

編集經史收掌板刻爲職宋元遺書未至遺廢明太祖克燕命收秘書監圖書典籍又詔求遺書永樂移都北平輦文淵閣書以從正統時楊士奇編文淵閣書目中秘書在文淵之署約二萬餘部近百萬卷刻本十之三抄本十之七

官數

漢設官七千五百餘唐一萬八千餘宋三萬四千餘明洪武內外官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人京師一千



四百十六人南京五百五十八人在外二萬二千七百零九人

太平花

天祿志餘太平花出劍南似桃四出千百包駢萃成朶宋天聖中獻至京師仁宗賜名太平花

通犀 玳瑁

通犀置大霧重露下終不沾濡又堪為釵纛燒藥酒生沫若貯米飼鷄鷄見輒驚散一呼為駭鷄犀或中藥箭刺於瘡中立愈 玳瑁甲生取者治毒第一亦甚辟惡與符拔甲相類 廣志符拔如鱗里皮皮有鱗甲甲可辟惡也

南村隨筆卷一

十一

山羊血

山羊出廣西左江大者百餘觔小者六七十觔跳越山頭如飛鳥非千百人不可得一生得剖者心血為上餘血亦佳如跳墮山谷跌死者速剖之其血已凝力次之若遲取則仍蘓復跳去矣欲驗真假取鷄血半盃投山羊血一米粒過宿血成水或以久凝臭鷄血一塊投入山羊血過宿反成鮮血矣 粵西偶記

蒼梧燭

蒼梧之燭綠色質堅叩之如金石聲耐點且不畏風

白席

老學菴筆記今人燕客一人傍立高唱舉盃舉箸及茶點之類者謂之白席則宋時已有之矣

季札墓

孔子題季札墓嗚呼有吳延陵君子之墓君字作闕形今誤讀為季非也

闕干

堅瓠集闕干有三義李太白沉香亭北倚闕干此木闕干也曹子建月落參橫北斗闕干注闕干橫斜貌又薛令之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闕干闕干當作縱橫意長音常至長恨歌玉容寂寞淚闕干此闕干謂眼

南村隨筆卷一

十三

睚也韻會等書有眼睚之訓

鶴

鶴有胎生卵生之別形體堅小惟食稻梁者胎生也畜之難馴鶴合卵生者形體大食魚蝦啄蛇鼠養之可馴一名仙客一名胎仙千歲變蒼又二千歲則變黑即玄鶴矣鶴知夜半鶴水鳥也夜半水位則感時而鳴見人窺其卵則啄破而棄之

綿竹

貴州關索嶺關帝廟在高臺之上臺下有竹絕奇名曰綿竹俗號旛竿竹圍大如青松六七月方抽筍至



來年春二月方布葉滇行紀程云

寶

御寶二十九顆 宮內收貯六顆 內庫收貯二十

三顆凡年終封印日洗 寶前期大學士啓 奏是

日典籍隨學士赴 乾清門 內監捧出洗淨入匣

后 妃 太子 和碩親王俱金寶 見內閣定例

印信

金印 朝鮮國王龜鈕玉柱文

鍍金銀印 多羅郡王麒麟鈕玉柱文 外國王馱

鈕九疊文

南村隨筆卷一

十四

銀印 公 大將軍 將軍 侯 伯 都統虎鈕

柳葉文 宗人府 衍聖公 六部 盛京四部

理藩院 都察院 鑾儀衛 各省都司 各省布

政使 真人府 順天府 奉天府直鈕九疊文

提督總兵官虎鈕九疊文 鎮守掛印總兵 九門

提督虎鈕柳葉文 近詹事府通政司大理寺等亦

改銀印餘俱銅印直鈕九疊文惟時憲書印七疊文

監察御史河南六道巡鹽各差八疊文

關防 總督 巡撫等大僚用銀餘用銅直鈕九疊

文條記 禮部鑄印局州縣儒學各守備大使驛丞

等用之 印信關防條記大小各有分寸定式

陛下殿下

秦漢以來於天子言陛下皇太子言殿下將言麾下

使者言節下穀下二千石長吏言閣下父母言膝下

通類言足下 西陽

蜜筍柑

蜜筍柑即南海之紫羅橘視佛手柑而少孽色香亦

同剖食之如蜜因名蓄之樹可以經年薦之梓亦可

彌月而不變可謂耐久交矣 黔書

正直

南村隨筆卷一

十五

丹鉛云左傳解詩好是正直云正直為正正曲為直

二器名正射鵠也射禮用之直曲尺也梓人用之 維

鑄

龍蛻

閱居手錄橫海張澤昏夜自庄還見道旁木奕然有

光因折以燭路抵家插壁間醉不復記晨起取視則

枝間一龍蛻大僅踰秋蟬之殼頭角爪尾皆具中空

而堅叩之如玉質更光瑩遇暗則光映一室遂寶藏

傳玩

最能長年三老



最能負舟水手之名子美有最能行長年舟子之稱  
三老柁工之稱

白鹿

舊說鹿千年為蒼鹿又五百年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元鹿明神宗戊申嵩山馬峪居民獲一小白鹿通身如雪日睛周圍如丹砂瞳子如漆獻於縣蓄之二年角將生縱於玉柱峯下可見又有奇生別種不可概以年歲論也

人魚

海中人魚東海之大者長五六尺狀如人無不具皮

南村隨筆卷一

七

肉白如玉鱗有細毛五色輕軟長一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尺容色美麗陰形與丈夫女子無異臨海鯨寡多取得之養於池沼交合之際與人無異亦不傷人見洽聞記人魚水類人性見徂異志

克食

康熙四十六年

聖駕南巡駐蹕蕪州織造 行宮恭遇三月十八日

萬壽聖節廷燦得隨在籍諸臣後 宮門叩 祝禮畢

內侍捧出描金盒內克食貯以黃磁盆傳

旨賜與蕪州鄉紳喫即隨班叩 謝是日賜者係紫

粉柜枚其形長圓中含果餡至今殘牙餘味猶覺甘香獨慚老矣無能末由報稱云爾

八珍

呂希哲雜記龍肝鳳髓兔胎鯉尾鵝炙狸唇熊掌酥酪以羊脂為之為八珍又輟耕錄云醍醐麀沉野駝蹄

鹿唇駝乳糜天鷲炙紫玉漿元玉漿為北八珍元玉漿即

子

卜

太上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龜

卜天子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雜說

南村隨筆卷一

七

季札以樂卜趙孟以詩卜襄仲歸父以言卜子游子夏以威儀卜沈尹氏以政卜孔成子以禮卜北戶錄載虎卜紫姑卜牛蹄卜灼骨卜鳥卜又契丹以羊骨為卜南方人以雞骨為卜上巳日婦女以薺花點油祀而灑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番禺雜編嶺表有鷄卜鼠卜米卜著卜牛骨卜鷄卵卜田螺卜篋竹卜

吸毒石

西洋島中蛇腦中石能吸一切腫毒大如扁豆即發背可治置患處毒盡自落其石即以人乳浸之乳變







閩南郊外二十里曰齊坑相傳為唐陳處士隱地舊名道者岩岩前有柿一株結實如佛手柑指屈伸層疊有長五六寸者皮穠色味皆柿也

寶石種類

寶石紅四種曰刺曰避者達曰昔刺泥曰苦木蘭

綠三種曰助把避曰助木刺曰撒土泥 鴉鶻曰紅

亞姑曰馬思良底曰青亞姑曰你藍曰屋撲你藍曰

黃亞姑曰白亞姑 猫睛次者曰走水石 甸子曰

你拾卜的曰乞里馬泥曰荊州石 輟耕錄

吃栗多 瓦刺國

南村隨筆卷一 干

梵語吃栗多唐言賤人也北人稱婦女之不正者曰

瓦刺國

篆隸

周越書苑云郭忠恕以為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

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以此

知隸書即今楷書 老學菴筆記

黃子久

子久本姓陸依常熟之黃遂以黃為姓

乾巽子

溫飛卿著書有乾巽子

里戶

洪武十四年正月創編賦役黃冊以一百一十戶為

一里

漆器

宋有鑽西以鑽槍金成花其空處曰鑽西也元有剔

紅 張成松及楊茂製 卽雕漆也宋有細螺卽螺鈿也永樂果

園廠製最精有剔紅填漆戩金倭漆螺鈿各種宋多

金銀為胎今以錫木正統 楊填 描漆隆慶 方信 螺鈿 黃

剔沙紅漂霞者先畫花而漆之磨出者也近徽州吳

氏絹胎鹿角灰漆亦佳

南村隨筆卷一 圭

化生

霏雪錄物之能復本形者則言化如鷹化為鳩田鼠

化為鴛其不能復本形者則不言化如腐草為螢雉

為蜃爵為蛤皆不言化也

舍利子

舍利有三種色白者骨舍利黑者髮舍利赤者血舍

利如試舍利子以童男女髮根可引綴髮上也

吐核桃

耳書南昌靖安縣產吐核桃桃既實則裂而吐其核

復完好如初好事者乘其裂納小箋書贈者姓名於



丙以給不知者

江狔

江狔入火藥逆風不回

異人

太平清話余欲藏萬卷異書囊以異錦薰以異香茅屋蘆簾紙窓土壁而終身布衣嘯咏其中客笑曰果爾此亦天壤間異人

醫家十三科

考聖濟錄大方脉雜醫科小方脉科風科產科兼婦人雜病科眼科口齒兼咽喉科正骨兼金鏃科瘡腫

南村隨筆卷一

圭

科針灸科祝由科則通兼言

南村隨筆卷一終

婿陳紹祖較字

南村隨筆卷二目錄

自箴銘

荷蘭酒小鹿

御馬

白玉籠

古鏡古爐

軒轅鏡

不落夾

龍皮龍鬚

南無

定年藥

度量斗

窰

馬

龍火

燕肉

溫泉

扇墜

密啣

南村隨筆卷二目錄

一

驗傷法

金蠶毒

茅鱗茅蝦

二形人

木介

竹實

琉璃

誘誠酒

弓

夜虎

一孕五兒

三字姓

沈郎

瓶名

檀園

牽郎郎

蛟

竹牛

糖牛

響豆



序叙	夜光珠
白越議	多子
五星	管夫人
文石	石魚麥魚
鯉魚	麥
小鶴小猴	鷓鴣米
書問	商金銀
舉案	孔雀毛
撲燈蟲	水居
執明	救火法
南村隨筆卷二目錄 二	
子平	紙簫磁簫
閩中海錯	書畫友
同姓名	鄧侯
仰字	三姑六婆
六逍遙館	佛家稱父母
人蓀	剛卯刻文
花源茶	十二辰陰陽相屬
梟鏡	白蝙蝠
嘉祐名臣	錦
白翎雀	五色石

貢珠	染神脫黏
貓兒眼睛	梁山深榜文
銀杏	獅吼
勝常	四書五經欠字
花九錫	科舉
筆紙硯墨神	苗錦
透光鑑	五色墨
龍尾硯	香爐款
筆	筆工名家
貂扇	竹爐
南村隨筆卷二目錄 三	
焦夫子句	
南村隨筆卷二目錄終	



南村隨筆卷二

嘉定 陸廷燦 扶照

白箴銘

三魚堂集自箴銘洪範六極弱居其一所貴讀書變化氣質當斷不斷爾自貽戚

荷蘭酒小鹿

筠廊偶筆康熙丁未余代 覲如都謁相國栢鄉魏公公飲以荷蘭酒色紅如琥珀氣類貂鼠味醇美又於座間見小鹿一隻長二寸許雙角嶄然與大鹿無異

南村隨筆卷二

御馬

世祖章皇帝御馬有遍身虎紋者有鹿頭鹿蹄者盤旋階墀如風余親見之 同上

白玉籠

高陵令朱某有白玉籠高廣二寸有奇四面皆作連瑣格子上下卍字紋外一童子俯首而窺中有一猴坐而仰視意態如生鈕玉樵 秀 官秦中嘗見之

古鏡古爐

范文正公家一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碁子每至某時則碁中明如月又季鷹山一爐幕上有十二孔

時則香出見香祖筆記

軒轅鏡

山東泰安州碧霞元君廟內有軒轅鏡方幾二尺鑲作屏風質如綠玉其光闇然能照妖魅人以不潔手摹之輒有雷異道士粘簽於旁以戒人云

不落夾

不落夾燭也明光祿寺志英華殿供西番佛像四月八日供大不落夾二百對小不落夾三百對

龍皮龍鬚

王元寶家有皮扇每暑月宴客以扇置前新水灑之則颯然風生客有寒色遂命撤去曰此龍皮扇 開元遺事

南村隨筆卷二

元

元載有紫龍鬚拂置於堂中蚊蚋不敢入拂之有聲鷄犬無不驚逸 杜陽編 李德裕有白龍皮以金盆貯水

浸之蒲屋清飈凜冽如涉高秋云係新羅僧得自海

外劇談

南無

南無二字釋典讀曰絮 奴下切 謨 音麻 葉夢得云夷狄謂拜為膜 音謨 穆天子傳膜拜而受南膜者若云居南方而拜耳南無絮謨皆其音之誤也 濯纓亭筆記

定年藥



北人淫南婦辭歸以毒置食約以年月復來解以他藥不爾毒發死謂之定年藥

度量斗

夢溪筆談考樂律及受詔改鑄渾儀求秦漢以前度量斗斗計六斗當今一斗七升九合秤三觔當今十三兩為升中方古尺二寸五分十分分之三今尺一寸八分百分分之四十五強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秤三兩當今一兩尺一尺二寸當今一尺

窑

南村隨筆卷二

三

紫窑相傳柴世宗時燒造此外汝官哥定皆宋器也宋時處州龍泉窑及象窑世不甚重明時饒州景德鎮所造永樂尚厚成化尚薄宣德青尚淡嘉靖青尚濃成青未若宣青宣彩未若成彩宣德祭紅以西紅寶石末入泐凸起者總以汁水瑩厚如堆脂汁紋雞橋質料膩實不易茅蓂正弘隆萬間亦有佳者 宋磁定州白汝州青其均州五色汝之類也政和間京師自置為窑故名官窑處州章一生二生兄弟至龍泉之硫田窑而一生陶者百瓊碎而色淡故名哥窑以鐵足有聲為驗又有董窑見居易錄

馬

相馬經云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足行五百里蘭筋豎者千里馬膝如團趨千里馬以壬申日死乘馬忌之

龍火

龍火與常火不同龍火得水則愈熾以常火投之則反熄康熙甲申六月十六日火龍見於嘉定上海交界處雲中垂尾則烟焰騰起如是者三倒傷民屋

燕肉

龍嗜燒燕肉食燕肉人不可渡海恐為蛟龍所吞見南

南村隨筆卷二

四

部新書

溫泉

溫泉為天地至陽之精所結也發源之處其下必有朱砂或硫黃或礬石人有疥者浴之輒愈若久浴令人骨節怠緩不收

扇墜

扇之有墜唐時未有蓋宮人用之便於掛衣帶間宋高宗時張循王扇上玉孩兒墜子有厨娘受封事豈宋時始有耶

蜜唧



僉載嶺南獠民好爲蜜唧卽鼠胎未瞬通身赤濡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躡躡而行以筋夾取咬之唧唧有聲故曰蜜唧

驗傷法

驗傷不見跡以新赤油傘日中覆之以水沃屍其跡必見墨客揮犀

金蠶毒

金蠶毒始蜀中近湖廣閩粵浸多有人或舍去謂之嫁金蠶率以黃金釵器錦段置道左俾他人得焉福清有訟遭金蠶毒者縣官治求不得縱以兩刺蝟入

南村隨筆卷二

五

捕則金蠶不敢動匿榻下墻罅果爲兩蝟搗出亦可異也

茅鱗茅蝦

嶺南人喜食蛇易其名曰茅鱗食草蟲易其名曰茅蝦鼠曰家鹿曲蟻曰土笋然順德縣鼠脯佳品也鼠出野田中大者重一二觔

二形人

尚溪織志尚溪中有二形人上半月爲男下半月爲女

木介亦云樹稼

語云木有介達官怕天旣晴霽地無積雪而樹枝凌暈封凝雖晴旭耀射不化者名曰木介主大臣受其咎

竹實

竹實大如鷄子竹葉層層包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肺清涼生深竹茂林密處乃知鸞鳳所食必非常物也丹鉛錄

琉璃

西域注云師古曰琉璃大秦國出赤白黑青黃綠縹紺紅紫十種此自然之物采澤光明踰於衆玉今俗

南村隨筆卷二

六

所用皆消石汁加以衆藥灌而爲之尤虛脆不貞實非真物

誘誠酒

萬畢曰竹蟲飲人自言其誠高誘注曰以竹蟲三枚竹黃十枚和入酒服叩問其事必得其誠

弓

考工記弓非一年不可用弓人爲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凡爲弓冬析籜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二材寒奠體冰折鬱春被弦鄭氏註云其年乃可用

夜虎



墨客揮犀嶺南有異蟲如蚯蚓長尺餘背利如錐夜出半身着地半指空而行或有悞觸之者直入人心腹食人至死乃出土人目之為夜虎甚畏避之

一孕五兒

明天順中有民妻一孕五兒體貌無異森然無一天者母亦無恙

三字姓

瑯琊代醉編有三字姓者曰侯莫陳穎阿史那忠白

馬公氏

沈郎

南村隨筆卷二

七

朱文公名熹字元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見文公同年錄

缸名

海缸曰瓶觴江缸曰鱸鱸作蠡音

檀園

里中舊有檀園明季李長蘅先生別業也流風餘韻至今猶令人神往先奉政所築陶圃相去咫尺吳門孫大司成樹峯先生贈聯云嘯咏林泉星應少微追甫里留連文酒風傳大雅繼檀園

牽郎郎

詢蓂錄云小兒相牽戲曰牽郎郎拽弟弟打破瓦兒不坐地蓋祝生男也打破瓦襪之以弄璋不坐地襪之以寢牀無非男也

蛟

相傳雉卵入地千年成蛟蓋蛇與雉交而然廬山志云蛇雉蚯蚓之類穴山而伏三十年則化而為蛟常以夏月乘雷雨去之江湖未知孰是因並記之

竹牛

西夏有竹牛重數百觔角甚長而黃黑相間以製弓極佳且健勁夏人常雜犀角以市焉人莫有知者為

南村隨筆卷二

八

弓則貴為他則不足道耳

糖牛

糖牛與蛇同穴其性嗜鹽土人以皮裹手塗鹽於上入穴探之牛舐其鹽誘執而截其角琢以為器珍貴勝玉市有燒成偽為者頗相似極易辨

響豆

池北偶談每歲槐子將熟令人守之不令鳥雀啄落既成實即收作二枕夜聽其有聲者即響豆也因棄其餘如是數易而得響豆所在每樹不過一枚每歲服不過一粒樂安孫公服之年九十強健如四五十



歲人

序叙

蕙東坡祖名序故為人作序皆作叙字

夜光珠

明懷宗時延陵陳士本以中書奉詔入禁中見中官翼善冠嵌珠一顆大於芡實紫光燦爛如蓮花至晚則五彩繽紛如琉璃燈焰即夜光也東宮束髮冠纓前一珠差小碧焰照耀如盤似銅青投火中綠烟鬱勃不知何名筠廊偶筆云

白越議

南村隨筆卷上

九

六硯齋筆記大食國貢龍鹽一銀合駝毛褥面三段白越議三段白越議番布之精者

多子

齊田常專國選民女七尺以上者為妾御生子七十餘人田成子有子百餘人漢張倉有子百人趙王彭祖子七十人中山靖王子百二十人唐棣王琰子五十五人榮王璵子五十八人延王玠子三十六人張耆子四十二人杜子微一百四十人馮盎子三十人宋李仙哲生男女六十九人姚弋仲子四十三人胡蕃子六十人陵陽子仲子三十人明慶成王子百人

五星

五星惡佛像浮屠今人家多書五星雜於佛事或謂之禳灾真不知也見劉賓客佳話錄

管夫人

管夫人名道昇字仲姬雲間小蒸人書法酷似承旨而畫及樹石俱堪頡頏亦工於詩余所見夫人畫幅題云水流溪有聲林深鳥無語獨自捲簾看一片湖山雨至大二年二月九日寫與淑瑤仲姬筆淑瑤即夫人女也

文石

南村隨筆卷二

十

六合多文石五色錯雜有錦繡不及者齊安聚寶山亦多怪石有成人物鳥獸紋如畫者有字畫分明者宿松縣龍湖邊下倉步向亦有之又歸州出五色石子甚佳

石魚麥魚

永平出石魚甚肥美大纜盈寸產石中破石取之又桐城麥魚亦佳形與麥粒無異可糟食

筠廊偶筆

鱷魚

鱷魚形如龜但喙長等其身牙如鋸齒有蒼赤二色亦有白者尾有三鈎極銛利遇鹿豕以尾戟之而食



生卵甚多或為魚或為龜鼈其為鱉者什百中不過一二而已

麥

北方麥花晝發故宜人南方麥花夜發故發病見簪曝偶談

小鶴小猴

居易錄粵東洋船有携小鶴來自海外者高三寸長二寸許素羽丹頂喙脰皆綠與鶴無異貯以匣中置玉盃盃中貯清水水中浸珍珠二枚鶴立盃中竟日不食時含珠於喙旋吐於水開匣則振引吭而鳴聲

南村隨筆卷二

十一

極清越長山李予之親見之粵西某山產小猴如墨色僅長二寸許每千百相貫如懸繩下飲江水人伺其飲以鳥銃擊斷墜江中取之無一二生得者蜀石泉猴羅江犬子亦皆以小得名荷蘭小牛大如犬白質黑文項有肉峯如駝予官禮部親見之

鷓鴣米

弋陽汪少宰偉赴一中官請設飯止半甌而香滑迥異他米問所從出曰四川以歲例進上者其米生於鷓鴣尾止二粒取出放去來歲更取之

書問

同上

自尊與卑即曰不具自卑與尊即曰不備朋友交馳即曰不宣三字義同而例有輕重見東軒筆錄

商金銀

商金銀物不必始於三代或是北朝歷鎮物商訓相非夏商之商也

舉案

焦氏筆乘孟光舉案齊眉張平子何以報之青玉案二案字即古梳字或云舉案之案詳其義作盤為是

孔雀毛

孔雀毛着龍腦則相綴禁中以翠尾作帚每幸諸閣

南村隨筆卷二

十三

擲龍腦以辟穢過則翠尾掃之皆聚無遺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也見墨莊漫錄

撲燈蟲

凡一切撲燈蟲欲救之以草長六七寸者持之用水淨口呪曰波利瑟叱護生草救度衆生離煩惱念七遍以草置燈上則蟲不撲入油中余呪之果驗

水居

水居一名魚伯大水有之狀如人乘馬衆魚為之導人馬皆有鱗甲手足耳鼻極類人今人於大水時見人乘馬者即水居之類與

同上



執明

羣碎錄執明甲戌神呼之入火不燒

救火法

春渚紀聞凡遇火災面火致敬同音念心火滅凡火滅六字火不延燒

子平

江湖談命者有子平有五星相傳宋有徐子平者精於星學後世術士宗之故稱子平又云子平名居易五季人與麻衣道者陳圖南呂洞賓同隱華山蓋異人也今之推子平者宗宋末徐彥昇實非子平也已

南村隨筆卷二

圭

編明劉玉記

紙簫磁簫

閩開元寺前有捲紙爲簫者色如黃玉扣之鏗鏗其音不窒不浮品在好竹上德化磁簫色瑩白式亦精好但百枝中無一二合調者合則其聲凄朗遠出竹上不意雲夢柯亭之外有此異種

閩中海錯

閩中海錯西施舌以色勝香勝蠟房以豐姿勝江瑤柱以冷逸勝西施舌既西之舌之矣蠟房其太真之乳乎圓真雞頭嫩滑如塞上酥江瑤柱產涇江梅妃

生其地其妃子之玉骨乎他如香螺珠蚌類非不爭奇競美以三君視之特姬姜之媵侍不足詫也俱闕小紀

書畫友

米元章塵談洛陽有書畫友每約不借出各各相過賞閱

同姓名

梁蕭子顯著古今同姓名錄有九張良五韓信四王敦二王莽三董卓尊鄉贊筆云有三董仲舒一漢江都相一北齊值閣將軍一蜀青城道士

鄧侯

南村隨筆卷二

丙

楊升菴謂蕭何食邑鄧在襄陽考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鄧氏分明云沛郡之鄧音嗟南陽之鄧音贊

仰字

今官府文移以上臨下皆用仰字按北齊書孝昭紀詔定三恪禮儀體式亦仰議之用仰字始此增韻資也姜南抱璞簡記

三姑六婆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藥婆穩婆蓋與三刑六害同也人家必宜遠之六逍遙館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  
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

佛家稱父母

佛家稱父曰富樓那母為彌多羅尼

人菱

扈從東巡日錄採人菱者言於春中生苗多在背陰  
濕潤處初生小者三四寸許一極五葉四五年後兩  
極五葉未有花莖至十年後生三極年深者生四極  
各五葉中心一莖俗名百尺杵四月有花細小如粟  
蕊如絲紫白色秋後結子或七八枚如大豆生青熟

南村隨筆卷十一 五

紅自落採之之法以四月及七月畏糧入山其草一  
莖直上獨出眾草光與曉日相映則削取其根一窠  
或四五岐或二三岐者種有紫團白條羊角等名惟  
黃潤堅實俗名金井玉欄者斯為最勝然秋冬採者  
堅實春夏採者虛軟故今採菱多在七八月云

剛卯刻文

正月剛卯既決靈及四方赤青白黃四色是當帝令  
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痺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  
夔龍慎爾周伏化茲靈及既決既直既觚既方庶疫  
剛痺莫吾敢當

花源茶

高江村花源茶詩梅滿岩阿竹滿澗沿厓栽植野人  
閒觀香嚼味重分別從此花源著本山西溪本山茶  
花源草堂製  
者今名  
花源茶

十二辰陰陽相屬

子寅辰午申戌屬陽陽數奇故鼠虎龍皆五指馬單  
蹄猴犬五指丑卯巳未酉亥屬陰陰數偶故牛四爪  
兔二爪蛇雙舌羊鷄猪俱四爪陽谷漫錄術家以十二肖  
配十二辰每肖各有不足之形焉如鼠無牙牛無齒  
虎無脾兔無唇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神猴無

南村隨筆卷十一 末

臀雞無腎犬無腸猪無筋人則無不足也草木子

梟鏡

郊祀志祠黃帝用一梟破鏡梟鳥名食母鏡獸名食  
父

白蝙蝠

李太白集載荊州玉泉寺青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  
窟窟多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大如鴉仙經云蝙蝠  
仙鼠千載之後體白如銀棲卽倒掛蓋飲乳水而長  
生也南翔白鶴寺蕭梁時僧行齊募建有白鶴飛集  
於此因名棟間為蝙蝠所窟其糞淘出為夜明沙治



目疾寺僧往往以之覓利蓋蝙蝠食蚊沙乃蚊之目珠也尊鄉贊筆云余寓寺中夜間親見白蝙蝠飛撲於盥榻之前則不獨荊州有之矣

嘉祐名臣

宋嘉祐中名臣富弼真宰相歐陽修真學士包拯真中丞胡翼之真先生 楮記室

錦

蜀都之錦獨稱妙絕故益州有錦城三國時始有之又鄴中記載錦名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菜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

南村隨筆卷二

七

文錦班文錦鳳凰朱雀錦韜文錦桃核紋錦及青縵黃縵白縵綠縵紫縵蜀縵等類

白翎雀

塞上鳥如鵲而小翅有白翎因名白翎雀雌雄相呼其聲可聽捕之籠中食以五穀能作百鳥音京師園沼閨閣中多畜之鳴之巧者一雀數金金元世作樂名白翎雀想亦其音可聽也元人多咏之 清吟堂集

五色石

塞外潤窩圖東山產五色石甚佳聞克魯倫河所出更勝 同上

貢珠

明永樂十九年蕪祿國王率妻子來朝獻巨珠一顆重七兩五錢上大喜賜金印冠服等宴犒遣回見尤西堂外國竹枝詞

染神脫黏

讀書有味名曰染神治心無垢名曰脫黏

貓兒眼睛

宣和間外國貢異物圓如龍眼實色若綠葡萄號貓兒眼睛能息火燃炭方熾投之即滅又云能解蠱毒見墨莊漫錄

南村隨筆卷二

六

梁山樂榜文

宋張叔夜招安榜文有赤身為國不避兇鋒挈獲宋江者賞錢萬貫雙執花紅其餘以次遞減前葉子戲有萬萬貫千萬貫花紅等采榜文中語也 居易錄

銀杏

蕭伯玉日記銀杏初實如豆風味佳絕今人但食其將落者

獅吼

獅性勁險眼異變即作威矣有小獸名吼形類兔兩耳尖長僅尺餘作威時即率吼示之獅畏伏不敢動



蓋畏吼溺也吼猖獗又畏雄鴻鴻引吭高鳴吼亦畏

伏錄

勝常

勝常猶今之婦人言萬福也王廣津宮詞云新睡起來思舊夢向人忘却道勝常前輩有云尊候勝常者勝字當讀作平聲筆談云

四書五經欠字

一部論語無一此字四書五經無一真字尊鄉贊筆

六經無騎字丹鉛錄九經無硯字無燈字無麪字無

茶字無豉字無醋字天祿志餘

南村隨筆卷二

九

花九錫

羅虬作花九錫一曰重頂幄障風二金錯刀剪折三甘泉浸四玉釭貯五雕文臺安置六書畫寫七艷曲翻八羨醕賞九新詩咏且曰亦須蘭蕙梅蓮之類乃可披襟

科舉

魏立九品官人之法隋煬帝始建進士科唐武后朝始殿試宋真宗咸平四年始令禮部糊名考較

筆紙硯墨神

瑯嬛記筆神曰佩阿紙神曰尙卿硯神曰淬妃墨神

曰回氏筆神又曰昌化

苗錦

苗錦大似苧布巾帨尤佳土俗珍之又黎人取中國綵帛折取色絲和吉貝織之成錦尚籍錄

透光鑑

世傳透光鑑鑑背有銘文及花紋者以鑑承日光則背紋透在屋壁上

五色墨

明宣宗所製御墨有五色者

龍尾硯

南村隨筆卷二

三

蕪易簡硯譜龍尾石亞於端溪多產於水中故極溫澤性本堅密扣之其聲清越與他石不同色多蒼黑亦有青碧者取之太多後亦漸少其種有眉子羅紋金星刷絲松紋角浪等惟泥漿一種較之諸石細密溫潤但不甚堅乃羅紋下坑石也

香爐款

爐款有飛雲閣篆書者乃常開平之後某所製有玉堂清玩四字篆書者乃嚴介溪所製

筆

凡造筆以中山兔毫為第一香狸毫次之嶺南古無



兎工人剪鬚爲筆然工之擇毫匪一羊鼠之鬚山雞  
雀雉豐狐狸猓玲狸獺麝鴨馬鹿之毛各呈其能  
自宣城諸葛氏以散卓得名蘇子瞻丞稱之而弋陽  
李展舒城張真嘉陽嚴永錢塘程奕歷陽柳材廣陵  
吳政吳說以及侍其瑛張通郎奇吳無至徐偃張耕  
老之徒往往因蘇黃諸君子之言垂名於後元初則  
吳興馮應科陸穎輩爲趙文敏賞識而宣州無聞焉  
筆工名家

湖州筆工名家張天錫又陸用之精於筆居婁江授  
其法於顧秀岩秀岩又授其甥張蒙孫大雅有贈筆  
生張蒙序明時業筆者推吳興黃文用爲第一 筆塵

南村隨筆卷二

圭

貂扇

高麗正使朴成弼持貂扇以障風唐東江先生有詩  
云妙製偏看擅海東不揮白羽取毛豐豈同紈素工  
裁月恰配檐褕巧障風雉尾未堪遮凜冽狐裘聊可  
掩蒙戎他時笥篋終捐棄翻在炎天暑汗中

竹爐

曝書亭集錫山聽松菴僧人性海製竹火爐王舍人  
紱過而愛之爲作山水橫幅并題以詩歲久爐壞盛  
太常因而更製流傳都下羣公多爲吟咏梁汾典籍

又仿遺式製爐恒嘆舊圖不可復得及來京師忽見  
之容若侍衛所容若遂以贈焉丙寅之秋梁汾携爐  
及卷過予海波寺寓適西銘青士愷似三子亦至坐  
青藤下燒爐試武夷茶相與聯句成四十韻用書於  
冊以示好事之君子

焦夫子句

兩輪日月磨興廢一合乾坤夾是非蜀焦夫子句也  
係宋初人亡其名載張世南遊宦紀聞

南村隨筆卷二

圭

男 紹良較字

南村隨筆卷二終



南村隨筆卷三目錄

蘇州田賦 日食

潮汐 銅鼓

杭子 互郎

花神 伽楠

文房四友 糖

鞦韆 五霸

象 人物

泉品 茶有九難

相思子 錠

義甲 器豐

破筆 數名

宿 金姑聲

鵲枕 勾足

媚蝶 燒尾

改水 珠

紙鷲 秦漢碑帖

熊膽 懶肝

獸異 貍貅角端

楓絲 滴血

南村隨筆卷三目錄

柴桑 甘羅

一弓 度量秤

八月端午 正月乞巧

竹葉符 菱芡

蠟蟲 鐵腳

宋板元板 南北帖紙墨

板印書籍 珊瑚

伽楠出產 桐人卜筮

蝶蘭 屠蕪酒

孔陵 笙簧珠玉

錢額 杜清碧

李義山詩註 酒

五加 速香

菜異 長生豆腐

鈞突泉 紙領

金日碑 四十五歲

從容定亂 茗比佳人

朝雲 味漱

呵膠 論文

鹿尾 露筋廟

南村隨筆卷三目錄



卯幕盃

阿魏

海嘯

香樹

東坡語

墨井道人

簞名

金元稱呼

柴窰酒枕

養生

草堂

詩話

寺廟

格言

菜

鹵莽滅裂

鳩逐婦

南村隨筆卷三目錄

三

南村隨筆卷三目錄

南村隨筆卷三

嘉定 陸廷燦 扶照

蕪州田賦

日知錄云天下墾田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內蕪屬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天下稅糧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內蕪屬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科徵之重莫甚焉雍正三年蒙

恩蠲免蕪松浮糧每年四十五萬兩革故明三百餘年之弊政百萬生靈苦累頓甦誠亘古希遇之曠典

日食

南村隨筆卷三

一

春秋日食三十六戰國傳記則書日食者七想有遺佚者必多前漢二百二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東漢一百九十六年日食七十三晉魏一百五十年日食七十九南北朝百有餘年南史食三十六北史食七十九明懷宗十七年八食

潮汐

說文江海之水朝生為潮夕生為汐寰宇記瓊州潮候不同凡江浙欽廉之潮皆有定候瓊海之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潮之大小隨長短星不係月之盛衰

銅鼓



銅鼓多馬伏波及武侯所製故稱曰諸葛鼓大苗崗方有之大者如鐘長筭三十六乳重百餘觔中空無底亦有土中掘得如坐墩者週簇細花紋極工緻四角有小蟾蜍兩人昇行以手拊之聲如鞀鼓人傳銅鼓有神此崗之鼓盜於彼崗夜見有虎欲出嚙人跡之鼓也還之乃靜 崗谿織志

杭子

雜俎杭子音元鹽鴨子也以其用杭木皮汁和鹽漬之故名

互郎

南村隨筆卷三 二  
溫公詩話牙郎當作互郎主互市事也唐人書互作互殆以字近而譌

花神

魏夫人弟子黃令徵善種花號花姑

伽楠

伽南香枯者以新荷葉裹之露過夜即發香如新又法以白芨葉莖之瘞土數日即復

文房四友

筆宜新紙宜舊墨宜燥硯宜潤

糖

老學菴筆記唐以前書傳凡言及糖者皆糟耳如糖蟹糖薑之類皆是至唐太宗時外國貢糖問其使人用其法煎成與外國等自此中國方有糖

鞀鞀

鞀鞀本北方山戎之戲以習輕趨者後中國女子學之一云作千秋本出漢官祝壽詞後世倒讀為秋千又云因禁烟節恐人寒食有內傷之虞故令人作此戲以動盪血脉耳

五霸

五伯之稱有三代之五伯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

南村隨筆卷三 三

周伯齊桓晉文杜元有春秋之五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趙臺又云非楚莊乃吳夫差也顏師古

象

象牙生理必因雷聲象胆隨四時在四腿肉有十二般唯鼻是本肉惟惡犬聲聞則舉鼻吼叫循守不去獵者伺其困而取之耳後有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胸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浮水出沒古訓言象孕五歲而生又畏鼠遇有鼠穴之處以足踏之不肯移步又畏猪見猪則奔避象之大者曰豫

人物







番禺人逢端午日採鵲巢中糞兩小石號鵲枕此日  
得者佳婦人遇之有抽金簪解珥瑋而償其值者蓋  
取以為媚男藥也 投荒雜錄

勾足

鵲鴿交時以足勾足鳴鼓翼如鬪狀往往墮地俗取  
其勾足為媚藥 酉陽

媚蝶

雀子艸蔓上春生雙蟲只食其葉越女取於粧奩中  
養之如養蠶法蟲老不食而蛻為蝴蝶蝶赤黃色女  
子佩之如細烏皮號為媚蝶 北戶錄

南村隨筆卷三

六

燒尾

士子初登榮進及遷除朋僚慰賀必盛置酒饌音樂  
以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謂有虎變為人惟尾不化  
須為燒除乃得成人一云新年所屬不相親附火燒  
其尾則定又說魚躍龍門化為龍時必雷為燒乃得  
化 上二說出西齋語記  
下一說出聞見錄

改水

續禮儀志冬至日鑽燧改火夏至日浚井改水則古  
人水火俱改所謂陰鑑陽鑑是也

珠

南越志珠有九品寸五分以上至寸八九分為大品  
一邊小平者名瑤珠次為走珠次為滑珠次為磊磔  
珠次為官雨珠次為稅珠又次為憊珠又有精珠襖  
光珠凡珠重七分為珍珠八分為寶珠 珠忌近鐵  
器柏木尸氣多爆碎近麝香則色昏

紙鳶

紙鳶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內熱古人至  
微之製必有以也一曰起於韓信

秦漢碑帖

周石鼓文 史籀 秦泰山碑 李斯 嶧山碑 胸山碑

南村隨筆卷三

七

秦誓詛楚文 章帝草書帖 夏承碑 蔡邕 郭有道

碑九疑山碑石經隸書邊韶墓碑 師宜官八分書

仙人唐君碑 張公廟碑 韓明府修孔子廟器碑

劉耀井陰碑 堯母祠碑 北岳碑 郭香察隸

書華山碑 張平子墓碑 崔子玉書

熊膽

熊膽按四時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獺肝

獺肝按月而生頁數臘盡蛻而復生閏年則十三頁

獸異



遼東有駝鹿重三百觔涼州狗大如驢樂浪郡有果  
下馬高三尺日南郡出果下牛亦高三尺松潘出六  
角羊土人云羊與鹿交故多角

貊豸角端

貊豸產峨嵋山木皮殿以上林木間有之形類犬黃  
質白章龐贅遲鈍見人不驚羣犬常侮之非猛獸也  
與毛詩陸疏異角端產瓦屋山不傷人但食虎豹山  
僧恒養之以資衛護

楓絲

蟲食楓葉所成名楓絲可以爲琴絃聲甚清越

南村隨筆卷三

八

滴血

滴血不獨祖孫父子陳業兄弟滴血孟姜夫婦滴血

柴桑

近見士子多使柴桑翁爲陶淵明不知劉遺民曾作

柴桑令也侯鯖錄

甘羅

世傳甘羅十二爲秦相大誤也按史記云羅事相呂  
不韋因說趙有功始封爲上卿未嘗爲丞相也相秦  
者羅之祖名茂資暇集

一弓

道書以一卷爲一弓音周與軸通用陶九成說郭用  
之佛書以一條爲一則洪景盧容齋隨筆用之

度量秤

度起於忽十忽爲絲十絲爲毫十毫爲髮十髮爲釐  
十釐爲分十分爲寸 量起於粟六粟爲圭十圭爲  
抄 秤起於黍十黍爲案十案爲一銖

八月端午

唐明皇以八月五日生張說上大衍書云謹以開元  
六年八月端午又宋璟千秋節表云月維仲秋日在  
端午則八月午日亦稱端午矣

南村隨筆卷三

九

正月乞巧

山東風俗正月取五姓女年十餘歲共臥一榻覆之  
以衾以箕扇之良久如夢寐或欲刺文繡事筆硯理  
管絃俄頃乃寤謂之扇天上以乞巧是正月亦有乞  
巧事矣

竹葉符

羅浮有竹葉符片片有篆紋可以辟書中蠹雜記

菱芡

菱花開背日芡花開向日故菱寒而芡暖仇池筆記

蠨蟲



土人以蠟蟲置冬青樹上至春結子如葡萄內俱細蟲婦女收採估客買去徧放山樹謂之放蠟其蟲食葉遺脂枝上如石膏取熬成蠟粵西偶記

鐵脚

酌中志正月十二月煤食鐵脚小雀蓋京師方物也

宋板元板

宋書紙堅刻軟字畫如寫格用單邊間多諱字用墨稀薄雖着水濕燥無痕跡開卷書香自生異味元刻做宋單邊潤多一線字劃不分蠶細紙鬆刻硬用墨濁穢中無諱字開卷了無臭味

南村隨筆卷三

十

南北帖紙墨

古之北紙其紋橫質鬆而厚不甚受墨故北榻色淡而紋皺謂之夾紗作蟬翅榻也南紙紋豎以蠟及造烏金紙水敲刷碑紋故色純黑而有浮光謂之烏金榻

板印書籍

書籍之有板刻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道始印五經已後典籍皆為板本仁宗時布衣畢昇又為活板

珊瑚

珊瑚水之木也生海中在水直而軟見風則曲而堅得日光乃作鮮紅淡紅二色其色善變可以占灾祥或為珠或為簪其人有福澤則益紅潤外有琅玕石生海底柯似珊瑚色白者曰白珊瑚色青者曰青珊瑚又有黑珊瑚其色如漆出安南

伽楠出產

伽楠雜出於海上諸山凡香木之枝柯竅露者木立死而本存者氣性皆温大蟻穴其中所食石蜜遺漬香中歲久漸浸木受石蜜氣多凝而堅潤則伽楠成其香本未死蜜氣未老者謂之生結上也木死本存

南村隨筆卷三

十一

蜜氣膏於枯根潤若錫片者謂之糖結次也歲月既淺木蜜之氣未融木性多而香味少謂之虎斑金絲結又次也其色如鴨頭綠者名綠結指之痕生釋之痕合按之可圓放之仍方鋸則細屑成團又名油結上之上也伽楠洋者為上占城次之產瓊州者名土伽楠狀如油速

桐人卜寃

李子萇為政以桐木為人象囚形臥於地埒中以蘆為榔能卜囚之寃否罪正則木囚不動罪寃則囚動躍出論衡



蝶繭

羅浮人喜以蝴蝶繭餉客或如鷄子或如雀卵大小不等其生化亦隨大小而成蝴蝶化時大五六寸雌雄成對無一孤者數月生子子生半月而化大蝴蝶相傳麻姑遺衣所化二三月間出洞山中人索其子藏之至六七月如蠶成繭繭破成蛾蛾乃化蝶五色絢爛金粉流光土人名之曰小鳳凰真仙種也其繭可以為布名曰繭布

嶺南雜記

屠蕪酒

屠蕪相傳為草菴之名昔有人居草菴每歲除夕遺

南村隨筆卷三

主

里間藥一貼令囊浸井中至元日取水置酒尊召合家飲之不病瘟疫而不載其方說楷云屠蕪即菖蒲飲之不疫當作醪酥又廣雅云屠蕪平屋也又冠有屋者名屠蕪

孔陵

孔子塚中樹以百數皆異種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其樹柞枌維離女貞五味篋檀之樹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焦氏說楷

笙簧珠玉

抱朴子謂五典為笙簧三墳為珠玉

錢額

寶泉寶源二局每年額鑄錢六十萬二千六百八十七串四百文歲需銅鉛七百一十四萬觔銅價每百觔十四兩五錢鉛價每百觔四兩七錢五分每銅鉛百觔解費三兩鑄錢每銅鉛百觔工料錢一千九百七十四文合計每串工本一兩肆錢三釐七毫五絲作價止一兩上虧 國帑每年幾及三十萬兩即此一事民間不可不知 朝廷利民之恩澤也

杜清碧

南村隨筆卷三

主

元徵君杜伯原先生 諱本江西之清江人少從諸名公講學不倦及壯超然有遺世之想至武夷得平川一曲衍沃深遠有終焉之意屢徵不起授翰林院待制兼國史編修官已就道至虎林復以疾歸山所著有清江碧嶂集至元間卒葬崇安縣南郭危公素為作墓碑余承乏崇安時恐為人侵其墓地擬加清理建祠其旁覓其後裔居守給與查出無主之田以供春秋祭享無如止存路旁墓道一碣其墓處徧覓不得意欲徐圖訪其子孫猶有存者因充舖司之役現有工食不欲舍彼而就此以致因循後奉文離任此



心未遂實為曾司其土者之愧然猶有望於後之君子焉

李義山錦瑟詩註辨疑

義山錦瑟一詩註者多矣終無定論以余管見窺之蓋亦悼亡作也按房中曲錦瑟長於人則錦瑟乃房中之一物也物在人亡觀物傷情因以託興耳按譜會昌三年王茂元愛其才以女妻之是時義山年已三十六矣則茂元之女或非原配未可知也河陽之詩悼王氏也錦瑟之詩或前此之悼亡也蓋瑟之為物久已破為二十五絃今無端而五十則絃斷明矣

南村隨筆卷三

古

一絃一柱豈所亡者年方二十五因此而思華年耶曉夢迷蝴蝶思憶形諸寤寐也春心托杜鵑悲傷比於啼血也滄海月明珠有淚想亡者恩愛之情彼此同之也藍田日暖玉生烟乃埋玉之後想其溫潤之容也三四句切作者五六句切亡者總結謂此情此景在當時即已惘然豈今日之所能一一追憶乎須與房中曲河陽詩參看

酒

酒有以綠為貴者白樂天所謂傾如竹葉盈尊綠是也有以黃為貴者老杜所謂鸞兒黃似酒是也有以

白為貴者樂天所謂玉液黃金卮是也有以碧為貴者少陵所謂重碧沽新酒是也有以紅為貴者李長吉所謂小槽夜滴珍珠紅是也廣中所釀酒謂之紅酒其色殆類胭脂酉陽雜俎載賈將家蒼頭能別水常乘小艇於黃河中以瓠匏接河源水以釀酒經宿酒如絳名為崑崙觴是又紅酒之尤者也堅瓠集

五加

五加曰豺漆一名文章草作五義蘄州呼為木骨道家呼為金鹽母與地榆皆可煮石文章艸贊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說楮云

南村隨筆卷三

古

速香

速香伐樹去木而取香者曰生速樹朴木腐而香存者曰熟速其木之半沉者曰暫速香黃而熟者為黃熟通黑者為夾箋

菜異

菜品中有蕪青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如蓮花或作龍蛇形此常性無足怪者夢溪筆談

長生豆腐

吾師商邱少師宋公撫吳時恭遇

聖祖仁皇帝南巡駐蹕 特命御厨至幕府教製長生



豆腐秘法余後於少師席上屢得嘗之實非人間所易有也

### 趵突泉

山東濟南趵突泉從地底湧起三穴高三四尺然後瀉入池中波濤之聲不絕余昔過之題云清流怒湧伏龍驚七二泉中最擅名未肯隨波甘就下激昂長作不平鳴

### 紙領

宮女衣皆以紙爲領一日一換欲其潔也江西玉山縣貢見戒菴漫筆

### 南村隨筆卷三

未

### 金日碑

日碑世人讀作密底耿克明曰日字漢書原無別音當如本字讀宋公庠言日字音彌畢切如今人所讀不知起於何時也見說楮或云乃外國音

### 四十五歲

燕人諱言四十五歲人或問之不曰去年四十四則曰明年四十六不知何所爲也見朔記

### 從容定亂

康熙二十七年六月商邱夫子宋公自江蘇方伯奉命撫江西時適有楚北兵譁江右震恐公兼程而至

撫慰之蒞事未十日於月晦有奸徒李美玉袁大相勾結楚逆以酉字帖結城內外三千人約詰旦礮舉而爲不軌公廉知之乘夜擒二人至訊得實於次早奉天子所賜節斬之轅門外卽張信示曰倡亂者已誅餘不復問衆俟日高正猜疑間忽聞二人已懸首藁街矣旋即鳥獸散不獨豫章得安而楚逆無援亦因以平其功甚鉅餘詳劉榛記中

### 茗比佳人

佳茗比佳人未經人道惟東坡詩云仙山靈雨濕行雲洗遍香肌粉未勻明月來投玉川子清風吹破武陵春要知玉雪心腸好不是膏油首面新戲作小詩君一笑從來佳茗似佳人

### 南村隨筆卷三

七

### 朝雲

東坡侍妾名朝雲 河間王琛有妓亦曰朝雲

### 味漱

味漱音滑養鷹鷄法也

### 呵膠

一間錄云呵膠出塞外可以羽箭婦人貼花鈿呵噓隨融此與兗州阿膠非一物世多不知

### 論文



吾師漁洋先生云唐末之文吾喜杜牧孫樵宋南渡之文吾喜陸遊羅願元文吾喜戴表元明初之文吾喜徐一夔明季之文吾喜嘉定婁堅臨川傅占衡餘姚黃宗羲

鹿尾

京師極貴鹿尾予向引陳子昂賦耶律楚材詩證之考西陽雜俎所記劉孝儀曰鄴中鹿尾酒肴之最則不始於唐自南北朝已貴之夫子亭雜錄

露筋廟

畏壘筆記云高郵露筋廟本以祀五代時將路金以

南村隨筆卷三

六

先有德於茲土故為立廟後乃訛露筋李燾辨之詳矣蓋里俗之謬譌米芾廟碑未詳考耳此與段柯古露筋驛江德蓼鹿筋梁各異未知孰是

卵幕盃

明神宗時浮梁人吳十九者自號壺隱隱於陶能詩書法似趙承旨所製磁器妙極人巧嘗作卵幕盃瑩而白可愛一枚重才半銖性不嗜利所居席門甕牖而已居易錄

阿魏

本草波斯國阿慮長八九丈皮色青黃三月生葉似

鼠耳斷其枝汗出如飴久而堅疑名阿魏或云阿魏生西域中其樹有汁沾物即化人牽羊豕之類繫樹下迺以物撼之汁落則羊豕皆成阿魏而樹上之汁終不可得故云阿魏無真又云滇南蜂甚巨結窩多在絕壁垂如雨滇人於其下掘一深坎置肥羊於內令善射者飛騎發矢落其窩急以物覆坎則羊與蜂相刺撲二者合并而化久之取出是名阿魏濯纓亭筆記西域有草根株獨立枝葉如蓋臭氣逼人取其汁熬膏為之又云阿魏出三佛齊國未知孰是

海嘯

南村隨筆卷三

九

康熙丙子六月初一日大風海水漲溢崇明上海沿海各處被淹房屋人民所傷無數是年七月二十一日容縣風雨起蛟水漲三四丈錄遺士子有被淹死者雍正壬子七月十六日大風海嘯蕪松沿海居民廬舍漂沒無算

香樹

香樹幹如樹蘭葉如黃楊子如連翹而黑以夏月子熟種之嶺海見聞

東坡語

東坡居士自今以往早晚飲食不過一爵一肉有尊



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  
主人不從而過是吾及是乃止一日安分以養福二  
日寬胃以養氣三日省費以養財元豐六年八月二  
十七日書

墨井道人

虞山吳漁山歷號墨井道人錢宗伯稱其不獨善畫  
其於詩尤工思清格老命筆造微與石谷子王翬同  
出太原奉常之門人品高逸書法規模東坡欲其畫  
者不可以利動不可以力得貴官大賈求其寸楮尺  
幅莫能致也嘗爲余畫山水大幅累月而就題曰陶  
圃松菊又系以詩云漫擬山樵晚興好菊松陶圃寫  
秋華研朱細點成霜葉絕勝春林二月花筆墨奇逸  
實出耕烟散人之上

簞名

簞一呼笙或曰桃笙亦曰籊籊曰行唐又曰流黃

金元稱呼

穀山筆塵金之官長皆稱勃極烈元之官長皆稱達  
魯花赤岳牧至郡縣皆然

柴窑酒椀

張桐城集有柴窑酒椀歌曹頌嘉齋中同嚴存菴沈

南村隨筆卷三

三

康臣趙武昔周緘齋曹升六汪蛟門喬石林作

養生

古人讀文選而悟養生之理得力於兩句曰石蘊玉  
而山輝水涵珠而川媚此真是至言 同上

草堂

陶開虞曰子美草堂有四一在西枝村未成一在浣  
花一在瀼西一在東屯

詩話

徐而菴詩話今人論詩輒云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  
此二語悞人不淺吾觀古詩無一字無着落須細心

南村隨筆卷三

三

探討方不墮入雲霧中

寺廟僧道尼姑數

康熙六年禮部行查各省巡撫陸續冊報計算直隸  
勅建大寺廟共六千七十三處小寺廟共六千四百  
九處私建大寺廟共八千四百五十八處小寺廟共  
五萬八千六百八十二處僧共一十一萬二千九百  
二名道士共二萬一千二百八十六名尼姑共八千  
六百一十五名以上通共寺廟七萬九千六百二十  
二處僧道尼姑共一十四萬一百九十三名

魏尚書格言



蔚州魏環極尚書庸齋閑話云五倫之外無道六經之外無文四書之外無學 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

菜

菜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陽華之芸雲夢之芹具區之菁楊樸之薑越駱之菌

鹵莽滅裂

耕之不善曰鹵莽耘之不善曰滅裂

鳩逐婦

明秦人趙統伯辨鳩逐婦云乃感天地之雨暘而動

南村隨筆卷三

圭

其雌雄之情求好迷也非逐而去之之謂

姪 紹衡較字

南村隨筆卷三

南村隨筆卷四目錄

張飛薛仁貴

長慶集序

長慶集序

焦山古鼎

羽陽宮瓦

明末詩派

西洋貢獅

鷹背犬

于闐蠶法

蠻驍志

龍猪

丙舍

石字

古磁

茶

安息香

美人蕉

資治通鑑補

壽詩

貞壽集

五經題

十二時爐

犴

元磁

嘉邑永折

明潞王琴

穀城山詩

朝鮮採風錄

地市

伯孟名諱有別

人瑞

小人

蘭石

朝鮮貢筆

端溪石硯

水巖石

石眼

石結

子石



試墨法	瘞鶴銘
茅筆	昌歎
白墨	大珠
無着天親	紅有四音
冰厨	閣帖
綠沉	伍員
犀刀神呪	蜜瓢瓜
彩鶴青蝶	番鴨
刻絲畫	覷步
落針松	松雉艾納
南村隨筆卷四 目錄 二	
栽柳法	地火燃禾
海市山市	無恙
半翅	安南筆
紙	鮑血邊硯
李廷珪墨	紙織字畫
銅柱	鴨餛飩
外國墨	泰西
三娘子	三豪
阿法	竹人
長人	尙友堂座右銘

伯夷叔齊	海榴罌
凍石	陽羨茗壺
玉帶生	仙家日月
第四泉	籀樓
蓴	抱琴圖
南村隨筆卷四目錄 三	
南村隨筆卷四目錄	



南村隨筆卷四

南村隨筆卷四

嘉定 陸廷燦 扶照

張飛薛仁貴

藝苑卮言張飛手書刁斗銘書法妙絕又甚奇薛仁貴亦有周易解行世

長慶集序

漁洋先生題跋讀元氏白氏長慶集婁堅子柔二序紆餘唱歎真古文也子柔嘉定人與唐時升程嘉燧李流芳齊名神宗末婁之文程之詩號吳中二絕懷宗時有臨川傅占衡字平叔能古文在艾南英之上

南村隨筆卷四

一

入 國朝言古文者益多如婁傅者予未見其比也

焦山古鼎

焦山古鼎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濶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腹銘九十六字詳王西樵先生古鼎歌漁洋夫子亦有和作

羽陽宮瓦

橘軒雜錄鳳翔府古雍州秦穆公羽陽宮故基在焉其瓦有古篆羽陽千歲字昔雲中馬勝公得之陰字在硯之左奇古非銅雀所及

明末詩派

漁洋詩話明末七言律詩有兩派一為陳大樽一為程松圓大樽遠宗李東川王右丞近學大復松圓學劉文房韓君平又時時染指陸務觀其警句如瓜步江空微有樹秣陵天遠不宜秋梅殘燭燼西窓雨雪沍香濃小閣雲古寺正如昏壁畫層湖都作水田衣夢裏楚江昏似墨畫中湖雨白於絲遠雁如塵飛水面亂帆疑葉下吳頭剋峯凍雨皆成雪出霧危巒半是雲多年華髮絲相似三月春愁水不如砌飲斷虹明積翠湖飛片雨亂斜陽羽聲變後寒風急虹影消

南村隨筆卷四

二

來白日過城上雪聲遊子屐縣南風色酒人家嶽寺夜眠春碭雨浦樓寒醉雪山風不愧古作者松圓名嘉燧為嘉定四先生之一

西洋貢獅

康熙十七年西渡爾都加利亞國獻獅子有番人瘦甚狀如鬼手鐵鈞戟守之夜卧籠中制其野性尤西堂先生侗有西洋貢獅子賦

鷹背犬

遼東有鷹背犬乃鷹生三卵一鷹一鵝一大也其犬追逐與鷹俱疾最為難得



于闐蠶法

于闐國不殺蠶俟蛾飛盡始淪繭中國以繭破不能為絲患其抽緒易斷也然彼國中必自有法若得譯而做之亦仁術也紫桃軒又綴

蠻甌志

蠻甌志記陸羽令奴子採越江茶看焙失候茶焦羽怒縛奴投火中李日華辨之謂季疵必無此事

龍猪

龍猪重一二十觔小耳庫脚細爪土人醃熏以竹片綑之皮薄肉嫩與常猪不同出江西贛州府龍南縣

南村隨筆卷四

三

又出南雄府東北百里龍王巖

丙舍

天香樓偶得丙舍乃正室兩旁之屋次於甲乙故以丙為號鍾元常所云墓田丙舍此指其在墓田者而言非謂丙舍專屬墓田也

石字

閩中一張姓創以碎石集湊嵌成匾聯大字鈎趯波磔神理皆具居易錄稱之以為絕技余在閩時有士民免作一聯相贈云南閩雨露餘棠蔭北闕鹽梅待鼎調筆力迺勁一似墨書濃淡得宜真奇想也

古磁

世言錢氏有國日越州燒磁為供奉之物不得臣庶用之故云秘色侯鯖錄柴窑於陶器中最古流傳至今者碎片與金翠同價夫子亭雜錄汝窑用瑪瑙為末作黝

當時止供御絕難得余倅汝僅見溫揮使家一小罌六視齋筆記

茶

尚茶之風始盛於唐首稱陽羨及蒙頂宋則最重建州流傳至今出產各殊烹飲亦異近惟武夷盛行其峒山之羅芥別有風味吳之虎邱已不可得若歛之

南村隨筆卷四

四

松蘿杭之龍井並可頡頏往時人重天池然飲之令人脹滿浙之產曰雁宕曰日鑄此外廬州之六安泉州之清源亦皆有名聞近年入貢者又有閩之鄭宅宛陵之涇川及吳之洞庭其餘出產之處甚多不能悉錄

安息香

安南國出安息香樹如苦棟大而直葉類羊桃而長中心有脂類核桃穰而香發眾香之氣紫桃軒又綴

美入蕉

閩中美人蕉一名紅蕉葉與芭蕉一類而畧小盛冬



發一紅瓣上抽綠苗三四月間齊放簇若朱蓮經月不敗大是佳卉

資治通鑑補

明末吾邑嚴永思先生衍好古之士也著資治通鑑補四百卷竭三十年之力始成與陶菴黃先生輩同學交好黃先生曾為分繕今稿內手澤如新令人肅然起敬但其書卷帙浩繁百餘年來尚未付梓實為恨事未知將來遇合如何此桑梓中好古者所宜共為留心者也

壽詩

南村隨筆卷四

五

先曾祖春園公與陶菴黃先生有金蘭之雅先曾祖六十時先生壽之以詩云已去風塵未住山暮年幽事滿荆關家居萬戶侯封內人在西京儒俠間青玉案邊椎髻古黃金花下舞衣斑祇應便與林泉約賒盡清娛占盡閑手書至今珍藏詩載陶菴集內

貞壽集

先祖文學視祥公高才早世時先奉政年方六齡賴祖母金太孺人教養成立蒙大中丞慕公具題奉旨旌表貞節建坊之日正值誕辰當代鉅公文人學士賜之詩文哀然成帙彙付棗梨顏曰平原貞壽集吾

師閩撫大中丞青樵張公吳門侍講雙泉繆公侍讀瞻庭彭公皆為之序 君師恩重永矢勿忘

五經題

康熙丁卯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侯官林文英皆全作五經題以違例貼出榜發後雲間受業族叔監察御史祖修具疏以聞 上許一體會試戊辰俱成進士入詞林蓋特典也庚午武進莊令輿桐鄉俞長策亦皆五經具題准會試中式今已一體取中外省皆然每科多至數人人才之盛超越前代矣

十二時爐

南村隨筆卷四

六

述異記石門縣鄉人因天旱浚河於土中得一銅爐方圓徑尺有蓋泥沙沾漬不以為異後遇遠商以百錢買之細為洗剔蓋上有十二生肖口俱張開焚香則每一時烟從一肖口出驚為至寶什襲而去不知何代神物也

犼

東海有獸名犼能食龍腦騰空上下驚猛異常每與龍鬪口中噴火數丈龍輒不勝康熙二十五年浙平陽縣三蛟二龍合鬪一犼殺一龍二蛟犼亦隨斃俱墮山谷中一物長一二丈形類馬有鱗鬣死後鱗鬣



中火光猶焰起丈餘蓋卽玃也同前

元磁

斃器元燒有樞府字號者亦有可取

嘉邑永折

嘉定舊屬蕪州以濱海潮沙之地獨不宜稻民間食米皆藉隣邑明神宗時田土積荒漕糧無辦邑民伏闕上書熹宗時又賴歸太僕諸公調護得成永折至吾朝捐租之詔屢下以改折之嫌不得一體邀免於是邑之紳士繪圖請命邑侯聞公在上據情籲憲大中丞洪公特疏具題得入地丁項下一體全蠲六

南村隨筆卷四

七

百三十里無不歡呼踴躍乃宵人反乘機搆難牽連通邑隣邦巨公亦遭風影先奉政諱培遠爲無妄波累與孫先生松坪趙先生蒙泉戴先生南村及雲間王先生霖悅輩三載驚濤幾遭不測先公義命自安取與不苟感懷詩有云一心清白全由我三載憂危總聽天蓋實錄也大司農却非王公尤加引重緣已田不過二頃實爲通邑公事別無私意於其間迨今上浮糧之免吾邑沾恩尤渥後人不可不知所自也王世樞填諱

明潞王琴

故明潞藩敬一主人風尙高雅嘗擇良材選名手造琴三千張又仿宣和博古圖式造銅器數千枚瘞地中欲使後世流傳其名此與沉碑漢水者同一意也今其琴往往遇之而銅器尙未之見

穀城山詩

漁洋詩話穀城山好青如黛滕縣花開白似銀嘉定李長蘅流芳詩也余最喜之甲子使東粵往返兩過滕縣不見一花賦詩云薛北滕南幾問津遠山如畫黛眉新惟餘底事添悵悵不見花開白似銀

朝鮮採風錄

南村隨筆卷四

八

吾邑世執孫先生松坪名致彌以太學入京擅詩名聖祖仁皇帝召見奇其才康熙十七年頒詔朝鮮命一等侍衛狼曠爲正使而致彌副之歸時撰朝鮮採風錄載林悌等三十餘人皆近體詩也後孫於戊辰登進士改庶吉士官至翰林侍講學士以太學生而蒙朝廷知遇之恩出使外藩此從來未有之異數也

地市

山有山市海有海市見之載記山東恩縣白馬營在平馬令莊皆平原時於雨後見有此異土人謂之地



市見池北偶談

伯孟名諱有別

嫡長曰伯庶長曰孟 生日名死曰諱今人多不辨

人瑞

香祖筆記載漢中南鄭縣之東有民家老嫗年一百二十歲尚晨往田間栽種廣州有佛山諸生黃章者年一百二歲康熙己卯尚入省闈誠為太平盛事近年邸抄各省題請旌表男婦百歲以上者甚多奉旨加賞內庫緞疋及銀兩曠古未有之典何幸見之至生當仁壽之域又幸中之幸矣

南村隨筆卷四

九

小人

述異記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外國貢小人一其長二尺許面目肢體鬚眉與人無異似四十歲人四驛館為製小衣冠啓奏進上其人手持小傘蹣跚而行傘式與中華同人故勝之輒吱吱作聲如猴觀者塞路

蘭石

山東學使駐紮衙門在臬司署旁衙內有蘭石軒三楹庭前一石青質白紋皆蘭葉蘭花宛然九畹長幾五尺濶半之如橫幅畫極為可愛族祖次山公視學

時余親見之今署併考場此石想入臬署矣

朝鮮貢筆

朝鮮所貢筆皆用狼毫聞之孫學士松坪先生云

端溪石硯

端溪硯始於唐盛於宋李之彥譜端石所出有四巖石為甲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後壘為劣而巖石又分上下焉下巖之石用久亦發墨不若他坑之石久即光滑拒墨宋高宗翰墨說端璞出下岩色紫如猪肝密理堅緻瀦水發墨呵之即澤研試如磨玉無聲此上品也

南村隨筆卷四

十

水巖石

端州羚羊峽鑛凡十一曰老坑曰宣德巖曰朝天巖曰屏風背曰飛鼠岩曰古塔岩曰新巖曰阿婆巖曰白婆墳曰梅花坑而以水岩為第一水巖明神宗時開以青花蕉葉白火捺紋黃龍金錢珠砂斑翡翠鸚鵡眼雀斑玉帶蟲蛀鮎血邊鴉眼象眼等為驗然水岩中又有高下之不同佳者才大如掌值至三十金細潤發墨其妙難以形容以他石並之邢尹自殊

石眼



端石昔人有以眼爲貴者以眼之多寡定價之低昂而歐陽公又以眼爲石之病卽高宗內府所用不取有眼以一泓紫玉絕無點綴爲佳然石之佳者亦不在有眼無眼也宋下巖石多無眼者

### 石結

凡香有結惟石亦然其石大至數尺去其不結者取其結者僅得掌許故視之大而佳者最難得卽水巖中石之結者無幾佳石之得良有數焉不可以人力強求者也自硯有端溪而各種之石可以盡廢石有水岩而端溪諸坑又可以盡廢矣

### 南村隨筆卷四

七

### 子石

歐陽公云端石以子石爲上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有黃鑣如玉璞鑿之始見硯材亦百不得一米襄陽則云子石未嘗有豈未之遇歟春渚記聞載丁晉公宰衡之日除其周旋爲端守屬求佳硯廣覓無可意者久之於溪潭中飛鷺集處得一石璞如米斛石工賀云此至寶也叢手攻之有一石如鷺卵剖爲二硯亟送其一晉公亦寶愛之此子石之明證世人何必以紫石爲子石耶至山下澗谷中所有色亦純紫謂之野石其生成卵形者乃石子非子石也是皆不足

取也

### 試墨法

試墨法以墨幾種於硯上逐宗磨開記明某某俟乾後沉入水中觀之高下迥別如試金然

### 瘞鶴銘

焦山瘞鶴銘有謂陶隱居書者有謂王右軍書者有謂唐王瓚者向無定論淮陰處士張昭字力臣曾乘江水歸壑時藉落葉爲茵卧而仰讀其辭因繪圖作辨且證爲顧允迪翁所書朱竹垞先生書其後云自處士之圖出足以息衆說之紛綸矣

### 南村隨筆四

七

### 茅筆

閩興化仙遊縣出茅筆云草生九仙山取草截之長短如筆束縛之似管銳其頭首尾相連宛然筆也握之甚輕用之圓健運腕稱意不讓中山兔豪

### 昌歎

顧氏玉篇昌歎徂敢切昌蒲俎也唐人作昌歎誤歎音觸盛氣怒也從欠蜀聲

日知錄

### 白墨

淵鑿類函載黥歛間有人造白墨色如銀迨研試時卽與常墨無異未知所製之法



大珠

康熙二十九年懷寧縣民楊姓漁於陶鵝夾獲巨蚌剖之得大珠一如龍眼重六錢四分巡撫江公有良咨部代進予在皖時有奉差解珠巡檢述之甚詳

無着天親

無着天親是弟兄無着是初地菩薩天親之兄王維詩

紅有四音

漢書女紅作工荀子大紅小紅作功詩譜晉人遷於故紅作絳漢書恩澤侯表有紅侯注今虹縣音降水經瀧水南經曲紅縣又借作江字聲矣

南村隨筆卷四

三

冰厨

夏日供帳飲食為冰厨出越絕書

閣帖

閣帖內李斯書乃李陽冰王密德政碑石本也石林燕語

綠沉

綠沉不止鎗梁武帝食綠沉瓜又有綠沉漆筆管綠沉弓綠沉弦綠沉屏風石季龍綠沉扇

伍員

伍員讀作運天隨子詩賴有伍員騷思少又作平聲

犀刀神呪

唐牛騰懼害有人教以帶犀角刀子俯伏指訣其訣中指第三節橫紋以大指爪指之密誦呪七遍即無患矣呪曰吉中吉迦戌律提中有律隨阿婆迦呵已而果免如無犀角者象牙刀子亦可出周嬰厄林

蜜瓢瓜

畫墁錄云襄邑義塘瓜剖之色如黛而味甘如蜜似為難得之物近年吾鄉頗產此瓜云其種來自海外色味果與常瓜異但所出不廣耳

彩鷄青蝶

吾師新城先生筆記載康熙四十年 駕臨塞外喇

南村隨筆卷四

十四

里達番頭人進彩鷄一架青翅蝴蝶一雙於 行在問之對曰鷄能擒虎蝶能捕鳥又哈密獻麟草一方云草生鳴鹿山中必俟千月乃成自利用元年至今止結數枚

番鴨

臺灣出番鴨大於常鴨而小於鶩色純白高冠似鵝而殊頂似鶴足似鴨而嘴帶尖喜食魚鰕等物蓋亦水鳥之類也

刻絲畫

宋時刻絲人物花卉翎毛等神彩宛然不減名人筆



法極爲可寶宋繡亦佳

覷步

猗覺寮記京師以探刺者爲覷步唐有此語強梁御

史人覷步安得夜開沽酒戶

落針松

松柏後凋浙江蘭溪東門外僧舍有松獨落名落針

松至春則新綠可愛

松雥艾納

松取燒枝其上下承取汁名松雥其松樹皮上綠衣

名艾納合衆香燒之其烟圓聚清白可愛廣志

南村隨筆卷四 五

栽柳法

截柳五株批開急合爲一取圓直麻縷係牛屎泥固

深栽之一年有三年力

地火燃禾

久雨乍晴當夏而冷田面既有濕氣又有陰冷氣在

空中火氣不能疏越逼入禾苗如腐草延燒農家急

放田水令乾乃免蓋水乾則火氣疏越也

海市山市

泰山之市因霧而成或一月一見於霧中見城闕旌

旗絃吹之聲他山間亦有之登州海市每春秋之際

天色微陰則見頃刻變幻無一不具聞廣州虎頭門

浙江寧波亦有之但時候不同耳

無恙

恙毒蟲也能傷人古人草居露宿故早時相見問勞

必曰無恙

半翅

居易錄半翅卽沙鷄大如鴿形似雉鼠脚無後指岐

尾出北方沙漠盤山亦有之味甚肥美日下舊聞云

卽突厥雀也一名鷓鴣戒菴漫筆又名半痴好視紅

物飛不遠輒下歇人着紅裙襖以誘之則近身凝視

南村隨筆卷四 六

不去故可得

安南筆

安南筆似兔毫而色淡蓋毛內微間翠羽以玳瑁爲

管兩端以象牙鑲之筆亦尖健可用

紙

李僞主造會府紙長二丈濶一丈厚如縉帛宋匹紙

有長至三丈者元時有黃麻紙羅紋紙明宣德所造

素馨紙白楮皮紙最佳其大內所用細密灑金五色

粉箋堅厚如板面研光如玉或用泥金畫雲龍其上

尤爲可寶



鮑血邊硯

余藏端溪水岩鮑血邊研銘云邊幅不修吾豈汝尤乃秀水朱檢討竹垞先生筆也

李廷珪墨

王氏談錄云李廷珪墨凡數等其作下邳之邳者為上作圭潔之圭者次之作珪壁之珪者又次之其二云奚廷珪者最下

紙織字畫

閩中紙織字畫以紙割細條織成字則筆法入格畫則渲染得神可稱工巧余家舊有藤織屏幅字仿東

南村隨筆卷四

七

坡書司馬溫公我箴歎稱萬曆戊子長至之吉後學黃時雨書訪之閩中今無售者

銅柱

馬伏波立銅柱一在憑祥州思明府南界一在欽州分茅嶺交趾東界又於林邑北岸立三銅柱為海界林邑南立五銅柱為山界唐馬總為安南都護立銅柱二於漢故地五代馬希範平蠻立銅柱二於溪州自漢以來立銅柱者凡三皆馬氏

鄭露赤雅

鴨餛飩

嘉興鴨餛飩其名莫考所自始乃哺坊中烘卵出鴨

有半已成形不能脫殼混沌而死者在他處為棄物而秀州獨以為方物桐城方扶南世舉曾以鴨餛飩詩見示語多稱賞人之好尚各異有如此者

外國墨

高麗墨烟極輕細往時潘谷嘗取高麗墨再杵入膠遂為絕等魏道輔云新羅國墨有蠅食其汁蠅立死不知何毒如是戒人合藥勿用見墨史

泰西

昭代叢書引泰西人言以大地為圓球上下四旁皆成世界地下之人與中華脚板相對果爾則上下四

南村隨筆卷四

六

旁從何分別何憑以中華為中自以為西耶果爾則海水當離岸不着土不然何以泰西來者不從水底出也大地誠如圓球亦應上下分陰陽四旁分東西南北如以圓木球着水半沉水中半出水面泰西在西中華在東必從海面環繞而至斷無海船能如日月之麗空而出入也按西儒南懷仁西方要記云舟師掌指南車定向占風長途不見山地只記北極出地度數則非從地度可知其曰西洋乃西海也泰西在西海之濱地在極西而中華在東耳至其人穎異聰明其器工巧奇妙有非他國所能及者



三娘子

尤西堂外國竹枝詞云翠羽貂蟬錦繡襦火旗一隊  
醉駝酥邊頭爭看三娘子不羨昭君上馬圖注三娘  
子蒙古俺荅之妻主兵柄衆畏服之能效順朝廷自  
宣大至甘肅不用兵者二十年封忠順夫人中國傳  
其畫像甚美三娘子入貢時每於巡撫吳兌處索脂  
粉薊澤兌必應之以小惠結其心而安邊息事所得  
良多矣

三豪

宋石介作三豪詩石曼卿爲詩豪歐陽永叔爲文豪

南村隨筆卷四

九

杜默爲歌豪茗溪漁隱叢話

阿法

達達稱中國官府曰阿法

竹人

王彪之閩中賦云篔簹函人齊民要術注云篔簹竹  
節中有物長數寸似人形相傳云竹人竹人之名較  
楓人尤奇

長人

康熙戊寅山東進長人鄭克已新城縣人長六尺八  
寸是秋陝西亦進長人某其長與鄭相等丁亥年

聖祖南巡嘉定亦有長人姓莊名壽進至行宮卽令

鄭長人等引見隨駕入京後以不諳侍直發回  
艱於一飽力田而終

尙友堂座右銘

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士  
君子不可無此志業毋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孫學  
術殺天下後世之人士君子不可有此罪過嘉靖庚  
申夏六月滁上松父勒石浙泉堂後

伯夷叔齊

伯夷叔齊卽墨知墨允也見春秋少陽伯夷名允字

南村隨筆卷四

十

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見論語疏

海榴髡

湧幢小品載世廟初年勲輔諸臣同遊賜畫扇有木  
刻海榴髡墜子可半寸許穴其腹藏象刻物件凡一  
百件亦天下絕巧也

凍石

高江村歸田集凍石舊時於處州山中往往從璞中  
剖出初本輒賦見風始結爲石故名凍石其色或淡  
白淡黃淡青光澤可愛以之鐫刻圖記遠勝銅玉近  
惟青田舊坑間尙有之凍石絕不可得矣



陽羨茗壺

茗壺黜銀錫及閩豫甕而尚宜興陶取其製以本山土砂能發真茶之色香味且高人務以免俗名手所製一壺重不數兩價每一二十金能使土與黃金爭貴矣考其始創自金沙寺僧久而逸其名又胡願山學憲讀書寺中有青衣供春者仿老僧法為之敦龐周正指螺紋隱隱可按允稱第一神宗時有四大家董翰趙梁玄錫時朋朋即大彬父也大彬號少山不務妍媚而樸雅堅栗妙不可思遂於陶人擅空羣之目矣此外李茂林李仲芳徐友泉又大彬徒歐正春

南村隨筆卷四

圭

邵文金蔣伯琴等其餘名手尙多茲不備錄

玉帶生

端溪玉帶生硯紫質玉紋因名舊寶于信國文丞相有銘四十四字殉國後硯歸謝臯羽轉歸楊鐵崖為七客者之寮中物余曾從商邱夫子宋公座上見之公有玉帶生歌載紅橋集

仙家日月

世傳爛柯觀碁天台採藥之事與前人山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之句相合余竊疑之審如是則在凡人視之始覺其長仙家自視反覺其短矣因戲成一絕

云仙家日月長人間常企慕如何幾千年翻作七日過

第四泉

戒菴漫筆云楞伽山治平寺井有六角石欄字曰天下第四泉此非張又新桑苧翁所品之內因記之

移樓

移樓移音移說文閣邊小屋也

蓴

雞跖集蓴乃菜之上味江東人謂之蓴龜四月蓴生莖而未葉名雉尾蓴五月葉舒長名絲蓴七八月中

南村隨筆卷四

圭

有蝸蟲不可食至十月冰凍蟲死雖老猶可食又云霜降後蓴在泥中名瑰黃

抱琴圖

唐六如畫抱琴圖題云抱琴歸去碧山空一徑松聲兩腋風神識獨遊天地外低眉寧肯謁王公真稱逸品

南村隨筆卷四 終

婿陳紹祖較字



南村隨筆卷五目錄

古董	古銅器
菊實	宣爐
松織	菊花
瀑布	雲林
讀書臺	海井
鹽	五時鷄
石菌	竹肉
潮鷄	製物名家
麝香	沉香
南村隨筆卷五目錄 一	
魏武墓被發	甲子雨
兄况	漢壽亭侯生辰
銅雀硯辨	朱熹
陸龍其	漕糧起運
綠蠶	凍石
四先生集	瑞蓮
瓜性	異竹
蜂	龍涎
炭	種羊
臺灣	刺毛鷹

並頭牡丹

收筆法

麒麟非一獸

窰變

窰變佛像

匏尊

瑞麟

省心錄

五土所宜

白雀

乍浦秋鳥

州縣禁忌

石鍾

論里

論石

論畝

食其

碑字

宣室

教字

南村隨筆卷五目錄 二

創參人數

裘

彖

九福

九章

美人酒

花王木長

魚猫

蟹名

鶴頂

蘭

郎巾

岳武穆書法

筆架筆筒

異缸

海粉

頭髮菜

雞縱椒油

蚶田乳田

秋風鳥







宣爐

宣銅爐欵百摺彝爐乳爐戟耳魚耳蚰耳薰冠象鼻獸面石榴足桶囊香奩花素方圓鼎上也角端象頭禹判官耳雞腿脚扁爐翻環六稜四方直脚爐漏空桶爐竹節分襠索耳等下也其色彷彿宋燒斑者初年色也尚沿永樂爐製蠟茶本色中年色也本色愈淡者末年色也後人辨宣爐色五等栗色茄皮色棠梨色褐色而藏經紙色為最鑿金色者鑿腹以下為湧祥雲蓋口以下曰覆祥雲鷄皮色者火氣久而成也其欵陽文真書大明宣德年製偽造者有施家北鑄

南村隨筆卷五

二

蔡家蕪鑄甘家南鑄有舊爐偽欵者有真爐真欵而釘嵌者乃樣爐無欵後人取宣銅別器欵鑿嵌其縫合在欵隅邊際但從覆手審視覺有微痕耳相傳宣廟時內佛殿災金銀銅像流液因用鑄爐非也宣廟欲鑄爐問工銅以何法煉而佳工奏煉至六次則現殊光寶色異恒銅矣上曰煉十二次煉已條之置鐵鋼篩格赤炭鎔之其清者先滴則以鑄爐存格上者以作他器云 帝京景物畧

松織

松織產盤山土人目為紫蘑菇 盤山志

菊花

世傳黃州之菊獨落商邱宋少師判黃時所種菊最多然惟紫色一種偶落數瓣並無獨落之說見筠廊偶筆

瀑布

天下瀑布皆有聲惟雁蕩者無聲

雲林

杜綰號雲林黃七磨亦號雲林子倪元鎮號雲林危太朴亦號雲林

讀書臺

南村隨筆卷五

三

顧野王讀書臺一在林亭一在構李之雙溪橋後一在海寧縣之峽口山和靖讀書臺在虎丘昭明讀書臺在招隱段文昌讀書臺在廣都縣之南龍華山董子讀書臺在廣川李太白讀書臺在宿松縣

海井

癸辛雜志華亭市有一物如水桶而無底非金石竹木所製久未知其名與所用者一日海舶老商見之以三百緡易去人因問之商曰此至寶也名曰海井凡航海者必須以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於水中汲之皆甘泉矣



鹽

海鹽凡六路池則山西解州與安邑兩池并則川陝四路胡中出於木石青白紅紫黑皆有東方曰斥西方曰鹽河內曰鹹王溥傳甜者曰飴恩州紅鹽色如絳雪卽由煎時染成琴湖池桃花鹽色如桃花隨月盈縮在張掖西北安西有黃鹽昆吾陸鹽周十里無水自生末鹽月滿則如積雪味甘月虧則如薄霜味苦月盡則無

五時雞

影鵝池北雞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

南村隨筆卷五

四

更爲五聲曰五時雞滇志雲南鎮沅州有雞形矮小鳴無晝夜與中國雞聲異得非昌邑王所求長鳴雞耶

石菌

石上生菌黃白色其下淺紅美倍諸菌

竹肉

江淮有竹肉生竹節上如彈丸味如白雞皆向北

潮雞

輿地志移風縣有潮雞每潮至則鳴鳴長且清如吹角

製物名家

陸子剛治玉匏天成治犀朱碧山治銀趙良壁治錫馬勳治扇周柱治商嵌呂愛山治金石王小溪治瑪瑙蔣抱雲治銅見觚不觚錄雕竹則濮仲謙螺鈿則姜千里銅爐則張鳴岐茶壺則時大彬流霞蓋則吳十九江寧扇則伊莘野仰侍川裝潢則莊希叔見池北偶談

麝香

麝於春和時其臍自張獵諸花卉得其香而括之蠅蠟集其臍臙然亦括之凡諸花香蟲肉皆香材也遇

南村隨筆卷五

五

蛇則回旋數周撐足張臍以當之蛇自起而納諸臍大抵蛇爲其香之主也香祖筆記云

沉香

沉之良者惟在瓊崖等州俗謂角沉乃生水中宜用薰裏黃沉乃枯木中得之宜入藥用依木皮而結者謂之青桂氣尤清在土中歲久不待剝剔而精者謂之龍麟亦有削之自卷咀之葉韌者謂之黃蠟沉尤難得見倦遊雜錄又海外登流眉有絕品片沉乃千年枯木所結如拳如石杵如肘如孔雀如鳳如龜蛇如雲氣如神仙焚一片盈室香霧越三日不散誠爲



可寶

魏武墓被發

杜詩仇注近年甲寅乙卯之際河北漳水中有十五歲童子夏浴於河腰斬屍浮其家驚異使強壯負力者仍入水中又斷足股而死土人羣怒因截河上下流車澗其水見一鐵輪旋轉如飛輪角掛以利刃土人去其刃碎其輪見輪旁有石槲用巨木撞破之槲中銅弩齊發射傷數人其內又有石壁土人用板扉蔽身橫撞碎壁內有兩石榻男左女右對卧其上衣冠面貌宛若生存視其碑石知爲魏武之墓衆惡其

南村隨筆卷五

本

生前篡國死後殺人遂搜出其屍粉碎骸骨意疑塚七十二散布於太行河北而其墳究爲後人發掘欲以機械陷人反以機械自滅天網不漏可爲奸雄永鑒矣時安陽令莆田林進士爲文紀其事

甲子雨

諺云夏甲子雨赤地千里爲旱徵或曰赤當作尺言行者苦雨尺地若千里也蓋四季甲子日雨皆主雨多明神宗丙辰五月十九日爲夏甲子是日雨後連旬不止水潦漲溢皆成巨浸此其驗矣見閱耕餘錄

兄况

廣雅云兄况于父今俗語謂兄爲况蓋有所本

漢壽亭侯生辰

康熙戊午解州守王朱旦濬井得侯墳磚因作關侯祖墓碑記其間載侯之祖考生卒甲子甚詳侯祖石磐公諱審字問之和帝永元二年庚寅生卒於桓帝永壽二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諱毅字道遠性至孝父歿廬墓三年既免喪於桓帝延熹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長娶胡氏於靈帝光和元年戊午五月十三日子平則五月十三日乃侯子平之生辰非侯生辰也又見錢塘馮景所著關侯祖系記至所傳四戊午之說按傳志侯於靈帝中平元年甲子從涿郡依先主如戊午生則年方七歲安有是理博學彙書云和帝光和元年四月庚戌朔四月初九日爲戊午則是年戊午月內無戊午日矣侯歿於建安二十四年己亥十二月史佚其日

南村隨筆卷五

七

銅雀硯辨

崔後渠彰德府志云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磚皆曰冰井不知魏之官室焚蕩於汲桑之亂趙燕而後迭興代毀何有於瓦礫乎鄴中記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辭筒瓦亦然今



或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現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物也見池北偶談

朱熹

康熙五十一年奉 旨朱熹升十哲次

陸 諱 龍其

雍正二年奉 旨陸龍其入 文廟從祀殿廡

漕糧起運 見耶抄

雍正五年起運四年分漕糧數 山東省四十四萬

南村隨筆卷五

八

五千六百一十石 河南省十八萬六千八十七石

江西省四十九萬四百十五石 浙江省六十一

萬六千六百七十六石 湖北道九萬四千四百八

十八石 湖南道九萬四千七十四石 江安道四

十七萬八百七十九石 蕪松道一百七萬四百八

十二石 通共三百四十六萬八千七百一十一石

綠蠶

瀛臺蠶房有綠蠶視常蠶差小作繭碧綠色遼東種也見居易錄

凍石

青田石之心為凍石如蠟者曰蠟凍光明者曰燈光近心者曰豆青次為封門青取其易於下刀而芝泥油不滯浮石面也遼凍下刀有砂聲作印最沾印色閩壽山石光潤具五色

四先生集

嘉定四先生集刻於明季邑令四明象三謝公虞山錢宗伯為之序後遭兵燹散佚不全康熙甲戌商工夫子命為補刻序云缺者補之朽蠹者新之而四集復完四先生者唐氏叔達婁氏子柔程氏孟陽李氏長蘅也嘉定為吳下邑濱海而襟江地多老師宿儒

南村隨筆卷五

九

崇尚古學不僅如他邑輦輓纂組沾沾為舉子家言者新城夫子序中又稱其皆經明行修學有根柢淵源古學不逐時好而子柔之文孟陽之詩長蘅之畫至今照映海內人爭寶之其推重若此至婁之書法程之畫品李之詩格亦可並傳真吾邑之榮也

瑞蓮

蓮皆一莖一花其一蒂兩心者為並頭一帶四心者為四面皆種也崇邑署內池中蓮花係宋時邑令林澧所植因開雙蓮即名燕寢之堂曰瑞蓮嗣後或間歲一開或數歲一開開只二三枝開必歲稔余在崇



六載花凡三見乃一莖兩萼各蒂各花偶然而發非  
關種類名之爲瑞誰曰不宜

瓜性

瓜經日曬則性愈冷五月甜瓜沉水者殺人

異竹

凡竹皆中空而廣藤竹中實王新城夫子隴蜀餘聞  
云嘉州有月竹每月輒生笋周亮工閩小記云劍津  
西山有朱竹丹如火齊但余三過延平留意覓之竟  
未得見溱州產通竹直上無節而空洞蘄州嘗產十  
二時竹其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等十二字尤足異

南村隨筆卷五

也

蜂

蜂有君臣之義凡採花俱用雙足挾二花鬚若採蘭  
則必背負一珠以獻其王

龍涎

諸香中龍涎爲最貴廣州市直每兩不下百千次者  
亦五六十千出大食國海中龍之涎也

炭

老學菴筆記北方多石炭南方多木炭而蜀中又有  
竹炭燒巨竹爲之易燃無烟耐久邛州出鐵烹鍊利

於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

種羊

廣中人以羊骨種於地有雷雨卽成小羊人以鑼鼓  
聲驚之卽起臍與地連一驚卽斷離地便能走而食  
草矣

臺灣

臺灣地煖十月盡荷花尙盛開黃玉圃先生巡察其  
地親見之爲余言至西瓜八九月下種正二月卽過  
海入 貢矣其餘所產與中土不同者甚多

刺毛鷹

南村隨筆卷五

十一

刺毛鷹似鷹而小爲吳中名產喜食花果樹上毛蟲  
卽載也至秋而肥不能高飛人因捕得其美勝於披  
綿黃雀一云卽催耕鳥

並頭牡丹

牡丹一芽發一幹一幹開一花各種皆然辛亥歲園  
中曾有一幹兩花者乙卯之春忽開一幹三花因囑  
名手寫圖以記異焉

收筆法

收筆以十月正二月者爲佳以黃連調輕粉蘸筆頭  
則不蛀又法以川椒黃栢煎湯磨松烟染筆藏之亦



不蛀

麒麟非一獸

汪鈍翁類稿按郭璞註麒麟無角詩疏麟黃色一角角端有肉春秋感精符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然則麟有角麒麟無角麟之與麒麟非一獸也昭昭矣

窑變

清波雜誌窑變色紅如硃砂謂焚惑星躔度臨照而然紫桃軒又綴云泖湖旁白牛涇張姓有窑變酒竿色沉沉如純漆內有黃葉一片雨涇蟲蝕宛如真者相傳窑變窑戶所不喜一窑中忽變成他物反以為妖更聞有變成牀者工巧幻異非人力所能為也

南村隨筆卷五

圭

窑變佛像

北墅緒言都門報國寺毘盧閣內祀有觀音蓋窑變也明神宗時李太后崇禮大士欲得一磁相奉之舉念間景德鎮窑中諸器化一莊嚴法像綠衣披體晏坐支頤兩膝佷昂左偃右植手輪梵字篆法宛然獻之闕下懿旨命供於寺俾都人咸知敬禮又筠廊偶筆載常熟方塔寺內窑變羅漢高五六十寸瘦甚跣足跌坐頂上骨縫隱然兩齒出唇外如生人慈悲之意可掬

匏尊

嘉興巢孝廉名鳴盛明懷宗丙午舉於鄉乙酉後屏跡不入城市所製匏尊極為樸雅朱太史竹垞銘曰巢五孝廉焚公車繞屋第種青葫蘆截為孟杓與俗殊巨羅鑿落吾舍諸物微奚足貴難得高人製

瑞麟

雍正十年六月初五日山東曹州鉅野縣民李恩家牛生瑞麟十一年五月初八日四川潼川州鹽亭縣民楊士榮家牛又生瑞麟皆磨身牛尾馬蹄一角更有鱗甲彩毫按毛詩疏云王者至仁則麒麟出蔡邕

南村隨筆卷五

圭

月令云視明禮修則麒麟臻春秋感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內其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刳卵則麒麟出於郊說文云麒麟仁獸也則其生也非偶然矣今

皇上孝感天地德邁古今二年之間麒麟兩見他如皇陵之蒼房山之鳳五星聯珠靈芝九本黃河清卿雲見嘉禾岐麥甘泉瑞雪層出叠見欣覩嘉祥之臻集允符景運之休徵自三代以來史冊所罕有者萃於今日真昇平盛事何幸吾生親見聞之援筆恭紀

省心錄

林和靖省心錄云事親孝則專其愛而妻子不能移



事君忠則盡其職而爵祿不足動竭力於親者不必須士類致身於君者不必問品秩

五土所宜

黃白宜禾黑墳宜麥黍蒼赤宜菽芋下泉宜稻

白雀

白鵲白燕白鳩等世不恒有偶一見之必載之書傳大約皆瑞徵也惟白雀吾鄉於數年中兩見之白雀飛集處常雀數千恒翼隨之殊可異也癸丑初秋曾有白鳩棲集園中林木上往來經月而去

乍浦秋鳥

南村隨筆卷五

古

鳥產海外似黃雀而大每冬風吹落乍浦屠康僖墓木上土人以竹竿黏取味最美當湖方物也江村集云有三種大類截毛鷹名鷓鴣中曰花鷄小曰鑽籬

州縣禁忌

睢州無北門邳州不迎春云迎春則蝎能螫人至死蕭縣不撞鐘撞之則水至

石鍾

揮塵新談石鍾者乃大鵬之精也鵬獨運無雌海靜不波之日見影在下以為雌也其精溢出墮土上為土鍾水上為木鍾惟石上為不失本性而佳名石鍾

浸酒服之能壯陽明天順中駙馬都尉趙輝自海外得之姬侍以百數而精神不衰一姬患苦之竊投池中竭池覓之不得或教以婦女相衣投池果自土中躍出后輝卒云英國公張得之亦畜百妾

論里

今以兩足平移一十二步准五弓蓋一步准二尺五寸也六尺為一弓則三丈也凡八百六十四步是為三百六十弓計二百一十六丈是為一里

論石

米一石重一百二十觔正合四鈞為石之說

南村隨筆卷五

古

論畝

古以百步為畝漢高帝以二百四十步為畝今俗語云橫十五豎十六正是二百四十若古之百十四以今弓推之則其一畝只四分強耳一夫百畝今四十一畝也

食其

漢酈食其審食其皆音異基惟趙食其如字

碑字

碑字大周年者天作而地作壘人作至年作垂月作⑤日作⑥見山東考古錄



宣室

漢未央殿前有宣室音喧與殿之宣室不同

教字

教字即古文學字通用見戒菴漫筆

創參人數

定例親王一百四十名人參七十勛世子一百二十名人參六十勛郡王一百名人參五十勛長子九十名人參四十五勛貝勒八十名人參四十勛貝子六十名人參三十勛鎮國公四十五名人參二十二勛半輔國公三十五名人參十七勛半護國將軍二十

南村隨筆卷五

未

五名人參十二勛半輔國將軍二十名人參十勛奉國將軍十八名人參九勛奉恩將軍十五名人參七勛半准免關稅餘參每勛納稅六錢

裘

夜穿羔皮裘二更寒透狐狸裘可過三更貂裘直至四更北人試驗如此貂皮色似鹿當頸有白毛儼如瓮形取以為褥卧之可醒酒豹以小而文散者名曰艾葉其價貴於連錢

戒菴漫筆

豕

豕似犀而角小知吉凶耳大如掌目常含笑生於兩

粵東曰茅犀西曰猪神遇之則吉

九福

天下有九福京師錢福眼福屏幃福吳越口福洛陽花福蜀川藥福秦隴鞍馬福燕趙衣裳福美女福

九章

九章一曰方田方量田二曰粟布以錢易穀之法三曰衰分官員俸祿四曰少廣如今之倉積米其中五曰商功商其工程六曰均輸均其道理遠近之勞七曰盈朒音縮盈多朒少八曰方程絕長補短九曰勾股此乃量山量水之法

南村隨筆卷五

七

真臘國有美人酒美人口中含而造之一宿而成見八絃譯史

花王木長

牡丹為百花之王梓為百木之王葵為百蔬之王松為百木之長蘭為百草之長桂為百藥之長

魚猫

楚南漢江邊人家畜獺以捕魚然須守獺以犬無犬則獺遁矣土人謂之魚猫

蟹名

蟹雄曰鉅蟹雌曰博帶



鶴頂

海鶴身高五尺吞常鳥如食鯀鱗島中嬰兒避之鳥人射得剥其頂售賈船貴同金玉其鶴千歲者能登木而棲譯史紀餘

蘭

蘭譜云一幹一花曰蘭一幹數花曰蕙而蘭與蕙俱以素心者為極品閩蘭開於夏秋花似蘭而葉潤勁種數甚多間亦有素者不可多得大槩以魚魴嬌為上品昔人詩有蘭花秋更紅之句今人慕之而以不得見為恨然閩中實有紅者但花開無香不足取也

南村隨筆卷五

六

另有墨蘭一種葉帶纖柔花莖瘦勁花瓣尖長顏色淡黑香極清越開以秋冬惜無常種偶一遇之耳

郎巾

涇帥段祐失銀器十餘事令詣市賈胡求郎巾有官健曰甚易得遂於古培佩刀上飾同摘出三枚如巨蟲兩頭光帶黃色段集奴婢炙之蟲慄蠕一女奴臉唇動則竊器欲逃者或云狼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熏之令手攣縮又曰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未知孰是

岳武穆書法

蕪州張氏藏岳武穆請糧手蹟小楷精妙極類顏魯

公下有單名一小方印圃朱文戒庵漫筆

筆架筆筒

羲之有巧石筆架名扈斑獻之有斑竹筆筒名裘鍾

異缸

曾見金陵吳姓有一小缸高八九寸徑一尺二三寸質與宜興所出民間通用者相似色微帶青中貯清水以兩手畧濕於缸口上擦之初有聲甚微缸中之水亦微有紋擦之漸久其聲漸響如笙簧其水漸如波湧珠跳噴沫高至一二尺缸口擦處分四面初擦

南村隨筆卷五

九

處如無聲旋即移手畧過至有聲處為准乃聞見所未及族兄其清素稱博物亦不能辨記之以俟識者

海粉

海蠶大如蠶青黑色頂有一竅温台人取置塘中挿竹如林蠶食水草久之則綠竹而上自竅吐粉凝於竹末粉盡蠶入水死即海粉也居易錄

頭髮菜

頭髮菜出陝西形如亂髮浸以滾水拌以薑醋其可口倍於藕絲鹿角等菜見閒情偶寄

鷄縱椒油



蒙花府產鷄菜赤白二種赤色味絕佳其油甘香可調五味椒油色碧如泉其香如蘭入蔬中食則沁

肺腑溲溺皆穢滇黔紀遊

蚶田乳田

四明土人磨蚶末調糞桶鹹成水灑田中一點為一蚶期至收之如收穀嶺南有乳田用米粉灑田中久之粉皆成形如蠶蛹及期收之擣以為乳

秋風鳥

柳州衛公臺下江水澄澈小魚簇浪而來潑刺一聲躍出水面即成飛鳥未生毛羽網羅得之味甚脆美

南村隨筆卷五

手

曰秋風鳥

鮮答

鮮答乃走獸腹中所產狗牛馬者良形如石子大者若雞卵蒙古人以之祈雨

物名

物去其勢豕曰獾見易牛曰犛見佛書馬曰扇見五代史雞曰敦犬曰闔乃俗語見猗覺寮記

白蟹

建陽與上里山谷清水中產白蟹二螯八足向前直行人不敢食遇早鄉人入谷求之以盆貯水迎歸所

禱其處即雨後復送回蓋龍屬也

草鍾乳水硫黃

陸生莖葉柔脆可茹名為草鍾乳水產之芡甘滑可

食名為水硫黃孫公談圖

小象大鼠

徐岳見聞錄云於湖廣荊州見省下小報外國貢象一隻重八觔四兩鼠一個重六十餘觔於某月某日擡送各衙門觀看此亦從來之所未聞不審果否

瀟灑侯

天隨子詩叢竹當封瀟灑侯

南村隨筆卷五

手

千里馬

明神宗乙亥天方貢千里馬青驄色鹿頭鶴頸耳如竹筍不甚肥大而神駿權奇意態閒遠步之堦墀盤旋如風一驟竟日千里二申野錄

文公書院

閩中朱子書院一在延平之尤溪一在建寧府城一在建陽之考亭一在崇安武夷之五曲五曲書院前臨九曲溪後倚隱屏峯夙稱勝地歲久傾圮康熙丁酉奉制府蒲公諱保捐俸檄修余得經理其事煥然一新蒲公作記勒石祠中



陳清端祠

余備員崇邑康熙己亥冬值 計典蒙大中丞清端  
陳公諱瓚特薦首列本章將發而清端忽騎箕尾次  
年補行尙列薦中於定稿後易去書生薄命固其所  
也第知已之感豈敢刻忘後有爲余立祠光化寺中  
者及聞而禁之業已告成因易清端公位爲崇民尸  
祝之地焉

依本分

程明道先生於郵亭見壁上書云要不悶依本分明  
道深然之

南村隨筆卷五

圭

尙方鏡銘

金壇王黃門虛舟先生於京師得漢上方鏡一面其  
白如雪銘云尙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  
飲玉泉饑食棗浮遊天下遨四海壽如金石國之寶

南村隨筆卷五終

男 紹良較字

南村隨筆卷六目錄

啓聖宮

瀚海

甘露

菜

驚燕

杜詩療瘡

鬼神識杜句

灌硯齋集

猿酒

雪蛆

吸金石

摺疊扇

酒色天

重三

鸚鵡

團尾

一牀

琴

南村隨筆卷六目錄

一

座右編

六忍

三面匾對

蠟燭會

玉觀音

洞被

嬰兒

龍九子名不一

凍泉

都土地

女子討賊

女帥勤王

夜光木

不負恩

梁灝

白蟻

虎有四種

鷄鴻鳧鴻

雨雪

錦罽



史閣部	暉南田畫
品茶	格言
水碓	風磨
寶釵	草上飛
五色猿	西洋燭
木棉	天皮石
地溲	紅鳥
虹橋板	綠熊
拳畫	長恩
法書名畫	藏書
南村隨筆卷六目錄 二十一	
旗竿氣出	居家四本
齋聯	朱檢討贈聯
木本芙蓉	藝菊圖
虹霓	元狐
羽緞羽紗	颶風颶風
眉聽	哆囉哩噠
元旦四寅	詩竹
畫竹	釋名
頓婆	李易安
古梅亭	細君

千眠	紙醢
竹刻	盆景
辛夷玉蘭	信泉
闌茸	雲字
雉窠黃	干支
南村隨筆卷六目錄	
南村隨筆卷六目錄 三	



南村隨筆卷六

嘉定 陸廷燦 扶照

啓聖宮

雍正甲辰啓聖宮立 先師五代神主一曰肇聖王  
二曰裕聖王三曰貽聖王四曰昌聖王五曰啓聖王  
我

聖主崇儒重道之至意茲以加矣

瀚海

火州柳城東北沙深五尺大風則行者人馬相失沙  
中生草名登可食崔浩曰瀚海北海羣鳥之所解羽

南村隨筆卷六

一

故曰瀚海

甘露

甘露一名天酒康熙壬午年十二月十九夜江南句  
容丹陽縣等處降甘露樹皆綴白按白虎通甘露者  
神靈之精仁瑞之澤其凝如脂其甘如飴降則無物  
不生

菜

真西山曰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  
不知此味

驚燕

畫上例裝紙條二名曰驚燕燕怕紙凡有紙條處則  
飛去蓋恐燕集於畫污之也畫上紙條古不粘

杜詩療瘡

唐詩紀事有病瘡者子美曰吾詩可以療之夜闌更  
秉燭相對如夢寐其人誦之未愈曰更誦吾詩子璋  
獨僕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誦之果愈

鬼神識杜句

嘉蓮燕語載元時李杲之祖夜讀見一美女從室西  
地中出李問是神是鬼女子取筆書於几上曰許身  
愧比雙南金遂復入地掘之得金一笥又黃梨洲集

南村隨筆卷六

二

記其高祖少雷當天順間因其兄久出不歸禱於南  
嶽祈夢夢嶽帝云沉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有人解  
云此杜少陵和元道州詩也訪之道州果得相遇以  
此觀之知杜詩流行天地間非特騷人墨客誦法少  
陵卽鬼神靈爽亦識杜句矣

灌硯齋集

余應童子試年未弱冠受知於學使吉水大宗伯李  
夫子有國士之目自慚謏劣不克仰副期許然每至  
都門備承飲食教誨更以太夫子侍郎公詩文集及  
太師母詩集見賜內灌硯齋集云侍郎公有硯五齋



如梅花質如黃玉古色斑駁乃灌嬰廟瓦因以灌硯名齋卽以灌硯齋名集云

猿酒

平樂等府山中多猿能採百花釀酒樵子入山得其巢穴者其酒多至數石飲之香美異常見粵西偶記

雪蛆

江隣幾雜志載四川峨眉雪蛆大治內熱形如小猪無口足眼鼻儼然蛆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不易得也癸辛雜志西域雪山中有蟲如蠶味甘如蜜其冷如冰名曰冰蛆能治積熱滇黔紀遊又云麗江小雪

南村隨筆卷六

三

山望見大雪山小雪山亦出雪蛆大者如兔味如乳酥多食口鼻出血

吸金石

閑窓括異志有人得青石如磚大背有鼻穿鐵索長數丈循環無相斷處海商見之以數千金易之云此吸金石垂於海中經夕引出上必有金

摺疊扇

摺疊扇古名聚頭扇僕隸所執取其便於袖藏以避尊貴者曰耳元時東夷始以充貢明永樂間稍効爲之至於揮灑名人書畫則始於成化間

酒色天

燕俗謂陰雨爲酒色天

重三

野客叢書今言五月五日曰重五九月九日曰重九則三月三日亦宜曰重三觀張說文集詩暮春三月日重三又曲水侍宴詩三月重三日此可據也

鸚鵡

穀山筆塵記南州志鸚鵡有三種一青一白一五色明神宗丙子遣中使持赤黑鸚鵡各一示閣臣講官蓋廣中所獻也赤者毛色嬌麗黑者有兩耳耳黃如

南村隨筆卷六

四

獸能動此二種志所未載嶺南雜記云鸚鵡有白者較綠者差大頂有角毛墳起時放花淡黃綠色瓏玢可愛有大紅者毛赤如血有五色者光彩陸離皆從洋中而來又池北偶談云康熙二年西邊大帥某進黃鸚鵡以黃金爲籠上却之則更有黃者第難得耳

團尾

團尾鳥名出吾邑濱海之高橋鎮今屬賣山四月化生止一兩月有之小麥登場忽焉盡矣決起而飛尾如團扇故名人黏取之骨脆而肥禽味中之至美者第必



鮮食其味始全不宜醃炙不能遠致故佳名不播

一牀

借山隨筆北齊賦民之法一夫一婦曰一牀

琴

李肇國史補京中以樊氏路氏琴為第一蜀中雷氏  
斲琴上者以玉徽次者瑟瑟徽次金徽再次螺蚌徽  
李材解醒語元發宋理宗陵穿雲琴金猫睛為徽龍  
肝石為軫琴譜古琴以斷紋為證琴不歷五百歲不  
斷愈久則愈多有牛毛斷冰紋斷蛇腹斷龜紋斷松  
毛斷蟬翅斷等紋惟梅花斷非千年不能有也但市  
中往往有火逼贗紋不可不辨要以露劍鋒者方為  
真賞

南村隨筆卷六

五

座右編

瓊琚佩語言行擬古人則德進功名付天命則心閒  
報應念子孫則事平受享慮疾病則用儉

六忍

文定公長水日抄云淄川楊弘道著六忍一曰忍觸  
二曰忍辱三曰忍惡四曰忍怒五曰忍忽六曰忍欲

三面匾對

蕪郡有王性能為三面匾對正看則某軒左看則某

齋右看則某菴對亦一副三聯蓋正面正書於內餘  
以紙絹兩面書字逐行劃開豎格其中外以紗糊則  
左右觀之各自成字允稱奇想

蠟燭會

崇安風俗二月初八日為辟支老佛生日從吳屯里  
瑞岩寺迎入城中設壇供養以祈一歲之福名曰蠟  
燭會迎佛時人家俱以蠟燭為敬大者每枝數十觔  
兩人擡之中者則一擡二枝小者用木接長為架排  
點百餘枝數人共擎而行萬民若狂燭焰光騰照耀  
雲際周遊竟夕是晚城門為之不閉六月初一日為

南村隨筆卷六

六

如是佛生日自初一至十九日作香會遠近百姓俱  
往進香男婦絡繹不絕相傳辟支佛愛燭如是佛愛  
香故民間遂以為例云

玉觀音

五湖漫聞明洪武初日本貢一白玉觀音乃在石中  
生成不由斧鑿者上甚珍之後賜鷄鳴寺永樂中仁  
孝皇后愛其精美以石琢者易歸大內武宗南狩見  
之并雕花沉香座取去

洞被

濯纓亭筆記洞被出貴州黎平府以苧布為質以綵



線挑刺成之

嬰兒

男曰兒女曰嬰見羣碎錄今人多無分別

龍九子名不一

李西涯懷麓堂集云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蒲牢好鳴鐘鈕之獸囚牛好音樂噐之獸蚩吻好吞殿脊之獸睚眦好殺刀頭之獸嘲風好險殿角之獸狻狂好訟獄囚之獸負屨好文碑旁之獸狻猊好坐佛座之獸霸下好負重碑座之獸陸文量菽園雜記云屬鼻好負重用載石碑螭吻好望用之屋角徒牢好

南村隨筆卷六

七

吼用懸鐘上憲章好囚用立獄門饕餮好水用立橋所蟋蟀好腥用於刀柄蟻蚱好風雨用於殿脊螭虎好文彩用於碑上金猊好火烟用於香爐二書各別

凍泉

紫桃軒又綴五臺山冬夏積雪山泉凍合冰珠玉溜晶瑩逼人然遇融釋時亦可勺以煮茗其味清極續茶經失採因錄之

都土地

武林一友言杭城有都土地乃宋張憲也又有江口土地相傳為趙太祖每逢都土地誕辰則趙太祖亦

往投揭按張憲係岳武穆部下名將忠義昭著雖非同時而君臣之分截然何至顛倒乃爾借無人正之此又五髭鬚杜十姨之儔也

女子討賊

冬夜箋記云史思明叛時衛州女子侯滑州女子唐青州女子王相與揮血赴行營討賊滑濮節度使許叔冀表其忠皆補果毅讀之凜凜有鬚眉氣

女帥勤王

明懷宗時四川石砭女帥秦良玉帥師勤王召見賜以彩幣羊酒并製詩旌之云學就西川八陣圖鴛鴦

南村隨筆卷六

八

袖裏握兵符古來巾幗甘心受誰說將軍必丈夫憑將箕帚掃邊隅一派歡聲動地呼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可與夫人城娘子軍並傳矣

夜光木

夜光木生絕塞山間積歲而朽月黑有光遇雨益甚移置殿上通體皆明白如螢火炮之可以燭物以素藁貯水投之水光澄澈雨露日遠則光漸減矣塞北小抄

不負思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為子必孝為臣必忠



梁灝

遜齋閑覽云梁灝雍熙二年狀元年八十二其謝啓云皓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後終秘書監年九十餘按灝子固係祥符已酉甲科至直史館卒年三十二是灝年近八十方得固固又有弟適豈灝於登第時始生適耶何文肅喬新題梁灝墓云四十登科五十七史官還載秘書梁文肅深於考古者而詩如此宋亨搜採異聞錄云考之國史梁公字太素雍熙二年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知開封府暴卒年四十二又朝野雜記考少年狀元則

南村隨筆卷六

九

梁內翰灝張舍人孝祥王尚書佐皆年二十三歲與異聞錄合至元時所定宋史則云景德元年擢知開封府暴卒年九十二但雍熙乙酉至景德甲辰已閱二十年若八十二歲登第至卒時應一百零二歲非九十二矣一梁灝也其老少不同若此似暮年及第之說不足盡信

白蟻

南方濕熱之地多生白蟻新構房屋在木中食空不久傾圮者有之松木尤甚更能食銀使銀中空取其蛀末及白蟻窠之仍可得銀但必缺耗耳此真異事

本草云性畏煇炭桐油及竹雞聲竹雞鳴則蟻化爲水江西人有專掘白蟻者蓋冬天必歸土中作穴有多至數斛者相其往來之路踪跡掘之必得其穴又螳虎能食白蟻

虎有四種

四川遵義多虎有四種斑虎與常虎同黃毛虎無黑文尤獍惡義衣虎毛長被體如義衣狀刀箭不能入朱虎最獍難捕其毛殷紅如猩猩羶色 鹿有大者曰水鹿重五百觔 豹有山水豹斑文自然成山水宛如圖畫

南村隨筆卷六

十

鷄鶻鳧鷗

世但知有鷄鶻而不知所謂鳧鷗者鷄鶻嘴長鳧鷗嘴短皆絕相似而實不同蓋其色俱爲鷗而嘴有異見研北雜誌

雨雪

雪多作于戊巳日凡遇戊午巳未日天必變雨如遇亢壁二宿直日則免餘則否

羣碎錄

錦罽

筠廊偶筆江南人於京師賣一錦一罽錦濶三尺長百尺深紅文彩如畫罽長濶與錦等紅黃白碧各一



段大類今世剪絨鮮麗奪目價千金大宗伯王公崇簡以五百金購之不能得

史閣部

明末史閣部可法赴皖禦流寇曾駐兵於宿松縣之東門山寨宿山頂廟中題柱一聯云聽澗底泉聲呼天地是歌是哭對堦前月色問英雄還死還生誦其辭而其心良苦矣後 王師至在揚州殉節

暉南田畫

吳門王忘菴武常州暉南田壽平二人畫花卉翎毛齊名而各派為 本朝之冠而暉畫尤為難得記於

南村隨筆卷六

十一

都亭兄齋中觀南田巨冊多而且佳猶歷歷在目兄今歿已數年每一念及不禁人琴之感

品茶

張桐城篤素堂集予少年嗜六安茶中年飲武夷茶而甘後乃知芥茶之妙此三種可以終老其他不必問矣芥茶如名士武夷如高士六安如野士皆可為歲寒之交

格言

昨非菴日纂飲酒不盡則有餘味出言不盡則有餘地居官不盡則有餘榮受福不盡則有餘蔭

水碓

水碓閩浙最多凡山溪急流處皆可為之以木為輪植木於傍岸水中置輪其上水衝輪轉晝夜不停屋內排碓具數隻以機撥杵逐臼自春周而復始不用人力放翁詩虛窓熟睡誰驚覺野碓無人夜自春元周權詩野碓春泉分澗急皆善於寫水碓者也

風磨

耶律楚材詩注西人作磨風動機局以磨麥

寶釵

寶釵乃糯米之名前人詩云蜀江雪浪來天際一派

南村隨筆卷六

十二

泉春寶釵碎類書中不見收及因記之

草上飛

草上飛出吐番其形似犬色如玳瑁性純不惡獅豹見之皆伏於地乃獸之王在狻猊之上見八紘譯史想即草獸也

五色猿

博白縣有五色猿金絲猿又有淺墨綠色桃花諸種

西洋燭

西洋燭有大至十餘觔一對者以黃蠟煉過色如白蠟柔潤耐點又有一種細如箸綿絮為心盤折如膏



環餽子欲點則引長其燭熄則仍盤之可入巾箱明而耐久

### 木棉

廣東木棉樹大可合抱葉如香樟正二月開大紅花如山茶結子如酒盃老則坼裂有絮茸茸與蘆花相似花開時無葉花落後半月始有新綠其絮土人取以作裯褥海南蠻人織以為巾上出細字花卉尤工巧名曰吉貝即古所謂白疊布也今無織者俱嶺南雜記

### 天皮石

山西蔚州出天皮石以火逼之逐層可揭其薄如紙

### 南村隨筆卷六

圭

明如雲母琉璃以之糊窓不畏風雨物理小志

### 地溲

冬收地溲以柔鐵入之煨可截玉地溲者溝水面如油或作金色如鏽水者是也

### 紅鳥

取鳥之未毛者以丹和牛肉使吞至長羽毛皆紅今之紅鸚鵡或此類也海幢小品

### 虹橋板

虹橋板相傳為秦始皇時武夷君設宴幔亭駕虹橋令男女魚貫而上稱曰曾孫宴畢將虹橋飛插各峯

頭如大王峯金雞洞等處皆有之後人可望而不可即偶值大風吹下小塊人拾得之以為寶然可遇而不可求倘得盈尺者即同拱璧色黝而澤似香非香木理細潤名人歌咏甚多詳武夷志中池北偶談載之亦云不辨何木余曾默禱於鼓子峯不意即得之山僧駭以為異云能辟火驅邪治難產

### 綠熊

熊有綠者種猗取為障泥塵不敢揚威懾虎豹樂府云郎眠綠熊席又溫柔藉綠熊見居易錄

### 拳畫

### 南村隨筆卷六

南

鈕玉樵云有王秋山者工拳畫凡人物樓臺山水花木皆於紐上用指甲及細針拳出設色濃淡布境淺深一法古名畫按拳當作况音築字書以手拳物也近多指頭畫者其即拳畫之派歟

### 長恩

司書鬼曰長恩除夕呼其名而祭之鼠不敢嚙蟲魚不生

### 法書名畫

黃山谷云日對古人法書名畫可撲面上三斗俗塵

### 藏書



戒菴漫筆杜暹藏書皆自題跋曰清俸買來手自校  
子孫讀之知聖教需及借人爲不孝

旗竿氣出

偶閱蕙鄉贊筆載康熙壬戌十月松郡楊昭武轅門  
內旗竿二有青黑氣透旗竿頂始高四五尺後直貫  
半空日高始滅約四五日方止後亦無他異余婿王  
元晟居嘉邑城內於雍正辛亥七月十五口門首黃  
旗竿二頂上亦透青黑氣直貫半空日午始滅但只  
此一日觀者無數駭以爲異未幾王婿賁志早歿此  
又不祥之徵矣

南村隨筆卷六

五

居家四本

朱文公居家四本讀書起家之本勤儉治家之本和  
順齊家之本循理保家之本

齋聯

西蜀黃慎齋先生齋中一聯云有三開門以冷閒官  
以拙閒心以澹閒無諸苦能忍不苦能儉不苦能譬  
不苦

朱檢討贈聯

朱檢討竹垞先生最喜獎借後學每以詩文請政承  
其不吝教益嘗以八分書法贈余聯云禮有象詩有

疏著書硯北茶之經墨之史藝菊籬東又一聯云四  
姓吳中門才遜抗機雲後五言江左詩格何劉沈謝  
間第愧不克當耳

木本芙蓉

閩中芙蓉有木本高逾樓房大數圍者遠望爛如堆  
錦聞廣東草蔴扁豆茄子等皆成樹

菘菊圖

吾地舊多種菊卽東海少宰師檀園集序所云南翔  
地多梅竹亦多種菊之家者也予園居習靜菘菊數  
百本亦足供娛親之一事虞山石谷王先生爲之繪

南村隨筆卷六

六

圖徵君樸村張先生爲之作記商邱太宰宋夫子時  
開府江南首爲題咏而名公鉅卿著作盈帙刻入菘  
菊志中自先君見背後南北奔馳草荒三徑無復舊  
時東籬氣象撫今追昔不禁泫然

虹霓

虹當雙見有雌雄雄曰虹雌曰霓霓色青白虹色赤  
白虹霓能入溪澗中飲水

元狐

本朝極貴元狐次貂次捨獬狶元狐惟王公以上始  
得服康熙初重定衣服等威之制三品以上始得服



貂及猗猗孫未久復故元狐色實蒼白

羽緞羽紗

羽緞羽紗出海外荷蘭暹羅諸國康熙初入貢止一  
二疋今閩廣多有之蓋緝百鳥毳毛織成予按異物  
彙苑唐安樂公主使尙方合百鳥毛織爲裙正視旁  
視各爲一色日中影中各爲一色然則古亦有之矣  
又南史齊文惠太子織孔雀毛爲裘武后有集翠裘  
皆其類也又滿刺加哈烈出鎖襪一名梭服鳥毳爲  
之紋如紈綺價不甚高非羽緞羽紗比香祖筆記云

颶風颶風

南村隨筆卷六

七

颶說文音具云具四方之風也楊升菴先生作颶音  
貝似亦近理今江湖間驟遇大風咸謂之風暴或曰  
風報蓋颶字音之訛也颶風乃俗所謂風潮也江浙  
風潮每起於六七月間皆從東北偶有轉西南之時  
未見有四方同具者

眉聽

貴州一孝廉黃名之驂耳不能聽以眉聽隴蜀餘聞

哆囉囉

羽緞瑣襪已於香祖筆記中錄出又見荷蘭貢物內  
大哆囉絨中哆囉絨綠倭緞新機囉囉緞中囉囉緞

織金花緞白色雜樣細軟布文彩細織布大細布白  
毛裏布等名今市中稱曰哆囉呢未知何本

元旦四寅

雍正十二年元旦立春恰逢甲寅年丙寅月戊寅日  
甲寅時兼之瑞雪續紛竟日盈尺考之古書最爲嘉  
祥豐年可慶諸王大臣咸具本恭賀面承  
聖諭當益加奮勵此皆聖不自聖之言也

詩竹

鄂縣多竹園有詩竹莖短而葉大堅厚土人以之代  
箋幅

南村隨筆卷六

八

畫竹

畫竹起自李夫人見竹影因描於窓上明日起視生  
意具足夫人乃郭崇韜之妻也見春浮錄

釋名

釋名娼女曰摩鄧迦又曰尋香人男色曰旃羅含惡  
人曰鳩羅賊曰朱利草金曰蕪代羅銀曰阿路巴俱  
戒菴漫筆

頻婆

瑯嬛記燕地有頻婆味雖平淡夜置枕邊微有香氣  
卽佛書所謂頻婆華言相思也



李易安

李易安濟南李格非女趙挺之子明誠婦也挺之謚清憲遂以為趙清獻并子婦悞甚矣不可不辨

古梅亭

趙清獻令崇安栽梅後圃并建梅亭後人懷其德愛其樹為之碑以志之余承乏斯邑見梅已無存亭亦久廢不禁感歎因亟建亭植梅以存舊觀豈敢步武前賢聊以志景仰之意云

細君

師古注東方朔妻名細君烏孫公主亦名細君又本

南村隨筆卷六

尤

漢樊崇字細君唐博士細君則姓與名也

千眠

文賦千眠又裕綿芊綿同

蚺醢

赤蟻若象渾身帶火力負萬鈞雜食虎豹虺蛇遺卵如斗人取為醬是名蚺醢

竹刻

膠城竹刻自明正嘉間高人朱松隣鶴創為之繼者其子小松山人纓至其孫三松稚征而技臻極妙三松性簡遠喜飲酒善畫遠山澹石叢竹枯木尤喜畫

雖其雕刻刀不苟下與至始為之一器常歷歲月乃

成人見之者情愜則任其携去勿惜意所不屬即遺以多金弗顧也所刻筆筒及人物與秘閣香筒或蟹

或蟾之類在明末即已寶重至今日則可遇而不可求矣後有沈兩之名兼因其父漢川為三松高弟頗

得其傳而兩之所刻今亦漸少又秦一姐者在兩之前亦三松派然不多見他如朱幼芳王永芳輩或

刻人物花卉或刻陰文陽文字皆有名一時猶堪賞玩康熙年間有吳之璠字魯珍另刻一種精細得神

允稱名手後往天津不歸流傳者亦寡又周乃始號

墨山所製能講刀法兼刻山水頗得畫意近封姓弟

兄專長竹根物曾入內府雕刻至顧姓所刻筆筒動經數月需費至數十金玲瓏太過又極纖細竹理

脆弱易於損壞非可久傳之物吾無取焉其市肆所列皆急就以求售不圖得名草率形似可為竹刻之

累者也

盆景

吾邑出盆景名聞遠邇與他處之棕線紫縛盤屈而成者迥不相同始於明季邑人朱三松摹仿名人圖繪擇花樹修剪高不盈尺而奇秀蒼古具虬龍百尺

南林隨筆卷六

手



之勢培養數十年方成或有逾百年者栽以佳盎伴以白石列之几案間或北苑或河陽或大癡雲林儼然置身長林深壑中此等購之最難得後人雖有傳其派者終不能得其神髓三松之法不獨枝幹粗細上下相稱更搜剔其根使屈曲必露如山中千年老樹此非會心人未能遽領其微妙也秀水朱檢討竹垞先生題余菘菊圖有云嚶城花石愛堆槃定武紅磁尺半寬蓋指之也近葉姓父子之後并所謂傳其派者亦竟無人恐使見者遂以為嚶城盆景不過如斯良可慨矣

南村隨筆卷六

圭

辛夷玉蘭

辛夷玉蘭二花形似今呼白者為玉蘭紫者為辛夷按唐宋人詩咏辛夷者極多而咏玉蘭者絕少陸魯望揚州看辛夷花詩若得千枝便雪宮則白者亦稱為辛夷矣可見玉蘭古亦名辛夷但有紫白二種耳見天香樓偶得

信泉

貴陽府城西有泉應十二時消長泉上刻石記時刻候之百不爽一田中丞雯名之曰信泉居易錄

關茸

司馬遷傳在關茸之中又傷翬瑇瑁俱同

雲字

明神宗己亥寧國府涇縣雲見四字久之乃沒字曰贈疲資對見二申野錄

雉窠黃

雉窠原有雄黃黃氣遠射能辟毒物鄉人三四月中徧覓之為市其取黃之法先以溺繞窠三匝從而掘之所獲二三兩其價倍於他所見簪雲樓雜說

干支

干支即幹枝省文張世南云

南村隨筆卷六

圭

姪 紹衡較字

南村隨筆卷六終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 蓉槎蠹說

七略書堂

藏版



蓉槎蠹說 序

既部之書蓋子史之流列必有關於朝章國故者其  
 行若宋生氏揮塵三錄邵氏前後聞見錄之屬也其  
 史家所取衷予嘗於居易錄自序中略其例矣而平生  
 先後所撰著遊歷記志而外則又有池北偶談香祖筆  
 記古夫于亭雜錄諸種未知視宋人何如然備掌故而  
 資考據或亦不為無補近又有分日餘話四卷為門人  
 程聖歧校刊聖歧因其蓉槎蠹說寄予論定而屬為  
 之序予惟說者釋也述也解釋義理而以己意述之也  
 夫天地之道變化日新發揮旁通取不禁用不竭而味  
 者往往失之固無足論或者穿鑿其聰明而不執於正  
 則支離流蕩之辭為害於人心風俗最深而尤不可以  
 訓聖歧此編抱博辨之才具論斷之識則古昔稱先王  
 要之以毋雷同毋勦說間亦出曼倩之諧語效彥輔之  
 清言但期曲達己意以求合乎義理之歸而後止雖于  
 朝章國故弗遑殫悉殆所居之地使然至於前言注行  
 大可供畜德之助細亦可佐多識之功時時有廣老人  
 耳目所不逮者此予之所為望洋向若而興歎者也而  
 聖歧乃以蠹說名之若曰吾僅以蠹測海云爾其不自  
 滿足為何如哉雖然海也者委也果能由其委而窮其  
 源以極之於星宿而蓉槎自此益遠矣蓉槎聖歧別字  
 也康熙辛卯莫春詩亭逸老王士禛序



答槎蠡說卷一

歛程哲聖跋

天官書杓攜龍角攜者連也衡殷南斗殷者當也魁枕參

首魁斗之首用昏建者杓杓昏指寅夜半建者衡衡夜半指寅平旦建

者魁魁旦指寅第一至第四為魁第五至第七為杓魁下六

星兩兩相比為三能按繞斗七星俱明為天網諺云莫

認天網作北斗而漢書玉衡杓建天之綱日月初躔星

之紀殊未分明

石氏星經蒼龍司鱗蟲玄武司介蟲白虎司毛蟲朱鳥

司羽蟲各三百六十朱鳥者鳳也禽經鳳青者鷓赤者

鷓白者鷓紫者鷓鳳生丹穴而鷓其赤者故取象南方

七宿四宿為朱鳥之象柳為味一作注鳥之味音畫星為頸張為喙

翼為翮天道左旋二十八宿右轉朱鳥首在西故未為

鷓首午為鷓火已為鷓尾鷓冠子鳳皇鷓火之禽陽之

精麒麟玄枵之獸陰之精與微鷓何涉而以朱鳥象止

於翼而不言尾有似於鷓劉元城至云以翼為尾也

在天為星墮地則石所聞所見盡然然亦有墮而不遠

石者仁和郎瑛續已編成化朝星墮山東莒城馬長史

門光煜煜腐軟若粉漿以杖抵之沒而成穴久漸堅乃

成石物理陽剛而陰柔天雖陽積氣也故附於天則柔

地雖陰積形也故入於地則剛初墮而天之氣未盡理

或是乎

鴻烈解日出暘谷入崦嵫經于細柳入于虞淵之汜曙

于蒙谷之浦隋天文志西濛汜日所入東暘谷日所出

爾雅日所出為太平所入為太蒙河圖緯括地象郊之

隘上曰扶桑日所升宣陸之阻上曰吳泉月所登虞吳古通用泉

諱此世人自立名目使始皇石橋成過海一見日出入

始有確證

異域志祖葛尼曾至沙弼茶國係日西沒地日入聲若

雷霆城上恒聚千人吹角鳴鑼擊鼓混雜其聲不然小

兒驚死乃日出地未聞有至者

快雪堂漫錄虞長孺祖母秋夜露坐見三人捱月過急

呼其媳出視猶見其二須臾俱入月中隱豈羅公遠重

擲杖作橋引人廣寒遊邪

五帝座後一十五星蔚然曰郎位漢書作哀烏注哀烏

蔚然皆狀星貌甘氏雖以哀作依仍音哀然遂啓藝用

之漸子建君懷良不開賤妾當何依樂天坐依桃葉妓

李尋傳月者衆陰之表消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

王僧虔詩月表望青丘蓋測日景立圭量月采立表今

人只知土圭耳

東京賦始于宮鄰卒于金虎何敬祖詩望館離金虎陸

士衡大辰匿暉金虎習質按甘石星經昴西方白虎之

宿太白金星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兵亂宮鄰則

未有解望舒者望館也淮南子月御曰望舒亦曰纖阿



昔人問柳仲塗朱鳥南方宿主夏龍星主春觀星以正  
候尚書不曰日中星龍何也柳曰歲周其序四星各復  
其方聖人南面聽天下春之時朱鳥當其前故觀之以  
正仲春

史記武王上祭于畢司馬貞索隱文有上字當是畢宿  
按後漢蘇竟傳畢為天下主網羅無道之君故伐紂祭  
以求助而馬南郡止知有文王墓何寡聞若此

文翔鳳解少陵龍門奉先寺詩天官北河南河二星各  
三於天闕間為關梁正義闕丘二星在河南天子雙闕  
諸侯兩觀象魏懸書之府也黃河應天漢洛京南為伊  
闕蓋雙闕應天闕也臥雲乃伊陽北山即鳴臯派長百

里龍山南直臥雲杜按天官地紀命辭非漫語哲曰改  
闕為闕直是怕他信然矣

待得餘甘回齒頰已輸崖蜜十分甜按王濟手鏡廣西  
南寧府橫州產餘甘子如小青李味酸澀餘味甘亦  
不甚美惟荔支龍眼蕉實三味最佳橄欖野生十錢可  
一擔佛桑前插即活指甲類木犀多須香亦絕似茉莉  
則以編籬木有鐵栗烏有倒挂此等勝地何可少一遊  
長吉秋墳鬼唱鮑家詩少陵山鬼啼春竹牧之古鬼啼  
幽冢昌黎險語破鬼膽詩人形諸歌咏天下無地無鬼  
惟五人國以白玉為城鬼不敢入鬼又最畏金姑聲  
洪芻怪洋記海賈浮至一岸少壯三數登岼問途見長

城橫巨門下兩巨人各手撮其髻挂木杪門內出火盆  
取一人投之火炙至焦分食之復攜盆入餘人急斷髮  
馳至舟免合侯甸西樵野記觀之環海島嶼中鬼魅雜  
處正不知凡幾也

左傳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公羊傳昭公將弑季氏告子  
家駒季氏無道吾將弑之終弑而敗焉邙風燕燕篇莊  
姜為戴嬀作也而曰先君之思以勗寡人禮坊記舅姑  
承子以授壻男鰥而曰寡君殺臣而曰弑女父母而曰  
舅姑小君而自稱寡人後人蹈此鮮有不呀然失笑者  
江陵軀人化為虎又有軀虎化為人與田鼠為鴛鴦復  
為田鼠同此獸鳥未有定也睡蓮晝開夜縮入水底次

晝復出夢草晝入地夜復出此卉草未有定也宋宰相  
王公旦生為正臣垂沒真冷髡首披緇將亦有未定者  
在邪正於立朝而異端於身後謬乖甚矣

宋晉江范夏卿末年得疾漸縮小如嬰兒死秘書丞張  
諤病中身而分左寒右熱巾韞袍袴紗綿各半殷顛病  
見人只半面張南軒晚年虛陽不祕踰年卒就殮時通  
身透明瑩徹如水晶腑臟筋骨歷歷可數劉原父晚年  
病不識字日月兒女皆不能認又一人病視物皆曲弓  
弦界尺悉如鉤此等怪異症候即雷九治應聲貝母治  
人面蔑由驗也

直為美德然適足自災三卻害伯宗譖殺之先是伯宗



入朝妻每戒盜憎主人民惡其上子好直言必及於難  
延州來戒叔向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終以弟羊舌  
虎黨變盈被囚不有祁大夫其能免乎

大西利瑪竇論友一則視其友如林則知其德之厚落  
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嗟乎四公子豈少如林乃孟  
嘗只彈鋏之驩平原僅處囊之遂惟夷門監者博徒毛  
公賣醬薛公信陵擅其三耳春申一朱英而失之如林  
何益且與多有密友即無密友之語亦反悖矣

文人九錫朕不得與此人同時金蓮燭送歸院向見紫  
雲娘誦君佳句新羅上書請為師旗亭小妓畫壁雞林  
國相百金嚮一篇能別真偽一紙留不下坐累五十席

塑像朝夕禮拜

詩夏屋渠渠字書云屋大俎也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  
以玉飾俎也禮童子饋無屋又平斂之謂義解極新靈  
樞經胸氣有街云云有街對無屋亦精

范雲為竟陵王子良會稽主簿未蒙知秦望山有始皇  
刻石三句一韻而人作兩句讀並不合子良刻日游山  
雲夜取史記熟讀次日登山窺僚茫然雲誦如流子良  
因寵之上客今干牘時貴作長篇五七言寫古字體者  
雲作之備也

何水部集隋經籍志唐藝文志俱載八卷晉天福本但  
有詩三卷今世所傳是也惟春明宋氏家藏八卷獨完

而少陵所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裹搔頭等句攷之皆無  
有則知所軼尚多前人論詩但賞其露溼寒塘草月映  
清淮流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不知集中如此者不  
少如九日侍宴云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文日斜迢遞  
宇風起嗟峨雲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贈王  
左丞僧孺云游魚亂水葉輕燕逐風花悉秀拔可喜願  
顏黃門譏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非篤論也吾師阮亭  
先生五言凡例云梁代右文作者尤眾繩以風雅略其  
名位江淹何遜足為兩雄沈約范雲吳均柳惲差堪羽  
翼固知此道真賞論定不誣非可以東陽零陵身參佐  
命遂能劫持一代文柄也

脚氣集茶之麤者為茗徐子與取最精芥茶餉于鱗而

李以賞皂役于鱗北士但以葉大多梗故棄之耳  
張伯起譚輅以偷兒入蔡裔室裔拊牀一呼二偷驚死  
為不幸入王獻之室聞青氈語為幸子謂猶不若入沈  
文卿室贈絕句為尤幸也風寒月黑夜迢迢孤負勞心  
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本也堪將去教兒曹偷少有知  
必賞知己

通天臺上仙人弩笑電巖前玉女壺封禪注白虎走狗  
天梯瑤臺仙人弩法相思皆觀名仙人弩本不連屬且  
與通天臺了無干涉而以欺無識之小兒乎仙人自仙  
人弩法自弩法而牽強杜撰圖對兩親切邪



李郢釵垂簾簌抱香懷李賀綵絲團金懸簾簌下垂謝

承伯麻霞囉喏音社官通顯長吉詠秦宮紫繡麻霞踏

虎麓簌麻霞耐人尋味囉喏相助為聲也

袁昂書評上谷之翻未親鴻蹤曇壤之鷲空傳質本上

句王次仲變大鳥落二翻事下句右軍事曇壤山陰道

士所居村一友續評盜帖梁間書碑夢裏上句蕭翼事

下句蔡少霞事也

櫟下周司農亮工有城隅南望寄弟靖公詩云雨過寒

河尋水向月明蕭寺夢花之夜頭水一名向今沂州向

城鎮是花之寺名在沂水西又與劉公蕃談花之寺句

云佳名獨愛花之寺隱地誰尋石者居臨胸傳國作石

者居於黃雲山中水向石者兩對花之天機妙合

荀卿非十二子儕子思孟子於中并及史魚醜詆以為

不如盜且泛及子張子夏子游至斥子游無廉恥而者

飲食然韓詩外傳所非者止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

田駢墨翟宋鈞鄒析惠施十子不及思孟史魚亦無子

張游夏賤儒之說則非十二子乃後人附會耳韓非係

荀門人所傳不妄且卿故學仲尼之道者何至詆斥其

徒若是

論衡李子長為政欲察囚情則刻桐木為囚形鑿地作

白以葦蘆為郭藉臥木囚於中囚當罪則木囚不動或

冤則奮起此獄一術按聞哭聲知婦殺其夫前有子

產後有韓晉公滉子產曰人於所親愛知病而憂臨死

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而懼是以知之晉公曰吾察

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精數若此何用術為

彭宣傳敬武公主詆王太后嫂何與取妹披抉其閨門

而殺之按公主宣帝女太后元帝后則婦於夫女兄弟

可稱姊妹班大家傳女妹曹豐生其夫世叔妹也夫兄

之妻亦稱嫂張負以女孫字陳平戒事兄伯當如父事

嫂當如母

唐岳陽李遠讀曹唐遊仙詩思其人及謁則戲曰昔擬

可乘鸞鶴安知壯水牛亦不勝載語出北夢瑣言按唐

佳句不華李羨其題沈詢除山北節旄玉詔新除沈侍

郎便分茅土領東方不知今夜游何處侍從皆騎白鳳

凰

袁卓專征賦或倚直使之遊宮或居貴神之玉帳玉帳

乃兵家厭勝方位主將於其方置軍帳則堅不可犯其

法出黃帝遜甲以月建前三位取之如正月建寅則已

為玉帳太白歌身居玉帳臨河魁戌為河魁謂主將帳

在戌王洙注杜直以為兵書引唐藝文志為證誤矣

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甲子為剛乙丑為柔餘仿此

治兵大閱外事也烝嘗用丁用辛內事也乃社祭又用

甲郊以日至不別剛柔又何也

郊祀志地神為泰媪山海經帝女遊江中出入必以風



雨為孟婆陸士秀引以應李駒駮蔣捷詞春雨如絲繡出花枝紅裊怎禁他孟婆合皂

山海經當扈之鳥以顛飛耳鼠之獸以尾飛與龍聽以角及比肩之獸比翼之鳥比目之魚各假一官於其儕何異晉渡江一婦陰在首而與人淫酉陽雜俎市有丐者無手而足夾管書字又一丐婦無手而以足理髮脫狼之民有尾不欲人見以夜市鼻嗅知金美惡盡信書不如無書然亦不如無之而已實未嘗無也  
人被殺去首魂魄已離矣猶能奔馬歸營問有頭佳無頭佳聞有頭佳始仆已奇怪絕世乃淳安潘姓人遭方臘斬其首不死其家養之空室米飲從喉管入日織草

宋雜事卷一

履雙手如飛又崔廣宗為張守珪所殺不飲飲食情慾無異生時又生一男夫婦女最畏鬼無首之人誰受其淫者此則萬難信也

王莊毅竝土木之變廷粹奸黨馬順捶死及督漕淮揚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每折抑之適公遭煩言免官單祇候江許具餼公嘉其誠受數器發之悉糞穢隨有言者表公忠節還官單逃詐死仇家蹤跡執之訟之公公不較一時頌王都堂不念舊惡余曰不然此宣聖所詆以德報怨之說也昔南宋臧質以抗佛狸少洩殘破數州之憤無不可單敢於以下侮上容忍不治徒恣小人怙惡是為失刑

宋秋士情種妄想條一則云陳仲子妻供灑掃古今任箕帚者多矣無事專役辟纁婦云呂雉淨溺器此論洩人氣忿耳當審察為隆準公為辟陽侯至云西王母執珊瑚鞭策蹇戴勝安坐少廣即降漢武猶二青鳥先之瑤池作歌穆滿不敢抗奚至逐造父後塵文人無忌憚肆筆乃爾

正德戊寅武宗幸揚州河水合問何時當解江彬對立春尚餘旬日武宗曰春迎之即至耳即命迎春於揚東郊次日百花盛開河冰流漸於此信唐武后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為非誣武后武宗是何如主而尚奪造化誰謂春風不世情也

宋雜事卷一

右軍書黃庭感天台神降李陽冰篆鄂字作四口空中鬼為之哭書臻聖品直格幽昊而絳州碧落何用假託仙篆為唐籍沒太平主咸陽老嫗竊右軍樂毅論吏搜捕急投之火香數日不絕宜乎天台文人感通也

葉夢得云印書未行學者得善本手為抄錄誦加詳審東坡云近摹刻易致文辭學術當倍蹤昔賢而殊不然然則後唐馮道李愚孟蜀毋昭裔適足災誤後生耳  
孟母姓仇乃諸田後仇掌通晉有掌同前涼有掌樣宋有修本草掌禹錫仇在漢有仇膺鄆國夫人元官氏複姓譜不載 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名烏以墨為道今則誤以姓為名以道為姓 真西山避孝宗諱春改慎



姓周濂溪避英宗諱宗實改敦實名匡衡為康衡避太

祖陶桓公為威公避欽宗也

晉中興書衛夫人妙參鍾索按夫人名櫟字茂漪汝陽太守李矩妻乃與支道林書稱弟子李氏衛和南姓從夫名從父亦一變格

望見葳蕤舉翠華升菴以為旂鹵簿中有之按春樓不閉葳蕤鎖錄異記金縷相連屈伸在人鎖也非旂也子虛南都注皆以為羽飾瑞應圖以為瑞草王者禮備至則生一葳蕤而四名從誰為是

陰陽倒置錯雜不僅物生人人故有生物者漢竇武生時并產一蛇見本傳晉五行志懷帝永嘉袍罕令嚴根

蓉槎蠶說卷十

妓產一龍一女一鶯紀載劉聰后產一蛇一虎各害人

走漢末張魯女浣衣白霧濛之因孕恥而自殺語婢可破腹視之得龍子送漢水後龍數至墓前成溪墓在褒

成縣有擣衣石庾信有句南國女郎砧即人生人亦有異事物紺珠北魏延興忻州婦四產十六子或三男一

女或三女一男庚己編武進張麻婦一產五男明嘉靖河間李公窩婦一產七女顏之推賦魏姬何多一孕四

十應亦不妄若宋潮州婦產子如指大五體具幾百餘枚則殊怪而續已編汝寧燕生妻一乳三子又得光州

一乳三女作配誠祥瑞也

家姪偕柳元愈言宣城魯谿楊翁子四生十子子各十

孫子四不能徧識也見輒問曰汝父阿誰梅勿菴先生

文鼎修縣志載諸雜紀又建平縣姚村某翁九子子各

九孫翁云如有得十孫者當大合樂召戚友為湯餅會已而幼子果得十孫皆古來所稀見偕柳業師袁明經于升載亦建平人翁第三子乃素妹聳其甥常往來偕

柳家云

耳譚馬湖府陳壽奴已醮忽生肉具望前為男望後為女太守以為崇杖遣之毗陵一搢紳夫人從子至午則男從未至亥則女夫為置妾媵姑蘇莫老無子一女適士人琴瑟甚調少歲漸憎其婦不內寢鄰女及笄從習刀尺因同宿久而孕成訟太守拘至命莫攜回娶鄰女

蓉槎蠶說卷十

為婦生子晉世京洛有兼男女體能兩用人道此般若

經五種黃門之四所謂博又半釋迦也又晉義熙豫章人具二陽道重累生明周文襄在姑蘇有報男生子者

公但目門子汝輩慎之皆人妖也

漢樂巴以官者給事內庭後復通暢乞退西漢李延年坐法腐久之浸與中人亂宋內侍林億年別業貯妓陳

原在貶所與妓濫元官者罕夫嬖妾殺其妻此既經刑割般若經五種之五所謂留拏半釋迦而若是周仁陰

重不泄衣溺袴不潔清得幸景帝後宮祕戲常在旁又何相反也

胡翰文官花贊華平賓連紫脫閱國家之瑞曠代始



有楊之瓊潤之玉蕊天下之美也子按孝經授神契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華感祥瑞圖雙蓮為華東京賦植華平於春圃則非蓮禮斗威儀人君政平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並瑞草白虎通王者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戶閣達生於房並木連累相承象繼嗣也

蔣欽母練帳縹被孫權敕御府為作錦被改易帷帳幸憲英惡華外孫上錦被取反臥之廣川王妃昭信妒幸姬陶望卿誣以數窺郎吏言卧錦被疑有奸太尉朱寵卧布被帝以錦被賜之陳高帝焚羅文錦被於雲龍門外傳信遭父喪哀毀母竊覆以錦被郭林宗入弔見即奮衣去杜陽編元和年大軫國貢神錦被冰蠶絲所織

容權義說卷下

得水舒遇火縮予所見較昔人不及十之一腹何儉也翠被豹舄載左傳繡被是鄂君越人擁櫂而歌事見說苑 錦半臂有數事房太尉家法不著半臂蘇頲檢校益州使臣皇甫恂檄取庫錢市錦半臂不予鄭愚以錦為半臂崔鉉見其文深賞之真銷得錦半臂遊擊將軍來子珣常衣錦半臂未知堪銷得不 蘇武牧羝處今陝西鎮番衛山仍以蘇武名昭君墓今山西大同府西地草多白賈捐之請棄珠崖今廣東瓊州府唐南詔蒙氏今雲南吐蕃陷維州今四川燕雲淪於遼金今北直山西西夏竊據興州今陝西寧夏近且郡縣海中島幅員之廣邁古遠矣

造書凡三蒼頡下行梵右行佉盧左行法苑珠林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漢書西域傳安息國書華旁行服虔注橫行師古曰西方及南林邑皆橫行不直下革皮之不柔者元用羊皮寫詔謂羊皮聖旨張孟浩詩鴻濛再剖一天地書契復見科斗文

否九五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解者以為固結之喻非也蓋朽索六馬虎尾春冰之類陸宣公收復河北請罷兵狀邦國之杞梓綿綿聯若苞桑綴旒而不殊者幸矣鄭司農注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說文市物邸舍曰廛浮舖是也日月所經道曰辰亦曰躔辰為天壤亦如城市空地也 嶺南市曰虛義取滿時少山

容權義說卷下

東曰集蜀曰疲音皆疲者瘡也義取間日一作豫州刺史許永弟腹中之鬼畏子豫赤丸秦王俊夢亡妃崔氏泣藏靈府醫至此神矣哉樂游吏死患腰痛徐秋夫縛茅作人針之而愈更奇 子虛賦徼音極受訕郭璞曰疲極司馬彪曰倦許慎曰勞謂獸勞而疲倦徼而取之受訕疊其義也晉人作極顧和謁王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問沐啓沐伏久勞極明帝答去垢甚佳身不極也春秋外傳子病殽音會與音同義校獵賦遙噓乎絃中獸奔走倦極張噓吐舌喘息也脣口中為噓大笑則見故笑曰噓極虛切噓其虛切足相踣也未可混為一上林子虛同



傅亮修張子房廟教首曰紀綱呂延濟注主簿之司主  
宣教故先呼之唐以後門下省掌詔令故首冠以門下  
元詔首稱指揮

海岳書史藏書金題玉躡錦繡襪押頭為金題軸心  
為玉躡繡為卷首綾一名玉池標外加竹界打撇音其

覆首為標音表襪譜系云大觀帖用皂鸞鵲錦標襪

明錫山俞汝成輯明百家詩錄青衣一人南海李英也

後虞山錢受之列朝詩增以扶溝李伉內鄉馬來如朱

竹垞太史明詩綜又益以閩王粹夫家青衣林汝元其

溪行云竹壓梅花破霜侵楓葉稀林間黃犢卧沙際白

鷗飛水急灘聲亂溪迴樹影微前峰秋月吐樵子隔林

歸又云閩中青衣善詩者不止汝元尚有陳香初陳竹

逸鄭蘭子三人未詳其名澄江楓葉老斷岸菊花疎香

初句月明黃葉露花隱赤闌橋蘭子句古墓梨花鸚鵡

雨荒原麥穗鷓鴣天竹逸句

符秦時慕容階字伯邕別妻入關贅權門故妻造訪棄

而不納高則誠因作琵琶記山東張松鶴與之言若此

黃九烟傳之毛氏又有王四之說琵琶具四王字於首

周於百家姓序五故云趙五娘明太祖惡其棄妻戮之

二家之言不侔

梁灝字太素雍熙二年廷試甲科景德元年以翰林知

開封府暴疾卒年四十二而世以為遲暮及第轉相傳述

足徵野史之謬妄

文王十三生伯邑考十五生武王何其少武王八十四  
生成王後又生唐叔虞何其老

晉元帝以韓子賜太子庾亮諫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  
聖心金罍子援武侯手寫申韓管子六韜進後主以為

元規賢於諸葛此自有說後主愚癡武侯故以刑名輔  
之此大臣翼主深衷而容輕議之手

古貴賤通稱不似後代禁忌筆之書不以為僭聞者不  
以為嫌殊足怪異如至尊不必天子主簿諫王商將軍

至尊不宜入閭巷臣下亦稱后畢命三后協心甫刑三  
后成功郡縣廷亦稱朝會稽若耶老人送太守劉寵山

谷鄙生未嘗識郡朝范滂疾惡斥逐違行者不與共汝  
南郡朝室高嚴皆名殿不必宸居黃霸令郡國上計吏

舉孝子者先上殿注丞相所坐殿屋見垣上曰宮內則  
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記儒有一畝之宮孟子舍皆取

諸宮中見所敬曰朝周公朝窮巷之中甕牖之下七十  
人呂覽堯朝許由於沛澤鄭伯有為窟室飲酒家臣朝

至未已張蒼為丞相洗沐先朝王陵夫人上食臨邛令  
日往朝司馬相如列子尹儒夢受秋駕於師明印往朝

其師人子見父母亦曰朝魯語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

臣章亦稱壘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治逆追子之

壘書韓非子西門豹為鄴令甚簡左右君收其壘臣下



通書記亦稱奏桓譚奏書董賢龐參奏記鄧騭人臣下  
教所屬亦稱敕陳萬年公移敕書士大夫導從威儀亦  
稱鹵簿顏延之逢子竣鹵簿避之臣下臨歿言亦稱顧  
命後漢趙咨將終告故吏朱祗蕭建使薄斂咨子欲改  
殯祗建譬以顧命崔瑗臨終顧命子寔人臣薨亦稱大  
行韋玄成父賢卒門下博士義倩等令家丞上書言大  
行以玄成為後臣墓亦稱陵孟德祭喬玄北望貴土乃  
心陵墓臣居器亦稱諒闇晉武帝詔山太常雖尚居諒  
闇臣下相頌祝得稱萬歲伏波平定交趾擊牛勞士吏  
士皆稱萬歲耿恭守疏勒拜井得水眾懽稱萬歲竇憲  
為大將軍尚書以下議拜之伏稱萬歲寡人亦通稱王

卷一

太尉女婚裴遐大會名士郭子玄在坐與裴談太尉謂  
諸人君輩將受困寡人女婿右軍論鍾張書假令寡人  
耽好如張池水盡墨未必謝之臧質書與佛狸寡人受  
命相滅期之白登爾自送死豈容令復生饗有桑乾哉  
尚主亦無嫌卓王孫自以得使女尚長卿晚

卷一

卷二

歛 程 哲 聖 跋

金熙宗天眷元年熙州野水見一蒼龍良久沒次日又  
見一金龍爪承嬰兒兒為龍戲略無懼色三日如故又  
見一人乘白馬紅袍玉帶馬前六蟾蜍凡三時沒元章  
帝承安二年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大鳥下集羽五  
色赭冠雞項尾闊而修背鯉尾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亦  
高四五尺旁侍禽鳥萬類形色各異首皆正向如朝拱  
牧人驅牛聲物驚之即有大鵬鶚怒來搏擊留二日去  
所食皆巨鯉大者長丈餘骨蔽地龍見鳳集瑞不虛來  
或者徵亦不必一時邪

卷二

南方老人星光映其人多壽梁宗室映任北徐州被徵  
鍾離人顧思遠挺叉行部伍中映見其老問年對曰百  
一十二歲大異之召賜食食兼人頭有肉角長寸命後  
車載至都擢為散騎侍郎賜以宅百二十卒普通中穰  
縣人二百四十歲不復能食穀惟飲曾孫婦乳荊州上  
津人張原始年百一十六膂力過人進食不異將亡人  
人告別山林處履行少日歿何左思賦譏謂南人謂  
宅土煖音錫暑封疆瘴癘宵貌最陋稟質音暄脆音脆急音急躁音躁輕  
巷無孑音首也音首里罕耆耄與放品經南方洞陽之野人  
壽三百六十殊異且以孑首徵壽不幾彭祖人中八寸  
之說乎



永樂朝教習庶士甚嚴曾子啓等二十八人不能背誦捕蛇者說詔成邊復貸之令拽大木啓等書訴執政執政極陳辛苦得釋歸見陸欽漫記後來幸逢寬政得優坐玉堂不然竊為危矣

新羅國人旁屯弟竊其兄金椎子群小兒執令築康三板拔其鼻如象按吳元濟鼻長六寸又誰拔邪李伯陽七寸之耳務光耳亦七寸儋耳民僅垂三寸耳而大言曰儋將毋為兩真仙所嗤

抱朴登涉篇入山寅日聞稱虞吏者虎稱當路君者狼稱舍長者老狸卯日稱丈人者兔稱東王父者麋稱西王母者鹿辰日稱雨師者龍稱河伯者魚稱無腸公子

卷二

者蟹已日稱寡人者社中蛇稱時君者龜午日稱三公者馬稱仙人者老樹未日稱主人者羊稱吏者獐申日稱人君者猴稱九卿者後酉日稱將軍者雞稱捕賊者雉戌日稱人姓字者犬稱成陽公者狐亥日稱婦人者金玉稱神君者豬子日稱社君者鼠稱神人者伏翼丑日稱書生者牛山中獸類一一小兒學語候至則鳴符籙恐難禁此即知其名呼之若遇聾者無耳者將若何許公言謂王子濤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不犯其所惡未有不得其所靳哲曰人生七十致政而元魏羅結百有七歲總三十六曹事亦未能無欲惟性所賦卑故自有壽者耳苟一貪則百災備集豈僅不享年

人夢日月自是吉徵乃亦有不然者呂錡夢射中月退入於泥吳曦見已影在月揚鞭安見其吉最吉者夏禹夢乘舟月中過伊摯將應湯命夢乘舟過日月之旁陳武帝夢天開數丈四朱衣人捧日納其口及覺腹內猶熱漢和熹鄧后夢捫天蕩蕩正青滑如饴餈有似鍾乳仰嗽飲之孫堅吳夫人夢月入其懷生策高歡婁妃兩夢月入懷生二女皆為北魏后其次則王旦幼見天門開中有己姓名闕澤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後唐何仲舉母夢攜入月遼耶律乙辛夢人持日月食之已食月啖日方半觸而覺偽吳毛貞輔夢吞日寤猶腹熱楊廷式曰此夢至大非君所堪當得赤烏場官北齊釋曇遷

卷二

夢月落入懷擘而食之脆如冰片甚香美若元后母夢月入懷生政君適足災漢亦非吉也元薩天錫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山東一老易聞為看薩詰所出對唐句林下老僧來看雨齊已改張迴虬須白也無以在易也蕭楚材易乖崖獨恨太平無一事之恨為幸昌黎更闍仙僧推月下門為敲鄭谷更齊已早梅昨夜數枝開之數為一貫休更王貞白此波涵帝澤之波為中皆一字師按南枝纔放兩三花安在必一與也波二字可不改受三字師者為之報顏古有兩長頭問事不休賈長頭東漢賈逵也諸君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南史范雲謂范岫也



北魏高閭初為車子送租修刺謁崔浩游明根幼為人奴牧羊以壺漿倩人書於路學之實權告游雅為贖古人不棄卒成令名今遇良師擁藏書遭右文之世而不奮志真庸奴矣

尹和靖在程門半年始讀大學西銘李西山郁自見龜山歸取論孟書伏讀之晝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有得以二子讀書之法較今日後生新學不數歲即稱卒業經史者敏鈍殊絕矣抑吾不知成德視二子何如也

楚辭車既駕兮竭而歸呂覽膠鬲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竭來注何也劉向竭來歸耕永自疎顏延年竭來空

楚辭

復辭皆盡字義今所襲用非發語辭 楚詞遠遊餐六氣而飲沆瀣漱正陽而含朝霞注引凌陽子明經證六氣詞涉重複未知六氣何物

唐鄭權以中人之助求為廣州鎮積聚珍貨遺京師酬恩為朝士所嗤薛廷老形之白簡請按其罪昌黎作送行詩敘乃言權功德可稱富而能貧為仁者不富之効李實論事李齊運驟遷京尹恃寵強懷不顧邦法時大旱畿甸乏食奏對則曰雖旱而穀不害勇於殘殺人不聊生出行瓦石滿車及謫通州市里謹呼袖瓦礫遮道伺之而昌黎上書乃曰公卿大臣守官無過而已未有赤心憂國如閣下者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宿

滑消沮影滅非閣下布宣威德何能及此諛面効忠違心虛美所謂百世師天下法者而若是況他人乎北史魏莊帝舅除青州帝曰懷執之俗昔號難治舅宜好用心金罍子曰富文忠在青州民豈忍擊苟為不道懷執亦不待青州也

金路伯達使宋回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千兩助邊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金主還其所獻傅泣請弗許以夫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強田贍之元伯都卒朝廷知其貧賻鈔三萬五千貫仍還所辭祿妻弘吉刺氏勿受曰昔仕於朝不敢虛受歿而受之非夫意也婦人乃能始終成夫廉豈易有乎

烈婦

烈婦向氏長陽農家子也鄰有狂且夜冒其夫將行無禮婦辨其聲拒之乃逸去人無知者詰旦夫歸氏告以故從容為姑縫裳為懷中子紉履訖自頸于狂且之門年甫十九康熙己巳歲青霞葉淑行親見之為賦詩云深山寂寂守蓬籬女史何曾受壺儀飲刃難消牽臂恨招魂堪配露筋祠塔花猶染貞姬血墓石誰鐫幼婦詞一代幾人完大節簪纓空自媿蛾眉

荆公明妃曲温公和之宮門銅環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住巫山布袖高簪嫁鄉縣又目前美醜良易知咫尺掖庭猶可欺君不見白頭蕭太傅被讒仰藥更無疑然觀明妃慷慨起而自請意已與漢絕荆公



曲恐是意中所深許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甌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豕生白草姑示其異豈戀漢哉

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妻烏孫王昆莫昆莫老使孫岑娶尚主死復以楚王戊女孫解愁妻岑娶死以國與季父大祿子翁歸靡復尚主生三男二女靡死岑娶前婦子泥靡立復尚楚主生一子一為人祖母復為孫婦一為兄妻復妻其從弟又妻前夫之婦之子金罍子譏之以罪婁敬作俑獨不憶衛公子頑烝祖母生戴文二公齊子宋桓夫人許穆夫人三女乎

宋義熙年司馬國璠兄弟亡命過淮因陰暗夜率百餘

蓉槎蠶說卷三

人緣廣陵城入檀祗為廣陵相打五鼓懼之乃奔散唐永泰年詔四鎮北庭兵徙涇州兵馬使王童之謀亂期辛酉旦警嚴而發段秀實知邠州留後有告者陽召掌漏吏怒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遷延數刻四更而曙不果發擒之王栩為河中少尹權府事部將凌正謀乘夜作亂栩知故縮漏水以差其期正驚潰就擒金僕射忠義為博州防禦使一夕陰暗因謀反獄使守更吏搥鼓鳴角囚以天且曉反就桎梏宋馮瓚知梓州時劍外初平卒多亡命軍校上官進率三千餘人夜攻州城城中只有雲騎兵三百瓚令分守城門密促更籌夜半擊五鼓遂遁去擒斬進臨變鎮靜用智擾則亂矣諸公誠干

城哉

宋登科後娶瞽女一為華陰呂贊丞相汲公父一為劉廷式見沈存中筆談一為周恭叔見程氏外書伊川先生云某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明則維揚李公生三子皆貴呂見陳無已業談

子瞻論筒井用水韜法蜀自慶曆皇祐始創筒井用圓刀鑿如盃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隔橫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差小者出入井中為桶無底竅其上懸熟皮數寸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致水數斗後漢書有水韜此法蜀中鐵冶用之大略似鹽井取水筒太子賢妄以意解非也

蓉槎蠶說卷三

謝朓鼓吹曲凝笳翼南蓋疊鼓送華輶徐引聲為凝小擊為疊岑參凱歌鳴笳擗鼓擁回車急引聲為鳴疾擊為擗謝曲吉行之文儀岑歌師行之武節古樂府官家出遊雷火鼓桓任為後母所憎作二幅箕踵之被裝之橫激於兄之高狹被及守吳興乃作百幅被丁固母為固作十二幅被招賢士共臥古未有反切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魏孫炎始作反切宋周顥作四聲切韻梁沈約撰四聲譜夏侯該四聲韻略各自名家唐孫愐集為唐韻宋陳彭年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韻略字統及三蒼爾雅為禮部韻



科場儀範悉著為格後賈昌朝言舊韻無訓解又疑單聲與重疊字不韻義理致舉人詩賦誤用詔丁度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三十處許附近通用單聲及疊出字皆於字下注解之

雲名天衣又名山帶霧名山巾虹名天弓又名挈貳屈霓水虹也主雨月暈風虹也主風韋皋鎮蜀宴客虹垂首於庭吸席上飲食劉義慶在廣陵白虹入室飲其粥杜句屯雲對古城木賦奔電屯雲薄霧濃雲皆狀木文理元好問句駛雨東南來駛快同松雪有駛雪帖

皇華老人句招客先開四十雙二畝為雙是二十畝也二十畝園不為廣以敘西園客黃秦晁米及金山衲等

荅樓臺記卷五

覺其隘以敘金谷客檀郎外寥寥又覺其寬荆公句卧占寬閒五百弓四肘為一弓五百弓為地四畝人寢息一榻即有佳客連牀亦不越十笏文室何藉四畝徒恣大言耳

太史敦終身不覩君王后卓王孫喟然使女尚長卿晚向使長卿不建節馳傳而希因門下獻牛酒交驩得乎西魏武帝為高歡所逐出奔至湖城糗糧絕王思村民以麥飯壺漿獻復一村十年帝即以是年被鴆曾未周歲然即不被鴆地豈帝有邪誰復之也南宋明帝以南苑借張永給三百年期訖更啓癡兒狂易竟忘其死若光武不以十年輕假洵聖主卓識矣

嚴延年守河內母從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止都亭不入責延年天道神明人不可殺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儻去汝東歸婦除墓地耳為天吏於有罪何不可殺但不當濫殺耳雋不疑為京尹每行縣錄囚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人平反多喜笑異他時或亡所出怒為不食二母仁慈同雋母為得張湯母不厚葬湯雖蒙非此母不生此子之賞而湯存日未聞一言戒子惡與有助金壘此譏允矣鐵案

貧能免禍人苦不耐東昏殺蕭坦之收其從兄翼宗見其家貧惟質錢帖數百獲免朱勔籍沒田至三十萬安能貸死乎

荅樓臺記卷五

鴻烈解始乎都者常卒乎鄙左傳都鄙有章都訓美鄙訓俗朱子曰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也哲曰居都未必盡君子居鄙未必盡野人戴豈賢於仲子哉他無論矣

晉齊王問舉義軍中八歲小兒髮膚悉白前輩某君云嘗見有此人年半百矣聞海舟需此遇風濤猛作擲入海飲龍即止海賈曾以數千金求之其父母不忍夫龍以樽桑洲一島煨充食料以溺死人血為酒既嗜燒燕又嗜此兒饕餮極矣其腦又何怪乎鳳及胡僧之交嗜也

儀禮媵爵謂先飲一爵後二爵從之九歌魚鱗鱗子媵



子魚游必三先一後二號婢妾魚唐人有句江魚群從稱妻妾又有娼魚與衆魚交如娼鮪音建魚諸魚生以頭衝其腹字書列此二魚而未釋其義恐亦未然

右丞雪中蕉非戲筆染徐摛賦拔殘心於孤翠植晚翫於冬餘枝橫風而碎裂葉漬雪而槁枯已先之矣

古召奏用虎爪書晉宋代大臣得自辟除以板召之謂板官宋王微與江湛書所以綿絡累紙本不營尚書虎爪板宋太祖詔陳希夷嘗應鶴板之詔終遂鴻冥之心

虎板以薦賢鶴板以招隱故異

彭淵材游京師十年一日跨驢南還一卒挾布囊從邑人聚觀淵材喜見眉宇誇於衆吾富可敵國開囊則李

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幅歐陽公五代史草稿一部

哲曰誠足誇衆彼金珠何有哉固難與洪崖幘頭相如犢鼻同類而譏也

祥符某科狀元徐奭鑄鼎象物賦乃張惡子廟岳瀆諸神擬作兩窮舉子徒預為欣幸耳

郭林宗葬母徐孺子弔之置生芻林宗曰吾無德以堪之教英評語美生者禮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孺子之來

弔也非傷也弔人母而美子德意何干涉得無郢書燕說邪

藥巴正旦救成都火成武丁於周昕坐喫酒救臨武火佛圖澄於石虎臺救幽州火後漢郭憲郊日從駕喫酒

厭齊國火樊英亦救成都火郭樊二人俱傳方技邵信臣為少府南陽遭火焚數萬人信臣在丞相匡衡坐心動含酒東向漱之彼處見雲西北來冥晦大雨火滅雨有酒香氣臨武今南陽泌陽縣郟成兩救南陽藥樊兩救成都何二地之不戒也

杜預李紳前生蛇郭璞前生蠶劉三復前生馬錢鏐前生蜥蜴文天祥前生龍信乎療鶴創三生人血之不多得也

紅塵紛處人間世白雲深處神仙地仙家春色億萬年蟠桃香煖雙鸞睡北看瀛洲咫尺間西顧方壺三百里

逍遙無為古洞天洞天不老無入至此學仙人語潁濱

謂仙人自語非也

地獄變相以儆戒世人鑊湯刀林無和尚則其類諱之耳茲僧罪孽有鑊湯刀林不足蔽其辜者方蛟峰肆謔

語閻羅有罪亦要和尚懺除取口頭捷急悅俗耳不知罪孽深也閻羅非高真正神則忠毅英魄何懺除之有

道家五石丹砂雄黃白礬曾青磁石黃庭經九轉八瓊丹則朱砂雄黃空青硫黃雲母戎鹽硝石雌黃又三關

之中清氣深口天關足地關手人關金丹訣三花聚頂精也氣也神也 三魂為台光爽靈幽精七魄為尸拘

伏矢省陰天賦毒除穢臭肺道有三車聚火而心行氣使以治病曰使者車陰陽合



水火同靜上聞雷霆之聲曰雷車心為境役感物氣散以成衰老且病而死曰破車

古人有功德者沒則鑄器以銘中郎朱公叔鼎銘是也杜子夏始勒文埋冢側爰有墓銘因之勒石加蓋埋壙前三尺防陵谷遷變廣記古豐碑以空秦漢乃書姓名爵里於上改用石晉宋始稱神道碑葬家以東南為神道墓碣五品以下墓表士庶通用又有阡表阡者墓道也路南北曰阡霍光瑩起三幽闕築神道此墓路神道威國侯李信成坐侵神道為隸臣乃宗廟神道也

七國前稱上書秦始改書曰奏漢定禮儀四品章以謝恩奏以按劾表以陳謝議以執異當時奏章或上災異

則非專謝恩奏事亦稱上疏則非專按劾又按劾別稱

彈事更置八儀密奏陰陽卓囊封板以防宣泄曰封事朝臣補外帝使人受所欲言及有事下議並以書對不  
僅四品也然未聞以書言事者孝文開言路賈山乃有至言魏晉以下啓盛行唐用表狀亦稱書疏宋有劄子有狀有書有表有封事劄子用居多本唐榜子錄子之制而更其名大約篇目有八曰奏奏進也曰疏疏布也漢諸王官屬於其君亦稱疏曰對曰啓啓開也曰狀狀陳也曰劄子刺也曰封事曰彈事而疏封對狀劄子皆以奏冠之以別臣下往來之辭今制論政事曰題陳私情曰奏皆謂本以及讓官謝恩亦同奏格至慶賀雖仿

表辭首尾亦與奏同惟史館進書全用表式蓋今進呈之目只有本與表二者

貨殖傳趙女鄭姬設形容楔鳴瑟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今娼妓布滿郡邑倚門獻笑生計至此亦足憐憫而前朝南北教坊何至收其脂粉稅嗟哉此獨非天生赤子乎考作俑乃始於管敬仲治齊為女閭七百徵夜合資以佐軍國軍國藉此亦臭穢甚矣一匡九合何取焉

陸士雲有笑疾而唐衢以善哭名使同時相遇中坐參一半面啼半面笑之賈弼之定有可觀

坡句忽見驚鳥救霜葉按天池泉通桑乾其水澄渟鏡淨無斥草風箴間一淪入輒有翠色小鳥投淵銜出棄

之他所龍泉出允街谷水文成蛟龍撓破之尋復故六畜就飲驚走避之此二泉令人戀永昌不韋縣水有毒氣有聲無形左思賦鬼彈飛丸以檣礮此水令人畏滄州久視山下澄綠水投之金石不沉州人以瓦鐵為船此水異朱靈讓得浙江一石十人舉乃起在水深三尺而浮此又石異也

帝王世紀少昊崩其神降長流之山於祀主秋秋官司寇猶今稱白雲司故古稱治獄參軍為長流

聖教序鳩車之齡落髮髮光曰髮音繁竹馬之齒通玄鳩車五歲兒戲也梅都官句窈窕踏歌相把袂輕浮賭勝各飛



壻音附拋壻寒食兒童飛瓦礫戲也

考亭者鄰人葬其父作亭山半以望塋請名於公公書考亭為顏懸之亭人以公讀書處近稱之非公號也出文公家譜

方言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鉞音僻裂帛為衣曰擗左思蜀都賦鉞擗兼呈

西京賦眇眇流眇一頤傾城注眉睫間為眇詩猗嗟名子玉篇作顛言眉目流眇使人冥迷眇顛音義同

置郵傳命置驛也郵駟也說文駟傳也驛置也置緩而郵速驛遲而駟疾駟見左傳者四漢制四馬高足為置傳君與大夫所乘行安舒一馬二馬為軺傳軍書使命

之用行疾速文帝自代來乘六傳車取其速也

道德經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資貨有餘此之謂盜竽韓非解竽者五聲之長竽倡則衆樂和大姦倡則小盜和故云

東皇雜錄漢碑額多篆身多隸隸多凹篆多凸張平子碑額與身皆篆三代鍾鼎文隱起而凸曰款以象陽中

陷而凹曰識以象陰印章陽曰朱文陰曰白文太初歷色上黃數用五印文不足五字以之字足之

年壯而髮白曰蒜髮本草蔓菁子壓油塗顛能變蒜髮

陸德明說卦釋文曰宣髮髮之散亂者曰逋髮讀曲歌逋髮不可料憔悴為誰覩欲知相憶時但看裙帶緩幾

許

義田澤及一族善矣然歷久弊生侵漁紛擾賢子弟之少每不及不肖之多且計口仰給藉此益其懶惰飢寒失所未必非義田悞之讀須溪吉水義惠社倉記吏睨之為外府官索之如監河又不獨不肖後人破敗之而已吾謂善訓族者勉其自尋衣食為急務也

海味索隱反行為螯螯橫行多足為郭索建寧縣南興上里山谷產白蟹直行有前輩見一蟹二螯八跪外左右各多一跪較長而扁見弱不知何名荀子云六跪而二螯又少二跪更何物也

押衙宜作押牙將軍之旌豎於門者資暇集傳咸作牙

門今府廷通謂公衙即古公朝本作牙訛為衙按衙又訛為逐語錄今之古文如舞逐鼓宋樂苑有衙鼓格圖

官衙鼓聲之節元曲村里逐鼓謂以村里而效官衙無古人之學而效古人之言如村人學官衙鼓節也劉貢父詩話馭僧為牙郎本為互郎主互市事唐人書互作牙牙轉為牙

中山經帝囿山有井名天井孫子地陷曰天井按朱子解井卦穴地出水處穴地出水天所為也與人所鑿之井別今簷溜下砌甃石通水亦呼天井乃人為也非天也

杜荊州告貺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案錄



別置一宅中勿復借人古語有書借人為啗借人書送還為啗哲曰山谷時送一鵝開鎖魚是以已鵝博人啗失怨道矣

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被刑金大定間田特秀以五月五日生亦以五月五日死行第五里名半十年二十五舉於鄉鄉府省殿四試皆第五死年五十五桐陰舊話韓絳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何執中微時問筮筮人曰公莫第五曰然其人大笑稱奇絕公遇五有喜慶後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及第年五十五從龍崇寧五年作相遷官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吳越王錢俶生卒年月支干悉

同司命戲人乃爾

荅槎蠡說卷二

荅槎蠡說卷三

欵 程 哲 聖 跋

唐道人侯道華手子史不釋卷人問之曰天上無愚惜仙人明唐詩煉丹道流勸入山曰家有老母世無不孝神仙斯二人者可與論飛昇修煉之事矣

劉元城除諫議以母老辭母勉使為之鄒志完恐遺親憂欲固辭母曰兒能報國吾何憂唐璘拜監察御史皇恐避重為母累母曰汝第盡言吾有爾兄在後俱以諫論貶斥不虛受職更難於三母

宋武帝以藥酒一甕付張禕醜琅邪王禕於路自飲死唐代宗賜賈道冲醜道冲子直言給父禮神祠使者怠

取自飲而踏次日毒潰於足蘇詔滅道冲死流嶺南一歿一不死生為孝子沒為明神也

南宋孝武大明年發三五丁孫薩違期當死其兄棘辭列身為家長罪應坐乞代死薩又自引太守張岱疑不實各置一處聽死並懼悅棘妻許又寄語棘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今未娶家不立君有二兒死何恨岱表上詔原罪賜帛兄弟爭死多有之難於其嫂耳

季子治豈父三年巫馬期易貌觀化見得魚者釋之問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先明道先生調上元主簿見道旁持竿黏鳥折其竿教使勿為及罷官儀舟數人語自折黏竿子弟無復畜禽鳥賢者化澤旁敷深入人



心若此

金陵半湯湖水出一壑而冷熱分魚交入輒死閩中福都海水通河二水之魚交入亦死火鼠水沃之成龍火得水則燔以火投之反熄獨異

嘉定間黃大諫子中見廣州韶陽屬邑乳原民爭乳田鄉有地種乳掘地成害以稷米粉鋪於內草覆之糞壤壅之候雨過氣出粉化為蛹如蠶蟪取蛹作汁以米粉漬而成乳食之南人口食不檢至此哉

草履曰屣音費見左傳草曰屣音麻曰屣音覺屣同馮驩躡

屣見孟嘗君木曰屣音極屣中薦曰屣音替一作屣又屣音變

省作屣亦屣中薦南史江泌晝則斫屣夜隨月讀書梁

益謂履曰屣音推自方言耳周官屣人王及后赤黑烏黃

赤纁青句此豈施之革者何不命之履人而屣人也晉令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綠青白奴婢無過純青而鹽鐵

論譏世風不古僕隸下人表以文綦綴以朱纁則四公子客所躡也古繪賣者一足著白一足著青

唐群蠻聚寇以徐敬業為刺史單騎至府處分他事畢

問賊安在乃從一二佐史直入其營諭之國家知汝等

激於貪吏今可悉歸田後去者為賊杖魁首數十遣之

英公壯其膽略乃曰破家者必此兒亡賴賊從吏武牝

剪滅唐宗敬業邁迹幹蠱乃賢子姓事雖不捷天也而乃預縱獵火徒為門戶計乎

周禮司寤氏主夜覺疏云人夜寐忽覺而漫出門昔年

子夜讀至三鼓一同學者先寢忽起啟門出便入仍閉

門伏几坐鼾呼如故僮扶而上榻翼日詰之不知也如此

類司寤氏安得一主之明正德庚辰寧邱將亂南昌城

中街巷軍民夜夢發顛或至江擢舶行數十里覺其為夢

也而返及舉事之次夜一軍皆然謂之陣亡此史傳所未有

塞外無城驛以烽堠計程五當一驛首蒼白龍狼居皆

烽堠名岑參首蒼烽邊逢立春葫蘆河上淚沾巾葫蘆

河上狹下寬烽主晝燧主夜

唐太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屢目之佯不寤徐

捲啖之肅宗割羊脾水澤手因以餅潔之覺玄宗色動

徐捲而食按啖拭手餅亦是急智然足售奸齊鬱林以

誑武帝適覆其族耳

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鼠從穴出曰周南爾

以某日歿周南不應至期鼠冠幘皂衣出曰周南汝日

中死又不應復入斯須出語如故不應亦如故入復出

出復入日適中曰周南不應復何道言絕顛歷死即失

衣冠晉太安時江夏張騁所乘牛忽作人言天下亂乘

我何之墨客揮犀載鄙易龔紀應進士舉其家妖作召

巫巫寒向爐貓卧其側家人語巫百物為異貓獨否貓

人立拱手曰不敢玉照新志嘉祐末有攜巨魚入都能

人言號海多北夢瑣言路巖自成都移渚宮所乘馬作



人歌蘆荻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

盱南陸氏蓄猴道於屋彈石不能中夜寂則下擾一少

年臂後鷹發鞞下瞰猴舉瓦以杆不能擊則穿雲以逝

主客不知所為次日聞空中鈴聲乃鷹至猴仍前計鷹

揚翮以過猴眈眈不置隨有一鷹攫而中之蓋遠逝求

其侶也又勳貴家蓄猴久戲其侍婢主欲殺之逃匿塔

頂出沒趨捷無如之何乃放鷹擊之反裂其爪一遼東

人應募鷹形甚小解縲縱至塔頂盤旋瞥然遠逝良久

從天際下猴張目視毛羽一抖黃沙蔽天猴目昧不能

開一擊墮地彼統師者遇敵勁輒潰曾二鳥之不若矣

杜忽忽窮愁泥殺人元微之憶內泥他沽酒拔金釵非

烟脈脈春情更泥誰柳七詞泥歡邀寵最難禁花間記

得泥人微斂黛柔言軟纏曰泥乃計切

朝會雙鳧網之得雙鳧人知葉令王喬一事盧耽為州

治中元會不及朝但見白鵠迴翔威儀以帚擲之得雙

履南海太守鮑靚夜訪葛洪達旦乃去而不見車騎密

伺見雙燕網之亦得雙履然則鵠燕皆足名履而聽鳧

專有之乎

白虎通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

生耳王者養長教之父不得專孟堅此論將廢父子一

倫

蒼梧太守吳臣照鏡不見首晉甘卓節鎮襄陽亦然視

庭樹首在樹上少焉為王敦所害殷仲文照鏡不見面

數日被誅梁河東王蕭譽引鏡不見首為王僧辨所殺

不善必先知之莫彰著於此

明皇問張說今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古者無民耶對古

者民無姓有姓者有爵土者也左傳天子命德因生以

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二十五子得姓十有四其

後居諸侯國土以諸侯姓為姓居大夫采地以大夫姓

為姓故云皆出自帝王尚書百姓昭明百姓如喪考妣

由說之說而推皆有爵命者周人尚文人皆有姓故百

姓通民庶也

左傳將獵為兩甄置左右司馬文十年楚子田孟諸宋

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注以孟為甄世說桓玄好獵雙

甄所指不避林壑晉杜曾攻陷楊口周訪令李恒督左

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破之梁裴邃壽陽之戰為四

甄以待大敗魏師

佩魚始於唐永徽二年以鯉為李佩龜改於武后天授

元年取義玄武杜金魚換酒來開元復佩魚李白憶賀

監金龜換酒處白遇賀在中宗朝武制尚未革炙轂子

以魚袋為古算袋魏文易以龜唐改魚恐未然

盛鶴列於麗譙之門門上為高樓以望曰譙樓五行志

主公車大誰注主問非常之人姓名誰何一作譙呵

鞮音在在背荀子蛟鞮注馬服之革以蛟皮為之鞮音在

鞮音在在背荀子蛟鞮注馬服之革以蛟皮為之鞮音在



胸詩陰鞠滄續注新環言常處游左驂如驂之有靳鞅倚兩切在腹今之衮肚鞞音半在後

南史宋武帝舉止行事似劉穆之非蘊藉潦倒士耶北

史自太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蘊藉為潦倒而崔瞻終

不改則潦倒非偃蹇不偶之稱樂廣王衍宅心事外言

風流者王樂為首陶侃目庾亮非惟風流兼有為政之

術王儉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杜如晦少英爽以

風流自命權德輿賀知章皆以風流稱杜為政風流今

在茲風流儒雅亦吾師劉禹錫如今縣令亦風流皆言

蘊藉又安有放達之稱哉

淮南子磨蕭斧以伐朝菌太平御覽引王莽傳喪其齊

齊斧音齊虞喜志林音齊師出齋戒入廟受命受斧故也陳林

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注易喪其資斧應劭曰齊

之言利也按蕭亦言利惟資失解

昌黎飛黃騰踏去不復顧蟾蜍伯樂子執相馬經求馬

見大蟾蜍謂父得一馬略似但蹄不累麴伯樂笑曰此

馬好跳不堪御也

陸機文賦清麗千眠一作裕綿轉作芊綿韋莊可憐芳

草更芊綿

江淹別賦閨中風煖陌上草熏六一詞草熏風煖搖征

轡

內典日光著塵微風吹之曠野中轉名之陽燄愚夫以

為野馬渴人以為流水素問澤中有陽燄注如火烟騰

騰起水面海賦陰火潛然頽况使新羅句陰火暝潛燒

東坡金山詩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燄照身棲鳥驚

漢律以飢寒死獄中為庾音與死說文束縛捽捽為庾

庾通持髮為捽即力切臥引為捽音齊別作拽

辰州人因射豬入一石室室有老翁問何為射吾豬對

以傷禾翁呼童子責之何不謹門令逸出射者私問童

子曰我是王弼受易未通罰守門然則老翁又誰伏羲

耶姬文耶元公邪東家老邪

吳郡太守封蘭亭侯蘭亭越王種蘭處水經浙江東與

蘭溪合湖南有天柱山湖口有亭名蘭亦曰蘭山里

杜從韋明府覓錦竹梅都官詩雖作湘竹紋還非楚筠

質化龍徒有期待鳳曾無實本與凡草俱偶親君子室

草而冒竹名黃雀注誤

真誥人臥室宇當令潔盛則受靈氣否則受故氣注謂

塵濁不正之氣也

子虛賦揚施戍削注施音音衣袖也戍削裁制也上林賦

曳獨繭之綸袖音俞眇閭易以卹削易迴轉貌閭易衣

長貌惟其衣長所以迴轉卹削如刻畫作也戍削何以

謂裁制卹削何以謂刻畫作終不得其解

古歌中婦織流黃梁簡文徐陵盧詢虞世南俱有詩環

濟要略間色五紺紅縹紫流黃紺俗名火裏烟紅為銀







奏名一人是時狀元為山陰王佐而朱紫陽及五甲第  
九十八人寶祐四年丙辰進士分五甲共六百一人是時  
狀元為文文山而謝枋得得登二甲第一陸秀夫二甲  
二十七宋三百年進士科最盛然二錄獨存以晦翁文  
山及陸謝二公故也然則人重科名乎科名重人乎  
虞玩之不受新履曰著簪屨履復不可遺韓詩外傳孔  
子出遊少原之野婦人刈薪而亡著簪哭甚哀  
淳于髡傳音卷收袴音漢臂也音曲脛音同小陳餘傳趙王  
袒音也袴音也也音也陳餘傳趙王

蛭蛇能救杖死性亦萎陽劉瑾以蛇油中武宗不入宮  
寢十五年後南幸寵劉妓蓋蛇視生年若干滿其年則

之得生越三十年始生子蓋萎性滿其年解也

衛風猗重較兮車有較有較較高較下古人立乘憑較  
若為敬則下憑軾而首俯以較在軾上若兩較然故曰  
重古名較為車耳諺仕宦不止車生耳吳童謠黃金車  
班蘭耳聞闔門見天子爾雅引詩有美一人陽如之  
何漢書西南夷自稱娼音易徒方言巴濮間自呼阿陽陽  
之言我也韓詩外傳引周南抽觴以女不可求思前一  
條補注所未及後二條備解詩之異

杜醉為馬陸朱汗驂驪猶噴玉按干旄疏夏駕兩曰麗  
殷益一曰驂周又益一曰駟曲禮疏一駮四馬中二馬

夾轅為服外二馬為駢鄭風兩驂如舞即駢而異名魯  
頌有驪有魚二目白名魚馬毫音古白名驪杜如此用  
殊不解而細為駢

唐玄宗朝無忝貌國貢獅百獸見之皆懼康熙十七年  
西洋渡爾都加利亞國貢獅尤悔菴有賦如戲音有彫  
茸毛如斗正色如鉄音而似麟無角昂首仰鼻尖耳圓目廣臆修尾鋸牙鉤足  
一獅奴瘠而長手鐵又如鬼所  
過州邑日供三豬

楞嚴我欲無心應汝行事於橫陳處味如嚼臘橫陳二  
字義作何解洪駒父詠雪偏隨江月橫陳夜未放江梅  
獨自春狀月光之平鋪也義山小憐玉體橫陳夜已報

周師入晉陽則褻用之矣

孫松譏耶根矩鄉里有鄭君而遠求師以鄭為東家丘  
耶耶荅君乃以僕為西家愚夫南史張彪傳我不忍令  
鄉里落他處沈約山陰柳氏女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  
作夫張沈皆以妻為鄉里其說亦未有定  
評謔有雅而佳者亦足破笑朝野僉載魏光乘好題目  
人姚元之長大行急目為趁蛇鶴雀楊仲嗣躁率目為  
熱鑊上猢猻及莊綽未老而癯瘠江栴呼為細腰宮院  
子魏收驚蚊蝶火迫鄴侯失鷹師被凍蠅之類雖未接  
其人風味猶可想見

春秋緯武露布文露沉注甘露降其國布散者人尚武



沉重者人尚文戰勝檄衆義取布散書于布曳之使國人共曉胡譏為風俗通臘者獵也田取獸祭先祖伏獵侍郎似亦未可全非余姑為二子解朝

晉獻公嬖臣二五耦明江陵相君家奴有五七九傳七則游楚濱者招權納賄王五笑其所為頗有識宋九善詞翰而權不及七後楚濱典刑宋九五未知何以終

王起三任節鎮入踐中書而昧於理家俸入盡歸僕妾老年寒餒至分伶人月俸周洽累歷名邑卒于都水使者吏人為買棺器有黔婁之實而無清白吏之名亦天壤間大怪類耳每詫紘袴子藉口曠達耗三十萬米穀而曰壯哉雀鼠銀杯一廚蕩於海鷗而曰羽化晚節失

路不羞丐貸他門而終不足填尾閭之壑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可歎也哉

羊侃直上堯廟石壁橫得七跡對擊丈餘石人盡碎舞人張淨琬腰圍尺六寸耳掌中盤旋騰踏固其所也最異者安祿山肥至三百五十斤馬不能勝玉環腹上乃載得此物又按石家翔風三十即退為房老而馬鬼媼藏得玉環錦韞已三十有八也

曾赴一吉飲賓主十餘人觴半主人舉觴政予屬一前輩東坡秦黃諸公以兩卦名證一事先生猶堪續否前輩云劉孝標三妹皆得才聳為歸妹同人聞王延翰婦崔妒虐不道無雲而霆斃為大壯无妄宋宰相趙雄對

御七醺玉海籠炊百枚為噬嗑大過子捧腹良久移席私語曰先生適語犯三客某二妹壻名為士不識一丁某四旬無子憚內不置妾某善啖不見主人饌設當其前淨無餘乎

以今人情論之富貴可得孰不願得之父若兄然亦視其富貴何如其子弟又何如陳萬年教兒諂而咸頭觸屏風褚資愧父淵附齊退處墓下淵奉璽綬諂齊勸進進司徒從弟焯歎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王晏佐齊明帝廢立為尚書令從弟思遠曰兄荷武帝厚恩一旦贊人作如此事及此引決猶可保全後拜驃騎晏謂其兄阿戎勸吾自裁豈有今日思遠遽曰如阿戎所

見猶未晚人樂有賢子弟而三人俱失之

王深甫有臨河寄介卿詩曾南豐集亦有寄王介卿作即是介甫初字雲烟過眼錄元豐間米老自號鹿門居士印文云火正後人後並不見用

能改齋漫錄載南豐懷友篇末云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

易彖辭凡稱大人惟曰利見用見而已至于困乃質言之曰大人吉明夫上聖大賢皆由此出困之益大矣外此則惟謙彖質言君子蓋亦此意

漢詔舉鈞黨郡國連逮史弼為平原相獨無所上前後督促至嚴弼曰他郡自有平原自無宋詔行青苗鮮于侁在利州路部民不請侁亦不散安石遣吏廉按侁曰



青苗頭取則與民自不願吾豈能強之安石亦無如之何詔書所行而能據理正對始知天下無難處之事特人之才識不足以應之耳

項羽王高祖漢中分關中地王秦降將怒謀攻羽蕭相國曰雖王漢中之惡不猶愈於死乎因勸帝收用巴蜀還定三秦三復愈於死之語真如疾雷破曠吾見世人爭小利僅如毫髮至殺身苟能以三字為彊韋可以樂飢可以尊生可以知命可以進德

分甘餘話吾鄉一先達家居子姓偶言及曹縣五色牡丹之奇請移植之答曰牡丹佳矣然不知能結饅頭否因憶宋王文康詩棗花至少能成實桑葉雖柔解吐絲

四十四  
蓉槎蠹說卷三

堪笑牡丹如斗大不成一事又空枝猶是此意

嘉靖徽郡志載吾族仁公客遼陽有士人經寶者繫獄當以金贖家貧無從出既傭子富室復鬻子婦于公券且成公詢知其故亟遣還之焚券不取金寶遂得輸官免罪又以餘金贖子還學士汪諧序其事歎後孫布政公旦當世宗三年以爭大禮同豐熙等一百三十四人下廷杖聞旗校中私語曰誰為徽州程旦者公自度無生理杖者乃曲護公得不死公莫解所以尋造公郎問安即經寶孫也天之報施豈偶然哉

梁武遠慕温子昇曰曹植陸機復生北土恨我詞人數窮百六及至劉峻策錦被則失色惡之不復引見沈約

策粟少三事聞此公護短不讓羞死語則欲抵其罪賴徐勉固諫止真憐才者願如是乎揮塵錄宣和中蔡君安提舉秘書省令坐客徵瓜事皆不敢盡言校書郎董彥遠連徵數事都所未聞數日補外此曹碌碌又不足較也

泰定初考試禮部虞集言于同列曰國家科目之法諸經傳注各有所主者將以一道德同風俗非欲使學者專門擅業如近代五經學究之固陋也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推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李空同嘗云松柏蒼然梧竹踈秀茶梅冷澹荆棘鍼刺樗櫟臃腫芝蘭靈異茶蘼穠弱鹿葱海棠艷麗並育而

二十五  
蓉槎蠹說卷三

同生氣之變化然也文固有難于拘論者伯生之言可為閱卷之法

蓉槎蠹說卷第三



蒼槎叢說卷四

歛程哲聖跂

岳瀆經禹治水三至桐柏山五伯擁川天老肅兵禹召  
集百靈搜索夔龍桐柏千君長稽首請命因囚鴻蒙氏  
商章氏兜盧氏犂婁氏乃獲淮渦水神無支祈形若猿  
猴縮鼻高額青軀白首金目雪牙頸伸百尺力踰九象  
禹授之章律章律不能制授之烏木由烏木由不能制  
授之庚辰庚辰能制之鴟脾桓胡木魅水靈奔號叢繞  
以千數庚辰戟逐之鎖以大索穿以金鈴徒之淮陰山  
之足云云唐永泰楚州漁人於淮中流得古鎖攬收不  
絕刺史李陽冰集人力引之鎖窮一獼猴躍出隨沒則

蒼槎叢說卷四

其物也禹之威神若此夾舟之龍何怪乎蠲蜒視矣集

錄禹得庚辰虞余之助按楚詞乃益稷字

王建詩寒食內人嘗白打庫中先散與金錢韋莊詩內  
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閒分白打錢東坡有一帖黃繙綽  
告明皇求作白打使此官亦快人意坡非快其官快其  
錢耳然猶未若渴羌為得計晉武授姚馥朝歌令云朝  
歌有紂酒池使老羌不復呼渴後又遷酒泉太守  
燕依人為宇微物耳而每敦虞殞之義臨江王自殺墓  
藍田銜土投冢一也王莽掘哀帝母丁姬冢銜土投穿  
中二也昭明太子改葬奄人竊琉璃盃紫玉杯二殉物  
羣飛擊之有司捕得置墻內復銜土增墳三也都太玄

下窆銜泥助冢四也而肅宗為太子日召安祿山飲將  
醜之乃墮泥於危使祿山疑而去又何黨惡吾常謂明  
皇舞馬不及昭宗孫供奉遠甚茲燕將無為大燕皇帝  
火迫鄴侯也與

夏侯隱登山渡水閉目美睡而不蹉跌文五峰每行遇  
欲睡輒凭一童子雙足不停鼾聲聒耳陳希夷最善睡  
然有期日未聞如此俾晝作夜沿途譜混沌定是渴睡  
漢未醒

蒼槎叢說卷四

王莽捕得翟義黨王孫慶使大醫尚方與巧屠共剝  
之量度五臟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又慶曆間杜杞  
招降廣南賊歐希範大為燕犒於座上執之數十首盡  
磔於市剖腹剖腸使醫及畫人二探究成五臟圖以此  
治病亦古今禁方一大變容因言醫不謹用藥謬誤致  
所患增劇戲之曰藥囊可以提荆卿而藥杵且椎殺愍  
懷醫生死人正不須藥也

魏河間王元琛不將定州中山宮來漢羊元群乃載北  
海郡溷軒去西京留守王守恩器車非輸不得出城徐  
知訓遂掠宣州土神入觀土木人鬼不遑寧處斯其為  
如蜩如蟬如沸如羹之世乎

虞仲翔伉直不容於仲謀曹子桓在北宴賓特為設虛  
坐一仲翔之身孫氏賤目曹氏貴耳然而青蠅弔客嚙  
噉於一知己許昌懸榻想未之間耳



天官書客星有五所臨之國周伯喪老子饑王蓬絮兵  
國星疾温星暴骸非吉徵也太公陰謀在上為客星在  
下為害氣以日子陵冤矣余以為解者誤也子陵賤者  
也以賤者之足而加至貴者之腹是謂客星犯帝座子  
陵非客星且加帝腹谷見於客星玄象感人豈其妄  
李正已詐獻三十萬緡崔祐甫請遣使淄青慰勞吏士  
即以賜之趙德明告饑求糴百萬王旦請具粟於京師  
詔令來取宰相有才知奸人寢謀徒恃一味休休有容  
之量濟得甚事  
太丘赴張讓父葬中郎不答五原太守王智舞太丘佞  
邪中郎妄邪

卷四

卷四

三

賈敦實為懷州致政病篤家人迎醫止之未聞良醫能  
治老夏官侍郎侯知一不服致仕二人恰好對仗因歎  
世間人事必有對有九經庫之谷律那即有沒字碑之  
崔協有一日數浣之何佟之即有頭面一月十五日不  
洗之嵇康有三日香之荀彧即有汗臭漢之余靖有宮  
嬪三十餘同日謝恩之宋度宗即有數步外遙憎其臭  
之蕭譽迄未有單行者  
詩人多用襪被事姑舉一二蘇昌容為揚州大都督府  
長史單衣襪被自將以襪被對單衣則襪被為三幅被  
二字連而讀之沙門曇永匿王廩幼子華使提衣襪自  
隨注帕也以裹衣物直以三幅帛為帕王筠詠裁衣襪

襠雙心共一抹柏幅兩邊作八撮柏腹裏肚也柏同吧  
三幅帛也大約長其帛則為被短其被則為柏散其幅  
以裹物斂其幅以裹肚也

通政曾秉正以罪竄還鄉里鬻四歲小女聲音為資太  
祖聞之怒爾既不能為人父實難種於世命閹之金吾  
衛指揮同知傅廣自宮請効用內庭宣宗曰此人已至  
三品更欲何為而勇於自殘希進下法司問罪一行詐  
而得閹一求閹而不得盛朝宸斷物無隱情何用觸罪  
神羊指佞草為哉按劉錕於群臣將任用之必閹則又  
異

宋龐安常虞世和俱善醫龐耳失聰大蘇所謂我以手  
語君以眼聽兩異人者是也每應延請駕四巨舟以貯  
賓客工藝聲伎廚傳日費不貲虞性不可馴所得旋施  
貧者最敬黃山谷獲佳墨精紙必歸之此二子者豪而  
俊爽邁而知人第以醫目之淺之乎視二子矣

文人強作解事徒為千古笑端建炎避寇倉卒駐蹕侍  
臣陳劄子恭惟歲二月東巡狩至于錢塘呂頤浩笑曰  
秀才家識甚好歹推之讀書不審誤於下判沈思草制  
虛有其表此事由來久矣而雅詞俊句反出於曹景宗  
沈慶之也不識此種何處生活

章惇四子登科皆隨牒銓仕州縣若不肯以官爵私其  
子者吾謂閒散京職使大臣子居之以便温清情理兩



得州縣視民之官必須妙選才俊於一切錢穀詞訟風俗利病嚴加殿最始為無負而僅借以博遠其子之名豈忠於謀國者且省府清華大臣子豈不堪任第當論其才不才不當較量中外平施之道恐不若是

漢江都王建令宮人羸而四據縱祗及蔡交冀生異種而孟慧度蠻婢與犬通處逾年未嘗生犬也乃大地甚有不可思議之事新陽男子得女鳥為婦生二女悉衣羽去記豫章稱為飛夜遊女夜不露兒衣云此鳥落塵令兒病丹徒陳性作魚簾潮退得女麗而修一人就姦之夜見夢於性我江黃也失路落君簾小人辱我當殺之潮至去姦者病死記然東海人魚臨海鰥寡畜諸池

卷四

五

沼與交合無異也江黃或其貞者耳查道使高麗晚泊一山見沙中婦紅裳雙袒髻髮亂肘命水工擔置水感舞而沒問何物查曰此人魚也能與人姦記又蜀山猴獨好竊人妻久之與為類沈黎有獾見婦女輒盜入穴西番部落切畏之易林神南山大獾盜我媚妾則其物也西方有獸名綱如猴皆雌無雄每伺要路牽男子上絕豕三合而有子人獸混雜失其種族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南華沖虛二老論之矣宋二相張齊賢趙雄善啖張服黑神九五兩為劑夾胡餅食之廚吏計其飲食溢金漆大桶趙對御七爵玉海容三升者繼以籠炊百枚二公求免伴食之稱得乎

玉女降甘泉宮武帝逼之因唾帝面病瘡經年此唾之惡者也謝石過道姑批其頰曰爾以多言致累黥迹於是盡滅此批之佳者也

盧循餉劉寄奴益智稜按本草海南產益智為藥治氣止水而無益於智循蓋取其名相諛耳佛狸北退就臧質求酒質封洩便與之大無主人禮然百牢徵饋六州被殘制勝僅賴此書

終風願言則嚏箋言我願思也俗云人說我語有所本不第此也燕北錄戎主太后嚏噴近位臣僚齊聲呼治憂離猶漢呼萬歲今鄉里父若母於幼兒女亦呼百歲直萬里同風矣漢藝文志嚏耳鳴雜占十六卷占者占

卷四

六

其吉凶也設令普天季秋行夏令民多鼃嚏可勝占乎東坡元日詩曉來頻嚏為何人魯敢遇仙女嘗見紫雲娘誦君佳句蓬萊女仙徐清詩效康樂書仿山谷陳后山詠之時學黃家元祐脚梁使至吐谷渾見牀頭劉孝標集數卷新羅上書請蕭夫子穎士為師雞林賈人嚮元白詩本國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偽者能辨原寂使新羅其國人傳馮定黑水碑画鶴記韋休符使西番所館寫馮定商山記於屏契丹使人能誦蘇子瞻文日本安南交上章以金幣乞宋景濂碑記唐夷入貢別署貨貝購柳書高麗求歐陽率更書百濟求蕭子雲書望船三十許步拜而前詩文翰墨之美



見賞仙真流傳海外文士清福極矣此外更何多羨然而妒及燕泥草綠以致於掘筆求免者何其不幸也可歎也

莊雜篇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鴻烈解日出虞淵爰息其馬楚詞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廣雅日御曰羲和因車而有馬因馬而有御此以人間制度想象天上耳豈容認真而李長吉相勸酒遂云羲和騁六轡晝夜不曾閑何其癡也

梁武用降人王足計堰淮水以灌壽陽踰年始成其長九里秋水暴長堰壞怒流奔海聲聞三百里水怪隨而下或人頭魚身或龍形馬首不可名狀酉陽雜俎江州

卷四

一漁子忽上岸狂走問之不能對細視有物如黃葉大尺餘眼徧其上黏噉此人脊火熱之方落每眼下有一窟出血數升死又閱一書運河某閘一日水驟湧若有物壅其流閘夫以銳刃刺之不入覺中所少軟極力猛刺則有龜首十六環而舉張口噴血利齒間以赤毛度其軀如丈餘大箕十六首四面向漕使投羊豕祭乃去水府幽深何物不有太真牛渚然犀曾未察其十一鷗冠書云申徒狄以世溷濁故負石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然已

蘇威言於文帝臣先人戒臣惟讀孝經一卷足以立身治國及鄭譯與母別居為憲司所劾帝下詔留於世為

不道之臣戮於朝為不孝之鬼賜以孝經令之熟讀隋於是得刑孝經始有實用彼向桐河上北面讀之退張角直與疑之請大道鬼兵破孫恩欽若誦仁王經解契丹圍為千古三駭人而已宋梟患涼州寇叛多寫孝經令家習之未見其失而何以蒙譴而陸贄忌于公異誣以家行不謹賜孝經一卷致坎坷終恐仇人之筆宣公賢者不應有此

真宗與臣僚談及莊子忽呼秋水則一妙鬚至誦秋水一篇劉琰侍妾數十志能誦魯靈光殿賦康成婢遭罰以胡為乎泥中薄言往愬逢彼之怒相慰問耳根清淨如聽兜率矢歌喟今人家惟聞鈞鞀桀格聒噪不已華

卷四

陽乖龍左耳割取容少遲乎

謝朓辭吏部郎沈昭略曰卿人物之美無愧此職所恨刑于寡妻滕甫弟申狼暴恃母愛凌侮其兄章惇謔甫公多類虞舜亦有不似者甫究其說惇曰類者父頑母罵象傲不類者克諧以孝耳機鋒雖毒然有此症即可無此藥正未可以中醫目沈章二公

孫知微問女巫識鬼形狀者巫曰今道途人鬼各半人自不辨因評冥中所重何罪曰殺生與負心每見近人賤疏感應諄諄殺生而負心鮮及因憶一二事陸超之門人殺超之求賞超之葬復助舉棺棺折其頸而死寇祖仁昧城陽王元徽舊恩余朱之亂徽走投之祖仁利



其金百斤馬五十匹邀斃於路以首送兆徽夢語兆有金二百斤馬百匹在祖仁家兆如夢徵之祖仁出所得并私金三十斤馬三十匹兆不聽懸其首於樹而大石墜其足槌之死負心必報而報之捷速未有若此二事者

溫公作通鑑至唐太宗忽有黃袍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知為帝也跪而言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陳桎續編於陳橋事書曰某自立而還方屬筆雷震其几桎色不變厲聲雖擊桎臂不改矣後夢宋祖召進立庭下殿上傳呼升階帝冕旒黃袍降迎曰何負於卿乃比於篡桎謝死罪誠知以此忤陛下然史

卷之九

九

貴直筆雖死不可易驚而寤客謂吳兢作武后實錄燕公以情祈改不許拒死帝生相孰難孰易余謂能為兢者斯其能為溫公陳桎者也雖然不為利回視不為禍怵則有間桎入明為起居注有罪被刑太祖曰朕為宋祖泄憤

紹興九年遣士儀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燾還奏殄滅之未足雪此恥臣構問之但言萬世不可忘此賊及端平元年金滅矣朱揚祖還自洛以八陵圖上理宗含淚太息予曰昏德重昏五國城之癡骨無論矣曾永熙七陵而竟乏林唐兩義士冬青之瘞也然英爽如昭陵溫韜尚能取其物何論乎他庶幾獲免者莫定之風陵如鬼之疑冢耳又使後代皇家盡如霸陵則二百年後呂

雉安得赤眉充審食其武媚安得黃巢作薛懷義哉周定州刺史孫彥高入櫃避突厥以鑰付奴牢掌之賊來慎勿與唐瀛州刺史權龍褒改多感元年及徇衝破陳另日作忌兩刺史相遇定有可觀

授越女劍術者白猿也授周群黃帝而下曆日一卷者又一白猿也自是猿之黠者其癡者第能為魏元忠守火高太素報時雖然人物判矣猶何與人事而若是僕僕當是穆王南征所化之君子軍耳

古為婦人而死如石崇喬知之不少矣然綠珠碧玉未嘗負二子也漢成寵擅趙家姊妹遠條館但棲息一赤鳳宮奴唐明奪其子之婦有之諸姨車鬪風恩何渥也

卷之十

十

而幽州明駝使間一竊發介甫詠明妃漢恩自淺云云若為馬嵬三郎故此癡淚

董卓允龐人也能容受直言又能吐賞心之語其廢少帝殺何后蓋勳與書足下小醜何以終此其折朱雋卿勳又曰如卿者而欲杜人之口乎魏晉而下諸奸所未能受也及語袁紹天下主宜得賢明每念靈帝令人憤毒卓胸中儘自了了不似高歡朱溫初年謬効忠款君子不以人廢言於卓固有取耳

王光遠干索權豪遭辱無悔時人譏之顏厚如十重鐵甲按賈充問孫皓在南方何以剝人面皮皓答憎其顏之厚正為此輩耳語云殺虎賴兇人佞人之人柔而害



物虎之雌者非如皓之徒則脫網去矣朱溫撲殺諛車頭客五六差堪接武若唐太宗則明知之而不能殺也然佞人亦何益正德朝太常卿劉介媚冢宰張綵而喪其室矣

漢官儀侍中刁存年耆口臭桓帝賜雞舌香令含之此香非盈於漢而乏於唐則天何以不賜宋之問而吝北門學士之賞也若白居易則消得防風粥一甌口香七日又李林甫壻鄭平食甘露羹一夕髮如鷲堪與防風粥作對

劉原父晚年病不復識字日月兒女皆不能認人言水興中多發冢墓求古物所致南岳魏夫人云禍之最急者惟墓風與冢訟然又疑一事盜發蜀先主冢見二人秉燭對弈則先主武侯也盜惶懼與之酒一杯玉帶一條及出牙舌已膠於漆腰束巨蛇而死夫口已膠矣言之者誰而詳述其故若是也

天雄軍豪家芻艾亘野時穴官堤取利趙昌言為守堤潰吏告急命取豪家所積給用安豐芍陂民多侵耕其間雨水溢則盜決放水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民築之與西門豹投巫三老宋均令唐后二山娶公嫗皆娶巫家同一妙用發奸摘伏豈病其謫哉

陳升之元絳同日病陳語家人厚之即痊吾死矣請其

說曰夢至一室青帛冪甕器甚多吏守之題元參政香飯問故吏云元公自少至老每食度不盡即分減別器不殘一粒所貯其餘也世人狼藉委棄為掠剝鬼所罰減算奪祿無有免者元公應更延十年按五穀天以養人分餘可飽僕隸殘粒可飢雀鼠何忍拋散冥報斷斷不爽但數十爐為張說鼓鑄橫財未免誨淫耳

令狐峒發楊炎請託炎具道所以德宗怒曰此奸人欲殺之炎力救得貶杜肅懷一變發張德私宰犯禁次日對仗則天出肅表語德卿會客亦須擇人舉朝欲唾其面德宗武后於是為能君按淳熙中張說為都承旨奏欲置酒延侍從孝宗曰當助汝酒榷至期客集獨兵侍

郎陳良祐不至中使以上尊珍膳賜附奏奉旨而良祐不至是違旨孝宗忽顧小黃門說客散否對彼既取旨必卜夜乃命再賜復附奏良祐迄不來漏下數刻忽報中批陳良祐除諫議大夫

羊氏有兩哭事醫術人羊志哭宋孝武殷貴嬪嗚咽甚哀或問那得此副急淚志曰爾日我自哭亡妾耳大中大夫羊闡入臨齊明帝喪闡無髮號慟俯仰憤遂脫地東昏輟哭大笑謂左右禿鶯啼來乎此哭那容有三茅容但惜己名不顧阿母負慚湛嫗陶母不愛髮膚而茅母乃狗口腹乎牛刀函鼎割而作羹獨無關處而必令容見也郭林宗狗名之士直得一餒



段太尉倒用司農印追朱泚兵李崧倒用都統印定殺郭崇韜之變事出權宜何嫌反復但太阿倒持不可耳古有御龍氏豢龍氏何以又有醢龍龍何可醢亦張司空所識茅積下之白魚耳然奇見怪聞往往有之隆慶己已浙餘姚以倭警大蒐試巨礮空中忽墜白龍鬚髯背上有人須臾龍去人墮詢之廣閩瀕海蜃戶也是日捕魚海洋失足沉淵適遇龍升遂抱其項而起至此為礮所驚墮地蚩蚩之氓乃能乘神物騰越雲際瞬息數千里豈不駭絕然則神人駕馭紫蛟赤蚪遊日月之外豈足異哉

韓安國不罪蒙吏田甲宏度不可及然李廣斬霸陵尉

良快事也御頽俗假借仁義徒為罪梯故寧李不寧韓

史弼為河東守中常侍遣諸生齋書請託積日不通諸生詭以他事謁而達侯覽書弼怒考殺諸生陳蕃為樂安守梁冀遣書有所請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答殺之漢人能自立今有此哉此為朝廷守法矣然憐才之心回嗔破格不獨大賢有之大奸亦有之士有贗作韓魏公書于蔡君謨君暮心疑之然士固豪傑三十緡遣四兵送至京并致果物於公士謁公請罪公徐曰君謨恐不足了君事因作書令見夏太尉子弟有不然者公曰能作我書又能動君謨其才器亦不凡矣夏竟官之陸士規挾秦檜書于臨川守不滿意升堂慢罵守懼白檜

規至請見不出猶問其近詩得之吟賞再四見待如初詩乃黃陵廟一絕東風吹艸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

梁山漢武廟祭之日有蝴蝶數百享其餽餘近之不驚徹饌始去道州舜祠正月初吉山狙羣聚以千百數跳浪奮擲五日散獲如之三日散若有驅之者將二帝精爽未歇假諸物以示不測邪王方平語麻姑曰姑尚作此狡獪吾于虞舜漢武亦云

論衡張仲師長二尺二寸宋呂文德足長尺有咫文德之趾半仲師之軀列之諍人直寢息履中耳奄人蓄狸龐然大如獅而犬亦仰面兄事之將無同

古人遇事會每棄五官不用略舉一二如杜微之聾任永馮信楊行密之盲魏節閔徐安貞之啞啞司馬仲達之風痺皆有託而然然永信忍入井兒對姦婢而仲達不能忍曝書之遇雨是以終為孟德所劫遠後風痺再發屠人族如割牢筴豕羊老奸肆手無一點滲漏矣所以濟其術者室有張氏嗣有師昭一門猾賊如蜂蠆團結指衣指粥事事應手行密子穉而妻有二心不得不思轉計佯行觸柱滿腹殺機祕藏不露其用心較司馬氏更苦更深何者家人無所恃孤而寡助也高帝議所服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命名不避古聖悖矣連次而舉四時服亦



殊為媒褻向栩以顏淵子貢季路冉有目其徒許商號門人唐林德行吳章言語王吉政事快音桂欽文學公然以素王自待真孔門梟獍乞伏熾磐征西將軍孔子劉宋益州賊黨楊孟子醜虜草賊敢於侮聖人又不足責也朱泚將李日月李希烈將韓霜露上混太清則尤妄名之不倫如此

妒婦不勝枚舉宋明帝敕杖劉休妻王氏令宅後開小肆使賣掃帚皂莢以辱之而賜休妾元亦有乘驛牛狗部之刑然恬不知戒也惟如閩王延翰婦崔氏一日天無纖雲怒霆斃之為快耳但雷斧少妒婦多則如之何任環妻對唐太宗與環結髮微賤輔助致榮今誠不忍別嬖願飲賜酖而死太宗且畏之矣是一說也南唐杜業妻則曰業本狂生遭際聖運多壘之初所藉駑馬未竭而又早衰縱之必貽害將誤任使烈祖大加獎歎以銀盆綵段賞之是奉旨行妒又一說也要而論之南郡主斯為聖矣

蓉槎蠹說卷四

蓉槎蠹說卷五

歛程哲聖跂

晉成恭杜后長猶無齒及納采一夕齒盡生宋理宗謝后生而鰲黑又翳一目忽病疹膚蛻瑩白如玉醫藥去其翳遂正位當其初年豈有捫天玉衣之想而大澤將至莫之為而然嘗讀漢事祕辛瑣屑濃豔納后之禮如此其慎而以口屬膚無所不靡之溫柔鄉以無意遇之然而南風殃晉非由色外可知傾人城傾人國者又何必尤物也

宋徐州刺史張謹妻皇甫氏被掠詐癡不事梳沐謹為冀州長史納帛千餘匹購求文成引見年垂六十矣文成曰南人奇好此老母復何所任致費若此皇甫歸謹令諸妾境上奉迎南燕慕容超稱臣於姚興獻太樂伎百二十人以求母段氏妻呼延氏興厚遣之超帥六宮迎於馬耳關周宇文護母閻氏在齊護貴齊許其母西歸閻氏至周主為大赦張元為西夏相陰計迎母抵界鼓吹大作懽噪去異域隔絕萬幸重聚母子夫婦初相見之樂何樂也賈似道亦訪得其母沈母之後夫於江子母復聚享富貴四十年

陰陽拘忌遇腐物最不可耐謝在杭五雜俎載一紳子婦坐薦令忍以待時致子母同斃常熟嚴訥每坐起必為其步以迎喜神見王肯堂筆塵唐太宗不避辰日哭



張公謹劉宋武帝不避四廢日見蠻人第不避耳其術仍在也宋仁宗修東華門太史以太歲在東請止判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太歲果安在大哉王言無以加矣

片言可以折獄於宋元兩主見之南唐使徐鉉乞緩師鉉甚有口太祖遣一不識字人館伴及入見甚稱煜事陛下如子事父帝徐諭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元世祖閱時苗留犢事笑曰彼在官生子亦肯留否帝王聰明天縱一言破的安用誣諉為哉

唐楊昉任右丞宇文化及子孫理蔭立判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元星吉任江

西行臺秦檜裔孫奪民田訟不決問檜何人寮屬以奸

對索檜傳閱之大署其狀檜奸誤國百世有餘僂矧茲孽裔敢為民害盡斲其田予民神奸縱逃生網不能逃易代清議二公義形于色千載一揆矣

介甫在金陵神宗遣內侍凌文炳撫問賜金二百既拜受隨語文炳安石在閒無所用此即庭下發封送蔣山常住置田飯僧祝延聖壽蓋亦技癢乾祐天書圖再入耳若以為溺於佛也受而捐之異日可也必令內侍目擊而道存則其意可知也

赤斧仙也南史雍州刺史蕭赤斧人也鬻子紂虎旅百萬陳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斧則地也

劉仲雄毅嘗散齋遇疾其妻省之奏加妻罪而請解齋賣妻而求名許賊不止一周太常澤

陸續賦都亭飢者口述六百餘人無一謬誤夏侯榮年十餘覽賓客爵里刺百餘盡記一行閱掖庭內人籍覆誦不爽邢邵與數客賦詩次日覓稿不得邵一一讀之唐邕不執文簿簡閱軍伍數千人未嘗一失每有調發手作文書口為處分耳行聽受自是劉穆之一流林誌避雨染坊雨不止因盡閱其染籍數日後坊火索者紛競適誌又經其地按籍錄出姓名物段日月尺寸歷歷分明才力係天授豈學而至哉

閩王延義一夕醉甚命其相李準棄市準亦大醉臥市中惟呼其婢春鶯刑者逡巡未敢殺次日召復位異哉

是主是臣向讀醉鄉記杳不知其何在今得矣

孫興公作庾公誄咨予與公風流同歸庾道恩送還之先君與君自不至此褚太傅南下言及劉真長與公流涕因咏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哀大怒真長平生何嘗相比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又就謝公宿言至款雜謝問劉夫人昨客何似劉曰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夫人悵妹也綽到處為人所憎捉擲水中馮夷其受乎

漢宣帝遣期門甘延壽副謁者竺次送馮夫人持節詔烏孫此婦中班傅夫人城娘子軍未甘居其亞夫人名嫫漢宮人也



若邪溪風旦南暮北瓊海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點蒼  
溪雨野中烈日金筑聖泉潮汐百刻閩溫泉左寒右熱  
莆陽霞墩井水左重右輕江乘泉半温半冷共出一壑  
句容湖熱魚寒魚交入輒死杭州鳳皇山巔月巖一竅  
惟中秋夕月穿其竅而出餘夕否始興曲江浮岳山躡  
一處百餘步皆動宛在水中天地氣候有不可窮詰者  
右軍娶太傅郝鑒女名璿東牀坦腹中選者子敬娶郝  
曇女名道茂以尚主詔離婚子敬有書道故婦辭甚楚  
曇為鑒少子則子敬故婦是其母同產弟之女中表為  
婚右軍第二子凝之婦謝道蘊安兄奕之女郝夫人戒  
二弟惜曇王家見二謝萬安來傾筐倒度見汝輩平平爾

四

卷五

四

可無煩往右軍薄妻弟而厚兒之叔舅有此二失無人  
拈出為賢者諱耶

紹興漕司移文婺州共御炭膚理非如胡桃文鵲鴿色  
者不中州守王居中斥之此種漕司真童貫朱勳家兒  
不堪王州守作奴惜斥之之詞不傳擬續數句崎嶇一  
隅鐵騎渡江之報踵至未息良嶽故轍可忘夫差苦語  
願不可忘也敢告司事

後周李遷哲為真州刺史本州也緣漢十餘里第宅相  
次妾媵百數男女六十九人處其中遷哲鳴笳往來客  
讀而艷之余曰君閱歷代傳記不見霍禹梁冀元載韓  
侂胄等盛時事乎客應四人者及身傾覆遷哲未之聞

也予曰福忌太甚輪迴不爽今州縣養濟院累累皆斯  
人之徒矣

顏師古注朔妻名細君今泛稱人妻誤矣烏孫公主亦  
名細君漢樊崇字細君唐博士細君則姓與名耳今人  
不曾讀書隨聲附和誤不止此妓女入宜春院曰內人  
喪制未終奪情曰起復今服闋云起復呼妻為內人可  
乎不可

冬至陽生君子道長夏至陰生君子道消故賀冬不賀  
夏然陽生之日短每不勝陰生之日長賀者及門弔者  
已及閭矣生於漢文景永平唐貞觀之世立於宋明道  
明成弘之朝不謂之天人而誰謂哉

四

卷五

四

古有同姓名錄夫姓名之同不勝錄也惟一時一事而  
相干涉斯足錄耳襄二十五年崔杼弑莊公侍人賈舉  
為之間而公所嬖八勇力之臣同與於難又一賈舉王  
莽太師王匡守洛陽更始定國上公王匡攻之今康熙  
壬戌癸亥間于公成龍為江南總督江寧守又一于成  
龍為之屬彼溺死毛遂殺人曾參兩座頭李益猶爾為  
爾我為我耳李揆入蕃而畏留誑之曰彼第一人李揆  
安肯來則一人而分為兩人疑信信將安適從

父子同名漢書廣陵孝王之子名德封廣平侯長子嗣  
爵復名德魏大將安同父名屈子亦名屈隋羅靖父亦  
名靖明劉忠武父名江忠武亦名江父子同字晉張老



字孟子趨亦字孟齊管夷吾字仲其父名山亦字仲晉  
 卻克字駒伯子卻錡亦字駒伯有兩世名同之字者胡  
 母輔之子謙之吳隱之子瞻之顏悅之子愷之三世名  
 同之字則王晏之子崑之崑之子陋之徐達之子湛之  
 湛之子書之四世名同之字則王羲之子獻之獻之子  
 靖之靖之子悅之五世名同之字王胡之子茂之茂之  
 子裕之裕之子瓚之瓚之子秀之六世同名之字王彪  
 之子臨之臨之子納之納之子准之准之子與之與之  
 子進之又以名為字者晉安帝德宗南史蔡興宗王僧  
 孺師覺授慕容紹宗魏蘭根崔彥穆唐尚可孤張嘉禎  
 白元光郭子儀李嗣業魏少游張孝忠戴休顏高崇文  
 張巡楊燕奇孟浩然李修田嗣承田緒宋咸同文以姓  
 為名則有崔崔杜杜司馬承禎僕僕光州人男子雙名者赫連  
 勃勃夏主乞藏遮遮吐蕃將尚婢婢國相羅黑黑唐羅黑黑回回平章脫  
 精精兒空空兒劍客燕八八李懷光外孫巖巖元學士回回政事脫  
 脫右丞相王保保太傅馬馬士學有以一言為字者列國以前多  
 有之西漢則陳勝字涉項籍字羽胡建睦弘俱字孟彭  
 越蕭咸俱字仲張歐吳廣枚乘俱字叔張釋之公孫弘  
 俱字季楚元王交朱雲俱字游爰益字絲周章字文鄭  
 當時字莊他如叔孫何字通楚漢春秋李曇字雲東漢素煥字  
 曜三國志成景雋字超南史顏之推字介之儀字升隋書任環字  
 瑋房玄齡字喬楊元琰字溫楊仲昂字曼崔倫字敘崔

衍字著顏師古字籀田委安字蔓柳公綽字寬唐書劉乾  
 字天齊北齊有以三字字者屈無為字無不為張天錫字公  
 純嘏桓玄字神靈寶劉敞字伯貢父劉放字中原父董  
 之繇青程伯休甫史記孟子父激公宜見五金漫記  
 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母不可稱嚴乎六順父慈一  
 傳云為人父止于慈父不可稱慈乎堂面南而背北二  
 親俱在堂而母獨擅北堂之號將置父於何地  
 孟德有鼓案江左有隱囊精室焚香卧而讀書以隱囊  
 側倚或左或右應讀之書堆列鼓案真平生受用事蕭  
 梁貴游子弟第憑之耳即紗帽坐彈碁亦虛擲也  
 劉闢得心疾人自外至輒欲吞之同府崔佐時肥碩闢  
 據地而吞哲曰闢雖據地作勢吞終不下也如魏延吞  
 曹瞞偏師十萬斯可耳  
 蘇威鏡日食既即昏黑無所見徐鉉鏡照面祇見一眼  
 范文正公鏡背具十二時至其時依候而明循環不休  
 蘇鏡鑄時竊太陽之精理有可解范鏡出於術如爐冪  
 上十二孔應期吐煙之類然亦近妖徐鏡不祥直堪付  
 夏侯惇撲碎耳又荀諷鐵鏡數人同照各自見影不見  
 他人影  
 畢士安惡其婿皇甫泌面奏之甫啓臣婿某值邊警報  
 至不終其說閱日又啓又值上內逼遽起曰卿累言朕  
 已知矣俄降旨轉一官李吉甫惡武武陵欲阻其進知



貢舉者懷榜至未接先問吳武陵及第否忽中使宣勅  
至主司疑其舊知即添注武陵中使去呈榜愕然此人  
至粗何以及第然已無及桑維翰語知貢舉崔稅孔英  
來矣時英有醜行稅不論考英及第京兆某疾江寧諸  
生邢一鳳嘉靖丁酉監試例薦一人而只記有邢遂與  
薦永嘉當國一教諭入辭誤用折東召文選以東與之  
未言而他尚書至文選意為知厚白冢宰踰格轉郡判  
後評之已泄任三年君相造命孰見其然也  
崔瞻在御史臺宅中送食河東裴御史懷已筋恣噉之  
瞻以此相賞慎伯筠待潮江沙攜觴獨酌頴子敦亦懷  
一杯就之兩不相語飲盡各散似慎不及崔遠甚羅友

蓉槎蠹說卷五

得啖白羊肉事可不誦而劉毅冒請子鵝終失望一味  
得之不得有命耶

杜亞為淮南競渡費數十萬于頓為襄陽點山燈一上  
油二千石李昌夔為荊州大獵妻獨孤氏亦出女隊二  
千人皆繡襖錦鞵三府因而空耗三人誠暴殄再世必  
受畀田院之罰然韋莊擊故席歸登封殘炙亦未必永  
有其豐嗟夫車子未流星終散慳亦何益哉

馮謐待漏朝房語及林泉之勝因舉明皇賜鏡湖事慨  
然曰非敢望此但叨後湖一曲亦足暢平生也徐鉉曰  
主上豈惜一湖所乏者知章耳今人一肚皮熱中往往  
驕語泉石其實迎馬首拜者半巢由也中州才子于鱗

稱最近閱其篇什十九津津傲吏見之欲散吾欲起余  
州而問之

詩云子有庭內弗灑弗埽灑埽亦是樂事粗人不知韋  
蘇州埽地焚香摩詰地不容塵日數灑治兩僮縛帚不  
給林宗行宿逆旅躬自潔埽後人至云此有道昨宿處  
第五伯魚所過輒為糞除予酷負此癖嘗笑陳仲舉安  
事埽除一室嬾不任事而妄為之名宦豎縱橫六宇塵  
穢其澄清安在不如我自用法然客去洗牀犬汙易  
柱癖尚未至此

蓉槎蠹說卷五

天地間美物勝地必遭庸奴破壞古人名跡亦然李衛  
公邛竹杖規漆於甘露寺俗髡泰山蘇頌東封頌闖入  
林焯劉忠孝廉節四字蓋之天衣寺半月泉隱于巖下  
雖三五夕池止見其半俗髡鑿巖而易名滿月月滿圓  
杖何地不有忠孝四字是俗家宗祠中物於泰山何與  
而庸奴悍然不顧山川木石何辜而見屠也

蕭齊竟陵王子良親為眾僧賦食行水蕭老公施身為  
奴北齊武成湛布髮於地令僧踐而升座隋豎稱師兒  
師女江南李煜與后頂僧伽帽頓顙至於瘤贅為桑門  
削廁簡子以腮頰試其澀滯然而無救於臺城之餓張  
衡之弑牽機藥之刑湛即善崩不再傳貧窮村無愁天  
子駢死於周矣楊希旦曲身俛地使僧據其上誦金剛  
經三遍嚴挺裴寬縲經送葬生時已墮黑暗地獄無乃



為佞即富鄭公亦不免善夫張天覺好佛書而禁諸兒云彼讀書未多纔拈經卷便燒香禮拜不能得了蓋只作一種書讀而不溺其說斯為得之

冰清玉潤餘人不足當此語惟嚴子陵娶梅福季女可無愧然季者有伯與仲之稱福伯女仲女未必若劉孝綽三妹皆得所事而邢侯譚公何絕響於富春渚之左右也

予常謂晉宋五代有兩世家一則袁氏山松為吳郡殉孫恩之難淑為太子右衛率不從元凶劬被殺顛為雍州不受宋明命死粲為司徒侍中宋亡殉國子最殉父同死此以忠節世其家者也一則蔡氏克字子尼山簡

蔡氏克字子尼山簡

與琅邪王書子尼今之正人劉整服飾詭異遇克慙不自安克子暮讓司徒不拜晉穆臨軒自旦至日中使者十餘反不至王導作女伎不悅去暮曾孫廓徵為吏尚書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不拜廓子與宗孝武狎侮大臣惟憚與宗不敢侵媠顏師伯曰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遠右軍王道隆權重一時躡履到前不敢造席良久去竟不呼坐與宗子約齊明輔政詣者脫履約如故明曰蔡長史故是禮度之門與宗曾孫凝不從陳後主酒酣移宴弘範宮曰長樂尊嚴非酒後所過臣不敢奉詔又議義興主婿錢肅遷黃門侍郎云黃散之職須人門並美肅非其選此以方整世其家者也若才華擅譽

貂珥抗宗何族無之未足稱世

父子一事濟美亦不多見昭元年樂王鮒請帶于叔孫穆子豹裂裳帛而曰帶其褊矣昭二十三年范士鞅求貨于叔孫昭子姑請冠焉與之兩冠及冠法曰盡是矣昭固穆之庶也李汧公勉少貧遊於梁宋逆旅諸生病且死出金求公葬許之密置餘金於棺下俟其家人至啓墓出金還之公子約江行與商某舟並某病篤邀約相見以二女一大珠託之某死約藉其財寶數萬貯之

官與二女擇配而以夜光合某口中後親屬來理財請官發驗夜光宛在韋貫之不詣京兆尹李實其子澳恐無呈身御史亦不詣中丞高裕希文麥舟濟故人喪父

子一心四家善守家法視挾先世科第作腐鼠將無愧

死陳升之爭張堯佐不當授節度使仁宗迎謂曰節度使麤官何用爭唐介越次進對太祖太宗總曾做來恐不是麤官馮京薦王鞏於神宗王安石素不喜鞏曰孺子耳京曰王鞏庚子生安得謂之孺子蓋與先天節同日清天白日下霹靂忽作一聲能不愕然父子別立門戶不始於京攸太宗敕賜褚遂良使者由正門入其父亮止之曰渠自有門右丞兄弟孔懷也而亦有異緡好撰碑誌或送潤毫誤叩右丞門右丞曰大作家在那邊至於千萬買鄰亦屬老語其雅謔尚足傳



唐給事中鄭雲達與醫王彥伯鄰蕭俛求醫誤造鄭鄭為診曰熱風頗甚請方答曰藥方即不如東家王供奉語有蘊藉不似褚王父兄合鬪

好殺之徒相傳為破軍星降世於理或然張敬兒呵邊榮何不早降榮答本不祈生何須見問則曰死何難榮客程邕之抱榮不忍乞先見殺則又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并斬之高敖曹與鄭嚴祖握槊戲中尉劉貴名鄭敖曹不聽去且枷其使使曰枷則易脫則難敖曹即枷刎之曰又何難直以殺為戲厥後河陽橋下以萬戶侯贈人殺人人殺一間耳

樓船將軍楊僕陷尋隘破石門力攻燒賊而伏波將軍

路博德安受南粵之降李光顏力戰元濟悉銳士當之然後李愬潛軍入蔡明祖收蜀傅友德廖永忠戰最力俘其衆而凱旋勳歸湯和也故曰循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達又曰善作者不必其善成

周文襄忱遺王振松江翦絨毯以覆齋閣不失尺寸凡上便宜振從中贊成之蜀宣撫鄭仲遺秦檜格天閣錦地衣廣袤合一而逢其怒得罪去蓋璫喜媚而老奸惡人窺其私然周畏異已鄭工援竈用意本別

蕭穎士至李韶家指佳歛硯比三災石同行者退而問故曰書札不奇文辭不優牕几狼藉非三災而何一人造精室尊占書画畢備延一雅客賞之曰有不稱者幸

指示客曰項項精妙一物可去問何物曰公是也未審此災如何

老將至而耄及固然然未見若蕭老公李三郎之甚一開門揖盜一傾國養奸求婚王謝不許而溧陽薦枕壽邸聚麀不惜而洗兒賜錢異哉杜拂士之口徇僉人之佞至於死勿悔疑朱异李林甫等類有術焉變易其肺腸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不然何初終判若兩人若此

南昌一刑曹得家報發書大哭即自申外艱覆審乃伯父訃也又具錯誤狀申堂衆大詆訛告假省父去古有之驟聞姊亡大慟既悟其非曰吾無姊向哭亦謬矣夫

無姊尚可哭刑曹實有父何不可哭第乃翁忽死忽生殊屬不測耳

管幼安鄰牛暴其田牽著涼處自飲食之牛主大慙郭原平遠宅種竹夜有盜其筍者遇而墮溝乃架小橋令通范元琰亦然羅可攜尊酒就攘雞者飲曰幸同里閑不能烹以相啖我誠自愧此止盜一法但少近刻亦幸遇古之盜耳若今之盜適便其私四君之術窮矣

裴琰之為同州司戶年少不主曹務刺史李崇義輕之州有舊案數百讓之趣斷琰之曰何逼人乃爾命吏連紙進筆一日省閱都遍與奪當理而詞義勁妙崇義大驚子何自晦以成鄙夫之過此與王汝南騎魏陽元射



崔弘禮獵皆匿所長不試故一試即能驚人彼沾沾一  
得自許為奇形之詞色識者早窺其孤寒而無多矣  
盧坦觀察江淮時早儉穀貴或請抑其直坦曰所部地  
狹穀來他州直賤則阻不如任之既而商賈空集米價  
頓平令狐楚除守兗迺吏至首問米價幾何州倉穀幾  
何屈指獨語諸倉出米定價分糴雖早儉無害左右竊  
聽語達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盧得其經道也令狐行其  
權術也誰謂救荒無奇策

鷓擊鳩鳩走逃魏公子案下鷓逐殺之公子多設羅得  
鷓數十責讓以擊鳩之罪一鷓不敢仰視公子殺以謝  
鳩者讀至此喟然曰惜哉使是鷓遇式蛙者必受上賞

卷五

十四

必不似公子修小怨而寒干城之膽也

漢王斬丁公討不忠于項氏也項伯背項而左袒劉獨  
非二心乎勸釋太公烹鴻門舞劍企望樊噲之入只知  
有人所事之主不知有己所事之主罪在臨陳縱敵上  
而丁公獨不免無留侯為之奧援耳

卓茂出行人認其馬劉寬人認其牛曹節鄰人認其豕  
皆不與申辨以至於麟士之履直不疑之金陳重之袴  
桑虞逆旅之脯談者以大度歸之然亦幸其俱白耳使  
失者終于失不誠負盜名乎畢竟子輿詰上官館人為  
得其正

魏收作魏書以通晉琅邪夏侯妃之小吏牛氏作牛金

按司馬懿為二榼共口貯酒自飲佳者以毒者飲金  
死久矣而冒名小吏可謂賒却一死此已死而指為未  
死也有未死而指為已死者世傳端明已歸道山今尚  
爾游戲人間是也若長明燈吟詩之老僧不勝書矣  
韋誕轆轤書扁閣立本傳呼畫師皆退戒其子蔡允恭  
教宮人作詩煬帝詩成令其吟諷深以為恨陸鴻漸遭  
李季卿之辱作毀茶論然已晚矣朝野僉載宋之遜為  
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使教婢歌則抗笏簾外倡吟自  
得豈以希古為海鷗邪然遜之故五狗之一也

李昉待張洎最厚及昉罷相洎草制攻詆不遺餘力洎  
之自江南歸國也太祖責之引犬吠非其主以對按洎

卷五

十五

一生犬性如故何曾少改

裴士敬正諫齊文宣文宣怒楊愔曰望陛下殺以取後  
世名帝收刃曰我終不成爾名樂運輿櫬諫周宣帝宣  
帝將戮之元巖請見樂運知必死欲取後世名若殺之  
正落其術因獲免二主昏暴獨恃惜後世名異矣二臣  
之諫似類於勸尤異也

侯莫陳利用以黃白寵於太宗趙普奏其殺人諸不法  
事宋沆得其家指斥數紙命中使鸞殺之尋復遣使貸  
其死馬踣於泥換馬追至已為前使誅矣明祖以薄故  
遣使誅宋濂於家復悔之又遣使追赦前使雨阻錢塘  
江三日後騎及乃免死生俄頃耳利用則禍盈景濂則



福善也宣宗恨李時勉觸怒先朝命取之獄面鞠而殺之忽又命王指揮縛斬西市王從西門出李已為前使縛入東傍門宣宗見之倏憐其忠而直言不之罪復其官禍福倚伏有如此邪

文人相忌必非文人也梁園之客相如後至不聞鄒枚有間言李杜韓柳交相引重語由中出或以為氣類一也介甫子瞻以議新法斷斷不入似有所深惡痛絕矣而介甫譽子瞻為文中龍至擬其文為三王世家令讒者咋舌何曾有纖毫忌嫉魏佛助邢子才互相詆毀未免已甚然邢魏之負重名亦寒山寺片石等耳擬於蘇王不啻燭火日月之不相敵也故曰真文人必不妒

蓉槎蠶說卷五

天下有毀之適以成之憎之不啻其譽之者梁冀惡張綱極矣廣陵薦授將陷以死地而綱一生勳名全賴此薦雖有埋輪事當道豺狼未經翦除終是虛語人不永年若無廣陵一任東漢列傳寥寥削色後世安知有張文紀哉李煜薨太宗詔侍臣撰碑有中傷徐鉉者言知吳王事無過鉉鉉請言屬筆語極悲惋既全故主之誼又邀忠義之寵聲價益高愛鼎臣深者莫斯人若也成人之惡而反以成人之美此兩小人也

蓉槎蠶說卷五

蓉槎蠶說卷六

欵程哲聖跂

清明風不搖樹木枝葉不及地二三尺此君子風也見風俗通北史齊神武芒山之役風從西來入營李業興曰小人風來當大勝異哉風有大王庶民又有小人君子乎南燕汝水不冰慕容超惡之李超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故此與問洞庭廣狹南巡狩僅堪飲馬同按述征記洛水底有礪石故不冰安知汝水底不同洛水魏素翻燕集歷城蓮子湖參軍張伯瑜諮為血羹不就素曰取洛水必成也清河王問何義得爾素曰可思湖目清河未解退語主簿房叔道房對藕能散血湖目蓮

蓉槎蠶說卷六

子故令公思夫湖目何以稱蓮子洛水又何干涉終是猜謎一如荀諷鐵鏡數人同照各見自影不見他人影也胡僧利昆明池龍腦作藥而孫思邈詔得仙方三千世人收漁翁之利類此按鳳亦嗜龍腦不獨孔甲烹其雌而已

晉華表有賜客在鬲使子屢音健因縣令素毅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敗獄辭迷謬不顯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屢免屢職削爵土司馬道子傳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樂屬移置京師充兵役按客之云乃客戶豈籍沒俘虜之餘故可以賜可以奴代邪晉書無注卒不



得其說後攷鑑安帝隆安四年注奴戶者有罪沒為官奴公卿以下至九品及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士人子孫占蔭以為客戶是謂免奴為客

陰陽相薄而雷人遇迅震往往失據夏侯太初倚柱作書柴再用危坐不動直神定耳薛孤延按稍倡殺乃至與霹靂鬪然雷神亦有屯剝時代州所由令逐乖龍落勢不堪為樹所夾狂吼數日狄梁公鋸而出之扶風楊道和於田中以鉏格折其肱落地不得去於楊何怨於狄何德安在其為大壯也

論衡曰激射為毒人偶中而死按武乙革囊射天閩王延翰妻崔鳩其翁不可謂偶中若惠州娼脇朱書李林甫檀州男子背朱書賊臣章惇未能下擊生時而震死

易世豐隆將毋失罰至菑丘訢殺吞馬二蛟耳而眇其左目不幾黨惡乎

北齊諸王呼嫡母家家乳母姊姊姊妹按琅邪王儼緯同母弟殺和士開帥三千人屯千秋門帝使馮子琮召之儼曰士開謀廢至尊剃家家髮為尼故矯詔誅之尊兄若赦臣願遣姊姊迎臣謂陸帝帝泣啓太后有緣復見家今宣家前此武成逼通文宣李后后兒紹德至閤不得見愠曰兒豈不知姊腹大故不見兒則齊呼母為家家或為姊未有定也宋高宗欲正憲聖六宮之位以章太后在沙漠不敢擅行語之曰極知同勞苦俟姐姐歸爾其遷

矣又不獨代俗為然

蕭衍捨身同泰寺然不僅梁武也踵而行者陳霸先及長城公叔寶皆為之叔寶且自賣佛寺為奴矣按大通元年十年兩次贖皇帝菩薩只一億萬錢價又何廉也明皇吹笛下鶴語侍人奉上帝命為元始孔昇真人此期可再會妃子上界清虛何藉此癡物宋徽效尤亦自稱神霄玉清王長生大帝君皆妄言以誑愚者未若生為上柱國死作閻羅王尚足徵信

范文正有退志子弟請治第樹圃為逸老地公不許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誰障吾遊者慶曆中張宗晦以秘書監致仕一日謁留守其子唐諫賀監歸會稽明皇賜

以鑑湖今洛中嵩少即非朝廷寵錫大人羽衣優游其間奚不可何必事請謁范子弟愛其親猶世情也唐識量卓絕養口腹易養志難親無此志而委曲養之尤難也

衛茲園文生買物茲隨價雖值文生必訾呵減價而取林宗以少欲許茲以多情許文生多情二字不知作何解阿其所好賢者未免吾其如林宗何

封人祝堯使聖人壽堯曰辭詢其故曰壽則多辱人實有不善其終使二公考終命於貞觀之世豈至有此不善其終使二公考終命於貞觀之世豈至有此

漢設官多沿秦制侍中一職最失體統爵比二千石而



分掌乘輿服物下至褻器虎子之屬武帝以孔安國儒者特聽掌御坐唾壺唾壺去虎子一間耳奄寺賤役而以命士大夫乎當時以為榮不知何以榮也以為榮於執虎子其為榮亦無幾矣吉茂嘲蘇則仕宦不已執虎子豈榮之哉或曰王府上士中士也而掌王之燕衣服衽席牀第凡褻器周業有此制矣然必上士中士非安國而可也

裴秀母客至下食衆賓起拜母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為小兒故耳崔道固為諸王參軍長史以下詣道固所生親致酒炙道固驚起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勞客咸拜母謂道固我賤不足報貴汝宜答拜此直逼於嫡耳胡婢

四方子

蓉槎蠡說卷六

四

不聞有是也徐勉宴素昂家求出內人傳杯昂命五六人出停齋閣曰我無少嬖諸老嫗並兒母非王妃母則主大家今令問訊勉大踟躕夫荒燕而強人姬妾傳杯是何典禮也

錢良臣子改讀孟子今之所謂爹爹古之所謂民賊非諱之乃詈之也馮道有門客講道德經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演六字為十二字熊安生見徐之才和士開二人同處徐諱雄和諱安通名觸觸生王僧彥父名師古呼硯墨池呼鼓皮棚知嶺南郡一進納官題刺謁永州司戶參軍李墨池皮棚祇候臨淄令石昂公事謁監軍贊者以監軍諱石通稱右昂諱之為害使人不

有其名不有其姓并經文俱失其故可畏哉

此魏封軌高綽以風槩自立高肇拜司徒綽詣賀碩不見軌遠歸曰吾自謂無愆今日不如封生遠矣宋張說為丞旨朝士趨之王質沈瀛負時望相期以詣說為戒未幾質潛往甫入客席則瀛已先在然此何足怪今世名士盡是也封生不識時務徒饑寒死耳

庾道季云廉藺千載死人凜凜常有生氣略記數人數事中書令監故事共車和嶠作令疾荀勗諂專車正坐不復容易王弘奉旨詣王球球搗扇若不得爾江敷於紀僧真張敷於秋當周趙皆命左右移吾牀速客韋安石逐蜀商宋霸子宋璟救赴王毛仲飲不盡危遽歸

四方子

蓉槎蠡說卷六

五

劉栖楚矯媚裴度崔咸舉爵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嚅耳語王安國與兄安石坐面斥呂惠卿放鄭聲不若遠佞人神宗稱張方平之美問章惇識否惇退修謁呵引及門安道止之素不相識不敢受謁嚴世蕃強朝紳飲紳頽仆楊繼盛勃然持巨觥把世蕃須灌之曰代某老先生酬爵矯矯風節至今千載何曾死

嫁女覓婢詢知為良家以女匱先擇婿嫁之一為天水趙仁美一為彭城劉元溥今只傳南唐鍾離瑾事靖康之變金人欲盡得城中宗室獻計者謂宗正寺玉牒可按名而得酋長立命取之吏持籍至會酋以事暫去戶部邵澤民溥索觀每三兩板掣其一投之火歎曰



不能遍活也然人性仁暴懸絕有邵公先有獻策者猶之韓蘄王以海舟扼兀朮於金山即有獻破海舟計之閩人也

公族子驕暴多不近道理固應受敗亡之罰略數其最不法者如漢江都王建欲令人與禽獸交而生子彊使宮人羸體四據與羝羊及狗交廣川王去縛姬榮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割兩股銷鉛灌口中支解以棘埋之椽杙姬望卿陰中割鼻脣斷舌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毒藥并之日夜靡盡蕭梁邵陵王綸強漁人吞鰾北齊南陽王綽在定州多取蝎置蛆中以奏後主緯即夜取蝎一斗置浴斛中裸無罪人納之觀其呼號宛轉符

卷六

六

朗已奔異國猶令侍兒跪而承唾北齊安德王延宗於樓上作厠使人在下張口承之後為周武帝所擒以極塞口死雖不盡然然若此類者夥也

使韓世忠果擒兀朮李顯忠果擒幹離不是宋人一快然吾知臣構但作換母奇貨生還之金徒多其燕享餼牽而已

漢馬臻守會稽築鑑湖有千餘人詣闕訴淹沒家宅臻坐棄市覆案並不見人檢名籍皆死者宋營西內宋昇以押轉運使主之其屬李寔韓溶用事梁柱楹楹悉用灰布洛中豬羊牛骨不充溶建議掘漏澤園人骨昇欣從之李寔暴疾死復甦具言寔追以灰骨事有數百人

訟於庭寔曰溶事非我也吏趨出旋至果然君當還宋押運亦不免風颺吏所握文卷紙尾署滅門溶及妻二子後三日相繼死昇時為殿中監忽溺不止下數石斃或曰漢鬼訴之朝宋鬼訟之冥何義哲曰宋主方亟營建何暇理鬼冤乎

野客叢書詆斥殷浩語無道情余斷之曰浩初年確然不出巧於取名所以堅君相徵聘為一身富貴計本無特操至一出輒仆真情畢露悲傷貧賤乞憐仇人種種鄙惡之態不覺和盤托出何曾從蒼生起見又何曾少

卷六

七

有經世才略庚謝褚王都落術中惟高靈今亦蒼生如卿何一言破的晉書謝安傳以此為高松戲安

癡人不可說夢蕭老公夢中原牧守以地入覲張敬兒夢妻全體熱適足為災耳

罔象好食亡者肝弗述在地中食死人腦冤哉生人憂患勞苦極矣化後猶不免此髑髏所以辭列禦寇之請復生也

廖凝目裴說為劫墓賊裴弔杜陵墓擬鑿孤墳破重教大雅生裴非真賊也惟渠自向沈約集中作賊乃真賊耳然古今猾賊不可數計南華老仙云儒以詩禮發冢楞嚴亦云云何賊人假我衣服裨販如來舉世盡賊誅容勝誅乎

玉堂閒話涇州書記薛昌緒與妻相見命女僕通傳數



四造室高談虛設茶果而退其欲詣房幃也則先通某以繼嗣事重輒欲卜其嘉會必候請而可之陳白沙至請之於寡母為友人所訕古今癡物必有其對

狼脰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熏之令手攣縮或曰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唐武宗四年官市郎中不知何物或疑即狼筋有僧泰賢言曾隨師入涇帥段祐宅段失銀器十餘事令詣市賈胡求郎中官健朱秀曰甚易得遂於古培佩刀上飾同摘出三枚如巨蟲兩頭光帶黃色段集奴婢炙之蟲慄蠕一女奴臉脣間動則竊器欲逃者按此郎中自一物狼脰中筋固非如織絡小囊亦非也

蓉槎蠹說卷六

天竺旁有師子國國中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今奉佛者願死後歸西方極樂世界設誤落師子國將奈何

鄭戩結中官黃元吉吉左遷戩因外補同列戲曰天休走卻爺矣戩笑君不知我更有一爺在語出碧雲駁此書詆譏朝紳文范不免聖俞賢者斷不著此然中官勢熾天子尚且門生何論朝列不見崔田近事有子又有孫乎

馮唐白首為郎文帝問之對臣三朝不遇武帝至郎署見顏駟問其老駟曰臣文帝時為郎文帝好文臣好武景帝好老臣尚少陛下好少臣已老二事絕類而顏對

較詳左太沖詠史馮唐豈不偉白首不見招未嘗混用顏事惟白傳尚少棄馮唐似混耳摩詰衛青不敗由天幸誤以霍作衛西清詩話唐以詩專門而使事誤王白將何辭

魚鼈為橋有兩事一東明國王欲殺之走至淹水以弓擊水魚鼈浮成橋既渡解散見論衡一朱蒙先是夫余王得河伯女生一卵朱蒙破卵出大臣欲殺之走逢大水呼曰河伯外孫於是魚鼈積而為橋得渡見隋書若中國聖人則架鼈鼈為梁不屑魚鼈

蓉槎蠹說卷六

苦吟走入醋甕鼎峙而三又按為太宗哀冊何幸為武牝何辱死亦謬矣

茶經七事霜華之茗三爵而終應下諸蔗木瓜元李楊梅五味橄欖玄豹葵羹各一杯可知滌煩消渴必有佐飲如徒水厄而已雖君謨研膏伯熊滌器七盃自有了時

王羅鎮河東臺使至為設食使裂去餅緣羅怒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鄭澣尹河南台甥姪會食去烝餅皮食之澣大怒皮與裏何異嘗病澆俗驕侈奈何蠶浮甚於五侯家乳臭兒引手取所棄者盡啖之明皇從複道



窺見衛士以餅餌棄水竇大怒命高力士杖殺之王鄭  
二公享有天祿固宜臺使鄭家甥姪必餓而死石虎食  
蒸餅以乾棗胡桃瓤為心蒸之坼裂方食及為冉閔所  
幽思其不裂者不可得是殷鑒也李英公為相鄉人過  
宅食餅去其綠而啖其中亦被責按吳均餅說安定噎  
鳩之麥雒陽董德之磨河東長若之葱隴西舐背之犢  
枹罕赤恥之羊張掖北門之豉洞庭負霜之橘仇池連  
帶之椒調以濟北之鹽劉以新豐之雞必如此兼美儒  
生斷不能知此味庶幾縮葱作之有取乎爾

堯元年至萬曆元年癸酉歷六十七甲子計三千九百  
六十二年至康熙癸酉又兩甲子計一百一十九年通

卷六

計自堯元年至今壬辰總四千一百一十年

周易二萬四千二百七十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毛詩  
三萬九千二百二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二十字周禮  
四萬五千八百六十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  
十五字考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  
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通計九經字數不滿五  
十萬歐陽文忠公常以此勸人讀子謂每日讀一千字  
不及二年可周或有人事之擾即以三年為期亦不為  
勞而從事者鮮何也偶一思及不勝警愧漢人云三十  
而五經立蓋古人讀書皆有定限今人直是悠悠度日  
宜乎學之不如古也此王山史語凡家塾中皆當各錄

一通於座右

薛道衡上隋祖文帝頌煬覽之不悅謂蘇威道衡致美  
先朝此亦魚藻之義後以私議新令敕自盡妻子徙且  
末夫煬弑其父豈樂臣下追頌先烈道衡死宜矣豈空  
梁落燕泥為之災耶

驃騎將軍霍去病擊匈奴至平陽傳舍遣吏迎父中孺  
中孺趨入扶服叩頭自稱老臣金罍子譏之田舍翁驟  
見其子富貴過不自重然此固有別非若尋常父子也  
鼂錯為御史大夫父從潁川來見錯稱公阮籍不以達  
許渾仲容已預鄉不得復爾公卿之呼施於父子浸淫  
至胡母謙之遂字其父誰職厲階可勝三歎

卷六

劉蛻文冢聚生平所為文章封之有塗者勾剔者楷注

者覆背者朱墨圈者凡千一百八十紙陸魯望捨宅為  
寺塑己像於中後盛氏子醉仆其像於水滿腹皆陸詩  
文親豪古人未有不惜其心血若此  
同一李賀幸遇韓吏部雖困極亟束帶禮接不幸遇中  
表則投其詩卷溷中中表洩其岸忽耳不知賀詞佳否  
也予以為尤幸生不同王半山不然吏部驚賞之句半  
山蚤以困極而謝客矣  
文字以不說盡為奇國策留楚太子遺可以使蘇子自  
解於薛公一段莊子憂憐蛇蛇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  
憐心而目與心不言不獨文字凡事盡然射牛者拂其







趨至攀舷舟中一勇者掣刀斷其指始挂帆免乃指一節耳尺度之尺有四寸以獻官貯嘉定庫又毋丘儉征沃沮使王頊窮其南界父老云曾有破船從海上流至得布衫身如中國人但兩袖各長三丈可驗山海經長肱真有其國萬曆甲戌甘州輯城得小棺長尺許亡慮數十啓視儼然老人也服飾不同而紗帽紅袍者多顏色如生乃為文掩而祭之涼州同時亦然又可驗列子諍人不妄也

一士行役至太行欣然曰今日得見太行山其僕搬搬不識字只是大行刑安得太行士叱之僕媵笑不已請試問此處土人如主說某罰錢一貫不則賞某一貫士

四

卷之六

百

可之前行聞讀書聲登門問之老儒迎笑公早輸一貫也僕得錢沽飲士咎老儒因大笑一貫瑣末耳教此等永不識太行山今人不為此僕者幾何

荆山以玉抵鵲黎洞以香代爨信州弋陽伐海棠作薪處州龍泉以筍喂豕五臺僧盪嗽浪用萬古紅雪暴殄天物至斯極矣

楊德幹令萬年官者放鷄不避禾稼德幹擒而杖之拔去鷄頭宦者袒背泣愬高宗曰情知此漢獍何須犯他百姓薛懷義遇蘇良嗣於朝堂偃蹇不為禮良嗣大怒叱左右牽拽撻其面數十武后曰阿師當向北門出入南衙宰相往來勿犯他荒朝穢辟有此兩善事

正德朝苑洛韓公邦奇為考功員外郎太宰以開州守某治狀不飾諭韓韓素知守才疑之詢於開人戶主政王公縱縱曰開士大夫皆謂無狀開民則謂守良江南里役法壞有裁革令各郡邑集紳廉議之姑孰一老建論廢一役則官府不便存之則百姓不便與王公言絕類不謂舉世風靡猶聆大人長者之論

元相在鄂州周復為從事一日賦詩命屬和周正笏告某以大人往還高門謬獲一第其實詩賦皆不能楊弘武為司戎少常用一人高宗謂其人何因輒授此職對臣妻韋氏剛悍以此見囑不敢不從張溫使蜀別沈竣竣入內良久出語溫向擇一端布送卿而無麤者三事

四

卷之六

十五

最鄙皆蒙不隱之賞人何樂乎喪其真按弘武之對揣量宮中武牝耳明太祖問蒲江鄭氏七世同居口眾幾何對大小千人馬后迎告千人可畏也復名問眾若此何以相安不競對惟不聽婦人言耳太祖大笑又何暗中

光州大司徒熊公翀逝之日郡學郭頌二生立樞星門忽聞天鼓鳴俄見天門雲光爛開一人袍笏騰而上鈞州少師冢宰馬端肅公文昇終前二日城西大劉山崩及其逝也天鼓再鳴里人自葉縣回見公蟒玉肩輿南邁導從若出師狀云往武當山偉人不世出自神靈來仍歸神靈去固其所耳



吾丘壽王馮野王以王名異矣乞伏秦折衝將軍乞伏

信帝至以帝名何無忌憚至此若黃羅漢南梁太衛菩薩

北齊朱菩提榮子同郝菩薩宋金剛等雖不經罪猶減

等

郭汾陽鎮蔣欲造浮橋苦急流毀墀因酌酒許以小女

妻之其夕水回橋成女尋卒因立公祠塑女於中號河

瀆親家翁于闐大河忽絕流僧言龍所為也國王祀龍

水中一女子凌波來云妾夫死願得大臣為夫水即如

舊有大臣請行車駕白馬入水信斯言也則西門投巫

三老誤矣

邢和璞居終南一日延客長五尺首居其半而闊三尺

緋衣象笏色若削爪鼓顙笑吻角侵耳及暮去邢語崔

曙向客上帝戲臣哲曰是肉杻黃馼兒類耳未審上帝

清淨無為乃與天寶阿瞞同嗜

珍珠船以崖蜜為櫻桃余笑曰石虎壁優僮乃鄭崖蜜

唐進士所重宴亦崖蜜宴恐從來錯呼按撫言櫻桃宴

第五

第五

第五

第五

第五

第五

第五

第五

第五

第五

第五

蓉槎蠡說卷七

歛

程

聖

紹興間度寇謝達陷惠州焚蕩民居官舍獨留東坡白

鶴故居且葺治六如亭烹羊致奠而去朝雲葬棲禪寺

寇黎盛繼犯潮州縱火毀城堞盛登開元寺塔見火及

吳子野所居問左右知是吳氏歲寒堂蘇內翰藏圖書

處麾兵救之附近民屋賴以全然而禁大蘇文墨購賞

至八十萬錢則崇寧大觀君相也憐才賞識乃歸寇盜

是非果安在哉

尸子地中人名無傷夏鼎志掘地得人名聚續墨客揮

犀泛海者飄至一嶼時月明見十數人自海連臂出登

嶼笑語但裸形耳鳴金駭之連臂大笑入海此海人泣

珠之鮫人類也景純江賦淵客築室于巖底鮫人構館

于懸流注水邊居正未解此

紹寧馬鞍山石工採石山摧閉工於中越三年他工繼

採聞其聲乃相呼應家人鑿出之見妻喜曰久閉乍風

肌如裂俄噤不言化為石按李應物開砥柱石得鐵犁

鋒夏侯孜開貞陵石得半股金釵潯陽役兵鑿石石中

又有石若碑版乃王逸少頭眩方諸物皆埋土中久則

土變成石裹之耳金蠶小魚白龜亦然其不死者為石

氣所養如石工三年久閉不見風長活也

女真將帥生朝皆擇佳日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

女真將帥生朝皆擇佳日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

女真將帥生朝皆擇佳日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

女真將帥生朝皆擇佳日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

女真將帥生朝皆擇佳日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

女真將帥生朝皆擇佳日粘罕以正旦兀室以元夕烏



搜馬以上已國主亶以七夕其餘重午重九中秋中元  
下元四月八日皆有所占生朝忌辰一也狗衝破改日  
作忌又何譏焉

孟淑卿號荆山居士評朱淑真詩有脂粉氣曰朱生故  
有俗病巾幗耳自稱居士一怪也呼女伴為生又一怪  
也以婦人而效男子與妹喜冠男冠何異

東莞伯何真初為元守廣州邑人王成構亂真募能縛  
成者成奴應募縛成出柵求賞與之如數使人具湯鑊  
架車上成懼真乃縛奴烹之仍督奴婦吹鳴鼓推車號  
於眾奴一呼則羣應之曰四境毋如奴縛主彼不義侯  
之封得無有慙德

容桂叢說卷一

江革為武陵王長史除都官尚書還都舸艚偏鼓取西  
陵岸石數片實之今只傳陸續鬱林而遺江革西陵石  
猶杜綰黃長睿皆號雲林而獨著倪迂也

燕太祖以宋該貪賜布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勝至僵  
頓此不足懲貪彼方欣得計耳唐高宗賜諸王帛不及  
滕王元嬰蔣王暉惟各與錢繩萬條敕曰滕叔蔣兄自  
解經紀快絕當絕

司馬君問禪頗思蜀否應此間樂不思蜀及再問云云  
曰何乃似卻正語禪驚視誠如尊命人笑禪駭不知禪  
黠小樓昨夜又東風歌聲未畢牽機隨至即善諛如降  
王長亦不免宋祖且然何況司馬禪蓋夙奉失箸家法

又漸染於申韓之書故機警倅發若此波嗜驢肉飲盡  
一石者伯仲之間見伊呂矣

寄奴負刀達社錢三萬被執王謚代償温太真與估客  
樗蒲大輸物無因得反庾亮屢贖今為王與庾者何寥  
寥也雖然亦其入上不能寄奴次不及太真故耳

蜀先主好結眊以毛羽為飾又兜鍪  
上飾又積羽為衣按史書眊事後漢宦者

列傳蜀眊施於犬馬西南夷傳青衣道夷內屬齋黃金  
旄牛眊冉駝有旄牛毛中眊宋武伐姚泓軍人亭百丈  
有漂渡北者輒為魏人所殺裕遣丁時帥仗士渡北為  
陣車豎一白眊南齊書永明三年交州李叔獻獻十二  
隊純銀兜鍪及孔雀眊東宮舊事太子白眊拂二

容桂叢說卷一

昌黎謝自然詩孤魂抱深冤古今求仙而被物吞者不  
勝書姑誌其一元和中蘇湛觀蓬鵲山倒崖異光將投  
之訣家人妻若子號泣止不得率奴婢潛尾之遙望湛  
纔逼巖光遽大叫亟前救則身已如壘大黑蜘蛛如鉗  
鏃走巖下奴以利刀抉其網湛陷腦死積薪投燒臭滿  
一谷

官以馬名馬有幾大司馬無論曰司馬衛尉屬公車司  
馬令一人六百石宮掖七門每門司馬一人比千石城  
門校尉屬司馬一人千石曰駙馬光祿勳屬駙馬都尉  
比二千石曰洗馬太子少傅屬太子洗馬比六百石注  
太子出前導威儀列侯舊有洗馬中興後省見後漢  
百官志按



者公云洗馬秦官漢因之是也云句踐為夫差洗馬非也越語句踐卑事吳官士三百人身親為夫差前馬義取前導名則前而非洗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張若謂朋前馬前馬有此二證

魏收譏邢邵於休文集作賊徐之才斥收讀沈文半不能解何事論其得失收不能解而邵解作賊則邵優矣又按古今圖籍書畫多為癡人作殉不有不準溫韜塗膏土石終古不見白日然則發丘中郎將何可輕詆也

言而當不俟煩也弘治朝有建言山西紫碧山產石膽可益壽祥符王公維為按使採小石子以應中官怒此物載書中何謂無公曰書不載麒麟鳳皇乎今安從得

蓉槎叢說卷下

四

毅然疏寢之青神余公子俊初任戶主政兩貴家爭田部屬公按之一謂舊名某家塘應屬我余曰不聞張家灣盡屬張家嘉靖南郊議遷近垣家大宗伯內江張公潮疏請一里內不下千萬家僮瞻對無妨悉容仍舊恩施尤溥執政詰謂褻穢圓丘公曰在圓丘似褻然天無不覆即遠遷何所逃得旨罷遷洞微破的省却多少議論

楊億為文令子姪檢出處時目為衲被衲被何嫌正患乏佳子姪耳世有幾蘇學士哉

近魏冰叔蘇雲卿論張浚三將三敗富平之役李綱尚在而不用淮西之舉岳飛在營惡之聽歸終母卷不留

符離之戰虞允文遠在川陝不能舉以自副按於富平拂王彥諫違劉子羽吳玠郭浩等言不用而其根由於罷曲端敗後思端言驗還其官矣何為聽吳玠王庶送端恭州獄使其仇康隨酷殺之乎於淮西則不信張宗元必使王德為都統以臨鄜瓊謀于岳飛又拂其說使飛解兵持服瓊卒叛去臺諫文章詆之於符離陳敏言之不聽史浩爭之不得致李顯忠邵宏淵兩將大潰合前後觀之浚一懷諫自用人耳史臣以其子每假寬論而功罪在萬世難揜也其殺曲端與檜殺岳飛何異忌才悞國能逃尚論之筆誅乎臣構庸人也其語孝宗毋信張浚虛名將來必誤大計他把國家名器財物做人情噫庸人也而見及此

蓉槎叢說卷下

五

宋韓侂胄敗籍蘇師旦家金箔金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片金錢六十瓣馬蹄金萬五千七百二十兩瓜子金五斗生金羅漢長二尺五寸者五百尊金酒器六千七百三十兩釵釧金一百四十三片金束帶十二條他物稱是明正德五年籍沒劉瑾金三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元寶五百萬錠又一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十斛金甲一副金鈎三千金銀盪盪五百蟒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三櫃穿宮牌五百袞龍袍四八爪金龍盃甲三十玉印一玉琴一玉帶四千二百六十束十四年抄沒朱寧金七十扛計十萬五千兩銀二千四



百九十扛計四百九十八萬兩碎金銀及首飾五百二十箱珍珠二櫃金銀臺盞四百二十副蘇木七十扛胡椒三千五百石段疋三千六百扛餘物不可勝計師旦事見西湖志謹寧事見震澤長語十六年抄沒江彬黃金七十櫃每櫃千五百兩銀二千二百櫃櫃二千兩金銀雜首飾五百一十櫃金銀湯鍋四百個餘物不勝數由此論之元載仍是廉吏

范夢得為鄧高密轉世故名祖禹徐中山嗣爵公母夢岳武穆降生為子後與夫戲相語我家岳爺鄧再誕不失名賢而岳志温飽何以置優劣

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思新麥盜鄰麥進母文舉賞之安同子居典太倉盜官稷米養同同奏戮居自効不能訓子同一盜也同一養也文舉賞盜安同惡養迹則睽而皆出於正一也

曹元理算陳廣漢貨產方得烝豚一頭荔支一梓趙達亦算得友人鹿肉三斤美酒一斛有此畜主何可無此惡賓不然庾悅直得為子鵝炙死耳

呂用之眩惑高駢詔為駢立祠採碑材於宣郡將及近道用之假健牛十五頭一夕牽至鑿垣架壞移入城誑謂仙神徙置次日村嫗詣府陳牒夜為里胥借耕牛牽碑損其足按鄰侯一事人遺鄰侯美酒而客適至語客

麻姑昨夕送酒與君傾之未畢門者通某侍郎取榼子

鄴侯蓋謹客未可與用之之妖怪同年語也

江湛為吏部尚書遇澣衣輒稱疾經日夜成然後起北人澣衣不似南人草草必細拆開治去緣邊垢穢故詩有擣衣篇成之所以須經日也董京拾殘繒結成號百結不知作何浣濯嗟乎安得生頻斯國以五色玉為衣輝如有光哉

飛燕於太液池歌歸風送遠之曲酒酣風起揚袖曰仙乎仙乎帝令馮無方持后裾帶為之縵唐人豔句餘煖戀香鞦讀之心妒况持湘江六幅耶然宮奴亦鳳早并溫柔鄉竊之

干寶母死開父墓合葬得父嬖人尚活埋經十年與還家又數年方卒因作搜神記漢末發范友明冢奴尚生說霍光廢立事與漢書合世說并州刺史畢軌送故度遼將軍范友明鮮卑奴年二百五十言語飲食如常人

不言自冢中得干婢故母妒之生擠落墻范奴不應爾况范同霍山霍雲自殺豈猶有殉葬事

吳孫休永安年諸兒群戲中一異兒眼有光芒燦燦外射問之曰我榮惑也聳身而躍仰視之若曳匹練有頃沒宋書魏太宗朝太史奏榮惑一夜亡失或謂入下老

亡之國為童謡妖言行其災禍令史官求所詣崔浩對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榮惑亡當在此時庚未主秦辛為西夷今姚興據咸陽是其應後八十餘日果



出東井秦大旱次年興死三年國滅魏書 熒惑到處為妖不似太白但紗帽飲酒不與人事

劉文饒怪人詈奴為畜產臧獲中佳者所當愛之敬之然不盡然也善人少而不善人多每歎李善保孤王義杆刃於今絕迹今又得三事趙哲父子死遺三女而無田宅僕延嗣竭力營給俟其長訪哲舊友為嫁之十餘年未見女面也呂蒙周為幕職受代歸一僕患病慮相染擠之水僕久熱驟涼漁者救之病因減忽兩岸喧呼蒙同舟覆全家溺死僕痛哭聞之官盡得其屍殯而掩瘞匍匐告其宗黨祖逖胡奴王安於祖氏之誅也潛取逖庶子道重藏之沙門此士人君子所不多見者如何

不愛且敬若郭子儀塔趙縱奴當干發縱陰事下獄當干留內侍省張鎰疏諫云太宗謂侍臣比有奴告主極弊法須斬決禁斷頃長安令李濟得罪因奴萬年令霍晏得罪因婢今趙縱在獄奴在禁中有乖教化乃左貶縱杖殺當干鎰召子儀家僮數百人以死僮示之王稷家二奴告稷換父遺表匿進奉物留奴仗內遣中使檢稷家財裴度奏因奴告檢責其家恐天下帥臣必有以家為計者憲宗即收還中使二奴付京兆決殺唐書

唐主蔽於利而亂紀賴二臣正之

古語有趣絕者曹操討烏桓孔融曰昔肅慎氏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羊可并案也王儉王敬則同拜開府徐

蓉槎蠹說卷十

八

孝嗣嘲之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傳康定中當國一老得謝同列就第賀某自矜遭時告老當天下無一事之辰可謂太平幸民石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王安石論揚子雲投閣為史筆之妄劇秦美新亦後人誣筆蘇軾曰軾亦疑一事不知西漢果有子雲否葉衡罷相召布衣飲忽忽不怡語坐客某且歎所恨未知死後佳否耳一客曰甚佳驚問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逃回矣

蓉槎蠹說卷十

九

甚細有曰孔昇翁為君筮不祥頗記無有曰子已除死籍何懼有曰叱叱子與青桐君奔勝獲琅玕紙數十幅君出可為札星子詞當為料理終日去禪師舉籠放之次日有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磨麻曰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謝指願失所在

明太宗英主而亦受幻術之誑一日燕坐樓上雲際羽衣人駕鶴下啓曰上帝建白玉殿以紫金梁煩陛下須長二丈某月日來取語畢騰空去夏原吉曰此幻術也天積氣安有金梁玉殿數日復至曰陛下以臣為誑乎上帝震怒將遣雷神示警翊日雷震謹身殿乃括內外金如式製就及期羽衣人至稽首稱謝梁逾千斤二鶴



銜之去原吉終不謂然密訪天下金賤處蹤迹之至西華山下果有鬻金者隨至山頂六七道士方共斲梁見人即飛去使者持半梁復命

宣德五年遣內臣孟陶往廣西采買翎毛蟲鳥勅書內開有陰翹鳥陽翹鳥不知何禽也

婦人誕育或過期或不及期或孖生皆理之常不足異

惟殷祖甲卯日生噐已日生良斯異矣近有尤異者嘉靖朝京師百姓米鑑婦生一子次日又生一子次日又

生一子萬曆朝工部范鈞婦生一女四閱月又生一子

猶曰陰陽之氣感受不齊也宋宣和年賣青菜男子孕

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逃去又一太守女眷少年美

吏心欲嘗之而無從乃屬嫗取吏漱水飲之遂孕而生

子古云獨陽不生獨陰不成徒虛語耳

婦女有汗曰絆戀月事曰絆變絆音半

宋鮑蘇婦不妒宋公表其閨為女宗北齊北海王高詳

妃劉亦不妒詳母太妃則杖之數十曰婦人皆妒汝何

為不妒一以不妒見旌一以不妒受罰為婦者將何從

梁州龍興寺僧智圓為魅所紿誓不復道一梵字彼所

仗術第神咒耳鳩摩羅什危殆時神咒自救無濟已前

此矣翟天師乾祐善雲安女龍之言使長灘復故仁及

傭負乃真得仙道者

枝江烈女談氏許字農家子未結禱值吳逆叛陷枝邑

賊帥聞其美強委禽為氏譚笑慰其母潛以絮自築其

喉而死此康熙乙卯年事

盧生塗遇六七十人盛服酒氣逆鼻叱之汝所為不悛性

命無幾皆羅拜塵空盧語同行者此盡劫江賊何異

長房敕黃巾書生還社公馬然未若荊州狂僧作歌發

五伯從前非隱趣甚

王莽擅漢吏民上書請加賞安漢公者八千餘人又以

不受新野田封上書者前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

二人金罌子謂執數而籍記之安知非後鬼今郡邑守

令被許紳衿狗彘其行者率連詞保任不分是非而所

列名籍則一真而九十九偽也況莽鴟張於廟堂者哉

權奸懼禍百計求免究竟何曾免只壞亂人家國耳祿

山反明皇欲傳位太子楊國忠退語諸妹太子素惡吾

家一旦正位吾曹性命旦暮殞矣乃說貴妃使銜土請

命事遂寢及馬嵬之變軍亂殺國忠及其子暄賜貴妃

死三姨號國先至陳倉官店問至縣令薛景仙率吏人

追之號先殺男裴徽次殺女國忠妻裴柔丐死并其女

刺殺之自刎不絕載入獄血凝喉死八姨秦先死大姨

韓及楊鈺錡鑑國忠幼子肫夢慮生者未知死所天罰難逃

銜土之請何益

藍玉被罪廷詰不伏吏尚書詹徽叱之母妄扳誣人玉

即指徽汝吾黨也同日刑死高皇即好殺豈以一言磔



大臣必平日有殺微之心故因玉言發耳

李直方品果實首綠李戎州出熟而皮綠次楞梨櫻桃三柑四葡萄

命論之一品九命洞庭橘二品八命橄欖三品七命大

谷黎四品六命掩露蒲萄五品五命黃柑六品四命合

桃七品三命花下蕩八品二命馬兜鈴九品一命鮮胡

桃鴨脚子荔支未遇其鮮者戎州綠李不識何味昔人

欲以梅聘海棠橙子臣櫻桃芥嫁筍子曰橙所臣寧僅

櫻桃而已

漁洋詩話云宣城諸梅號多才瞿山清輯梅氏詩略予

序之今惟耦長庚在耦長工詩画琴谿云田家桑落酒

風物藥祖魚落梅云背城花陽得春遲凍雀銜殘尚未

知聞說綠珠堪絕世我來偏見墜樓時余嘗記其廣陵

咏古數絕句螢苑云幾點零星螢火光夜深仍照舊宮

牆輕羅小扇休相撲當日官家用斛量雷塘云隋宮鏗

燼蕭娘在猶把繁華說與人玉匣珠襦穿復土不如渴

葬玉鈞塵芍藥廳云玉蕊唐昌事已非新城紅藥世間

稀自憐不是沙堤客懶問韓家金帶圍梅花嶺云誓提

一旅障江淮馬革甘心不用埋士女猶尋丞相墓梅花

嶺下踏青鞵

接伴使耶律永興副姚跋回張向問北鵬巢生獵犬果

否云有之然極難得今駕前二隻每獵所獲十倍常犬

至正時史官熊太古經上都鵬窠站站吏指山後一穴

崖年鵬窠其中生三卵一鵬一犬一蛇後於脫脫丞相

家見一犬坐客謂此鵬窠所生四生中胎卵雜矣哲曰

不讀漢書實武傳乎武與蛇同產人可生蛇鵬不可生

犬乎

楊守亮出鎮襄一蛇橫斜谷嶺高七八尺莫見其首尾

小蛇翼之旬半方過盡景煥為壁州白石令路涉巴嶺

巨虺橫亘可七丈餘鱗甲如盆蓋惟聞折木聲震響山

谷登高望之竟日方見其尾潯江記羿屠巴蛇於洞庭

其骨若陵曰巴陵夫吞象伺鹿於人無爭可也否則吳

猛董奉世可無其人哉天寶中洛陽巨蛇高丈餘長百

尺出芒山下胡僧無畏曰此欲決水瀦洛城即以天竺

法咒之死

韓侂胄玉津園之殛函首送金纜至界彼中臺諫文章

言侂胄忠於其國僇於其身將首附葬魏公墓側劄報

南朝公論乃在敲

此事豈可使卿有勳耶哲曰貴耳錄陳墳父母禮佛求

子照光禪師偈諸佛菩薩齊著力只今生个大男兒非

勲而何

水善載而弱水不能負羽金石必沉而滄州久視山下

澄綠水人以瓦鐵為舫性涼者水也而有溫泉性熾者

火也而蕭丘有寒焰溫泉礪砂為之寒焰誰為之也



孫皓任岑昏眾所患苦王濬軍將至殿中數百人叩頭請誅昏皓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眾曰唯及絡繹追至屠之矣南宗大明中奚顯度苛殘人不堪命前廢帝戲曰顯度為百姓所疾比當除之左右唱諾即日宣言殺為二主本無意誅岑奚也而天討出近侍兩事若合符轍

好名人往注作不情事范卻逢掠者驅其牛取衣服去卻以賊不得車中席後三疋絹追呼令取戴封遇劫財物盡略尚餘縑七疋追與之賊皆還其初物余以為二君巧於立義名動賊耳

萬曆丁未南少宰葉臺山因祠部郎葛屺瞻議建先賢

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卷之十四

祠于普德後山所祀者四十一人吳泰伯初逃句曲山范蠡越

嚴光結廬滌水諸葛亮往來說吳又勸孫權定都張昭宅在長干道是

儀字子羽宅在西明山周瑜周郎橋王祥墓在江寧周處子隱臺在鹿苑寺王導宅在

烏衣陶侃事在石壺廟在城北謝安宅在烏衣巷王羲之事見治城錄吳隱

之茅屋故居在城東雷次宗開館雞龍山陶弘景居茅山蕭統讀書臺在定林寺後顏真

卿昇州刺史宅在江寧李白往來金陵孟郊尉溧陽李建勳潘佑事見江

彬昇州刺史張詠知昇州李及昇州觀察包拯知江寧府范純仁江東程顥

上元鄭俠清涼寺楊時嘗家李光宣撫張浚留守楊邦乂知

陽鄭俠有祠張拭督撫朱熹轉運吳柔勝生金真

德秀江東劉瓛居檀橋

陳翼見道中一人病扶歸養之有金十餅素二十疋病

者死翼貨素買棺衾以金置棺下李勉客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丐葬餘則君取之勉密置餘金棺下鮑子都遇一書生卒得心痛亡遺書一卷銀十餅為賣一餅殯以九餅枕之素書置腹上而去卒皆歸金其家三君大義可泣鬼神然以語貪人鮮不訕其窮根未翦

人只一死耳而有遭最慘者暴君酷吏之斬殺無論侯景執劉神茂為大劉確進其尺寸斬之至頭而盡陸納執張載剝腹抽腸纏馬足繞而走腸盡氣絕載暴刻多殺神茂始為景畫計叛者出爾反爾然亦酷毒矣周利用就殺五王縛桓彥範曳竹槎上肉盡至骨為敬暉

逼袁恕已飲野葛汁數升毒發掬地爪甲盡脫張柬之

崔玄暉幸前死及利用敗史書五狗之烹未詳殊是恨

事五狗者冉祖雍李俊宋之遜姚紹之與利用而五

論語疏公冶長辨鳥語喏喏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

車脚淪泥犢車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蔡京嗜鴉烹

殺過當一夕夢數千鴉訴於前一鴉前致辭食君廩中

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

生死猶轉轂怪哉雀能四言鴉能五古似欲以詩專家者

荀崧為杜曾所圍小女年十三率勇士潰圍出詣周訪

請兵破賊此女中之一奇也張督官御史大夫再嫁生

二子此婦中之一奇也



金陵應主簿藏祖母綠一顆五百金不售回求見捧  
玩少頃吞入腹欲訟之無證一慟而已又富家老姬簪  
頭貓兒眼回回窺見賃屋與鄰時以酒食奉之久之求  
市感其意只索二金回回得之喜因色少枯裏以羊脂  
暴庭際守少急督有饑鷹掠之去以此回回償彼回回  
事回從其類

道士陳太初歲旦就漢州守求衣食等物且告別持所  
得盡與市人貧者反坐戟門下卒守令卒早注野外焚  
之卒罵何物道人使我歲首昇尸太初微笑開目不煩  
汝步自戟門至金鴈橋跌坐遊焚之舉城見烟焰中眇  
眇一陳道人也天上無凡俗神仙此其一矣

四

蓉槎蠹說卷七

十六

蓉槎蠹說卷七

池北偶談載刑書桐城姚端恪公文然 真實經濟人也  
其好生之念尤出於天性嘗拈句云常覺胸中生意滿  
須知世上苦人多命諸子各錄一紙於壁家借柳述宣  
城吳高士晴巖 肅公 亦有一聯云窓前草不除一股生  
意座上客常滿四海春風余又按分甘餘話中嘗稱晴  
巖集作品似出寧都魏叔子之右而知之者尚少  
黃巾適孫期里陌輒相救約莫犯孫先生舍又弛刀弓  
過姜詩里曰驚大孝恐犯天誅書曰至誠感神矧茲有  
苗諒哉

世廟時會稽章禮北闈發解衆攻之上問何謂冒籍具  
對所以上曰普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然則以

地分卷固均平之一說若論衡才似猶不能無偏也

蘇掖仕監司各於置產爭一錢至失色喜乘人窘與售  
者反覆甚苦其子曰大人可少增金吾輩他日亦得善  
價又一大老為先墓樹碑其子謂某故紳碑材最大而  
無後議割其半父曰可割三之二以便後人半割汝家  
物也一為義訓一為幹蠱皆千古格言非同戲論

古者比閭族黨之法相保相愛相救相賙若吉凶賓射  
之器服人不能自為則主席者以旦布屋粟之物為之  
以給其用而又屬之讀法屬之飲酒以維持護養之其  
詳密若此蓋盈天地間無尺地一民之不相聯絡者未  
世本支天屬水泮雲飄即有意決貫之其難如搏沙古

二

蓉槎蠹說卷七

十七

蓉槎蠹說卷七

法之廢久矣此宋儒所為諄諄于世族小宗譜法也

蓉槎蠹說卷七



蒼榘蠡說卷八

歛 程 哲 聖 啟

晏子語大卜吾見句星在房心之間地其動乎說苑則曰維星絕樞星散地動後漢志維星散句星伸則地動有星守三淵地動朱氏易解天西河中九星名鈞伸則地動者以水動也辰星赤黃而小則地大動土勝水也鈞鈞天之管籥折則地動天之管籥動也蓋地將動鈞鈞開鈞即房星上垂二星若磔開則始震盛張則大動漸合則止晉志西河中九星如鈞狀曰鈞星直則地動按步天歌府上天鈞九黃星大象賦鈞主震而屈曲宛如鈞而取象居虛危之次伸則地動者是也鈞鈞二星

蒼榘蠡說卷八

近房宿為天管籥步天歌鈞鈞兩個近其旁大象賦鈞鈞儼於鳳闕折則地動者是也極後四星名句斗柄後三星名維散者不相從也

月令雷將發聲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而番禹雜記民家女為神所依呼雷郎得子曰雷子又投荒雜錄陳氏因雷雨晝冥庭得大卵覆之卵破嬰兒出日有雷扣戶入室就兒所若乳哺者歲餘能食始不至豈王政戒民間慎容止而雷頌自犯乎按牙門將陳義即卯中兒

玉樞經雷部鬼神晝勞夕役動有捶楚屑雲雕雷無有已時然則亦勞苦極矣而蚩蚩者泯每思圖權耽逸不

且以愚夫婦僭越天神哉

李淳風撰法象志分地為兩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踰河並雷首底柱王屋太行北抵常山右乃東循塞垣至滅貊朝鮮為北紀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極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至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為南紀此言中土地耳史記北幽陵南交趾西流沙東蟠木少及荒遠爾雅東至秦遠西至邠國南至濮鉛北至祝栗是謂四極觚竹北北戶南西王母西日下東是謂四荒岨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北戴斗極為空同東至日所出為太平西至日所入為太蒙其說已窮極四游

蒼榘蠡說卷八

矣鴻烈又多立名目九州外八夤音東北大澤曰無通東大渚曰少海東南具區曰無澤南大夢曰浩澤西南渚資曰丹澤西九區曰泉澤西北大夏曰海澤北大冥曰寒澤八夤外八紘音東北和丘曰荒土東棘林曰桑野東南大窮曰衆女南都廣曰反戶西南焦僥音遙曰炎土西金丘曰沃野西北一目曰沙所北積水曰委羽八紘外八極東北方土之山曰蒼門正東東極之山曰開明之門東南波母之山曰陽門正南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編駒之山曰白門正西西極之山曰閭闔之門西北不周之山曰幽都之門正北北極之山曰寒門何從親歷了了若此將大章豎亥復禹命云云乎抑臆度乎



史記鄒衍曰中國名赤縣神州於天下八十一分中之一分耳神州內自有九州禹所序九州是也中國外如神州者九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此與三五曆等書算天去地若干萬里何異以為四千萬里關令五億萬里鴻烈何其遙以為八萬里周六萬餘里論衡又何其邇也

括地象地有九州八柱東南神州正南邛州西南戎州正西會州中冀州西北柱州正北玄州東北咸州正東揚州昆侖為柱氣上通天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又關令內傳云地厚萬里其下得大空大空四角下有自然金柱方員五千里信如二書正不知柱下又有何物作根底

西華古名敦物語林東嶽徧拜五岳但一拜退唯西華則自關西門拜禮直抵山下仰望七日歎咤去王履道遊記望天半峻極處有白雲推移次日抵其地見老尼獨處石室詢昨所見云曳薪備寒耳三水小牘王玄仲將登蓮華峰持火種與寺僧約到則起煙為信僧候數日果有煙起留二旬日攜峰頂池中菡萏回每閱此數則輒爾移情欲一踐青柯平穿天井出窮尋衛叔卿博石及昌黎發狂痛哭投書處有友人云近曾遊陟已開

鑿成坦塗加欄檻果爾山靈業器其險與他山崢嶸等太昊薦收將無失據呼子先亦何事携酒嫗控二茅狗去也

開元遺事張開為荊州刺史至郡界風雨晦冥不辨面目聞空中有殿喝聲相次忽覩雲中衣紫披甲胄者十數問之對曰荊州內外所主之神仰使君令名故相率迎引又一書李杲為洛陽令進士劉兼過其境夜聞戶外語聲李令今正人其行事令人破膽可於他邑求血食啓門視之寂無影夫正神迎張妖神避李幽明理一又何怪焉

武北朝國子祭酒多授諸王駙馬都尉取悅當時與博士助教有學官之名非儒雅之實按唐墨敕以方術人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侍中桓彥範力爭之不納至於寺人魚朝恩儼踞國子先生之坐文教不競一至於此

死者人所難而恩感義激有所不顧禮震年十七上書求代師歐陽歛京兆吏民數萬人守闕號泣請代京兆尹趙廣漢何漢世風俗之厚乃爾

晉王丞相唐裴中令皆名臣也熒惑守南斗經旬王語陶回南斗揚州分吾當遜位以獻此譴回應公明德作輔當遠邪佞而與桓景造膝熒惑何由退舍裴令伐淮西於府西亭置宴裴語河南尹張正甫為舉一人詞藝



好解頭正甫正色對相公此行為何何記得河南府解頭導不足論晉公乃亦蒙此慙乎

文海披沙稱宋三元人知有王曾馮京宋庠而不知有楊真孫何明三元人知有商輅而不知有許觀楊用修則云蜀士在宋世三元三人陳堯叟楊真何渙也觀此則宋又不止五人矣然陳與何三元事並未見稱於世俟再攷之

劉寬典郡吏民有過蒲鞭示辱崔景貢守平昌懸一蒲鞭未嘗用後只談劉未有及崔者猶之黃叔度汪汪若千頃陂至今作佳話諛人者時託篇牘南史王令明惠寡言荀伯子擬以萬頃陂優於荆度矣而辭說何寥寥也

宋權書說卷八

也

呆生語人做得半日神仙死亦瞑目沈屯子以疑憂致病請巫巫曰稽冥籍來世輪迴作女人所適夫麻哈回貌甚陋憂病轉劇親友慰之善自寬應曰若欲吾寬須麻哈回作休書見付迂公病目就醫誤囑臥犬犬嚼其裳裂舉示醫醫戲犬亦病目耳公恐失司倣取藥歸先飲犬餘瀝自服某郡守忌諱酷甚初下車丁姓來賀拒不見一日讞大獄牘有病故字吏以手掩筆擊吏指忽覩二字急取向案桌下旋轉三四口誦乾元亨利貞偶閱此數條因憶頌凱讀父書每句應諾薛昌緒請於妻某以繼嗣事重敢卜嘉會李戴仁今夜河魁直房謝到

及陳師召赴先年招飲帖洵乎何代無賢

世說魏武過曹娥碑碑背八字問楊修解否曰解或修未可言行三十里各條記同為而異苑則云魏武見而不能了問羣寮莫有解者泚渚浣婦指第四車解禰衡即以離合義解之婦即娥靈也典略又云魏文世子時歷陳太丘碑碑題此八字思之不解問德祖會曰陳寔墓蔡邕文鍾繇筆此絕妙好辭也魏文曰才與不才相校四十里劉孝標以為魏武楊修未嘗過江以典略為正按一事也既曰孝娥碑又曰太丘碑既曰德祖解又曰正平解既曰操思三十里又曰丕四十里信如孝標以典略為正則撰碑文者中郎也而題八字者又誰何也

宋權書說卷八

也

別傳禰同黃射見道間伯喈碑文歸後黃恨不令吏錄之正平曰吾一過已聞識惟第四行中磨滅兩字不分明援筆書之初無遺失惟兩字空不著南宋文帝好文章謂人莫已若鮑照為文多鄙言累句避帝忌詐為才盡耳江淹則真才盡者罷宣城郡泊禪靈寺渚夢一人稱張景陽索所寄一匹錦探懷中得數尺大恚那得割截都盡願見丘遲與之及宿冶亭又夢一人稱郭璞索所寄筆探懷中五色筆還之爾後為詩絕無美句哲詭之曰二景寤文通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作文使僕潤飾僕



辭敬禮曰卿何所疑文之佳惡吾自知之後世誰相知  
定吾文者王儉出所作令任昉點正昉因定數字儉拊  
几歎後世誰知子定吾文家偕柳曰世固不乏陳思任  
昉悠悠此日孰是敬禮仲寶之儔我亦何怪乎文采風  
流之遠謝前輩也

漢明楊后顛狂病發輒殺人惟愛內傅孟名文章哀怨  
讀之則醒孟德苦頭風卧讀陳琳檄文翕然起坐文至  
差顛愈病聖矣然投不知讀之人正恐瘕益甚腦泔泔  
加碎也

汝慎勿犯我當出汝詩示人何如焚之為魏公藏拙  
應休連璩百一詩田家無所有酌醴然枯魚焚字作何

解任彦昇表折芟焚枯此為自足刪去魚字不知何物

管子桓公乘馬虎望見而伏公問仲仲對曰駁音食虎

豹虎見形似者而疑意者君乘駁馬迎日而馳乎晋平

公出畋見乳虎伏而不動以詔師曠曠曰鵲食猶鵲食

駁音峻鳥音峻駁音峻食豹豹食駁駁食虎今者君之出必

駁將何逆  
今人引古多悞叩風谷風篇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怨其  
淫新而棄舊賀初娶安可用周禮小司徒三年則大比  
使天下簡閱名數財物與鄉試恐不侔檀弓古者墓而

不墳方言無墳曰墓有墳曰塋孝娥碑丘墓起墳言丘  
其平墓為高墳今混而無別離騷經皇覽揆予初度古  
生子三月父名之故下句云云祝壽詩文曰初度曰覽  
揆未得又左傳請與君之士戲言以兵相見耳即戲下  
之戲軍號也林堯叟解為輕用民命不樂誣得臣乎  
文選陸厥答內兄希叔相如慙温麗子雲慙筆札貶退  
古人譽今人最是惡習唐人中和節頌齷齪唐虞趨齷  
義皇祖述東京賦狹三皇之錄齷語文人標榜過量殊  
多罪孽相循至今日不勝道矣安得再一始皇出而焚  
之

伏勝女傳父語授晁錯古文尚書太常韋逞母宋氏傳

父周官音義符堅令就其家立講堂儒生隔絳帳受業  
者百餘盧道虔婦元氏升高坐講老子道虔從弟元明  
隔帷聽為謝道蘊施青絹幔為小郎解圍今名為士人  
而經業不通言談少味能不愧死

紫陽年譜十八年戊辰春登王佐榜進士向于錢唐友  
人陳楞山處得見其同年錄上書第九十人朱熹字元  
晦小名沈郎小字季延年十九歲外祝氏偏侍下第五  
一兄弟無一舉娶劉氏曾祖徇祖森承事郎父松承議

郎本貫建州建陽縣群玉鄉三桂里父為戶三百二十  
八人中天潢玉牒登榜者六人助教登榜者三人試為  
郎登榜者十七人



野王邑名也郭奕為野王令送羊叔子出境免官書傳以為佳話而桓伊乃以為字碩休倫則以為名

古名人身戀軒冕語耽泉石代有之賢如坡老入仕年

便憶蜀直至嶺南貶回寄死常州何曾一重踏青城錦

江地面乃知見山合眼相賺多時猶見本色恐仕宦捷

徑難譏盧藏用孔德璋亦未便移文周顛耳然此中殊

多市井任較望徵命不至入京探問猶賢於何屑忌謝

朏欲獨享隱名正未知求死不得相去幾何也

曹子建有言觀画者見妒婦莫不側目齊鄒易王妃殷

伉儷甚篤王誅妃追傷成病積圖王共寵姬照鏡狀

欲偶寢妃視而唾之詈故宜早死病因痊此子建所由

側目也然感甄一賦獨不顧阿兄側目乎

秦太醫令李醯刺殺扁鵲吳道子刺殺皇甫軫忌其技

過已也紀昌學射于飛衛王靈智學射于督君暮盡其

術皆因殺師衛以棘刺之端扞之免君暮短刀截箭張

口齧其鏑免又何數乎逢蒙然猶形而下之藝也康成

業成歸南郡何至轉式逐之使非橋下據屐竊恐未免

按馬浮湛利祿鄭遠引不染品誼故有間此之謂師不

必賢於弟子

劉歆謂揚雄今學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

恐後覆醬甑也陸機入洛欲作三都賦聞左思作之拊

掌笑與弟書此間有僮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以覆醬

羹太玄三都訖傳於世未聞人家甑甗間有此物

鬼每侮人人間亦侮鬼某家有鬼偷食密於外舍煮冶

葛二升攜歸向夜舉家食糜餘一甌密瀉汁其中置几

上以羹覆之人定後聞發羹啖糜須臾在屋頭嘔吐於

此遂絕此人黠於鬼耳若鬼之黠者必不爾

春頭太重壓日無光與道立則不可道可不成立此術

之通乎神然適足自災多口致累倚山道姑固已批其

頰矣抑柵塘少年銜刀入廁有數焉而莫之避耶

左震斬蠹巫狄惟謙斃天師錢元懿殺火媪寤是守令

美政濁吏則不知亦不能韋覲求夏州不得至為詐巫

所挾盡失其物玩非京兆叛囚潘州司馬冤奚由雪

不意天壤中乃有王郎婦鄙其夫也得癡叔向父歎述

其美父問何如我對曰濟以上人語卑其父或子於是

乎不子然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子當不啻此已先作備

矣

搜神記漢胡毋班至太山側為府君所召令致書於壻

河伯但至河中流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果得達

仍得回書復府君列異傳蔡支於岱宗見一神儀衛甚

嚴曰掾為我致書外孫外孫天帝也吾太山神也有頃

達太微宮致書帝命坐賜酒食稗說誕妄寢足恨外孫

天帝壻河伯神尊貴極矣豈乏一介鬼使而僕僕蔡支

胡毋班為也且了無意味若柳毅傳雖假託其文却偉



麗可觀

後魏太祖以沙門法果為宜城子累加忠信侯卒後贈老壽將軍胡靈公隋文帝以沙門彥琮為翻經學士唐大曆年胡僧不空卒代宗贈開府儀同三司司空至德年釋寶瓊卒肅宗至給乘輿鹵簿仗宋元豐三年譯經僧有授試光祿鴻臚少卿者名器之濫遂至於此北齊後主緯以波斯狗為赤虎儀同其雌者有逍遙郡君之號派毒及南陽王綽在定州見婦人抱兒趨避奪其兒飲波斯狗婦號哭又縱狗使食之高氏諸兒尊敬其狗若是再世必落狗胎無疑矣

卷八

十一

梳頭何二君懶若此北史陰子春脚常數年不洗恐失財敗事而岳乙喜躡脚臭一日宴會忽不見偵之乃道旁行人理脚穢氣蒸蒸低徊留而不去此與嗜瘡痂陰精有何分別哉

詈人以奴婢多不堪愛戀博奧甘受鞭笞非奴乎死則死耳不能事賣絹牙郎非婢乎彼紅線娘海山使者又無論矣或詈以禽獸鸞鶴亦禽麟獬亦獸皆瑞物也醜詆極於龜鼠東坡寄蘄蒲與蒲傳正則曰東坡病叟長羈旅凍餓飢吟似飢鼠陳季常見過則曰人言君畏事欲作龜頭縮以鼠自擬以龜擬友安在其足詆五刑去膝蓋骨為臏孫臏謂為龐涓斷其足非名也墨

刑為黥英布坐法耳非姓也今徒知黥之非姓而鮮知

臏之非名

戴叔鸞母好驢鳴叔鸞每作驢鳴以迎母嗜南史梁庾域母好鶴唳似勝差免仲宣武子之譏紹興年臨安大雨雹太學屋瓦碎學官申朝廷稱為硬雨久視年都城三月雨雪蘇味道表賀為瑞拾遺王求道奏將災作瑞誣詈視聽三月雪為瑞雪即臘月雷為瑞雷耶硬兩瑞雷天然妙對廣州押衙霍慶成於皇華驛逢婦人調之不應婦人賦啞鸚鵡詩啞鸚鵡恰對病鴛鴦或疥駱駝按對聯有佳絕確不可易者大年以眼中人是面前人對寇水底日為天上日坡翁以四詩風

卷八

十一

雅頌對虜使三光日月星遼后以一月日邊明對帝二人土上坐近更有數聯三語掾一字師一德格天五經掃地五行金木水火土四等公侯伯子男五事貌言視聽思七音宮商角徵羽又藥名對佳矣白頭翁蒼耳子然未若劉寄奴徐長卿

近戊己間江上旱潦相繼天災流行室多仳離野有道殣寧太廣三屬尤甚耦長梅先生有二詩紀事亦元氏春陵白氏秦中之遺也榆皮篇云屐齒沒朝雨二子來後先外生流延瑞元瑞先門人施彦恪孝慶布席未及定袖出榆皮篇風前三四讀苦語增憂煎前年大地焦飲河斷派泉去年水決隄彌望沉通川殘禾棲高隴又復遭騰蜃閭巷鮮蓋蔽賑貸



亦徒然刻劃到州木民命如絲懸我昨經夏渡一樹當  
 我前遙望白皚皚剥膚裁及肩亦有聚族居梯枝刻其  
 巔杵末細若塵居然充粥饘借問味甘苦螫吻強下咽  
 那能遂果腹聊緩須臾焉爾我空倉雀海雁凶荒年歌  
 穀出金石能否名一錢飢腸嗚嗚嚶撫物還留連屑榆  
 人偷活無皮樹得全道殣莫能救榆子遑汝憐所望二麥  
 秋暨蘇溝中屛施濟非所任疾痛偶一宣採風求民瘼  
 吾詩寧舍旃又車中婦云斷帶道旁瓜析根園中韭汎  
 汎水上萍纍纍車中婦或織督而妍或麓黑而醜或悴  
 而神恬或恚而色忸或擔荷餅嬰或襁負奔走兒夫動  
 相隨推挽車前後行行適鄰境媒合評所受今夕共余

情明且逐誰某夫豈婦不仁決絕求它偶亦非厥夫乖

中道甘相負皇天屢降災似離歲云久井邑半流亡從  
 誰乞升斗淘河拾贏蜺屑榆刊林藪茹多腹膨脹咽嚥  
 時噦嘔欲語口嘯嚙糟糠能常守與其同并命毋寧各  
 分手汝既得所歸藉以活姑舅言出聲還吞寧不念箕  
 帚當其登車時婦已非我有根蒂無重完飄萍能合否  
 野曠愁雲昏行人各回首  
 漢武幸甘泉坂馳道有蟲蟠而覆地赤如生肝頭目口  
 鼻耳齒盡具東方朔在屬車令視之對此憤氣所生名  
 怪哉此地必秦獄故處按地圖果秦獄問何以去之朔  
 曰凡積憂者得酒而解取置酒中須臾糜爛搜神記武

帝行至函谷有物當道長數丈類牛青眼曜睛四足入  
 土動而不徙朔請酒灌之數十斛乃消亦云秦獄地不  
 則罪人徒作地外史檇杙唐同州築營牆掘得一物重  
 八十許斤狀若油囊或以為地囊或以為飛廉或以為  
 金神七敘留原曰此冤氣所結古囹圄地有焉昔王世  
 充據洛陽修河南府獄亦獲此乃冤死囚人精爽入地  
 聚為此物經億年凝結不散奠以醇醪或可消釋耳乃  
 劉聰時墮肉未聞有識者

禹乘四載水行舟陸行車泥行輶音春史記作龍丘妖切漢書作

形如箕槌行泥上山行橛音雷俗作標史記作檇音菊以鐵如

錐頭長半寸施履下名權車按二物史漢字各別

水經注建武年清河太守鮮于冀作公廨未就死後守

趙高計功用二百萬而五官黃秉功曹劉適割匿言四

百萬冀白日導從入府對校書表自理言高研密失機

婢妾其性愉竊銀艾易譏負乘誠高之謂臣不勝鬼言

付高上之西北去三十里車馬皆滅秉等皆伏地物故

高以狀聞詔還冀西河田宅妻子兼為差代以旌幽中

之訟古死而形見者不一齊豫章王疑第令補後園橋

樹耳安能及此訟壯烈

江以南掘土不過五尺見泉以所掘土還填多欠自淮

而北土實掘井動經二三丈復填多於始取按晉南遷

郭璞周訪地圖云荆楚舊為王都欲於峽州今夷置之

陵州



嫌逼山而止因有宜都之號下至松滋地有面勢都邑之象掘坑稱土嫌其太輕復瀉本坑又不滿因都建業按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謠有之寧未聞耶然土之旺衰亦有時夷堅志宋宣和中蜀人王浚明日汴都王氣盡矣吾夜以盆水置氏房下無一星照汴分野更於平宣門外密掘土二尺取觀之枯燥無生氣上書乞遷都洛陽

邢州東井地周百餘步人馬行輒鳴響轟作雷聲掘即火出始興曲江浮岳躡一處百餘步悉動若在水面雲南臨安府落容山其土香美作餅炙熟可食楚婦嗜之同一土也而異若此

蓉槎蠶說卷八

五

黃琬代祖瓊對日食之餘如月之初慧絕古今僅七齡也乃潮陽蘇福八歲咏初月却于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尤覺奇絕異哉洩陰陽之房此兩童子也又廖凝十歲咏白滿汀鷗不散一局黑全輸

家非二先生守風流瀟灑標格頗似晉人詩亦自關一家不落科臼有省靜堂全集若干卷今存吳孝廉處未得付刻尚屬闕事偶記其七十自壽之二云妙舞清歌艾與耆回頭淫事樂難支素安世曾甘僵臥馮衍通才棄盛時故舊遲遲仍與絹高流種種肯貽詩寶壺漸有梅花到如對親交進一卮平生大半住松關夢是邯鄲近亦刪屢向西湖傳六籍曾來東海問三山讀書願

裏游閒足耽酒能朱頃刻顏當日杜陵原自瘦不堪青鏡老尤孱宛陵愚山施公閩章遊歛有短歌贈之曰張拳欲搯南山虎袖手低眉卧桐塢海水怒翻桐摧殘鳳吟猿嘯聲辛酸白榆彥會須史歇霜天雲散留寒月籜冠避世棲牆東當年玉樹今山翁黃山數峰夜驚走索之乃在君懷袖日日公榮酒一壺眼中人識酒人無歿後吾姪偕柳輓以四律其三曰桐塢彫傷極望寒茶香筍熟憶追歡愁將故物青氈問笑任常人白眼看麴蘖有鄉原寄託文章長在漫譏彈是非自昔曾何據萬歲千秋定闔棺桐塢先生所居地名也

蓉槎蠶說卷八

六

絕與彼自送吏部郎非關何彥德一自嘲一善誨皆千載佳話

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真長門庭何其峻也及自為客則受人譏身不如夷甫夷甫無君輩客不識王劉何以堪此

李德林數歲誦左思蜀都賦十餘日便度子百藥七歲父友誦徐陵文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琅琊之稻不知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邠人藉稻注邠國在琅琊開陽縣子安期亦七歲解屬文高郢九歲通春秋子定七歲讀尚書問父奈何以臣伐君郢答以應天順人何云伐則曰用命賞于祖不同命戮于社為順人乎神童固世有種



我賤不足以報貴汝宜答拜宋諸王參軍崔道固母衆  
賓起拜荅曰微賤豈宜如此當為小兒故則裴秀母古  
人歎無外家良有以也乃世多有無渭陽情者又未知  
從何處生活

杜綰於蘭州黃河中獲青石員大如柿以鎮簡冊經宿  
輒溼一日墮地碎有小魚跳躑死與李後主青石硯墨  
池中彈丸黃石同石中魚凡兩見酉陽雜俎崔元亮石  
中巧婦稽神錄王文秉祖石中金蠶皆不可思議子雅  
好石然無事藉此惟卞山老母所遇香石斯須不可少  
不則空齋無客到獨步苦吟輒憶岫嶺峰響石差堪共  
語

羅士

卷八

七

左傳昭公八年晉有石能言攷愍帝五年平陽有石能  
言劉曜時陝有石能言又後唐書潞州長柳巷田家有  
桃樹伐已經年其仆木已乾忽斫然而起行數十步復  
于舊坎是石能言而木亦能行矣

毛義捧檄張奉久而方知茅容烹雞郭太暫即相許孝  
可鹵莽決哉

張思曼數巾車詣孔廣歎曰孔廣使吾成輕薄祭酒許  
玄度停都劉尹無日不注歎曰卿復少時不去我成輕  
薄京尹不知者驟聞之以為餉王不留行而已

子鄉吳仁趾慶學詩於吳野人嘉紀其五言佳處殆欲  
突過陋軒冬夜一首云中峰明月上天地夜寥寥一路

踏松影三更下石橋山晴猶見雪江冷不聞潮漸有寒  
香至梅花開凍條

三水小牘汝州臨汝縣有山曰崆峒其顛洞穴如盂將  
大風雨則白犬自穴出亦名玉犬峰者老云九春三秋  
天景清麗必有素霧自崑起須臾粉堞青蕙音彌亘數  
里樓殿鞦音鞦花木煥爛數息霧勢漫散不復見以為  
廣成子化城盧貞為汝州刺史立碑云爾雅北戴斗極  
為崆峒其地絕遠華夏所不至禹跡內山名崆峒者三  
一在臨洮陝金秦築長城所起一在安定鞏昌各立廣  
成子廟而南華述皇帝問道及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  
至於襄城之野皆與此山接壤則臨洮安定非問道所

羅士

卷八

十六

明矣碑分疏鑿鑿則亦中土近地何至七聖俱迷  
支道林就深公買印山深公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深  
公直是吝印山耳符載遺書乞于頓音頓買山錢百萬頓  
如數與之都超聞人高隱輒為經畫辦百萬資并為造  
居宅未聞如此呵斥

卷八



蓉槎蠶說卷九

歛程哲聖政

史記貨殖傳淮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地里指掌圖東吳蘇州中吳潤州西吳湖州通鑑魏趙韓滅范中行氏分其地今山西北直河南為三晉仍未確何者即以三晉論若冀土全屬晉七雄有燕將置何地項羽本紀章邯王雍咸陽以西司馬欣王塞咸陽以東董翳王翟上郡地為三秦自是陝西一省以秦地畀秦降將故爾或疑陝西縱廣不三百里似過小殊不然羽豈樂多以地與三人哉

蓉槎蠶說卷九

蜀都賦東風夫留文選注東風菜名今新興縣斷續藤志名東風菜夫留愛州人家多種蔓生謂苗曰浮留即夫留然菜名特異者又有孟娘及樹名如何菌名笑矣乎李名顏回松名孔雀檜名鴈翅人鮮知之者上林賦葳橙若蓀李善本作葳持張揖曰葳持缺蓋未詳也按葳音針至謀切乃馬藍也一作寒將即葉漿善本誤以將作持廣韻注吉凶形兆謂地朕兆灼龜也朕音引目睚也今倒讀誤凡受饋者答書拜領趙松雪帖紬一疋表微意伏冀笑領則領字我受人受可通用晉文得五鹿野人饋塊反國稱霸梁簡文夢吞土舍人

殷不害引此解之卒為王偉彭雋王修纂土囊所殺劉敬宣亦夢九土而吞則知桓玄敗死晉室重興之兆夢同應未嘗不同但吉凶異也

匡廬號天子鄣考山所以得名九微志周初方輔與李老跨白驢入山煉丹得道惟廬存故名廬豫章古今記輔山即廬山是廬存名廬因名輔山應屬方姓矣慧遠及周景式山記一謂殷周際匡俗遊此山人目所止為神仙之廬一謂武王時匡俗廬此山仙去廬存說同九微志但以方輔為匡俗謝顥碑威烈王安車返匡續續仙去廬存命名靖廬山邦人呼匡山豫章舊志匡俗字君孝父東野王共潯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

蓉槎蠶說卷九

封俗於潯陽為越廬君昆弟七皆好道術寓精爽於洞庭漢武南巡封俗大明公則山屬匡姓明矣乃水經引博物志神自云姓徐受封廬山吳猛過此神迎猛曰君王此山近六百年符命已盡不宜久居非據豈中間又為徐姓篡名五百餘年耶臨安志海潮晝夜再至卯酉月為陰陽之交氣以交而盛故潮大於餘月朔望後為陰陽之變氣以變而盛故潮大於餘日寰宇記潮有定候惟瓊海潮半月東流半月西流則又何也抱朴天河激湧洞真地機翁張總是臆度海嶠志云隨月盈虧此則其可驗者也張須九江圖九江參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始別于



鄂陵終會于江口一白鳥二蜂三鳥土四嘉靡五圃六  
三里七菌洲八沙堤九廩說載通典可入孔殷注

日南太守李善為李元蒼頭蒼梧太守王斌為公孫志

節蒼頭志節作將作大匠時令蒼頭地餘歸取資用因

持車馬亡去改姓名為丹陽諸曹史及志節拜揚州郡

選斌往迎屏左右叩頭涕洟斌即明使君地餘也合論

之地餘始叛其主視善負孤兒續逃死奉養至十歲歸

理舊業殺諸奴婢兩太守懸絕可以天淵計哉

祝欽明體肥醜據地作八風舞搖頭同睥音緩宋城者目

左右顧盼朝野僉戴號祝蠃音蠃者肉塊無七竅秦穆

公時野人得之字書蠃如獲常食屍腦既謂如獲又能

食何得言無七竅秦文公時陳倉人得獸若羸逢二童

子曰此名蝟在地中食死人腦蝟亦指二童子曰名陳

寶得雄者王雌者霸逐之化為雉弗述亦在地中食死

人腦死人腦幾何堪此三物咀嚼

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自敘其平生云昔與蜀中友人

吳指南死於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炎月服屍猛虎前

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數年來觀筋骨尚在雪泣

持刃躬身洗削裹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興攜持無輟身

手遂丐貸營葬于鄂城洪容齋謂其存交重義如此而

史傳不為書之

長孫紹遠識佛寺浮圖鳴鐸合宮調取而配奏黃鍾始

諧斛斯徵得蜀鐸鈇以芒筒搏之聲極振因取以合樂  
張文收吹律調啞鍾宋沈聞光宅寺塔上風鐸般知為  
姑洗編鍾及度支運乘鈴亦編鍾此四君者其后夔之  
流亞與

古縣大郡小傳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凡縣萬戶以

上為令減萬戶為長侯國為相秦制而漢因之華陽志

羅衡為萬年令政優三府爭辟拜廣漢長則又先為令

後為長然春秋時名亦異在魯為宰齊為大夫楚為尹

為公晉為令唐縣分六等京邑曰赤京旁邑曰畿餘以

戶口多寡資地美惡為差曰望曰緊

古仕者亦不限年南史張緬為淮南太守年十八新序

齊使子奇治阿亦年十八晉荀羨為徐州刺史年二十

東觀記朱勃守渭城年未二十

狐援正說齊潛不受出而哭國三日辭曰先出也衣絺

紵後出也滿園園吾今見民之洋洋然東走而不知所

處王問吏哭國之法若何曰斲王趣行法吏陳斧質於

東閭援聞蹶過之言曰有人自南方來鮒入而鮒居使

人之朝為草而國為墟殷有比干吳有子胥齊有狐援

已不用若言又斲之東閭每斲者以吾參夫二子者乎

其言怨而不怒三閭之前乃有狐援

自古良將以明哲壽考令終者推汾陽稱首前此信陵

君自趙歸飲醇酒近婦人尉遲敬德晚年閒居學延年



術不交通賓客凡十六年後此韓蘄王自罷帥杜門謝  
客跨驢攜酒縱游西湖自號清涼居士十餘年乃卒此  
三公固皆汾陽流亞也然予獨多蘄王當賊檜賣國脅  
主屠戮忠良時王與岳少保唇齒也雖遜順猶懼不免  
乃既面折其奸又屢疏論列持國是侃侃夫肅代昏懦  
不亞于宋高輔國元振朝恩元載等其媚忌狠惡與檜  
同科以汾陽勳望尚怵惕不敢發一語蘄王獨大聲疾  
呼置莫夷于度外推其心方且以不偕鄂王觀于九京  
為永恨豈復計生死哉卒獲優游牖下幸矣

擘開西華首陽二山通河流者巨靈也行漢武案上東  
方朔呼問何忽叛來阿母還未又一巨靈也一方龍伯

國鈞連六鰲人有餘一方諍人不足

楊於陵薦李程獲元吳武陵薦杜牧只得第五日五色  
賦竟優於阿房宮賦乃程猶移妒浩虛舟名心大競有  
負薦者

駢儷之文徐庾稱擅場然誇多鬪靡而不知裁汰自  
是古人病處試觀孝穆書啓誥策子山碑誌等作往往  
格調雷同詞語沓見甚至一篇中觸犯亦復不少如玉  
臺新詠序曰寵聞長樂又曰長樂死矣又曰散長樂之  
疎鐘曰曾名巧笑又曰東鄰巧笑又曰非直東鄰之自  
媒曰無異西施之被教又曰西子微顰曰俱言訝其纖  
手又曰長循環于纖手三月三日華林園馬射賦序曰

萬騎雲屯賦又曰徵萬騎于平樂序曰裁舒帳殿賦又  
曰帳殿開筵序曰騶虞九節賦又曰詩歌九節序曰正  
飾五采之雲賦又曰翔雲五色序曰較黃金之埒賦又  
曰并試長楸之埒又曰入埒則塵紅又曰馬似浮雲向  
埒序曰飲羽銜竿賦又曰即移竿而標箭又曰石梁銜  
箭銅山飲羽此類不勝枚舉正不得以出自古人而曲  
恕之也家偕柳雅工此體每引陸平原賦文之句以砭  
之曰離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又曰苟傷廉而愆義亦  
雖愛而必捐洵篤論也

宜春傳信錄盧肇黃頗齊名頗富而肇貧偕赴舉同日  
遵路郡牧於離亭餞頗樂作酒酣肇策蹇過明年肇狀

元及第歸刺史以下接之大慙因看競渡賦奪標詩句  
彭伉湛貴其妻媵也伉擢第湛猶縣吏伉每侮之妻族  
置宴賀伉座皆官人名士湛至命飯後閣湛妻忿然責  
夫因感而就學及赴舉伉方跨長耳遊郊外家童馳報  
湛郎及第伉失聲而墜袁州西有落驢橋予因戲題數  
語離亭不餞後閣別餐何意龍標復覩驢落宜春君民  
蒙羞千載矣他日餉妻族只須檳榔一斛

今筆故者往往注失不見府吏千百輩用筆至多每不知  
所之論者謂鬼取之判冥按介休王第暫借霹靂車耳  
而冥判乃斂人所棄又職官署大辟罪案訖必毀其筆  
醫工取之燒灰治驚風及童子邪氣敗筆有此兩用



司馬懿曰惟明者能深度彼我乃豫有所割棄此真英雄深明取舍之言秦昭王曰寧亡三城而悔無危咸陽而悔漢高曰吾欲捐關以東棄之胥此意也項羽眷戀故鄉黥布身歸長沙李敬業誦魏思溫聽薛重璋取常潤為巢穴明寧濠反顧南昌與公孫淵先後一轍胥不知此意也豈惟此哉為文之道亦然故曰謝朝華于已披立身之道亦然故曰舍魚而取熊掌

異苑蔣道支於水側取浮相為研製形象魚凡道家符識及紙悉內魚研中忽失之夢人云暫游湘水過湘君廟為二妃所留詰旦見罾者得一鯉買剖之得先所內符識及紙有人過湘君廟見此魚研在二妃側哲曰魚

研須撚以麝膠墨用右軍鼠鬚筆以繭紙書山陰道士換鵝經方稱不則龍門異蜂所奕勝青童君十幅琅玕紙為寫星子詞亦得耳

揆車志四明商得旃檀林朱竹杖以易番叟篋珠大腹賈不足深責李衛公令童子寺緇維日報竹平安乃以所寶大宛方竹杖與僧贈別致規而漆之千載有遺恨

東方朔於鴻蒙之澤遇老母采桑俄有黃眉翁指語朔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吾却食吞氣目中瞳子有

青光能見幽隱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年一剥皮伐毛已三洗髓三伐毛按東方語多不經洛陽伽藍記

北魏正光初隱士趙逸至京師喜談晉時事云晉武朝

人所經市里多記舊迹掘之驗汝南王悅拜為義父問何所服餌荅曰吾不開養生郭璞為吾筮年五百歲今始餘半三年後遁去傳載蕭穎士於渭橋逢老人眉髮皎白骨狀奇古瞻顧蕭蕭問之云公似吾亡友鄱陽王恢耳乃穎士六代祖也詢所從來不應而去則似有足信者

王安豐道旁苦李不取家有好李則鑽核而賣簡要若此只宜偕和長輿結伴鉏李園不應入嵇阮竹林步兵有云俗物敗人意應憎多此一賢耳

董卓獲山東兵以豬膏塗布纏其身生燒之從足始及其被殺也暴于市守尸吏人以帛濡其流脂納臍中燃

之照耀通夕如白晝出乎爾反乎爾有如是耶

王母遺漢武三桃云食此可享極壽按茂陵即位年十有七改元者十一建元六元光六元朔六元狩六元鼎六元封六太初四天漢四太始四征和四後元一通計只七十有一耳何極之有

西域人厚於養生富家蒲萄酒或至千斛藏十年不敗續博物志蒲萄不問土出但收釀皆得甘醇因笑曰賴有此不然北海坐上客皆祈速化再生大宛矣

裴行儉笑置碎瑪瑙盤韓魏公貫罪吏碎玉蓋總是墮

甌不顧餘意唐臨弔器僮誤取他衣及侍兒煮藥失制乃曲為之說一則曰氣逆不宜哀泣一則曰陰闇不宜



服藥適足長其頑奸猶之陽城忍饑不責奴醉房文烈  
缺食姑息婢逃與柳公權銀杯羽化同一類以此驕語  
寬恕吾未之許也

晉武踐阼探策得一群臣失色侍中裴楷進曰臣聞天  
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與良由  
帝德高厚地不能載同時捷給按司馬纂魏適得一世  
惠之昏愚屢遭幽廢懷慙接踵為劉聰所殺元固牛氏  
子矣天數已定楷即善佞何益

顏延之愛姬馮寵盪延之墜牀致損子竣殺姬延之痛  
惜曰貴人殺汝及冬日臨哭忽見姬排屏風壓之仆地  
因病此姬生死憎延之延之癡如故也嚴挺之棄妻嬖

四子  
蓉槎蠹說卷九

九

妾玄英子武方八歲詢母故母語悽咽武奮持鐵鎚擊  
玄英碎其首斃挺之驚呼何戲之甚武曰烏有大朝人  
士厚侍妾而辱兒之母乎故須擊殺非戲也挺之曰真  
挺之兒二兒殺父姬同也二父之賞識兒異也

晉明帝嬖石崇妓綠珠弟子宋禕帝疾危篤朝賢請出  
禕帝曰諸卿誰欲得者阮遥集對願賜臣即以昇阮王  
處仲荒於姬侍體為之疲左右諫處仲曰吾乃不覺爾  
開後閣驅諸婢妾出任所之是君是臣雄決乃爾

齊武朝庾杲之以主客郎應接魏使使問百姓那得家  
家題門帖賣宅杲之荅曰朝廷將欲掃蕩京洛尅復神  
州所以家家賣宅耳魏使為之縮鼻哲曰妄作大言欺

無能之魏使若遇隋煬時外國使人舌且吞矣

民去崔杼如明府之去陳恒此正熊毒詈語耳何敬容  
問吉姓客卿與丙吉遠近荅曰若公之於蕭何嘲笑緼  
藉趣甚

世傳陰陽局鴉經蓋以鴉噪占吉凶也謂東方朔所作  
大指凡占鳥之鳴先數其聲然後定其方位如甲日一  
聲即是甲聲第二聲為乙聲以十干數之辨其緩急以  
定其災祥予謂鴉自噪耳何與人事偶讀宋先賢致道  
先生諱北山集其即事一首甚愜鄙意漫錄于此烏啼  
未必惡麾去恨不早鴉噪兩耳聾主人亦言好安知一  
喙鳴喜戚自顛倒朝來羣鴉噪不已童稚無知助吾喜

四子

蓉槎蠹說卷九

十

群鵲自與烏爭巢慎勿喜歡真誤爾白樂天在江州荅元郎中  
勳魏元郎誤歡喜此  
楊員外喜烏見寄結句云  
詩結語即用白詩

温嶠偽醉構錢鳳手板擊鳳憤墜作色曰温太真行酒  
而敢不飲爰盡眾辱趙談因談駮乘伏車前諫天子所  
與共六尺輿必天下賢傑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雖出  
假譎語有英氣若城陽微計誅余朱榮詐稱皇儲誕育  
脫禁帽遠殿盤旋歡叫則偷極醜態矣

孔光不言温室樹論者美其慎為千載口實哲曰不然  
光附篡臣為漢國賊辱乃祖甚矣區區小慎嘿何足掩  
其大疵

王澄經陳留郡太守遣吏迎澄問此郡人士吏以蔡子



尼江應元對是時郡多居大位者曰甲乙非若郡人耶  
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問官位因拊掌笑阿平慚死更  
何暇語太守此邦夙有風俗乎

古人清畏人知雖子譽其父然有實理穎川黃子廉安  
陵項仲山每飲馬必投錢償水競名甚於競利直畏人  
不知耳

張丑恐境吏燕王所為欲殺我人言我有寶珠也今我  
言子奪珠而吞之我且死子腸亦寸絕吏赦之出境中  
射士奪食不死之藥荆王怒趣殺中射士曰客獻不死  
之藥言可食而臣食之而王殺之是死藥也是王殺無  
罪而受人之欺王也乃不殺二策雖脫死計然理不可

卷九

二

奪

燕公說謫岳州致書為五君詠封貽蘇頌使候忌日  
近暮送之說與頌父瓌善時頌方大用弔客至多先公  
僚舊頌覽詩讀至淒涼丞相府餘慶在玄成嗚咽流涕  
翼日入對陳說忘謬不宜淪滯遐方因遷荊州長史燕  
公智術過人然而不能逃姚氏死後之料張濬扈駕班  
師路由平陽蒲帥王珂變詐難測牧守即珂大校濬先  
數程泊平陽傳舍牧郊迎令升廳設食留至張燈辭去  
口中咀少物如交談狀偵事者已密報珂召問之相國  
自旦至暮所話何牧對並未交言謂不誠戮之六師假  
途了無纖慮濬故機警然亦不免長水莊上朱溫刺客

將無所謂能料生不能料死耶

劉寔論王肅三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性嗜榮貴不  
求苟合吝惜財物治身不穢為三反余謂惟好佞一反  
大謬不苟合不穢身何損於嗜榮惜物乎

昔賢崇道賤術貴誠不貴詐然處末季馭頑兇忠信亦  
有不足尚者南齊王敬則為暨陽令有劫逃入山為患  
敬則令出當相申論郭下廟神酷烈引誓必不相負劫  
帥出因廟中設飲即坐收縛之曰曾啓神若負誓還十  
牛今不得違誓乃殺十牛斬劫北魏元禎為南豫州山  
蠻時鈔掠設計名蠻魁三十餘於州西置酒觀射選左  
右能射者二十餘人出一死罪囚服軍人服參射限禎

卷九

二

發數矢皆中的左右以次射囚射不中即責斬之蠻魁  
相視股栗先取死囚十人著蠻衣縛伺臨飲偽舉目瞻  
天詫曰風氣少暴似有鈔賊入境在西南至十里許即  
命騎追掩果縛送十人語諸蠻爾鄉里若此合死不皆  
叩頭合萬死即斬之乃縱蠻還自是境無鈔掠唐憲宗  
詔南梁甲士五千人赴京防敵乃叛遂帥拒命京兆尹  
溫造請單騎注及至宣詔赦一無所問然負過出入不  
去器伏他日毬場設樂三軍併赴令長廊下就食坐筵  
臨階南北兩行設長索二條各於面側挂刀劍酒至鼓  
噪一聲兩頭齊力抨舉其索刀劍落地去三丈餘大亂  
無以施其勇闔戶斬之此三事定亂妙術有心世道者



何可不書一則

孔顛斥二弟忝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命左右燒輜重十餘船盡哲曰顛誠廉然亦有失暴殄天物何如散之貧故舊為得也

裴昭明常言一身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我聚彼散徐勉云人遺子孫以財我遺以清白如其不才終為他由按裴徐垂慮僅無益耳疏廣則云增益以為贏餘適長子孫墮廢賢則損其智愚則益其過柳世隆則謂將為爭府不徒無益而且害矣乃子孫賢者更能助父廉嶺南地多穀紙蕭傲為節度教家人繕寫缺落文史子廩啓誠宜補葺但歸途萬里不可露齋意以之嫌將毋深

誠傲曰吾不之思也吳祐諫父恢寫書亦然恢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身不讀書無為作才語見向此彭城率真語不足多譏必若蘇威歲責民間五品不遜省郎芳洲采杜若劉述父子聚麀如此才語不若不才之愈

容齋五筆謂李瀚蒙求有呂望非熊之句後來取用考六韜第一篇文王將田史編卜之曰田于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虜非虎非熊兆得公侯天遣汝師無非熊字也因思前人事實見之史傳多有兩處並載後人承用遂致舛誤如張騫無桑槎事乘槎入天漢是海上客事毛寶無放龜事放白龜是寶所說武昌軍人范張無雞黍事本傳張劭白母請設饌以待范式星辰曳履非六

曹尚書事鄭崇為尚書僕射曹履上曰我識鄭尚書履聲則僕射事也板輿非奉母事板輿世用潘安仁賦然傳祇以三公告老許板輿上殿不奉母長城

無婦哭城崩事杞桓之妻哭十日而城崩吞珠治吏韓詩外傳以吞珠治吏為伍員國策

弓影致疑風俗通以為杜宣化不孝子仇覽傳以為蒲亭長于

桃梗語土偶戰國策以為蘇秦于李元殺鄧析左傳以為鄧析

射石飲羽新序以為熊渠呂覽獻空籠而無鴿國策以為

依王生之言以對君得拜水衡都尉漢書以為宣帝

哭秦庭而救楚左傳以為申包胥戰武后夢雙

陸不勝以無子諷而召還廬陵王新唐書以為狄仁傑大

此之類蓋甚多也

范宣不受韓豫章遺絹自百匹遞減至一匹終不受後

同載就車中裂二丈與之人寧可使婦無幃耶裴昭明

罷長沙郡丞刺史王蘊之知其貧無歸資曰湘人士有

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辭忝為邦佐豈以鴻都事

仰累清風及為始安內史還晉世祖歎昭明去郡還遂



朝野僉載益州新昌令夏侯彪之下車問里正雞子一錢顆幾對曰三顆竹筍一錢莖幾對曰五莖乃取十千令買雞子三萬顆寄母鷄抱成鷄又取十千買筍五萬莖寄養林中成竹汴州刺史王志愔買單絲羅匹至三千問用幾兩絲對曰五兩令取五兩絲給之每兩與十錢手功直二君心計之善如此又何需王太尉牙籌為哉

或勉范忠宣以攝生術范曰人非久在世間物即如丁令威千年化鶴歸來見城郭人民皆非獨存亦何足樂此語破的但燕昭秦始漢武聞之未免一場掃興

春渚紀聞江夏李邕為海州日本使五百人至載國信

珍貨十船邕舍於館禁出入夜盡取所載沉其船逮明

諷館人白海潮大至船盡漂失不知所因以奏之朝

勅令造十艘善水者五百人送歸國邕語水工路遙多

風浪安期却返前途任便宜從事行數日送人伺無備

盡殺之後驍衛柳勣罪下獄吉温諷勣引邕李林甫傳

以罪詔就郡杖死邕之死雖出林甫讒亦日本五百人

陰訟發耳此書如不誣吾甚怨少陵多此一哀

牛王為誰冉伯牛也師可佛弟子何不可王但拾遺子胥難於伉儷

婁師德薦狄梁公王旦薦寇萊公及同列多排擠之狄

寇二公固賢者也崔暹薦邢邵而邵毀暹文襄譏暹為

癡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實事不為癡也襟

懷似海渾不可測

唐明奔蜀方語裴士淹發李林甫奸宗高遠秦檜死對

楊存中稱慶始免逆弒朕寧作高貴鄉公死不作漢獻

帝生伊何人哉

酈寄賣友救免其父耳何足罪李逢吉用事怒龐嚴遠

貶之給事中于敖封還詔書眾皆謂辯友非辜觸宰相

之怒及駁奏出乃論貶嚴太輕不知廣絕交論何時又

添此一項

唐王鏐為淮南節度有匿名書遺於前左右取進鏐納

之鞞中鞞中先有一書及吏退探他書焚之歸省所遺

者異日以別事連所告拘驗以譎眾建炎初虜使講和

須百官郊迎其書在廷失色秦檜恬不措意但遣部省

吏人盡迎之不以人廢亦宰制一術也

一道士欺人言數百歲葛仙翁於眾坐語所親欲知此

公年否忽有人朱衣著進賢冠自天下良久集地至道

士前曰天帝詔問公定年幾許而欺誑百姓道士大怖

下牀長跪無狀寔年七十三忽失朱衣所在世不乏此



道士但少仙翁破其奸耳

杜暮秋遣興虛名但蒙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意諸  
侯數賜金耳到漑為新安任昉詩求衫段為惠當及時  
無待涼秋日漑亦答以詩予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何  
嘗分惠今悠悠者浪以解衣推食誑人耶

旅葵入貢太保作書明王者不貴異物越裳白雉非異  
物乎汲冢王會篇方物怪異有甚於葵乃一聽其作制  
訓於開國而默於守成不幾兩截乎

靈樞經邪客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  
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不足二節缺字  
垂與二澤也哲曰不然人即與天  
應亦何至是此支離穢褻之論將手十指應十干又何

別於男女乎惟五音五味篇宦者去其宗筋故鬚不生  
則有明驗乃世又不足無鬚者

泉明三旬九遇食此作客語也昌黎寄崔立之客居京  
城中十日營一炊此作主人語也若少陵時赴鄭老同  
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不知孰主孰客較龐公  
炊黍仍多一醉

佛教昌黎所斥然集中多送僧詩文送靈師詩六博在  
一擲梟盧叱迴旋又飲酒盡百觥嘲諧思逾鮮有時醉  
花月高唱清且絲又密席羅嬋娟則靈名為僧而逃於  
佛一放蕩名教外人耳又何必斂之道冠其顛哉

陳暄與兄子書速營糟丘吾將老焉暄死于艾帽何曾

首糟丘暄故佞人也幾見酒人善佞艾帽宜矣

子前記廣五行記崔廣宗及國史賈雍無頭事已為幻  
異今更得七則廣異記太原王穆為魯曼將于南陽戰  
賊以劍斫穆頭殪而殞地筋骨俱斷唯喉尚連初冥然  
不覺至食頃乃悟而頭在臍上方始心惋遂以手力扶  
頭附頭須臾復落悶絕方蘇正頸之後以髮分繫兩畔  
心亦茫然而所乘馬初不離穆穆扶榻立左右髮解頭  
墜懷中夜後方甦穆心念馬臥方可得上馬忽橫伏穆  
前因上馬行穆麾下見之扶還曼軍養病二百日方愈

繞頸有肉如指頭竟小偏獨異志唐周光智為華州刺  
史吏邵進詐已遽命斬之其首付妻兒妻即以針線縫

頸俄頃復活以藥敷之浹旬瘡愈又廣異記滎陽鄭會  
天寶末賊蜂起會恃力恒乘馬四遠覘賊忽五日不還  
其家樹上忽有靈語前注探賊遂為所殺屍在道旁溝  
中到舍可以穀樹皮作線繫之家人依其法繫湊畢數  
日乃能視恒以米飲灌之百日如常新津縣圖經漢朱  
遵仕郡功曹公孫述僭號不伏戰歿絆馬訖以手摸頭  
始知失守就其地為健兒廟萍洲可談監左帑龍野張  
宣義言有親戚游宦西蜀經襄漢見一人無首主人云  
因患瘰癧頭脫而活每有所需以手指畫日以湯粥灌  
之中朝故事段安節云天復中避亂出京至商山中逆  
旅見一婦人無半頭坐床心緝麻運手甚熟其兒婦在

卷九

卷九

卷九

卷九



側言廣明庚子歲巢寇入京為賊所傷自鼻一半以上並隨刃去有人以藥封裹之得不死今已二十餘年矣眉州城西有花卿廟唐花驚定單騎遇賊頭已斷猶跨馬荷戈至鎮下馬盥手適浣紗女曰無頭何盥遂僵仆夫喪元斷頭萬無生理而記載如此誕耶真耶桓譚新論謂荆州有鼻飲之蠻南城有頭飛之夷搜神記云晉朱桓一婢其頭夜飛將曉復還北戶錄云嶺南溪洞中往往有飛頭者頭將飛前一日頸有痕匝如紅縷其夜頭忽生翼脫身而奔拾遺記云南方有解形之民能使頭飛南海左手飛東海右手飛西海至暮頭還肩上遇疾風兩手飄于海外由此觀之無頭正不礙也

卷九

容槎蠶說卷九

容槎蠶說卷九

容槎蠶說卷第十

歛 程 哲 聖 跋

季漢世評三諸葛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予按誕斥賈充禪議卿非賈豫州子乎見王凌毋丘儉夷滅據揚州救死背司馬家非背魏也雖遭屠戮麾下數百人盡拱手就死曰為諸葛公死不恨安在其為狗

南華至樂篇馬生人林慮齋解如馬齒覓人參之類須溪云怪奇之至不主故常細緼訢合展轉萬變強而名之謂甲生癸何不可惟馬人語不可磯既知其寓言又必求艸之名馬與人者附會之是癡點半也按須溪云語不可磯猶未信馬實能生人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

馬生人劉向以為馬禍京房易傳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後漢五行志靈帝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馬生人

風俗通巡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好此馬以生子晉書建興二年蒲子縣馬生人然則南華非寓言也蓋生非其類人為之孽耳長沙武陵蠻出於畜狗元始祖胎於狼鹿佛書鹿生女明萬曆世戚總戎家丁竄饒力其父於海島交牝虎而生皆其例也又晉書記劉曜將敗時武功豕生犬上邽馬生牛

冉閔之誅別部也高鼻多鬚濫死者半素紹誅宦寺亦同猶曰誤於形似也張獻忠屠武昌立兩蠶鳩集城中人命宗室子立左庶姓立右而奔趨左蠶者眾及下令



斬宗室子刀斧亂下不及辨而首坐隕矣求生而反速  
歟誰為之哉

光武許赤眉賊三善其三云餘賊立君迫急皆持其首  
降自為功諸卿獨完以付朕似乎完以付者蒙賞持其  
首自為功者罰不赦矣然劉永將慶吾斬永降則封列  
侯李憲軍士帛意斬憲降侯漁浦彭寵蒼頭子密斬寵  
降侯不義三侯之賞皆持其首自為功者所行與所言  
不離何其大刺謬也

建武九年彭寵為蒼頭所殺漁陽平十一年詔殺奴婢  
不得減罪秋八月詔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  
為民冬十月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十四年詔益涼

二州奴婢一切免為民賣者無還直似皆為不義侯推

恩中興英主而左袒滅獲至此何以勸忠  
貢禹為御史大夫上書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

禮義為史書而仕宦家富勢足目指氣使是為賢耳故  
居官而置富處姦而得利俗之壞敗乃至於是咄嗟少

翁乃洞見千餘年事也

世稱高隱為冥鴻夫有姓氏通徵聘何謂之冥楚父老  
弔龔勝吁嗟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莫知誰何人王

良應徵過友人家友人拒之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  
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嗟夫必若楚父老  
良友人斯則真冥鴻矣

古遜世君子潛深伏隩不止楚父老良友人如晨門荷  
蕢以迄汾亭釣者吹笛生之屬彼其立意皆不欲以名  
傳無論已至如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高數語即平良  
之籌畫弗逮也然史逸其名壺關三老茂白叢江充奸  
罪其忠悃出在廷公卿之右然史失其姓霍氏誅滅有  
為徐福訟功者曲突焦灼之喻委巷中人皆傳道之然  
不著上書者何人又如信陵客阻受五城者勸歸國者  
寇萊公門生勸公稱疾求外補發乾祐天書之詐者其  
言多合于大道然其名皆不傳予嘗彙錄正史旁及稗  
乘共得二百七十餘人目之曰無名公傳尋復散佚會  
當重集此編因附書于此

同時同姓名予於五卷中略舉數事然不止此光武授

鄧禹西討令自選偏裨乃以樊崇為驍騎將軍赤眉御  
史大夫又一樊崇也建武三年馮異破赤眉於崤底眾

寇猶盛蓋延據塾屋虎牙大將軍安平侯巨卿又一蓋  
延也是年詔拜南陽趙匡為右扶風將兵助馮異擊陳

倉賊呂鮪九年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公孫述將趙匡斬  
之又一趙匡也孔北海父太山都尉仲非關東起兵誅

董卓豫州刺史之孔伯北海殺左丞黃祖非殺禰衡之  
江夏黃祖白波谷黃巾餘黨另有一郭太若此類可勝

紀乎  
玉燭寶典正月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前裙按北齊寶



泰母夢風雷暴起電光奪目遂有娠暮而不產巫媪曰  
渡河湔裙產必易從之生泰宋胡宿銀河詩猶餘仙媪  
湔裙水幾見星妃度轆塵王岫詞曲水湔裙三月三  
新城師蠶尾續集有范文正公祠詩起句云慶曆多君  
子吾思范履霜按文正公喜彈琴然平日止彈履霜一  
操故時人稱之為范履霜

蔡質漢官儀尚書郎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錦緹為  
之給帷帳通中袍襜褕冬夏改易侍史一人女侍史二  
人選端正潔被服者侍史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從入  
臺中執香爐熏護衣服故唐人詩春風侍女護朝衣又  
侍女新添五夜香昌黎亦有應知侍史歸天上故伴仙

卷十

四

郎宿禁中句然漢初不爾也藥崧家貧為郎常獨宿臺  
上無被枕杜音凡也明帝夜入臺見之問故始詔大官賜  
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帳皂袍及侍史夫尚書郎有侍  
史榮矣乃張俊又以侍史得賂發其私書敗禍福倚伏  
又如此也

王符愛日篇非意氣不得見仲長統法誠意氣不滿宣  
帝元康詔吏或飾廚傳稱過使客以取名譽韋昭注修  
飾意氣以稱過客而已宋孝武問虞嘯父卿在門下初  
不聞有所獻替虞家近海謂帝望其意氣對天時尚煖  
制魚鰕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獻按意氣二字饋送之  
謂也乃寒貧乞于市不多取軍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

之又何取義也  
呂氏春秋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景呼而無響蓋  
天地之中也按古言天者三一云天體如鼓車南高北  
下信如此言將何所定為天之中且又何所見地之中  
符乎天之中也

三月曲水會禊祭也平子南都賦暮春之禊元巳之辰  
方規齊軫被于陽瀕是也乃劉楨魯都賦素秋二七天  
漢指隅人胥被襪國子水嬉則用七月十四日漢書八  
月被於灞上蓋有春禊秋禊之異九日登高而鄴中記  
正月十五有登高之會隋書元冑傳帝于正月十五日  
與近臣登高昌黎又有人日登高詩亦不必霜月也容

卷十

五

齋隨筆唐玄宗八月五日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曆序謹  
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獻之宋璟表月惟仲秋日在  
端午然則端午亦無定稱以語不讀書人鮮不失笑  
芒種逢戊是梅天小暑逢未梅方出瑣碎錄云閩人以  
立夏後逢庚為入梅芒種後逢壬為出梅按康熙乙卯  
五月十三芒種十四壬申二十戊寅吳地未梅六日閩  
已出梅

吳興人戴洋年十二病死五日蘇云天使為酒藏吏授  
符籙給吏從以幡麾將上蓬萊昆侖積石太室恒廬等  
山既而遣歸後行至瀨鄉經老子祠皆是昔死時所見  
因問守藏某去二十餘年嘗有人乘馬不行過祠不下



馬未達橋墜馬死者曰有之泗州門監王忠政死十一日甦曰天召行雨凡兩隊餘左落隊隊有小項鏘二一貯人間水一貯乾雨如馬牙硝末風車為殿五方甲馬簇之俯視重樓深室囊櫃之物悉見見米粒長數尺劉聰子約死復蘇言見元海於不周山從至昆侖王公將相死者志在國名蒙珠離元海語約東北有遮須夸國無主待汝父為之汝且還後三年當來拜辭歸道經一國曰猗尼渠餘與一皮囊為吾遺漢皇帝約置几上而蘇開視白玉一方題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夸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馳呈聰聰曰審若此吾不懼死也三事皆涉妖妄然槩以為妄則藥師代靈山姆行

雨崔敏毅死十八年再生得十政刺史又似有確據學者將何從敏毅累求凶郡徐州居項羽故殿空中大叫何人敢攘吾宅叱之帖然無聲及為華州人聞岳祠喧呼察之庭燎甚盛兵士數百人勅云與三郎迎婦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群應不敢既出一無所見按此則灌壇令事信有徵矣

呂氏春秋周明堂茅茨蒿柱以示節儉注云茅可覆屋蒿非柱任雖云節儉實所未聞按竹書云周德既隆草木茂盛蒿堪為宮室因名蒿室大戴禮云周時德澤盛蒿大以為宮柱故曰蒿宮禮論云明堂者文王廟以蒿為柱名蒿宮則謂蒿非柱任者誤

蓉槎蠹說卷十

六

昌黎陸渾山火詩女丁夫壬傳世婚董彥遠注玄冥子壬夫娶祝融女丁芋俱學水仙是謂溫泉之神升菴云韓詩奇董解又奇但不知所出今星家以丁壬為淫合亦古矣

家若菴庭詩頗有溫李風調嘗記其題美人畫冊數絕句甚佳特錄其二明妃云蓬轉沙奔不顧身披香一出靖邊塵漢家殊待功臣薄麟閣何妨画婦人文姬云拍盡哀笳淚不乾風悲日慘紫貂寒玉關猶向生前入千古交情一阿瞞

阮籍詠懷應龍沉冀州妖女不得眠平子應問女魃北而應龍翔注女魃旱神也北退也應龍能興雲雨者也

蚩尤作兵伐黃帝帝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山海經雨止遂殺蚩尤妖不得復上所居不雨自蚩尤作兵以下注引山海經第十七卷大荒之中一段并菴取證按山海經十四卷東北隅山名凶犂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此沉冀州三字注釋未可遺也

易之昌宗為高士圖圖武三思李嶠蘇味道等十八人予笑曰今世高士多類此但惜無圖之者

杜句天棘蔓青絲鄭樵解天棘為柳升菴斥其妄茶瓜留客江蓮白羽之日柳已老可言絲乎此斥當矣至以天門冬在恒山名顛棘顛天聲近妄又過鄭其辭離騷

蓉槎蠹說卷十

七



來吾道夫先路為先路三就絕無意味以方麴障面為竹織方扇而引說文蠶薄之曲周勃織薄曲為證亦未見確大約升菴無奈一肚皮書卷何耳

玉溪生詩徵事與博楊文公談苑謂其為文多檢閱書冊左右鱗次號獺祭魚故猶韓筆杜詩無一字無來歷

如飲席戲贈同舍七律項聯有珠樹重行憐翡翠玉樓雙舞羨鷓鴣之句朱長孺引爾雅說文楚詞注等書以證翡翠鷓鴣頗疑於重行雙舞云云無著家漸干孝廉

補注義山集言上句本左思吳都賦翡翠列巢以重行下句本謝惠連雪賦對庭鷓之雙舞洵非熟精選理

不能窺尋及此然其運用無跡令人不覺空迴與後之

香梅齋記卷十

八

擇椿西岷者不倖也

買絹牙郎婦婢所鄙而聚徒教授至於懸納絲粟留質衣物如北海陰鳳華陰徐遵明張吾貴等又牙郎不若

惟退之撰平淮西碑韓弘酬絹五百疋杜牧之撰韋丹碑江西觀察使許于泉酬綵絹三百疋為無慙耳

宛陵馬雲穎文開先生好古篤學君子也博極群書所著詩文集凡若干卷其小品最工嘗記書福齋銘一則

尤足以發矇警聵特錄于左高景逸先生曰人有福方肯讀書友人黃山湯樵者燕生標示壁間予反覆思惟

誠有味乎其言之也歸而自署其坐處為書福齋雖不敢自謂有福人而自少而壯而老實未嘗一日不讀書

也因銘曰無福之人書不肯讀兩目昏矇寸心迷忽是謂陳人沒齒碌碌馬牛襟裾可笑可哭維彼詰良挾冊

丹黃囊螢映雪刺股懸梁坐雨漂麥鑿壁偷光其尤上者進修德業周讀百篇孔編三絕有若掌焦子淵髮白

思昔先民實獲我心開卷有益捐讓古人如彼聰睿尚爾研矧矧余庸眾敢不時勤予無他福讀書為福飢可

無餐寒可無服兢兢一卷性命攸屬少壯呶唔老而益篤六十餘年有榮無辱朝斯夕斯惟日不足死而後已

來生再讀

沈存中駁韋楚老十幅紅綃圍夜玉十幅為幃方不及四五尺不知如何伸脚詩人但引成數耳寧必定曰三

香梅齋記卷十

九

十幅邪如此評詩與譏少陵仰面貪看鳥二語為心不在焉不得其正何異又按東坡句喬松百丈蒼鬚鬚世

有百丈松哉

太平縣龍門鄉黃金塢有浮田繚曲於盤龍諸山麓間紆環可三千六百餘步衡約五之一中有黑壤三百餘

畝以手探之深不越數寸下即水釋手旋合足踐俱動若一池浮萍者然同水升降溢則平湖中擁一洲涸則

四面土壤中陷窪澤每歲麥秋盈丘有草結實不種自生熟時童兒携箕斂之日可得斗以作食香味殊絕然

山谷中一種陷田類多泥當其溢時為水沒耳不能出水上也夫土藉水載而不逐水流水潤土以生而不決



土以潰類推之大地不過海中浮田豈僅龍門鄉黃金塢云爾哉又按農書江南架田一名葑田以木縛架為田墜以葑泥繫浮水故南方有盜田之訟滇南則名

海簞音牌

家偕柳僑居宣城東鄉曰水東嘗述崇禎初歲有鬼盜田六月炎暑居民露坐納涼遙望數里外黑氣騰藉聲息湧沸少年負膽勇者十許人趨視之不能逼近及曉黑氣散奔看則眾田中一區約畝有餘鑿深三四尺其平如砥施愚山先生曾親見之

唐烈婦曹氏浙之海寧人歸同邑唐之坦之坦九月卒曹先後求死者凡七俱以營救不得死至十二月望日

四方志

蓉槎蠶說卷十

十

乘間自經死年二十五時庭中臘梅初放曹頤而歎曰昔董節婦有菊花詩美其不落此花亦然吾當賦詩贈之添得冰霜枝葉無此花自與眾荅殊共知秋菊貞心在尚有黃梅抱樹枯嗟乎可以識烈婦之志矣

世傳仙去或為神者每以為誕試舉穀事皆確有所據餘姚戚編修瀾母服闋入都夜過岷山橋見燈火人馬夾岸咸推蓬謂曰為迎我者前驅悅忽皆前抵錢塘死丘瓊山夫人赴京道出鄱陽夢告吾戚某瓊山同館友善今職潮神來日風波戒勿行比明託故止同儀數十舟盡漂沒丘為詩及文屬藩使李贊望祭之山陰祝僉事繼志領南昌道役表還道病謂婦病不可藥也將有

四方志

蓉槎蠶說卷十

十一

所之差勝此婦驚問不答曰非久自知之越數夕一家入某者聞天樂自西南來見白馬神官下入其堂南面坐呼某跪曰南昌缺城隍帝須爾主入促之某起趨入跪但主如神官言舉家怖迷所以祝令取朝衣冠服之又令汲新釀酒三盞列香爐於几祝飲酒畢赴廳事群僚畢集觀者數百人某持弓矢射者三曰隘爺路祝登座執手板俛雨如注霹靂震其墀逝矣櫬停道中香縷自櫬出遇物輒發入舟亦爾朝邑劉偉仕至太守好神仙比病命其子毋荃韓邦奇劉甥也為山西僉事一日閻傳偉名紙入憲使張璉問之韓言舅氏歿已久人傳仙去今名紙其人也延之入戴古瓊笠青絹袍一童子肩布囊扶之從中道緩步前起居無異但簡言手茶而不飲韓邀就旁室勞苦荅曰久別特來視汝留款不可別語韓汝弟邦靖可速歸矣蹤跡之止一遠寺韓次日報訪寺僧曰昨有劉知府寓方丈言進謁韓公去矣邦靖歸未幾卒劉家人聞之發棺惟一屨存然則真宗東封之賀水部豈誣哉

蜀之寡婦猶賢於買臣之妻然為買臣妻者不勝錄也慕容暉祭酒王歡貧時不營產業丐食耽學妻焚毀其書求去非其類乎而令買臣妻獨蒙惡聲惡其始作俑耳

楊存中多壽而善逢迎孺顏婦嗟乎今之婦而壽者殆



舉世也郭景尚之為郭尖姚洎之為白鸚鵡其流亞矣  
楞嚴云心重世名好遊族姓乃知佛亦不絕此種

洪容齋云易乾坤下六卦皆有坎聖人防患備險之意  
也屯震下坎上蒙坎下艮上未出險者也訟坎下乾上師坎下坤上方履險者也

戒之宜矣若夫需乾下坎上者燕樂之象比坤下坎上者親附之象

乃亦有險焉蓋斤斧鴆毒每蔽於衽席杯觴之間而詡  
謂笑語未必非關弓下石者也嗟乎頭落果梓刀蔽笑

裏由來久矣豈俟讀易而始知

金之圍汴也幹離不索犒師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  
絹綵各一百萬匹馬駝驢騾之屬各萬計宰執哀聚金  
僅及三十萬兩銀及八百萬兩復議括官吏軍民立限

得金二十餘萬兩銀四百餘萬兩後姚平仲劫寨封丘  
門接戰金人不俟金幣數足退及紹興賂金歲幣銀二

十萬兩絹二十萬匹又貼耗銀二千四百兩每歲例增  
銀二百餘兩若正旦生辰遣使每賜禮物金器一千兩  
銀器一萬兩綵段一千匹嗚呼青苗手實而巧取之犒  
師歲幣而奢耗之宋可謂有人乎

漢有三延年嚴延年以酷棄市田延年以詐增僦車自

刎死名皆在酷吏未嘗延年獨杜延年以寬和老病乞  
骸骨可謂延年矣嚴母歸東海埽除墓地未審其骨得

入墓地不也昭帝時有兩杜延年一為謁者與燕王旦交通一即諫大夫為杜周  
子以發覺燕王旦反謀封侯見元鳳三年詔書則其一蓋不免矣

楚靈王愛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為節脇息而後帶循牆

而後起墨子莫敖子華對於楚威王曰昔者先君靈王愛  
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戰國策楚莊王好細

腰故朝有餓人荀子一國有飢色餓人尹文子楚王愛細腰  
宮中多餓死後漢馬援引傳齊王好細腰後宮有餓死者風俗通一事

而層見疊出互有不同如此

先主取蜀杜微佯齷閉門不出致煩武侯坐上與書龔  
壯亦不仕李蜀稱聾終身不復入成都果哉此兩聾人

樊噲為天水太守道不拾遺行旅至夜聚衣裝道旁曰  
以付樊公王渙除溫令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有放牛者

輒云以屬稚子稚子渙字也然渙傳循吏而噲傳酷吏  
乃其治効輒相似

盧子幹植臨卒勅其子儉墓不用棺槨趙邠卿岐年九  
十餘自為壽藏圖季札子產晏嬰叔向四像居賓位自

圖像居主位勅其子墓中聚沙為牀布簟白衣散髮其  
上覆以單被是亦不用棺槨裸葬正不獨一楊王孫  
匈奴寇廣武間荀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漢末寇賊  
約勅不犯徐肩閭釋子當時君相未聞表廡宅里也

杜根觸和熹鄧后詐死逃宜城山中為酒保十五年酒

家知其賢敬禮之李固子變避禍入徐州界變姓名為  
酒家傭酒家以女妻變舉世悠悠盡盲誰識青帝中猶

有人

漢兩李杜前漢李固杜喬死於梁冀後漢李膺杜密死



於侯覽鈞黨漢末閹宦擅志士以遁身放言為高有不  
談此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而不知其禍之烈也

新城先生云宋羅鄂州古文南渡後第一宋文公所推

重爾雅翼後序通篇用韻尤奇創宋文憲公序仿其體

猶昌黎之志紹述余方重梓鄂州小集亦先生遺意也

夏統斥女巫章丹陳珠吞刀吐火靈談鬼笑正矣及洛

市上已為賈充水戲初作鯢音鳥躍後作鮪音鮪

江豚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稍而船直逝者三既又作

慕歌河女之章小海唱以足叩舷引聲喉轉含水嗽天

集氣長嘯得毋亦蕩而妖乎木人石心何以有此也

按婦人有謚即晉一代疏之虞潭母孫謚定桓温母孔

謚敬賈充婦郭槐謚宣然則漢伏生女以尚書受鼂錯

符秦太常韋逞母宋傳父業周官音義年八十於家立

講堂置生員百二十人隔絳紗幔受業謚宣為文章母

故號宣文君矣

閻百詩若璩先生曰駱賓王檄袁君山之流涕未識何

人若謂袁安安字劭公後讀庾子山哀江南賦方悟賓

王悞記袁安桓君山為一蓋庾賦上云袁安之每念王

室自然流涕下即繼以昔桓君山之志士云云也古人

如此失處甚多誠能一一是正之豈非快事

冢女活不獨干寶一事也晉太和年有開周時冢得殉

葬女子數日有氣數月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

蓉槎蠶說卷十

古

十五

發冢破棺有一生婦人問其事不知其墓木可三十年  
晉惠世杜錫家苑婢悞不得出後十年開冢紆葬婢尚  
生猶十五六歲女子嫁之有子

晉康獻褚皇后凡四臨朝攝政閱穆哀海西孝武前後

所未有也后名蒜子異哉此蒜子也

王戎家好李惡人得種鑽其核和嶠家亦有好李帝索

之不過數十王濟俟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之盡伐

其樹而去快哉武子嶠即欲鑽核可得乎

晉時人士目阿平第一王澄子嵩第二庾敳處仲第三王敦

按澄殺降激亂居富取資種種不道安在其第一敦聚

斂積實行亦甚鄙亦未見第二之佳也乃第一竟為第

三人所殺

侮舅之甥有二家王獻之兄弟當郝超未亡時見惜躡

履問評超亡展候命席辭避方回慨然曰使嘉賓不死

鼠子敢爾耶謝綯於公坐戲調其舅素湛湛甚不堪曰

汝父昔已輕舅汝今復加我可謂世無渭陽情也綯父

重乃王胡之外孫亦有不協之論重故司馬道子所譏

居心不淨者也嗟夫賈淑習鑿齒伊何人哉

韓湘詩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

砂按廣西北流縣有白砂洞石膏玉英散采流光凡

砂生於此其色獨白

中峰老人山居詩白髮不因栽後出青山何待買方歸

蓉槎蠶說卷十

十五



水居詩四壁烟昏茅屋窄一天霜重板橋低老岸欲墮  
添野葑廢塘將種補新泥數點鴉聲迎暮雨一行魚影  
漲春潮塵居詩綠菘紫芥攔街賣白米青柴倚戶收語  
皆清絕

憐君辛苦愛君才落筆無休萬卷開肉譜源流名士傳  
甘陵子弟黨人魁多年臥閣危難下一夕重泉喚不回  
如此凶荒行亦得驚聞詩卷散堪哀少同諧笑老還疎  
時憶城南共學初斥產錢空收卷軸掃門人雜撤衣裾  
養砂鍊汞迂難療挽海移山願總虛今日憑誰談往事  
黃墟一過一欵獻此梅泰順雪坪明府哭其妻兄沈頴  
方鄴詩也沈世家子少負才落拓不事生產又好講

卷之十

十一

內外丹率為方士所誑家益貧然座客常滿無賢不肖  
多趨之典衣貫酒率無虛日垂老不良於行坐卧一樓  
手未嘗釋卷五行並下一目不忘七步吟成八义賦就  
洵當代一異人已丑病歿詩文稿不知誰何竊去借柳  
每為余言輒撫膺太息不能已已讀雪坪二作足抵一  
篇小傳鬚眉聲歎猶將鬚髯過之

卷之十

卷之十一

欵 程 哲 聖

月令季春田鼠化為鴽夏小正八月鴽為鼠是二物交  
化如鷹鳩然田鼠亦名鼯脚絕短僅能行尾長寸許  
目極小項尤短最易取別本田鼠一名鼯莊所云飲河  
不過滿腹者恐未是鴽即今鴽鴽多有鼯鼯及魚化  
者不專田鼠又魚鼯亦或化為田鼠楊文公談苑正道  
二年夏秋汴人鬻鴽車載積市皆蛙所化猶有未全變  
者隆慶辛未夏秋大水蘄黃瀕江處鼯鼠徧野皆鱖魚  
所化蘆稼之根嚙食殆盡按鴽鴽二物不類難混為一  
鴽由蝦蟇海魚化終復卵生故四時常有鴽則由田鼠

卷之十一

十一

化終復為鼠故夏有冬無且鴽有斑鴽則否  
秦改周一斤之制更以溢為金之名數按二十四兩為  
一溢溢蓋與鎰通耳又按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流字  
義不知作何解

古摯補六博彈碁蠟鳳諸事今皆罕傳暇時取馬弔王  
譜京譜參考詳定都為一卷曰無聲落葉亦宣聖博奕  
猶賢之意因稽載籍昔賢游藝有纂撰可徵憶者附疏  
於後投壺經郝冲上官儀投壺新律杜恕投壺新格司馬光傾  
壺集劉仁碁勢徐灝王子冲碁評梁武天監碁品柳惲碁經要  
略韋忘憂集劉仲棋因義例徐四聲角圖楊希博塞經  
劉皇博經魏文小博經宋大博經呂象經周武帝王象戲格



尹法泥光 古局象碁因司馬 樗蒲經盧遠京 五木經李 彈碁經

張東之廣 雙陸格王子 打毬儀注張直 打毬要略查同 骰子彩

選格李 尋仙彩選劉蒙 文班彩選格楊 皇宋進士彩選

趙明修 宣和彩選王慎 擊蒙小葉子格南唐李后 打馬格謝景初

除紅譜朱 和牌譜顧 毋陣篇素太 捉臥甕人格趙昌 採珠局

格金龍戲格款飲集盡歡格角力記曹

晉王珣兒婚賓客車騎甚眾聞王雅拜太子少傅回詣

雅者過半余曰晉世風俗猶厚留者仍半也若在今世

安有留者

酒云飲亦可云食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師

古曰謂能多飲猶左傳所謂食言也今流俗書本輒改

食字作飲字失其真矣世說羅友曰欲乞一頓食而飲亦可云頓宋明帝

顧愷之與謝瞻連省顧月下吟詠謝遙贊之顧彌自力

瞻眠令人代已顧不覺有異遂至申旦張鏡與顏延之

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張寤如也後類於籬邊聞

其與客語設湖牀坐聽指謂客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

叫愷之癡而招侮張默而取敬士君子於此何去何從

東西漢外戚數十族鮮有全者不獨豪橫無道致舉族

烟滅即清修謹慎遠權勢亦未見辭其殃也和熹鄧后

兄騭檢勅宗親讓國遜位橫遭宮人誣告一門七人並

不以命章德實后弟瓌節約自修出守外郡而梁棠兄

弟逼令自殺安在履謙而免禍也蓋天道忌完賢智亦

所不免然則士庶家欲世享其豐腴烏可得乎

門下掾王望歲首舉觴詔稱齊郡太守功德議曹吳良

在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願勿受其觴汝南太守

歐陽歙於十月享會下教督郵繇延忠貞公方共論其

功顯之於朝太守嘉厥休牛酒養德功曹鄧惲愀然前

曰司正舉觴延貪邪構姦所在荒亂明府以惡為善敢

再拜以君之罪告謝於天一奪其觴一舉罰觥罰直之

氣前後一轍悠悠千載斯人可多觀哉

封胡過末萬子韶穆度 為封據子朗長度 為胡奕子玄

名川耶傳云韶朗川並早卒惟玄以功名終余按朗終

東陽太守玄都督七州康樂縣公琰都督五郡望蔡公

討孫恩至千秋亭為帳下督張猛所害韶無聞別本又

云韶為末朗為封玄為過淵為胡淵玄兄奕第二子按

謝衡二子長鯤次哀鯤子尚哀子奕據安萬石

溫庭筠答段柯古見嘲詩云彩翰殊翁金繚繞按漢禮

樂志志雁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孟康曰殊雁頰言

其文采殊異也

據言王勃舟次馬當逢中元水府神送帆序滕王閣回

又見前叟曰吾少有煩於子昔與長蘆戲輸未償子過

其祠幸為焚陰錢一萬余笈曰此為帆風索謝也鬼尚

有賤而況於人乎



龍涎能斂香氣不散孔雀尾能收聚散落諸香天生神物供人清賞然龍通體盡香不獨涎也嘗暑月龍過遺電庭陰幾尺許潔竝翫貯之踰年發視則珠璣粲然未化色微紅而香觸鼻試以茗中冷康王谷恐未逮矣張霸伯饒博覽五經諸儒慕之市宅其旁就學及守會稽郡中爭厲志節習經者千數道路但聞誦書聲此蜀文翁再見也子楷門徒受業父黨夙儒偕造門貴戚家起舍巷次邀過客往來之利楷恥之徙避弘農山中學者隨之所居成市華陰山南爰有公超市真濟美世其家者也但伯饒辭交鄧隲公超以五里霧繫獄少遜耳楷子陵歲首朝賀勅席資奪大將軍梁冀佩劍異跪謝

卷十一

四

不應又何其剛毅也

青藤丈人昨見篇詠偶當其為偶辰我即新視爾我怒爾脣闔我笑爾脣啓凡我所控提爾即如我自爾自不覺知味我蓄新意讀竟喟然歎方知信夷越醢即在初年何俟野雞喋喋故士高志者成則為范蠡敗則為田橫一刀割截無用再計

漢永平十八年西域焉耆乘中國大喪攻沒都護陳睦建初六年定遠侯超縛收焉耆王廣尉犁王汎於陳睦故城斬之元初六年車師後部與北單于攻沒長史索班延光四年超子勇叢騎大破車師後部捕得其王軍就及匈奴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皆傳首京師報忿

雪恥功出班氏父子然漢威靈遠矣亦幸其時無妒功匡衡之徒以文法議其後耳鄧支殺使者谷吉漢不能報幸甘延壽陳湯傳其首宜懸橐街而衡緣月令埋齒之文沮敗之勞臣宣威萬里而此昔假仁義肆其刀筆不知有國恥持祿養交被阿諛之譏何以逃吏議乎有適異域者見河魚群集不取詢立人對曰水中蟲語之此蟲可食蓋彼俗不知取而食也近遣戍寧古塔回者誌其風土有刺姑似鰕而螯類蟹長盈寸擣成膏以祀先可知東海之鼈北溟之鯢惟不識網釣故喟然成其大

卷十一

五

梅雪坪細書隨筆云竺典言造書凡三人與余一卷所載略同但佞盧作伽盧異耳又云 本朝字亦左行造字者曰薩海沈官詹 嘗疏請崇祀亦異人也

窰器所傳狀禹官哥鈞定可勿論矣在滕朝則有永宣成和正嘉隆萬官窰其品之高下首成窰次宣次永次嘉其正弘隆萬間亦有佳者其土骨紫白料法也聖藥水法也底足火法也蒼青彩画法也所忌者三碓澤不具曰骨罅折曰蔑邊毀剝曰茅 成窰之草蟲可口子母鷄勸杯人物蓮子酒盞卮蟲小琺青花小盞其質細薄如紙蒲萄龍杯五色敬口匾肚齊箸小碟香合小罐皆五采者成杯茶貴于酒采貴于青其窰者關雞可口謂之雞缸神宗時尚食御前成成宣龍杯皆非所貴 宣窰



之祭紅杯盤有通體紅者有紅魚者百果者有西紅寶  
石壁塗燒者其寶光凸起紫黑者火候失也青花有茶  
肥杯龍及有酒肥杯海款硃砂祭紅少大器壺物有  
紅鮮白鎖口者有竹節酒壺小壺匾罐皆單蓋者壺餅  
杯碟敞口花尊蜜漬桶罐多五采者白壇蓋心有壇字  
暗花白茶淺瓮肚釜底線足裏有龍鳳暗花底有大明  
宣德年製暗款坐墩有漏花填采皆深青地有藍地填  
采有白地青花有冰裂紋其形以拱面為上四面次之為  
其積水故也又以花款青堊光素品者次之水注有五  
采桃注石榴注采色雙瓜注雙鴛注鵝注筆洗有魚藻  
洗葵洗罄口洗螭洗雨臺燈檠幡幢雀食罐蟋蟀盆徐應

卷十一

六

秋曰宣窯不獨款式端正色澤細潤即其字畫亦精絕嘗見一茶  
盞乃西軒羅小扇撲流螢其人物髮髻具備儼然一幅李思訓畫  
之壓手杯傳用可久擊口折腰沙豆滑底外深青花內  
雙獅毬球內篆書永樂年製細如粟米鴛鴦心次之近  
倣蠶厚約略形似耳 嘉窯泡杯其極低小罄口者有  
三友花者稱取水藻者次之芝草者又次之壇瓊大中  
小三號內茶字者為最橄欖字酒字棗湯字次之薑湯  
字又次之薑湯不恆有 棧色以正白如玉斯美堊嫩則近青堊不  
淨則近黃其青花五色二窯器製志備有三色魚匾殘  
馨口饅心圓足紅鉛小花合子等有大如錢有青花有  
紅花蓋永尚厚成尚薄宣青尚淡嘉青尚濃成青為蘇  
澆泥宣青名麻葉青宣采未若成采淺深入画也嘉萬

之回青特為幽菁鮮紅土絕色正蓉紅而回青盛作  
隆窯之祕戲不入鑒藏他物汁水瑩厚如堆脂汁故名  
鷄皮橘皮質料厚實不易茅蔑也官窯坯器乾經年方  
用車碾薄上堊水候乾數次故入骨最堅而厚出火口  
足堊不滿者則張去土堊更燒之故有雞橘紋起用久  
口不芽身不蔑其發稜眼蟹爪紋者堊中心小疵反以  
論火候之到亦如宣鑪熱鏡他鑄無及者至于別見他  
產者略疏于後彭窯元時錢金匠彭均寶效古定器制折腰樣者甚  
佳土脈細白者與器相似青口欠滋潤極  
脆稱為新定近景德微者用青田石粉  
為骨燒造名為彭定堊粗骨更不佳龍泉窯出浙江慶州龍泉縣與  
古瓷質薄一種船底有雙魚外有銅環體厚者不佳  
象窯出浙江寧  
縣似定而粗色帶黃有蟹爪  
紋色白滋潤者高俱不貴歐窯出南直常州府宜興縣明歐姓者燒  
造有倣哥窯紋片者有倣官鈞窯色

卷十一

七

者采色甚多皆花監監建窯出福建泉州府德化縣其色有甜白青色深  
紫諸器不一舊者頗佳淺不同古建瓷薄者絕類宋瓷益多  
擊口色黑滋潤有黃兔毫滿珠大者出江西饒州府浮梁縣景德鎮  
真體厚者多少見薄者惟佛像最佳饒器及廣信府弋陽縣宋時器色樣  
甚繁其淋堊甚肥堊透與之相近而稍有異明官窯皆出於此其官造窯小  
而器不多甚至一窯止燒一器者蓋取火候和勻周密而無駁斜走烟破鑿  
之失祭紅以西紅寶石為堊又有珠砂點翠青花點色不同堊肥俱有橘皮  
紋甜白一種色如羊脂者尤可愛重堊不到磨去復上入窯再燒故紋甚  
厚久用而不茅蔑御土窯體薄而潤最好素折腰樣茅口者體薄色潤瑩白  
尤佳其值低于定器元時燒小定印花者內有樞府字者高新燒大足素者  
大潤有青色及五色花者今燒此器佳者色白吉窯出江西吉州府廬陵縣  
而堊最高青黑色戲金者多是酒壺酒蓋之屬吉窯永和鎮色與紫定相類  
體厚而質粗不足貴宋時有五窯書公燒者佳有白紫二色花餅大者直數  
金小者有花又有碎器亦佳相傳文丞相過此窯器盡變成玉遂止不燒  
西窯出太原府榆次縣平定州陝窯出平涼府平  
涼華亭兩縣廣東窯出潮州府  
平陽府霍州又出霍州高麗窯器類饒產有甜白色而堊乾燥微近黃皮粗骨輕花素不等  
類食國器以銅骨為身起線填五采藥料燒成俗謂法瑯是也  
宋官窯色鮮菁可愛明官窯亦佳又謂之鬼國窯古瓷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與定州相似但無流痕亦  
有畫花繪花素者值昂于定新者不足論也



蝎毒蟲也少陵早秋苦熱每愁夜中自足蝎而東坡踰嶺南還照壁喜見蝎人生愛憎亦安有定邪

霍原有重名貴游子弟欲與相見以其激不書詣夜共造焉此其為貴游子弟也後歸鄉里幽州刺史許猛將詣之主簿當車諫猛歎恨而止彼定交杵臼之間及為豫章不先入廨便問孺子所在者伊何人哉

劉玄佐欲斬一軍將而非其罪無敢辨者處士鄭沙詣玄佐都無言及別日聞某抵刑乞令所由付其首一觀怪問之曰嘗聞枉死人面一生未識故借看耳此與王偉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諸生隨者千人送所役門生到縣罄折立土牛旁執手涕泣去同一機變將無儒家

卷十一

所謂可與權或在是

東漢十常侍禍誠烈然中官豈無賢者呂強之於蔡邕孫程張賢之於虞詡則其人也詡為權宦張防所陷程救尤力云詡為陛下盡忠而張防構害今容星守羽林其占宮中有姦臣張防何不下殿及順帝問諸尚書賈座後程叱曰姦臣張防何不下殿及順帝問諸尚書賈朗袒防證詡罪然則苛論者安得執曹節王甫蔡若曹

哉

漢崇武事故諸刺史太守皆稱將如皇甫規自訟疏吏推報將之怨張奐奏記段熲得過州將等而當國握權者稱大將軍然則丞相之設無謂矣乃水旱天變歸罪四輔何尸其位而受其罰也

東漢桓實后靈何后俱以允音淫豫不決覆其宗以及國實傾其父武何陷其兄進雲臺之遷永安之弑固其空耳

漢高紀蕭何為主吏主進師古曰進者禮會之財也字本作賈陳遵傳陳遂與宣帝博數負進帝後詔云可以償博進矣一說進勝也帝博而勝故遂有所負

王恭深信佛道其斬於倪塘臨刑猶誦佛經殷仲堪精心事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桓玄逼令自殺死於柩溪二癡人至死不悟彼蓋翼速赴極樂耳殷尤刻忍與何充供給沙門糜費巨億親友貧乏無所遺同地獄之設正為是人豈不信然

卷十一

客問人解鳥獸語未審物亦解人語否余曰解童恢為不其令席暴人檻捕二虎恢大聲曰若殺人者當服罪不則呼冤一低頭閉目震懼一視恢嗚吼自奮其證也許武自取肥田廣宅強奴婢以成二弟晏普名童翊陽暗不肯仕讓兄辟舉後人評武去小名取大名非士君子中道充是說也盜名而竊位是亦穿窬之類也陽暗斯為得矣

林霽山詩集中有孤山五言律末句耳孫今白髮持酒酌寒蕪因戲評和靖無妻耳孫從何得定是鶴胎耳既又思之鶴胎不足異楊大年生時宛然鶴也令威蘇耽及沙苑中箭道士人間自有此非神仙幻誕惟脫騙文



皇帝金梁羽人斯足稱幻耳

劉臻妻陳氏荅舅母書元方春秋始富德業亦隆弘道博文才質兼備季方冲幼過庭莫聞聖善明訓業成三徒謂其弟陳統陳紘是又一元方季方不僅太丘二難也又按紘一字偉方

酉陽雜俎有諾臯支諾臯西溪叢語引左傳襄十八年中行獻子梗陽之巫臯以為取義出此何影響寡聞也遁甲中經住山林咒曰諾臯太陰將軍則諾臯乃太陰名耳抱朴子亦云道士入山禹步三咒諾臯太陰將軍

宋章申公父年七十食柑佳收核種之坐人竊笑然公食相十年柑不十年不生蓋九十餘坐上客何輕量老人也東坡六十二作白鶴峰上梁詩自笑先生今白髮道旁親種兩株柑坡不久南旋此柑遂不及啖

魯公疏太宗制立仗馬有急奏須乘者聽至開元僅為禮儀李林甫所云一鳴輒斥者也按白虎樽尚有發者竟太宗朝不聞乘仗馬奏事

吳鱗潭先生為司成時有太學新立進士題名碑紀事一篇其序云進士題名碑舊在太學國朝制科始丙戌碑列大成門東廡後一十七科未之繼也謀於朝列伐石鳩工豎之大成門左右閱一月探明進士碑計

永樂至崇禎凡七十八科土蝕蘚剝僅存三之二朱太史竹垞作日下舊聞嘗慨其闕余徘徊既久令吏掘地

蓉槎蠶說卷十一

搜索之首獲宣德庚戌次獲成化甲辰二碑皆先族祖

登第之年既而碑盡獲惟缺永樂首科一日宮牆傾群吏譁曰永樂碑得矣一代之制遂全後於啓聖祠中得元碑三一為正泰國子貢試名記蒙古色目漢人列三榜皆有正副一為至正十一年進士題名記蒙古色目

為一榜狀元朶列圖漢人南人為一榜狀元文允中皆無榜眼探花一為至正國子中選題名記蒙古賜正六品色目賜從六品漢人賜正七品亦有正副又可徵一代取士之制

札木言於汪罕我是君白翎鵲他人鴻鴈耳言已心堅寒暑常在北不似候鴈南飛就暖也呂吉甫反覆倏忽信乎為王家雁臣然悠悠斯世其不為隨陽鳥者鮮矣

蜀都賦傍挺龍目側生荔枝杜句側生野岸及江浦未嘗以側生即荔枝乃山谷題楊妃病齒則云多食側生損其左車直為荔枝增一嫌名矣

按屠蘇亦未確指一物杜冷淘詩願憑金腰裏走置錦屠蘇魏略李勝為河南太守郡廳事前屠蘇壞則廣雅平屋之解得矣乃孫思邈有屠蘇酒方又冠有屋者名屠蘇元康中商人皆著大障諺曰屠蘇鄣日覆兩耳會見喝兕作天子

子規之聲曰歸去了故人但知為催春歸去之鳥不知又為先春而鳴之鳥史記曆書百草奮興姊規先澤索

蓉槎蠶說卷十一

十一



隱曰子規春氣發動則先出野澤而鳴是也

升菴云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鉏鄭玄注鉏里宰

治處若今街彈之室趙明誠金石錄昆陽城中漢街彈

碑一證矣今則申明亭按管子韓公問篇湯有總街之

庭以觀人誹更是一證在周漢前

祝欽明作八風舞盧藏用譏之曰五經埽地然藏用故

仕官捷徑人也按儒者云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又巧言

令色足恭無辭於丘明之恥何至以父母遺體供他人

嘖笑如長信少府檀長卿作沐猴狗鬪舞媚平恩侯許

伯者不有蓋寬饒一劾滔滔將何底止

酉陽雜俎利州臨江寺漁人網得一石如拳置寺中經

年重四十斤錄異記天復中洪州實石于越王山下長

七八尺圍三丈餘節度使劉裕設齋祈謝七日內漸縮

小僅七八寸留昭仙觀中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又

作何注脚

對句之佳者如劉寄奴徐長卿之類予於八卷中曾標

舉數聯近讀竹垞朱先生靜志居詩話自言其幼時有

前輩舉古人名俾屬對顧野王對沈田子鄭虎臣對沈

麟士蔡興宗對崔慰祖蕭子雲對任伯雨魏知古對顏

相時吉中孚對温大有楊完者對晁補之杜審言對蕭

思話貢師泰對齊履謙任蠻奴對張惡子金安上對鄭

居中劉辰翁對逢丑父韓擇木對李栢筠蔡有隣對徐

無黨王巖叟對阮佃夫李思齊對石作蜀柳三變對張

九成鄭櫻桃對郭芍藥王僧綽對馬仙琕秘彭祖對庾

黔婁劉方平對徐圓朗劉仁本對范道根皆出天成益

信古今無獨必有對也

宋徽良嶽成令近山造油絹囊溼以水曉張之絕巘雲

盡入括囊以貢及困於五國城也賦詞孟婆好做些方

便吹箇船兒倒轉可笑此癡物一生靠天

介象讀符文正其誤人以此神象余則謂誤與正誰得

其真必再生一介象始足信耳

淮南鴻烈解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余集諸書攷

之爾雅翼芎藭有兩種一似芹葉一如蛇牀香氣相似

用亦不殊又云芎藭之苗為藁蕪其葉似蛇牀而香故

曰蛇牀亂藁蕪本草亦云藁蕪芎藭苗也陶隱居曰藁

蕪葉似蛇牀蜀本蛇牀似小葉芎藭博物志芎藭苗曰

江離根曰藁蕪然則藁蕪江離既分芎藭根苗安得謂

小葉如蛇牀者名藁蕪大葉如芹者名江離也解者以

本草云藁蕪一名江離郭璞云歷陽呼芎藭為江離似

一物矣而子虛賦芎藭昌蒲江離藁蕪上林賦被以江

離揉以藁蕪不應是一物樊光云藁本一名藁蕪根名

蘄芷爾雅云蘄芷藁蕪注香草葉小如菱狀博雅云山

蘄葍香藁本也按芎藭苗為藁蕪即不得苗曰江離根

曰藁蕪也既苗為江離矣又何分小葉大葉也既有小

卷十一

十一

卷十一

十一



葉大葉二種之分矣又何得槩言苗為江離也既芎藭之苗為蘼蕪即不得謂芎藭有二種也合而斷之苗曰江離即蘼蕪根曰蘼蕪即芎藭而亂芎藭之藁本亂蘼蕪之蛇牀蛇牀另一物芎藭江蘼蘼蕪藁本蘼芷一物也埤雅楚謂離晉謂離齊謂離又按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蘼蕪即文無一名當歸有兩種一似大葉芎藭一似細葉芎藭左傳名山鞠窮子瞻和王鞏句度辭聊復託芎藭是也

楊用修云蕃釐觀中有瓊花即陳後主所謂玉樹後庭花曲云瓊樹朝朝新是也其花後姜夔傳子容詩比瓊如礬蕊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看異代前賢帖知是

甲子

蓉槎蠶說卷十一

十四

唐昌玉藥花王介甫名為瑤花取其色白也山谷名曰山礬以其供滌即今之梔子花佛經蘼蕪花本州名越姚是用修以瓊花玉蕊山礬梔子總合而為一也容齋隨筆則以為即玉藥而引李衛公集潤州招隱玉蕊花詩及晏元獻集借示揚州廟玉蕊詩序為證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不知山礬本瑤花而魯直易名者也梔子即蘼蕪玉蕊自顯于唐昌而瓊花獨鍾于后土世無別種或以為即聚八仙花按退朝錄云揚州后土廟瓊花或云自唐時植舊不可移徙宋仁宗哲宗移植禁苑遂死載還復榮官者陳深取孫枝接于八仙根上至今流傳杭褚家堂瓊花園是也然則瓊花非八仙明矣

鄭興裔瑤花辨云瓊花大而瓣厚其色淡黃聚八仙花小而瓣薄其色微青瓊花葉柔平瑩澤聚八仙葉粗而有芒瓊花蕊與花平不結子而香聚八仙蕊低于花結子而不香予意瑤花玉也當是紅色後觀方秋厓稿有贈朱行甫詩云謂瓊為玉非為白始知前賢所見略同諸公之喙可息

張都水子宜適先生吾友敏求<sub>星</sub>之先世也幼穎悟七歲能賦詩彈琴十歲通五經十三應江浙鄉試人以為聖童洪武初以秀才舉擢工部都水郎以病免得朱長文樂圃故地居之詩所云坊存前哲號屋貯古人書也一時名流都為題咏復以明經舉授廣西理問歷滇池

甲子

蓉槎蠶說卷十一

十五

魚課宣課二司大使衣食不給竟歿于官其詩名甘白先生集錢虞山列朝詩朱長水明詩綜皆亟稱之惜其集流傳甚少嘗從敏求所見家藏正統丁卯雕本詩文共十二卷原序謂其旋斡造化牢籠萬物者豈不虛也敏求味道耽書無慙詒厥必能表章先緒蠶簡重新書此以促之并識宗仰之意

和士開母死托附者持服奔喪鄴中富商丁鄒嚴興並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封孝琰入弔出謂人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按容齋四筆器物在首曰義髻在衣曰義欄曰義領樂書有義背妓女以鹿角琢為爪以彈箏曰義甲異哉孝亦有義者匍匐可



圖此碩不可圖乎

檀弓陳子車死其妻與其家大夫謀殉葬陳子亢後至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也此與庸芮諷秦宣太后葬必以魏醜夫為殉同詞嚴而正前後一轍

將作大匠職官名之不典者孔北海魯國男子何等人物而辱此位及明代木工徐杲官大司空劾義劾劉蔡信郭文英左右侍郎名器濫假為之僚者不亦難乎以至少師陶文仲大宗伯邵元吉更何如人哉

南史吳丁奉宅晉江左周顛蘇峻素真道章武王司馬

修迭居之皆以凶終世稱凶宅王僧綽以正自居請為

第未及居而敗予曰周王凶終自是德不勝妖按鐵圍山叢談劉器之鬻睢陽凶宅改塑土偶而怪不復作安在其能崇也

蓉槎蠹說卷第十一

蓉槎蠹說卷十二

歛程哲聖跋

趙策襄子憂晉陽無矢張孟談曰董安于治晉陽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苦楚唐之高至丈餘則蕭牆以蕭覆牆耳而宋儒解以諸侯至屏內有蕭然之意或引爾雅周人炳蕭使臭達于牆屋何其迂而亡當乎

杜詩陳倉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蓋八分悉由大小篆而出而張懷瓘則云本楷字漸若八字分散故名八分蔡文姬則云臣父言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以二說考之蔡說較是杜句正取蔡說也

南華跖躄暴戾其徒誦誼亡窮安史死河朔人稱為聖

其證也類而推之董卓祠於常山吳元濟祠於蔡王敦像於武昌王欽若像於三茅秦檜祠於溫不有溫嶠毀蘭根毀劉隨毀王質孫瑜後先毀晦菴毀諸公將此

五奸者端冕而廟食後代愚氓孰辨其是非哉  
新城夫子蠶尾集中有書傳國璽一條引何文肅樹丘集傳國璽志元世祖時有札刺爾氏者漁于桑乾之濱

得之夜有光監察御史楊植辨其文以為歷代傳國璽上之按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碑本內載至元二十一年甲午春正月八日世祖崩三十日得傳國璽有御史中丞崔彥進牋曰臣番直宿衛御史臺通事



闊闊亦即衛告曰太師國王之孫同知通政院事拾得今既沒矣家計窟極其妻脫脫真縈病一子甫九歲托以玉見賀及出乃玉印也色青綠而玄光采射人其方可黍尺四寸厚及方三之不足背紐盤螭四獸方際紐盡璽埤之上取中道一橫竅可徑二分舊貫以韋條面有篆文八刻畫捷徑位置勻通皆若蟲鳥魚龍之狀別其髣髴有若命字壽字者急召監察御史楊桓至辨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此傳國璽文也因直趨青宮同詹事王慶瑞等進獻皇太妃徽仁裕聖皇后前啓曰此古傳國璽也云云則辨璽文者監察御史楊桓非楊植也又按或所進牋亦與札刺爾氏漁于桑乾之濱得

卷之二

二

之說亦各不同

桓字武子兗州人博覽群籍精篆籀之學由儒學教授任監察御史秘書少監官至國子司業崔所進牋

即桓所作拾得札刺

南宋顧協為廷尉正冬服單薄蔡廓語人欲解身上襦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唐李虞為尚書左丞妹婿劉晏見其門簾敝潛度廣狹織麤竹簾贈之三攜至門不敢發言去宋陳后山履常貧至累日不炊傳堯俞懷金餽之聽其議論不敢出士君子履世使賤於我者不得附親于我者不敢遺斯亦可矣  
古禮庶子厭於嫡為所生母齊衰甚而北燕慕容熙后符氏死熙服斬衰被髮徒跣送割股剖心旌典不及而呼延贊割股為羹療其子奇怪事要須人做又有人母

病持刀就市人股割之市人駭叫曰割股救親是好事何叫為更奇絕

宋史秦檜曾孫鉅通判蘄州金犯蘄偕郡守李誠之竭力捍禦城破與李率兵巷戰歸署赴一室自焚老卒冒火挽出之叱曰我為國死擊衣就燄子浚先出兵至還同弟灑從父死考史檜無子以妻兄王喚孽燻為子燻子墳秦氏世絕久矣鉅及浚灑故王氏肩耳奸臣何常有忠孝裔也

居易錄載吳季野桐夢華子文學戰國短長及管韓荀卿可自作一子余聞季野曾著明通識未就猶子肅公續成亦談遷彪固之流亞也其書不知存否并誌之

卷之三

三

吳君東巖瞻泰家姪偕柳有昭明選詩輯注一書時正六臣之訛竅為確核凡例數則辯證尤精其一云援據之書固必詳所自出其一事而散見諸本者則宜覈其先後而亦不可概論如晉張華勵志詩隰朋仰慕子亦何人善注引南華管仲有病云云而不知已著沖虛則當引列而不當引莊宋謝靈運遊赤石進帆海詩虛舟有超越梁任昉哭范僕射詩常與虛舟值善注引南華方舟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云云而鴻烈作方船濟乎江有虛舟從一方來云云則視其本文與詩之字句相印合又當引淮南而不當引漆園也體會親切可為注家之法



金罍子嚴子陵加足而臥昌漢二百餘年之業夫漢二百餘年之業何藉於子陵即子陵加足而卧亦布衣狂態耳以為隱能用世是何物語也

明宣廟銅器鑪為首其製不一有鼎鑪乳鑪花邊天雞橋囊壓

鑪法蓋益五馬槽重冠等式口有燈草邊花飾直耳有橋耳魚耳

耳鵬耳番象沖天番象海獅龍鳳天雞雙龍蟠虎結耳如意風

箱索耳寬緊鸚鵡耳環耳朝冠戰耳雙翅香草壽壽帶鳥獸吞口

肩線肩所取者橋耳乳足魚耳石榴足鱗耳團足番象及鵬耳天雞

橋耳有三其品取上次取者法蓋波斯足鸚鵡象首湯鑪足壓經環耳

丁戈足最下桶鑪雲板足湯鑪耳多仿宋瓷款識有身耳

于緊最下足薰冠馬槽益孟鑄耳多仿宋瓷款識有身耳

逼近無餘地者乃另鑄耳磨治釘入釘耳多偽蓋宣鑪鑄耳不

色種種皆仿宋燒斑者初年色也永樂燒斑本此螭茶本色者中

年色也謂燒斑掩銅質之精華乃尚本色愈淡者末年色也純

本質燒成色愈淡而愈精采其色赤赤金赤三種石榴皮棠梨秋白棠梨殼海

最淺藏紅山查白其次漆金赤漆漆左肩為覆祥至于雞皮色則火

氣久而自成跡似雞皮摸之無跡即今所謂橋皮紋也

燒斑色時尚燒斑故取本近則磨新厄新至有歲再磨者款識陰

陽文真書大明宣德年製字完整地後有偽造者北鑄嘉靖初之學道

明潤與鑪色同非經彫鑿重造者前近之施家施不如

鑪道前用宣銅別器改鑄然別器銅質原次于鑪且小治單鑄氣有舊

鑪偽款者永樂之燒斑彝耳多寬索腹多分檔景泰成化間之獅頭

真鑪真款而嵌釘者當年監造每種成不取鑄款呈上準用方依款

合縫在款隅邊際但從故首視官造民造官造任其花素無不狂

雅華而不妖樸而不陋極草率處偏耐看玩官鑄分兩無零

然純是琢磨車碾之精鑪窮極工巧自之大家規則宣鑪惟色不能偽黯然奇光在裏望之如至柔之物可以按搗迫視如膚有肉色蘊火熱之

精采善變偽者外光奪目內質理稿然矣傳宣廟時佛殿

因用鑄器非也宣廟欲鑄鑪問工何法煉而佳工奏煉至六用鑪甘石點則現

寶光殊色昇恒用矣上曰煉十二煉足條之置鐵網篩格上用赤炭鎔之清者

先滴備鑄存格上者作他器

金陵瑣事漁戶一日獻大魚入留守徐府巨如舟剖之

腹中柱一虎家偕柳云宣城硤石漁家迫暮釣一龜不

及解也則縛其足置牛圈中夜有席入圈盜牛龜齧其

爪盾護痛躍出兩挂於木次日眾詳以龜為有功效之

溪而屠虎載郡志金陵魚恨不及援此例子又曾閱一

書某所一尉解餉過某山下遇大蛇眾走尉遭吞熟不

可耐尉西人也腰有小刀急取劃其腹風入頓涼乃極

力割割得透透出亡恙但兩耳鎔化耳

予家歛之南十五里有岑山屹立漸江中如青羸蒼蘚

蒼蔚糾松插天先侍御公諱材祠在焉元師山鄭公玉

嘗結屋以居題之曰小焦山俗遂有小金山之目梅耦

長先生詩云地小割金焦可稱實錄北壁稍下曰鄭公

釣臺上有雲根石汪仲淹篆字徑八寸取為勝處唐天

祐中建梵刹或亦呼為普陀乙酉春恭逢

今上南巡繪圖協族籲請錫名御書星巖寺三字額

之又為之榜曰山靈鍾瑞氣溪色映祥光而予叔姪兄

弟輩復獲賜書十二乃創御書閣于其上鸞騫鳳翥

弟輩復獲賜書十二乃創御書閣于其上鸞騫鳳翥



山川曜靈直堪與兩浮玉遙相鼎峙真幸事也

蔡京姦黨碑石工安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但乞免鑄安民二字紹興初詔毀溫公隧碑毀折時大風走石群不敢近一匠氏揮斤前殪于碑下金壘子云兩工愚智千里余曰安民無遺恨後匠氏豈知其愚亦無遺恨也許敬宗有忠孫盧杞有賢子所謂適迹自身者然丈夫也王莽曹操千載神姦皆有賢女王皇室主莽欲嫁之令孫建世子盛飾問疾大怒鞭笞其侍御及莽敗兵入火起曰何面目見漢家投火死山陽公夫人魏受禪求壘綬怒不與使數輩至呼讓之以壘抵軒下流涕曰天不祚爾烈哉二女不意天地正氣鍾于大奸腹中

卷十二

蓉槎蠹說卷十二

六

隋煬長女南陽公主嫁宇文士及化及弒煬實建德誅之當族滅主子禪師方十歲以公主子聽留主泣曰武貴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敗主歸西京與士及遇於東都不與相見士及請復為夫婦拒曰恨不能手刃念謀逆之際不預知耳煬弑父而主恥反面事讎且忍心哉其所出大義凜凜然人生遭此何以為情顏氏家訓譏訕不讀書人無餘地矣然對眾嘿塞不失守拙也世有一種強解事人可資捧腹素太冲同數紳謁監司候久閒話一紳曰司馬相如日擁文君看画遠山者甚樂也一紳曰然然下蠶室時亦甚苦矣太冲閉目搖首溫公吃一驚子閱此笑曰不有以兩都賦燕山

銘為班孟堅文字何關班固及華省名郎不畏二十八宿笑人者乎庶幾身不讀書無為作才語見向准自首免罪

宋弘與宗稱文帝旨詣王球就席球舉扇君不得爾齊紀僧真就武帝乞作士大夫帝命可詣江墩登榻坐之毀呼左右移吾牀遠容皆不以士大夫借要人因歎昔士大夫何貴也

阮裕有好車人葬母欲借而不敢言裕聞曰有車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命熱之司馬德操棄已蠶以箔應借者二事較之優在阮矣

万俟卨希秦檜旨殺岳武穆得為言官盡掇檜所忌晚

卷十二

蓉槎蠹說卷十二

七

登政府稍為異同以離其跡罷去孝宗嗣位反高所為諸與檜善者謫竄編置禹緣此復登三事金壘詫小人多幸子曰小人何曾多幸登三事有幾時而鑄像反接耕父牧豎捶唾在萬世也又按孝新用政府湯思退亦檜黨而漏網者不獨賊禹

明皇舞象祿山得之令拜舞皆努目不動祿山盡殺之昭宗孫供奉朱溫篡位猴見溫跳躍奮擲溫殺之象教舞猴賜緋荒淫不道君失其君二畜雖義亦不善擇主哉

古禮有可議者祭必用尸夫尸卑且幼於上而尊者拜之是何禮也後世以木為主斯得之矣腐儒老生每以



今不遠古為言即此一事不已遠邁古乎

蒲州大司馬楊博過前門武安王廟必投鄉晚生帖江西費相公當軸同年某尚書投費帖稱年晚生一老戲之費鵝湖十八歲中狀元而某稱年晚生定是神童也此兩晚生請一參

章惇蔡卞欲殺劉安世擢土豪為轉運判官疾馳至梅未及二十里判官嘔血死金張柔為河北東西路都元帥燕帥辱赤台譖之中都行臺行臺召柔幽諸土室辱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次日甘心焉赤台一夕暴死所殺者不死而殺之之人先死誰謂無天道也荀子非十二子篇盜名不如盜貨陳仲史猶不如盜也是

宋權書說卷十一

八

何語史魚之直宣聖稱之儕於伯玉其直也何曾從名起見而至等之陳仲即仲亦刻自處耳未必為名豎儒多有此刻論

竇懷貞諂事權宦見無須者誤為之禮竇從一為州刺史每聽詞訟視兩造中有須無須無須輒加意推問以媚之須關何事而遇二竇則貴遇表紹則求生不得也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詐稱柔福授福國長公主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言柔福久死虜中鞠得其實伏誅予曰臣構受詐多矣棄父若兄于生時而稱臣傾府藏殺戰將請其柩于既死及楊髡發陵微則朽木一段欽則木鐙藥一枚昏德重昏痴骨仍留于腥膻之土柔福

詐又其末耳

晉劉遐妻羊氏續女驍果有父風遐為石虎所圍羊將數騎拔遐出萬眾中勇武賁育之流亞也及遐假節淮陰卒遐妹婿田防等欲為亂止之不從乃密縱火燒甲仗盡又何其智推轂專閫以名為將者愧此多矣揚雄劇秦美新至今傳之陳子昂周受命頌未之傳也文人亦有幸不幸耶

寇準知永興軍遇生辰排設儀如聖節晚衣黃道服簪花走馬承受以叛奏真宗出奏示執政太尉王旦熟視對準許大年紀尚騫可劄與知之大臣當主怒不測一言釋上意造福無量矣

宋權書說卷十一

九

宋太祖乾德三年平蜀閱蜀宮人匱具得鏡背字乾德四年鑄大驚出以示宰相皆不能對學士竇儀奏蜀少主曾有此號必蜀中鑄也太祖歎作宰相須是讀書人按儀迄未作宰相

呂后甚楚舍人弟告韓信變信受長樂鐘室之誅又甚梁舍人告彭越反而越醢高帝皆不察白登之役冒頓亦聽閼氏語開圍一角俾漢突出何彼時婦言徹于中外若此

裴寬瘞鹿至今聲稱不絕其比黨誤國未聞表而出也安祿山兼范陽節度席豫為河北黜陟使表祿山公直寬順旨稱其美由是祿山益堅上寵恣其意而無忌史



稱寬為政清簡不避權貴徇私黨奸孰有屈於是者史之不可信何以示後世

韓非子和氏篇豫讓為知伯臣上不能說主使明法術度數以避禍難下不能御眾以安其國及襄子殺伯乃黥劓為伯報讎雖殘形殺身而實無補於知伯若秋毫之末也此吾所下也然士固有一得若豫氏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斤斤以節著者也必以周孔之全材程之此一偏之論予未敢以為然

東坡詠賈梁道如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間殺子元以司馬景王之病梁道與王凌守而殺之也子曰使梁道殺充則夕陽亭不留無復南風亂晉矣為魏巧徒報復

四十六

蓉槎蠶說卷十一

十一

妙在存充不殺

世論大奸輒數溫懿莽操余操三寸不律斷之溫始終一賊不足論若莽以戚孽操以寺人子則誠國奸司馬之篡魏譬莊驕奪跖太山之肝而舖之所謂出乎爾反乎爾者也

山谷論書法云此事須人自體會得不可見立論便與爭也此語可移為講學者告

漂粟手續流波山下有然海千里居民汲以代油秦始皇使人泛千艘取仙草舟人夜以燭跋投海中火大發延燒千里無一人還者既無一人還孰知燭跋投海中又孰知延燒千里也木玄虛海賦陰火潛然然海容有

而秦事不經

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于使蟹捕鼠注以艾灼蠊匡置鼠穴中適能擒鼠按南宋元嘉三十年周朗疏云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然則淮南注誤矣

山人李洪言瓷瓦器壘者雷盪鬼魅多遁其中南華老不云乎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則其物也壘者器破而未離者也

轅釜辱食一時頓有此兩盲婦然丘嫂南昌亭長婦不勝書也

酉陽雜俎大足初士人隨新羅使為風飄至博桑州拜士人司風長兼駙馬見姬嬪悉有須因賦詩其王曰駙

三十九

蓉槎蠶說卷十一

十一

馬竟未能忘情小女頤頤間耶余曰蚯蚓鳴則旱蝻躍魚跳躍則蜥蜴依吉弔鹿交孔雀蛇偶物混雜則有之人即不良何至贅聳於戢波之長須乎

陳餘遭里門吏笞怒欲起淮陰乃熟視出市少年胯下即此一著餘故為信斬泝水上矣

詐取人財物人多詈之此不足詈也古有大脫騙徐福脫始皇童男女數千稱王海島千年指摘莫及羨且不暇而詈乎

披有句但恐珠玉留君容千年不朽遭樊崇此詩只可對楊王孫讀牛山雍門正自不解若語向石椁司馬且申申其詈汝矣



唐人詠維揚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然觀於唐宋元明四朝之季軍民相食屠戮無噍類安見其可死而墓田善也若南華所云南越建德之邑則誠生可樂死可葬矣而世焉有此國哉

韓淮陰張北平計相皆以罪法當斬解衣伏質而遇夏侯嬰王陵二人脫之若明末獻賊脫於陳洪範天不厭亂毒播三巴豈真有破軍星並生而應運也耶

日本國抄本國史嘉興徐某令內丘所得朱竹垞太史親見之其紙似高麗而較薄頁面皆人血染漬作殷紅色題曰吾妻鏡義理極幻異

明萬曆間仁和張問渠家宰先州之兄母陳好朱魚嘗畜二十餘頭玩弄日久母歿問渠哀毀不忍往視皆變為白群客聚觀咸謂魚常變色無異也比及去喪之日魚復變赤儼同除喪人謂孝感所致

宋宮人品名有紅霞帔又有紫霞帔紅霞帔紹興間如張頑兒鄭廿八侯九娘馮十一娘張真奴劉翠奴劉十娘鮑憐兒王八兒皆是紫霞帔則如王受奴之類

西湖志載親 甬上張白齋時當信陽北地時一時靡然風偃而白齋高倡單行不阡不陌王鳳洲詩評至謂其夜蛙鳴露不離泥中謬矣李杲堂題張白齋絕句卷云新意常從方寸舒試看四序有推除諸君死守唐人句六十年前

舊曆書 李朱湄平泉艸木記詩云蘭花秋更紅從來都未之解宋元人蘭譜首載陳夢良趙十使之類則皆以紅為貴至有初日輕霞之目後有特列建州白穀種是閩蘭確有紅白二種矣今江南好事家多收蓄閩蘭貴種而都無紅者即詢之士著并凡宦游其地者皆云曾未之見殊不可解

秀水朱竹垞太史題顧夫人畫蘭云猶有素淮芳艸色輕絢勻染夕陽紅自注云夕陽紅蘭也 雲間女子月移題詩涿州旅壁情態宛然頗足吟諷其詩曰寒雞初唱已中宵獨擁銀缸伴寂寥一月不將奩具理侍兒猶道黛痕嬌密意深溪人未知自將新恨寫新詞郵亭多少題詩客誰是當年杜牧之後跋家君作

官都門氏隨母赴京邸有感書此時年十七齡云云但惜不傳其姓若菴記諸停驂隨筆中謂標梅之怨恚露毫端良屬可念殆亦深賞之也然較諸楊循吉所稱女秀李氏桃花一簇開無主終不留題崔護詩之句風格則有間矣

郭氏青衣捧劍恥作愚俗蒼頭柳家婢死則死耳不能事賣絹牙郎是一對絕妙同調向疑康成二婢難於議

婿苟氤氳老人以一配蕭家戀博奧者以一配郝司空家知及文章事事有意者庶兩不負按司空家多佳僕偵王氏子弟能賞識坦腹右軍劉尹即善謔安得以常奴目之

二七六



唐藝文志任翻詩一卷世罕傳本宋荆溪吳氏謂今郡齋有翻小集僅十篇而已翻有題巾子廣軒詩絕頂新秋生夜涼鶴飛松露滴衣裳前村月照半江水僧在翠微開竹房此詩集中不載翻赤城人

陶隱居閉影不交外物王僧祐閉戶自守上自天子下至侯伯未嘗與一人游韋蘇州鮮食寡欲埽地焚香而坐趙清獻朝夕課誦祇役惟一老兵明魯穆不交小亦不交君子如此并絕交論都可不作然友生之快如望衡對宇歡情自接玄言相滯彌日不解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得如諸公必不以此易彼

偶閱近代文集數種頌勲業則人人韓范敘將略則人人衛霍贊文學則人人左史獎吏治則人人龔黃此風

自漢有之魏晉之際彌甚洛陽伽藍記記晉武時隱士趙逸正光初猶存或詢以先朝事逸云自永嘉以來三百年餘建國稱王者十有六君遊其都邑目見其事國滅之後觀其史書皆非寔錄莫不推過于人引善自向前朝王文成亦嘗謂王道不明人偽滋而風俗壞上下相罔以詐人無寔行家無信史三代以後吾觀其史如江河之波濤為聊以知起伏之概而已詎不信夫向疑樞星門取義宣城張鈍夫延世先生秉鐸宿松時東某一札云舊留京國子監聖殿紅門每扇竅上雕空牕櫺九條長尺有咫下勾列圓點三層突起高二寸許

圍約四寸餘每層其數九遠望若攢星義或取此敞郡邑兩庠尚留遺制松邑遭明季流寇兵火後來重建而有樞無星徒存其名耳或述祀靈星之說見史記漢書者則為農祥故了無干涉也又按左傳哀公十八年伐齊之役晉州綽門於東閭以枚數闔注以闔為門扇門扇只二何用數必數闔上物如今城門上鐵礮之類可推古人制作不可以今人耳目測也

吾鄉黃山有三十六峰析之為三百六十再析之為三千六百三萬六千峰了無窮盡溪澗泉石巖洞之屬數亦如是余以癸巳二月淫游首尾纔六日太住荒率未能飽飫其勝然一日霧四日晴一日雪變幻霜譎多出

意表其竅足盪眩耳目者在於同雲初霽時萬山皚皚恍然如銀海瓊樓清澄高寒不知身世復在何處林木素積悉結成玉蘭朶朶微風振之作環珮聲懸瀑千丈枝枝冰箸倒垂欲墜未墜見現解落寸璣尺璧觸石激響不翅碎萬斛琳琅也久之所謂玉蘭已易為幽梅萬點著松鍼上縞衣映碧又似萼綠華仙子化身不比尋常美人月明林下巡歷中覺有異香冷韻頻來襲人薄暮登鍊丹臺望落照見石林峰巔一人通體瑩潔如披白練初疑是積雪頃復跌坐石洞中面正赤如自然銅色頭稍稍顫動不止忽有光若電頰已而焱火迸起遂隱不見山僧以為白猿公常出沒丹臺左右時作此狡



猶云斯又一奇矣此志諸遊譜中所未及略誌於此

答桂蠹說卷十二

廿九

朱桂蠹說卷十二

一六



嶠崖說序



人之得天者既全則其表克紹而學  
承之資亦獨存是以孔庭之訓韋氏  
之經卒以成括嗣象賢之誼蓋自古  
然也余友革農章君積學淵雅提身  
醇潔為世所推重與紳交垂十年如  
一日余承乏齊魯諸邑皆倚其擘畫指  
陳所及無不曲中宵縻暇日或寄情於

詩歌言調津靈詞旨絕佳而尤精於考  
核久已折其識之卓而學之邃也已丑歲  
出行篋中謬崖說一書眎余曰此先君  
子手錄弄藏久矣今春僑寓祝阿明府  
范公席炳贊予付諸梓予盍為我序焉  
余受而讀之有同蟬嗜愴自弱冠叶即知  
苧田先生為王魏名進士與諸太史錦  
張侍講灝為金石文所著有浣雪堂詩

文集如千卷此書其全豹之一斑乎然已  
足與書影波於諸名刻並傳不朽而因  
巨嘆革農章君之獨厚也爰集同志周  
君芝林羅子耐齋余殊近蓬分任校雠  
共戴其事革農辱序於余故以不文  
謝謹附識之於左時乾隆辛卯四月上  
泮仁和萬縣前知書於臨清官舍之思  
政堂





諤嵯脞說自序

清談始於曲午說部盛於李唐要其議論風旨無傷雅道足資考據迺足尚耳 本朝名家如周櫟園之書影汪鈍翁之說鈴宋西陂之筠廊偶筆王漁洋之池北偶談分甘餘話皆裨官家之精金良玉清言雋永瑣事解頤

序

未易率然梯接也不肖食貧浪遊性喜鉛槧家居之日少作客之日多或南皮高會談讌餘芬或東甌分光一瓶借讀以至著屐攜筇輪蹄所及每有所得輒默識於懷初嘗蒼作一編以盟捱脞說目之蓋義取周禮春官掌夢之職厥三曰噩夢呂譬况半生之偃蹇侘

際而做此荒寒瑣碎之筆墨消遣破除徐捱歲月云耳癸丑通籍之後故少宰聖湖姚先生延致皖江搜行篋中見之謂其書可傳而命名之指嫌於詭激目為不肖更其號曰諤嵯且鐫章呂詒之蓋勗之以審諤之節而不奪其嵯岬之風重違大人先生期勉之意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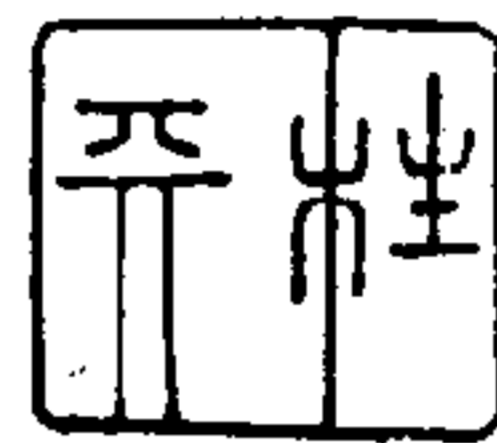
序

焚棄原叙而別題數語於簡端至編中著語皆一時興到文不加點比之名流說部深媿不堪與酪作奴而經吾友諸太史錦鍾侍御衡張侍講灑茅明經應奎黃文學家相高孝廉藹互加評點交口薦樽覺雞肋之味棄之仍可惜也故積而藏之若曰國門之懸則吾



宣敢

雍正十三年九月既望章楹自識



序

三

例言

發凡起例廼所以明著述之緣茲編本爲彙錄排閱之方放筆先草一序次印拈豪逐節任意綴之初無義例可舉迨紙墨漸多部署稍別遂分四種則不能不以發凡首之原序所云無統無部蓋未定之言性匪護前嬾不復收今原序已刪去

詩話之作古今頗多但評論昔賢者非有獨見之奇每致不鮮之訁惟本朝漁洋樸園數公祇紀同時聞見故應自關蠶叢茲雖未敢效蟹然一本心裁俱由目治第以均堂膠芥蠡海淳澗眇眇諛聞不能廣及爲媿耳

謗崖脞說

例言

一

洗雪堂

即在交遊掛一漏百行有續編

目以詩話則無關於詩者不應闖入第編中所載亦惟單辭斷韻或笥藏未刻之詩畧登一二若已有錄本行世者概不蔓引意在表微非徒集腋也

扶筇駕筍挾異討幽濟勝隸人筆舌互用此記遊之所向也斯編碎碌非是之儔惟是客路解鞍荒雞曉月蒼茫四顧偶觸羈懷歷久勿忘臆觀若覩飯餘弄筆一拈出之耳拙集別有遊記十餘篇不入此錄

或嗤予遊歷甚隘又多人所習見者奚容喋喋此殆不然唐人咏巴山雨聲東坡記承天月影此豈世間希有



之境耶風光物態眩眼前塵寫我會心亦足以發人悲  
悟非謬作調水符記里鼓也

古今之遠天地之大何奇不有志怪搜神諸臆肉搜  
幻甚詳顧流傳既多真贗莫辨予生平從未見一奇事  
從未聞一怪物若聞之而鑿鑿者則時有焉類筆數條  
命曰詫異言我亦自詫其異耳匪實信之乃亦何能盡  
疑之耶首紀婦殺夫夫棄嬪人倫構杌怪莫大于是故  
拙集初編有譚叢一卷凡已載者皆不重入

詫異所錄不過如蘇長公強人說鬼聊供軒渠無關掌  
故至如年來邸抄所見奇祥上瑞屬集輯臻太史職之

誇崖勝說

例言

二

浣雪堂

匪儒生所敢私志也概不涉筆焉

凡散帙逸編偶有覩記堪裨攷索可資議論者非世所  
習見則錄而存之每段系以拙見發明畧倣史氏長編  
總論之意三長無取一得妄鳴何異兒曹稱妮坐衙絲  
繡對簿作此寂寂定知鬼亦抑揄信筆便書都無寫易  
見者勿哂其蕪疎可也至于時代後先俱不復計則五  
卷皆然無庸曲摘

浣雪堂主人漫識

誇崖勝說總目

第一卷

詩話

第二卷

昔遊

第三卷

詫異

第四卷

撫軼上

第五卷

撫軼下

總目

浣雪堂



誇崖脛說卷之一

新城章 傲亭山漫綴

每飯罷拈筆作楷書數百箇既無所鈔則隨意  
所有想而書之故文義未順本不起藁也

詩話

唐人作詩有所謂尊題格者在贈人之作亦必自占地  
步如昌黎有久欽江總文才妙自嘆虞翻骨相屯句以  
狎邪小人况他而以忠直自况亦失理甚矣又其甚者  
石鼓歌欲極嘆岐陽獵碣之高妙至以陋儒編詩不收  
入二雅編迫無委蛇為口實亡論尼山以外別無編詩  
之陋儒而二雅多周公撰著喬皇深厚如此而以編迫

以渠眉評  
昌黎有知定  
當從首謝道

誇崖脛說

卷十詩話

浣雪堂

詞之可乎文人誕謾于斯極矣此題向以韓蘇二詩為  
絕唱 本朝諸州廬錦作詩一篇凡百韻纏繞千言陸  
離古奧攀風提雅凌獵冰斯而實則文從字順控縱如  
意余嘗謂觀州廬石鼓篇而猶以為古人名世之作後  
人不能更加者真妄庸自棄之見也桑伊佐作鎮海樓  
詩七言長律亦排至二百韻此前人所未有然伊佐可  
傳處却不在此

陶穀儉邪貪鄙最為汚下不但袖中禪詔詒笑千古也  
開寶中以學士奉使吳越獻詩二十韻末云此生頭已  
白無路掃王門此豈大邦重臣下臨藩服之體又浙帥

某渠眉評  
余亦從同且  
較勝迦陵時  
君自燕一聯  
故自過海變  
多許耳

開寶有金叵羅殺欲得之因稱疾帥探知其意以一副  
贈之故以詩謝云乞與金鍾病眼明其苟得無此如  
此則向之頭白掃門不過欲多貽贈耳余題秦弱蘭  
一絕云郵亭新柳翠穆穆擁帚低鬟一笑愁此夕風光  
真箇好欲將天水換江南陶贈秦詞  
名風光好寓誅意之辭于微  
婉之內未易為淺人道也

予少作無題十六首中有一聯云家鄰曲水雙橋外人  
在春風二月初時年十七尙未見陳迦陵集也後八九  
年受知于秀水令吳商山夫子附芝寫呈舊作一軸夫  
予大賞此聯以章曲水呼之嗣是傳播浸廣雍正三年

誇崖脛說

卷十詩話

浣雪堂

予如京師諸庶常襄七錦數從人間章曲水不去口然  
予已病其同迦陵句改云行來曲水雙橋外坐恰新鶯  
數囀餘自謂未減原句也二年後諸先生南還選錄浙  
中詩為清風集登予詩二十餘篇仍以此聯為絕唱而  
皆余改本遠不相逮且謂偶同陳句正古人襲故彌新  
妙境歷舉太白摩詰荆公山谷諸公襲用之句相發明  
其說甚辯故諸先生選本則仍之而予所雕浣雪堂詩  
則用改本兩行焉按迦陵句云烏號北斗三更後人在  
東風二月初二句各意予則十四字共寫一段情景又  
珠一春字實有鳧鴈之別然論定在五百年後非此時



所當硬排註脚者也

錢唐陳二十八墨樵景鐘詩詞字畫並入能品有江行

竹枝十餘首尤得古意偶記其一云女兒生長富春江

不解懷春感吹厖阿姊有郎哥有嫂羞它打槩定雙雙

命意屬辭俱有風人之旨不僅效前溪子夜聲響而已

投余詩牋甚多常為學書者持去故不多載

宋元祐黨籍碑成于蔡氏父子人皆知之而其機實聲

於王安石則人所未悉也安石門生子偁相繼得政鑄

寶鼎列元祐諸賢姓名于其上以安石比禹稷而以司

馬光諸公比魑魅自是黨論大興與國俱燼金人入汴

見鼎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碎之

北轅之既安石實為罪魁而後人猶以文章可觀曲為

揜護亦齊心之論也余嘗有一律咏安石未著集中今

附于此詩云當時觸石綿延起散作狂霖遂陸沉端禮

豐碑猶毀跡雒陽議鼎自岷嶽空憐杜宇傳先覺無那

權郎劇野心乞與名封不無意荆舒氣惡早駭駭按安

石生時母夢獲入其室故小名權郎平生躁動不肯坐

非睡即行後由荆國進贈舒王荆舒是懲謂非南牧之

兆耶

余友仁和周岷左錫轄僑居餘杭之閑林步其人風流

茅東眉評  
眼前意無人  
竹道故白可  
傳

黃警峰評  
涉護安石痛  
一也

茅東眉評  
語帶風骨得  
鐵魁之肯

諤崖臚說 卷一 詩話 三 院書堂

諤崖臚說 卷一 詩話 四 院書堂

儒雅冠絕流輩書法精楷殆入董文敏之室詩尤工五

言其得意處陶韋亞也然善病落落寡合今不相聞者

十餘年矣每一念之忽忽竟日向嘗以所為紀夢詩寄

亡友鮑虞臯且題其序曰辛卯陽月夢與章君柱天鮑

君虞臯偕遊一村落柴門竹徑空廬蕭然余一足踞床

一手憑几繙平生自製詩鮑君居右同覽章君且行且

聽余曰近日又成一集惜未攜來因朗吟數聯有叢菊

裝秋枕餘英帶露發人家烟樹迴香稻隴雲平之句兩

君交口稱善章君忽進曰君食餅未余曰未也敢請章

君急呼小童取來授予一自取一啖之如握滿月在手

厚寸許指凝玉慘堪喻其美非人間物余與鮑君各分

一半食之甘美異常時兒子乾侍側鮑君分半之半與

之曰此餅不易得食也既覺猶津津齒頰間洒然嘆異

吾三人殆不終塵世踟躕者乎因誌以詩予亦有踵韻

之作詩多不載玩其序殊非偶然顧虞臯名滿吳越間

一旦無疾化去岷左猶局蹙諸生中余年過四十纔得

一科而再阻公車依然村校書也回思作夢時將二十

年矣此非所謂痴人前說夢者耶惜岷左詩可見者甚

少即夢中兩聯記之亦足彷彿吾友也因備誌緣起於

此



茅渠眉評  
可足成一律

蘇明允本不能詩。一日在歐公席會餞歸客。與坐者八人。以黠然消魂。惟別而已。分韻明允得而字苦索久之。乃云。談詩究乎。而解顏可知。王介甫亦在坐。遂作二疊。一曰。風作鱗之而已。為典妙。二疊云。春風垂虹亭一尾。湖上持微兀。何賓主兩忘。吾與而尤為渾然天成。君子不欲多上人。明允之恨介甫實始于此矣。曩共某先輩小飲。梓中肉皮有毛。戲拈皮毛二字。各作七字聯。先輩初云。賸喜越庭有鳳毛。後乃云。盪穢須投大腹皮。儼然自以為豪語也。予遂巡呈句云。臺上黃金誰買骨。懷中名紙任生毛。又云。生本不營三兔窟。窮來寧值五羊皮。

諤崖脛說

卷一 詩話

五

浣雪堂

此崇眉評  
竟花間絕  
調與片錦  
碎足以不  
朽矣  
黃鶴峰評  
以此天才而  
與先生為仇  
儼使天末其  
年則蛾眉風  
雅豈至要設  
秋燈即知達  
物於此定非  
無意

先荆周氏十五結褵。性淑而慧。初不知書。予夜讀時。輒以女紅相伴。稍為解析字義。始啜唐絕句數首。及花間小令。一再過。即能口熟。至調叶四聲。一語即解。亦異事也。所居西城女牆之外。即茗溪。大橋橫跨其東。一日偕坐後軒。看雨。新燕掠溪如剪。忽哦哦久之。命予操筆書曰。風滿溪。雨滿溪。風雨濛濛燕子飛。畫橋西。復西。蓋長相思之半闕也。予甚驚嘆。令更足成其半。笑而不言。予因為足之。亦未以為可也。全載後。偶為亡友鮑虞臯言及。虞臯謂此化人天籟。不當強續。然先荆深戒予勿為外人言。聞亡友言甚不悅。嗣是亦不復更泥。予受詩矣。

諤崖脛說

卷一 詩話

六

浣雪堂

後三年。竟卒。而虞臯亦以是秋下世。歿後。吾友黃靖方錦虹。昆季偶為扶乩之戲。忽虞臯降壇。詩文酌答。宛如平生。且為傳達先荆消息。語近荒怪。茲不盡述。余別有玉陽青鳥志。載之甚詳。



茅渠眉評  
妙論過於純

竿所不屑為者而耳食之徒至以詩配蘇以詞配秦陳師道輩又行之為詩派皆羣盲拍肩之智而已何足道哉且如山谷自負其句云人得交遊是風月天開圖畫即江山每舉以教人又謂不欲以常語雜之終不能成篇此二句亦復何妙入東坡放翁手即土苴耳又一詩云雙鬟小弟如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稱子婦之色以贈其兄此何理也朱晦翁謂其詩多信筆亂道秀鐵面訶其好作淫詞當墜驢胎馬腹豈不諒哉其得以翰墨風流揖讓東坡淮海間真僥倖耳山谷書法第一詞自地者不帶什之六七至詩則不足言也

講崖勝說

卷一 詩話

七

沈雪堂

禦兒呂子叙藝範孤情絕照邈然塵墟之外間作小畫秀韻拔俗如其人也康熙甲午余始來禾中時子叙長于余且二十年一見契合引為忘年友和予所為送春詩且過從邸舍談誼鄭重其婦兄徐神功先生時年已七十餘嘆謂予曰吾子叙蹈躡時流無當其意者獨于君引重至矣別後予以二律懷之子叙用繭紙長卷寫枯木竹石踵韻題四詩于後寄貽有句云君方自號虬髯客我亦堪稱老畫師其風致如此余嘗自篆一明年子叙忽得疾將易簀從容盥頤整冠帶命筆作擘窠大書一聯云余影無慚任爾招從冰鑑過閻羅有道恕余

茅渠眉評  
絕似東坡  
中後句使君

不自不凡

茅渠眉評  
史隱得此  
雅當與長  
命與長  
府並傳然  
數千金如  
後一貧如  
子乙已如  
時至無衣  
客尤為希

不帶紙錢來命粘于中堂洞開重門倚枕而逝及夕而其婦亦相距僅數刻耳余為四律哭之今此藁已亡惟子叙畫卷寶之笥中嗚呼笑言如昨而其人已千古矣

仁和王雪子照詩才清麗吐屬無凡語始因虹川即虞與予定交虹川歿後僑札之分益深然其為人秀羸善病又苦貧歲持襦被出遊余乙巳北征之後不相聞者六年雪子以庚子舉京兆第六人需次久矣可念也偶記其紫溪道中一律云清淺灘如燕尾差層雲不動雪飛遲乍寒村巷破陀路最好溪山黯黯時甚欲綠尊傾

講崖勝說

卷一 詩話

八

沈雪堂

素醜還能白戰和新詩史記末二句換蓋次虹川韻也雪子書亦工與予贖札尚有藏弄者聊存一詩彷彿其標韻焉茅渠眉評以秦川貴公子作令於潛跌宕喜吟咏臨潼王柘邨顧以秦川貴公子作令於潛跌宕喜吟咏日可得數十首好與山人墨客往還蓄書萬卷移官之日連牘不能載亦近今鮮遺者也初亦因虹川雪子問交于余數折柬招余過其官舍未果往虹川歿後索余詩集去既為之序又題五絕于後以歸今紀其二于此君來應曉水流西橫益才華黛影齊寒夜披翻鱗魚父桃花引我武陵溪人琴深痛鮑虹川早侍蓬萊玉案邊



從此吟磨若獨據酒闌燭跋走千篇句法故瀏然以清也柘郵與予詩不下百餘軸投贈之繁一時無兩

康熙辛卯冬余僑寓烏程有女郎吳氏與所私少年共沉于河凌晨喧傳余往視之二屍相携植立水中選絲而衣中單逼袂俱極周緻雪頰瑩珠青鬟漂淥真神仙中人也觀者數千人悼姍匪壹予哀其用情之堅首爲一詩弔之有句云慘憐携手仍今日想像摧心計昨宵情有根芽天與措恨無碑礪酒難澆全篇不載蓋既出之水女手猶持少年腕堅不可擘故云爾女實倡家火而併瘞之噫亦可哀已

諤崖脛說 卷一 詩話 九 浣雪堂

明袁海叟以白燕詩得名此最可笑且如其所謂警聯月明漢水初無影雪滿梁園尚未歸二語無論格調猥俗亦復了無理致漢水梁園與圖雜撰月明雪滿氣候紛糾無影既非白之真詮未歸又不見白之形似况中夜雪天原非燕飛之時兩言縱極力寫白亦終與燕胡越也豈知時大本珠簾十二當中捲玉剪一雙高下飛之天然工妙情景生動乎李獻吉云海叟白燕詩最下最傳餘高者顧不傳此自屬一種氣運不可以道理推說也古今如此比者何限袁作明列朝詩亦登之按列朝詩集錄詩甚寬且有既斥其妄而仍錄之者如閩集錢氏二女之作是也又甲前集登倪雲林夜泊芙蓉洲寄許鍊師一首語意未完殊

諤崖脛說 卷一

不成章後閱雲林清閑閣集乃知此選僅錄得半篇非全詩也不知何以貴而遂取之古人固有削去柳子厚漁翁夜傍西岩宿篇末二句以爲勝者然此則大非其例其爲精闕無疑蓋撰錄既多不能不分任于門生學子校讐不精遺誤後學具眼者要當各自辨識勿以其爲名輩論定而耳食之可也附志

瞿宗吉謝宗可並有味物近體百篇昔所並推然工妙可傳者不過十之一二蓋此體既不宜空泛又不宜沾滯如前所舉時君珠簾玉剪之吟誠未易造也近偶見嘉禾張博山劬味物一編頗有佳什題亦新採不襲前人今錄二章以著其概詠諸葛菜云扶疎紫翠燦窗紗開出非關蜀相家若使臥龍營小艸不妨流馬載閒花幽芳一姓傳何幸香土三分占足誇我亦縛廬思種菜

諤崖脛說 卷一 詩話 十 浣雪堂

未容抱膝對春華臥龍流馬一聯真得事外遠致餘亦蹀躞可喜詠嬾貓云篆養空勤費夜呼性慵奈像主人何鬚燃爨穴防寒早目送跳梁戒殺多食飽魚腥春悶悶眠殘花影雪皤皤長卿四壁雖如水誰管偷詩物似梭語語形神逼現誦之輒欲失笑張君遊道甚廣皓首韋布揖讓公卿間豁如也與同里盛宜山遠並稱詩禾中謂之二山



共余酒邊徵逸事為戲先生亦作懶貓捕鼠詩甚巧今不盡憶又作粉楨詩謂老妓齒落腮通難施粉澤以羌桃核納口旁其句云多虧羌國雙桃綻觀出吳姬兩頰妍蓋比事屬辭有所諷諭可謂雅謔也先生集繁殺青未易優游佚老亦不復屑意于此予乙巳北遊解鞍于東阿旅店覽壁間題字見一詩云二十年來老孝廉愁多不寐耳偏尖忽驚爭棧驢言怒旋聽連牀客睡喧姊妹有情歌贈芍寒酸無福夢挑簾已知富貴天慳甚傲骨應須急下砭蓋先生丙戌下第南歸時所題殊收集中今錄于此以存一家詩格也喧字出韻

諤崖脍說

卷一詩話

十一

完書堂

青浦張天農先生德純幼有聖童之目五六歲時父攜之遊武林西湖占對神速工妙不凡喧譽一時諸大吏聞之爭相迎致宅眷皆連手縈之犀錢玉果之貽殆不貲矣翁一夕話載其對句甚脩後登庚辰進士授浙東一令未久以虧帑被劾幾重得辜余師戴榜庵兆佳建平人丙戌進士先生令天台首倡捐助得解組投閒以老才命相妨可以一慨也先生于康熙辛丑來建平頽然暮齒矣曾以晚春書感二律書箴見貽法老調高才情橫溢題云次家匠門兄韻而亦覃鹽咸三部雜出殆不可曉然不害其詩之美也其一云天教一雨潤羣枯人閱殘春氣轉蘇小

渠后評  
人言才無  
命古今不一  
然此友已幸  
傳摘句圖中  
矣

醉扶頭還儘得好花菱尾未全無交結東從時輩風日清便及老夫偏故客牀臨鏡檻回頭頻自將銀鬚二云輕裝典盡只春衫影瘦從教眾裏嫌猶愛客時留淺酌怕千人每寄空函愁翻塵篋烏絲錦夢歛烟扉碧玉巖自有華陽知慧業不須騎馬問頭銜此亦可以髣髴先生晚節之堅孤蕭寂云爾華亭董閻石尊鄉贊筆中載時人異相數則稱先生口大容拳然負異才晚獲一第僅以邑令贈登食貧以終相不足憑如此童子時比鄰得一友曰俞勝侶步來故竹馬風鶯伴也資稟絕類詩文雜撰不藉師傅而時露英爽尤長于制義早歲餞于庠名譽藉藉鄉曲間其弟在陸允來亦能

諤崖脍說

卷一詩話

十一

完書堂

文兄弟自相師友予嘗書小聯贈之云我於三妙猶夢萼君是同懷似友生蓋實錄也然貧甚依其伯父以居年二十七始婚婚後僅一月歿于陳氏館舍余蒐尋其所遺零章斷句輯為紅雨樓遺集後為一友借觀久而不歸詢之已失矣至今以為大恨僅憶得其散句四聯聊志于此以存吾友姓名而已五言云孤艇依雲任涼花待露開隴平禾黍際天淡水雲邊七言云僧倚石幢閒曝背鶴停苔砌倦梳翎鐘沉遠寺夢回枕雪合小窓人擁爐此皆與予剪燭論詩時所舉似者故能憶之勝侶歿後遺腹生一子未甚而歿其婦亦旋卒在陸後數

一第 137 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 0 反文句



年甫遊鄉校。又卒尚未婚也。近時文人薄命無有如勝  
侶者。余爲作傳及紅雨樓集序別見浣雪堂初集中

勝侶嘗次虹川時字韻味玉蘭花詩苦吟力索求其神  
似最後忽得句云忽驚玉燕翩然坐却是隨風花落時  
自謂他花所冒不去也然予訝其辭氣殊近不祥翊日  
其女弟亡已及笄矣此可以謂之詩識

維揚陳東川祺僑居郎步與予最善其人能詩而多藝  
往在秦淮板橋間與諸少年乘樓船擷笛過鼓絲肉間  
作曲中老教師相顧以爲勿如遲暮江村托末契于里  
兒溪叟夷然不屑既與余交過從甚數倡和頗繁臨岐

諤崖脛說 卷一 詩話 主 浣雪堂

執手自歌所爲望江南曲曰相逢晚半世恨空過一歲  
聚談剛幾度知音莫說放歸艤舟著淚痕多曼聲哀思  
不啻落花時節李龜年也其詩附見余集者凡數首又  
憶其味並帶虞美人花一絕落句云一歌垓下千秋恨  
兩喚虞兮不枉然不費雕斲而有天然之妙亦極可喜  
西泠楊澍三汝霖詩有大歷間人得意處與余聚京邸  
數月旋有宣府之行嘗以所爲咏柳八章索和蓋亦自  
傷搖落托物起興之辭也今錄三首以想見此君攀條  
撫枝唾壺欲缺之况焉淺綠深黃一番新年年占盡灞  
橋春飄零身世應憐客眠起心情懶並人落日野塘烟

抹斷殘燈小院雨翻勻不知今古愁多少迎送無端作  
效顰消息常憐花事遲碧纖痕垢漸成絲已柔風力三  
分態尙帶春寒一半枝客思乍如鳥暮雞年未解贈  
人時眼前多是勞生地那許幽棲自在垂曲欄干外小  
樓東春在誰人凝望中莫信軟條心易絆不逢青眼路  
難通有情還惹催花雨無力偏爭舞燕風多少暮鴉棲  
未穩亟鞭歸去月朦朧又斷句如荒臺有客還停馬廢  
苑無人自舞花半塢夕陽茅屋外一篙春水板橋西錢  
劉而下蓋未易得此調也予悉次其韻具存集中

劉夢得九日詩欲用饅字以六經所無乃止此雖若稍  
諤崖脛說 卷一 詩話 主 浣雪堂

拘然自是古人一種遠識宋子京引周禮籩人糗餌粉  
食字翻之在醴館輕霜二句猶有雕績手段下乃率筆  
云劉郎不敢題饅字空負詩中一世豪是底語去張打  
油胡錢釘幾何而世乃以爲古今絕唱替人捫籩之見  
何足道哉按周禮此條疏云今饗饅之名出于此蓋以  
當時方言證之但言饗字之本亦未嘗竟指爲饅而卽  
據此爲典雅可乎如今人直呼湯餅爲麵麵本麥塵豈  
得遂以爲饅名饅字之稱大率類是子京啞點劉公一  
時興到不必申此而緝彼也子京當時徒以兄弟並極  
巍科舉世艷羨紅杏尙書方且以一語動海內故題饅



浪竿亦不妨與。此是極馳之醜。孔靈犀彩鳳之擗。擗一  
例。風行顧其服者。不當隨聲附和耳。

同年生錢唐桑伊佐。調元。早年。神駿之目。而予知之

未盡。向見其近體詩數首。固未以為至也。最後同館嘉

郡三年。會將別去。徑造其齋。索閱平生滿志之作。伊佐

出蘭咳艸堂詩一卷。示予。其樂府歌行古詩數十篇。沉

浸漢魏。而醞釀于國風。離騷之遺。殆為元和。大歷以下

所罕儷。是日乃畧盡吾伊佐之奇矣。因出昔年家園所

生合歡竹二節。見示索詠。遂立占兩截句。贈之。伊佐兩

尊人並高年嫂夫人雅善吟咏。故詩意及之。云。暖律何

諤。崖勝說。卷一。詩話。主。沈雪堂

緣解谷偏兩枝。黃玉一竿。幼絲。終不灑。英皇淚。吹徹參

差。是比肩。慈竹。檀樂。考。笋。香。承。琳。注。耦。兆。奇。祥。分。明。虎

節。頌。英。蕩。伴。爾。扶。桑。愛。日。長。此。二。詩。亦。未。收。集。中。僅。志

于此。

近世詩僧頗多。而羽人工此者。殊不數見。禾中道士馬

嘯竹。斯年七十餘。雙瞳碧色。奕奕有光。類有養者。工書

喜為詩歌。少壯時。與曹侍郎倦圃。朱太史竹垞。往還。酌

和。歷歷能道之。今秋烟雨樓。新建落成。嘯竹登覽。作詩

四篇。錄以質余。今錄其一。云。一枝藤杖兩芒鞋。九日重

臨烟水。厓青合。遠峯籠野色。白搖中。渚散輕。雲。桓。伊。據

茅梁眉評  
上麗當冠是  
題

茅梁眉評  
妙論解願祝  
京兆問之九  
當賞音

榻。遂三弄。庾亮登樓。興復佳。天意隨人。端有。嶺。鷗。波。浩  
蕩。奇。冲。懷。此。詩。非。其。至。者。他。詩。與。有。蘇。陸。勝。全。篇  
勻。密。者。亦。不。多。得。蓋。嘯。竹。甚。虛。懷。而。遲。暮。孤。立。與。之。切  
劇。者。少。也。予。以。羽。人。詩。侶。絕。少。惜。而。志。之。

才色二者並。兩問秀靈之氣。所發越。非但能兼者。絕少

即擅一端。而詣其極。則必有大缺陷。以折除之。此固然

之理。無足異者。西子太真。以色傾天下。而吳宮花艸。不

聞。隻字品題。所傳太真。贈張雲容。二十八字。乃得之文

人。幻遇其為偽托無疑。餘亦不傳片語也。其他香奩吟

味。率多具體不足詳論。能詩女士。唐惟魚元。機。李。季。蘭

諤。崖。勝。說。卷。一。詩。話。主。沈。雪。堂

薛洪度三枝書而已。宋之李清照。不愧使章。北。面。朱

淑真。亦堪與秀眉子。矜驂。驪。並。駕。然。一。則。晚。節。潦。倒。一

則。兀。耦。非。人。而。亦。皆。未。著。有。胡。天。胡。帝。之。美。也。故。吾。嘗

謂。絕。世。佳。人。正。使。不。識。一。字。亦。復。何。損。而。末。俗。驚。名。不

特。文。士。喜。夸。即。閨。閣。亦。爭。營。子。墨。深。為。可。訝。乃。屢。鼎。流

傳。猶。使。痴。兒。眉。舞。則。更。可。訝。也。嘉。不。向。頗。以。玉。臺。著。美

聞。有。某。婦。者。能。詩。能。畫。又。能。劍。舞。炫。其。姿。才。不。可。一。世

有。某。觀。察。以。千。金。聘。之。婦。不。肯。偕。小。星。也。旋。舍。之。去。梅

里。大。家。以。厚。幣。延。為。閨。塾。師。名。藉。藉。吳。下。今。春。見。其。所

詒。某。夫。人。一。箋。詩。書。畫。並。醜。不。可。耐。借。使。冠。巾。束。帶。殆



不。與。三。家。邨。牧。牛。兒。授。句。讀。也。乃。知。香。齋。崇。飾。百。無。  
一。真。余。舊。撰。定。秋。燈。集。四。卷。自。此。當。毀。藁。六。秋。燈。集。蓋。  
媛。詩。歸。芟。削。刊。之。而。成。之。即。俗。本。名。

芳華坐兌

卷一詩話

七

完學堂

鍾岱峰評  
如一幅畫圖

鍾岱峰評  
山等記  
高梧村評  
何夜無月安  
得索解人共  
之

諤崖脛說卷二

昔遊

新城章

樞亭田漫綴

富春江繞嚴陵東下。抵富陽縣。有小山當江口曰。鶴山。山  
城。埤。現。環。出。巖。岫。麗。懸。俯。矚。風。帆。沙。鳥。數。十。里。可。極。目  
也。顏。曰。春。江。第。一。樓。實。踞。勝。概。甲。辰。秋。余。有。所。訪。棹。小  
艇。渡。江。行。長。沙。上。鴉。舅。萬。樹。霜。葉。絢。爛。蒸。如。丹。霞。苦。竹  
江。村。斜。陽。零。落。迷。不。復。得。所。訪。心。頗。惶。迫。遇。一。竹。塢。中  
有。村。童。抱。書。出。詢。之。曰。何。氏。村。也。入。視。塾。中。師。則。嘗。於  
武。林。試。院。中。相。熟。者。會。已。暮。主。人。從。外。歸。負。罍。罍。佩。答  
諤。崖。脛。說。卷。二。昔。遊。完。學。堂

箸提瓦甕白酒相視而語師前為余道所以主人笑曰  
茅簷土銜能止一宿乎余度不能返所寓因諾之已而  
煮魚煖醪進糲飯彊為一飽與其師共臥一竹牀中夜  
寒甚不能寐江月入牖見暉如雪起步簷外雖濯見冰  
壺不是過也及朝曦上林杪乃別之而出每憶此宵情  
味想沮溺丈人于今何遠是夜次兒力  
收生于家

鶴山最高處有小祠垣扉俱無冬月山高風烈人跡鮮  
到有丐者年可二十餘操西音日從城外酒家乞甕底  
濁漿飲之著一疎布單襦寒暑不易身外無一物也夜  
即登山頂危坐祠前石上如此數年人皆以顛目之余



其人氣體充悅。殆非顛者。且遇寒冰雪。實可殺人。豈顛而遂能耐耶。惜當時未與一語耳。并志之。

高橋村評  
野趣通情一  
征有深致  
佳境歸塵襟

溯江西上三十里為洋漲沙。余宗人數十家。析居于是。凡瀨江之地。長塌無常。沙積淤隆。漸成聚落。大率皆瘠土也。獨宜梅。居人遂以造烏梅為利。菘梅如麻。綠坡被坂。亘十餘里。彌望皆梅也。隔江亦然。碧堤逶迤。翠嶂層疊之間。玉樹珠林。族如薺鼓。楫緣沿春風習習。香雪撲烟。濤中尤極可玩。何必遠舉羅浮。庚嶺哉。再西上三十里曰港口。此走嚴陵道也。江岸有山曰將臺山。或謂錢武肅王嘗于此閱水軍。或云方臘也。山上石版長博。巨小不一。側臥者。莽中凡數十枚。無敢動者。蓋建臺故物也。予戚余生家其地。嘗登覽之。亦甚奇。

諤崖脍說

卷二 昔遊

二

完雪堂

左傳哀公十五年。楚子期子西伐吳。至祠內。杜預注。在廣德西南。約畧今廣德建平間也。康熙後壬寅。余遊建平。一城如斗。大無登眺地。有宗氏者。邑之巨姓。忠簡公裔也。宗君士元最善予。為言出東郊三十餘里。為伍牙山。相傳子胥伐楚。建牙地。山不甚峻。而秀拔。山下岑君祖期。乃其中表弟。亦勝侶也。遂策蹇往遊。祖期好客。而飲戶甚大。庖饌俱精。留五日。日在蹊山。罇杓間也。余別并詩。二十山頂為子胥廟。其下有泉。當廟外。中有物餘。首別見。

類蜴蜥。背青腹深紅。具五爪。取置他器。封識之。閱宿輒亡。去蓋神物也。每旱。澇禱之。輒應。此亦深山大澤。實產龍蛇之徵。無可疑者。

建平邑西有村堡。曰諸葛城。四周土墉。隱隱隆起。居其中者。可數十家。疑鄉人嘗築堡以避寇者。然其中居民。生兒俱不出痘。痘症行時。外人或攜兒避入堡中。輒無恙。則理有不可曉者。或地氣有殊耶。

東坡遊白水佛迹。山下有水西流。因作小詞。有誰道人。生難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之句。天下水少西流者。惟建平。即溪繞城西流。七十里。達於南碕湖。其水極清駛。

諤崖脍說

卷二 昔遊

三

完雪堂

繇城東門至西門。僅里許。然東門之水。釀酒味佳。而質重。西則味劣。而質亦輕。理有難解者。侯秀才鳴珂。家城東溪上。數招余過飲。家釀甚美。道北有小庵。嚶城王生寓其中。王知醫。而草書甚工。庵主老僧。號隱泉。年七十餘。嘗遊吾邑之徑山。談少小。腰包行腳時事。娓娓可竟。口聽治伊蒲饌。亦殊芳潔。談久共飯。侯生輒從。牆頭過濁醪。為助。余每過。即有詩紀之。侯生之父。居闔閭中。而有壹行。嘗再拜索贈言。余亦不能拂也。

山月嵯峨。水月森皓。各得相助之韵。余平生僅兩宿徑山寺。看新月。浮紫翠間。與虞淵蒸霞相映。帶羣峰霧漲。



高梧村評  
真鏡冰彫環  
手雲英化水  
光彩我同不  
是乘月弄潺  
湲便得此中  
佳趣也

杏靄無定態而已。惟水月既之獨多。因境殊觀約。畧可  
記。不能一語括也。嘗與汪子方岳為洞庭山之遊。以仲  
春十日到吳門。是夜蘇木嶺出胥口。長堤野岸寂無人  
蹤。踞鷓首小飲。月正當櫺。頂眩下淥波悠悠。水光眩人  
眸子。岸艸露濕。時復珠珠有輝。遠睇上下相屬。處正似  
茗椀乳花。碧白吹漾。因與方岳坐談。至夜分不能寢。舟  
中搗水嬉紙炮數種。令僮輩點放。飛者星流。泗者鳴叫。  
又一樂也。十四日維舟縹緲峰前。風烈不得發。次夕移  
棹湖心。最空濶處。養輪西下。素魄東升。盪胸豁背。交暉  
合鏡。漸久而一輪圓滿。挈三萬六千頃。作水壺世界矣。  
諤崖脞說 卷二 借遊 院書堂

高梧村評  
其言曲而中

高梧村評  
曠如奧如

政言笑而野氣莽。漠與江南絕殊。月色亦微黃而稍耐。  
不若曩所見之冰容雪艷也。觀此便有感。慨歎棄繻  
縛袴之意。夫木實之月野而逸。具區之月曠而遠。大河  
之月雄而奇。畧足以盡水月之勝。但未知滄海溟渤之  
觀更當何如耳。  
包山林屋洞之奇。聞于前世。言其中空洞遶遠。西可以  
達峨嶻。東盡窅窳。其說荒怪不可窮詰。然予謂光天之  
下方軌八達。有何窒闕處。而顧從地底尋出頭。即此絕  
可笑也。洞口在山根。甚窪下。頂如一間屋。地皆積潦。其  
左有小口。僅可容蛇行。此入洞之路。窈黑蒸溽。望岬而  
諤崖脞說 卷二 借遊 院書堂



古有天下四大奇之說。其一為廣德垣藏。乃廣德州之橫山祠山神廟也。世傳神為張渤。浙之長興人。生而神靈。嘗躬為大豨。役陰兵以開聖濟。會其夫人來。儲之未及易形。慙而去。功用勿成。歿後廟食於此。祭之日。牲牢踴躍充牣焉。祭畢。坎庭中如阱。而悉瘞之。扁其戶。明日視之。潔如埽。雖全牛鉅鼎。無存影響者。又按明襄義碑。記言山之所藏。廣大悉備。但畏神之靈。無敢竊發。而他書亦往往言其時出珍怪。以駭人觀聞。未易識其所以然也。癸卯秋。余由長興。四安舍舟。買籃輿六十里。出廣德城西關外。止逆旅。日未曉也。去橫山僅里餘。亟往登

諺崖脛說

卷一 借遊

六

院雪堂

覽山小而庠。無他奇。踞其勝者。惟祠山廟也。神像傳異。環殿而列坐者。皆其子。僭甥。姪。並有玉號。朵殿像設。尤倣詭可怖。曰五猖。並啣刀。擅臂作攫擊狀。自州以西。諸邑聚成崇奉之。迎賽甚盛。廟前鐵人四。長二丈。露立于門外。云宋範也。至詢埋藏之說。則云久不然矣。相傳明之中葉。有守土吏。祭畢之夜。密覘之。見大蛇吞嚼祭物。伏弩射之。驚而去。自後瘞埋之例遂革。然神之威靈。歷歷。歷千年。崇戴自若也。自廣德以上。以豕肉為大葷。齋化身為豕之故。習俗之異如此。祠山埋藏之說。見宋史儒林傳。黃震為廣德軍。嘗禁絕之。京師山水之勝。以海淀西山為極。然歛紅中無閒人問。

高梧村評  
巋然林水便  
自有濠濮間  
想也

津者蓋絕少也。余于雍正三年四月入都。五年三月南旋。留滯兩載。日從馬首望西山晴翠。竟未獲一至。稍暇。步履尋幽。惟王少傅崇簡怡園一再過。廊軒窈窕。室宏深。不必有殊絕之賞。佳處在西南隅。一亭亭跨石泉之上。錯落置十許磯。泉迴環漱。其根引以為流。觴曲水。亭外土坡。迤邐老樹蒼藤。有巖壑自然之趣。每靜對。移日不能去。此外則黑窰廠之陶然亭。最可登眺。以寄江鄉魚鳥之思。嘗于新秋。獨徑碧水黃蘆。荒亭獨樹。遠山疊疊。殘照依依。絕似江南野意。黯然銷魂。轉增愁味。然不逾畦步。間轉輪穿巷。而達九衢。即浩然人海。心目盡

諺崖脛說

卷二 借遊

七

院雪堂

移利鎖。名韉與越阡。度陌僅隔一兩衙。衙地界也。此處亦可發人警悟之機。廣寧門外十里。有廣濟堂。為好善者振危恤困之地。凡施樁積藥餌之屬。必于是。其外金碧爛然。香燈嚴潔。除下樹穹碑。堂中列衽席。精籃也。繞繚垣。東出小門。隙地積楊木薄棺如山。又其後磚房數十間。比如號舍。分天地人字為三門。門內各有複道。俾典守者引入視之。皆諸無告者。停頓處也。其法以十一月朔。收入日給二糜。明年二月初。縱遣之。以度嚴寒之苦。其病者。別處之。老人小兒壯者。又別處之。悉榜其門。井井如也。然每房大



不逾十尺。火炕占其房之大半。諸無告者。大率皆赤體。勿炕不下二十人。蹲坐嘈嘈。如箔中鷺。如箔中蓬。反鍵其門。非給糜放。不許一步出也。穴牕紙窺之。穢息外。達雖苟延殘喘。殆與地獄變相。所繪諸苦惱狀。無異哀哉。時為丙午仲冬。正奇寒。釀雪。吾友汪方岳南歸。與諸子聯車送別。至堂小憩。因入而按視之。喟然謂諸公曰。由外視內。一垣之隔。現列著地獄天堂。何必就浮屠氏。詢因果耶。因此念。園登中之苦。當有甚于。是者有心治術者。宜以為籌慮焉。諸公以余為迂。咸目笑之。

明劉同人 帝京景物畧所載諸梵宇。今問之多非其

舊。惟報國大慈仁寺古剎也。雖偃松奇蹟。久不可問。而

規制宏深。猶昔然。朽剝甚矣。與內城之護國大隆善寺。並以廟市期集。月三會。百貨聚焉。由寺門外里許。至寺最深處。幔亭蕭舍皆滿。遊觀者。市易者。叢叢簇簇。揚袂灑汗。振雨流風也。隆善寺。居西番喇嘛僧。康熙中重建。有穹碑記文。我

聖祖仁皇帝御製也。國書居前。中漢字。後梵文。蓋譯而三書之。寺名始宣德。其前本大興隆寺。即姚少師廣孝罷太廟配享。移祀于此者也。燕中氣候。向稱極寒。今不過與江浙鬚鬚。然堅冰徹底。

仍拽冰牀。以代車騎。則南中所無也。燕地冰牀。一人挽之以行。無甚好致。丁未二月初。出都。過趙北口。時阜城以上途多淖。陷。令從者隨騾車繞道行隄外。而自坐冰牀。絕湖過之。操牀者立牀尾。用竹篙一點。則激行二三丈。厥聲剗然。若棲吾身於鳴鏑之上。御風而蜚也。不覺駭掉。以手據牀。不敢釋。既稍久。則縱送自如。快意殊甚。然入春。冰已欲釋。牀僅兩人。故輕可度。有同行者。徑引車行冰上。未半道。雙輪陷墜。悉撤其所載。聚多人拔之。乃免。幸水本不深耳。

嘗以隆冬。有急。從餘杭赴新城。冒大雪。走亂山中。與從

者相失。廼暮迷道。憊甚。不能前途。絕行人計。時已昏黃。但漫山皓縞。如未夜耳。方惶惓。顧見巖半有小屋。亟援

冰柴。撥小徑。投之。至則僅矮簷一區。無門扉。磚龕數尺。供小像。殆社公媼之屬。村疇所以賽田祖者也。度無可奈何。卽解褐衣。蔽龕半。而危坐其側。寒夜甚長。風餐雪厲。當無活理矣。俄頃。忽覺盎然。溫煦。卽依壁。熟寐。及覺。則已曉。旭上檐端矣。欠申驚起。肢體舒適。雖筦簞之安。無以過也。恐非神庇。不至此。再拜而行。見岩畔雪中。虎跡縱橫。駭愕益甚。前五里。及村店。從者亦在。相視大驚。因言昨所止處。主人失聲曰。此虎窟也。左右悉皆。君



何以免。蓋平生險事無逾此者矣。每一憶之。猶爲怛然。心掉云。子冬夜最難得寐甚或反側終夕盼曉如年

高梧村評  
寫難狀之景  
子目前峭情  
似似柳州

諤崖勝說

卷二 昔遊

十

浣雪堂

如瀑霜不過半刻即止。涸然如初。約而計之一晝夜可消長三四十度。終古如斯。大早不竭也。地名楓林塢。在亂山深處。既非江海潮汐所能達。亦無溪流浦澗以灌輸之。誰爲茹吐不爽者耶。余枌榆之舊。在是。每歸省墳墓。輒攜尊削脯。拉一二喜事昆弟子。姪盤桓竟日。乃去。土人名爲謁水靈。感泉謂須謁拜乃出。至今過者必炷香拜之。此婦孺鄙俚之言。邑志改咽泉稍雅馴。余爲近體四章紀勝。在浣雪堂集第九卷。

吳興山水清遠。見稱古昔。然佳處必以弁山爲最。玲瓏山亦其支阜也。有大穴在山頂。直下如井。大如一間屋。

鍾伯峯評  
文境蕭疎淡  
遠超然盛埃  
之外

諤崖勝說

卷二 昔遊

十

浣雪堂

繞穴大石林立。而皆無根。據石俯闕穴中。峭壁巉巖。青紅紺碧。奇詭萬態。窅然不見其底。臨之者皆股慄。遊人或燃紙燄投之。響振一山。石勢岌岌欲搖動。古稱金井洞。今以黃龍洞呼之。蓋嘗禱雨有應。其中必有神物焉。非謾說也。震澤三萬六千頃。與七十二峯。由山顛望之。如在几席間。余別有記并詩紀之。

湖罷向稱有管夫人墨竹。在天聖寺中。辛卯冬日。始在遊殿宇隘陋。東西粉垣並寫墨竹。以木柵障之。始看西墻墨氣濃郁。近時余笑謂素知此中人善妄語。此定非仲姬手筆也。旋看東壁。斑剝尤甚。細視久之。則數十竿烟楠露篠。簡遠蕭閒。隱隱有飛白石數枚。然大半不可辨。意謂此殆真蹟無疑矣。又前楹一堵。約畧是松石瀑布剝落。又甚于前。上方有題跋。亦殘缺。前一行有松雪二字。次行有東壁一堵四字。三行有松雪夫人管五字。末有成化及同知張應雷等字。蓋張君廼成化中郡丞。此其所跋。竊意所見松石瀑布。乃承旨墨妙。東壁則夫入所寫。西乃後人所增耳。歸攷郡志。亦有祇存三壁。西牆圯而復築之語。而前垣果松雪遺墨也。夫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時世陵遲。何所不盡。况此磚瓦粉堊之區。可留以求在乎。卽由余所見之日湖之。到今且二十稔矣。



元國積二無  
非夜光

想其損何又愈于前聊復筆之以志前塵紫遊而已寺  
 之兩棟端木刻龍一順一逆相傳二龍嘗飛出浴寺前  
 池中為老僧所見遂倉卒還歸順道錯道今移于榻曰  
 錯龍盤殿以表其異予題一截句有云爭如直上天衢  
 去休向人間更錯盤蓋亦存而不論之意云  
 予雖乏勝情而于秋懷旅思之感領畧既多排遣無術  
 故平時不大喜出遊惟九日登高在家在客率未嘗錯  
 過每度輒有一詩酒邊揮翰散落桐牋存者不能一二  
 今就其遊屐所到綜計之少摘數聯以見情景於燕一  
 登黑窯殿陶然亭一登慈仁寺閣于吳興一登峴山逸  
 詭崖脛說 卷二 昔遊 三 浣雪堂

老堂一登飛英塔于嘉禾一登鴛鴦湖烟雨樓一登真  
 如寺塔于郎步登旌陽門外文星閣于吾新一登塔山  
 擁翠亭一登百丈山舒嘯亭又于舟次塘棲登清流寺  
 昆盧閣而餘杭之獅子山蕭王臺方山木屐脚岳潭舫  
 亭諸處各一再登焉木屐脚者東鄉小山兩石相比形  
 皆削成而正方高三十尺許其上  
 半如砥可布十人席土人以形似名之實  
 奇景也但登陟殊險余戲呼之小華山詩之僅可憶  
 者如紫塞飛鴻天咫尺盧溝蹀馬日高春寺閣天垂野  
 幕收平楚風動清商急晚砧陶然亭輕陰不動窪樽古小  
 雨初收碧浪閒峴山。山有唐李適之  
 石博其前為碧浪湖烟空鳥劃平林  
 去天淨青連列岫來飛英塔溪上白鷗新識面墻陰蒼檜

高梧村評  
全遊重琳瓊

高梧村評  
只一二語迥  
然埃壙

老橫秋郎川文簫鼓暖融烟雨色樓臺涼徹水雲香烟  
樓四井楸枰紅樹杏一溪衣帶綠苔長  
湖大數百頃中  
堤如十字稱為四井者鄉曲之言也  
漢繞城東走登此俱如觀掌上紋矣  
九日茱萸憐故  
國千秋後鳥弔忠魂塔山。新城為子故里平生僅三  
四過之山有許公祠即唐睢陽太  
守遠邑落帆小市尋佳節極目危欄送客愁清流  
寺閣數點  
烟巒迷紫翠一筇斜日步蒼寒  
臺今全篇存集中者惟  
陶然亭二首餘並失之至武林吳山紫陽韜光諸勝雖  
過之最數而九日題餽未嘗一遇故吟情竟不屬焉  
嘉興府治西南一里所舊為金陀坊宋管內勸農使岳  
倦翁珂鄂忠武王之孫而霆之子也嘗留此著書所謂  
譚崖脛說 卷二 昔遊 三 浣雪堂

杜史金陀粹編諸艸是也後曹侍郎澄得其廢園葺治  
之名曰倦圃凡再易主而歸汪氏近復鑿池壘石益治  
樓館勝概甲一郡余丁未南旋寓此者四年園有鴨脚  
樹四株大者數人圍高拂雲表相傳為倦翁手植樹旁  
有小樓曰芳樹亭曹侍郎嘗得廣陵名姬時稱探花蓋  
承平餘習屐諸郎品定花案貯樓中日擁之縱飲樓畔怪石哈呀  
鼎甲之一人也老梅古桂各數十株錯立蔽虧秋夜月上林端疏窗四  
闌尤極可玩澄宵籟寂芳氣滃涌叢薄中此園中第一  
勝概余四年中領畧不少而遊人過此覘其粉黠丹陳  
莫之賞也



高栢村評  
儼然自遠

范蠡湖在金明寺後。即倦圃之東地。實鴛鴦湖。始是積土湖中。規之以立城址。因距此一方之水于城內耳。相傳某年水涸。澹湖其下有沉舟。半在城內。半在城外。因謂越城吳造鐵舟以沉。西子于此。此固悠謬之談。然語有所本。楊文憲雜著。脩舉之約。畧今秀州至平江一路多附會當年遺蹟。如語兒涇。謂范蠡進西子於吳。凡三年始達。途中與通生兒于此。今石門地也。傾脂河。在郡治西北。榜嚴寺旁。學繡里。亦以西之類。多不勝舉。遙遙二千年。陵遷谷改。亦不必為之深辨也。惟金明寺山門側。砌短碑。鐫陶朱公里四字。則不學者所為。實可剔去。此間既與陶絕遠。少伯亦非在此地。自名

諤崖脛說 卷二 昔遊 南 院 畫 堂

朱公即於此解纜入湖。亦本非其里也。余題一聯致少伯祠中云。人今往矣。風千古。我所思兮。水一方。庶見湖名繫范。終不敢刻舟求劍之意云。

城東五里外東塢寺。有朱買臣墓。城內天寧寺。有嚴助墓。並巋然如小邱。朱墓有老樹十餘章。巋墓童然而已。然景象尤蕭曠。余每遇風日晴好。輒獨往憑眺。往往盡日。

橋李僅數株。在城外七八里。淨相寺中。或云王安豐故宅也。核小而味美。大于小兒拳。每顆有爪痕。相傳是西子所招。亦太真一捻紅之比也。咸謂寺僧苦需索。薪之

鍾尚峯評  
遺韻悠然

久矣。然五六年前。猶有啖此者。疑隱僻之地。仍有靈根未斲耳。又余年來所食之李。亦間有肉厚味甘。絕異常產者。諦視其側。頗微類爪痕。每顆皆然。恐此種白未泯絕。不然。橋李之名。見于春秋以前。歷年如許。經劫灰不少矣。而遽斷于此日乎。

鴛鴦湖近城處。曰濠股。明末吳氏勺園故地也。吳本寒士。嘗歲除日。求升合米。不得。徬徨道周。有賣餠。與以擔頭米數升。錢百文。周之得志。後以宜興為與。援恣行。曾聽贖貨亡。屢貧時交遊勿憶也。其夫人頗賢。召賣餠。與以百金。勞之。吳嘗構是園。窮極土木之麗。其樓臺燈火。

諤崖脛說 卷二 昔遊 五 院 畫 堂

蕭鼓綺羅之盛。見于吳梅邨鴛湖曲。及錢虞山詩者。可約畧想見矣。後以事見法。今其地已為漁莊。惟老柳數十株。蘸波稍雨。尚是當年故物。遙望之。羃歷迷離。猶極有致。舍舟緣陂而入。則漁娃。罟師七八家。蘆中繫艇。柳下曬蟹。蟹籠錯落。灘畔亦頗不敗人意。余嘗與二三友。拏小舟。挈爐榼。就柳根席地小飲。臨風感喟。每致沉醉。其前距水面百步而近。即烟雨樓。就樓中看湖。不若就此間看樓之妙也。

庚戌長至。鶴梅先生招集敬立堂。時方岳歸自京師。而余又將還里。慨然于聚散之不常也。出二玉盃行酒。



高橋村評  
文亦斑駁陸  
離其名其實

一蒼碧園徑九十深四寸以屬余一純白園深如前而  
殺其下三之二以屬方岳各引滿者三坐客之能飲者  
亦以次及余因戲言李太虛先生館婁東王氏與吳梅  
邨之父同舍歲晚合尊太虛醉揮玉杯而碎之及朱竹  
垞先生在王方伯署中出白玉盃泥飲頽然伏几盃及  
石案有聲舉坐色然駭二事願先生無多酌我我乃酒  
狂不啻也先生笑不應有頃座中起更衣洗盞再酌先  
生乃更出所藏玉尊罍栝斧之屬悉陳于几有若白者  
有若匠者有若舟者有若敦若瓊泊雖鼻者或修若匣  
而兩嶼抱其耳昂吻下飲李適之之玉璫珠也或翹若  
爵而銳珣可操東阿王之鵲尾杓也或卷若片葉或剖  
若半匏烏孫之青田核玉局之卷荷衣也其它製象古  
雅色澤瑩潤目不給賞綜計凡四十有八屬予一一飲  
之時已醉度不能徧則選其式佳而容多者以次酌焉  
自始至徹約飲名醞斗餘顧不極醉踏月返金陀令童  
子滄茗以進剪燭紀之十年後閱之即不異夢華碎錄  
也

誇崖脞說

卷三 昔遊

末

浣雪堂

誇崖脞說卷三

新城章 楹亭田漫綴

詫異

十餘年前新城有姦婦殺其夫者絕可異地為縣之南  
新鄉距縣治七十里其婦中年續娶夫亦農昨前妻生  
一女已嫁別邨怪其父久不往來因歸詢之婦以他語  
對女疑之因留不去數日後行過豕圈見豕以喙搯其  
槽咩咩如怨聲槽傾土發赫然露人首審視之則其父  
也急懷之奔鄰家告變遂聞于官翌日遣吏至其居并  
姦夫捕得之究其身所在初不肯承刑訊久之乃言初  
僅繼殺之昇屍至堂中屍忽躍不已遂斷其頭而躍彌  
甚更斧落兩股猶躍也又卸兩臂如瓠而旋則剖腹孽  
背并腸胃出之乃已今分瘞屋前後也令駭甚自臨其  
居督各處掘發肢體皆得又撈其腸于溪潭觀者憤愕  
令卽其地重杖其婦四十以快衆心仍銀鑑還縣婦猶  
行七十里無苦也獄成論如律婦在獄中語守卒曰聞  
官以割罪處我何不及早割幾刀好待歸家飼蠶去也  
其憨狠如此苟非夙世冤對何以奇慘乃爾耶  
餘杭北鄙徑山寺環山靜室百餘其最僻而險者曰百  
步礪順治季年有老僧年可八十許忽攜一徒來居之

誇崖脞說

卷三 詫異

一

浣雪堂



語音近秦人里中方嚴保甲有丁某者來物色之僧治其與之曾食切豕肉如拳盈兩巨木梓始二十觔微煮而已不令熟也丁不能食老僧與其徒盡啖之飯十餘盃送客至山前小憩亭上僧倚檻仰臥偶飛唾著屋梁顧客曰汚樑不可盍拭之丁曰梁高如許無梯奈何僧忽躍而騰躡梁有響還倚檻臥如故使丁視其履底唾痕宛然而梁間如拭矣丁逡巡避不敢問旬日後僧亦不知所之意其為明季將弁也予舅氏少時嘗館丁氏丁亦老矣每舉以詫客云

邑有某生者本世家子少有文譽而性僻拘家漸落徒

居荒村久矣嘗有戚友官山左學使邀生與俱任滿辭歸以一姬贈之姬廣陵人知書善奕而性頗淑順既別官舍隨生居村中毀粧操作殊無怨懟而生慮其驕也愈苛繩之口惟草蔬再飯而已姬雖不能堪終未嘗一言忤生偶一日生他出有鬻鮮者過其門姬以私錢市一編為饌仍留其半俟生歸奉之生遽怒訶督迫逼即夕往山寺借居不復歸姬涕泣謝過手書婉轉求其來歸凡數十函生得書不啓緘火之已而浼戚屬固請乃歸然諄諄無寧息矣未幾姬之兄自廣陵間關千里來省其妹蹤跡至村中日且夕矣始得見生生謬謂若妹

高梧村評  
非人情我所不解

不歸我然其兄未能即去盪留宿焉方共晚食姬從屏後視之其兄也遂走出相見其兄方矐眙而生益大怒謂婦人擅出堂前不守閨範立欲遣之其兄亦悲甚曰若敢遣吾亦敢受何所保戀耶次日遂決意逐焉時姬已生一女數歲矣并出之瀕行姬猶涕泣曰君薄倖過甚我則何言然懷中雖君女也忍不一顧乎又曰君嘗自謂必援巍科吾姑往請待子二年來秋觀浙榜有名必復歸侍君也生殊不顧去後生益窮聞其事者皆惡之莫與往還又數年寄食古寺嘔血以死其姬與女竟不可問矣書之以為薄行者戒

諤崖脍說 卷三 完書堂

新城袁干波先生 度續學工文康熙甲子科浙闈墨卷古茂醇博主司擊節嘆賞亟以第一人位之艸榜既定愛其文持硃卷吟翫不舍將公會填榜忽失卷所在徧索之無有悵恍之至不得已以它卷易之填至十餘名恍然憶其卷故在袖中也探袖出之仍再三閱喟然曰此人何患不元寧置之不當居人後也遂不與選檄棘後為刊其文弁全墨之首且樹綽楔于其門曰甲子遺元引重之深古未有也然先生十踏省門竟不遇而卒先生醇謹無遺行或言其喜談地理而術不精誤人者恒有之此雖未必果為萎枯所出致然亦足以為戒也

高梧村評  
針砭不少



餘杭狄翁富而艱嗣晚年有婢生一子而未敢告廟惟  
密屬其友某存孤友故名諸生結納當事狄族所嚴憚  
也。已而入族人議繼者賄竟背之。翁彌留忍死須臾至  
滴血以驗真偽。某顧佛然曰。但著少醜。犬豕血亦能凝。  
胡足據耶。翁忿咽不能言而逝。次年某赴秋闈中夜吟  
誦其文甚得意。忽見一人披帘引手乞所啖餅餌。審視  
之。狄翁也。驚呼拍案。墨汁滿卷。遂以見擯。後每入闈必  
遇之。終身潦倒。後嗣亦不可問矣。後先達孫海門先生  
應龍。以告于邑令龔公。索狄翁遺像視之。孤惟肖。題詩  
像上。改名復姓。奪所繼者牛產以授孤。都人士感而誦  
之。

諤崖脛說

卷三 誌異

沅雪堂

新城寧善鄉農家一子年三十餘矣。長不滿二尺。頭顱  
豐偉。乃過于中人。肢幹則極細。無匹。猶能持小鋤治地。  
余驟見之大驚。里中習見不怪也。因言此人十五六歲  
時。有遊方醫人言其顱中有奇寶。欲以白金數鎰買之。  
去。其翁媪不可。乃舍之。余見時距今十餘年矣。不知尚  
存否。亦異事也。  
杭有小家頗饒于貲。生一女美而慧。其翁媪愛之。欲以  
僭士人乙卯元旦。翁夢觀天榜。覺而恍然。憶第一名。下  
有陳定字也。私心喜訝。將以卜僭事物。色求之。至秋虛

黃雲峯評  
既願處側室

即榜發後聲  
勢赫赫何患  
前議不諧况  
以女美而慧  
翁媪於貲乎  
而惟恐失之  
者乎乎人乎

中堂以寓應舉之士。然款門來者必首問姓名。無協夢  
者。悉以他辭拒之。無何。逼試日。與殊闈矣。忽一日有浙  
東僻邑。獨身負笈。倉黃覓居。停翁適見之。試叩其名。  
陳定也。大喜。延款甚至。士踰階曰。某寒士。資斧薄亡。以  
仰酬盛贖。固不敢承。翁曰。君第一意科名。凡百資給。某  
任之。勿憂也。士殊不意。勉諾之。愧荷益甚。場事甫終。屢  
能不以違式粘擯。而翁益喜。以為解頭快婿。囊中物也。  
亟治具。饌中秋酒。半從容道前夢。且陳悃曲。以弱息終  
身為托。士亦大喜。然家已有婦。且生子矣。翁復與媪議  
之。謂天緣不可失。即以側室處之。貴人必光我門。榻勿  
疑也。閱日。又謂榜發之後。聲勢頗赫。倘前議不諧。悔之  
奚及。莫若先成禮。則真吾僑矣。遂匆匆合香。月路將登。  
姮娥先嫁。五車百輛。彼此交詔。嶺海寒生。欄犁策伯。幾  
自以為人間天上矣。揭曉前夕。治醵候榜。預籌宴賽。事  
事周詳。子夜酒闌。攜手遊行。須臾榜開。萬炬遙灼。第一  
名之下。陳定兩字。故在也。審臚之曰。陳錫。擬定海縣學  
生。自餘訖尾。別無所謂。陳定者矣。怛然沮喪。垂首遲歸。  
蕭寂入房。媪若女之無聊。評語又可知。已旬日之外。士  
欲東歸。女無他真。勉辦嚴裝。相隨遠適。臨江祖別。目斷  
心枯。猶以後晤為期。決科還至也。然不數年。其女竟以

諤崖脛說

卷三 誌異

沅雪堂

即榜發後聲  
勢赫赫何患  
前議不諧况  
以女美而慧  
翁媪於貲乎  
而惟恐失之  
者乎乎人乎



不容于嫡。因鬱天死。而門楣嬌容亦絕跡。不相聞矣。蓋此翁一念勢利之私。為造物所侮弄。然此種惡因緣。殆由積劫種來也。

某科江右同年二孝廉。一七十三。一僅十三歲。老孝廉故名諸生。年四十時。已賂省門六七矣。自以才高遇蹇。臨試禱夢神祠。以決利鈍。夢神賀之曰。子科名久定。無庸憂。然某坊巷某姓。明晨慶初度者。子同門年伯也。盍先往拜祝焉。生覺而了了記之。次早果具禮往訪。以驗所夢。至某坊巷。果有某姓之居。叩其門。有少年出。具主禮。詢所業。非士類也。心已訝之。又問尊公壽誕耶。少

諺崖臆說

卷五 雜異

木

完雪堂

年笑曰。今日正小兒晬盤耳。生大駭。遂恐辭去。是科竟被放。嗣是浮沉費舍。又三十餘年。精力殊健。無一科不著。麻衣待至公也。至是始獲雋會。同年生適與十三小孝廉同門。咸以為奇。因憶前夢。造訪其居。門巷依然。并投年姪刺謁。其父相見時。僅三十餘。亦諸生。蓋即當年晬盤之祿中兒也。遂述舊事。相視嘆詫。科名前定。奇至于此。嘻。其可感已。

餘杭北鄙石瀨鎮。有土穀神祠。像子處亡妃匹。忽有某氏女子暴疾且死。神憑而語曰。嘗為吾配也。女歿鄉民倩工塑夫人像。信手成而形惟肖。莫不異之。又嘉禾某

氏女子年十餘歲。甚端麗。忽遭疾昏眩。自言郡城隍神欲取為媵侍也。其家搏頤廟。輝虔禱之。女忽蹶然起。言神幸舍我矣。然須盛具牲牲。召優樂。祭賽且令我侍旁。鼓箠終日。乃免耳。因歷數郡中佳伶。有稱舉者。某班某人。紫紫數十輩。悉非稚弱。女子所曉。諸者家人益駭異。亟如其言。具之。女疾頓霍。然賽神之日。盛飾為女侍。容立座旁。鼓箠終日。勿敢懈也。後遂無恙。此數年前事。通國中無不知者。夫聰明正直之謂神。而如若所為。有蒙宗墨吏所未敢出者。曾得以為神乎。或有假而憑焉。固不可知。然神竟不之察。而加罰焉。何也。

諺崖臆說

卷五 雜異

七

完雪堂

江南風俗。信巫覡。尚禱祀。至禳蝗之法。惟設臺倩優伶。搬演日連救母傳奇。列紙馬齋供。賽之。蝗輒不為害。亦一異也。壬寅秋。余在建平。蝗大至。自城市及諸鄉。僅競賽禳之。余親見伶人作劇時。蝗集梁楣。甚眾。村氓言神來看戲。半本後去矣。已而果然如是者。匝月。傳食于四境。殆遍。然田禾無損者。或賽之稍遲。即轟然入隴。不可制矣。此必有神主之巫覡之說。未可盡廢也。凡設臺演日連事者。俱有舊傳聯句。幻誕不經之語。張列滿棟。有友厭其迂鄙。適城東有名優。登場請予善聯。額予因題一聯云。懲奸豈待閻浮主。教孝當思日健連。又題四大



字爲臺額云幽明一理是日獨無一蝗集臺而蝗亦盡徙

浙東天台縣署內有小祠所祀不知何神香案之下小缸覆地以巨石壓之宰邑者前後並皆嚴事朔望燒香炬歲時割牲漚其血缸上殷紅相襲也相傳令當陞遷則缸離地起即川戴榜庵師宰邑時缸漸拔去地且四五寸俯窺之虛懸無附麗然石壓如故也未幾公膺內擢親爲余言之又言前令之印嘗爲其攝去大索之得于庭前樹杪余謂此必山魃木客之類顧未遇狄梁公其人黜去之爲憾耳然亦可謂奇聞已

諤崖脛說

卷三 誌異

九

完雪堂

答朴歷蹠諸法伍伯手之輕重生俱有秘術至死刑宜無他異矣然創子于此更有神奇變幻之術藉以鈎路遺殆難以理詰也少時聞長老說一事頗奇因誌之浙省某年熱審後諸情實當決者創等先枚舉其名派之有囚家頗饒令人邀所派創至獄懇之曰君能放我以百金爲若壽創曰吾手中放人亦多此不爲難第臨時撲若背若須疾走少遲刀至矣謹志之遂囊金去至就戮時囚縛至市創掖以行又囑如前且曰前百步外某巷可避匿也既而跪囚市心礮聲發創反掌擊囚背疾呼曰快走囚脫然奔而即過其頸矣奔者囚之生

竟以一擊先出之也其竟若恐有追擒者果疾奔匿委巷中小五通神祠簷下未幾有來祠祭賽者踞而享之隨所往小弄禍福咸以爲靈祀者麇至遠近皆相傳以爲某巷五通神感應如響也幾一年所會張真人過省聞其異牒城隍社公雜治之備得其譎張爲幻始末人乃始知其即所決之某囚又呼此僧訊之所言並警命撤是祠靈響亦息

鬼神之情狀見于記載者何所不有終亦以傳疑目之而近年觀聞最確者數端則灼然可據未宜以常理格也石門縣有某氏女子許嫁某姓將婚而其夫卒女亦

諤崖脛說

卷三 誌異

九

完雪堂

無守志之念也未幾有議委禽于其父母者客未退女忽發狂于室中作其亡婿語數渝盟之罪自爲誓毆不止舉家驚悚祈之稍定家人因以理譬曉曰若與吾女未婚則猶未成乎爲婦也青年閨淑豈當爲若守節耶人鬼異途若盍舍之鬼復憑而語曰否爾女應爲吾婦不以幽顯殊也今吉期且近矣某日將備禮迎娶地下之樂不減人間吾姑暫往俟親迎復來言畢而女醒然無恙至某日女自起盥漱嚴粧語家人曰樂聲殷殷及門矣令洞開堂戶納之頃復曰高燈冠蓋來矣因歷數儀從甚悉又曰綵輿後騎馬少年非某郎耶吾逝矣起



高橋村評  
夸堅語暴語  
志筆墨拖否  
此編簡淨處  
因是作者勝  
場

拜父母未畢泊然而歿此一事已新城鄉民某素以為  
人居間作中保為事吾宗人有僕與之素熟某死已數  
年此僕偶以事往他邑半途忽歸泣語其主曰頃行至  
某村忽遇前時中保某老官咄咄相攔謂汝亟歸無他  
往吾已作中人將汝賣與某宅去矣身價若干汝亡父  
已收訖明日將來領汝也主怒叱其妄言而此僕次日  
果死此又一事已餘杭有婦與所私者善其母若女悉  
妻豬也擯其婿而公據之婿亦文墨人不能制願孫而  
他之以避嘲罵然勿肯甘因為狀焚吳山城隍祠中願  
死以求直未幾其婦與所私者同日暴死聞其夫是日  
諺崖腔說 卷三 完

亦若頌閱數時乃甦壬寅秋事也此皆通國所知者夫  
冤愆所結理法當伸彭生如意之仇杜伯魏其之報在  
牘昭彰不足為怪獨是齊牢合卷百兩盈門蒿里何方  
爛然如是而畧賣居奇奸民之最願竟收北極而猶故  
業是仍迺至撮引生人質遷他主閻浮土伯會不過預  
問焉抑又奚說也葉天寥窮聞錄所云種種幻緣悉如  
世上噫不可以淺聞測矣

徑山多猿其尤僻處有圓瓢巖巖上其前塢中壘治蔣  
蘆菴嘗有羣猿搗蘆菴根食之一日老僧從窓中下望  
數十猿方食次一老猿躡樹根者頓而仆羣猿圍而診

通借筆評  
論不止是  
遊戲筆墨

之良久皆去僧亟下視樹根老猿尻傷而墳起若大癩  
血流未止樹有穴殆毒蟲所螫也方徘徊間聞羣猿復  
嘯而至因走避覘之見各手青艸一握至老猿所競嚼  
其艸傳剝有間而仆者起跳躍如故因復各以所餘者  
艸擲而窺樹穴中相與喜踴而散僧持錫發樹根穴中  
則有大蛇長丈餘已潰腹死矣因識此艸之神異後凡  
以治毒螫無不應手癩然惟此僧識之有求者輒覓艸  
搗爛乃授僧死方遂不傳余謂猿知恤其侶有人心而  
此僧秘之以射利其毒故不滅也

餘杭西關外有包姓者編氓也以治菽乳為生自言其  
諺崖腔說 卷三 完

先實宋待制拯裔也嘗以所藏拯像一軸質錢于解庫  
掌解者夜聞呵殿聲起視之勢鬚見如孝肅者坐中堂  
擁衛甚衆大懼次日亟召其人以像還之而像在包姓  
殊寂然無異狀也父老會觀此像者云朝衣冠持笏拱  
立微為馨折之容蓋宋時孝肅尹京兆風裁峻厲聞于  
禁中命寫其像置大內宮人肯診屏絕故作對越之體  
其容峭削色微青畧髯而已今或貌孝肅深默而修髯  
者謬也此少時所聞于父老者今莫知所在焉 按宋史  
上臨哭以画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  
其家則大臣寫像入禁中未有其例也

餘杭縣西有廢壇境蕞莽荒穢康熙甲午秋有坎其地



者鄉民喧傳劉伯溫後裔取藏金去也。余往視其處，雖有掘鑿而甚淺隘，疑其非實。然縣境數聞斯異，文士遂有著論以訾謗文成者。比見遂安余劬庵所記發藏事，尤可怪，亦足徵傳聞之說不盡誣也。按記言：康熙庚戌九月，有一人來寄寓遂邑龍渡店，明言其祖留記藏銀三巨缸，計幾千兩，在此神廟左角墻下。鳴公義取，又濡遲旬日，云須其侶至，然已通邑喧傳矣。遂令某墨而狡，令爪牙吏鈎致之，詢其實，許為發卒防護，以捍覬覦。其人請以半為壽，令大喜，不俟其侶，尅期開發，觀者數千人，令率僚佐陳兵干擻其人，晝地作圍，請令禹步其上。

諤崖脞說

卷三 乾異

三

浣雪堂

頓撲者三，倫極醜態，擗至丈餘，無所見，相顧失色，暫散去。丙夜，復統衆魃往掘之，深廣倍前，而復杳然。其人遂乘間逸去，令慙恚，詰朝拘店保及嘗與往來者備考掠入贖，乃免。真異聞也。當未發前，一夕，其人延羽流設醮，薦其守藏者五人，曰：宋某、宋某、楊某等，為祝超生，謂初歲時必殺人以守之也。次年開化縣亦有此事，但邑令清介，不敢以聞，密結土搯啓之，亦云三缸，瘞馬金街，而發之皆虛。令聞之，恐其惑衆，繫之于獄，移文原籍請嚴禁。而後遣之。觀此二事，鑿鑿可據，則發藏之說非妄矣。而記又云：萬歷三十年以後，連十餘年，嚴州屬縣處處

發藏遂安一邑，亦多不勝述。余謂其來只一二人，或云行藝，或云買物，日則出遊，夜宿逆旅，不過二三宿，覓記既確，便五更辭去，即取物行矣。詰朝人傳某地有取藏者，始憶為假宿之人，然終不知為誰何氏也。其藏深不過尺許，數不盈百金，又多在浙東與青田相距不大遠。蓋軍行偶有所獲，瘞道旁淺土，以神守之，其初可以一人掩其後，可以一二人取在前朝之季，某土猶存遺澤，未斬此理之可信者。至明社已屋，古今無不窮之數，而頗有三缸千百之藏，又瘞諸城市喧闐之集，非衆力公開，必不可動。適足以禍其子孫耳。而謂公肯出此乎。

諤崖脞說

卷三 乾異

三

浣雪堂

况發之皆空，而其程宿醮薦之資，所費不少，豈有不悔而自懲者，意者識記之未，故悠謬其辭，以絕後人之妄想，亦未可知。然而公之機心，任術誠不能免于儒者之訾矣。按文成公一代宗臣，詩文鉅手，當其佐石抹宜孫幕府時，忠憤嗥號，乃心元室，及遭時不造，幾欲伏劍自裁，賴門人抱救得免，興廢大端，未嘗逆觀。况芟芟小數乎，然而建文祝髮之記，愍帝殉國之圖，指示彰明，具在正史。至野乘所述碑識，尤多莫不藉口文成，雖未必盡然，固不可謂全乎傳會也。昔曾見一書，言江右某術士將歿，緘一冊屬其家人，曰：某日有姓劉石來，可與



鍾伯敬評  
簡峭類王介甫

之。至日文成，獨行避雨，過其家，遂受所賦，其書名銀河棹，蓋數學之精微也。此豈自屏不果，深矣。未來待，望山澤間，時所邂逅，耶。然文成之薨，實為可惜。庸所壽，智通百代，而不能葆其躬，則又何說也。

劬庵紀匠遇異僧發古逸錢及夢鬧場鬼三事皆奇并

節錄于後余劬庵名國禎浙江遂安人明崇禎庚辰進士兩為邑宰卒于本朝康熙某年所著見聞

記憶錄五卷家刻孤行津遠味鮮故界採一二云

順治庚子臘月淳安縣木工胡某寓遂邑病噎瀕死旬

旬入城覓醫無能下劑者匠忍死回至珠淵亭畔逢肩

竹者擠墜于淖有僧行已過聞顛踣喘聲返掖起之咄

謂崖腔說卷三 誌異 南 完雪堂

咄自語不哀篤疾而顧擠之此方人無良心劫運未已

也因詢匠所苦未悉對僧即言病原吾已曉探懷中小

銀栝挹堰下白波傾小葫蘆內白末藥一匙攪之使飲

匠言吾喉勻湯不下久矣况此寒水耶僧曰第飲之不

冷也匠手其栝果溫一吸無梗腹中汨汨有聲僧旋出

一綠簿并一白筆令書助開簿則三月六月九月各書

一人助銀三錢籍貫皆具匠索研墨僧謂試寫之舉筆

而白毫中墨汁自吐書訖問師住剎何方好來繳緣僧

笑云若固無尋我處緣亦不須繳明年六月有便吾當

過此一度衆厄耳翩然竟去匠歸而熟寐覺已霍然起

飲啖如常通邑傳之莫不駭異次年六月好修之士即

匠遇僧處設齋醮會者數百人然仙蹤杳然不復可見

矣匠後壯健逾昔越二年死蓋正命盡于此也按僧之

奇幻如逆曉病原白毫吐墨寒水自溫俱非思議可及

然外道猶或有之惟批緣一事季僅一人又明言勿繳

且此匠苟非擠墜呻吟則已過而不留矣殘臘行盡不

幾虛此一季耶意者仙佛之覓緣于人更難于人之求

見仙佛而穹窿之上別有課之不使或過者耶願能愈

奇疾而不能延已窮之數此所以幻而不失其正也

遂邑山間有高莊者古廟倚巖叢竹翳徑康熙己酉夏

謂崖腔說卷三 誌異 五 完雪堂

莊民王八娜瞥見一古錢眼穿竹枝掛其上怪而搜其

根下於石崖間得古錢約八筋或云亦有朱提渠諱之

劬庵嘗過其家詢得其詳王出錢三十枚贈之皆紹聖

熙寧大觀等文內有皇宋通寶河南通寶大小與諸錢

式等殆元末韓林兒未稱龍鳳時所鑄也蓋遂邑原為

天完所據統屬韓宋後因明兵驅迫倉卒棄蕪于此耳

物老則變出土有時但竹穿錢眼真有鬼工非人力所

可矯揉也按韓林兒餘分竊據即知鼓鑄貨幣與草澤

氣象亦殊存此一則亦足以補泉志之闕

劬庵又紀其族兄某臨場病疴殊劇躁憤不知人家入



鍾岱峯評  
大有感慨

祈禳脩至某忽驚寤曰吾昏昏中方在省候試慕有家  
信促吾歸行至富陽道上遇亡過族某會充巡徵者簇  
擁多人下趨吾問何為曰凡舉子命運未亨者冥中使  
鬼攪亂其心神今吾奉符押領五百鬧場鬼也言訖而  
別某疾亦瘳按清異錄唐有舉子遇赤幘紫衣人于祝  
融峯下語之云我非人也凡舉子入試應雋者帝必使  
俊鬼三番護衛以振發其聰明吾即其一也隸蓬萊宮  
下今往南岳關會一人陰德耳云嗟乎心神不能以  
自持聰明有待于振發兩鬼交筋膝淵惟命人其如彼  
何哉惟陰德之言足以鐸贖故牽連志之

諤崖脞說

卷三 誌異

十六

完雪堂

吳越間民俗醮金為會者例以投瓊播卜點多者得之  
明季吳門有張翁者赴會後至時坐中已有卜得三十  
五點者眾皆斂手讓之翁引盤祝曰不猶有六六者耶  
遽卜之則一子中裂盤中正得七子六虛一臬得點凡  
三十有七舉坐大驚翁得所醮金經營數年遂成巨富  
子孫亦貴盛至今簪纓不替所居曰鴈門橋吳人皆能  
言之小效靈如此豈偶然哉  
嘉郡西桐鄉城外河岸有石碣頽然榛莽中蓋烈婦某  
墓門也婦不知何邑人年少無依與儕輩行乞于市或  
誦而犯之毅然不可狎慮終不免赴水死暴屍岸旁莫

高梧村評  
此等把述可  
謂君子其微  
有功名教

鍾岱峯評  
議論關係非

小不當以傳  
奇目之

為之直也桐有子衿某舉殖荒落素以武斷為事及是  
獨哀其節烈買棺斂之并伐石以表為是秋此生試浙  
闈文甚劣校閱者擲棄之則體為之不寧復取閱終不  
惟也棄之眩慈彌甚如此者三四乃繼錄焉撤棘後以  
語生詢其有陰德耶生憶之良久乃告以此舉口平生  
獨是為近似耳已而生從會城歸舟過墓前石碣忽自  
動搖撼者良久舟人悉見通邑傳播至今婦孺皆能道  
之雍正甲辰余舟行過此榜八指告猶鑿鑿也嗟乎名  
門望族固有見金夫而不有躬者矣側陋幽貞獨鍾正  
氣遂能幹旋造化聖域靈示而此生以京德謝材一幾

諤崖脞說

卷三 誌異

十七

完雪堂

厚道昭昭食報如此有風紀之任者可漫然不加諸意  
哉惜未詳其里居姓氏當續訪之  
吳門民家二女其姊已歿數年今年夏秋之交其妹復  
病死年十九矣尚未適人也家本閩左將舉棺火之以  
骨入土烈薪久之棺不焦異而剖其棺屍駭然起坐自  
言真敢當再生而舉動聲音則其姊也扶歸其室起居  
悉如平人大約言陽年未盡而枉為王者所錄將回生  
而屋宅已壞故假妹屍以還耳又言世壽亦不過十年  
多憶其間事為人說之遂為女魂不嫁此今庚戌本年  
事也亦真荒怪矣按假屍還生事如賈雲華張慶孃等



見于說部者不一而足嘗疑其為文人幻托今觀于此乃知實有其事殆未容以老生常談相格也隨所聞輒志之嗣當詳詢吳人倫紀里居氏族以為徵焉○又按說部紀異不無傳會必以載於正史者為不誣考歷代國史所書似此者絕少惟金史五行志內一則云大定十二年宛平張孝善有子曰合得三月旦以疾死至暮復活自云本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已前三年死建驗以家事能具道之此蓋假屍還魂擬付王建為子尚書省奏聞帝曰若是則姦倖小人競生詐偽廣亂人倫止付孝善世宗處此可謂得義之正者矣附錄之

諤崖脍說

卷三 說異

六

浣雪堂

續通鑑綱目諸書以宋為正統凡金國境內祥異皆畧而不書金史有鳳見河清二條皆絕異為諸史所罕儷者聊附綴之○泰和二年八月丙午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臺有大鳥十集于臺上其羽五色燭然文多赤黃赭冠鷄項尾濶而修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旁亦高四五尺禽鳥萬數形色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前朝拱初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殷雷林木震動牧者驚惶即驅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為動俄有大鳥如鵬鷄者怒來搏擊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為鳳皇也命工圖之留二日西北去按視其處皆以爲鳳皇也命工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鱉大者丈餘魚骨蔽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廟詔中外按古稱鳳皇非竹實不食而此乃獨吞啖水族更不知巨鱉于何取之而致如此之多真異聞也○衛紹王大安元年徐沛界黃河清五百餘里幾二年臨洮人楊廷上書以為失性反常是災非瑞大臣議以妖言當極刑詔謂誅之恐絕言路命大興府鎮還本管按河清至二年之見金主之能容亦有過人者因并錄之

諤崖脍說卷之四

新編通鑑綱目

撫軼上

撫王陽明先生征宸濠反間遺事○是年六月十五日公子豐城聞變時參謀雷濟蕭禹在侍相與拜天誓死討賊欲趨還吉安南風正急舟不能動泣禱江神頃之舟人謹謀回風移時北風大作宸濠追兵將及時夫人公子在舟公急呼一小漁船自縛勅令濟持米二斗糴魚五寸與夫人為別舟中計議恐宸濠徑襲南京遂犯北京兩京倉卒無備欲以計泥之乃假寫兩廣都御史

諤崖脍說

卷四 撫軼上

浣雪堂

火牌云提督兩廣軍務都御史楊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及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顏谷俱為前事本院帶領狼達官兵四十八萬前往江西公幹的于五月初三日在廣州府起馬前進仰沿途軍衛有司等衙門即便照數預備糧艸伺候官兵到日支應若臨期缺乏候事定行照依軍法斬首○云意示朝廷先差顏等勘事已密于兩廣等處起調兵馬前來襲取宸濠使之恐懼遲疑不敢輕發密遣乖覺人役持火牌設法打入省城宸濠果生疑想十八日回至吉安又令雷濟等假寫南雄南安贛州等府報帖日逐飛報府城打八省下一以搖動



省城人心一以鼓厲吉安效藥之士又與濟等謀假寫迎接京軍文書云提督軍務都御史王為機密軍務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奉聖旨許恭卻承分領邊軍四萬從鳳陽等處陸路徑撲南昌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兵四萬從徐州淮安等處水陸並進分襲南昌王守仁領兵二萬楊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各從汎地分道並進刻期夾攻南昌務要遵照方畧并心協謀至期速進毋得彼先此後致悞事機欽此等因到職除欽遵外照得本職先因前往福建公幹行至豐城地方卒遇寧王之變見已退住吉安府起兵今准前因遵奉勅

諤崖腔說

卷三 雜駁上

二

完雪堂

眾叛親離之人其敗必不久矣今聞兩廣共起兵四十萬其先鋒八萬係遵勅旨之數今已到贛州地方湖廣起兵二十萬其先鋒六萬係遵勂旨之數今聞已到黃州地方本職起兵十萬遵照勅旨先領二萬屯吉安府地方各府知府等官各起兵快約亦不下一萬之數共計亦有十一二萬人馬儘已敷用但得寧王早離江西其中必有內變乘機夾攻為力甚易為此今用手本倘開緣由前去煩請查照裁處并將一應進止機宜計議停當選差乖覺曉事人員與同差去人役星夜回報施行既已寫成手本令濟等選差慣能走遞家人重與

諤崖腔說

卷四 雜駁上

三

完雪堂



生與子吉開導而然。但恐此三四人者皆是粗漢。易有漏泄。須戒令慎密。又曲為之防可也。目畢即付丙丁。知名不具與劉養正亦同。兩書如前密遞。俱被宸濠擒獲。殺死。繇是上下交疑。兵氣衰沮。初宸濠定謀。六月十七日出兵。自己於廿二日起馬徑趨南京。謁陵即位。遂直犯北京。因前項危疑。延捱不出。但先遣兵攻南康九江。不下。恫疑傳惑。體解心離。其後宸濠哨探四路無兵。而原謀事機已失。兩京各汛守備已完。俟濠已出。王公即攻破省城。度濠顧念根本重地。勢必歸救。遂預發舟師迎戰於鄱陽湖。大戰三日。罪人斯得。陽明門人羅德洪

語崖勝說 卷四 賦上 四 浣雪堂

芋田氏曰。學以致用。為本講學而無界於經濟之實。其言雍容而動輒辭效。佩玉瓊瑤。不利走趨。其與土龍芻狗。何異。往見狼悖之徒。痛詆文成。言當見其南贛用兵。詐設事實。備極詭譎。心術傾危如此。而猶高談良知。有以識其知之不良。等語。當即指此段公案而言。夫兵不厭詐。古今不刊之論。况狂氛卒發。一無備禦之時。宗社安危。問不容髮。乃能以筆馬墨。兵堵塞燎原之威。而不敢遽逞。可謂奇功。秘畫。驂駕留侯。葛公矣。願以經生腐吻。橫肆譏評。豈非欲北向誦孝。經却敵者耶。按文成。戡定禍亂之後。自以設謀用詭

高梧村評 論此下一卷 議論史才史 學實據三長 非魏晉以來 等軍者所及 黃鸞醉評 古來有用者 生文成斷不 在中次之列 彼曉曉狂吠 者吾不知彼 其肺腑也 黃鸞醉評 以如此乎服 得盡摘五千 年以來微類

之事而論定 之豈非奇觀

非君子所得已。故一切反間事實。秘而不傳。然其事其文。皆足以輔史傳之遺。而資輔鈴之器。特錄而行。之羅君又云。先生假寫火牌時。雷濟云。寧王見此。恐未必信。先生曰。不信。可疑。否。濟言疑。則不免。先生笑曰。得渠一疑。彼之大事去矣。又曰。官兵方破省城。公忽傳令。造免死木牌數十萬。莫知所用。及發兵擊濠于湖上。取木牌順流放下。時賊兵聞省城已破。脅從之眾。俱欲逃竄。無路。見牌爭取。一時潰散。不計其數。廿五日交鋒。正酣。賊兵忽見一大牌。書寧王已擒我兵。毋得縱殺。舉陣驚擾。遂大潰。次日賊方窮蹙。寧王

語崖勝說 卷四 賦上 五 浣雪堂

思欲潛遁。見一漁舟。隱蘆葦中。宸濠大聲叫渡。漁人移棹。請渡。徑送中軍。諸將尙未知也。其神運每如此。又或問。養得此心不動。即可與行師否。先生曰。也。須學過。此是對刀殺人。事豈意。想可得。必須身習其事。斯節制。漸明。智慧。漸周。方可信。行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此後世格物之學。所以為謬也。云。皆羅君。謔于吉安。龍君光及諸同門。而類志之者。龍君當為邑佐。身在行間。備驅策之勤者也。據遂安山民八大王始末。訂明嘉靖間。東南倭寇。方熾。吏卒聞風。警息不盡。繇技勇。弱。膽薄。智短。倭勢遂



以積強浙江總制胡公宗憲勦倭之功半由奇譎其所  
以作士氣而禱寇鬼者別有機輒焉遂安十都有山民  
余八者長九尺軀幹豐偉龐然駭目人皆呼為八大王  
胡聞之檄縣禮遣赴軍前効用密誠遂獵徒五十人充  
八大王家丁戎飾極雄猛各攜慣用械仗整飾鮮華霜  
刃耀目時邑令唐某躬率之上謁密稟余八是血肉之  
軀全無技勇恐不堪任使胡公領之署為標兵首領宣  
諭各營將士訪得深山異人神勇絕世家丁皆一可當  
千某日揚兵演武奇技絕異常探某日出師築壇禮拜  
此番必盡掃倭種云云滿城喧傳某日八大王下操矣

諤崖脛說 卷四 流雪堂

至期密諭從丁各逞逐鹿材技又難以徽之梨園善搏  
及盧之吞刀戲術者充其隊或持刀跳越人頭或槩上  
掀翻筋斗或擲劍空中以鞘承之又潛縱馴鴿迴翔陣  
上鳥銃一發應手皆墮兵民乍觀無不鬼震奸民通倭  
者一一謀報倭衆聞之已氣奪矣翌日出師預製一包  
鐵假月大刀新芒閃鑠以兩親丁扛隨之所構將臺暗  
為機殼可蹴而傾余八登壇號令公親臨樵牙酌八以  
三巨觥禮畢壇上大喝殺倭聲如巨雷揮大刀飛躍而  
下隨以一蹴傾其臺各隊奮勇爭前倭營望風驚潰伏  
兵乘之殲倭殆盡遂奏大捷是役以後倭勢頓衰以次

鍾岱峰評  
疎宕有奇氣

蕩平矣振旅閱旬余八忽稱塵戰力傷左臂不仁公猶  
以百金給千兵劄令回籍調養須後令此蓋善刀而藏  
亦公陰使之也胡公去後邑令後至者惑其名令率鄉  
兵禦礦盜舉衆敗歿八僅以身免論戍赦歸老死於家  
余劄鹿  
記事

芋田氏曰天下成敗利鈍之故何常之有視其氣而  
已矣李將軍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飲羽沒鏃已  
而見其石也更射之不復能入矣廣之矢非前勁而  
後弱也以為虎而射之則其氣已貫乎其腹而力與  
器隨之洞達焉固莫能禦也以為石而射之則機未

諤崖脛說 卷四 流雪堂

發而氣先沮雖倍其力庸可入乎故古之戰者鼓以  
作其氣氣未能決則驪之必死之地以絕其倖生之  
心淮陰背水之陣是也氣積於衰則假諸神怪之符  
以發其成功之恃安平神師之奉武襄擲錢之占是  
也此又神於作氣之妙用也胡公此舉亦若是焉而  
已矣胡公負豪杰之氣斯馳蕩軼不能以功名終然  
手靖狂氛功全半壁余八之事雖古名將之畧無以  
過焉豈得以橫磨十萬兒戲疆圉者同類而並議之  
也哉  
順治十六年有妄男子縷笠汗袴騎  
抵張縉始末



而過河南之柘城繫馬逆旅馬驚逸呼主人追之不即  
應以馬箠捶傷主人觀者怪之搜其裝得銅印一重逾  
二觔執以告縣令令誰何之男子乃挺立大言我朱慈  
英前明皇帝第四子也母周皇后令大驚辨其印文則  
忠孝德全福祿壽永八字也遂上諸巡撫巡撫下兵巡  
道按驗男子益詐言始生三歲時李自成破京師為賊  
帥所掠至山海關有李弁者負之南遁間關過江匿于  
主事耿元度者家耿許配以女既而江南大亂復與耿  
奔走吳越間從故翰林何應元遊學遂薙髮為僧居天  
台中數年不見容于人欲北渡河故取道于此且言

誘崖陸說

卷四 據執上

沈雪堂

嘗為總兵官其辭不經多此類巡撫密械其人疏於  
朝章下兵部呼問男子銅印所自曰受諸耿元度問元  
度與何應元安在曰死久矣問李弁曰家真定至今猶  
隸巡撫麾下又問李何名曰忘之矣其狀貌何如曰眇  
一目乃下真定索之巡撫悉拘麾下眇一目者至京師  
與之辨皆非是兵部乃陽用好語誘使吐實久之方窮  
其詐蓋浙江之金華府人姓張名緒年二十歲既為僧  
又名超福少時嘗得銅印不知何人所貽而緒頗妖誕  
時時自詭前明皇子輒用印為左證以惑眾恣行奸利  
有龔弁惡之將列於官籍謂得其狀即棄僧服脫身跳

免轉入河南竟為柘城人所執前所云云皆妄也移刑  
部獄法司論籍妖言當棄市 上猶以為疑命再勘  
法司雜問若何用為此籍辭窮但曰年少無籍為人所  
給故當死問籍者主名雖嚴刑終不肯以實對仍錮諸  
獄獄中人傳其善六壬數自策決不死明年竟論斬西  
市汪氏曰明愍帝凡七子周皇后生皇太子定王田貴  
妃生永王皇四子皇四子先貴妃殤與籍言無相讎者  
予恐後人附會籍所稱為真故疏其始末如此時方署  
河南司事所親見也 汪純翁類集

芋田氏曰明鼎淪胥南中餘燭王之明一案舉朝嘆

誘崖陸說

卷四 據執上

沈雪堂

暗終痞疑團于是成方遂王郎之事尚有講張幻托  
于 與朝承平數十年之後者此前古所希有也  
傳曰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如其螻芥陸梁妄思煽動  
固不容于 聖世之誅至如籍者既無苦心盆子  
之志亦乏居奇藉業之徒試問何求而投法網非惟  
常理所難推抑亦俗情所難度矣惟我 聖朝加  
恩前代振古所無今且五等分茅三恪備位肅雝顯  
相 至德彌光而純翁先生于身在秋曹之時特筆  
所睹以解千古之惑雖屬小文實闡掌故因錄而附  
論焉



撫史鹿泉遺事 郵縣史元中號鹿泉嘉靖辛卯舉人  
知魚臺縣事有劇盜簡瑞者善運稍馳馬出沒官道元  
中以計縛之簡卧塔下瞠目曰吾左手持稍右短兵橫  
行千里間今為書生掩取天也公笑曰汝輕書生耶即  
起著短衣持其所用稍運之左右廻旋如舞匹練忽稍  
折為三擲示簡曰汝稍豈足用耶簡叩頭稱死罪乃繫  
之獄至冬月將論決簡求見公曰身亦山東男子不敢  
負公乞假十日一生別老母公即縱之眾皆慰及期先  
一日簡就獄離縣三十里為獨山大盜劉儀嘯聚其中  
有家數千開府會銑議進勦以公為前鋒既擇日陳兵  
講崖脛說 卷四 十一 院書堂

人也  
朱彝尊詩話

禡祭畢公知獨山有謀者在軍命植一竿百步外手扶  
矢誓曰某以書生任將兵若一舉滅賊當三發中此竿  
時萬眾注目監司諸將俱色變公從容三矢俱中呼謀  
震地是日即察得謀者三人釋其縛賜以美酒食笑謂  
曰爾來觀吾射耶謀者股栗盡吐賊虛實及所入獨山  
徑道公立提兵襲破其寨擒劉儀還會開府大喜方論  
薦會曾公遷總制三邊尋為相嵩所陷抵死鹿泉知事  
不可為即日掛冠歸里時年四十二家居復四十年守  
令思一造見不可得賣文自給蕭然如寒素真奇傑異

芋田氏曰有明中葉以後右甲科而賤介胄重資格  
而抑他塗其所斷斷不少假借者尤在乙榜蓋恩拔  
歲薦諸公塗軌原別無待輕軒惟乙榜同出一途不  
力抑焉愚其駸駸來軼我也于是登進士者徧據要  
津廣傳衣鉢蹶而愈起危而不顛百足之蟲三窟之  
兔沛如裕如乙榜則入仕僅列知推累遷不踰郎署  
稍思振拔吏議隨之一跌無援槁項牖下當時賢書  
譽髦所以白首公車銓曹裹足實有積輕之勢相激  
而使然也吾觀鹿泉先生智勇絕人出類拔萃如此  
而贈證一令盛烈湮沉沒齒鄉園賣文送老在先生  
講崖脛說 卷四 十一 院書堂

夫亦何恨誰秉國成能不為之拊心而痛惜也耶登  
崇良俊立賢無方益不得不應頌于 重熙累洽之  
我 朝矣

芋田又曰宋張齊賢苦饑從羣盜乞一飽啖以謂盜  
者非饑餓人所能為此非謬為夸誕之辭以相悅也  
人道莫大於忠孝而信義勇決由之以生焉簡生葉  
街在卽獨求生訣慈親約誓片言先期就獄夫求忠  
必于孝而視死如歸其意未必不以瀕菝望史公而  
惜乎公方崎嶇一令度不能以格外之典疆之于當  
局也明未死事武臣多出降盜如劉國能之盡庠間



關閨門殉節其就撫也實奉母命以來忠孝同源不亦昭然可觀哉有駕馭之任者留意焉國能即關場天聞賊之驍將也性至孝初遵母命就撫屢立奇功後守葉縣聞賊破城伏劍死其子方八歲自解所帶小刀刃死合門俱燼無一存者

撫異人授小接命丹方說 劉康谷於廬山遇異人碧眼方瞳鬚髮鬱然光彩奕奕喜劉瀟灑近道授以彭祖小接命丹一方取首生臍帶中根下血子一粒去一寸許剪斷名曰金剛子其色半紅半白自有陰陽號為元珠乃父母元精元炁結成之祖氣也約重一分二釐入銀合內好乳養之黃臘封口冬入溫水夏入涼水中其

誇崖脍說 卷四 雜錄上 完雪堂

子長大滿盒每日將盒向左旋三次每次三轉三日後藥重一錢二分如天桃狀服者先將麝香擦臍通竅用布一塊剪圓攤在臍上布上放藥外以蕎麥粉或麵作一團團圍住用斷艾一兩二錢焙過加穿山甲七錢為末麝香三分乳香五分共一處捏成艾炷十二箇又用槐皮刮薄刺孔覆蓋藥上置艾炷于皮上灸之至三次其藥神化盡灌于臍不見形跡又復九炷其人若醉將槐皮取去用黃鷄醋麻油熬膏以緞帛攤之封固臍上如口渴可用蟠桃酒一七日不用飲食八日後量進清粥忌油膩可少用精肉二三片三七日飯半碗酒三鍾

一月後身上退下粗皮容顏豐悅異常此藥一粒頭胎者延壽一甲二胎者延壽一紀若夏天熱甚安磁盆中以井水浸過頭冬天銅器盛水坐炭盆灰缸內養三日男用女胎女用男胎不傳匪人恐遭天譴康谷受而藏之以服官宦未及試也又傳烏鬚髮一方用豬版油一助蜂蜜一助核桃肉一助好茶葉一碗共搗碎和合用錫器盛之於飯甑上蒸熟每早匙取少許化沸水中服之三月鬚髮無不黑者李日華六研齋二筆

芋田氏曰或謂上古之人氣完而固嗜慾不生德脈滋培凝命長永似矣然至德莫高于尼山而不登中誇崖脍說 卷四 雜錄上 完雪堂

壽自伯魚以下歷十餘世年亦無至七十者至孔光始有之可不謂之德彌薄而慶彌崇乎若顏冉諸賢迨災短折又無論已夫崆峒訪道已胎久視之源函谷傳書逾闢長生之奧下此流觀物化傷雉雀之難同結懇形銷錮南山而無術蓋莫不以為生之可戀而死之可悲也如必以文成五利之徒通妙達靈之號甘心歿世冷齒千秋而概以紫山澤之臞黜丹元之秘非通論矣况乎化醇有自真炁可尋假彼童元續于慧命彼夫移枝接本花木可以分榮負稟祝齡肖翹亦能變質而謂橫目之民顧不彼若哉則是方



之傳。殆非聊爾也。然不有甚閒之歲月。以養其天和。有至澹之心情。以絕夫外鑠。恐亦未能計日觀成。而冥心遐契矣。東坡好言服食。衛公喜集方書。而龍鮓空談鶴程。安在。以今視昔。何獨不然。此吾所以慨想。表哀于山澤之懼。而復乎有餘慕也。姑錄之以竢能者試焉。

撫高侏始末節高侏本東坡先生小史筆札頗工東坡出帥中山時以屬會文肅布曾以掌記已多辭之遂俾王晉卿說畜之元符初晉卿尚神宗女為駙馬都尉佑陵在端邸特與親善一日朝會立庭中佑陵忘佩振髮

諤崖脛說

卷四 雜錄上

南

完雪堂

篔簹刀子假於晉卿晉卿出刀而製極精巧佑陵愛之晉卿以為此巧匠其所製新式也既歸即以篔簹刀二具命高侏持獻端邸侏往而佑陵方蹴鞠于庭侏素善此戲旁睨搏脾久之遂得侍王共戲因留邸中供奉絕愛幸之既嗣大位侏寵日渥徧歷三衙游登殿帥其父敦復為節度使兄伸自言業進士令直赴殿試致位八座羣從皆因緣貴顯恩倖無比其儕輩或援例乞恩上曰爾曹爭如彼好腳跡耶然侏感舊主恩不忘每蘇氏子孫來京師必給養存郵終其身勿替也靖康之警佑陵南奔侏從行至臨淮稱疾以歸同時從出者如童貫梁師

成輩並誅死而侏竟獲終牖下王明清揮麈後錄。宋史佞倖傳不及侏惟李若水傳有開府儀同三司高侏死故事上當成服若水爭言侏以幸臣躡跡大位敗壞軍政宜加追奪云云

芋田氏曰君子小人之居心也不必皆如涇渭之相反冰炭之相尅也君子有小人之心則名高而品穢小人懷君子之念則履險而身安夫高侏以斗筭之姿遭逢亂世竊位殿巖黍貳瓜瓞豈足復道然吾觀其為人固非有爪牙禦侮之能亦非有煬竈滔天之惡供奉俳曹嗜癢舐痔護身媚上以固寵榮蓋不特端人諒士之所不屑交而亦戡貫京攸之未嘗伍者也所以通籍廿年致身極品而史編落實纔一再書

諤崖脛說

卷四 雜錄上

南

完雪堂

政和七年以殿前都指揮使高侏為太尉顧其感深又從徽宗南奔時一書正史僅見此二條願其感深煦沫念切解鞵款款惓惓菀枯不貳此亦有足多者李龍眠固東坡所謂天下士也坡方盛時李至為畫家廟像及南遷之後李在京師途遇蘇氏子弟以扇障面不一指其薄如此晁以道深鄙之遂盡棄平時所蓄龍眠之畫以此視侏龍眠真有餘媿矣夫耽榮戀棧中材之常不足為侏惜念舊知恩長者之事深足為侏難卒之羣姦悉育斧質而餘生獨正首邱可不謂之有天道哉凡為君子小人者可以思矣世所尚傳神史蓋元人羅貫中所撰或曰施耐菴也其首卷叙高侏出身全本于此至王晉卿并不諱其名不



以蔡京輩為話柄而特托之于作者以其猥瑣俚臣無他實蹟為虛點染不致與正史相背也又書中叙宋江為盜本末悉據癸辛雜識宣和遺事等書而敷衍之非盡鑿空乃知古人欲以稗官傳世亦不苟如此况有志史學而可以空疎漫浪之筆從事汗青乎余有記事一首別見今附見其端於此又故盜魁王倫亦具見歐公集及蔡條錄

靖南侯黃得功字許山京營名將也

嘗敗張獻忠于潘山之方嶺獻忠幾獲而佚殺羣賊萬人侯為人朴忠懇直所部不過三萬臨陣身自衝鋒勁

疾若飛江淮間呼為闖子幾託以為無敵靖南起徒步

初為羣商執鞭青齊道上逢鳴鑼盜羣商奔逃靖南獨身無寸械折兩驢蹄禦賊賊盡披靡由是勇名震遠近

休寧汪耐庵者曾拜靖南門下高傑之引兵爭揚州也

汪君方從靖南飲盤列生彘肩剖啖之帳下驍將能飲者以次坐人浮巨觴有邱總兵弟守備某辭不能飲侯

怒欲杖之總兵目汪汪佯大咲侯問故汪曰生笑邱守備腿不及杖粗耳侯笑而止俄報高兵十里外將至矣

侯笑飲不動又報距五里距三里飲如故及報已抵城下侯乃上馬旁一卒授之弓執左手又一卒授之鎗掛

于肘又一卒授之鞭跨左腿下一卒授之鎗跨右腿下

後從五騎騎負一箭箭筒各箭百馳出陣前抽矢亂射疾于雨矢盡擲弓繼以鎗鎗貫二騎旋折又擊死二騎

講崖脍說 卷四 雜錄上 未完 完雪堂

須臾擲鎗用鞭鋼雙揮肉雨紛墜泉軍已歌凱矣歸而豪飲如平時其他單騎貫萬人重圍取驍賊如鷗搏鰲無能禦者多類此賊聞黃聞名盡膽落靖南自刎之後金陵有人忽奔真武廟中跳舞大呼曰我靖南侯也上帝命我代岳忠武為四將岳已陞矣手捉岳像于中而已立其位作握鞭狀良久乃甦至今村賽列之神祠與忠武埒云二申野錄纂注

芎田氏口明末驕鎮張皇半繇偶起朝沈臺隸夕躡通侯富貴儻來恣睢罔忌莫不玩寇擁兵與上為市

非文法之所得繩齋斧之所能令也夫豐沛從龍多

屠狗賣繒之輩南陽躍馬半赤眉青犢之餘卒皆樹

績旂常銘勳貞鼎王侯無種自管而然固無庸以奮起側微剛而無學為此曹子惋惜也蓋景運方隆則

鷹鷂化為威鳳玉步將改則駉駉變乎虎豺氣數人謀相推相激理有固然無足怪者惟靖南以虓鬪之

姿駕輪困之恚負吞噉萬夫之氣矢酬恩一劍之心

事去鼎湖身殉血海如當肇造之年則開平黔越之烈非異人任矣惜乎以彼其材自爭蠻觸鼎淪魚爛

曾不使効一矢于其間紀雷塘一戰乃所以痛英雄用武之非其地也而如以為彪擲鼉蛙鋒稜八面是

講崖脍說 卷四 雜錄上 未完 完雪堂



戰將而非大將以此為靖南歎則戚俞諸公出奇制勝雅歌投壺雍容極矣而承平刀筆毛舉廢求願領歿身腐心搯腕又孰使之然耶

撫吳雄等事 漢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墓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及子訴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郵諱忌每入宮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世曾相三葉

皆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南有陳伯敬者行必矩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傭亡吏太守邵夔怒而殺之時人罔禁忌者多談為證焉後漢書郭鎮傳附錄 芋田氏曰粵稽周禮太卜掌三兆之法示吉凶以前民用蓋河雒靈分神明幽贊支千如魁智鑿彌精由來尙已至于地理之說肇端晉璞發覆唐鸞璞既殺身鸞亦斬後吳景鸞宋天禧中擢名無子以心法授其女傭儉度州廖會輩之學皆由吳出至今福田利益其效可知然而高山荒度相厥流泉

高梧村評  
看理如水淨  
沙明固足發  
聲聞曠

黃鶴峰評  
竊謂豈無地  
理到底王之  
者天至於修  
身以俟乃君  
子立命之學  
中此可以證  
然下吉商消  
長之故矣讀  
此二語三才  
之道一以貫

諤崖脛說 卷四 撫轍上 六 浣雪堂

壤墳墳墟攸分地脈古人于此蓋亦有致慎焉者夫惠吉逆凶本繇修恃鬼謀神相匪外寸心苟自鏡之既明不疑何卜倘疑麻之無實非據將危斯可知卜筮者但以導從違而非以移禍福地理者徒以防陵谷而非以致機祥此詹尹所以投龜而羸博之封延陵所以不反顧也自謙緯說行其流日下大抵以親骸為孤注而希不可知之福于茫昧之間以七尺為冥頑而藉若或然之靈于滯昏之偶本根既撥條藥烏榮源脈先枯衍流曷遠其不為陳伯敬者幾何矣不肖弱齡孤露振拔未能然巫史之言存而不論青

烏之說尤所未諳嘗自誦言必天理無虧而後地理可協亦必人道克盡而後神道可諧耳感屬之中有酷信小術而禍不旋踵者相提而論亦大彰明積善慶長自求多福慎毋嗷嗷詎天謂是區區者而不余與也 芋田又曰古者卧必東首居嘗南向守龜有藏筮人有職墓大夫有官幽明始終之故送往飾歸之文未嘗不至周且悉視後人始什伯焉顧其所致嚴者理與氣而已理有向乖氣有聚渙盈虛消息事天立命之大用存焉非私欲錮蔽林壘居衷者所可同日語

諤崖脛說 卷四 撫轍上 九 浣雪堂



也若夫媚惑之情與狠愎之見其軌雖殊而其謬則一何則本無君子恭慎之修而徒挾小人驚媿之氣則百物之厲五行之精莫不矚睨伺衰竊權交侮蓋叢神何藉石匪能言有物憑之沴祥幻起固不必取精獨盛鄭伯有之魄能驅叫天無辜渾良夫之冤未釋也然則吾之持論特所以堅君子信道之心而匪以長小人喪天之譽寧碌碌者所當藉口哉

高橋村評  
立論既解脫  
力殊健如其  
古材獨運自  
有貫穿也

講崖脛說卷之五

新城章 楹亭田漫綴

撫軼下

撫鄭崔合附墓誌銘 唐故滎陽鄭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附墓誌銘給事郎試太常寺奉禮郎攝衛州司法參軍秦貫纂鄭之先自周皇封舅之地因而氏焉別派五流深源一口是以滎陽之望得為首稱其下公侯接武台衡繼迹雕軒繡軸之榮羽蓋朱轡之盛由魯史記迄于唐春秋實鄭氏為衣冠之泉藪也高祖世斌皇左司郎中磁隰二州刺史新鄭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曾

講崖脛說

卷五

撫軼下

浣雪堂

祖元嘉皇新都長水縣令襲封新鄭縣開國男祖有常皇吏部常選襲新鄭縣開國男烈考探賢皇魏州昌樂朝城莘縣令府君諱恒字行甫皇試太常寺協律郎文業著于當時禮義飾于儒行少有倜儻之志長負瓌琦之名不苟譽以求榮每親仁以竭愛為中外模範成朋友宗師樂善孜孜不愠知鮮量苞江瀆氣合風雲今之古人人惟上士神不優德配壽胡口先夫人之亾蓋世一霜也享年六十夫人博陵崔氏令門清族慶餘承善四德兼備六親雍和仁讓得于天真慈惠立于素尚母儀內則動靜可師禮行詩風進止成法口婕妤女史大

世宗上

完



家經教承之于諷習推之於行源者亦異代殊人其歸一旨未也之嘆孀齡杳然玉沒何先蘭然遠至以大中九年正月十七日病終于淇澳之私第享年七十有六以大中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合祔于先室之側其鄉里原隰之號載于舊記此闕而不書女一人適范陽盧損之嗣子六人長曰頊攝汲縣丞知縣事早也次曰珮早也次曰璠次曰玘次曰璿次曰琬咸繼遺芳克修至行而哀茹毒追攀罔極將營□泣告于業文者為之銘云仕門雙美兮令德咸芳甲族齊盛兮英華克彰允文武兮書劍名揚藹儀度兮閨門譽長珠沉玉沒兮人

講崖勝說

卷五 推轂下

二

完雪堂

高橋村詳  
吾亦欲云云  
而已彼先生  
拓出碑文  
功名教之文

吾不能無感焉唐人誌銘碑額必書官爵此僅提郡望而畧其官稱一可疑也唐制惟親王襲爵若庶姓庶階凡稱開國者例止其身並無世及今叙榮陽三世一爵相承未協掌故二可疑也至云先夫人之也蓋世一霜也世一霜之義殆不可曉世字得非世字之訛耶世首娶三鄭年六十崔年七十六如以後鄭之卒三十一年計之則鄭歿時崔年正四十五少其夫十五年猶理之所有者但文中叙鄭三世祖考甚具獨不書其卒之年月夫人年月皆備而不著其所自出皆非作誌之體三可疑也按會真記叙崔氏之年云以今天子甲子歲迨貞元庚辰生十七年矣據此則崔當生于德宗興元元年至宣宗大中九年乙亥乃七十二歲今誌稱七十六與會真記稍殊四可疑也如謂後之君子憤元生之薄悻傷淑女之蒙冤而乃託彼墨卿顯其水玉則會真點涅原在未字之前墓石褒貶都屬結禱而後亦未見其可以剖証雪類而廓其陰霾也愚則謂唐人狡獪備極荒唐李羣玉至欲為虞舜之辟陽牛僧孺乃敢辱先朝之妃匹牛記薄太后廟中與羣姬歡其為狂詩豈可勝誅即燕公一代宗工而偽撰亂髻客傳故為謬戾以自

講崖勝說

卷五 推轂下

三

完雪堂



鍾祥快評

明其寓言而古今耳食者會莫之省也。江都傳稱武帝幸揚素留守西京李衛公遇紅拂虬髯事並在此年按唐史文皇以大業十四年起義兵時年十八而帝幸江都為元年文皇纔五歲耳傳乃云年二十而有天子相若謂此幸在十二年則楊素之死久矣又衛公嘗上唐公急變必無預謀與主之事會真之妄又豈燕公益故謬其辭以見其非實也足道哉且卽以其文言之始既儼容貴數何忽無因至前既云潛賊羞郎試問誰為傳示子予子盾誣罔顯然原不必左證他文已足令此兒心折况石刻有靈千年呈露殆非偶然縱有缺訛疑似吾亦安得以拘墟之見妄議之哉以其文未顯因表出之

撫郭令公宅事 郭子儀宅在親仁坊宅占其坊地四

講崖勝說 卷五 撫秩下 完雪堂

分之一通永巷家人三千出入者不知其名其里巷負販之人上至公子簪纓之士出入不問或至王夫人趙氏愛女子儀第七女適趙縱最所珍愛方妝梳對鏡往往麾下將吏出鎮者及郎吏等皆被召令汲水持悅視之不異僕隸他日子弟集列啟諫公不應于是繼之以泣曰大人功業已成而不自崇重以貴以賤皆遊卧內某等以為雖伊霍不當如此也公笑而謂曰爾曹固非所料且吾官馬食粟者五百匹官餼者一千人進無所往退無所據向使崇垣扃戶不通內外一怨將起構以不臣其有貪功害能之徒成就其事則九族齏粉噬臍何及今蕩蕩無

高梧村評 人言炎後深 切事情固已 變其所覆而 此其可貶也 先生具眼於 此等處不几 此等處不几 此等處不几

間四門洞開雖讒毀日興無所加也吾是以爾諸子並

服錄

李田氏曰自管居功之善莫若汾陽而操心之危亦莫若汾陽蓋以手挈虞淵身當砥柱塔前斲養或躋王封幕下慮見多分節鉞微假笑皆之描畫皆如薄天子而不為也况朝恩元載之屬側目于中朝懷光僕固之徒生心于外間羣疑載鬼積錮杯蛇則一震而九族沉豈非理之所宜有乎然吾以為公之所以保有鴻勳克終令望者在小心不在淵畧在忠信不在弭防觀其片紙朝徽單車夕發禍纏邱墓引咎涕

講崖勝說 卷五 撫秩下 完雪堂

洩見回紇則免胄欵言遊章敬則幅巾弛備至誠之感信及豚魚恭慎之思不渝幽獨固宜其純臣之精白格乎帝天而震主之功名安于磐石也若茲所稱永巷交通四門洞開漫無檢制闌入紛紜則不可訓矣夫良賈深藏勇夫重閉此貴賤之通義亦人道之大經豈有馬圍販監皆遊卧榻之旁連率軍牙可供頽泆之役而或不貽羞惟簿誨盜賊勝者哉此蓋公以皇天可鑒之苦心作行路皆知之下策然而褻越已甚終為亂階此瓊珠雪艷之姝黃耳金鈴之守所以重門扃負而無忌者也不亦慎夫君子當儀其大

此等處不几 此等處不几 此等處不几



節而勿襲其矯情可爾

撫唐崔蠡義激小傳長安里中多空舍有嬾人傭以居者始來主人問其姓則曰生三歲長于人及長聞父母逢歲饑不能育棄之塗故姓不自知視其狀貌服飾並如常人傭亦無闕且暮多閉關雖居如無人隣人疑之闕見其飲食動息又無它異惟是織紅絨繅諸嬾工皆不為罕有得與言者色莊而氣韻人無敢侮居一年所懼人之大我異也遂婦于同里人其夫問所自對之如對主人之辭觀其付夫之意似歿身不敢貳者既生一子其夫謂婦人所付愈固了無異慮然自是則忽有

諤崖勝說

卷五 撫轍下

六

浣雪堂

所往嘗宵漏半而去未曉而歸至于再三其夫疑有以動其心者怒欲去之以其子尚乳依違未決而嬾人夜出愈數他夜既歸色甚喜若有大獲者詰之乃解所挈囊出人首投于前其夫大恐恚且走婦人即卑氣怡聲歛衽前曰我父為蜀小吏坐法不當死而酷暴者陰以非法繩之卒棄市始圖復讐顧幼弱力不任也今果求得殺之吾志畢矣願無駭又持其子曰爾長人必賤爾謂其母殺人其子必無狀既生之使人賤之非勇也不如殺而絕遂殺其子而謝其夫曰勉仁與義也無先已而後人也異時子遇難必有以報者辭決出戶望其疾

諤崖勝說 卷五

鍾岱峰評  
劍論亦是確

如翼而飛云博陵崔蠡為文傳之目曰義激蜀婦人在

長安凡三年來于貞元二十年次年嫁去于元和初外錄原傳六百九十三字今節去二百五十餘字

李田氏曰唐人傳劍仙者頗多然或借軀報仇感深意氣標名節俠無裨彛倫但可謂之經奇要非根乎大道也如蜀婦之委身傭保韜迹潛求卒能剗刃仇人雪不共戴天之痛又且斬其毛裏之恩永絕同牢之夢孤行一意遑恤其它雖古押衙之野外處分終南尼之先斷所愛勇決不過如是矣然吾因之有所感焉夫陰性專而一其發之也罄竭而無餘惟質有

諤崖勝說

卷五 撫轍下

七

浣雪堂

疆弱之殊則其術有奇正之異由蜀嬾之事而推之非直麗娥謝女之流稱為孝烈即夏殷之喜姐晉獻之驪姬徵其事則禍敗之妖嬈而原其情亦可云隱忍之奇智不可以不察也何則彼三君者非此三婦之故主也皆先夷滅其家邦度劉其骨肉而徒以笑熒弱息無足復忌與之勝侍之列辱以狎翫之私彼三女者苟無人心則已三女而猶有人心也有不望故都而飲泣噉仇肉而甘心者乎力不能勝勢無他適則遂以粉黛為戈矛以房幃為阱罟以歌舞為韜鈴之練以嫵酣為敵凱之場卒使其茅社為墟銅駝

三三二



卧棘國也。嗣斬而身亦殉之。是豈非所謂婦怨無終而女戎獨勝者哉。故平心而論之。則喜姐之盤荒。何異息媯之不語。而驪姬之夜泣。無殊卹緯之周發也。傳有之。伊尹與妹喜比。而滅夏。太公與妲已比。而亡商。范蠡與西子比。而沼吳。夫西子之為越世所知也。夏殷之事自此發之。然則古人固有先獲吾心者矣。因論蜀婦復仇之事。而附著焉。亦以見怨毒於人。實甚而伏。戎牀第其機至深。不可不審其始。而慮其所終也。

諸草廬評  
名論東萊六  
一俱無此痛  
快沉深

撫曹操既殺楊修。慰其父太尉彪書。操白與足下同。

諤崖陸說 卷五 遊鞞下 八 浣香堂

海內大義。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吾制鐘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恃豪父之勢。每不與我同懷。即欲直繩。顧頗恨恨。謂其能改。遂轉寬舒。復即有貸。將延足下。尊門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謹贈足下錦裘二領。八節角桃杖一枝。官絹五百疋。錢六十萬。四望通德七香車一乘。青犢牛二頭。八百里驕驢馬一匹。赤戎金裝鞍轡十副。鈴苞一具。驅使二人。並遺足下。貴室錯雜。絲羅縠裘一領。織成鞞一量。一作有一作心青衣二人長奉左右所奉雖薄。以表吾意。足下便當慨然承納。不致往

高格村評  
曲對步達直  
使阿瞞膽悸  
魄張

以爲人對謝。謝免。修子。謝知各晉代。

荀田氏曰。漢書本傳。操見楊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彪曰。愧無日磾。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操爲動容。此書曲折。具明。慰贈殷渥。必斯言。酬對以後之所致也。或謂玩厥詞鋒。厲多于婉。彪亦危哉。此殆不然。操雖嚴暴。然意氣非常。雄畧蓋世。而且顧惜名節。收攬人望。從未肯以微過殺名流。而來天下之議。其殺之者。必其有關於大計者也。德祖以華而不實之才。推翼子建。收召浮薄之士。觀成撥本之謀。使其勢果

諤崖陸說 卷五 遊鞞下 九 浣香堂

仲。則子建者。不過重光。李煜叔寶之倫。修等亦何異江總。徐鉉之輩。魏社之屋。當不殊。諸四十餘年後矣。况讒辭射覆。搖惑軍心。醉共車茵。招邀禁闥。自干司馬之法。寧關忌才之私。不然。以陳琳之指斥。先人且爲收錄。稱衡之諄虐。無狀尙見優容。而獨不能釋憾于一文人。楊德祖。有是理耶。至其慰藉于彪。獨厚者。誠以楊公奕葉清華。四世台鼎。彪又忠勤耆耄。綽有高名。當時民望。無出其右者。况修之才藻。紛綸早已驚爆海內。使無以厭彪之心。則衆難羣疑。希聲射迹。將謂縛韓侯于雲夢。居然畏惡其能。殺王衍于排墻。



實欲剪除勝已操固未甘為織兒輩受斯媚嫉之空名也斯則老姦之隱念欲藉是以大白焉而已矣

撫程喜上管寧起居狀 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

守節高乎審老疾延頓耶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為州

吏與寧比隣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

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

祠祭輒自強力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時所有白

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象常

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

澡灑手足闕于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

諤崖脛說 卷五 撫鞅下 沈雪堂

長潛逸者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志行所欲必

全不為守高也魏太和元年志

芋田氏曰管幼安於是乎不可及矣東漢之末人才

最盛氣節獨高然危言直道者卒以禍其軀枉已徇

人者亦多喪其守蓋激之與隨皆非處世之善物也

惟幼安賦否不著于言矯異不形于色布襦皂帽動

息猶人伏臘歲時烝嘗匪懈蓋優哉游哉惟以卒歲

置之遺民高士之列則不必有其名律以鑿坏因樹

之風要未嘗無其實也且夫被服樸疎而表裸不事

者和也祠祭勤虔而孺慕不衰者孝也臨流盥濯觀

高梧村評  
表微得左氏  
之腴起結神  
似公設

固夷猶者靜也秉志不回執謙守伏者介且恭也和

德之光也孝行之本也靜壽之基也介節之幹也恭

守之與也和以善世孝以奉先靜以息黨介以遠患

恭以牧身何亂世之不可免而陋俗之不可居乎彼

視華歆荀彧之徒如抱丸之蚌蟻啄沙之漫畫從容

獨善者在黃虞管幼安於是乎不可及矣

然太白墓碑銘節畧 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

維陶之家難求譜牒公之孫女搜于箱篋中得公之

子伯禽手疏十數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

武昭王九代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鼠于碎葉流離散

落隱易姓名故自國朝以來編于屬籍神龍初潛還廣

漢因僞為郡人父容以通其邑遂以客為名高卧雲林

不求祿仕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夫人夢

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所取象受五行之剛氣叔夜

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天寶初召見于金鑾殿

元宗明皇帝降輦步迎如見罔綺論當世務草荅蕃書

辨如懸河筆不停綴上大悅以寶牀方丈賜食于前御

手和羹德音褒美褐衣恩遇前無比儔遂直翰林專掌

密命將處司言之任多陪侍從之遊他日泛白蓮池召

公作序時公已被酒於翰苑中仍命高將軍扶以登舟

諤崖脛說 卷五 撫鞅下 沈雪堂



優寵如是既而上疏請還舊山上甚愛其才或慮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溫室樹恐後患惜而遣之俄屬戎馬生郊遠身海上晚歲渡牛渚磯至姑熟悅謝家青山有終焉之志盤桓利居竟卒于此其生也聖朝之高士其往也當塗之旅人代宗之初搜羅俊逸拜公左拾遺制下于彤庭禮降于幽壤生不及祿歿而稱官嗚呼命歟傳正先人與公有通家之舊無何叨蒙恩命廉問宣池按圖得公之墳墓在當塗邑因令禁樵採備灑掃訪公之子孫欲申慰薦凡三四年乃獲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室一為劉勸之妻皆編戶也因召至郡庭相諤崖脛說

卷五 撫轍下 完雪堂

見與語衣服邨落形容朴野而進退閒都應對詳締祖德如在儒風宛然問其所以則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卒有兄一人出遊一十二年不知所在父存無官父沒為民有兄不相保為天下之窮人無桑以自蠶非不知機軸無田以自力非不知稼穡布裙糲食儷于農夫救死而已久不敢聞于縣官懼辱祖考鄉間逼迫忍耻來告言訖淚下余亦對之泫然因云先祖志在青山遺言宅兆頂屬多故殯于龍山東麓墳高三尺日益摧圯聞之憫然將遂其請因當塗令諸葛縱會計在州得諭其事縱亦好事者學為歌詩樂聞其語便道還縣躬相地

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陽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遷神于此遂公之志也西去舊墳六里南抵驛路三百步北倚謝公山即青山也因告二女將改適于士族皆曰夫妻之道命也亦分也在孤窮既失身于下俚仗威力乃求援于他門生縱偷安死何面目見大父于地下欲敗其類所不忍聞余亦嘉之復并稅免徭役而已文集二十卷或得之于時之文士或得之于宗族編輯斷簡以行于代銘辭畧云晦以麴糵暢于文篇萬象奔走乎筆端萬慮泯滅乎樽前但貴乎適其所適不知夫所以然而然至今尚疑其醉在千日寧審乎壽終百年云

諤崖脛說 卷五 撫轍下 完雪堂

云不全載碑額題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文幾千五百餘字頗嫌蕪冗今節而存其大都

傳正撰 唐范

苧田氏曰青蓮居士非塵中人物也其早年之棲逸中歲之知遇晚節之流離皆世所習聞至其植身之初歿世之後則史乘闕如鮮知其槩乃考考顛末而恫乎有餘慨焉向于詩話類編中見記事一則畧云太白幼時嘗給事蜀青城令為小史偶于簾下對令妻作小詩有侮語妻恚以語令將笞之視其詩歎賞乃釋不罪令他日題句久不屬呻吟良苦太白遽為足成章令慙益不喜太白因舍之去聞行之廣漢得







可不謂烈丈夫乎。然則援子野以稍追乃祖之愆固不可。而必因繆醜以沒子野之烈。尤所非宜也。夫以張德遠之忌武穆。害曲端。潰符離。不厭公論已極。而徒以二子從學紫陽。增美釋回。猶忝各臣之首。乃子野一門忠孝。日月爭光。終不能為乃祖末減。元凶之罰千萬一。甚至落莫遺編。鮮有知為楨後者。子以見稔。姦誤國。貽禍于子孫者如此。其酷凡蓄小人之志者。當為之寒心。而自戢焉矣。故拈出而備論之。

撫遼俗再生儀 再生儀凡十有二歲。國主本命前一年季冬之月擇吉日。前期禁門北除地。置再生室。母后

諤崖陸說 卷五 撫遼下 完雪堂  
室先帝神主與在再生室東南。倒植三岐木。其日以童子及產姬置室中。一婦人執酒。一叟持矢。簞立于室外。有司請神主降輿。致奠奠訖。國主出寢殿詣再生室。羣臣奉迎。再拜。國主入室。釋服。跪以童子從。三過岐木之下。每過產醫姬致辭。拂拭帝躬。童子過岐木七。國主卧木側。叟擊箠曰。生男矣。太巫幪國主首。與羣臣稱賀。再拜。產醫姬受酒于執酒婦。以進。太巫奉襪。彩結等物。贊祝之。預選七叟。各立御名。繫于綵。皆跪進。國主選嘉名受之。賜物再拜。退。羣臣並進襪。彩結等物。國主拜先帝。諸御容。遂大宴羣臣。  
國俗此禮至重。惟帝及太后太子夷離董得行之。夷離董

高格村詩  
此亦心於禮  
者之禮也一  
經指出便非  
伊川野祭之  
晒

遼國嘉禮志

多不典之禮。如射鬼箭。凡國主親征。告廟出取死囚。不祥其送終車。公主下嫁之日。賜青轎車。駕牛載羊。送終車。送終之具。至覆尸儀物。或在或取。從一而終之。義乎。然遼國公主與夫不諧。輒離之。而改降。又何矯誣。尤甚。惟此再生儀一節。阻午可汗所制。乍觀之。僅如兒戲。而實有深意存焉。哉。史臣推言之也。日阻午可汗之制斯禮。以垂訓後嗣也。不亦善乎。夫孺子無不慕其親者。嗜慾深而愛淺。妻子具而孝衰。凡人皆然。況于天子。於是設為禮文。歲星一周。使人

諤崖陸說 卷五 撫遼下 完雪堂

生一行再生之禮。始之以三過岐木。則母氏劬勞。依然。在念終之。以御容展拜。則敬承宗廟。負荷匪輕。蓋其體之也。真則其思之也。切孺子之慕。將有油然而發于中心者。非語言文字之所能及也。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阻午可汗之制斯禮也。其知所以念之矣。不亦善乎。

撫居喪廢業解 宋范文正公之居母憂也。晏元獻公適尹南京。屈諸教導諸生。從之者多有聞於時。而又以其時上相府書。且自謂上書言事。為居喪過禮。其後呂東萊制中下帷。朱子亦遣其子就學。而陸象山引居喪



廢業之文毅然非之移書東萊謂儼然憂服之中而戶  
外之履常滿且言文正雖近世大儒而居喪教授天下  
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而不能無蔽于大賢君  
子者按古人居喪廢業業是簋簠上版子廢業謂不作  
樂耳古人未嘗斯須去禮樂惟居喪然後廢業也至于  
居喪讀禮初亦不妨讀書象山之責東萊要亦賢者過  
之之見先儒語錄

芋田氏曰先王緣情以制禮揆時以起義乃有以立  
人道之大閑焉蓋未容以膠柱而鼓瑟也考之前古  
人臣奪情起復本有彝典儒者講道修業亦不改常

詩崖脞說 卷五 撫轍下 完雪堂

自象山以前無有以居憂教授為非者自羅一峯以  
前亦無有以奪情起復劾人者君子曰兩公蓋聖門  
狷者之流若以為通經術而達治體則猶有未盡也  
禮有之君既薨王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  
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弁經帶金革之事無辟  
也按春秋襄公十九年八月丙辰仲孫蔑卒即孟其  
明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秋帥師  
伐邾即孟由是觀之魯為秉禮之國而其大夫未練  
而從政未祥而即戎然春秋無貶辭而曾子且曰孟  
莊子之孝也此可知朝廷篤求舊之恩劇治尙急才

之意大夫之孝固不必與庶人同也孔子之喪母也  
使門人修防墓孟子之葬母也使門人敦匠事此可  
見其原未嘗謝遣生徒曠廢學業儒者之孝亦未始  
以苦塊幽墨滅性傷生為事也蓋禮尙其可為而義  
當權其所尤重附身附棺必誠以信致哀致慎斯校  
于心送往飾歸之禮既無憾于當時永懷孺慕之忱  
可勿衰于歿世又何必數日以為期兢兢勿逾焉而  
即謂之能守禮矣乎彼文正東萊之講學固無可訾  
即明之江陵武陵其戀威福債軍師可罪也而奪情  
起復則不足爭也自宋以前其事相望于冊矣故曰  
陸公羅公蓋狷者之流高柴原憲之亞可與立而未  
可與權者也

詩崖脞說 卷五 撫轍下 完雪堂







序



珠淵百仞腰絙而莫探真源玉府千間履級而  
誰登與昨旃檀之寸香已渺吉光之片羽奚求  
又况竹使符旁書埋造化之窟綠莎廳裏函藏  
經史之根乍刺促而難尋詞繇案牘或倥偬而  
失憶心寄繭絲叢殘孰付奚囊躡躑應懸高閣  
然而自公之暇大雅有懷却掃追徐子之踪隨  
筆倣洪家之樣何必下帷三載始號搯觚寧如

作賦十年才能成焉我友劉子原圃派流佛地  
光照藜仙標正禮于二龍占建安之七子文成  
綺歲既鸚薦而鴻騫績著華年早錦明而花艷  
非臨風坐嘯兼無意於蒲鞭亦燕寢凝香頻挾  
菁於庫露時則清談樓上捉犀柄以鈎元靜聽  
籬邊倚繩牀而忘倦校鳥焉於蠹簡仗虎僕為  
針正亥承於芸編驅龍賓以炙迷祖德則芳飛  
空谷叙先賢則誼薄重霄倘有勸懲無妨等諸

笑牒如其典麗即堪列以言籍且夫披薜荔於  
幔亭劈滄波於鹿耳玉函金蛻大有奇情蠻雨  
搖花偏多逸趣嗤伽藍之陋記斥桂海之虞衡  
地近燕臺擊筑而心寒烟水雲連紫塞鳴笳而  
氣拂層峰攄彼行間吟咏皆成絕調譜來紙上  
低徊輒起遐思此燈施酒闌所以暢搜羅之旨  
而電光駒隙遂乃成鈔撮之功也嗟乎人能好  
學豈限三餘生善偷閒何消半日九遷官而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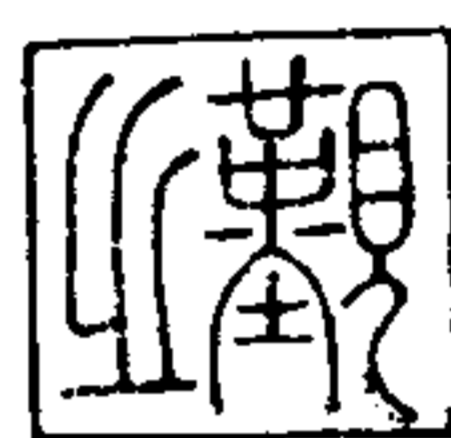
二

遊竹素一彈指而界轉陶輪借甌還甌休沐依  
然汲古屬草易草光陰不放虛時千狐之腋集  
而為裘百卉之花釀斯成蜜非說之鈴也其類  
之苑乎蓋南部烟花每嫌其綺靡即元和朋黨  
或過於嘲訕事既未純義無所取豈若淵源乎  
世說鼓吹夫幽閒足驚趙鞅之魂能瞬安豐之  
眼也哉爰承誦諉竊比揄揚展翠帙而沉吟啓  
瑤緘而考訂一言為弁敢云元晏之高名千里



傳書固是劉公之嘉話

乾隆十九年小春月同學弟夏邑彭樹葵書於尚書館之西偏



三

片刻餘聞集卷一

新鄭 劉 靖 原圃 一守 暢亭

漢有亭侯爵加地名於亭字之上如今某府州縣之稱 闕壯繆授漢壽亭侯漢壽蓋地名也先主曾授宜城亭侯與此同

闕侯廟聯甚多佳者絕少余所見集唐二聯一曰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國衣冠拜冕旒一曰吳宮花草埋幽徑魏國山河半夕陽二聯俱脫俗而次聯意在言外尤佳

片刻餘聞集

卷一

司馬溫公一代良史所著通鑑與紫陽綱目並傳惟帝魏而冠蜀起後世之議人有推見其隱者謂溫公當為晉裔晉承魏統若以魏為割據之偽朝則晉所承非正統矣是乃溫公不得已之苦衷也此論似有見解

少年來往南北道上於店壁見紛紛題詠一望多黃茅白葦內亦間有可取者隨手錄藏行篋中今為時既久奔走碌碌盡皆散失偶憶其一二首每一吟哦猶如見數十年前舊事也山東苦水舖一首云廉讓



風斯邈甘泉不可尋我來經苦水偶試汲清溪百折  
忠臣節千秋壯士心平生於此味嘗徹到而今淮安  
酒樓題句云聞說西湖可樂飢十年勞我夢中思湖  
邊欲買三間屋問遍人家不要詩又泰安店中內室  
壁上行書細字一絕句自知不是紅顏色底事常為  
薄命人記得六橋花柳外年年美壁映新春後未書  
名想係武林女子現為人姬妾追思其從前家居時  
於西湖道中所遇遊春少年感而賦此後面次韻甚  
多絕無佳句故不併錄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上

祥符范小范

文成

書法直逼鍾王詩不多作然出筆

淡雅有幽趣記其題畫一絕云採藥溪山路欲岐老  
翁策杖步遲遲童顏鶴髮清癯甚或是神仙未可知  
詩有將古人舊事傳頌人口而別出意見自為一說  
者唐宋元明諸集所載無庸更錄余生平所見近時  
詩有嚴子陵釣臺絕句云一着羊裘便有心虛名留  
得到而今當時只被簑衣去江水茫茫何處尋又邯  
鄲縣店壁題云一枕黃梁夢未終邯鄲干載說奇踪  
須知紫府仙人界也在盧生夢境中 先伯淮徐觀

察在園公題明妃故里一絕當年若占漢宮春寵幸  
於今事已塵青塚芳名留得在始知延壽亦思人此  
皆翻改前言新人耳目然見解亦超人一等

順治辛丑鎮江當海氛初靖之後遷徙沙洲居民  
先王父時為郡司馬憲委督理其事目擊哀鴻盈渚  
設法保全者甚衆士民感頌次年壬寅康熙改元因  
公左遷粵西潯州別駕蒙鎮海大將軍 奏請留於  
本衙門會審旗民交涉重案越兩載始行紳士贈詩  
成帙其時京江張相國 王書 方為庶常而其太翁提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三

學僉事

九微

任滿家居兄探花

王裁

甫中副車父子

三人各有詩提學公詩云銅符分綰大江南鈴閣風  
和擁萬函海國波平銷蜃氣荏苒符影絕淨山嵐一時  
聲望爭相尚五夜藜光好自耽士庶攀轅思借寇清  
如劉寵復何慚探花詩云江南草木盡知名法從三  
台擁墨兵京口旌初當檻立潯屑印早給駟行官清  
蔥帶惟添瘦袖染荷風許寄聲更羨畫圖多博古而  
今典雅藉長城相國詩云壁壘軍容壯謨謀佐理賒  
救時龔渤海前席賈長沙澤滿三江水膏敷四野花



飛鴻飄泊處更不嘆無家提學公於衆詩刻成後另贈數詩今檢蠹簡中得其全首二同時守佐有三劉善政多才君更優一自令嚴江國成幾年烽罷海門秋已看坐嘯留芳軌復見祥刑啟令猷何幸仍扳郡司馬依然江上駐驂騶 詔下移民去故村 聖朝本意掃游魂一時慘淡惟求瘼百計綏柔豈市恩明月飛鳥應已定霜天哀雁復何論眼看小醜無難滅為勒豐碑向海門

伯父中翰公康熙戊子副典粵東鄉試 奏請出闈

片刻餘閑集

卷一

四

後便道省 親於是年臘初抵家正值 先王母高恭人壽辰粵中制撫藩臬監司諸公製錦公祝其文雅切清嚴錄記於左

頌母儀之淑慎詩美姬姜秉內則之精嚴史推鍾郝班曹而後豈乏懿型桓孟以還寧無芳軌然或采蘋采藻允徵中饋之賢抑且克儉克勤萃茂宜家之譽仁慈惠愛衍福慶於無疆和順溫恭著蕙音於莫並求婦德女箴之盡美合遐庥上壽之攸隆如我太夫人者其尤傑出也乎太夫人瑞挺天中

貞舍地德遙遙華胄直溯仲武之賢支嶽嶽高門爭羨平津之閨秀以舍人為之祖早嫻鳳池染翰之章以尚寶為之翁幼辨龜紐篆文之字生原明慧性本柔嘉習禮敦詩居然博士推梨讓棗宛似成人染一幅之烏絲情耽子墨拈五紋之弱線聞弄女紅不須風雪滿庭始吟柳絮每見林鷗驚炬便頌板花迨其歸中憲公也洛中奕奕名重慶孫鄴下翩翩才同公幹俱屬簪纓之後髫年已習繁華忽當板蕩之餘巨室多遭哀落太夫人則親操

片刻餘閑集

卷一

五

井白渾忘嬌貴之姿屏去釵鈿自執掃除之役晨昏定省善事孀姑黽勉有無婉從夫子迨乎一行筮仕萬里偕行錦纜春風共犯洞庭之浪孤蓬武水同吟灑吏之詩鐵甕城邊退食贊自公之度蒼梧山下保民輔如子之誠入趨直省之班望隆管樂出守牂柯之郡績駕龔黃凡茲數千里之跋涉艱辛不憚勸之力而且三十年之官方家政多由敬慎之功既竭巾幗之勤劬應荷絲綸之寵賁所由令嗣中翰公才華卓犖品行端純早攀丹桂



之花挾蒨則韓潮蘇海暫屈紫薇之署擣辭則宋  
艷班香擅抗疏之直聲佇焚草於梧垣栢掖副掄  
才之簡命已塞芳於荔浦花洲即今藥籠之儲才  
公明起頌悉本萱闈之提訓冰潔居心矧乃田氏  
荆花無枝不茂謝庭蘭藥有砌必香適當返命之  
期道經珂里恰值稱觴之會月屆嘉平官詰五花  
爵遍加於子婦萊衣四代名復辨夫曾元佇看期  
頤上壽之時更逢公輔宣麻之候今日白雲山下  
送別咸賡酌斗之篇他年黃閣筵開登堂再進如

片刻餘閒集

卷一

六

岡之祝云爾是為序

余於閩中聞先君訃將奔喪歸諸同官公製誄言  
以奠其操筆則嚴山輝環湖州進士時方發閩學習  
候補縣令文甚工鍊錄之以誌不忘

嗚呼天道微茫孰測陰陽之化人生局促誰同金  
石之堅不因傑士而定賦期願豈意老成而忽遭  
摧折萃中州之靈淑世可為師奪後進之典型吾  
將安仰為親捧檄他鄉滯毛義之踪厭世乘雲玉  
宇促劉安之駕誰非人子曷禁愴悵矧在天涯愈

深切怛繫惟人望久在我公溯世德而華轂朱輪  
兩河舊閣綜平生而芳規懿範七子聯鑣英敏過  
人剛到成童已蜚聲於學舍文章拔俗雖居華胄  
常屈首於芸編讀書必究其源不為扣盤捫籥律  
已先持其大豈徒尺步繩趨故孝友克敦其常而  
精誠足濟乎變憶靈椿之臥治正黔省之苗疆單  
騎馳驅不數王陽之經蜀坂頻年省覲遠過子安  
之治南昌無何幻出鶩波上燕臺者數四俄而事  
蒙剗雪探虎口者從容念所生不愛其生斯為純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七

孝入乎險能出乎險是曰能賢析箸而行義有加  
田荆自茂睦族而本源彌篤姜被推温全骨肉於  
覆巢几罄薛包之產竭經營於肯構重新龐德之  
詒接物則公瑾斟醪播郵湖於芳露居家而文淵  
秉訓流芥舫於清風若使化鷗為鵬何異崗梧之  
耀詎知喝盧得雉僅同枳棘之棲然而智効一官  
道先小試桃花浪暖不知瓠子與歌竹箭流萍已  
致河清作頌時憂比戶心計手籌每念偏隅利興  
弊去行同士元之展驥豈僅斯立之哦松而乃蘊



藉莫抒風騷徒寄飛觴擊鉢公餘之逸興何窮聽  
鳥觀魚林下之清吟更遠歌成伏櫪聲缺唾壺珠  
落九霄光騰萬丈或凌潘而轢左或吐沈而含任  
此時骨相雖屯不逢狗監他日流傳有價特重雞  
林况乎庭訓多功服官已有能子海疆出宰蒞政  
將為良臣善作兼之善承耄年誰及教忠還以教  
孝晚節爭誇何八月之有凶忽九原之不作嗚呼  
桂魄將圓頓爾風淒雨晦松姿正勁無端蕙嘆芝  
焚觀洛水之滔滔同此長往悵閩山之歷歷那能  
片刻餘閒集 卷一 八

奮飛某等承乏非才於令嗣忝同官之誼景行有  
素在我公為前事之師遽壞木而頽山孰徵文而  
考獻所由含酸茹嘆望嵩嶽以徘徊吮墨濡毫憶  
耆英而延佇嗚呼山潛水杳無由白馬相從酒旨  
肴嘉庶幾雲駟或降尚饗

先君好言因果每於報應徵驗之事留心記載曾積  
生平見聞為紀異一編將付剞劂氏康熙丁酉春寓  
清江浦僧舍夜被回祿此編成灰燼矣後又隨所記  
憶常書片紙置篋中茲偶錄數則以誌 先人遺意

華亭王相國項齡由大司空於康熙戊戌重九日  
命下大拜松江濱海一日兩潮歷久不易忽於是  
日三潮後仍如舊人皆詫異至本月廿後聞報方  
知增潮之日即公枚卜之日也

三韓彭彛亭昂絃江右觀察彭公子也彛亭未生  
時彭公居直隸之通州偶疾獨臥書室聞壁間有  
聲如人以手搥之者公疑甚毀壁視之壁乃中空  
約寬數尺內有竹几竹兀各一几上爐瓶各一有  
一婦人憑几獨坐繡衣明媚公憐而葬之路河之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九

側一夕公夫婦夢一女子歛衽拜曰妾乃前朝馬  
總戎側室因夫遠征遭嫡妬害幽囚此室感君高  
義葬我遺骸公本無子訴於冥曹願繼公嗣適夫  
人懷孕生一子秀若女郎即彛亭也越數年吳逆  
變起彭公隨征江楚間遇害夫人携彛亭仍歸通  
州舊室彛亭已十餘歲喜學詩出筆有逸韻究心  
於元白蘇陸之間與通州刺史祖公夢巖南陽別  
駕呂公大風友善每詩酒相共彛亭非憑几沉吟  
則臨風喟嘆恒有幽怨之狀同人咸訝之及彛亭



受室後夫人忽延請呂公備言夫亡子幼宗祧攸  
關昨與擇配成婚新婦頗極端麗合卺之夕彼即  
憎惡自此日扃其戶不與飲食若見門開即撻奴  
婢此事奈何呂公邀彛亭遊於茶陽山庄談古今  
及佛氏因果因問曰聞尊公昔居此州於空壁內  
見一聖逝女子為之收葬係君前身有諸曰有之  
呂公曰若然則報應之說詢不誣也彛亭愕然問  
其故呂公曰近聞君視婦如讐閉門絕食意者今  
之賢配即囚君之前身乎君今閉其戶斷其食雖  
足以償夙怨然君之報尊公者為延嗣計耳今若  
是殆非所以報德也彛亭恍然悟謝曰非君教我  
幾至淪忽自此夫婦相諧生一子而彛亭卒  
江南鹽城縣卞貢生 象恒 家居之地名便倉園中  
有枯牡丹歷五百年矣自其遠祖大叅公濟之宦  
歸携紅白二本闢園植之傳數世有將軍元亨公  
又加珍惜分為二臺護以石欄將軍戍遼時此花  
十年未開公歸一枝忽放咏曰牡丹原是手親栽  
十度春風九不開多少繁華零落盡一枝猶待主

人來明時有分司楊公聞此花名驚以為異肩輿  
自漣水來觀乞分一本然禱而後移植多方栽培  
竟弗活楊公曰此必有神主之祝曰如果神物還  
歸故墟當復生及返植故園果秀發時方三百餘  
年至康熙乙巳守園者夜夢二白鬚翁一負手拽  
杖一隨行徘徊園中良久隨行翁呼守者曰三日  
後海上有怪風至恐摧殘吾花須於臺西南角高  
豎紅旗以壓之守者醒述其夢於主人主人半疑  
信之強如其言豎一旗未幾颶風果大作樹之合  
抱者莫不墜枝折幹而此花獨無恙又其敗殘枝  
幹鄰人鬻豆腐者拾以代薪黎明炊漿時突中紫  
焰繚繞恍如瑞靄見者訝之其婦曰今日薪內雜  
有牡丹枝得毋是乎復驗果然又牡丹花開在穀  
雨後未有冬日花者此花春時開放與眾牡丹同  
惟冬月忽開則徵其族中休咎紅者開必有喜白  
者開必有憂由是花名洋溢每歲花時遊人接踵  
至庚寅春四方來觀者尤盛主人亦好客應接不  
暇一日有圓目炯炯長喙虬髯者服道家服携小



童至自稱吳人呼酒花前飲之數斗不醉飲畢躍而起遽登臺上翹首東望者久之顧童子曰此去東海咫尺濤聲上下亦巨觀也遂去莫知所之越數月卞之舅氏闕公自雲間來同舟客有蘇人詢闕所往闕告以鹽邑之便倉客曰是有牡丹處耶闕問何以知之客曰吾鄉有某家女被狐迷忽數日狐弗至家人喜以為去後復來女詰之狐告以便倉觀牡丹兼遊海上以是知之闕歸述其語始悟前之道服稱吳人者乃老狐也此種種異微得

片刻餘聞集

卷一

三

之花卉殊為不解或卞氏先人二公之靈爽式憑故花神亦永久獨異耶

金潭李亮彩本姓曹順治甲午舉人戊戌入會場夜半見一女鬼直入坐號欲撲滅其燭併奪其卷李以兩手按卷未被損壞鬼號哭而去隣號皆聞少頃又來直呼其名言汝污我名節復害我性命中舉人已屬不當還想進士耶李自此不復入場就補教職陞嘉祥縣未任而卒此婦未嫁時李誘與私通及李娶妻此婦亦適人李仍往窺伺為其

夫家所覺婦自縊死可見曖昧虧心之行遲速終有報也

王山歸安縣重湖村人六歲時其父鬻於婺人范堯章為奴堯章撫之有恩已而堯章老貧甚山壯未有室為主經營生計不私纖毫堯章義之病草謂山曰若苦矣我疾累月若衣不解帶目不交睫眼脂糊兩眶而炊藥不衰若苦矣我還若賣身券我死聽若所之山泣對曰奴六歲事主今四十年思猶父子奴之去留不在券也如背主即不還券

片刻餘聞集

卷一

三

亦去不背即還券亦不去堯章嘆息良久終還其券而沒山竟不去傭庖取直以供主母堯章僅遺住樓三間停柩其中鄰火發將及樓時水涸風烈烟焰蔽空山趨主母幼主急去主母曰如柩何山曰山力能出出之不能則與柩同燼矣遂閉門拒火撫柩呼天火燎簷山以貯水仰澆之俄而風迴火熄是夜被焚者三百餘家范氏樓獨存此康熙癸酉二月事也

同宗伯承曾為先君撰紀異序亦燬於火序文簡



勁清折余少喜誦之手抄存稿今併附錄伯穎州人  
永成籍戊午孝廉官鄭州學正與余 胞伯中翰公  
鄉薦同榜

吾又仲弟負軼群之姿抱經世之略而數奇不偶  
每有岐路之嗟魂壘積中耳目所及為紀異一編  
正如殷中軍之書空只是咄咄怪事四字耳然記  
叙之中勸懲寓焉蓋有意乎其次立言者予美其  
才惜其遇讀是編弁以數言吾夫子不語怪非無  
怪也特不語耳齊諧搜神何為者耶覽者亦可以

片刻餘閒集

卷一

西

意逆志云康熙丙申相月兄承子竹氏書於管城  
之菑圃

余名靖

音清

土旁也寒家世系以五行相生為名兄弟

革命名字旁皆同見者不察誤為靖字少年應試各  
冊中多有訛寫者服官後上憲僚友大半皆以靖為  
余名而文案中訛寫為靖者更不一而足計生平四  
方交遊閱歷多人其有結納既久而猶未識余真名  
者益不知其凡幾也

孫起山先生選今文得分門別類有雅集一冊其論

雅云雅有仙雅有古雅有秀雅仙雅古雅俱第一秀

雅稍次之貌姑射之山有神人為肌膚若冰雪綽約  
如處女吸風飲露不食人間烟火此為仙雅鄉先生  
大布之衣騎驢子以杖頭從坐於明月長松之下山  
花藤石之上揮麈談道是為古雅儒衣儒冠致閒而  
言韻無山中人粗野之氣無城市澆漓之態無縉紳  
公子浮靡之狀此為秀雅予嘗持此論人謂雅人深  
致亦有差等然論其品仙者古者固貴矣若出而應  
世則仙乃矯矯獨異之姿古亦落落難合之槩惟秀

片刻餘閒集

卷一

十五

者庶幾近之

昔同友人在長淮衛街市閒行偶至一僻巷見有短  
垣茅舍荳花覆於牆頭柴門不關入而稍憇一老叟  
持小藍盛野蔬自後圃來為言主人不在此延之室  
中坐室設漆几繩床矮椅三四張別無他物壁上  
聯曰石榻橫餘栽竹譜松窗拈剝咏花題風塵中偶  
遇此境覺一時意興冷然有別趣

吳梅村祭酒

偉業

以前明臚唱第一人官翰林學士

鼎革後侯朝宗貽書勸其終隱已訂約入山後復出



仕想或有不得已之故觀其弔朝宗詩結云死生總  
負侯嬴諾欲滴椒漿淚滿樽已情見乎詞矣又其臨  
終賦絕命詞忍死偷生廿載餘而今罪孽怎消除受  
恩欠債須填補縱比鴻毛也不如更為慘切

吾鄉儀封周靜夫 思濂 品正學純尤工書法頗得鍾  
王遺意與人交出肝膽相示深以世態炎涼為恥數  
奇久躋場屋中年後以修書議叙為戶部七品官未  
幾卒於京余髫年以同入棘闈得相識傾蓋訂交遂  
成莫逆每三年鄉試必相遇於大梁朝夕過從不忍

片刻餘閒集

卷一

六

言別及余將之官閩中適以他事過其家聯牀夜話  
乃書格言數則為余贈別越四年予由閩入都復遇  
於長安旅舍行篋中携其前贈之幅靜夫見之悲喜  
交集臨別復書數則以贈兩番所書俱跋數語於後  
余分為手卷二什襲深藏每遇良友必出以相賞其  
兩跋語附錄

原圃老弟紆轍訪余於自齋問無恙外即索余書  
為贈且乞真實語欲以為楷模余因取薛文清公  
從政錄并先君往日之所以教我者各書數則固

不敢以套做之詩詞為酬應也原圃時將北上余  
亦有淮浦之行匆匆又作千里別良晤之難真如  
搏沙作飯他年登車攬轡幸勿忘此相愛之至意  
時雍正六年春正月廿一日也

戊申歲原圃老弟別余自齋屬書數語以誌交誼  
忽忽四年所矣今自閩嶠來京出前卷示余且縷  
述數年來游跡所至歷宦所經常奉此為準繩幸  
無負良友之勗余聞之滋愧彌甚因念人生交游  
久而彌篤者頗不易得竊喜原圃克自堅立不陋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七

余所書而以他山之石視余也茲原圃奉 命仍  
赴閩蒞官於其行也再書數語聊效古人贈言之  
意儻他日以循良膺薦復得聚首於此重尋今日  
之歡余其拭目俟之矣同學周思濂書於燕臺寓  
齋時雍正辛亥暮春下澣

江寧某縣學廩生王 尊 應歲試寓郡城夜飲友人舍  
醉歸遇郡守在狹巷中隸役呼喝不稍避郡守問其  
為何如人答曰秀才又問何等秀才答曰好秀才守  
曰好秀才能詩否曰能守曰即以生遇我為題賦七



絕一首乃口吟曰燈火繽紛太守來書生爛醉論文  
回相逢不及通名姓說是江南好秀才守異之加敬  
禮焉

蕪湖江岸螺磯上有昭烈孫夫人祠其住持僧夜夢  
夫人語之曰明晨有文士來遊可求一聯次早果一  
書生至僧如所夢索之生拈筆立就題曰思親淚落  
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

大宗伯吳文簡公襄字七雲江南青陽縣人以詩文  
知名海內久困棘闈康熙癸巳科始中順天鄉試余

片刻餘閒集

卷一

六

伯父中翰公本房首卷也聯捷成進士膺館選越三  
年乙未伯父丁先王母憂歸里歲戊戌服闋北  
上時公以編修分校禮闈得士十六人率之來謁  
伯父住京師數日復歸遂欲以林泉終老公賦詩送  
別云蒲輪旬日駐長安垂老生徒且聚歡宦興從來  
冰雪冷道心此去海天寬淵源敢信傳經盛出處終  
慚報德難杖履步趨應不遠具茨山畔足盤桓具茨山在  
新鄭縣後於壬寅春二月京官自大學士以下部郎  
以上凡年逾花甲俱賜宴於午門內公與焉謝

恩詩有六句今列于官宴兩榜原登萬壽科之句  
族表兄萬其所以少負大志應童子試不售遂憤恨  
去時三藩遺孽未靖乃條上數事累千萬言投部

院咸被斥逐鬱鬱不復歸放遊至寧古塔吉林烏喇  
等處以教書行醫為生計去時年二十三生二子長  
甫二齡幼未週歲越三十餘年次子鳴珂已列青衿  
遍訪得音耗孤身數千里行至其地奉之歸里年已  
望六矣初出一美男子歸來鬚髮皓然豪興猶存誠  
其子嚴而於鳴珂為尤甚每怒詈曰汝自恃秀才耶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九

此我少年所不屑為者若今欲得之尚易耳復就  
試果入庠其齒與先君相若歸時先君贈以詩  
曰三十年前我共君弱冠聲價頗超羣家園別去顏  
如玉遼海歸來面縐紋乍見相驚非白屋劇談何處  
是青雲從今莫說經綸事揜點燈牕次第文入庠時  
先岳張公贈詩有薑桂性生老更辣松篁天授冷偏  
青又少年肘失封侯印遲暮身親夫子堂之句自此  
未數年終以不得志抑鬱病沒

嵩山在吾鄉登封縣城外余姻親傅林宗樹崇登邑



舊家由康熙戊戌進士仕至寧夏西路司馬初登第時有新甲科入館學習之例恭逢 萬壽賦應制二律其一結句云臣本嵩高峰下士年年萬歲聽山呼一時館閣諸公極為稱賞

登封張仲陶鑄才氣發揚與致豪邁詩文浩落不羣然語意多牢騷迂儒淺學皆憚其風采家居縣治內門對高山諸峰後為貧困售其居遷別郡臨行署一聯於門曰收拾山嵐隨我去任憑燕子向誰來見者皆豔誦之晚年以明經任修武司訓亦才人而不得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三

志於時者

余岳張公中孚信少隨父提學公宦遊山左西蜀併往來秦楚間工吟咏頗得助於江山之秀然放狂不羈携妓酣飲常窮晝夜晚年雙目失明更豪於詩酒積詩至數千首家業中落一子早逝未嘗學問翠亦多天亡遺稿散失猶記飲中感舊詩云昔年曾過楚王都秋色江干醉玉壺酣欲掀天崩織女狂恣倒海灌麻姑此下一聯失記結句云七澤若教皆覆海舉杯先涸洞庭湖又新春門聯云蓬戶寂寥爨短檠

春風天地一開人余當未娶時已入庠食餼亦頗學為韻語極為公所愛重親迎之日署其庭中一聯曰乘龍真貴婿坦腹果奇才期許過甚而余碌碌未博一第羈遲宦海數十年今齒髮已疎猶浮沉下吏回首多傷亦復深慚

吾鄉鄭州毛振先威家素寒約而丰姿雅潔如玉堂人物為文不矜奇異天然韶秀與人同一命意其筆端別具一種輕靈淡泊之致年齒稍長於余為諸生時同應歲科試於許昌秋闈則同寓大梁晨夕過從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三

促膝論文有時携手作郊外行盤桓於溪橋陌樹間少年文侶意氣投洽共相期許康熙庚子余列副薦癸卯加科振先獲雋宴席鳴後十餘日忽以時疫病沒余聞信驚悼數日之內觸緒悲來感傷不已隨手作長短句日夕散失不能全記其七言二律云屈首名場被放頻蹙眉剛得一時伸如何十日賢書客便作重泉鬼錄人萬里方期成壯志一鳴豈竟損君身可憐蠹卷心勞瘁到死不曾改舊貧十載文章久訂盟夙緣疑結自前生方瞻步履登雲路詎意丰神淹



玉京往事追思形歷歷深宵兀坐淚盈盈許昌風兩  
梁園月多少慙慙知己情又五言律二聯云書生常  
薄命造物那憐才交冀重生結魂期半夜來以上皆  
率意湧成未經推敲然語出肺腑故雖久猶未盡忘  
存之以誌良友生死之情

康熙辛丑夏五月余同四兄果亭北上行至宜溝驛  
拜 端木夫子祠見廊下東壁上寓意畫 達磨尊

者像疎疎數筆神氣清健旁有題詞曰坤之上乾之  
下中間一寶難酬價十萬里來作證盟面壁九年不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三

說話如何贊如何畫一回舉起一回怕其字亦瘦勁  
秀拔後面無年月姓名爾時觀其壁上粉痕與字之  
墨跡約已數十年矣

鈞陽同宗伯明經公

玉威

字蒼佩少以詩名人品醇

雅學問淵博胸懷意趣在世緣冷煖之外同堂兄弟  
姪輩多受業者余未嘗從學然自十餘歲初學拈筆  
即蒙嘉賞每愛携余遊訓誨提撕刮目相視生平文  
章知己之遇以此為始今之字號皆所命也當余初  
入庠時賀以詩曰吾家藜火燦生光奕奕英名莫可

當累世金章喬木第一庭玉樹少年郎由來化雨沾  
芹藻看取秋風折桂香自是文衡屬意切故教聲價  
滿詞塲時康熙戊子夏五月余年十五至庚子秋闈  
余叨副薦又贈以詩題云原圃悞中副車詩以惜之  
其詩曰千里名駒好風雲意氣饒如何猶附驥未得  
獨登鰲珠榜名應在石渠路不遙苑花還鼓浪無復  
禹門高越二年遂以老病卒有孫名世篆者幼隨公  
負詩囊南北遊亦工塗咏今尚為博士弟子治舉子  
業回思數十年前以伯叔而兼師友之誼品題過當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三

自愧無成今碌碌一官不足仰酬期許之萬一天涯  
遠宦每憶荒塚白楊在箕山潁水之間感懷無限不  
覺泔泔淚下也

襄城萬西田

邦榮

少聰穎嗜學於書無所不窺年未

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旋食餼出筆學為韻語即清警  
絕俗讀書山中數年學益純詩亦益工同邑劉翰林  
太乙自謂騷壇主盟深敬畏之所與唱和甚多為文  
落落自行已意耻競俗豔風骨高騫意在筆先試輒  
冠其曹偶每學使者至急欲一見其人以為快尤受



知於吾 師仁和少宰湯公與寶應劉閣學艾堂皆先後視學中州者延其入幕校閱遍歷兩河諸郡半生積詩數百首有紅煙草堂之刻居心純粹立品端方與人交誠謹和易歷久如一日親黨朋輩以詩古文求者無不應家素寒約而四方文士往來雞黍豐潔賓至如歸為人謀竭誠致力凡諮以居家處世之道數言可決其見解議論皆中正妥實顛撲不破固非如尋常才情發越之士放浪於詩酒間高言曠達簡棄一切者比也數奇屢躓場屋康熙庚子舉於鄉

片刻餘聞集

卷一

書

年已近艾座主 冢宰蔡公 少司馬吳公皆延為西席明史之纂修出其手獨多花甲後始謁選為山左之莘縣令未半載卒於官余少時入庠食餼亦在弱冠內浪博浮名因同應試於許昌一見輒相投契如有夙緣愛我如親手足遂以兄弟稱後又為庚子同年然余以淺學後輩自顧碌碌事兄在師友之間嘗數至余家對案聯床茶烟酒氣燈煤月影間商古今而談風雅相期在流俗之外余亦曾至兄村居謁嫂氏見兄兩幼子迨余之官南閩音問隔絕及渡臺

後於邱抄中見病沒之疏感傷涕泣淚下沾襟為禁葷酒十日效古人心喪之意生平異姓兄弟自桑梓以及宦途閱歷數十年南北天涯如公者僅三二人而已悠悠世路何可多得哉

邯鄲縣黃梁夢亭柱一聯曰睡至二三更時凡功名都成幻境想到一百年後無老少俱是古人世間營營逐逐者讀此可以稍為解悟

許穎間有老儒學淹博素曠達不羈家貧甚數椽茅屋破漏仰見天光幼孫數人隆冬無完衣除夕自署

片刻餘聞集

卷一

書

一聯曰眼前皆赤子頭上有青天友人賀新歲者訝其髭官署中語老儒曰彼官署用此皆假耳我乃真也遂指其屋頂暨幼孫輩以示友人笑而憐之餽以米薪併易一聯以贈曰兩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千鍾百鍊人

金陵為明之留都宗廟社稷臣工咸在是以有南京之稱 國朝定鼎燕山改為江寧府乃江南列郡何得復以京名無如俗口相沿百餘年來仍未變易商賈人等以此刻之招牌懸於市肆而地方官亦不加



禁飭甚至士大夫亦有此稱習而不察更屬詫異又直隸天津衛改為府治設附郭縣已近三十年而通省仍呼為衛且省文曰衛裏凡此雖似無關重輕實則有違 功令不可不急為更正者也

儀封丙子孝廉周伯章先生非靜夫之父也先生座師為楊太史中訥太史之子守知字次也以進士任江南管河司馬擢平涼太守後復為吾鄉管河兵備副使伯章先生墓誌銘出次也先生手錄存之而兩先生行誼之高文章之美可並見焉

片刻餘聞集

卷一

三

康熙三十五年歲在丙子先君子以編修出典河南鄉試錄其文合程度者幾十幾人貢於禮部而儀封周君伯章與焉名次稍後不入魁選士論惜之明年中州人士咸集輦下論文講藝尊酒酬酢相得甚懽獨伯章於儔人中落落孤行若未易可親疎者余竊異之庚辰再聚京師往還款洽如故而伯章益孤峻不易近襄城劉太乙與伯章善戲曰子面常若凍而長身昂昂如鶴遂呼之凍鶴先君子嘗嘆曰風簷寸晷之文誠不足以盡其人乎

若伯章者寧不足以魁多士也而吾乃失之驪黃之外或以告伯章伯章瞿然曰師固云爾渠則何敢先人抑渠所為夙夜警勵者固自有在而又奚暇於科名品目間爭短長尺寸耶余聞其語益心異之越四年甲申余以攝篆至汴與伯章相見於會城微覘之詞樸而氣恬心虛而志慤外雖方嚴而中實和易非矯矯立名者於是而知伯章之學之果有異會余改調邳睢倉卒去汴不暇與伯章久作周旋又四年戊子泐獄起詞連伯章當是時

片刻餘聞集

卷一

三

窮治黨與口詞株連遞相牽引延若瓜蔓即平時一面之識無或免者羽書旁午緹騎四出銀鐺械繫接跡於路至則垂楚榜掠殆無完膚血肉淋漓號呼宛轉以就斃者指不勝數而伯章一孱弱書生猝罹禍患逮繫以往莫知所竟親知皆避匿不出伯章獨恬然義命自安不廢吟嘯久之獄漸解竟得生還統是同里生王宜與浙人董載臣俱客授曹縣而伯章館於濟寧孫氏擔簦往來道出於曹常止宿王宜館中載臣者呂留良弟子也知醫



伯章故善病宜因與偕過載臣使眡處方藥而載臣有從游弟子名益者與宜同姓稱叔姪云已而伯章家居宜亦歸里向所識之王益訪宜邨中因詣伯章會大雨雪留數日乃去至是官捕王益不得而載臣已死乃并逮宜及伯章至庭訊王益踪跡宜佯若不知者而悉以委諸伯章且陰擠之伯章初猶矜貽既念與宜童外相善也憫其母老欲隱全之遂不置辨比至瀾則王益已就逮矣均得不坐削籍以歸伯章歸與鄉黨親知輩言及浙

片刻餘聞集

卷一

夫

獄事迄無一語怨及王宜伯章既坐廢杜門掃軌益復肆力於學上自漢唐以來諸儒解經之書靡不旁搜博採辨其醇駁探其淺深晰其原委窮其指趣而確定其折衷一以宋儒為準的其於濂洛關閩窮理盡性之奧旨精研而切究之而尤深嚴於朱陸之辨力詆姚江心性之說為非乃實有見於格物致知識意正心之要而非漫然希聲望影附門墻矜標榜立同異者所可同日語也蓋至是而伯章之學純矣自後十有餘年絕不相知聞

今天子改元雍正之秋余復奉命至汴明年甲辰行部之暇便道一訪伯章村居則已病不能起矣然猶得至其讀書之所所謂栢子菴者菴前栢樹一株勁直蒼翠童童如車蓋殆百餘年物菴中書帙鱗次几案秩如當案置大椅思濂指曰此我父數十年來讀書所凭坐者也余視之倚肩橫肱枕腦承脰皆磨研有痕低寸許刻稜隱角脂汗所漬光若髹漆羨澤可鑑至其握手躡足之處跡印尤深履屐如在而指爪入木一一宛然苟非數十

片刻餘聞集

卷一

夫

年攻苦有絕韋穿鐵之功曷以致此余謂思濂史稱管寧木榻當膝皆穿向以其言為過以今觀之其信是年秋伯章遂卒回憶昔時同舉數十人死亡亦且過半而僅而存者又皆支離憔悴困憊寤感與死為鄰三十年間盛衰之感頓至於此此余之所以悲從中來而不能自己也將葬思濂以納壙之文來請按狀君諱渠字伯章號閭齋晚年自號愚壑儀封縣人先世居西華號橋上周家明洪永間自西華遷杞居瓦屋營世為農正嘉間有諱



雲者始遷儀封居中莊之南因號莊南饒於財田連四邑畝以萬計生太學生朝卿能世其業沈歸德龍江嘗客於家謂東西南北各十里田皆為周氏有遂以方田號焉終周藩引禮官實君之高祖也方田生三千曰仁信位位字績田太學生任遼東苑馬寺監正生邑庠生煥文字凝吾凝吾生有鳳字竹友晚號萱杖老人君之父也君少而孤頻遭外侮家道中落乃刻苦嚮學卒以有成用光前緒周氏自莊南以來雖代有仕者率皆以農事起

片刻餘聞集

卷一

三

家不屑屑事章句業故笥無傳書至君而始有萬卷之藏焉稱先則古砥節礪行為世名儒良不易矣君生於順治十七年庚子五月二十五日卒於雍正二年甲辰八月初十日得年六十有五所著有四書集疏二十卷讀易筆記若干卷讀春秋筆記若干卷讀儀禮筆記若干卷文章正宗精選八卷及審幾齋遺稿七卷日省錄一卷四書制義一卷藏於家元配翟氏先卒繼娶戴氏子男子三思濂憲洛翟孺人出德固戴孺人出女子三張洙秦

應元王汝礪其婿也孫男四人孫女三人今將以雍正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鄉之某原先期為文以授思濂使擇能書者丹諸石及期而空嗟乎士生晚近輒抗心希志追踪數千百世以上微言既絕墜緒茫然而且內無父兄之教外無師友之資子焉孤立區區徒抱此塵編蠹簡欲於其中求得古人精神命脉之所寄與之通呼吸於冥漠不可見聞之際心相印而口相承也難已又况行不出井白之間語不越布粟之外土垣茆屋蓬蓬蕭

片刻餘聞集

卷一

三

然耳目所及不過此二三田夫牧豎歌呼和荅於籬花坂草村烟隴雨之晦明朝暮而思以窮天地之奇而盡古今之變則更難乃至流離困頓抑挫折辱以瀕於死而任重道遠之仔肩猶獨措拄於一息之尚存而不敢少弛其擔冰霜之氣鐵石之腸百折而不回而又絕無幾微感憤不平之色流露於語言文字之觸發則尤難之難者豈非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歟余故於伯章略其他弗道特著其讀書求道之勤且苦更患難而不渝以明其



畢生心力之所在而歷叙數十年離合聚散之故以見余之所得於伯章者如此庶以傳信俾後之人有考焉

銘曰農而士兮首四民士何事兮學是勤曷舉之兮身之文孰號之兮命之迪涅而不淄兮志何純不見是而无悶兮惟德其隣中莊之南兮過榆枌於焉歸藏兮永千春作此銘詞兮示後人勒諸貞珉兮曰此讀書抱道獨行君子之墳

武夷茶高下共分二種二種之中又各分高下數種

片刻餘聞集

卷一

三

其生於山上巖間者名巖茶其種於山外地內者名洲茶巖茶中最高者曰老樹小種次則小種次則小種工夫次則工夫次則工夫花香次則花香洲茶中最高者曰白毫次則紫毫次則芽茶凡巖茶皆各巖僧道採摘焙製遠近賈客於九曲內各寺廟購覓市中無售者洲茶皆民間挑賣行鋪收買山之第九曲盡處有星村鎮為行家萃聚所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廣信等處所產之茶黑色紅湯土名江西烏皆私售於星村各行而行商則以之入於紫毫芽茶內售之

取其價廉而質重也本地茶戶見則奪取而訟之於官芽茶多屬真偽相叅其廣行於京師暨各省者大率皆此惟粵東人能辨之又五曲道院名天遊觀觀前有老茶盤根旋繞於水石之間每年發十數枝其葉肥厚稀疎僅可得茶三二兩以觀中供呂純陽因名曰洞賓茶屆將熟時道人請於邑令遣家人於採茶之前夕住宿其廟次日黎明同道人帶露採摘守候焙製頃刻而成先以一杯供純陽道人自留少許餘者盡貯小瓶中封固用圖記交家人持回茶香而

片刻餘聞集

卷一

三

冽粗葉盤屈如乾蠶狀色青翠似松蘿新者但可聞其清芬稍為咀味多則不宜過一年後於醉飽中烹嘗之則清涼劑也余為崇安令五年至去任時計所收歲未半觔十餘載後亦色香俱變矣  
武夷山在崇安縣會仙里內距縣治三十餘里往來省會郡城路出其下大王峰近在路旁即第一曲也峰下為武夷宮舊名冲霄觀院宇規模寬敞深邃兩廊皆道院東廊毀廢已久現在道流俱居西廊正殿峻巍弘麗神座兩旁排列巨匱中藏道經殿前楠樹



雙立高聳翠秀前有拜墀余任崇令時曾於墀前立石高丈餘刻洞天仙府四大字去任七八年後過其地猶見之未知各道侶肯為護持久存否

杜二泉太史詔致仕家居選刻中晚唐詩叩彈集盛行於世雍正甲寅秋度仙霞嶺遊武夷予時為崇安令稍盡地主之誼遊興頗暢贈予五律一首越嶺入崇安清秋濕翠乾好山招杜老佳政識劉寬仙境尋還香溪流渡亦難鳴琴如有暇共汎月波寒又因崇署後圃有老梅二本相傳趙清獻公作令時手植賦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五

贈七律一首自古甘棠著頌聲老梅何以至今名冰霜歷盡如清獻鐵石原來似廣平清獻稱鐵石御史司牧有人稱後起焚香無愧繼先生一琴一鶴遺風在滿縣花多手種成別時復贈七絕二首粘署壁臨行未及取貯篋中今只記次首結句云不遇莼花仙洞客仙山安得此番遊

劉子名芳不知何處人常往來武夷宮題詩道院雖未盡精工而筆意清健間有佳句書法亦道勁有別致予每至武夷宮輒向壁間吟哦其詩囑道紀彭本

陸侯其再來邀至署中後自閩赴揚州復宿武夷宮道士以予言告未肯過我相見以詩綾留贈前題數語誌其事乃生平一神交好友也錄記於左

乙卯初夏予有維揚之行晤出武夷與彭煉師茶話亟稱邑侯原翁老先生憐才愛士向所題壁間拙作屢承縉願命予趨謁予因尹嵯臺之召不獲停裝而景仰之私又不能自釋故弗計工拙走筆漫成三章以抒葵衷 曾錄荒詞在草亭一經談及愧靡寧無非聊塞幽人白何事枉垂長者青袍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五

笏已臨山有色車旗雖去地猶馨應教此夕相思處竹榻燈殘月滿庭何須更作廉明頌早聽民歌德有餘愛士情慙花共麗憐才心切竹同虛官當盛世休操治署近名山好著書若果不辭問字客還將載酒到庭除匆匆客路費躊躇欲謁芝顏志亦虛花縣縱懸高士榻琴堂敢繫野人車識韓有願心皆醉御李無緣迹更疎走筆聊將詩代面何時重上一緘書

予性嗜古文詞筮仕後於風塵簿書中稍有閑情輒



取一編朗誦數過蓋不敢謂學古有得聊以賞心怡志耳乾隆丙辰夏崇安署中聞有調臺之信以案頭所積卷帙浩繁不能携以航海倩幕友西席諸君併歷年童試所取門下士之善書者抄錄三百餘篇五閱月而竣名曰古文喜獵集自製序文欲鐫板以問世併可垂諸後人曰學識淺陋且時際匆忙只就各集中錄其原批不能自附評語未便遽災梨束苴刊其序文以誌予一番採集之意然抄本已裝訂成帙子孫之能為箇中人者亦可珍藏以歷久遠也

片刻餘聞集

卷一

五

喜獵集者余將之官海外時所輯之書也自念賦資專愚生平無他嗜好獨於古人文字如有夙緣斗室虛白牢愁為消一燈孤青夕夢都破語云漁經獵史余羈貫之樂蓋近之矣已而一行作吏塵勞庶庶披吟之事幾於日不暇及而結習所在終不能忘宰閩中以來退食之下即事丹鉛自行笈所携及藏書之家所有雖蠹簡塵篇披討殆徧且於數見不鮮之外采新獲秘每一展閱欣然樂之迴環雉誦鬚鬢王郎下帷之日不知身在簿書堆

案中乾隆元年由崇安移官臺之彰化行有日矣思重洋絕島番社保人恐無寒山片石差可與語爰萃平日所好文字自左國秦漢六朝唐宋以迄前明共三百餘首拊摺成集携以俱往而取程叔子見獵心喜之語名之蓋以結習難除溺文之與從禽一也夫以予樗散之材悞縛長纓既不能弋取聲華涉通顯又不能馳騫利藪陰圖厚寔而十年薄宦數卷殘書此何異獵者之一無所獲耶然尚幸平昔之懷未為塵慮所泯而騁藝苑較

片刻餘聞集

卷一

五

文囿者仍不失吾弓燥手柔草茂獸肥之况則所以名集之意亦自矢不忘此樂而已若謂蘇長公在儋耳雷藤嘗以陶柳之集自隨故其著作冲澹蕭散有海外文心之目今喜獵一集亦此物此志乎則余謝不敏矣

鄢陵常卜三 肇洛 明少司農 自邇 之曾孫大廷尉翼

聖之孫刑部主政 宏瑞 之子世家舊族年少美丰姿聰穎過人為文如淺水平沙而意致清雋對之無塵浮氣書法亦秀媚可人成童入庠試輒上等然名次



多居後是以未獲食餼補增廣生性喜遊戲工音樂親友奴僕凡在左右者無不嫻於笙歌幼僅三五人皆俊雅靈慧面如傅粉錦衣綉履持簫管相隨所用樂器多鑲嵌珠寶常於月榭花欄賓朋萃集間品竹彈絲淺斟低唱甚至於演出場態度翩躚其歌喉之妙知音者以為即吳中老伶不能及也家居大小庭齋備極精雅皆傳自先世又於廳事之旁築室三楹佐以崇臺曲檻修竹奇石顏其額曰快活三蓋借曲牌為名既以自寓其所好而又隱寓其字於內署門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三

聯曰好雨好晴好月宜詩宜酒宜琴天時人事各舉其三亦與顏額中字意相合時當弱冠上下放誕風流未免太失檢束亦且縱飲嗜博家業日漸凋零族黨姻戚輩鄙其行為多不樂與之遊而亦憚其辛標有珠玉在前之意彼自同志數人而外即落落寡所合也余為其總角交長予三歲以兄弟稱凡其嗜好技藝子一無所能而每至其家當別無他賓之際則莊顏相對促膝談心絕無一語及聲歌博飲之事嘗嘆息謂子曰吾質性佻薄非但功名不敢望即壽算

亦自知無多吾弟頗異流俗敢以幼子薄產為君異日之累後以沉醉出遊墜馬傷手足病數年卒壽僅逾三旬數十年來予宦遊南北音問阻隔聞其舊居高堂華屋拆賣一空妻妾亦相繼沒二子皆無所成就予莫能扶其顛危冥冥之中負此知已深為惋嘆武夷六曲天遊峯頂建天遊觀觀前平臺一區臺上有亭名一覽亭登其上溪山全勢可一望而收亭之命名蓋取一覽眾山小之意也余令崇時往來觀中每欲用杜詩諸峯羅列似兒孫之句對以出語為集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三

唐一聯而腹笥寒儉久不能得乾隆元年丙辰夏六月偶因公務止宿於此夜坐亭中聞四面鐘磬梵音遠近高下不一其處令人神思靜穆恍如身在世外次日黎明起立臺前看煙雲漠漠峰巒埋滅巖壑俱平但聞溪灘流水琮琤有聲稍刻日將出漸露峯尖忽濃忽淡乍開乍合如萬層島嶼出沒隱現於波濤上下之中至飯罷浮游雲氣始盡蕩除山容揭露青綠如洗天遊勝境於此一宿又覺別有會心遂亦不復再搜唐句乃自題一聯曰萬壑煙雲晨起後四山



鐘磬夜來時鐫木懸於亭上聞至今尚在焉

崇安袁秀才朝選住大渾庄當山水幽異之地子每

因公經過止宿數次登其書閣看山光晚映修竹倚

欄塵慮一清曾有即景一律秀才最喜其項聯云青

翠欄前新雨竹蒼茫樓外夕陽山後於臨行時摘此

二句贈為閣之柱上聯

少司寇李公華之山東青州人為諸生時病時疫垂

危氣已絕胸口微温越一日復甦述其至冥司殿宇

輝煌隸卒導之跪階下有冕旒在上者詢其姓氏翻

片刻餘聞集

卷一

卑

閱簿籍言此人壽僅得半速遣其歸於是數卒翼之

飛馳而去至一地窖前火焰騰出卒推入其中驚躍

而醒時年三十九也迨後成進士歷官少司寇年七

十八卒於京邸恰如冥司之言曾見其同鄉官一輓

聯曰七旬八歲遐齡古來絕少三十九年大夢今日

始真

吾鄉商邱賈靜子先生開宗嘗集同里諸文人率子

弟輩論希聖希賢之學座中一少年道聖賢難做願

就功名一路先生曰女看功名二字何容易須如諸

葛孔明之鞠躬盡瘁狄梁公之再興唐室郭汾陽之

克復兩京功施天下名傳後世這纔說得是功名這

便是聖賢一流人少年者曰某不肖甘為富貴中人

何如先生曰富貴亦不易如江左王謝不過富貴子

弟然皆登高能賦文采風流蔚然可觀若但耐券於

絢綺膏粱聲色之中夢藝一生豈足云富貴乎

江右撫軍胡公松講學於白鹿洞書院諭諸生曰為

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士君

子不可無此志業以嗜慾殺身貨財殺子孫虐政殺

片刻餘聞集

卷一

卑

民學術殺天下後世士君子不可有此罪過

襄城劉太史青藜自命為中州吟壇主盟其同邑有

田寬蒙秀才亦工詩予雖處桑梓近地而詩未多見

僅記太史贈趙村翁一首卜築何年古寺隣青藤白

髮見天真九秋永黍餘官稅半夜衣冠話故人落葉

寒風村外路孤燈細雨異鄉身此時相對情多少醉

倒君家麵米春寬蒙詩亦記其一山家遊遍復漁家

布襪青藤興未涯閑步夕陽臨斷岸偶成新句畫平

沙晴川犢健犁芳草古渡樵歸戴野花借問阮宣居



止處隔林遙指酒旗斜二人俱早逝萬西田為其同  
邑姻親至交有追懷劉翰林太乙田甥霓裳一首云  
詩酒淋漓快盍簪轉頭樂事嘆消沉鬚眉不見奇男  
子風月空懷好翰林謝眺行來悲吊影杜陵老去喪  
知音此身自解同駒隙却為山陽淚滿襟

彰化為臺灣北路新設之邑衙舍草創蒞任後於  
二堂之西開圓月門門內自南而北建一廊長可數  
十步廊之盡處建書室三楹即由廊西折而通於室  
之前厦厦之前簷與廊之柱下俱有扶闌外為小院

片刻餘閒集

卷一

望

院之西南二面俱砌花牆廊之南隅栽鳳尾竹數竿  
與圓月門相映院中雜植佳卉臺地溫暖隆冬無霜  
雪一年花開不間予在任幾四載公餘偃息其中啜  
茗焚香時或展卷吟哦偶爾情思曠逸幾忘身在重  
洋之外刻一聯於簷柱四季看新花闌外常如春色  
一牕開舊卷案前猶是書生又因廊前遙對大海用  
先伯觀察公詩中夕陽一片海天紅之句橫書一  
匾懸於廊之額見者皆以為脛切及瓜期已滿代者  
將至每倚闌酌酒有惜別之意於簷之內柱題一聯

曰烟海一帆思彼岸春風三載戀吾廬蓋其時雖海  
外遠人思歸念切而一軒風景時序數更固不禁離  
情之繾綣也

余彰化俸滿後接任者為南平令許公廷璠於其將  
至時戲題二堂柱一聯曰持正道而來非是他端許  
子揚片帆以去依然前度劉郎蓋許本內地舊寅好  
故為謔語以贈之

臺灣北路協鎮駐劄彰化縣城內余為彰令時與靳  
協鎮光瀚同城三載靳先余一年去以三舟渡海遭

片刻餘閒集

卷一

望

風失其一家僕隨丁輩葬魚腹者二十餘人十數日  
後臺灣府城市中有巨沙魚剖腹得人手一隻指上  
束銀戒箍適北路協標有少年兵丁來視者驚曰是  
必靳協府隨丁曾青之手此戒箍與余同時一舖製  
造余指上現着者是也比視之形狀分寸無少異聞  
者慘然曾青時年二十餘一美少年常往來予署中  
熟識之

臺灣番性嗜殺所得人頭捧玩供奉視為至寶予宦  
閩公牘所載生番情形各稟啟已詳之矣然此以男



番而論未及其婦女也昔予調彰化令甫蒞任有前  
縣任內生番殺人數案奉督憲檄飭會同營員設法  
查拏時同城北路協鎮靳公光瀚於予未到之先已

命岍裡社通事張達京查係眉加臘等社之番所殺  
頭顱現存該社但其社寮深遠隔重山險溪非可以  
法力致乃備牛酒布線等物仍命張達京同其素相  
契好之熟番數人持入誘引令各携其所殺之人頭  
以出出山後未敢遽令入城留於近山番社飼以酒  
食予與靳公同往該社先為問譯以察真偽併驗其

片刻餘閒集

卷一

四

所携之頭頭共六顆內有鬚髮尚存者驗後以竹筐  
盛貯懸於社屋之簷下其通社婦女皆欲往觀浼通  
事代稟許之及觀則取頭捧於手以口吮相親旁觀  
皆不敢注目視而各番婦猶流連愛玩不忍釋手所  
謂其性與人殊也

昔有某孝廉公車入都於上元節偕友人夜遊見起  
火立成短句云撒手登雲路虹霓萬丈高人人爭仰  
面一響入重霄眾皆驚賞以為是科必獲雋且當擢  
元魁及試竣榜發果大魁天下

湖南巡撫在前朝為偏沅巡撫蓋因偏嶺沅橋一帶  
地方而設此撫也俗人不解其義以一省設兩撫軍  
遂謂有偏正之分妄指湖北為正撫此為偏撫甚至  
以安徽甘肅二撫俱指為偏而併將沅字錯呼為院  
字每稱此三撫即曰偏院文人士大夫亦間有誤認  
者以訛傳訛可發一笑

鄭芝龍於明末附東洋國甲螺東洋即日本國甲螺即頭目之類顏

思齊據臺灣尋棄去後為紅毛所據國初芝龍子

成功復取臺地明宗室所稱寧靖王者亦依居焉至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五

康熙二十一年閩督姚公啟聖仰遵廟筭定策平  
臺二十二年靖海將軍侯施公琅戰勝取澎湖時成  
功已死其子克塽震攝天威遂籍府庫納地歸誠  
然其始猶欲留居故土効外藩之意施公以其海外  
遺孽恐有後患拒阻之今臺誌載其歸降時前後二  
表表乃文人之筆立言亦得體當時彼中國亦有人  
在也

附鄭氏歸降第一表

招討大將軍延平王鄭克塽謹奏伏以論域中有



常尊歷代紹百王為得統觀天意有攸屬 興朝  
宅九土以受符誠五德之推移為萬彙所瞻仰者  
也伏念先世自矢愚忠追懷前代之思未沾 盛  
朝之澤是以臣祖成功筆路以闢東土臣父經韋  
韋而雜文身寧敢負固重險自擬夜郎抑亦保全  
遺黎孤棲海角而已迨至先人弛擔釋子承祧常  
思畏天之威莫求縮地之術茲蓋伏遇 皇帝陛  
下高覆厚載仁育義懷底定中邦如旭日升而普  
照掃擴六宇雖浮雲翳而乍消苟修文德以來遠

片刻餘閒集

卷一

吳

人寧事勝心而焚海內乃者舳艫西下自揣履躡  
之獲愆念此血氣東來無非霜露之所墜顏行何  
敢再逆草心以表後誠昔也威未見德無怪鳥駭  
於虞機今也悟已知迷敢後麟遊於仁圃伏願視  
天地萬物為一體合象胥寄棘為大同遠柔而適  
能飛民固無心於醉飽貳討而服舍依魚自適性  
於淵泓夫且問黃耆之海波豈特誓丹誠以繳日  
馬已哉

第年表

為舉國內附仰冀 聖恩事竊惟臣生自海邦稔  
情無識謬繼創垂之事有乖傾向之誠過者樓船  
西來旌旂東指簞壺緩迎於周旅干羽煩舞于虞  
階自省重愆誠為 聖靈之赫濯信知 天命有  
攸歸逆者亡順者昌乃 覆載待物之廣大貳而  
討服而舍諒 聖王與人之甚寬用遵往時之成  
命爰邀此日之 殊恩冀守宗祧以勿失永作屏  
翰於東方業有修表具奏外及接提督臣施琅來  
書以復居故土不敢主張臣思既傾心而向化何

片刻餘閒集

卷一

吳

難納土以輸誠茲特繕具本章并延平王印一顆  
冊一副及武平侯臣劉國軒印一顆忠誠伯馮錫  
範印一顆敬遣副使劉國昌馮錫韓賚赴軍前繳  
奏謹籍土地人民待 命境土數千里之封疆  
悉歸土宇百餘萬之戶口並屬版圖遵海而南永  
息波濤之警普天之下均沾雨露之需寔 聖德  
之漸被無方斯遐陬之襁負恐後獨念臣全家骨  
肉強半孺呱本係南人不諳北土合無乞就近閩  
地方撥賜田庄廬屋俾免流移之苦且獲養贍之



資則蒙 高厚之生成當誓丹青以啣結至於明  
室宗親格外優待通邦士庶軫念綏柔文武諸官  
加恩遷擢前附將領一體垂仁夙昔仇怨盡與蠲  
除籍沒產業俱行賜復尤期廣推寬大之仁明布  
維新之令使夫羣情允洽共鼓舞於春風萬彙熙  
恬同咏遊於化日斯又微臣無厭之請微望 朝  
廷不次之恩者也為此激切具本 奏 聞伏候

勅旨

宗安武夷山三曲溪南有峯巍然聳立峭壁千尋名

片刻餘閒集

卷一

哭

小藏峯又名仙船巖巖最高處木板縱橫插於隙間  
誌載武夷君設宴幔亭峯架虹橋以引鄉人及下橋  
遂斷其板飛插各峯石罅中惟此峯最多風雨飄搖  
歲久不腐人亦莫能取間有自墜者色類降香文理  
堅栗剖之有細絲白亮如銀不辨何木土人珍之呼  
為虹橋板謂其能除胃氣痛辟火災祛邪崇縣庫貯  
板一長可六尺餘寬七八寸相傳明萬歷年所墜貯  
之於官聞歷任縣令皆取寸許携歸予令崇五載每  
與座客談及輒取供鑒賞臨去時亦截小片入行裝

今猶存於家屬兒輩謹藏之以待博物者

閩中幕友余晴江尚焜工書畫家居建寧郡予為崇

安令時因公寓郡城之考場晴江偶閑居時相晤語

向予索武夷茶以畫扇贈題詩其上曰聞道夷山氣

上頭露芽新展綠雲浮十介春色誰為主玉洞仙郎

本姓劉枯坐茅齋閑似我清談棘院快逢君可能分

得蘭芽白潤我毫端滿幅雲

吳祭酒圓圓曲舉世傳誦因之陸子雲士次雲作傳

沈子次雲此作記無非欲附傳不朽耳但雲士並不

片刻餘閒集

卷一

哭

考時論世多為懸揣附會之說如圓圓本是周奎之  
家姬乃云為田曉所得以曲中有相見初經田實家  
一語而誤不知田實為戚里之通稱若田指田曉實  
又何屬耶至云甲申春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不  
知甲申之前田妃已沒是祭酒之永和宮詞雲士並  
未寓目所述圓圓說田曉闖賊諸語悉以己意揣摩  
劈空粧點閱之令人失笑史傳李自成不近女色且  
甫入都城即匆遽東行倉荒西遁豈暇與一女子細  
談衷曲傳中所載命羣姬唱西調拍掌以和之形容



陝西賊人之狀態固無不可者然非當日之情事也  
最可異者三桂追賊並未回京乃云復京師覓得圓  
圓喜泣交集不解何所考証曲中明叙劍閣雲深起  
畫樓散開月落開妝鏡不幾傳與詩大相刺謬乎中  
段述三次偵者三番問答試思三事出於一時豈有  
待三偵方知之理直同演劇之兒戲矣末以三桂逆  
命多出於同夢之謀尤屬鑿語大不及次雲所記實  
情實事直捷簡明足以証信可為祭酒之功臣也世  
止知有陸傳多未見沈記者茲併錄之俾有識者讀

片刻餘聞集

卷一

幸

圓圓記而知余言非誣云 再考田貴妃居承乾宮  
東宮也莊烈帝寔寵幸之然帝與周后伉儷最篤極  
加敬禮后亦賢淑貞靜表貴妃居翊坤宮乃西宮也  
后每禮表而抑田持大體非姑也田妃偶失周后歡  
帝即遣妃居永和宮備省後得后之一言方始召還  
豈有覓美女不寵之事崇禎末年江南大璫進女樂  
帝稍留連田妃即具疏以諫帝温旨嘉納為之立罷  
亦不應有謀進美女以解帝憂之事沈陸二人觀書  
不多各逞臆見厚誣帝后及妃斯亦不可以不辨

附 圓圓傳

陸次雲雲士撰

圓圓陳姓玉峯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  
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  
聘之已先為田皖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  
也而吳更甚田皖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  
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皖每擊節不知其悼知  
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  
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皖進圓圓圓掃眉而  
入冀邀一顧帝穆如也旋命之歸皖第時闖帥將

片刻餘聞集

卷一

幸

逼幾輔矣帝急召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  
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  
也而寇深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皖憂甚語圓圓  
圓圓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  
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皖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縑  
縑不暇也圓圓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于  
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  
此請當必來無卻顧皖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  
欲之而故卻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儼然有不



可犯之色。晚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即欲去。晚屢易席，至邃室，出羣姬，調絃竹，皆殊秀一，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艷，意嬌。三桂不覺其神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為晚曰：「此非所謂圓圓耶？」詢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晚不知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逮越公者耶？」吳領之，酣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晚前席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

片刻餘聞集

卷一

五

贈吾當保公家先於保國也。晚勉許之。吳即命圓圓拜辭，晚擇細馬馱之去。晚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驥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存，自成據宮掖，官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晚進帝而帝卻之。今聞晚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驥第中矣。是時驥方降闖，闖即向驥索圓圓，且

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驥即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飲自成，蹙額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即命群姬唱西調，操阮箏，琥珀已拍掌以和之。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圓曰：「此樂何如？」圓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為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為闖拘繫矣。」曰：「吾至

片刻餘聞集

卷一

五

當即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為闖得之矣。」三桂拔劍砍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為李賊猖狂，不久即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眦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訊以非義，既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既不能為忠臣，兒亦安敢為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苟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



乞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  
吳驥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圓圓圓曰聞吳  
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與兵殺妾何足  
惜恐其為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  
曰妾既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  
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即褰裳  
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為大王計宜留妾  
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大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  
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閻膽已落

片刻餘閒集

卷一

香

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既得相與抱持  
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為闡致說自以為法戒追窮  
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蘓臺營郾鄩  
於滇南而時命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媚  
之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即  
捧觴為壽以為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  
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  
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  
以三桂能學申胥以復君父大誓忠孝人也曷知

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  
三十餘年又復浪涕潢池致勞捷代跋扈艷妻同  
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  
曰語云無徵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諸吳  
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圓  
圓曲以刺三桂曰衝冠一怒為紅顏蓋實錄也三  
桂齋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  
斥其非卻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  
見其微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片刻餘閒集

卷一

香

附圓圓偶記

沈 虬次雪撰

陳圓圓蘇州名妓也在崇禎辛巳間年十八善歌  
舞隸梨園中貌端嚴白晳似閨閣中人絕無青樓  
意態故登場無不羨嘆時田妃專寵兩宮不協流  
氛漸逼師屢喪敗上意不歡國戚嘉定伯周以營  
葬歸蘇欲得色藝凌絕者因母后進之以舒宵旰  
之憂且以分西宮之寵遂重賂圓圓以北納之宮中  
一日上見圓圓問以從來且命遣還故圓圓仍在周邸  
時吳帥得命鎮山海周餞之出女優佐觴吳屢目



圓頗屬意焉詰朝請於周周拒之有所親謂周曰  
朝廷方寄以北門公何惜一女子結其懽耶周感  
悟時朝廷賜吳三千金吳輒以千金為聘限迫即  
行未及娶也周備裝資送吳父家未幾賊陷京邑  
籍諸貴家吳父亦與焉賊擁重兵挈吳父而東以  
招其子許以通侯之賞吳已允降矣因問圓娘所  
在使不敢隱以籍入告吳遂按劍大怒曰大丈夫  
不能保其妻室何以生為遂勒馬出關隨王師  
而入其父旋遇害故吳梅村圓曲云慟哭六軍

片刻餘聞集

卷一

妻

皆縞素衝冠一怒為紅顏又云電掃紅巾定黑山  
哭罷君親再相見又雜感詩二快馬健兒無限恨  
偏教紅粉定燕山此詩史微詞也吳旋逐寇出山  
西道晝夜不息尚未知圓之存亡也時都中已索  
得圓載送軍前至絳州將渡河方及遂效于飛位  
與晚妻匹有尊稱並輦而行自秦至蜀盪寇平逆  
建藩滇中吳之顯貴近世無比而圓以一妓女傾  
動京師匹偶上公吳下艷稱此圓之始末已得其  
略矣以後吳之鎮滇以至逆節二十年來以不聞

圓之消息癸亥冬於西陵遇歸安公公故令滇訪  
其遺事語及陳圓公曰有之彼處稱邢太太而非  
陳也述吳娶邢始末更悉意陳為鴛母姓而邢其  
本姓也邢在王第中名最貴盛然別居一院卸鉛  
華屏歌舞黃冠羽衣茹素自居府中宴會皆不與  
吳與妻間日同至其處談讌竟日抵暮而踈亦不  
留寢及府中有疑難事費處分者求邢太太言無  
不立解意在排難解紛曰我修行人作好事故內  
外無不重之吳之妻悍而妬亦曲順邢意蓋邢深

片刻餘聞集

卷一

妻

知妻之驚惡故退居恬淡不競寵利其名哲保身  
之義有過人者吳有二姬羨顏色善歌舞寵冠後  
庭吳征水西屬其子善視之子以他事遠行往返  
兩月及歸省事而二人俱斃矣不勝駭愕詢知其  
為晚母所殺然後知邢之潛身遠害為不可及也  
欺凶之後吳闔門被戮矣凌敲叢臺懽樂不終此  
白首之女冠焉知不為綠珠之墮樓耿耿之終於  
燕子耶不可考矣吳門好事者但知圓之喪亂中  
遇合之奇吳之功成後寵幸之盛且有為一女子



關天下興廢之嘆而不知其辭榮入道於繁華中  
急流勇退吳之知進而不知退以至喪敗負媿一  
女子多矣故為之記

錢牧齋既仕本朝罷職家居招集十郡知名者舊為  
文酒之會一夕宴罷忽見壁上有題七律一首不署  
姓名筆墨淋漓眾人閱之大為慚沮詩云十郡名賢  
請自思就中若箇是男兒燕山難挽龍髯日邗水爭  
持牛耳時淚灑冬青空有恨歌殘疑碧已無詩長陵  
麥飯何人問願借哄堂酒一卮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五

水滸傳三十六人姓名見於龔聖子贊宋張文忠公  
叔夜招安梁山灤榜文云有赤身為國不避克鋒拿  
獲宋江者賞錢萬萬貫獲執花紅拿獲李進義者賞  
錢百萬貫獲花紅拿獲關勝呼延綽柴進武松張清  
等者賞錢十萬貫花紅拿獲董平李進者賞錢伍萬  
貫有差姓名微有不同今聞葉子者曰賞曰萬萬貫  
千萬貫百萬貫曰花紅豈用榜文中語耶  
予為崇安令初蒞任時有友人贈一聯曰玉女峯前  
新令尹桃花洞裏舊仙郎後又有摘東坡詩中句易

數字書聯以贈曰春雨足時茶戶喜仙山深處長官  
清俱極清切

雍正十年壬子臺灣北路大甲西克番聚眾劫殺淡  
水同知張某幕友家人盡遇害張僅以身免濱海數  
十社皆騷動時廉耳門海防同知尹公士俸滿候  
代適以公務至其地聞警即率鄉勇設法捕逐繼復  
代庖淡水隨大兵擒剿克焰以熄公後觀察臺灣繪  
平番圖以紀其事題咏甚多然皆渾舉大意予按圖  
為長句逐細敘述詩雖未工可悉一時情事云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五

海天新聞述北址彰化係新設蠢頑梗化羣獠起秉節  
旬宣今吉甫遶疆曾作觀軍使公前為臺防司馬俸滿委往臺北驗  
兵初聞倡亂大甲西番社名四面懸搖動不止蕭條  
海岸風沙地紛紛雨集面前矢手提一劍率羣黎  
霹靂聲驚殪狂兇時隨行壯丁銳傷克番數人追奔逐北鳥獸  
散遠伏山巔與水溪倉猝不煩奉上檄邊功身任  
已如此此路分防稱重任代庖遂使賢能理委署淡水  
司奇崙番社名復肆助勦擒金戈聲中多畫指千軍  
踴躍賴飽騰處處行營有聚米蒿目飛鴻遍四野



金錢揮處叟童善昭宣大義遏流言狐鼠不復施  
其技元克囚首叩階前翦草除根虎穴裏整裝別  
往留復住戎行直作長城恃旦夕正好會王師偶  
有克鋒傳淡水獨驅小醜淨餘氛勞我旌麾一舉  
趾從茲左右大將軍問罪提師壯軍壘蕩平謀略  
思兼威安盡雕題與鑿齒至今濱海颺颺窟桑麻  
雞犬咸成市父老每稱觀察公猶道平番司馬是  
我來聽盡口碑傳不待披圖已知矣吁嗟乎丈夫  
生長七尺軀不止乘軒拖金紫身從絕域建奇勳

片刻餘閒集

卷一

李

名姓方堪重青史海外如公真不愧乘長風破浪  
萬里千古功高誰與同惟有張騫傳介子

仁和湯西涯夫子

右曾

督學予鄉時當康熙四五十

年間清嚴公正為一時獨步又留意人才每多格外  
甄拔戊子夏五月予年十五應童子試蒙 夫子當  
堂取閱試卷以予年尚幼弱文頗暢達垂問懸懸面  
取入庠知己之感數十年如一日乾隆丁巳於臺灣  
晤海防司馬徐公之壻吳君 夫子同里人也道及  
夫子家中近况言有公子行五者現住杭郡家業

已漸蕭條矣予浼其道意後於徐司馬處得公子所  
寄書遣乘便羽作札寄覆併附廿四金贈之錄存覆  
札以誌予終身不忘之意且以永示我後人焉

弟豫之新鄭人也昔康熙戊子應童子科試於許  
昌時年十五蒙老夫子大人當堂閱卷謬加稱賞  
遂取入泮所恨學疎命蹇一第維艱僅以庚子到  
車入雍蒙當道薦引出為閩中令在閩十餘年前  
後歷宰數邑毫無善狀丁巳春調臺灣之彰化縣  
又航海而東碌碌風塵簿書間今漸老矣回思三

片刻餘閒集

卷一

李

十年前以黃口孺子初出應試不過逐隊觀場而  
老夫子清風峻節矯矯一時又非尋常風氣可比  
意中原無入彀之想乃蒙吾夫子相賞於一見之  
下特拔於儔伍之中雖一衿甚微而片刻知遇之  
奇終身進步之始何敢忘也向曾兩過武林行李  
倥匆之際敬問老夫子瑩所與世長兄居處得諸  
道踞之口皆恍惚而不真咫尺雲霄未獲少盡鄙  
私耿耿此中雖時久地遠而不能釋渡臺後與貴  
同鄉司馬徐公暨其令坦吳君每道及尊府始得



其詳方擬作札歷叙前情客歲徐公南來先承華翰遙頌迴環捧誦舊感新歡不自禁其情之一往而深也老世長兄先生年力方富抱負素優自當早入春明上繩先緒弟以通家弟兄將伯之助誼不容辭但臺北寒地目前又在交盤不獲多盡棉力茲值臺灣令袁公丁艱回籍其幕友楊君德先家居貴鄉偕其歸里附寄一番花信聊作通問之儀弟臺中瓜期已滿新官刻下即到今年夏秋間可回內地閩中苦況業已備嘗俟登彼岸即欲別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三

作抽身之計西子湖邊相晤非遙定當拜吾師於墜上謁師母於堂前併與老世長兄作平原十日遊也師母大人另稟候安臨風遙望不盡依依吾邑生童試昔隨許昌考棚合十五州縣為一處予成童入庠越三載食廩歲歲科試從未取列平等其時少年豪興每當試期結四方知名士文酒為歡常自為生平快意之境惟弱冠內外為諸生應小試時乃第一好遇合也後以謬副賢書不獲再與其事偶因同學諸子應試前往追憶舊遊感慨係之口占數

詩以送其行今猶記三首云劍佩聯行共所之旅情有伴得相宜興來載酒郭門外十里荷花正放時許昌郊外小西湖紅蓮甚盛名場廿載同歡輩半入青雲半九泉送客當年行樂地臨風回首一潸然雲路未能平步到徒教歡聚失追隨不知浮白爐頭友侷儻風流近屬誰

吾郡開封文廟旁為生童考場學使湯夫子題其大堂柱一聯云五夜辛勤為斯文濯色磨光尚存隻眼三年考校與多士並觀公聽不名一錢語語真切可謂無愧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三

福安縣有卓章二姓控爭一山山上杉樹林立為章氏種植山下村居皆章族約數十家卓氏以此山是其祖業為章氏竊倨執有家譜一冊後幅列田園名數其土名界址與此山同查譜序始於元豐八年蠹蝕餘文莫可盡辨確係數百年流傳故物而章氏則執有洪武十二年買陳氏山契一紙絙張字跡亦非贗造且有前朝縣印互控已數年矣前令蕭黃二君屢經批審咸以章現在管業為憑而指卓之家譜為



不足信卓不肯服叠控叠批案懸未結其批詞內有  
查考明代並無元豐年號之語卓氏乃混稱山係伊  
家自元豐上古管來後因兵亂失業等語均可發一  
笑也予代庖其邑據控往勘遂當場指畫面折卓氏  
復批其牘以定讞其略曰此山本為卓業但查其元  
豐舊譜係北宋神宗年間至明洪武十二年已三百  
餘載滄桑屢變自卓氏以後當必輾轉遷賣數易其  
主故由陳而至於章况房至數百間樹至千餘株參  
天枝幹連雲棟宇豈一朝夕之所能致耶卓氏乃俯

片刺餘聞集

卷一

查

首無詞各証佐亦俱悅服山仍歸章塵案以銷

三國演義一書其中多所附會在小說家固無足怪  
獨是傳留日久目不睹陳承祚正史之人往往以桃  
園結義七星壇祭風之類為寔有其事矣近見穆堂  
初稿河上草內有謁張桓侯廟五言古詩一首其中  
叙及賢哉龐士元驥足困耒陽簿書轉手空慙勤通  
薦章後世愛輒美何人思見剗賢恐不為用媚嫉投  
遠方云云穆堂公且然况他人乎豈公以詩為未技  
即猥巷之語亦不方引用借抒其感憤之懷耶但恐

非所以詔後學也公望雲草內裕州觀祈雨七言古  
詩有中有泥神吁可驚曰孫悟空狻精靈之句此則  
可耳

吾鄉汝州邦縣有二蘇墓在峨眉山下東坡謫汝時  
愛其山形似蜀之峨眉因以為名後卒於常州子邁  
遵遺命卜葬於此弟穎濱亦附焉墓前石刻有東坡  
自題一聯曰是處青山堪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吾  
師王公墓廬署縣篆續一聯曰夜雨莫悲他日雨  
青山猶是故鄉山王公諱欽綸楚孝感人子房師也

片刺餘聞集

卷一

查

大宗伯德清蔡公升元康熙壬戌狀元為庚戌狀元

啟轉之姪孫曾記其紀恩詩四絕之一入對彤庭策  
萬言勾臚高唱 帝臨軒君恩獨被臣家渥十二年  
間兩狀元  
相國溧陽史公先以少宰署總憲歷戶兵工三部尚  
書外署浙閩兩江陝西湖廣直隸各省督撫曾 欽  
差審理南北等省各大案足跡幾遍天下內外官列  
屬下者多人曾於公廳事屏風見一聯曰江山勝跡  
皆行部臺閣名卿半屬僚又齋中聯曰行路驚傳相



司馬於人欣得見歐陽皆館閣諸公所贈可謂穩切  
荔枝以產於閩中者為佳然閩中惟下游四府暨永  
龍二州有之上游各郡絕無即百方種植亦不能成  
活其四府二州之中又以興化泉州二府為最所謂  
狀元紅者是也福州亦間有佳者稍次於興泉若漳  
州所產則類粵東色稍紫而體質頗重予嘗謂閩中  
食物美味固多然與各省土物相較互有勝負惟荔  
枝一種甲天下而冠古今其樹愈老愈佳食之者必  
就樹下採摘以磁盃貯新水浸數刻剥外皮下面留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五

少許自持其蒂漿隨手而下以口吸之真仙品也若  
隔宿則稍減矣昔蔡端明論荔枝以為一日香變二  
日色變三日味變可謂知言又詩有硃砂包內水晶  
團之句他省人未經見者讀此語可以得其形似矣  
福安縣古寺數十處多在山水幽異間宋明以來詩  
人題句甚多予代庖其地所見一二石刻與縣誌所  
載及各紳士抄本美不勝收僅就履齒曾經之處無  
論其梵宇之現存已廢凡有詩者俱錄存之以誌一  
番遊踪之雅遇龜湖寺明福寧同知馬迪詩山下千

家聚一村湖濱萬戶湧孤墩過橋草色青雲合滿院  
松陰白晝昏雷吼潮聲通日觀星移燭影下天門披  
衣早起渾無事閒倚東窓候曉暎石門寺孫瑤詩春  
陰釀雨悄寒生霧鎖禪門怪石鳴花信數番風欲定  
為聲初碎日方晴藤蘿細裊通幽徑苔蘚斑痕落絳  
英雲破月來諸寺近滿街滾露滴空明明舉人郭文  
習詩習習好風生崇朝霖雨晴蕭然一僧寺滿徑木  
蘭青栖雲寺明縣令孟充詩簷鐸響琅璫溪雲一路  
涼玉龍臨沼吐金獸過橋香竹密秋生笋蓮踈晚露  
房明朝須載酒來此問重陽又雅性愛林泉來此結  
佛緣山明知過雨松暗不藏烟厥駭燒畬火鐘隨過  
渡船一聲行處雁飛下早涼天崇福寺孟充詩木蘭  
舟上渡龍溪聽得馱經白馬嘶薜荔綠遮花殿暗芙  
蓉紅壓画樓低斷崖飛瀑猿牽飲陡澗歌松鶴占棲  
老衲山房無客到一龕燈焰雨聲齊明舉人陳世理  
詩芳草和風三月遊羽衣團扇入禪洲主人愛客茅  
柴酒相送歸來月滿舟靈巖寺明隱士劉應麟詩踏  
破烟霞度遠林梵宮高鎮白雲深松風不動山僧夢

片刻餘閒集 卷一 六



岩水能消野客心深夜樓臺浮月色五更鐘磬吼鯨  
音空門寂寞天花雨洒潔塵心萬慮沉黛凝寺明縣  
今于震詩好山宜晚更宜秋紫翠林巒雨氣浮豪興  
未窮千里目欲從山上起高樓明福寧判曾孟麟詩  
陟倚高臺映遠空白雲飄渺梵王宮蒼松半掛危崖  
外疊嶂如懸圖畫中夜雨燈前琴佐酒寒聲窗外竹  
搖風何當邂逅逢名刹擬賦靈光愧未工獅峯寺孫  
瑤詩曉發獅峯寺嵐光遠近浮竹交荒徑合石繡古  
苔幽海氣朝隨雨松聲夜到樓褰裳問閩俗喜見萬  
斤刻餘開集 卷一 矣

冢秋天福西林寺于震詩樹外傾崖鶴外灘竹堦乘  
雨過青山斜陽借取禪林宿博得浮生半刻閒羅漢  
寺孟充詩寂寞四無隣嵐深路不介鳥驚花院磬僧  
掃石牀雲水碓月中轉山田火後耘且從支遁石琴  
上引南薰雙岩寺宋王十朋詩崎嶇九嶺更渡岩遥  
望閩山未見三來訪神鐘隱見處寺舊有翠微深鎖  
古精藍青雲寺明隱士郭允美詩海上羣山亂似麻  
好山却是梵王家洞猿避客青雲密山鳥啼曉白日  
斜早稻滿田秋結穗幽蘭當谷晚生花詩人誤入雲

堂上笈索山童破一瓜  
泰安相國趙公國麟昔為閩藩復開府於閩予初至  
閩時即蒙器許中間以墨悞送部引見及仍發  
回閩旋丁艱歸題請給假治喪假畢補崇安今前  
後六七年俱在屬下受培植最深誼屬師生迨後公  
由皖撫入相復以大宗伯家居天涯睽隔歷十餘年  
乾隆丙寅予借補景州距公里第稍近丁卯春乘便  
具稟啟寄呈越數月得覆札時予方調任遵化正在  
東裝而寄書人又行色匆匆無暇修稟迨抵遵道路  
斤刻餘開集 卷一 矣

遠在千餘里外魚雁難覓未獲再通音問其札中商  
令代刻所選文統類編一書亦未及如命歲庚午閩  
邸抄見遺疏追恨無窮涕泗沾襟予稟啟併公覆以  
俱錄於後  
竊門生向以閩疆下吏叨列屬員蒙老夫子一見  
垂青賞識於牝牡驪黃之外知己之誼為天下官  
場所未有亦門生生平所僅遇自雍正乙卯春福  
星遠照迄今十三年來雲山江海睽違悵望千里  
萬里不一其方數年前知蒙聖心恤願杖履遐



東山深為老夫子素懷稱慶蓋名山著作大儒之本願既遂而綠野優游千古之高風可繼惟是門生碌碌萍踪飄泊無定望函丈於天涯不惟追隨難遇亦且音問難通往事回頭寸心萬轉時久而思愈切地遠而意彌長履載生成德施本厚飲食寤寐依戀難忘此叩別以來星霜屢易關河叠遷而耿耿微忱常如一日者也乾隆二三年間兩於臺灣之彰化任內覓便具稟未知綸扉高遠曾否上達庚申歲抄始由海外歸內地辛酉壬戌兩年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三

間先任福州理事丞繼補永春直隸州牧癸亥夏以母憂去任甲子春初始得旋里乙丑冬服闋赴部帶領引見發直省仍以原銜補用緣無缺可補蒙制憲題請借補今職於去年二月內抵任距老夫子鄉邦在六百里外絳帳匪遙瞻依更切柰地當孔道酬應紛紜近者恭逢鑿輿東巡岱宗經由本地敬理皇差拮据靡寧一年以來欲假寸稟抒懷竟不可得其抱慚負罪更甚平昔茲因嚮道東行奉憲遣人隨往藉便恭請金安略陳蟻

衷不盡積忱容俟公務稍暇另遣向日在閩之舊僕走叩崇階再將十餘年來數千里外無限孺私稍抒萬一可也區區丹誠總在語言文字之外惟吾師俯鑒而曲宥之心緒茫茫臨風百叩不盡欲稟

附覆

仕途閱歷多年吾道中人原指不數屈向見年

凡朴誠不欺無近時官場習氣是以心焉識之自離閩後十餘年來寤寐中猶不能忘乃音問踈濶消息杳然心竊怪之昨孟夏忽接翰言情詞篤摯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三

心焉纏綿如在榕城三山之間始自信向者鑒賞之非謬誤也幼學壯行惟膺民社之責正屬大有為之時此處立定脚跟則向前便步步踏寔萬萬不可錯過其要總在求盡自己外內事置得失升沉於度外便是大丈夫便是真學問此愚之所深望於年兄者也愚昧田後日把一編閉門課子如在深山頗愜枯寂淡漠之性惟向來未出山時即有制義文統類編之選數十年來政務之暇未嘗釋手昔司馬溫公纂通鑑云一生精力盡在此書



愚文統之選亦云然前都中刊五百首僅三介之一  
餘千首遲今五載未能卒業昨湖州何司馬任  
刊五百尚有五百篇懸懸無着他人無可與言者  
年兄獨力恐未必能或有同志者一為商之使千  
秋大業愚得親覩其成則半生未了之事可以無  
憾矣茲因朱世兄入都之便囑其晉謁以申懇澗  
之懷并佈愚衷小刻三冊附寄以代面談臨楮依  
馳不盡

姪 永鑑明之叅訂  
姪孫 若淮校字

片刻餘閒集 卷一

第一卷 終

片刻餘閒集卷二

新鄭 劉靖 原圃 一字暢亭

居官固貴清亦宜和平福之基也常見有清  
介自持而不近人情者多無厚福偶舉在閩時所遇  
兩人並觀之莊廉察 令翼 姜副使 朝俊 俱江蘓進士  
同時為閩中郡守余皆隸其本屬操守之正均屬絲  
毫不苟而莊公謙謹坦易凡事但求情理順正可行  
則已從無苛刻搜求姜公則務以察察為明吹毛求  
疵屬縣爰書非駁詰再四不宥定官吏受案牘繁擾

片刻餘閒集 卷二

之苦犯証有奔走羈延之累甚至以疑成讞頗有冤  
獄其自顧辦事心力在莊公之上而論者皆以莊為  
大君子莊公由延平守陞延建邵監司姜久任建寧  
守於莊陞閩臬之後接陞其延建邵之缺品位未大  
懸殊然莊公休致家居老年猶健子姪輩科第仕宦  
不絕而姜公丁艱歸五旬外即告殂二子皆困憊窮  
處無以自立此或清正而和平與不和平者之驗耶  
臺灣道承修戰船工程浩大其辦理巧拙不同而利  
害隨之所用工料有生鐵桐油二種此奉禁過海之



物臺灣行舖以此為奇貨承辦官貨本寬裕者於內地採辦油鐵時多為購買或於照票內加增餉數或竟於照票之外任意裝運海口廳汛見係軍工船料不敢過問帶至臺郡除正用外不發各舖戶代賣繳價官商俱可獲利乾隆元二年間臺道尹公性情拘謹亦乏貲囊於此二項工料不能多購以致辦理拮据工程遲延被叅負累其接任有予同姓者楚南衡湘間人前曾久任臺灣各邑令宦橐豐裕及俸滿回至內地又補華瞻劇邑後復為臺郡守陞臺灣道平

片刻餘閒集

卷二

二

日外示朴誠而中多機巧工於營運遂將油鐵二項廣購多發取利無窮再船料錠舵兩項係於臺郡各邑山中設廠採辦每處有軍工匠頭一人盤踞深山恃符生事頗有漁民射利之處此公則曲為寬徇以便將應發工料銀兩扣減其數而一切擡運各木之費暨匠役等山中食米又往往就近取用於各邑令省費既多成功亦易向來承修戰艘各監司用法之精受益之厚以此公為第一公本寒素今掛冠歸聞其家貲約十萬云此臺灣道辦理船工巧拙利害之

大略也

彰化縣水沙連社產土茶枝葉粗硬味帶土腥惟小兒痘疹不出用之神效予昔為邑令臨行談社通事土官持數百觔以贈予嫌其繁重留十分之一二及渡海抵福州正值痘疹盛行登門求索者應接不暇又數年丁艱歸尚餘少許傳聞里中爭相索取得些微如至寶而已罄竭無餘矣

片刻餘閒集

卷二

三

漳州木棉菴距府治二十里臨道旁有石碑二一刻宋鄭虎臣誅賈似道於此大書十字一刻七絕一首當年侯國豈堪論竄逐避方曝日奔詎料虎臣成勁節木棉千古一碑存字係行書筆法亦秀勁可愛又菴之上有村亦臨道旁村前亦有二碑碑文頗長係細字漸剝蝕不及摹閱余向由閩中奉委借賑穀於粵東潮郡路過其地見之  
余家廳院之北有半畝園建書屋數間前有正室三楹先君顏曰無倦堂正室之後環以曲廊鑿池其下池外修竹數竿板橋石徑頗為幽折予少時讀書其中晦明風雨即景怡情其時方解作韻語率意漫



成不可言詩多隨手棄去偶檢故篋猶有存者秋日  
 雜言二首野趣閑情頗自如涼天風景倍踈踈喜無  
 塵事來荒徑剩有香烟繞靜廬水取秋潭烹細茗窓  
 外夜月檢新書一聲鶴唳松陰外頓覺浮情盡是虛  
 夜半悠然物外心重門掩閉一園深空庭朗月宜長  
 嘯暗室孤燈可細吟蕭瑟風聲和露氣參差欄影雜  
 花陰聽殘漏鼓頻頻下幽意相牽懶就衾雨後羣花  
 盛開戲成一首主人僻性遠塵埃半畝秋花手自栽  
 早待西風成好會更憑新雨作良媒倚欄笑態迎人

片刻餘閒集

卷二

四

面繞座嬌容媚酒杯一枕羅幃明月夜津津香沁夢  
 中來長夏喜雨二首靉靄陰雲繞舍伍紛紛白雨正  
 淒迷點開石徑新顏色濯盡籬根舊土泥鳥為遠窠  
 停竹牖魚乘漲水到花畦偶逢策笠人相問為道青  
 郊恰一犁雨止雲收遺典長沁人土氣有清香聲餘  
 恍滴垂垂露水積疑開處處塘得向伏中邀暫爽免  
 從扇底巧微涼冷然夢覺三更後窻月平添一倍光  
 又春時有親黨善飲者留住齋中一日出飲郊外戲  
 贈曰款款東風淡淡烟携壺遠步杏花天小亭坐待

斜陽盡應有人扶醉客還一日與友人共酌廊下友  
 賦詩云醉到日沉碧沼中應知酒滿笑顏紅予續云  
 留君稍向廊前待池有月明竹有風此少年家居樂  
 事數十年來風塵况瘁回憶當時風味恍如夢境其  
 園中規模亦大半更易惟無倦堂仍舊老竹數竿尚  
 存耳

甲子春余丁艱里居時邑宰汪公昌國調簡密縣尚  
 寓邑中偶過於友人齋望而知為讀書守道君子自  
 後時相過從其學淹博風雅而人亦醇靜廉謹蓋文

片刻餘閒集

卷二

五

人循吏兼而有之抵密任未久以母憂歸歸而服未  
 闋輒卒殊可惋惜余嘗以所刻封禁山紀事及武夷  
 巖茗山誌持贈賦詩相答今錄其詩併後幅題詞以  
 誌不忘汪宣城人壬戌進士  
 人謂宦遊人塵緣慳林壑我謂宦遊人溪山易領  
 略昔有謝宣城山行與水行至今吾鄉兒拊膝談  
 隻旌又有西都守歐謝聯為友朝餐潁陽雪暮飲  
 龍門酒君是吳立夫素性耽奇絕誓欲涉天庭方  
 許稱人傑飛鳧塵闕疆閩疆山水長望洋引窮髮



仰止親扶桑奉檄巡封禁虎豹蛟龍遁舉筆述所  
過並不遺尺寸因而搜宦橐賸得山水冊便當洪  
炬土便作公紀石溪山譜我琴烟霞隨我鶴琴鶴  
跡來予圖書列度閣貽我封禁文流覽侵氤氳幽  
美相映發奇僻未前聞縱有頽長康繪畫不能真  
亦有董北苑得意莫盡神貽我武夷誌更兼武夷  
茗煮茗批其圖髣髴窮溟滓窵甌起波濤几席抽  
雲霏沉瀼口中餐層峦眼中飛清風生肘腋濛濛  
來心思不數羊元居翠屏羅槃區我本堪巖住悞

片刻餘閒集

卷二

六

入風塵路一載沉簿書絕少林泉趣君以許椽具  
贈我少文臥却說塵土除淵明荆棘破雲海盪吾  
胸一覽一感荷 甲子春夏之交偶離簿書塊然  
鷓寄先生牧閩歸辱賜封禁山紀事文尋復惠我  
武夷誌書並其山茗因烹啜覽觀几案間千巖萬  
壑雲興霞蔚輒翻然有濠濮間想用長吟以謝  
景州李露園 基搗 幼有神童之譽年十四登康熙甲  
午賢書需次縣令選期以逾以親老辭不就迨椿萱  
並逝營葬已畢猶不肖捧檄行家本世胄田園稍可

自給三徑松菊一室圖史日吟咏坐卧其間詩有中  
晚風格觸手成章雖尋常應酬亦無一率意語書法  
蒼秀圓勁與 本朝王吏部箚林相伯仲其為人醇  
謹和易言笑不苟可謂聲律身度余借補景郡一載  
餘造廬相訪訂為世外交亦時過余署齋流連茶話  
受益良多生平宦跡所至遇地方紳士中高人正士  
畏友良朋以此君為第一先後贈余數詩及贈畫題  
詞雖未盡所長然吉光片羽存之如長對知己云其  
初相見詩曰朱霞綺散廣川明攬轡今來洛下英愛

片刻餘閒集

卷二

七

看兒童騎竹馬曾聞海嶠化長鯨 曾在臺 雪融官閣梅  
香細風靜花村燕語輕知有 賜租 明詔在不妨  
政拙暑陽城祝余生辰詩曰村村花柳午風輕秋入  
豐年氣更清舉酒亭邊蘇太守通神歌裏東先生 春不  
雨公虔禱立沛借州 鳴 鑿佇聽春風動 明年春  
人士作喜雨之會 天子東巡  
駐蹕 露冕應傳 帝命榮河內可容還借寇羔羊珍  
重一稱觥余曾贈以硯滴賦詩以答曰活計殊酸寒  
窮年守一硯 高似孫詩書生活計殊 顏鬢已蒼浪名  
不出里閭飲射厠末行劉侯獨青貯侯本名家子奕



葉垂文獻斐几列敦彞匡床羅鼎馘垂簾吏散餘把  
 弄渾忘倦貽我一硯滴土花蔚凌亂見說玉蟾蜍襄  
 陽最賞玩靈龜負地形妙製垂兩漢古人一製作取  
 象應非漫茹器更精良想像玄都觀製作桃形飛曾聞  
 安期生灑墨成桃瓣投贈最深情報稱空顏汗垂露  
 與簪花懸推兩不辨剩欲什襲藏購彼天孫段寧比  
 黃琉璃一府競傳看其所贈畫寫老人坐長松下題  
 曰其貌古其神腴雅抱今古富知非山澤臞昔聞顧  
 長康邱壑置幼輿夫寫諸葛必於隆中貌太傅定在

片刻餘聞集 卷二

卷二

八

池上倘圖其端委廟堂觀者當胡盧敬以質我暢亭  
 先生先生應曰俞  
 常熟陳見復先生祖范雍正癸卯 恩科鄉會聯捷  
 未應 殿試歸從此入山著書負笈相從者皆四方  
 名士吳中當事以博學宏詞薦不就後奉 命舉經  
 學館閣諸公 奏其名復以所著經義進 呈 欽  
 賜國子監司業拜 命於家終未出余嘗於友人案  
 頭見其雨後長句一篇寫深山雨過澗壑流水聲情  
 如繪錄之可作畫圖觀

空山喧逐兩耳驚風聲雨聲澗瀑聲既而風定雨  
 亦霽獨有澗瀑轟轟怒不平寒裳赤脚尋其源其  
 源杳無處但見深叢暗壁散漫來穿土絡石縈紆  
 去滙為一途勢乃張疑是白帝子化蛇當道旁劉  
 季雄劍砍不斷任他蜿蜒赴壑萬仞長遠而望含  
 光宵練難為狀近而顧前馳皓蛻從白鷺其威也  
 殷雷批巖轉石萬谷墮其殺也漱玉佩環鏘鳴聲  
 錄續江濤移內木未觀松風寫入流泉曲山我我  
 水湯湯伯牙琴絃今未止為君鼓之一再行

片刻餘聞集 卷二

卷二

九

閩省內地海外內係九府一州後改福寧直隸州為  
 府永春龍巖二縣為直隸州則十府二州也余官閩  
 前後十六載歷任所到者內地則福州興化泉州漳  
 州延平建寧福寧七府永春一州又渡海至臺灣共  
 歷八府一州所未到者邵武汀州二府龍巖一州耳  
 各府州屬內如福州府之侯官縣併本府理事同知  
 興化府之莆田縣泉州府之安溪縣漳州府之南靖  
 縣延平府之南平縣建寧府之崇安縣臺灣府之彰  
 化縣福寧府之福安縣永春州併所屬之德化縣皆



正署任內所歷之地此外如福州府之閩縣福清連江羅源等縣興化府之仙遊縣泉州府之晉江南安惠安同安等縣漳州府之龍溪漳浦詔安等縣延平府之尤溪縣建寧府之建安甌寧建陽浦城等縣福寧府之霞浦寧德二縣臺灣府之臺灣諸羅二縣或附省附府往來寄寓或奉委辦公或道路經由皆親至其縣治與其署中而窺熟者則閩縣晉江建安甌寧建陽臺灣諸羅各縣再如福州府之長樂古田閩清三縣延平府之順昌沙縣二縣皆因辦公與路過

片刻餘閒集

卷二

十

歷其境界而未嘗至其縣治其未到者只福州府之永福屏南二縣漳州府之海澄長泰平和三縣延平府之將樂永安二縣建寧府之松溪政和二縣福寧府之福鼎壽寧二縣臺灣府之鳳山一縣永春州之大田一縣龍巖州之漳平寧洋二縣而已然雖未至之地而風土人情皆所熟悉即汀龍三府州所未經一到其境者亦多得於同官之口見諸公牘之內一切吏治民風無不悉其大略全省情形盡在胸中每一回首猶切舊遊之感云

先伯淮徐觀察在園公廷瓚詩思清逸往往有新雋出塵之句所刻葛莊介體詩鈔風行海內論者多引唐人自是君身有仙骨之句為贊捐館後二十餘年伯之四孫永鑑聞之李員外延紳云向在口外于役時暇與諸同人扶乩請仙賦殘燭詩傾刻而成求留名則在園劉公也尚記中一聯云桃李園中人散後海棠夢裏夜深時可謂清切超逸但塞外荒遠恐未必神遊其地耳

片刻餘閒集

卷二

十一

從姊適張門者 先伯觀察公第三女也幼隨 觀察公讀書袁浦署中稍長工詩賦才思清麗有父風詩不多見雍正癸卯夏予晤姊丈張淵度函於袁浦淵度時為淮安鹽運分司以公務往來淮揚道上病卧舟中適接姊所寄家書併七律一首出以示予猶記中二聯云八口相依惟五斗一身須念重千鈞室中休訝如鳩婦門外從無題鳳人淵度前室生有後子已長成矣後二十餘年子官畿東與芝姪永鑑時相見蓋姊之胞姪也每談及姊生平諸詩永鑑偶於故帙中檢得秋夜迴文詩一首傷心獨月伴庭前句痛題哀悲展箋



腸斷日空書吐吐黛顰時集恨綿綿香殘怨思秋生  
倦燭盡愁深夜懶眠粧卸喚催嗔婢劣黃花對語不  
儂憐此乃痛觀察公所作也姊有婢蘇月兒亦能詩  
隨嫁於張初合昏時見淵度不工文翰竊吟短章有  
還疑畫眉客果否姓張人之句張有家僮李姓者少  
年後品月兒屬意焉張亦許之越二三年未果行頗  
懷怨望從姪永鈺亦姊之胞姪賦一詩寄淵度綉閣  
鸞箋侍有時笄年二十已當期公門苑李曾相許莫  
負能詩蘇月兒張得詩即為成婚

片刻餘聞集

卷十

十二

雍正七年己酉夏四月奉 命以現在 欽差福建  
會審案件少宰史公 貽直 會同制軍高公 其倬 撫軍  
劉公 世明 將閩省知府以下知縣以上各官按名甄  
別分為優次平劣四等優者遇缺 題陞次者酌量  
陞調平者照常供職時加考察劣者即行罷黜時余  
到閩未及一載以試用令署泉州府之安溪縣列為  
次等其優等分為二班以知府同知直隸州知州通  
判為一班知縣為一班每班各取十人一時與其選  
者聲望超拔有飛騰直上之意乾隆庚午長夏偶於

遵化署中回憶其盛衰存亡歷歷可數二十年間銷  
磨已盡求一始終順適者竟不可得人生快意之境  
常如流水行雲瞬息輒成夢幻矣二十人姓名籍貫  
併其升沉大略附記於左

興化府知府沈起元

江南太倉州人 題陞汀漳道以星候降調未補

歸為江寧書院掌教 越七載起用江西糧道陞河

南臬司直隸藩司 內召補光祿寺卿星候寓京

邸貧病 歸里

泉州府知府劉而位

山西沁州府人 甄別之本年陞

年補四川鹽驛道調簡補松茂

道又調簡補永寧道卒於蜀

片刻餘聞集

卷上

十三

汀州府知府章廷楷

浙江紹興府人 甄別之次年陞

府被忝審擬開復補山西同知陞福建寧

府知府復被忝審追羈候日又至今未結

福州府海防同知李錫爵

江南徐州人 甄別之次年

署福州府理事同知張良弼

陝西西安府人 甄別之

回原任候缺另補自以本係武臣之子願改

武職補督標參將陞興化副將患瘡卒於官

泉州府廈門同知張嗣昌

山西浮山縣人 甄別之本

漳州府陞臺灣道俸滿引見補四川鹽驛道陞

福建臬司藩司調廣東臬司自廣告病回籍調理

病痊赴部 召見以京堂用 在京候補以病卒於寓邸

漳州府海防同知王世臣

山西人 甄別之



建寧府清軍同知任

煥河南息縣人甄別之本  
陞印武府知府屢奉差辦

銅前後在任十餘  
年卒于官無子

福寧直隸州知州郭朝鼎

鑲紅旗人甄別之本  
平府知府調繁補泉州府陞

汀漳道署蓋道陞江蘇  
蘇州府知府

候補通判尹士儂

山東濟寧州人甄別之本  
署臺寧州同知俸滿實授陞臺

府知府陞臺寧道俸滿引  
見補湖北安襄鄖道

丁母憂因承辦臺寧戰船  
過臺又回住省中丁父憂留滯

侯官縣知縣蘇本潔

江南蘇州府人甄別之時  
甫半載暴得疾疾數月不起

與化府在任五六年病終  
未愈卒于官無子

片刻餘聞集

卷二

西

福清縣知縣楊一正

陝西武功縣人甄別之次  
任未一年呈引見降補主事

光祿寺署正在署正任十  
餘年卒於京

連江縣知縣胡宗文

江西金谿縣人甄別之次  
建糧道一年後被參審擬牽

引見以江南同知用請終  
養疎卒於家

莆田縣知縣佟泌年

正藍旗人甄別之本年呈  
引見以旂員用未補越十餘

卒 貧病

晉江縣知縣唐孝本

江南武進縣人甄別之本  
同安縣陞漳州府同知又陞

撫州府知府被參審擬削  
籍陞西

南安縣知縣王仕任

山東文登縣人甄別之次  
汀州府知府調臺寧府俸滿

見陞福建蓋道旋陞福建  
藩司福建撫軍被

制軍與欽差御史前後參  
劾治罪發軍臺効力

龍溪縣知縣熊

琴四川成都府人甄別之  
本臺寧府鳳山縣遭土番跳

被害參革住閩省數年引  
未用歸家後因渡河水漲斃

浦城縣知縣張秉綸

江南徐州人甄別之本  
病痊補山西絳州直隸

州被參審擬削籍歸

彰化縣知縣湯啟聲

江南江都縣人甄別之次  
病歸卒於家無子

家無子

福安縣知縣方士模

江南寶應縣人甄別之次  
臺寧府澎湖通判未到任

片刻餘聞集

卷二

五

服闋仍以縣令用補福建  
寧縣知縣行取未補卒于京

薦青山人李眉山

正黃旗漢軍湖廣總制  
輝祖之

季子簪纓世胄性情恬淡  
不樂仕進卜居盤山之麓

三十餘年日以吟咏自怡  
杭州太守杜公為刻其

詩有曉巢前集後集二冊  
予曾見之友人案頭隨手

翻閱未及存記嘗往來烟  
郊之廣惠菴於雪亭和尚

齋壁見其七古一首蓋雪  
亭留宿菴中之作白木柴

車駕黃犢虛沙細漲通津  
曲海鷗時入鳧鷖羣野水

寒烟共栖宿纒黃殘日下  
空林雪師招手林亭陰謂



余得住且便住與子同看不住心觀此一詩而其幽靜閒雅之致亦大概可見矣

閩福安李少白馨雍正癸卯孝廉家貧僦居城隅足跡不出門戶予臺灣俸滿後代庖福邑頗聞其名而未謀面也偶於邑人齋壁見所書聯筆法酷肖趙文敏圖章亦精雅即心異之邑中舊有三賢祠祀薛令之謝翺鄭虎臣三先生祠廢無存僅餘基址予謀與邑之人士欲重起之遂有以募緣疏引至者讀其文朗潤清逸風調韻黃山谷王龜齡記序諸作予驚喜

片刻餘聞集

卷二

六

愛玩諷咏數過不忍釋手詢之則少白筆也急思一見為慰而高人踪跡不肯輕履公庭乃先往拜辭以他出次日投刺至署略一叙談輒去時簿書庶庶亦不獲再往迨新令至予以候代移駐公署旅况稍閒造廬相訪其客座即讀書處雖矮屋三兩間而窓明几淨掃地焚香架上牙籤鱗次更多抄本丹黃評騭語皆精切韻雅對之塵心一清流連茶話不覺日移花影數杆邑南郊外有天馬山山巔梵宇幽曠青松環繞亭檻為一邑勝地予置酒邀與登臨共酌山霞

松濤間縱談古今一時意興頗豪而少白則蕭灑閒曠中猶餘恂謹之致德行文學可謂兼優子過臺時所選古文喜獵集自為序已數年矣其中字句未愜意者尚多至是求為更正之無異點鐵成金臨別贈予一詩自永春州丁艱踈里行李倥傯中不知何時遺去其所撰三賢祠疏引當時亦未錄存每以此二事為憾別後越二載見其選蜀之郫縣令又數年閱邸抄知以墨悞解組天涯知己魚雁難通玄度之思常在朗月清風下也

片刻餘聞集

卷二

七

宋朝請郎劉自福寧人宦踈舟行江上遇風幾覆禱神求護隱隱見火光舟向之得達岸登拜則漢霍光祠也因請香火踈祀之於家每歲春秋流文祭之其文曰昔安劉氏四海煌煌何以報之桓圭袞裳今安劉氏降福穰穰何以報之朋酒瓊羊昔銘彝鼎今銘肺腸昔繫天下今繫一鄉嗚呼繫四海者已矣繫一鄉者殆千年而弗忘

天下境物詩文有記誦於數十年前而未歷其境未解其意者一旦得之親見了然于心目間最為快事



幼讀吾鄉商邱宋太宰漫堂詩集所載遵化州一帶  
題咏甚多蓋其太翁相國文康公曾為北平巡撫駐  
劄於遵而太宰又嘗觀察通永遵為屬郡行部所至  
吟興易發有馬上見新燕一絕云山徑逶迤繡碧苔  
薊門煙樹望中開春風策馬苑花寺乍見變暖燕子  
來此少年讀之得意句也但不知苑花寺為何地及  
予牧遵化初蒞任時由薊州東行二十里見有棟宇  
高懸山半詢知即此寺近年建行宮于其右恭逢  
聖駕展謁東陵駐驛於斯其地方雖屬薊轄而

片刻餘閒集

卷二

六

行宮差務則遵化承辦予數年內屢辦此差在春月  
尤多每供事山間於花香鳥語中未嘗不心憶前詩  
口誦數過集中又載龍泉亭步文康二絕句云何限  
低徊駐馬心方塘無復舊泉音蒼松怪石能相待向  
夕空亭取次吟鼓櫂難酬醉月心張琴且為和松音  
微聞父老慙熟語還似先公擁鼻吟此詩未見文康  
原唱且疑亭既以龍泉名而其泉何以舊有今無至  
所謂蒼松怪石更無由見到遵後聞土人有呼水泉  
亭者即龍泉亭也亭在城東北隅昔為文康宴遊之

地今泉水不能暢流僅貯方池一區上有小亭亭前  
片石聳立旁列青松數株循池岸北行數武有舊屋  
三楹現供龍神屋之東簷下豐碑刻草書一絕云  
流水高山知我心時來亭上聽泉音常留泛泛虛舟  
在一任詞人醉客吟後書三協諸將吏置酒亭子上  
與予言別醉而賦此梁園五愚權題權文康諱也此  
蓋文康由北平撫軍入相時三屯協標員於此設餞  
耳前二絕即步此韻其西簷下朱竹垞先生隸書石  
碑題曰宋中丞燕容處又西側立一碑刻太宰七古

片刻餘閒集

卷二

七

一首亦步文康別題泉亭之韻再龍神廟之西有  
廣厦平臺後有小屋數間小石洞一亦當年舊地詢  
之故老據言此泉昔日清波滾滾流周於隍康熙十  
八年地震水涸斷流越數年泉復湧出較前水勢稍  
減予因憶太宰步韻二首內方塘無復舊泉音豎鼓  
櫂難酬醉月心等句必其過此時正值水涸未復時  
也而松與石一一在望每至其地低徊流連曾口占  
一絕云眼前怪石與蒼松原在平生案上供四十年  
前曾讀句二千里外得相逢再太宰撫吳時所刻滄



浪亭集有盤山拙菴和尚見訪留住滄浪亭詩云青  
溝開就老烟霞瓢笠相過道路賒携得一瓶豆苗菜  
來看三月牡丹花因緣大事公能了潦倒羸官我自  
嗟好向滄浪亭子上梅檀香裏奉袈裟此亦當時熟  
誦不忘者惟青溝何地與拙菴為何如僧無從察知  
豆苗菜未經聞見亦皆於官遵化得之遵與薊接壤  
盤山在薊州西北三十里頻年 鑿輿行幸此山予  
協辦 行宮道站各項差務寓山中訪拙菴遺跡乃  
知青溝其結茅之所僧高人也能詩與太宰併王阮

片刻餘聞集

卷二

三

亭先生交好唱和最多豆苗菜產於山採以三月味  
清甘生熟食俱可乾者佐烹調入羹湯亦佳凡此皆  
平昔疑擬未釋至是盡悉其故可謂宦途中之遇合  
而情事在流俗外者也  
盤山誌十卷補遺三卷青溝釋拙菴 智朴 撰拙菴既  
嫻文翰又得阮亭司寇竹垞太史兩名手為之討論  
考訂故其書頗可觀可與廬山釋心壁 起淵 所撰秀  
峰寺誌並傳二公之詩亦無着天親也拙菴姓張氏  
徐州人康熙年間曾遊雲南中吳逆偽榜進士仕至

偽監司吳逆誅夷後遂薙髮為僧隱盤山其妻子踪  
跡至薊不與相見乃斷絕往來觀新城贈詩有云丈  
夫一事公無讓未許尋常將相能或亦稔其出處耶  
方樂只太守 邦基 杭州人以雍正庚戌進士發閩補  
用初任閩清令調臺灣之鳳山俸滿丁憂回籍 題  
明服闋仍赴閩候陞後補臺灣海防司馬俸將滿因  
公掛悞回至內地開復後 題請陞署臺郡守往來  
重洋五六次視乘風破浪如等閑及期滿當實授渡  
臺赴京已過大洋將抵內港遭風觸礁石舟破覆沒  
片刻餘聞集 卷二 三  
撈獲身屍寄示其子扶視以歸 恩恤贈蔭論者或  
言大海風濤以身嘗試一之為甚豈可以歷其境而  
公之冒險頻往未免急功名而薄性命然其生平持  
身居官誠謹和厚一言不爽一私不存兩番去臺後  
臺民每歲於其生辰演劇慶祝見者皆下拜閩浙制  
軍 題擢臺守疏內稱其端嚴律已慈惠宜民可謂  
字字穩切且世路交誼古道熱腸為人謀而忠與朋  
友交而信庶幾無愧德行若此而不得其死天之報  
施善人果安在哉



戚武毅公繼光工詩兼善書明神宗時以左都督鎮守薊永山海等處先為閩浙江廣總戎余昔為崇安令曾於武夷宮見其題壁墨跡有他年覓取封侯印願向君王換此山之句後十餘年牧薊東之遵化蓋公當年往來駐防之所城內外數十里中行署僧室所見墨筆石刻不一其處遵之西北四十里外有湯泉寺寺內六角石幢一其三面刻湯泉圖又三面則公所撰重修湯泉記也行書細小年久多剝落不可盡讀寺院前門內壁上嵌砌舊碑載公絕句三首末

片刻餘閒集

卷二

三

首云風塵已老塞門臣欲向君王乞此身一夜零霜侵短髮明朝不是鏡中人次語與武夷山題句略同數千里南北天涯余兩見公詩而詞意復有相似者俯仰今昔感慨繫之

閩會城市肆所售有光餅一種形似北方之火燒然薄而小餅之正中穿一孔初不解其穿孔之故亦未知何以光名後聞為前明戚武毅公用兵時所製其孔中貫以索一串數十枚懸士卒項間陣上隨手取以充飢因繼光為公諱故即用其一字以名餅此也

於公頗近褻然小物傳名千古矣  
方正學語激文皇致殲十族人  
有議其迂而無當者予每讀明史至此亦覺未愜于懷及見方靈臯先生論正學文見解議論中正平易為之心折錄之以為知人論世之一助

道之不聞與粗知其大體而察之未精搽之未熟其遇死生患難之交未有不震於平然而失其常度者也若正學方公之事吾惑焉國破君亡引劍自裁以無辱可也即不幸為邏者得閉口絕吭不

片刻餘閒集

卷二

三

食而死可也何故咕咕於口舌之間以致沉先人之宗而枉及十族哉至王以周公自比使聖賢之徒當此必將曰王能為周公是某之上願也即不能一姓繼統與仇敵相兼者異王能卯翼吾君之子而比於諸孫則海內悅服而高皇帝之靈實嘉賴之計不出此而以輔其子為言是置其君之子於鼎俎之上也燕王以盜賊之心百戰而得天下公誠望其取諸其懷而與之乎故公之任劄而自謂不屈者以聖賢之道衡之正所謂震于卒然而



失其常度耳抑公之事失於終而始猶無病也方  
晉之東中原隔於強敵劉廣武即能建國北蕃以  
奉晉朔於晉毫無加損而崎嶇暴人之間陷二親  
於死亡此於道概乎其未有聞而稱之者無異議  
甚矣其惑也夫廣武豈以是為利正學豈以是為  
名哉而殺身不足以成仁此君子之篤行所以必  
先之學問思辨也然則為廣武者宜奈何不能間  
昧於晉則負耜而耕於野庶幾身可全而親可保  
也

片刻餘聞集

卷二

五

嘗於盤山天香寺僧舍見有松巖音道者草書山中  
雜咏詩十首頗得隱逸風味謹記其七云碧湖堤外  
帶方塘傍水人家蔭綠楊門掩藤蘿春寂寞園飛蝶  
蝶菜花黃江荻青青江月黃起來中夜坐瀟湘侵晨  
賣了魚沽酒寵辱無驚到網床雪後看山山更青尋  
梅踏過冷泉亭幾家苑屋門重閉中有袁安卧未醒  
青山綠樹杳難分忽斷中間是白雲欲買一椽深處  
住不留名姓向人聞湖冷山光岸帶沙石扉茅屋野  
人家短牆不鮮遮春色放出早梅開白花江上蘆花

和鴈飛虞山學道去依依月明出定蒲團夜知是龍  
宮說法踈湖上今年逢故人情深應不笑家貧明朝  
別後門還閉修竹千竿一老身

癸酉夏初過三河縣西郊小憇僧舍見壁間墨跡新  
鮮題暮春一絕云欲挽春光不放歸一年能剩幾芳  
菲黃鸝養就嬌情性罵得莖花逐處飛風調頗清逸  
後未署名不知為何人之作

予向刻會勘封禁山紀事一冊持以贈人久矣恐單  
薄數頁易致散失因再彙入茲集併將原本各評語

片刻餘聞集

卷二

五

暨刻成後諸公題贈詩俱附篇末

雍正十二年甲寅春江西省有匪族潛處其黨羽  
在浙江會城為府縣擒捕移咨江西盡獲醜類訊  
供有夥在福建封禁山中蓋妄語也移查至閩制  
府郝公以封禁山與崇安浦城二縣連界嚴飭府  
縣會營查拏併差官密探而封禁山實寂寂無所  
聞查此山之得名封禁者緣前明正統年間閩沙  
縣土賊鄧茂七黨類不踞其地平定後立界封禁  
耕漁樵牧概不許入至 本朝順治十六年雍正



六年查照前典復申禁立碑於四面山麓其山週圍三百餘里面向江西之上饒廣豐背倚福建之崇安浦城其在廣豐者十之五在上饒者十之三在崇安者十之一二在浦城者未及一今崇浦兩邑併無入山之路山口六處三在上饒三在廣豐予自治崇以來聞封禁之名亦禁之而已至是始遴選幹役帶畫工潛行細勘繪其圖形別其疆界摺稟列憲奉制府委建寧太守姜公朝俊建寧協鎮王公朝麟入山查緝一無見聞而其所經隘口

片刻餘聞集

卷二

三

所見形勢與予繪圖不爽銖黍於是制府據詳移覆浙督併即具摺入告其事已矣少司農趙公殿最浙人也奏稱封禁山界連三省地方深濶易於藏奸宜闢土以治田伐木以利用且聞其中可開銅礦更資鼓鑄蓋因山之中央地名銅塘而土人訛傳以為有礦砂也奉旨命江西委官會同浙閩踏勘議奏予與建協中營駐防浦城遊戎韓之桂奉委前往時江省訂期會勘之文未到予欲稍緩而韓抵崇促令即往遂偕其自崇起行

帶家人及胥役二十餘人韓率兵三四十人時當六月初旬溽暑行深山中出崇之岑陽關入江西界兩日而抵高洲其地即上饒遠畝一大村落有巡檢守之江西之董是事者為予旂藉從兄均時觀察廣饒九南而副之者九江司馬戴公肇名俱未到有戴司馬家人一名在高洲候信見予二人至飛馳回報予意欲候同勘且與兄手足濶別十餘年借此一晤亦奇遇也韓遊戎急不停軌促入山僱土人十餘名為引導且挑負米鹽自高洲行

片刻餘聞集

卷二

三

三十里住范家坳係上饒地方即入山路口六處之一危巖怪石中茅屋六七家奇零勺土雜植芋蕈等物其人多黑面深目如鬼形樹根蛇皮層疊如堆携帳房鑼鍋就山畔高平處宿焉次日黎明一望雲霧彌天至辰刻日漸朗會薦食人各飲藥酒少許和雄黃塗耳竅鼻孔乃入禁山口發炮鳴鑼以長刀刈草循石隙行茫無徑路忽登峻嶺忽入深壑遇陡壁則循其巖間樹根石角攀踏而上遇溪流則隨其水中參差亂石跳沿而渡乘小肩



輿坐不暖輒下而步行一跬皆叢林密菁惟松最  
多大者可五六圍其餘雜樹每有各種攢簇駢生  
合之可數十圍者草深過頂碍跼處以長刀劈開  
方可着步而其下多濕穢難行蓋積年舊草萎而  
復生重叠糜爛於其中也草劈處燃硫黃紙條擲  
之以防虫蛇路旁倒折巨樹朽敗成泥層巒高下  
之中間有石砌田塍荒殘零落形狀彷彿又有屋  
基一二處有廳基廟基等稱廢砌餘磚僅可辨識  
每片刻憇息傍密林坐平石隨處煮山泉啖菓餅

片刻餘聞集

卷二

三

以充飢流連憑吊想見當年嶺上耕樵村中烟火  
氣象今已三百年間成無人之境矣紆曲經行雖  
非正路然土人猶能約略其徑指目其名者緣山  
中多產草藥如柴胡土連澤瀉等物附近窮民往  
往結伴帶短刃小鎗潛入採取夜則宿於大樹之  
上其汎兵皆熟識知其無他意而不深問也是晚  
宿處名餘平地高樹數層旁臨小溪清淺可愛數  
寸之魚往來遊泳如織溪外空地寬長數畝稍平  
坦石子如星羅碁布設帳房於其上隨手取溪水

拾松枝以炊捕小魚烹之取樹枝又拱者四條揀  
地如床腿式再取大小枝橫豎排列於上設枕蓆  
而卧衆持刀斧伐樹傾刻山積置帳房旁數十步  
外縱火燒之光焰徹夜定更放炮數十百鳴金吹  
角巖壑震動次日由餘平地行山徑如前越數里  
峰巒叢集較前更為深險山從人面起雲傍馬頭  
生蓋猶不足道也一二陟絕處萬難攀躋則以素  
能騰躍之壯兵役與土人帶布二疋徒手緣壁先  
登拖布于下予等腰纏其布兩手握布之兩邊脚

片刻餘聞集

卷二

三

摸壁健丁提之縋而上焉自入山來着短衫扣小  
帶束鞋襪如步卒然身輕足捷脫盡尋常官態亦  
苦中一別趣也道中見草間有足痕頗大土人指  
為熊跡晚宿銅塘為山之中鄧茂七賊黨首領昔  
駐於此兀然一峰頂平如掌大可一畝許四顧全  
山有諸峯羅列似兒孫之意山泉曲曲流石罅中  
味甚清甘飲食卧具如前伐木燃火到此更為壯  
觀鎗炮羅聲高震發響更覺山鳴谷應水石間躍  
出石鱗大如簋盤食之味美此物閩中上游頗多



然從未有如此之大者飯罷散步眺覽看明月出  
亂峯層林間又一異樣塔光靜夜無一毫暑氣而  
日山行絕不似炎天景候而至此尤寒涼逼體所  
謂別有天地非人間乎次早下銅塘由別徑歸自  
螺獅尾出禁山此路距山口稍近亦尚寬平可乘  
小肩輿有長嶺一道約二十餘里嶺勢迤邐而下  
右旁深壑萬丈左旁道中長松排立間有並列連  
至數十株者似北方大踞之柳然意當年人力栽  
植而成者也蒼古青翠可愛嶺外高峯有名冲天

片刻餘閒集

卷二

三

蠟燭者孤根聳起下澗上尖亭亭豎立直插雲表  
形似武夷之玉女峯而危峻過之但秀爽不如耳  
窮日之力急行出口沿路煮山泉泡冷飯食之與  
兵役人夫雜坐於斷巖長松間疲倦之中有暢適  
之致焉傍晚至螺獅尾出禁山猶在千巖萬壑中  
山口窄徑如魚背拄杖輕沿而下韓遊戎憊甚神  
氣忽昏亂臂有小紅點急覓草屋住歇飲以痧藥  
併取礮片刮其臂至夜半稍愈天明漸爽如初矣  
從此又行崎嶇山徑一日仍返高洲住舊寓居亭

主人則太學周生也設榻於其家園酌酒賞花頗  
有閑情雅趣回高洲後予兄觀察公與戴司馬尚  
無來信聞戴已丁憂上饒令陶公士儂遣札知會  
予乃就陶公人寄書觀察兄而同韓走河口大路  
入分水關回崇安以所勘情形會詳督撫提三憲  
而予並詳兩司道府大意謂山中本無沃土舊田  
荒廢已久開墾難於為力山木雖多皆彎曲空朽  
不堪適用至銅礦有無不能辨識而細勘土色並  
無別樣形迹奉批候江西委員勘後移咨另檄行

片刻餘閒集

卷一

三

知迨後聞予兄觀察公與上饒陶公廣信別駕許  
公天奇廣豐令張公天彝同往勘為其所見與予  
等略同併援引前明廣信各處開礦故事皆虛耗  
國帑一無所得具詳江省督撫而撫軍以礦砂未  
經勘寔移會閩省議 奏乃於八月內復奉檄飭  
再令同韓往勘韓遂由浦城抵高洲予亦匆匆繼  
往仍於周氏居亭聚首是時聞浙省委衢協葉公  
應龍亦到現寓廣信府而予兄觀察公亦延礦師  
入山勘明言並無銅砂形影子乃同韓行至廣信



適觀察兄遣家人卞姓來廣信寄書於予囑令協同陶公與韓葉二公會商仍照前議詳覆廣信太守時方被論許別駕已赴南昌稟撫軍予乃與葉韓各致札覆觀察兄遂各分手歸至十月內觀察兄遣卞姓家人持會詳稿併文冊來崇會印留卞姓住崇署另遣役赴浦城會韓印併由浦城赴衢州會葉印其閩詳即交韓由塘遞而浙詳即交葉遞焉兩江制府趙公據詳題覆而本內附陳禁山固不可開但以數百里無人之境介兩省之間

片刻餘聞集

卷二

三

其應否添兵於要隘處防守容另會議具奏及發部議覆復飭查議已屆雍正十三年秋末矣韓是時保舉送部建協改鎮復委現署建鎮中營事右營遊戎孟勇同予往因鼎湖詔下延至十一月杪方行蓋至此已三赴西江矣重出岑陽關復抵高洲一路疎林黃葉寒氣侵人關內積雪不盈寸關外則雪深尺許咫尺間居然兩省風氣兩年來因此一事奔走碌碌道上口占有三度小臣勞跋涉兩朝聖主慎封疆之句孟遊戎先子至高

洲二日廣豐張公亦在焉孟以未經親勘無從致詞而張則謙謹相遜予乃直言此山與閩省無一線可通之路其入山六口盡在江省添兵防守應疎江省查議閩省未便越俎適值浙省移咨亦以添兵不必會議無容委官同勘為言予同孟遊戎歸稟各憲寢其事此後之如何議覆遂未與聞矣予兄觀察公此時已呈誤解組上饒陶公已奉行取此案同事之三省文武各員或一官而前後易其人或一人而始終未盡往其自起事以迄結案

片刻餘聞集

卷上

三

官無更替行必親身者惟予一人獨歷其全云附何秀才德綱評 寓俗事亦雅叙苦境有樂以瀟灑文人出膺吏治其所為簿書錢穀風塵鞅掌無往而不有風流佳趣也揚令尹必名評 三遊封禁山乃先生一部史記也天地之故率以勞人豈知即所以成人乎留此一篇大文不虛此行矣香吏錦囊卓越刀筆筐篋萬萬至其議事得體愷切明斷學問經濟合為一原而珠璣錯落可敵柳記韓碑尤極文章之感執



耳

德州宋太史弼題後 周官山澤職虞衡命以厲

禁佐平成後人但識筭貨利披鑿往往失常經

國家提封隘萬里閩天疆野連江紀噴屹蟠鬱盡

峰巒茲山封禁厥有以巖阻惟恐萌槎枿錙銖何

勞囿 宸宸劉侯被命行山林刊山通道窮幽深

踐穿榛翳虎豹走攀援巉峭猿狖吟凌壑越澗人

跡絕時出潛鯉烹釜鷲懸厓結構遺踪在陵谷銷

沉三百載似聞戎寇莽曾伏豈有泥沙金可采願

片刻餘閒集

卷二

五

平陷缺還清寧肯關蠶叢集尤悔劉侯美政無儔

匹更有光華溢文筆并蜂辛整胡自求君不見當

年鄧茂七

景州曹太學昕題後 荒境閱靈異披拂標奇觀

豈不念勞役所悅以為安茲山久封禁闔楚延踞

盤孽芽紀異代及此或流言不有明哲燭應慚林

壑顏三宿命徒侶幽峭窮躋攀薤草斷蛇蚶刊木

奔熊蟠凌緬懷道迫履危驗神完朽叢別佳樹亂

流鑒清源涼月抱孤峯高卧超塵寰憑虛愜靜理

浮冥揚文瀾一航越絕域真賞終莫讓凌谷有堙

夷名議不可刊慨彼同遊者無乃魂夢間

有朝浮淺時藝者云一書生作文方伸紙寫題忽見

一人長寸許儒冠儒服自覘過來憂鬱驚惶盤旋無

定問之不答作者遂亦不暇顧既落稿將繕清矣其

人乃大喜鼓掌笑跳而去以手挽之問其究係何如

人答曰神也問何神曰題神問其來去憂喜之故曰

初見子以我為文恐將吸精抉髓不為我留餘地憂

甚竊來窺伺今子終篇未嘗有毫髮侵我是以喜極

而去也

片刻餘閒集

卷二

五

曹廉天昕景州舊家工詩古文辭出筆沉與幽折耐

人尋味築村居顏其門曰綺莊曲檻長廊花竹清艷

室中列圖史間雜以古玩皆蒼潤可愛足跡不入城

市予蒞任後數月方見之蓋知我非俗吏始惠然肯

來也予亦時因公務過其村居茗椀爐香半晌相共

可洗塵氛予蒞景之明年新春署一聯於署前曰陽

和令序望四野民人鋤雨耕雲安本業文獻名邦願

一城子弟青燈黃卷繼先型越三載於遵化署中得



麗天寄懷詩有雲雨至今思野老風流自昔見先民之句德州宋蒙泉太史為予作宦閩公牘序猶引用此二語云

王搖青太史廷鴻吾師慕廬公冢嗣也師曾為

新鄭令後歷官臺諫卒於京卒後數年搖青過新鄭憇南郊外之鳳臺寺寺臨洧水四圍樹木陰翳有感舊集唐一絕云鄭縣亭子澗之濱綠樹重陰蓋四隣村酒一壺歌一曲於今誰是扣花人情詞神韻宛若天成

片刻餘聞集

卷二

三

有沈生者浙西某府人書法端楷詩未入格亦頗具天分語氣秀爽予為崇安令生寓武夷道院常往來署中歷數月贈予詩有七子列名原自古一錢得譽又從今之句又題予齋中一聯曰署當水秀山明地吏本青燈黃卷人予念其窮途時加周恤臨行餽以貲斧後屢至索求無已且頗欲干外事遂婉避之一日又自武夷山起行已登舟矣道流多厚贐猶逗留舟中不去寄予一稟有句云滿船明月無以為家子用其語批覆之曰爾謂滿船明月無以為家我實兩

袖清風不堪持贈後遂去不知所終

臺灣龍涎產大雞籠海洋中其說不一或云風雨潮汐羣龍交戲水上遺涎焉或云即鯀魚精液浮水面凝為涎土者乘獨木舟取之以色白者為佳黑者次之價昂不可多得予官臺北三年前後購四兩餘回至內地為人索取大半及讀禮疎併補官畿輔每談及者輒求贈少許又時或出以救刀傷之人蓋刮其碎末用唾津敷一切皮破痕可以止痛止血屢驗不爽至云能治心痛併助精氣則未嘗試之其氣腥

片刻餘聞集

卷二

三

甚聞以沉檀磨汁和入即成龍涎香云昔楊龜山先生以蔡京薦召為秘書郎累遷直龍圖閣史稱京容張鬚言於京曰宗社危在旦夕宜亟引舊德老成置諸左右以開導帝心京問其人鬚以楊時對京因薦之按鬚閩縣人閩中至今相傳蔡京延鬚為子弟師其子弟貴倨鬚曰汝曹足力健否可善走耶弟子驚問其故曰天下事為爾翁壞盡矣旦夕亂且作賊來必先至爾家當速學捷足善走以為逃死計諸子奔告於京京果恐乃就鬚問計鬚勸其亟



引正人而亦未嘗遽告以龜山也龜山方為餘杭令從遊甚衆京欲薦之問於覺覺曰得之矣遂以為薦再考宋徽宗宣和元年京方為尚書左僕射使臣路允迪自高麗還言高麗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帝遂擢為秘書子按蔡京之薦在前允迪使還在後京蓋怵於張覺之語而徽宗則因高麗之問也然京亦何能知龜山即張覺亦未必遽能聳京以龜山薦則所稱足健逃死之說良有以開其迷而落其膽也野史之傳殆非虛云

片刻餘閒集

卷二

三

水晶以閩之漳浦為佳而非產於浦也浦近粵東之饒平饒之山溪中多晶石土人乘雨後採取之售於浦之工匠每長廣盈尺之石價僅百餘錢匠人於細雨初晴日色晶瑩時張新黃油雨傘審視之可以知其中之有無晶在併知其為何等晶然後剖而取之取出後相其形勢製為器物經數番匠役疊治而後成器所謂水晶者特晶中之一種耳晶其總名也有金晶銀晶茶晶紫晶墨晶髮晶數種治器之匠無老少皆用眼鏡鑄製時凝神靜氣旁無敢笑語喧嘩者

所製之物惟眼鏡帽頂鈕扣扇墜等類尚易為力此外如花瓶酒杯水中丞如意筆架印色盒各種皆非一時猝辦其雕鏤精巧者經半年數月而始竣價亦甚昂髮晶一種尤難得予向有燙連環一外層為銀晶內則絲縷條條黑色如漆光潤澄潔纖毫不亂珍藏數載癸丑夏崇安令任內建寧郡守有代庖者知而強索以去至今不忘

片刻餘閒集

卷二

三

宋鄭虎臣監押賈似道赴循州貶所誅之於漳州木棉菴予辛酉夏過其地讀菴前二碑錄誌之是年秋畧篆福安閩邑乘乃知其為邑之柏柱鄉人宇廷瀚當似道誅後陳宜中黨似道殺虎臣而籍沒其家所沒之田至明萬歷十八年始丈量勻攤於本里輸課今賦役全書猶載焉又嘗於子陵釣臺之南見有處士謝翱墓翱字臯羽傳於載籍然未詳其里居抵福邑後聞其鄉有稀髮祠祀稀髮處士即先生也先生為邑之穆洋人徙居浦城弱冠試不第遊漳泉會文天祥開府杖策詣之署為諮事參軍及文丞相死遂徘徊山澤長歌不返懷賢憤世適歷名山大川所至



輒長歌痛哭托興遠遊以稀髮自命卒後依子陵臺以葬所著有許劍錄續離騷諸書邑人尚有藏其集者予於二公既見之史傳復過其遺跡而其鄉井又於一時並遇之亦一快事福邑山水幽秀節義文學代不乏人南宋朝惟二公為尤著其在唐開元天寶間有薛令之者舉進士官左補闕兼太子侍講會李林甫不愜於太子故東宮官冷落不遷令之感慨時事題詩壁上有祇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之句蓋因楊國忠為相而言玄宗幸東宮續以短句結云若嫌

片刻餘聞集

卷二

罕

松柏寒任逐桑榆暖因謝病歸肅宗即位思東宮舊德召之已逝矣嘉嘆其廉勅其鄉曰廉村水曰廉溪至今仍以此名學者稱為明月先生邑中舊有三賢祠以先生與鄭廷翰謝臯羽並祀傾廢已久予謀於紳士欲重修之議已成矣而以代庖數月即去未果也

宋葉李為賈似道貶斥其後自漳州放還適似道貶循州遇於泉州之洛陽橋李賦古樂府贈之云予踈路君來路天理昭昭胡不悟公田闢會竟何如仔細

思量真自誤雷州戶崖州戶人生會有相逢處客中邂逅欠蒸羊聊贈一篇長短句此詩膾炙人口久矣後見李倅伺先生有吊鄭虎臣樂府云多寶閣中歡不足木棉菴前新鬼哭裂膚拉脇安足問天下蒼生已無肉君王不誅監押誅父仇國憤一時據監押死死不滅元城使者空嘔血詞意佳妙似猶在葉詩之上

粵東程鄉縣以程氏里居而得名也五代時有程啟者家貧力學行誼甚高里人有不平事輒質成於啟

片刻餘聞集

卷二

罕

風俗為之淳美號所居之里曰程鄉因以名縣今改縣為直隸嘉應州按各省州縣之改直隸州者地名皆仍其舊而惟此則易以新名所以易之者必有其故然啟之高風不慮其淹沒耶其所產繭綉仍以程鄉名近日京師購程鄉繭價值昂於上等緞疋而佳者將倍之質高名重四方寶貴猶可為啟不朽之一助云

漢壽亭侯秉燭達旦世俗輒稱又傳侯辭曹一表俗儒多以之彙入古文選本明張錢二公各有辯談理



既正文亦佳錄以正誤

漢壽亭侯秉燭達旦辯

張重華

昔潘氏稱秉燭達旦為雲長之大節噫此小之乎  
睹雲長者哉夫雲長之於先主也義為君臣恩同  
手足則視先主后其尊國母也其親邱嫂也曷倫  
亂常鄉黨自好者猶且羞之雲長何如人哉蓋千  
古烈傑也豈曹瞞所能較黷哉此在雲長睹之特  
其小節耳秉燭達旦乃所以破奸夫之胆而示吾  
之不可籠絡其凜凜節氣胡待一燭之光而後照  
哉故曰潘氏之論名為大雲長而實則小雲長矣  
然則公之大節也何居曰生死不負先主終始欲  
為漢臣此所謂雲長之大節也

漢壽亭侯辭曹拜書辯

錢謙益

開侯本傳云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操  
語左右曰彼各為其主勿追也俗說遂云操與張  
遼諸將追箴中途內府雜劇遂云三請雲長不下  
馬將刀挑起絳紅袍安誕極矣世俗又傳侯辭曹  
書云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日在天之上普照

片刻餘聞集

卷二

聖

萬方心在人之內以表丹誠丹誠者信義也某昔  
有言主存則歸主亡則輔新受曹公之寵顧久蒙  
劉主之恩光丞相新恩劉主舊義思有所報義無  
可斷今主之音某幸已知望形立見覓跡求功刺  
顏良於白馬誅文醜於南波丞相厚恩滿有所報  
每留所賜之物盡在府庫緘封伏望台慈俯垂照  
鑒竊觀此書所云主亡則輔主存則歸此則以存  
亡易心侯豈肯為是言乎况侯嘗云吾受劉將軍  
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今言主亡則輔此為背

片刻餘聞集

卷二

聖

劉乎不背劉乎未又云誅文醜於南波此乃流俗  
諛聞不讀史傳之人假托為之斷無疑者何近世  
名儒有曰天日人心道理卓犖非雲長不能為此  
言豈不謬哉

宋丁謂貶崖州有刺桐花詩云聞得鄉人說刺桐花  
如後發始年豐我今至此憂民切只愛青青不愛紅  
予向不知刺桐為何花後至泉州閱府誌有云刺桐  
花先葉後花則五穀豐予在泉未久亦未見也及渡  
臺始見之而彰化為尤多縣署之東排列如屏障其



樹高可丈餘廣有合抱者葉似桐而枝幹多刺花開於二三月間殷紅色將落始生葉時有鳥飛集於上名桐花鳳又頰桐一種高不過數尺屬草本葉亦似桐花之紅更明艷一穗數十朶五月盛放至冬弗止菊花開至冬初者亦少惟臺寧則臘底新正尤盛秋間各色俱備至此時僅有紫紅二種皆大朶凌瓣名獻歲菊新歲庭齋中與水仙並列亦異事也又荷花亦間有開於冬春者至桃花則仲冬前後盡放矣臺寧土番夫婦配合曰牽手其已娶者名暹未娶者

片刻餘聞集

卷二

四

名麻達女之未嫁者名麻里氏女年及笄居小寮任擇配麻達夜以口琴鼻簫挑之意悅野合告父母成牽手焉夫婦反目離異曰放手男棄其婦必婦嫁而後再娶婦棄其男必男娶而後別嫁違則罰穀若干石或牛若干隻男已成暹者姦人婦女有禁麻達則不忌也

孟子曰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可謂洞鑒千古人情而鄉曲市井之小人尤易顯露予久為親民吏每聽訟持此觀人百不失一然公庭對簿之下其人皆案

內有名猶有所依據而辨之若毫無因緣懸空察識而得者惟丁卯夏初景州任內有姑媳孀婦只一幼子受傷死於道旁荒村井中據控往驗頭顱致命二傷身著破小衫褲據屍母供是日有同村幼童數人偕其往別村觀劇至夜各童俱歸而其子未歸其出門時仍着有新白布大衫一件衫之內襟一幅短寸許想係此衫被人劫奪傷命等情當即一面差役於附近質庫中起出布衫經屍母認係原物一面按名喚到諸幼童訊問皆稱弱情味語不可盡辨其中一

片刻餘聞集

卷二

五

王姓童年稍長涕泣惶恐似有不敢言之隱再三婉誘終無一語而情態可憫飭差押候另訊時兩旁聚觀鄉民甚多內有一人約十六七歲兩目橫暴轉旋無定雜稠人中窺聽良以子早心異之及此童甫退下伊遽握其手為撫慰之狀子猶以為必其親屬也呼問之姓梁名臘月兒與前童子隣村居並非族親訊以前事曰毫無知聞亦飭差併押候本晚傳集其連村一帶居民各照十甲煙戶牌依次查點旁有一壯夫候點者短衣繫腰帶目睛滾滾兩手時刻對握



互擦情狀大異點至其名乃知即臘月兒父也詢其何業以耕農對予詰其非真農人該鄉保乃言伊向為屠今雖耕種而屠宰猶間一為之子乃密飭幹役至其家取出屠刀數把其一新經水沙磋洗而血痕隱隱猶在又項尖刀上有短髮數莖長不滿二分細貼實粘視之若無有蓋屍髮係新剃故短甚即拔取屍髮一二根比對適相合也嚴訊再三仍不認遂加以刑復喚王姓童至威赫之則供臘月兒曾於演劇臺前強索死者錢數十文許以當場即還及傍晚歸

片刻餘聞集

卷二

哭

爾直言無隱臘月兒親聽其口証鑿鑿亦不復再辨即將用刀砍傷推落入井持其布衫於次早典當當票現在家中某處等情一一供吐立即起獲當票具文詳報審擬定案秋審後以情實正法其父係事後知情亦照例治罪此案若非當場留意設法查究則時以事緩消息難覓罪人將致漏網然其所以察詢之故皆於其父子目中神氣得之眸子不能掩其惡信然哉

片刻餘聞集

卷二

哭

遵化州為外藩孔道地頗寬廣人居稠密然皆商賈市肆旌節往來無可假館予即舊僧舍修治之儼然一皇華盛地也曾勒碑以誌茲錄其文於後

余蒞遵之明年戊辰奉檄建義倉并飭查荒廢祠宇可因便以省費者擇有城內西南隅拈花菴缺殘已久遂改為之鳩工庀材將告竣辛未冬又奉有移倉郭外之檄菴中遺像已別置他所未便復仍况頽唐老屋業有更新之制可勿為之砥厥工以適於用乎爰思郡治為邊關孔道使節經臨無一椽可棲乃即菴之正室三楹擴其前厦增以



扶闌旁為精舍東西起配室大小數間前為二門又前砌花牆為駝大門併兩耳室存其舊畧為補治庭前禱時卉木蔥蘢芬芳怡人心目紅葯當階翻尤可愛也前後經營幾兩載余捐俸以為費而董其事者則吏目金君懿德一切相度布置與有力焉落成後稟達各憲咸以為可批發立案余乃易其稱為南池別館南池者斯地之土名也顏於庭之額曰停驂茲復為勒諸石以紀其大畧從此星軺往來適館有備而山城風景亦稍增其色矣

片刻餘閒集

卷二

哭

若夫時加修葺俾永厥圖是所望於後之君子

予崇安同城遊戎馬某出口喜為文人語時有安插外省流民一案奉憲飭令文武協辦彼具稟各憲持其稟詞赴予署面付閱予方接稟在手彼即指其稟曰我用有古書二語在內君以為何如予視之其中有卑職嘗讀古人書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予曰此即古書耶彼曰然又曰此書君當知之予微笑曰此頗知之彼猶忻然有自矜之色

臺粵富室少年有援例新選郡司馬者衣裳僕從甚

都遍謁郡城文武諸當事頗自矜誇一日眾官宴聚談及其人臺鎮章公曰彼亦曾至我處頗有賣弄之意座間有曰彼於大人前如此可謂班門弄斧矣章從容言曰我這門兒他也難搬眾皆匿笑又章新喪幼子其時年已花甲屬下將弁入署稟安章泣語曰我之此子即古人所謂老萊子也諸將弁亦皆未解出而述之聞者絕倒

片刻餘閒集

卷二

哭

天蕩波濤洶湧氣色蒼茫輒思當年韓蘄王與金人戰於江中故事胸次嗷間躍躍欲吐而筆力淺薄不能成句癸酉嘉平偶於都門見烏程張雪子太史映斗新鐫秋水齋集中有黃天蕩一首錄之以抒予未寫之懷其詩云趙家汴闕成榛莽金人又逐吳山想一夜江濤捲北風茄聲吹斷黃天蕩何人颯沓開江雲轅門卧虎韓將軍將軍忠義冠劉岳手提河漢盤崑崙孤軍扼險橫江浦鯨魚跳跋天人舞夫人城上鼓如雷太子軍中色如土玉帶紅袍映日曠忽然伏



發金山根騰身墜馬僵且走膽裂不信頭顱存將軍  
為虎敵為鼠稽首哀號帖凌耳冲天穴地而無能一  
聽征銃一回死長江勢濶稀防頓江上烏聲報宵遯  
要歸二帝復中原片語空懸千古恨豈謂天存北國  
雄事機一去隨飄風從茲懲創避天塹南渡要是斬  
王功時平巨浸生洲渚弔古蒼茫我聊爾正值西湖  
桂子秋騎驢羨作閒居士

吾家舊藏沈石田先生墨山水一軸蒼秀有遠神題  
句書法亦名筆也先君携之袁浦為友人取去其

片刻餘閒集

卷二

五

題畫詩曰梅花菴主是吾師墨意毫踪一一奇此紙  
拾他餘馥去淡烟疎林曉離離

臺灣曰重洋以有澎湖在其中也廈門至澎湖水程  
七更澎湖至鹿耳門水程五更一更約六十里往來  
舡隻以澎湖為關津如遇風正則越澎湖而過為透  
洋凡渡海者登舟後泊於內港待風而後放洋自廈  
門港登舟赴臺灣出大寮門自臺郡西關登舟回廈  
門出鹿耳門皆為放洋大寮兩面山嶺迴抱中通一  
徑鹿耳有沙洲二道曲斜相對形如鹿耳此兩邊內

港外洋出入之門戶也故俱謂之門舡未出港雖亦  
在汪洋浩瀚中然水勢平穩心目如常一出港後則  
起伏動蕩時刻有上聳下墜之勢頭目眩暈心神攪  
亂嘔吐至於空腸胃而出予嘗謂臺地宦遊別無苦  
况惟來往航海為可畏航海者能置性命於度外亦  
無可畏惟眩暈嘔吐為難當耳

臺灣禽鳥之異在北路所習見者有曰長尾三娘翠  
羽朱喙尾長尺許形類練雀而稍大又有五鳴雞一  
種土名五更雞大如鷓鴣項下有黑白文彷彿太極

片刻餘閒集

卷二

五

圖形狀每漏下一鼓即鳴數聲土番呼為標標以其  
音相似也最貴者曰倒掛鳥翎羽鮮明紅綠相間尖  
喙如鈎足短爪長繫於架上終日倒掛夜睡亦然予  
彰化署中曾蓄其一歷數月忽斃斃後仍倒掛其種  
來自呂宋呂宋為臺北近地他處不多見  
人之以客他鄉者歸近故里覺風景人物無一不親  
切可喜若自海外返棹歷近岬之境界其喜猶甚於  
故鄉也予臺灣踈舟過澎湖後即望白水遠見水有  
白色遂覺胸懷稍舒及過白水則望飛鳥定睛仰視



見空中數鳥飛翔欣幸如遇故人未幾而山頭在望矣始而遙瞻其形似繼而漸覩其峰巒幸彼岸之不遠覺生機之頓開種種情況非身歷者不知也

古銅真膺難辨其售之市肆中者不待言矣即富貴家所傳留亦多不可考予於 畿輔任內兩有所見皆千年以上之物景州高塔相傳建自北魏元至大年間重修其實頂銅色於天晴日朗時仰視之青綠深翠光懸數十丈上若置之明窓靜室中其精彩不知又當何如也豐潤為遵化州屬邑予初蒞遵閱豐

片刻餘閒集

卷二

至

邑誌有古鼎圖載其為掘土所得貯之學宮已數百年矣予行部至豐取視之其鼎高一尺二寸餘濶尺有六寸耳旁出高三寸腹至足七寸牛首三足周圍作雲雷文重五十觔腹中有銘似漢篆銘四十一字經前人辨出併載於圖其文云惟甲午八月丙寅帝若考古肇作宋器審象作牛鼎格於太室從用享億寧神休惟帝時寶萬世其永賴鼎之銅質稍麤又久為塵土烟灰所障樊似無寶光然堅厚蒼渾居然古器乃有目共覩者

景州車儀尊 汝較 登康熙己卯賢書以蘆鹽巨商張霖之二子是科同售榜下譁然為臺臣論奏奉 詔覆試車時在髫年惶懼不能成文遂被黜仍以諸生應試至雍正甲辰中副車二十餘年內閉戶讀書銘其室曰龍門久躍名虛負蟾窟重香志始伸至副薦後又戲為之句曰多年舊句紗方罩廿載餘羞今半消

少時過淮安之歸仁堤時屆深秋夜宿茅店門臨巨津見岸旁衰柳殘蓼中小艇出入燈光閃閃次日黎明由堤外行霜華滿地至一長橋橋畔孤村酒帘搖曳因憶先岳張公詩有云石橋露白朝沽酒蘆巷燈紅夜捕魚宛如道我眼前景致也又近年以公事寓保定之新安縣主於一舊紳家空齋幽靜春雨連宵

片刻餘閒集

卷二

至

一日晨起家僮持杏蕊揀小瓶中供几上清况怡人偶觸陸放翁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之句頓覺前人筆墨風趣一時印入心目間矣豐潤縣還鄉河即溷水又名鹿水其稱還鄉者以水向西流有迴轉之勢也宋徽宗北狩過此漢三



還鄉仍渡此河又題詩云沙巖寺裏樹蒼蒼塔勢峻  
增大道旁北狩鑿輿仍出塞西流漚水自還鄉看花  
古驛愁春雨立馬危橋泣曉霜五國城中寒月白魂  
歸良嶽總荒涼

綵樓傳奇趕齋一齣木蘭寺僧飯後擊鐘以避呂蒙  
正此唐王播事也播少孤貧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  
粥僧厭之飯後擊鐘播題其壁云上堂已了各西東  
慚愧聞恭飯後鐘後為揚州刺史訪舊處見前詩仍  
在僧籠以碧紗乃續題云二十年前塵撲面而今始

片刻餘閒集

卷二

五

得碧紗籠木蘭院在揚州惠照寺蒙正洛人也洛陽  
無木蘭院再按蒙正妻宋氏為度支判官宋沆之姑  
沆於淳化年間伏閣奏疏詞意狂率帝怒坐貶株及  
蒙正以同平章事罷為吏部尚書今傳奇以為劉丞  
相婿絕無考據

宿州秦挹溪

士望

雍正癸丑甲寅年間至閩與子同

為建寧屬縣令後調臺灣彰化縣俸滿子即繼之時  
臺郡尚有新舊官協辦半年之例聯銜共事者兩月  
而挹溪偶以公事呈候羈滯於彰日久海外聚首又

將一載文酒之歡忘情形骸外及其開復仍留閩補  
連城令子時先後為福州郡丞永春州牧猶常相見  
也迨子丁艱將歸暫寓會城挹溪適以公事至過子  
寓舍秋風寒夜冷孤燈縱談至曉子賦詩誌別有  
此生未卜何由見珍重客窓一夜談之句子去後挹

溪調福安令福安向為子代庖之地其城外有天馬  
山山巔有亭亭外巨松環繞濤聲震動子曾刻一聯  
於柱曰一林松響千層浪四面山圍萬幅屏挹溪下  
車後見此聯粉墨已舊為子重新之數千里寄書相

片刻餘閒集

卷二

五

告益增我暮雲春樹何日重逢之感乾隆辛未於邸  
抄中見其丁內艱癸酉初冬服闋赴部就近訪子於  
遵化住署中十餘日退食之暇抵燈對酒相與話閩  
中舊事萬里天涯十年故人相逢如夢挹溪喜為詩  
出其近稿示子有水雁字十首題難而篇數極多  
頗不易工詩有云平鋪白練揮管亂灑濤笈逗水  
雲又云一派雲烟天構出十分文藻浪翻開亦見其  
精心刻意矣

永春州一都等處山高水清林壑幽秀子行部所至



覺此身如在畫圖中但其地方險遠民情犷悍官至其處必稍整儀衛開導而往隸役等堅循舊規不變子笑曰此即花間喝導也戲成一詩云與窓開盡放雙睛幽壑奇巖巧湊成折斷羊腸無路轉盤空鳥道有人行峯排楹色層層秀石激泉音處處清氣是山靈應笑我穿林呼喝一聲聲

昔官臺灣家山萬里遠阻重洋每遇演劇聽旅店認子齣曲云念鄙人是河南開封府學一秀才又曠野奇逢齣曲云家住在汴梁城鼓樓街入耳之下不覺

片刻餘聞集 卷二 五

鄉思頓起感傷欲淚蓋開封為原籍本郡而鼓樓街則族親居處地也及回內地聽之便覺平淡矣於此見海外遠人心情之異

明米脂令邊長白 大綬 掘闖賊李自成祖父墳向見之傳奇固多附會即 先伯觀察公在園雜誌所載邊桂巖別駕叙述之語論者亦多謂非真蓋桂巖為長白遠族且未嘗居同里故知之未悉也癸酉冬任邱邊識珍孝廉 中寶 補遵化學正詢其家世為長白侄曾孫因出長白白著虎口餘生一冊閱之乃得其

寔冊中先載塘報二稿詳掘墳始末所謂虎口餘生者乃掘墳後一切情事也塘報第一稿畧云竊流寇李自成籍隸米脂在職所轄境內訪得賊祖李海父李守忠墳墓並在本縣城西二百里外相傳營葬時曾有異人為之指畫以為三世後當得極貴今者其言將驗但地利固有明証而天理不容終泯今若發其塚剖其棺灰其骸斷其龍脉則賊之滅亡可立待也又訪得本縣民人李誠係賊同里曾為賊祖黃勅葬事若得其人導引則賊墓可以物色而得茲有

片刻餘聞集 卷二

貢生艾詔為人老成持重尋訪李誠便可托伊前往但職未敢擅便伏乞制臺俞允俾得便宜行事庶幾闖賊可破而國恥立雪矣崇禎十四年十二月初五日塘報奉陝西總督軍門汪 諱 喬年手札讀來諭足見門下報國熱腸第須體訪的確莫使波及無辜庶天理順而人功亦易成也他日平賊當以門下之功為首此覆第二稿畧云職自正月初二日奉制臺密札隨喚貢生艾詔面諭機宜尋訪李誠去訖至初八日艾詔同李誠來見據李誠稱伊曾為賊祖營葬今



為時已久不記其葬處但當日開土得三空穴內有  
 黑碗一枚因填其二穴用一穴以葬仍以黑碗點燈  
 置墓內今但伐有黑碗者即賊祖也職隨喚練總黑  
 光正堡長官王道正率領箭手三十名鄉夫六十名  
 即刻起身入山一晝夜行二百里始到其地名三峯  
 子時遇大雪深二尺餘山路陡滑馬不能進職下馬  
 步行五六里至其山鳥道崎嶇久絕人踪旋開道攀  
 緣而上又一里許見密舍十餘處墻垣尚存即闖賊  
 庄村再過一山則其墓也四面山勢環抱氣槩雄奇  
 片刻餘聞集 卷二 五

林木叢雜不下千餘大小墓二十三座伐五六塚其  
 骨皆血色油潤不似遠年枯朽皆無黑碗踪跡值晚  
 難以下山遂坐賊窟中向火至天明再掘數塚而  
 黑碗見即李海也骨黑如墨額生白毛六七寸許其  
 左側稍下一塚是李守忠墓墓頂長榆樹一株其粗  
 如臂用斧斬之榆斲墓開中盤白蛇一條長一尺二  
 寸頭角嶄然隨取裝入黑光正順袋中伐其骨骸凡  
 骨節間皆綠如銅青生黃毛五六寸許其餘骨骸有  
 毛者七八塚盡數伐掘聚火燒化大小林木千餘株

悉行砍伐斷其山脉賊墓已被賊勢當自敗矣其黑  
 碗白蛇呈驗軍門崇禎十五年正月十四日塘報再  
 奉摠制汪公札云接來札知闖墓已伐可以制賊死  
 命他日成功定首叙以酬草履其虎口餘生記畧云  
 余自壬午春伐賊墓米人洵洵謂禍且不測余曰如  
 賊果修怨余一身當之定不爾累眾皆疑信不一而  
 艾朝棟高映元等數人為賊姻黨聞賊行牌至西安  
 有四月十九日起馬入秦之語遂羣謀俟賊到時執  
 余暨艾詔黑光正等獻賊逆謀叟叟有據余欲申聞  
 片刻餘聞集 卷二 五

撫臺而其巡捕常昌運與高映元有故恐其煥援中  
 阻遂稟張按臺不意黨人在勢要門墻早為先容竟  
 至沉擱值新按金公至為余同鄉逆黨陰不自安共  
 謀去余會部咨甄別賢否撫臺列余薦劾按臺又欲  
 會疏題陞城堡廳黨人益惴惴懼值十六年大計伊  
 探訪余官評稱最其恨愈深遂捏造款單極力傾陷  
 然終未能大害止蒙降處報到之日米人老幼涕泣  
 嗟余之去而余一家慰快謂得脫苦海遠仇讐也撫  
 按皆慰留候題余力辭解任出疆之日不能為行李



時長兄順為山西澤州守因赴澤是為歲之七月初旬至十月六日而闖賊破潼關旋陷西安州縣皆望風投獻余十一月自澤歸里撚指逾歲賊鋒已逼晉東會真定叛卒殺撫臺迎賊固關失守三路犯神京遠邇震恐父兄親戚咸為余憂勸遁跡以避余曰一身可隱其如八口何即妻孥可捐孀母何賴萬一蒙難我何以見先人於地下也况我邊氏子姓多人寧忍全一己之生貽舉族之害乎吾原為朝廷滅賊計今為社稷先有餘榮矣何以避為遂力違眾意三月片刻餘聞集 卷三 卒

廿一日驍傳都城已破萬乘狗國余聞之北向慟哭再拜成服杜門謝客以聽天命越四月廿八日聞人言嘖嘖賊犯山海敗潰西走余聚親契諸生謝銘石等密謀欲興義師中路邀賊以雪國忤擬次月朔舉義旗而次日賊之緹騎到矣先數騎進城持令箭詭言覓公館實覘余之居處也余窺知有變挺身待之頃有胥役二人傳偽縣令曹懷玉票執余余往見偽令令將余付賊使白姓吳姓者二賊云萬歲取你做官無恐也余隨之行入堂第大任宅老幼驚避賊坐

索飲食無應者不勝怒肆行砍毀搜掠執一僕為之供應偽官又遣人來供奉並絆余不使離寸步內外不通一信傍午余長兄來視余始知母妻家口盡下獄一門叔侄弟兄俱被執閤邑父老討保長兄始得來一面余聞之五內如割相對不交一言即與兄永訣矣謝生銘石來探余耳語曰聞賊已敗追兵且至兄但行毋為賊屈我將謀有以脫兄者余領之初一日執余西行眾為備一蹇衛僮僕散迓覓一市徒相隨邑人觀者塞巷皆為唏噓是日至肅寧二日至安平三日至無極大雨賊眾悉披雨衣余露身淋漓行三十餘里次日至真定入城賊眾喧傳大駕將至時賊黨滿街衢見余咸擗榆曰是伐墓人耶帶余見偽帥馬姓入其二門一賊衣藍紗者詢伐墳始末入後堂票偽帥訖傳言且出遂同吳賊至其家宿至次日初五甫出即有賊來傳馬帥出城發兵候駕吳賊遂帶余往見及出城見賊兵自北而南塵土蔽天然皆老幼參差狼狽伶仃十賊中夾帶婦女三四輩全無紀律余見之不勝忿懣如此鼠輩而所向無堅城致

片刻餘聞集 卷三 卒



萬乘屈沉真可痛哭流涕也恨余被執不能殺賊見其滅亡耳立數刻吳姓復同一任姓者押余入城至督府前候一二時為帥不返倭傳曰駕至矣不進城在開帝廟吃中伙即行二賊又帶余出城至廟外此時隨余縣役四人止存一王姓者餘暨持驢人俱亡余自不見闖賊決無生理盡以後事囑王役託其傳與家人須臾賊衆起身去偽帥傳諭帶余西行是日至獲鹿之上安次日出固關值闖賊以百姓塞井故方殺人死者委積又將賊卒之不帶弓箭者盡砍斷

片刻餘聞集

卷上

左手血肉淋漓慘不可言是時押余者三人任姓者偕縣役王姓遁去遺一馬余乘之同吳陳二賊出關見闖賊下馬陳賊欲稟知吳賊搖手而過使是時一言余粉齏矣初七日過平定州西賊中傳言追兵至核苑園已抵關下調後營人馬却回防關二賊復押余回住平定東關外候偽旨至初十日傍晚始傳止調精兵防關其緇重先行此時闖賊已先赴太原矣吳賊同一賊僮押余馬步共八九十人行一夜天明至壽陽南關搜米覓水炊飯食訖余卧而假寐吳賊

出少時其賊僮來促余曰起起牽馬行至南街路西一小門呼余入則吳賊在其內命余拴馬卸行李伊入室仰卧酣睡其僮亦上樓卧余亦假寐許久不醒聞馬卧余呵之不起出鞭之凡再三賊堅卧弗覺余遂出門北行迎一賊衣黃者問汝尋得水否余詭曰南頭無水余復北尋耳疾趨至舊店入門見三賊方束裝謂余曰汝已行何復返余應曰來取水具耳進其後房院有一門外即壽陽城下河中無水余跳下循城北行復上東岢踰墻入室房內四顧不可蔽復

片刻餘聞集

卷上

三

踰垣出北走遇二鄉民持挺蓋搶營者詢余何來余詭云亦搜物者舍之而南余北走不百步許聞後面喊聲意追者至停步伺之則四五僮父各執鎗棒圍余曰汝從賊來耶余應曰我逃難耳索財物余曰赤身財於何藏盡上下衣與之換破衣二件僅蔽體遂東北行時方午慮為賊所跡潛身山半土窰中比至晚賊騎來者六七次皆未獲見月出甚高余始敢出穴不辯東西視月所向攀緣上下徑墟墓澗澤中燐光螢焰殊非人境至曉逢行路者問所向余曰逃難



回鄉再問為何許人余詭曰保定諸生為賊所掠其人憐之指從此東北有方山寺可以棲身余謝之行九三十餘里遂投僧寮住六日始東行僧眾各贈余錢數十作路費由山僻小徑詢路而行饑則丐食晚宿山廟凡經由土寇之叢數處余亦作丐形無阻撓者但聞固關娘子關俱賊兵把守不敢過遇荷簣者三人識小路隨之入流黃口萬山險絕猿猴所經林木翳天日遇陡絕處頂踵相磨上天入淵凡數十折始履平地渡井陘大河六七道涉滹沱念余西行時自不返茲復生還不勝感愴踰真定與余同行者二人分路向新樂余循舊路而東至肅寧折而北至西柳村問路鄉人詢姓氏知族弟壘在其外父王氏宅傳語來見相對涕其畱余宿更余丐服黎明聞炮聲震天乃土賊為亂闔鄉戒嚴傍午始息借余一蹇僕送至王家庄胡宅為妹丈太學生永清其尊人舊河南太守龍江公暨其長公劍原在門見余來驚喜交集相持唏噓入見二妹不勝慟悼次日遣人報信至縣老母專三僕來接傍晚到縣途逢猛雨冒行抵

片刻齋集

卷二

十四

舍親戚族眾慰勞者塞戶謁老母悲慟欲絕真再生相見猶疑夢寐也是為五月廿九日計被執時正滿一月嗚呼是役也始則入虎穴探虎子繼則履虎尾將虎鬚蓋幾不免於虎口矣乃卒不受其噬以脫於難吁豈非天哉顧闖賊雖滅明社已墟為臣子者僅區區自全其生曾不能出一籌半策以救勝國之滅亡所不能不疾首而痛心也然彼闖賊糜爛我人民蹂躪我疆土勝國挫衄之餘不能一矢相加賴本朝震疊之威靈使梟獍之徒不遺噍類吾知先明十

片刻齋集

卷二

十四

本朝太原知府

姪永鑑明之叅訂

姪孫若淮校字

第二卷終





書隱叢說序

說部之書昉於宋臨川王世說新語後虞世南北堂  
書鈔徐堅初學記白居易六帖繼之而宋代太平御  
覽冊府元龜書林韻海諸書部序類居尤稱一代大  
觀然自北宋以後香有譜花有紀侍女小名有錄葉  
子格戲有書皆瑣屑不足道所謂不賢者識小未必  
若是交交也其後家自為書莫能臚舉惟南宋容齋  
隨筆有關實用至我朝顧寧人日知錄綜貫百家  
上下千載而一一斷之於心稱為明體達用非說鈴  
卮言可比自後嗣音者或寥寥焉吳江友人袁子漫

書隱叢說

沈序

恬生平以讀書為業無他嗜好坐鋤經樓中風晨雨  
夕凡所披覽中有心得偶開一疑偶尋一間輒反覆  
推詳必窮源溯本辨舛正譌以歸於至當其前人已  
言者汰之其始以為是而後以為非者改之隨時劄  
記筆之於牘共二十卷名書隱叢說未敢謂與日知  
錄一書並可以坐言起行然以視夫徒慕著書之名  
而或浮游而不根勦說而鮮當者其相懸不可以道  
里計矣憶辛亥壬子歲予嘗預脩浙江通志時浙中  
名流咸集所采取者多得之說部如程史金枕粹編  
夢溪筆談漁樵閒話四朝聞見錄之類每能背誦枚

舉以誇多聞予時心艷之然諸公熟于說部而漫恬

能以讀書所得自成叢書以折中于一是所謂大雅  
扶輪足當通儒之目者非漫恬其誰屬也耶書隱其  
齋名也漫恬不過于時惟矻矻于故紙堆中以儕于  
蠹書之脈望讀其書者亦可以悲其志已

乾隆戊辰冬十月望日長洲沈德潛題於澄懷園中

書隱叢說

沈序



書隱叢說序

吾鄉有柳南王東淑子詩文務記覽淡於進取居濱海入城相見必詰叩日來所觀書新得幾何辨論幾何採摘幾何東淑輒臚舉數十條予僅能酬以一二心愧之然私喜彼勞而求我逸而獲故去即盼其來冀有以餉我也今年余客同川去舍館百餘步得袁君漫恬其淡仕進專務記覽為詩章勤于採纂宛如東淑年齒較少襟情開朗與會蕭疎出所著書隱叢說亦柳南隨筆之流亞也噫余少不如人況今已老飢虛之腹惟仰給於良朋方悵與東淑會面稀誰復肯相餉遺者不意南阡北陌之近適有人焉多藏善賈一見欣然不惜倒廩傾囷羅列而進也其亦足以餒我老饕矣歸而過詫東淑余左挹浮邱袖又右拍洪崖肩也東淑以為何如哉乾隆己巳年立夏日琴川陳祖范拜稿

書隱叢說叙

僕羈寓松陵初讀漫恬之詩深服其工而未識其人也既而見訪于蕭寺中解后接膝博雅多聞粹然讀書人也一日過書隱樓漫恬因出其所著書隱叢觀一編相質其微材也富其考核也精其論斷也有識而允當殆異乎洞冥搜神之荒渺不經以及劍俠狎邪之浮誕艷異者矣於是而益信漫恬之為真讀書人也嗟乎士子束髮受書汨沒于帖括中經史子集度之高閣或有志讀書而家鈔藏本購借綦難或飢驅奔走坐席不温或策名仕籍鞅掌風塵以致沒世而無聞者多矣漫恬家儲萬卷著作等身老而好學如袁伯業藏之名山立言不朽可不謂厚幸者耶僕謏陋無似學殖荒落訂交漫恬快讀是編既自憙又重自媿也爰識數語以歸之漫恬其相視而一笑乎歲在重光協洽板禱之辰淮南同學弟阮學濬書於華嚴僧舍



書隱叢說叙

考前史藝文志凡分類之劄記概名曰說部其稱名也小矣惟其稱名小故有事于此者類出之游戲以為無聊遣興之資非鑿空駕虛喜新好怪即勦襲陳說撫拾無稽若稗販若傳奇而卒無一言之當于道嗟乎以有用之心思費無用之筆札何其可已而不已也善乎袁子漫恬書隱叢說一編有以掃自來作者之弊也其自序深斥夫為偏為詭為織為腐之失而獨以容齋五筆亭林日知錄為準余披而讀之知其稱名小而取義大矣袁子博學士也上下千古卓

書隱叢說

蔡序

然出獨見為折衷譌者訂之疑者釋之大謬不然者闢之則更於反覆馳騁之中寓謹嚴鄭重之旨凡係倫常而關性命者兢兢乎擇精語詳而不敢以輕心掉余以此知袁子又篤行士也然則叢說一編可以翼經可以續史亦可以備邑乘而垂家訓區區說部云乎哉憶余之來同里三年與君家小阮質中所日夕討論者大率如楊子所云雕蟲技耳博學篤行如慢恬居不越咫尺而一歲中不過十數晤竟未獲時時上下其議論乃今始得見此編又將匆匆作遠行為絕可悵也抑聞朱子訪鷺湖而講義利章東萊過

寒泉精舍而輯近思錄千秋之下猶令人心儀而神往他日歸更乞其等身之著述俾與校讎以一快賞奇析疑之願漫恬其倘許我乎  
乾隆九年四月江陰同學弟蔡寅斗拜手書

書隱叢說

蔡序

二



書隱叢說自叙

甚矣著述之難也六經而下自周秦漢魏以來諸子  
代興百家並作大約不失之於偏頗即失之於奇詭  
不失之於纖末即失之於膚陋談理者往往以私智  
穿鑿為能不則勦說雷同耳記事者往往以荒誕眩  
人為事不則街談巷議耳所以偏者失其中詭者失  
其正纖者失其大膚者遺其精也余束髮受書夙稟  
過庭家訓從事舉業外即軼志於詩古文辭中年以  
往家庭雍穆世累漸捐安於義命閉門潛志肆力於  
經史子集披誦之下煙雲滿室過耳生風春草一庭

書隱叢說

自叙

一

陳根欲活不覺格格乎其欲吐也汨汨乎其將來也  
仰思天道之遙醞雞井蛙紛紛聚訟俯觀人事之繁  
蠅頭蝸角不辨原流奮思矯一時之習俗振一世之  
聾瞶成辯惑論數卷世人有惑者則大辨之有小  
惑者則小辨之而未暇成也先撮其胸中所欲吐之  
衷明目張膽迅筆而書之以當揮塵一夕之話不敢  
偏而僻也所以定一世之趨也不敢膚而塵也所以  
醒一世之目也不敢荒而惑也所以羅一時之軼也  
或則纖而麗也所以弛一時之張也其議論考据辨  
駁援引總期解世之惑而已近日說部書益出而歸

於正大者絕少我蘇顧亭林先生日知錄頗為中正  
之論容齋五筆差為先聲余之為是也畧祖容齋五  
筆亭林日知之意書其欲言者以垂示子孫不敢問  
世也其不言者非不能言即不欲言者也書隱者所  
居之樓名亦以自號也叢說者隨筆所書無倫序之  
言也

乾隆九年甲子莫春書隱樓主人漫恬袁棟自序

書隱叢說

自叙

二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一

盈虛消息 性理之祖 性善

天人感應 是非利害 老氏嚴厲

牛首蛇身 學問境遇 瓏璽

寬靜退遠 忠恕 無才是福

杜詩脫胎 三統 夏時

今不如古 毀逆闢祠 用古語

鄒栢絮 南無 春秋少陽篇

博學鴻詞 脫胎國策 學校

書隱叢說

卷之一目錄

今不古若 民蠹 納民軌物

齊之逐夫 詩文境界 誣告反坐

稗官有本 材質不同 韓袞狀元

丈人泰山  
半子布代 少累潛心 地理論辨

受命于天 趨吉避凶 天命不假

楊玠達識 佛語合儒 風月三昆

說郭 不作佛事 屏絕祈禱

深山焚脩 淫祠 千家詩

豐縣石龍 體物不遺 精氣為物

一氣感通 生死聚散 伯有為厲

游魂為變 形聲怪異 氣以成形

鬼由心感 不食周粟 甘羅不  
為秦相

虛文懺悔 懺悔改過 放下屠刀

上方山 生昇生稷 不餌五穀

聖人治生 知處稍偏 韞藉難能

懶於修馬 病痛 綠沉

書隱叢說

卷之一目錄

二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二

有幸不幸

中知以下

不延醫為妙藥

溪嶺惡氣

陝西災異

叫人蛇

京師地震

孤室火焚

讀書為上

謹厚醇默

恕字為本

私不勝公

新月詮

紅蘭室主人

甲乙問答

齊物論隱居放言

不可害人

果敢和平

術法

頃刻花

修吳江塔

管蔡

管蔡以殷畔

食譜食經

書隱叢說

卷之二目錄

一

明通榜

忘世紅塵

欲盡理全

含生之屬

先出為兄

正神精氣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以術愚人

誠格天心

瓶花倏忽

親迎大禮

貴乎自然

作事存心

塑像皆星

一氣團結

海市蜃樓

恂慄威儀

忠信篤敬

退讓為本

十醫

放翁詩句

夜夜秉燭

見譽聞毀

強附知己

恩威並濟

人情不古

鋤經樓榜聯

達觀靜守

當思後患

詩無定例

提掇跌宕

詩餘四六

體裁不一

殿試儀注

推笑未來

七月大風

義理之性

戾氣所鍾

陰陽拘忌

會狀兩元

多聞闕疑

文武互試

金石經眼錄

醉翁亭句法

滄浪子

超越前代

錢價低昂

孕產多兒

歲名互異

遏欲窮理

不可妄求

一甲三名

書隱叢說

卷之二目錄

二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三

百子長成

蘇州狀元

第一門科  
第之盛

秦始皇

荆軻劍術

國策妙語

樊將軍頭詩

曹陳語異

班婕妤好語

雷觸即發

季漢書

退一步

小怯大勇

不可足意

眼鏡

火雞毛

國策文法

檀弓明潔

史漢公  
羊文法

戰國策文法

史記藍本

知今知古

人之好怪

收金最愚

書隱叢說

卷之三目錄

一

江南解額

演弄木偶

燕窩

政在養民

彌縫間隙

寺尼有識

仁至義盡

不當謀利

天下太平

誤入天台

刺客

五經中式

明時五經

宋時五經

兼通五經

作詩

風之為象

虞初志

文王陰行善

後世變更

士事通用

史百戶嗜酒

信道不篤

天師牧馬

郭象註語

改早朝詩

饑渴甘飲食

一邑兩魁

玉篇廣韻

河源

海中遇龍

百家姓

祿命紛紛

不可邀福

死生大數

患難不死

因勢利導

著書設律

度量相越

正人鳴冤

程文一厄

時文古學

讀書種子

二十二月  
始生

高誘注

井中心史

作事存心

為好勇戒

諫君教子

書隱叢說

卷之三目錄

二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四

陰德陽報

母為已累

紅線脫胎

餅匣

螻蛄鳴

孝經精義

聚寶門

強為附會

孝弟為仁之本

祭必有尸

阿房宮賦脫胎

日知無忘

猩猩嗜酒

紅鷺

收拾

由近及遠

明理治情

南山詩

五平五側

善學杜詩

可已則已

造物巧拙

秋發癩痢

義以方外

書隱叢說

卷之四目錄

一

類林新咏

七絃琴

少樂多累

曲江

陳貞女

諸神木主

中天中文

零丁

古人姻眷

吉光

保生

祭土

中雷

攘羊子證

真武

陰隲文

杜詩繪神

公平

沙鼠非兔

南千佳句

石鱗

夢及兩世

浦城蒲城

响嘯碑

事適相類

制度不廢

張真人

丁憂

武職終喪

葬不擇年月日時地

可過欲不

西瓜

異物

歌床

娑羅樹

勇於為善

正用功始

聰慧天授

為已為人

書隱叢說

卷之四目錄

二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五

易經紊亂 不躁不逸 識緯書名

公私之辨 長恨歌傳 內自訟

酒強 鰲山景 古人姓名

處世闇修 品格迥別 胡僧呪術

假面 骨力超羣 減嗜欲

無諂無驕 才鬼頑仙 塞諸河源

織錦迴文 不可驟藥 可欲不亂

神道事之 仁術 改過遷善

書隱叢說

卷之五目錄

一

名過其實 虛心實腹 處已處事

老人 桂枝寃銷 檀弓文法

物化 瓦礫場 秋笳集

辛卯科場 獨樂園詩 趙學究

風流公案 日本風俗 左傳人物表

博異志 內魔外魔 可消鄙吝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六

經史子集 乙丙丁 終身戒色

徽欽棺木 宋祖誓碑 英雄末路

燈焰未息 泡影喻鬼 霞天膏 倒倉法

結姻擇對 五大夫 漢壽亭 珠糊孫

名心未淡 數已預定 術未盡驗

占家不同 屈俗伸道 僧道鬪法

姘姆 長橋烟水 明祖御容

相思草 竈間土湧 得失有命

書隱叢說

卷之六目錄

一

不為境困 范增羹勝 容容多厚福

行仁用智 鴈帛鰐魚 肺病遇醫

病中聲息 赤白石 琴操語

心之神明 夏草冬蟲 陸仲和

理直氣壯 仁不徒行 工穩為貴

牡丹亭本 木棉 盡人謀 通下情

謝絕世事 早年人 事具備 性命

性以生心 栢人彭亡 魚尾鴟吻

長松愈風 天理撐持 宿秀二音

治生為急 薛贊 三省



紅雨 太素脉 繞指柔

父子名人 詩下轉語 詞調

書隱叢說

卷之六目錄

二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七

處處見道 項羽 琵琶記本

纏足 邪不敵正 西樓記

令節不定 倪迂潔癖 雀巢

父子同名 人生如四時 耐金失侯

周處碑 不求奇功 奕棊

分縣 唐詩用字 自負不淺

南邦黎獻集 芭蕉 續左傳 類對賦

忘書刺名 天漢非河精 飛走通稱

書隱叢說

卷之七目錄

一

不貴多言 河間好儒術 唐詩熟用

吳王不朝 就賜几杖 后為君稱 男女名 互相似

西洋畫 傳寫之訛 議論行文

戰國幸姬 偽舉人偽摘 對句

異相 文法變換 治盜之法

史記世次 不可盡信 異世同符 南門星 天孫星

便於卜筮 霹靂生全 廣東地濕

利令智昏 道士合丹 烏殺鵲聲

先求生路 量入為出 寬而有禮 銅雀硯

雅琴不當 入俗調 高人一等 笑數



成敗有數 圻剖而產 西域取經

書隱叢說

卷之七目錄

二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八

史語勝左

秦皇一年無事

奸民舞文

臭作氣解

李斯陸機

兒食磚甃

史記輕信

連山歸藏

長城不始於秦皇

見異不遷

義馬

嘉定大男兒

天井

五行化真

高出庸眾

為身不顧後

秀才

秦檜死報

如是觀

易圖非伏義作

荀孟同時未遇

讀書最樂

庶人曰死

史記脫胎國語

書隱叢說

卷之八目錄

一

扁鵲列傳

河套不可棄

公孫敖

讀書獨出真意

三字名姓

文券手摹

渾脫舞名

天公池公人公

尹焯對君

黔首

易理會通

壽筭之多

提要鈎玄

議論當公平

族姓譜牒

同能不如獨勝

用情不失性

荆州記語似水經注

不可以女限

三恪

九州

院本脚色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九

大人星	鍾馗石敢當	拐子
圖書有本	幻術	除民害
方響	樹松柏	尊西甲東
六禮	角端	生我死我
鄭重反覆	調飢為朝飢	民間祀竈
麟有別種	奔非淫奔	詩語
便面	集句	金陀粹編
太元潛虛	高僧冤業	左介
書隱叢說	卷之九目錄	一
疊字	鍊句	知來者逆
赤芾邪幅	史記過火語	要離刺慶忌
石經	注書	海上浮圖辨
翦商	水性不同	君與天通
漕運	原文獲售	精鑿畫一
古碑幸存	怨毒	祀其功德
容齋論歷	柔存剛廢	飛白
方圓剛柔	干支之數	貪暴性成
長人	撒帳	持戒堅忍
混沌	以徽隸杭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

福生無為	定情賦	鰥寡
四家詩異同	蚘醬	螟蛉螺贏
以石為鍼	轉注	三表五餌
雙翼	祭豐養薄	風俗奢靡
祠廟額	火烈水懦	稽留山
罕譬曲喻	雷峰夕照	作文如寫家書
紫陽洞	朱子綱目	岳墓鐵人
事必有本	風伯雨師	玉女
書隱叢說	卷之十目錄	一
驚蟄雨水	九世之仇	謝逸論河
坤輿圖說	三江	同里
不信陰陽	不善學祖	定身呪
苦亂苦貧	口過當戒	天生絕對
紀載有益	稱名共知	信古信今
左旋右行	彭亨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一

三家三易 龍虎之變 長生訣

三綱六紀 西王母 有書不讀

痘疹 家翁家公 雷神雷鼓

骨鯁方 服制 古詩誤用

左旋右旋 仁義財色 浮玉洲橋石井欄

便頂 詩賦做六經 羅星洲

督撫布政 換季 貧者老者

太子 崑山 韓詩內傳

經義考 戴九履一 故宮殿基

正史之外 杜詩定本 龔孺人孝行

半歲小兒 空虛慈悲 善留地步

屠龍技 章服有別 峽棺硯塔

萬物歸土 瓊州 取士

長孫皇后 槌墓鞭尸 墓銘壙誌

初度詩 仙桃碧桃 人生

赤壁賦語 牀下拜官 俗語出處

墓祭 雙珠記 三姑六婆

不受饋魚 關龍逢事 陽明病

書隱叢說

卷十一目錄

小兒文章 生祠德政

書隱叢說

卷十一目錄

二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二

祖孝子 用其力 怨其過 同姓名

五臟圖 長橋 女國

針法 鸞籠書生 術數偶中

何立 太牢少牢 扁舟五湖

古人貌不揚 幻術 納息下氣

孟琰 蠟燭 舉人貢士

古事相類 七女浴池 性善本誠

見風成石 噶張互叅 海水轉運

書隱叢說

卷十二目錄

一

歛硯 渾天儀 刻漏異制

賢愚不齊 改火 黃銀

長鬚 月華 龍王與珠

科頭 闌干 浣腸

五指 蓮花峰 金根車

峨嵋精 旛聯 八劍

吸火瓶 抱螺酥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三

同居 堅凝化石 鉄樹

引端竟緒 托生為猪辨 秋風蓴菜

性情苛急 土中生珠 聖賢冢派

解鳥獸語 物名 鹿馬虎狗

務本務末 退步收成 材能殊絕

混堂 七步著名 活字板

倉儲利弊 天人各半 黑水

曹全碑 樂調 有數存焉

書隱叢說

卷十三目錄

一

甲子鄉試 卜將軍廟 樟柳神

人元 高俅出身 乘轎

安靜不擾 火浣布 異產

小物 昇平盛事 蕭翼計賺 不足信

經禮補逸 錢背文 卷軸葉子

渾脫取義 本相畢露 轉變操持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四

地氣不同 用字平仄 正氣長存

印文 荒唐之說 偕隱

徐庶 物能為火 樓魚

刻書 傳國璽 內助為要

文丹 一子承兩房 紙錢

似人非人 宗室封爵 奠鴈

虹蜺 寒士著述 猛將

天人八月辨 相士偶中 代食

書隱叢說 卷十四目錄

澄清保障 遲速有時 踰牆高隱

夏正周正 偽書 朱仙人

救生船 龍生九子 重瞳

禹步 樂經笙詩無傳 生物肖形

溫泉 寶祐登科錄 麒麟

四載 不可以理測 花神廟

試士場期 格五 是非不明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五

警俗 某為公 中山傳信錄

朱竹墨菊 聲韻之學 孟姜

洞天 赤通尺 傳聞之異

雙金榜 大物 禮行巽出

火炭畫竹 數目字 金鐘罩

裹足 八股取士 雞口牛後

對食 立位入社 飲茶

舉按 吸毒石 汝烈婦

書隱叢說 卷十五目錄

盲目不盲心 遲速有候 學問從患難生

天雨物 蚊母 飲酒賦詩

五經博士 正統論 長人短人

訛傳采秀女 死所 五岳搜捕

月令 稗官所祖 石粟

幻惑愚人 心蔽鬼攝 求福之惑

饗奠祭 祖有古風 薛義兒

三尸 避諱 秦墓

真隸八分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六

讀書有為	居家三厄	妄鬼假托
弟子門人	馬牛風	張仙
文昌	陳日照	分韻字學
王景亮	文章本天然	獄訟難正
澄心養氣	逸書	三槐
緯識之言	時日吉凶	事同禍福異
純任自然	臂針自出	得閒讀書
木石狐狸	不以世類	消患未萌
天與人歸	休徵咎徵	戒律字音
有權者主之	壽星	五星聚
針盤所本	拐子敗露	品泉
有司當慎擇	杭城事佛	紅苗
夷言改訛	封神藍本	吉兆有命
五王	音韻直圖	釵釧記本
幻術迷人	假中風	修身
卦影	洗筋惡俗	窮變通久
方家幻術	臨摹逼真	現身說法
律有幾種	雞鳴歌	微子行遜

終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七

用事之誤	名句來歷	火棗
詞品	毛詩稽古編	詩句指摘
塞洪橋	臨岐詩歌	流傳異域
衣尺匠尺	鍾馗妹	都嗇
劍池夜光木	商人報冤	修志
仁義	行夏之時	包荒馮河
特奏名	卑官受杖	少林僧兵
古今異名	百二十二	百歲臣工
甲子詩識	三世服藥	近體詩法
<small>養生養品 養心養性</small>	博物	不利長子
金山詩句	祿命	急就句法
梓人傳	遇合之奇	河圖洛書
事功遺憾	羣妃御見辨	妾服
格物精義	新黃孝子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八

人參

利害禍福

歸藏易

化有為無

發于中心

羅刹夜叉

后妃傳

程嬰公  
孫杵臼

歷數

潮汐

石鼓

相沿難革

先生田

翰林院

闡中命題

要好看

十二肖

召神而問

五祀

狐屬惑人

高出凡庸

儉以成廉

字易誤讀

禮制變通

書隱叢說

卷十八目錄

一

齊服

庶孫不承重

荒親

安于義命

書酒相兼

怨而不怒

穀名

鬼方

清和

周禮疏誤

伯叔

異鏡

未及殿試

魘鎮

九拜

道德經別解

知彼知己

歛用喪服

俠拜

觸忤生學問

俗字之訛

篤好讀書

物生應閏

田畝清冊

自稱曰身

少陵喜用  
乾坤字

郭公碑

聖廟四配

昔人詩病

文章偶誤

終

書隱叢說目錄

卷之十九

文董名埒

杜詩似選

人莫徇私

揣骨相

崑崙

火燄山

河伯

西伯為武王

但當順受

蘇詩習氣

鍊意

雙聲疊韻

好仁惡不仁

聽琴詩

徹上徹下

蒲鞋

彭祖觀井圖

毛車颺輪

韓歐詩本

斷碑膾炙

天官二  
十八舍

趨吉避凶

素位而行

詩壇耆碩

書隱叢說

卷十九目錄

一

宣有三音

孔孟言性

古韻

剪愁吟

神劍疾長

近讒近諂

妄想無益

通卦驗

九錫文

口吃

參同契卦圖

白露國鷄

易墓非古

大學改本

分野異同

桓譚新論

倪孝子

易為君子謀

主之者  
謂之神

魂強魄強

至人不動

卦變

至而伸  
者為神

族黨

五行志

稻蟹不遺種

一字金針

讀易免禍

鼯鼠

吳郡張若遷刻



書隱叢說卷之一

吳江表棟漫恬著

○盈虛消息

一部易經只是盈虛消息四字上而天地陰陽四時日月下而昆蟲草木器用菽帛以至人生之生老病死世事之循環往復其象莫不著於易莫外乎盈虛消息之間善讀易者得其大意擴而充之裕如也

○性理之祖

易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一

也左傳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此數語實為宋儒性理之祖

性善

孟子言性善荀卿言性惡公孫子言性無善惡楊雄言人性善惡混劉向言性不獨善情不獨惡韓子言性有三品孟子乃探原之論諸子亦近似有理而未窮根柢若荀子性惡之言直為憤世嫉俗之見耳

天人感應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惠迪吉從

逆凶惟影響見天人感應之理如其不誣若釋氏因果報應之說直為下乘說法耳禮者禁於未然刑者禁於已然釋氏之言近乎刑易書之言近乎禮吾儒不當惑於利害但日正其是非而已矣

是非利害

聖人計是非不計利害合于理者即無利亦當為之不合于理者即有利亦不當為上焉者知有是而不知有害也知有非而不知有利也庸庸者知利害而已是非亦因之而明下愚且利害之不顧也於是非乎何有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二

老氏嚴厲

老氏之言曰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人先何嘗不可服膺而佩紳但慈者即仁之謂也儉者即義之謂也不敢為人先者即禮之謂也聖人五常然有和平氣象老氏三言然有嚴厲氣象

牛首蛇身

漢高祖龍顏陳霸先鱗身以其似者而言也上古牛首蛇身亦形似耳非真牛首蛇身也牛首乃龍顏之類蛇身乃鱗身之類皮日休曰非形也象也

○學問境遇



人生學問當存比上不足之念學問無窮不妄自矜  
誇則行業日進一日矣人生境遇當存比下有餘之  
念境遇有數不慕貴求富則心境日舒一日矣反是  
則兩有所妨

瓏玲

韓昌黎詩用瓏玲字出楊子太元經瓏玲及法言瓏玲  
其甘泉賦瓏玲藝苑雌黃謂古詩押韻或有語顛倒  
而理無害者未明言其有所自也

寬靜退遠

人自處乎隘我自處乎寬人自處乎囂我自處乎靜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三

人自處乎進我自處乎退人自處乎近我自處乎遠  
寬謂器量靜謂心境退謂作事遠謂識見知此者自  
高出於人一等

忠恕

居心莫過爲己甚作事莫恃才妄作處己莫不近人  
情入世莫損人利己守此可不戾聖賢忠恕之旨若  
矯情鎮物即賢者亦難免也况此亦強恕之事

無才是福

昔云女子無才便是德余更益一語曰男子無才便  
是福此才乃狡變之才非美才也若才德之才則美

才矣

杜語脫胎

杜詩送重表姪王冰云我之曾祖姑爾之高祖母蓋  
脫胎於家語及魯語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  
叔母也

三統

伏羲建寅女媧建丑神農建子黃帝建寅少皞建丑  
高陽建子高辛建寅堯建丑舜建子夏后氏建寅商  
建丑周建子各有意義秦乃建亥則恃才妄作矣且  
以閏月置於每歲之後漢初猶然非惟失三統之義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四

即置閏之法亦不講也或謂舜更堯曆首歲以子堯  
同少昊首歲以亥或曰顓帝曆首亥未知然否

夏時

夫子曰行夏之時可爲千秋萬世法漢太初以後至  
今不改惟新莽嘗建丑三國魏明帝景初元年建丑  
三年即復改正唐武后永昌元年建子越十一年亦  
復改正肅宗上元二年建子明年復改正循是而行  
萬世無弊

今不如古

厚於古者薄於今朴於古者華於今時勢使然也文



章自左國而史漢自史漢而八家自唐而宋元明日薄一日詩歌自風雅而騷自騷而漢魏自漢魏而唐自唐而宋元明日薄一日書法自古篆而小篆自小篆而八分自八分而楷自晉而唐自唐而宋元明日薄一日詩餘自六朝而唐自唐而宋自宋而元明日薄一日八股制義自宋而明自明迄今亦日薄一日惟衣服之美飲食之侈地所不能得者必欲致之俗所視為常者必欲更之則日華一日矣吁由厚而薄者或諉於時勢由朴而華者獨不可安於義命乎

毀逆閣祠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五

京師海岱門內智化寺後殿乃明英宗祀逆閣王振者錦衣玉帶香火不絕至今猶然乾隆七年二月御史沈廷芳奏毀之與前臺臣張瑗奏請削平魏忠賢墓事同忠賢戮尸之後雖未嘗葬一毀之下褒貶之義昭然矣

用古語

青出於藍冰寒于水語出大戴禮荀子用之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語出禮含文嘉管子用之澹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語出淮南子諸葛武侯用之不聳不聲不能為公語出慎子唐代宗用之先憂事

者後樂事先樂事者後憂事語出大戴禮范文正公用之

郿栢絮

穆天子傳有郿栢絮註云郿國名栢爵絮名古伯字多以木路史國名紀有郿國郿音培

南無

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南膜拜穆天子傳膜拜而受希通錄云南謨音無乃胡人之拜拜佛而誦其號故併錄之佛經往往以南無冠於諸佛之上者此也

春秋少陽篇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六

雞肋編云論語音註引春秋少陽篇不知何書道山清話云上問墨智墨允是何人陳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於秘閣取此書尋檢果得之然則此書宋時尚有及見之者大約貯於秘閣而不傳於民間也春秋少陽篇乃緯書中之一種

博學鴻詞

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獲雋者五十人一等彭孫通倪燦張烈汪霽喬萊王頊齡李因篤秦松齡周清原陳維崧徐嘉炎陸棻馮勗錢中諧汪楫袁佑朱彝尊湯斌汪琬邱象隨二等李來泰潘耒沈珩施閏章



米漢雯黃與堅李鐙徐鈞沈筠周慶曾九侗范必英  
崔如岳張鴻烈方象瑛李澄中吳元龍龐塏毛奇齡  
錢金甫吳任臣陳鴻績曹宜溥毛升芳曹禾黎騫高  
詠龍燮邵建平嚴繩孫乾隆丙辰十月召試僅得十  
有五人一等劉綸潘安禮諸錦于振杭世駿二等楊  
度汪陳兆崙劉玉麟改名藻沈廷芳夏之蓉汪士鋐陳  
士璠齊召南周長發程恂丁巳七月補考復取四人  
一等萬松齡二等朱荃洪世澤張漢

### 脫胎國策

司馬相如文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七

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四語蓋脫胎於國策中  
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無妄之福又有無妄之禍今  
君處無妄之世以事無妄之主安不有無妄之人乎  
等語也

### 學校

井田封建三代之制不可復矣井田難復以宇內人  
滿之故封建難復有指大于臂之患所存者學校耳  
上責以文而下以文應之上責以實而下以實應之  
所關豈淺鮮哉今世雖尚科名司鐸者當以實學訓  
諸生毋徒視為具文其法莫如獎其馴良警其浮

惰為先自日異月遷蒸蒸日上然其原又在乎司  
鐸之得人爾

### 今不古若

古有肉刑今已廢古有七出之條今不行古則為母  
齊期而今加重然肉刑已廢尚有寬於狴犴者七出  
不行尚有薄于伉儷者母服同父尚有衰於禮制者  
今之不古若也甚矣

### 民蠹

大凡人有六等士農工商為四民四民之上為仕宦  
四民之下則廝役皆有所事事惟有一種游手好閑  
之輩上不能仕宦下不能廝役雜於四民之中不為  
四民之事游蕩成風呼朋習匪此為民之蠹也臨民  
者宜以此種為急務

### 納民軌物

人之心思耳目不可使其無所寄無所寄則必生巧  
侈邪僻之智敬姜曰勞則善心生逸則惡心生蓋謂  
此也人家子弟無所作為游手好閑三五成群言不  
及義繼且行不及義是在為父兄之責也臧僖伯曰  
君將納民于軌物者也納字最妙父兄納子弟於善  
則善矣故不論士庶之家六七歲時且從師讀書上



者明達義理有聞後世中者擢科取第顯親揚名下者束縛規矩猶不失為治世之良民安得驅游手好閒之輩而盡納之於詩書琴瑟之旁乎

齊之逐夫

呂望為齊之逐夫見於韓詩外傳大公望少為人說苑太公望故老及類林史註鴟冠子注諸書太公少見去國策註云不經見何歟

詩文境界

詩文境界踈闊奧深邃入門雖易登堂甚難入室更難矣若四六詩餘諸體境界迂僻闕奧顯淺入門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九

似較難但能登堂者易于入室也俗語云圍棋易學難高象棋難學易高信然

誣告反坐

州縣訟牒律有誣告之罪有司不遵其法遂至奸巧百出詞訟紛紛詐偽者倖勝樸誠者自危若加以反坐之罪無所徼倖則獄訟日衰而民俗日淳矣

稗官有本

錢氏私誌載徐神翁云天上方遣許多魔君下生人間作壞世界施耐菴水滸傳誤走妖魔本諸此也其呼保義玉麒麟諸號本於癸辛雜識雖稗官亦不可

無本

材質不同

枚臯應詔而奏賦相如含筆而腐毫薛道衡躡壁而卧搜蘓廷碩占授而腕脫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李思訓經年之力吳道玄一日之功王璘半月萬言速賈島三年十字遲閉門覓句陳無已對客揮毫秦少游材質之不同若是

韓袞狀元

韓昌黎一代名儒其孫名袞者懿宗咸通七年狀元及第人罕有知者甚矣科名之不足重也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十

丈人泰山半子布代

爾雅稱妻之父母曰外舅外姑或稱婦公或稱婦翁若丈人本尊長之稱不必婦翁也而世人稱妻父曰丈人出史記匈奴傳漢天子我丈人行又柳宗元稱妻父楊詹事為丈人母獨孤氏為丈母又曰泰山本張說婿鄭鑑因說為封禪使而加職事自稱曰半子出唐回紇傳今婿半子也俗名曰布代馮布妻父每有事輒呼曰布代焉或云有女無子恐世代絕招婿以補其代故曰補代然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岳山小山川有岳婿山裴松之注三國志言獻帝舅董承于



獻帝爲丈人古無丈人之名故謂之舅則岳婿丈人之名自漢晉已然不始於唐

### 少累潛心

凡人好學者雖其性使然大約少累寡營故得潛心向裏古來攻苦力學往往出於寒儉者居多劉伯芻貸鬻餅者以萬錢則云本流既大心計轉粗由是不暇渭城之曲矣

### 地理論辨

地理之說乃山川融結之處自有一種天然氣象龍盤虎踞帝王都龍飛鳳舞到錢塘是也但地是天成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十一

于人力無涉處累仁之後有興王之運雖布衣崛起居然端冕以居之無綿延之運失保邦之略雖奕葉皇王不免下殿而出走自古帝王建國都邑屢遷無不是興隆之地鼎器屢易無不是興隆之人然祖宗于此而得者子孫即于此而失末主於此而失者開業即于此而得都城如故宮闕不改而人移物換矣信哉地是天成于人力毫無干涉也荀悅曰甲子昧爽殷滅周興咸陽之地秦亡漢隆旨哉言乎邦國如是家宅亦然大厦名園高堂曲室或居之而累世享其成或居之而轉盼易其主或居之而期頤者相後

先或居之而死亡者不旋踵乃德與命之所致豈關乎門戶向背之瑣瑣哉陽宅如是陰宅亦然得吉地者若有天助得凶地者若或使之或因此而有公侯將相亦家運使然即不幸而食貧居賤亦非人力可却且地氣亦時有轉移吉者變而爲凶凶者變而爲吉豈尋常意計之所能料哉今人不明往往依托地師擇地彌年將以邀福不知福是天生豈可邀得知命者不邀福也如人家子孫當出富貴自遇富貴之地當出貧賤即遇好地亦葬不成况庸庸地師毫無成見今日言是明日言非易一師而言是更易一師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十二

而又非窮年累月皇皇無定于心安乎更有一等狗于俗見乃曰盡人事以待天嗟乎人事之當盡者亦多矣不從事於平日居家待人孝弟忠恕數大端而乃以渺茫不可知之禍福爲憑乎吁亦異矣故建陽宅者當以現在地勢方向所宜在乎貫串通達爲主不必以南窻北戶爲拘拘也擇陰地者當以地形高燥及無口舌是非之地爲主不必以貴秀財丁爲競競也况父母已歿入土爲安此是安父母不是蔭子孫以現在雙親已朽之骨竭力經營博未來子姓不可倖得之福智者不爲也若酷信風水將已安之骨



再為遷葬者尤屬不經之甚故曰知命者不邀福也

受命于天

今人往往酷信時日小有作為即檢看日之宜忌不知人生貴賤窮通天定者勝人若曰人定勝天在乎修德行仁以迓天休耳豈在一時一日之間哉人將受命于天耶抑受命于時日耶自術家避忌百端使人手足無措吁人不以大是大非為束縛而以小禍小福為束縛其亦不思甚矣

趨吉避凶

趨吉避凶乃言理之順逆順于理者雖可避而不避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三

天必諒之不幸有禍無愧于心無愧于天豈曰凶乎逆于理者不當趨而趨天不祐之幸而獲福有愧于心有愧于天豈曰吉乎况順理者必有償於後而逆理者已害伏於初乎

天命不假

秦趙高篡位上殿殿欲壞者三晉桓玄篡位入宮其床忽陷梁侯景篡位御床陷地明李自成篡位登殿輒目眩頭楚信矣天命之不可假也如是

楊玠達識

唐楊玠歸里為鄰侵占地界玠謂子弟云試上舍元

殿基望秋風秋艸正離離可謂達矣李德裕平泉記曰以一樹一石與人者非佳子弟也一讓於生前一爭於身後奚啻霄壤

佛語合儒

佛經言果報事大都荒遠然經有云欲得穀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此二語與吾儒盡其在已之旨脗合

風月三昆

松竹梅為歲寒三友以其節操同也吾于春得蘭之清而香焉于夏得蓮之淨而直焉于秋得菊之逸而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四

蒼焉欲聯之為風月三昆曰孟蘭仲蓮季菊云然于歲寒一時之中已得三友春夏秋冬三時僅得三昆亦可見繁華之子不勝其纍纍而無所當矣

說郭

陶九成所輯說郭及陶珽續說郭共一千二百五種瑣記雜說無微弗錄惟卷帙浩繁節畧為多然全本幸存者固無足慮全本已失者正幸嘗其一鱗為之擷芳而取菁也古云存什一於千百不信然耶周櫟園云金陵寇家有說郭全部以四大厨貯之今坊刻多逸去



。不作佛事

人家喪中必作佛事通俗皆然有心知其非者亦耻過而作之甚而笙管箏琵琶聲靡漫名曰佛戲喪不哀戚佛不清淨莫此為甚家君力學有年動以昌黎韓子為師居喪不作佛事雖招眾尤不恤也以此立教垂乎子孫并一切祈禱諂祭之屬屏絕弗為非識力兼到者其孰能之求之古人中已不少概見矣

屏絕祈禱

今世祈禱之事疾病則保福於廟禱獻于家求財則祭五路舉子則齋監平生年終則獻家堂誕辰則齋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五

星官婢媼則待佛新喪則接青起造則避忌居平則淫祠賽願凡此種種俱福田利益之類家君一切屏絕所祀者祖先而外惟竈及中雷而已謂其有功德予民者當祀之也其不祀者非分不當祀即義不當祀也

深山焚脩

佛教之立也總使人除却貪嗔癡三字不為無益於塵世但無人倫之懇至所以止宜深山焚修不宜混入塵市恐人之暗昧者多趨于福田利益之途于貪嗔癡毫無關涉耳

淫祠

今天下淫祠甚多所謂淫祠者淫昏之鬼淫溢之祀凡不當祀而祀者皆淫祠也分不當祀尚謂之淫祠况義不當祀者乎

千家詩

村塾中所習千家詩後編詩四句云一團茅艸亂蓬蓬驀地燒天驀地空爭似滿爐煨楮袖漫騰騰地煖烘烘余幼時即極訝之及觀許彥周詩話云嵩山法堂壁間有此詩司馬溫公書於旁云勿毀此詩想公亦有感於此詩爾知後之編入者以此也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六

。豐縣石龍

豐縣有華山乾隆年間土人於山上鑿石得一石匣無縫天成破之中有石龍一枚色紫赤鱗鬣爪牙宛然畢具百姓爭觀稍致毀損今存縣庫中前任豐縣令王錫為余具說家語魯大夫土缶中獲羊孔子曰土之怪曰羴羊木石之怪曰夔蝮蝮豐縣之龍其夔蝮之屬乎

體物不遺

鬼神之事實屬窈冥疑有疑無紛紜莫定若以為有則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也若以為無則如其



上如在其左右也程子曰鬼神者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也凡迹必有可見而造化之迹不可見而可見而不可見人生天地間不過理與氣而已天地亦理與氣也鬼神亦理與氣也以理言之幽則有鬼神是也以氣言之呼吸之間有鬼神是也大凡順于理者即為正氣逆于理者即為戾氣正者以和名和佑于理與氣者即佑于鬼神也戾者以逆致逆反是即看人身中飲食調和心慮公平便覺血脈融暢夢寐安適小者如是大者可知近者如是遠者可知故在天之鬼神在人之鬼神總不外乎理與氣二者認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十七

得體物不遺四字則或有或無可以立辨矣

精氣為物

凡物皆有精氣精即理也氣則氣也有精氣者則為鬼神上天雷霆風雨必有主之者主之者精氣也祀上帝于園邱乃祀上天之精氣耳非真有如道家所謂玉皇上帝儼然冠帔以臨者也后土及山川五祀莫不皆然今人動輒塑像則惑之甚矣古昔聖賢死而謂神者亦謂其精氣常留于天地間也故有功德于民者則祀之亦祀其精氣耳非真謂昔聖昔賢猶然享食民間也明于精氣為物之說可以解世之大

惑

一氣感通

祭祀祖先亦謂祖宗精氣所存水源木本一氣感通耳神不在宗廟而在人之心也天地山川亦是將吾一片至誠一氣感通故曰惟仁人為能饗帝惟孝子為能饗親仁孝不至則至誠不能感通何享之有而諂祭淫祀可知矣

生死聚散

人死有鬼乎曰無有也人生在世一身之氣聚則生散則死此氣雖常存於天地間聚于前者散于後散

書隱叢說

卷之一

六

于彼者復聚于此但既散之後此氣復歸鴻熙與大氣攪和焉得一人有一鬼猶如燈火初滅時烟氣熹微猶是此燈之烟少頃則不復聚矣不復聚而與千萬燈之烟相和又復誰辨其為此燈之煙耶所以人初死時尚未淨盡到後歸於大造即屬烏有

伯有為厲

伯有為厲之類取精多而用物宏亦其精氣遲散或能團結總屬偶然之事久後亦散不則或有邪氣相托而然耶邪氣者陰陽不正之氣非謂鬼物也天地正氣既能生人邪氣獨不能為厲耶若是為厲而能



久者即屬怪異且必變態不常決不是此人之鬼久能為厲也

游魂為變

天地之氣聚而人生散而人死再聚則又生人但後之所聚非即前之氣也氣是混茫的物聚千萬氣為千萬人既散之後千萬氣合為一氣就一氣中又分千萬氣而生千萬人焉得謂後氣即前氣後人即前人猶如鉄冶鑄物鑄成爲刀爲劍不一其形及至還爐時將刀劍諸形一歸大冶刀劍攪和無復辨識然後再鑄成時依然又成刀劍豈得謂今之刀即前之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九

刀所成今之劍即前之劍所成耶故釋氏輪迴之說即大冶之義然必曰某人托生為某則造化之氣拘隅不通矣晉唐小說或有身記前生之事如羊祜顧况幼子等未必信然即信然矣亦屬偶然謂之怪異可也怪異者非常有也豈可以不常有而偶見之事為憑乎哉只將游魂為變變字解差了變是變化之變不是變現之變

形聲怪異

人家往往有形聲怪異之事動曰鬼神此非鬼神也乃邪氣耳邪氣者陰陽不正之氣也凡陰陽不正或

有所偏或有所感俱成怪異非真有面目猙獰手足殊形之鬼佈滿人室屋間也有所偏者或陽明太盛如人家園亭無人來往陽氣無歸納往往多怪異或陰暗過盛如人家暗室不開及停柩日久陰氣不通達往往多怪異是也有所感者或家道不和乖氣致殃或地氣不和艸木為妖是也故怪異之生都由氣來偶有形象著見亦如正氣生人之有形但邪氣恍惚莫定非如生人之正體常住也有所偏是不和所致有所感是不正所致但當以正氣和氣消之耳此言是實在之言並非頭巾氣也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二十

氣以成形

吳江吳氏墓上有石馬年久夜盜田中稻為人傷頸後不復見同里鎮何氏墓上有碑跌盜稻為人椎去其首又龐氏門首有石狗埋于土中其首稍出地上人踐之光澤月夜往往聞吠聲有人以泥泥其面自後無殼此類他處頗多夫成形之物為日月精華所燦風雨元氣所呵故爾聲形或異即所云氣以成形也然所受者到底戾氣非正氣故時隱時見耳

鬼由心感

石普醉中縛一奴使其指使投之汴河指使哀而縱



之既醒而悔居久之普病見奴為祟自謂必死指使呼奴示之祟不復出普亦愈療妬羹傳奇中狗才家婆事用此有僧人入暗處誤踏茄子心疑是生物中心懺悔夜即有叩門索命者迨曉方知是茄子也觀此可知鬼非真有乃心之所感氣之所感耳

○不食周粟

夷齊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昔人有譏其薇亦周薇者不知其不食周粟乃不為周臣而不食其為臣之祿故寧肥遯於野而食薇非真終身不食米粟也餓死首陽乃窮約而死非真不食米粟而死也讀書拘於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三

字句往往如是閱程氏遺書伊川先有是說

甘羅不為秦相

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說趙有功始皇封為上卿並未為丞相其祖甘茂亦未嘗相秦也俗傳甘羅十二為丞相蓋由杜牧之有甘羅昔作秦丞相之句遂以訛傳訛耳儀禮疏曰甘羅十二相秦北史彭城王浹傳云昔甘羅為秦相知此謬循襲已久矣

虛文懺悔

佛教之入中國也幾千餘年以清淨寂滅為教寓慈

悲度世之心其徒以福田利益之說轉相傳述惑世誣民幾遍天下而愚者亦不知所謂清淨慈悲之本但欲以一日之施捨虛文之懺悔冀消無窮之罪業夫佛何嘗不許人懺悔但當實寔有懺悔之心則可今徒以虛文了事非惟前業不消後業又增矣

懺悔改過

懺悔即吾儒改過不吝之意但改於行者不徒改於言則不悔于心徒悔于口其可乎僧家往往以念經消罪為說夫念經消罪者猶吾儒讀書可以寡過之謂也原要把書中道理合到自已身上做實踐工夫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三

不是記誦之功即可以寡過念經亦然念了經要人自己變化氣質可以消罪若曰一念誦即可消罪是將驅天下之恣行不善者盡消於一念誦之中是作逋逃之藪開招降之路任人叛而降降而復叛則終無已時也豈道也哉

放下屠刀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雖由頓悟亦是鞭迫性靈使然豈徒貌襲哉貌襲者妄矣周處之為善類是

上方山

吾蘇上方山舊祠五聖作威作福享獻日隆舉國如



狂康熙中巡撫湯潛菴斌毅然焚其像而除之昔人云西門豹之投巫嫗狄惟謙之沉天師狄仁傑李德裕之毀淫祠並有許大識力者見或不真中或稍怯此定不能也上方山五聖或是五聖或非五聖總是邪氣邪氣者陰陽不正之氣也偶有靈動人或神之則遂聚而不散湯公一除之後終成寂寂由于邪不敵正故一攻即破耳邪氣之聚如人身榮衛不和有所團結以輔邪之藥治之則愈固結而不解所謂養成其勢也一服清涼散則杳不知其所之矣

○生契生稷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三

簡狄胤降而生契姜嫄履武而生稷毛傳以高禘之候解天命玄鳥曰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又以從帝嚳祀解履帝武敏歆曰帝高辛氏之帝也武迹敏疾也從于帝而見于天將事齊敏爲天所饗也此乃光明正大之論鄭箋以吞燕卵踐神迹解之說宗史記實本詩緯語出神奇朱子本義不取毛傳而取鄭箋未知何故雖神聖降生或有殊異然正氣降臨畢竟光明正大豈夜郎廩君等可比耶惟嶽降神生甫及申亦謂山

川之正氣所鍾正氣謂之神非如世俗東嶽帝君托生等荒唐之說也

○不餌五穀

吳江龔民瞻先生娶馮氏恬靜自處屏絕世味年六歲時忽有所感遂不餌五穀終年絕粒惟日供甘果少許而已于歸之後又閱六七載始終如是而致迄無他異龔繼娶龐氏即余岳母之所自出也故余知之最詳明即仁寶表嫂亦終身不喫飯云

聖人治生

釋氏無生道家尊生聖人治生無生者可無一己之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三

生不能無天下之生尊者可尊一己之生不能尊天下之生治生者可治一己之生并可治天下萬世之生

知處稍偏

夷惠何嘗不是聖人所以稍有偏處非行之未至乃從知處源頭起見然猶是聖人中分別出來釋道二教行處何嘗不至極而知處源頭稍偏即各立門戶扞格不入故學者工夫先從知處做起要緊

韞藉難能

牡丹榮辱志志花之亨泰有十二事中有妻孥不倦



子弟韞藉僅僕勤幹三者嗟乎豈獨花乎哉有是三者百事可為其家必興然不俸與勤幹為興隆之象人所易知猶人所可能惟子弟韞藉四字難知亦最難能

懶於修為

地理之書始於黃帝宅經後有青烏子相地骨經及郭璞葬經其論山川向背高下陰陽儘有至理然今人必欲搆求羨地以邀福曰是有地理也則人理之未講而求地理乎天理之不修而求地理乎懶于修為勤于希倖人情大抵如斯矣

書隱叢說

卷之一

五

○病痛

漢匡衡疏有曰聰明疏通者戒于太察寡聞少見者戒于壅蔽勇猛剛强者戒于太暴仁愛溫良者戒于無斷湛靜安舒者戒于後時廣心浩大者戒于遺忘數語說盡天下人病痛

綠沉

綠沉者綠色沉也或用鉄或用竹或用瓜或用漆或用筆或用弓或用屏風或用扇或用色不專指一物杜詩之紛紛致辯者可以息矣

書隱叢說卷之一終

書隱叢說卷之二

○有幸不幸

吳江袁棟漫恬著

制字者人知有蒼頡不知有沮誦入吳宮者人知有西施不知有鄭旦以十二牛犒秦師者人知有弦高不知有蹇他刺韓傀者人知有聶政不知有政之副陽堅擊筑送荆軻者人知有高漸離不知有宋意秦始皇所鑄之金人人知有翁仲不知有君何足治太初曆者人知有洛下閎不知有唐都光武故人人知有嚴光不知有牛牢又有高獲漢末黨禍未起先逃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一

吳中者人知有梅福不知有吳羗西京巧匠人知有丁緩不知有李菊為王嬙而致殺之畫工人知有毛延壽不知有劉向陳敞龔寬楊杜樊青等魏武築三臺于鄴人知有銅雀不知有金虎冰井唐中葉以八分名家者四人人知有韓擇木蔡有隣李潮不知有史惟則史吳人品泉者人知有陸鴻漸張又新不知有劉伯蒨刻黨人碑人知有欲免刻名之安民不知有辭刻之李仲寧閩中長橋人知有洛陽橋不知有盤光橋明永樂中下西洋之太監人知有三保太監鄭和不知有王景和侯顯時同事同而才貌同一影



一晦如是豈果才貌之或爲所揜耶抑亦有幸有不  
幸耶

○中知以下

凡人性質天然有等級資稟高者于事理上總識得  
透徹資稟下者事理當前莫說識不破即有人極力  
指點而終不悟常如隔膜焉其中等級與耳聰耳聾  
者聽人言語相似左傳曰臣料虞公中知以下也讀  
之能無慨然

○不延醫爲妙藥

內經素問意義深微非淺學所能窺故善醫者按脉  
切理對病發藥往往多效若庸醫智識粗淺聊襲陳  
方不是誤認病源即是雜投藥餌淺病猶可奏功深  
入腠理者束手無措不見其成立見其敗古云學書  
紙廢學醫人廢誠然所以達生者不幸有病守不服  
藥爲中醫之說然俗云問了醫家便有藥偶爾延醫  
說得天花亂墜未免中心鶻突即有誤投之事慎于  
延醫之後莫若慎于延醫之前故不服藥爲中醫不  
如不延醫爲妙藥也

○溪嶺惡氣

湖廣長沙府以南往往有異術能以符呪愈人之疾

雖大癰毒疽亦然并有罹罪庭鞫者箠訊之下以意  
視他物如桌椅欄楯之類代爲受之已身毫無痛楚  
謂之寄打寄夾其處民人多習此術有司亦無如之  
何聞有爲盜者數輩有司窮治不得以印印其身無  
益繼以猪狗血灌之立見痛楚承服左道之誣民如  
是過長沙則不驗又雲南沅江府能以土木易人肢  
臟初亦不覺數日後始苦不久即死溪嶺間多惡氣  
此等亦惡氣所鍾如蝮虺瘴蠱不絕於天地間耳

○陝西災異

康熙年間陝西五臺山崩失其二臺鞏昌府屬多成  
瘡粉乾隆四年冬間陝西寧夏天氣陰慘風雨連綿  
浹旬後地震不止城門嵌陷民人後出者至不得過  
城中水漲火發冰積沙飛垣宇傾頽官民糜爛者不  
可勝計吾蘇顧某官于地亦與其難 朝廷發帑賑  
濟重爲相度修治焉

○叫人蛇

廣南有異蛇客旅經過知人姓名呼之不應者無恙  
無心而偶應之者晚必隨其所止害之逆旅主人於  
宿客之來必先問有人呼汝否汝曾應否應者則設  
一匣于枕畔中夜聞悉窣聲遲明視之則蛇爲匣中



飛蜈蚣穴腦而死其蛇則人首也蓋蛇欲啖人而來  
飛蜈蚣最嗜蛇腦聞其至即穴其腦而蛇為之斃耳  
謂之叫人蛇又云人面蛇亦畏狐

○京師地震

雍正八年秋京師地震累月不寧解舍寺垣所在傾  
倒民人旅寓多見躓殞吾邑黃汝魁以武舉會試在  
都亦與焉

孤室火焚

雍正中豐沛大水之時廬舍飄蕩幾盡一里之中有  
孤室巋然獨存意其為天所祐也逾時為火所焚人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四

屋亦盡噫異哉

○讀書為上

人家子弟第一讀書為上窮理格物則為聖賢之學  
固不朽之業摘詞採藻則為學士之功即顯揚之路  
下至琴奕書畫不妨涉獵以寄情即有好高自異亦  
各隨其性之所近不可拘以一律惟有賭博淫色二  
途不可稍為沾染以其喪名喪命喪陰隲敗禮敗度  
敗家殺也財色人所難絕賭淫俗所共好觸處聞其  
言閱人知其事故尤宜痛絕之

○謹厚醇默

制行不可不謹居心不可不厚處世不可不醇矢口  
不可不默以謹厚醇默四字日存于心雖不能無過  
亦庶幾寡過矣

恕字為本

孔子曰其恕乎孟子曰強恕而行恕字是為人妙法  
齊治均平徹上徹下無不用得去故訓子弟者當先  
以恕字為本

私不勝公

至公無私仁者能之私不勝公謂之君子公不勝私  
謂之小人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五

新月謠

余詠新月謠云明鏡奩開尚未開蛾眉一望秋如水  
沈歸愚潛德先生評云佳句令我再三吟咀

紅蘭室主人

紅蘭室主人 本朝宗室也喜接文人不棄疎賤日  
以詩文自娛有玉池生詩稿五卷方之于古其河間  
東平之亞乎

甲乙問答

考試時有晚出者至夜將半伺候僕役輩疲怠已極  
甲問乙曰兩篇文章約有多少字乙以約有千許對



甲嘆曰讀了幾年書千箇字尚沒在肚裏乙曰不然汝烏知之千箇字散在外邊一時尋不足故耳聞者爲之一笑吁言雖冒昧而乙言其庶幾矣

齊物論隱居放言

莊子齊物論固能齊是非同物我矣然施於艸野倨侮憤世嫉俗之士以之自爲排遣則可若遇朝廷大利害處如宋之青苗等新法如何可以彼一是非此一是非了之即明之與獻大禮紛紛聚訟到底有個至當不易的道理亦不可以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抹之也是故莊子寓言多憤世嫉俗之辭多倨傲鮮腆之意大都隱居放言爲下乘說法耳明眼者自當領會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六

○不可害人

學者第一存心不可害人大而學術事功小而言語動作無不皆然學術苟議論偏僻矯枉過正則害及萬世事功苟獨任已見輕舉妄動則害及天下動作違理害人於日用語言不慎害人於隱微總存一不可害人之念則幾於忠恕矣

果敢和平

人性不同有果敢者有和平者學問未至果敢者人

受其暴戾之害和平者人受其優柔之害然優柔之害淺而暴戾之害大如病者誤服寒劑猶可挽回誤服熱劑不可救藥學者不可不知也若外示和平而中心猜忌則忍而曲自不如果敢者之直而剛也

術法

術法之傳自古有之先祖在鳳陽幕中曾見一術者一手執劍一手禰衽口中喃喃隨有自斃烏雀數十雜投懷中烹飪佐酒以爲笑樂

頃刻花

有人于市肆中乞陳瓜子一粒以乾土少許即于店櫃上培養澆灌忽而芽忽而藤忽而蔓延忽而開花亦有不結實者忽而結寔成瓜如茶杯大少頃曰可採而食矣採焉剖焉宛然瓜也分餉衆人香味無殊古之頃刻花其此類歟

○修吳江塔

吳江東門外華嚴寺浮屠乃宋時所建漸至傾圮康熙中邑人募修工費踰萬塔本傾向東南塔工乃空其西北之土楔以杪枋等木云俟東南風緊此塔可正至日東南風至塔果正而西北所楔之木立成齏粉如漚沫者然噫異矣大凡庸耳俗目之外其別有



傳授者非淺鮮可幾共見共聞如修塔之事庸衆猶以不測奇之又何怪乎符咒之驅除變化耶

○管蔡

文王聖父后妃聖母自得武王周公之聖子然有管蔡又不可解豈胎教之未至耶父教之不嚴耶抑戾氣之鍾雖聖門亦不免耶

管蔡以殷畔

管蔡之以殷畔也非助商也非畔周也乃有見於商家兄終弟及之事以為其勢必歸于周公而公輔成王又必不能及於管蔡故畔之所由起耳余弟逸亭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八

言如此

○食譜食經

飲食人之大欲然必從事于此購求精美不亦陋乎韋巨源有食譜謝諷有食經何曾有食單虞棕有食方段文昌食經至有五十卷孟蜀食典至有一百卷異矣

○明通榜

明永樂中會試下第其中文字稍優者得除教官本朝雍正中勅會試後以下第卷另授主司擇其文理明通者取若干名即選教職乾隆七年壬戌科即

勅會試主考于薦卷中擇取若干名榜後更為發榜謂之明通榜江浙每省取六十人餘省亦不下數十人

忘世紅塵

處魚米之鄉半村半郭之間當四方無事家庭無故之日肢體康健婦子恬熙庭除瀟洒風日清閑花木紛披屏窓軒敞攤卷長誦六經三史諸子百家以及詩古文詞稗官藝術此卷完旋閱彼卷不計日之早暮有得于心輒書于紙舉頭遐想間但見綠樹迎風閒雲逐鳥幾忘身世之紅塵矣間咏小詩時作數字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九

破寂而彈鳴琴客至則布楸枰以日以年樂而忘返不知天地間更有何事也

欲盡理全

天地間人物鬼神無非理與氣前已備論之矣然氣之不能有正無邪猶人心之不能有理無欲也所以蛇虎梟獍鬼魅詭怪不絕于世况正屬陽邪屬陰一陽而二陰自然之道人心欲障多于理道世間小人多于君子但邪不敵正其權總望乎欲盡理全之君子耳

含生之屬



宇宙含生之屬有知無知共有五等最上聖賢生而無不知者也次則衆庶生而有知有不知者也次則禽獸生而有一知者也次則蟲豸生而或有知者也次則艸木生而無知者也昭宣庶物嘔煦萬類惟在無不知之聖賢

先出爲兄

雙生子古有以後出爲兄者以先出爲兄者紛紛辨論兄後出之說曰以受氣之先者爲兄也其臨產時之旋轉上下固未可定但有一語奉駁人家妯娌有同日生子者如妯之受氣早至九十月而生娌之受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十

氣遲僅七八月而生如娌之子先出可以妯之子爲長耶均之兄弟總以先出爲兄無容異議也

正神精氣

鬼神總無形狀土木之偶最足惑世正氣爲正神自有精氣所存邪氣爲精魅亦忽有而忽無即有團結處總是邪氣不散變現形狀即如楓人木瘦尚有類人者如以爲異則人物之成形最異而鬼神之偶見者不與也人以習見者爲常以偶見者爲異少所見而多所怪其固然矣抑思氣以成形四字原是極平常的道理但人物之成形則常鬼神之成形不常既

不常矣又何土木之像哉况精氣之正神又不同于變現形狀者哉若以倏有倏無之形狀而欲實之將雲物變幻成人物牆壁斑剝似鬼怪亦從而塑以奉之耶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孔孟之栖栖道路時人非不知其賢且聖而不用之者非不欲用乃不敢用也王道當自近始一用之後必先清心寡欲屏聲色去諂諛將曰子無樂乎爲君矣所以時君不敢重用僅抱虛名招致以驕隣國豈真好賢哉大病在內多欲而外施仁義也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十一

以術愚人

人之愚者往往惑于不見之處而愚人者亦即以不見之處惑之凡巫祝之禱祀齋醮之祈禳藥石之攻補卜筮之從違星相之災祥堪輿之禍福以及功名之關節獄訟之營謀以術愚人無所不至受愚者且至死而不悔悲夫能于此而不惑者其惟明理達事守已持正之君子乎

誠格天心

聖賢得理之全所以與天通猶人家之嫡子衆庶得理之偏所以與天遠猶人家之曾玄其有一端之誠



足以感格天心者猶曾玄向祖父而求通于高曾終是一氣焉有不通之理

瓶花倏忽

人世亦倏忽耳而春花為甚而瓶花尤甚花入瓶中為清供賞目不及二三日一日之間賞目不及二三刻旋即敗萎零落後之厭惡甚於前之賞目人亦何為多此一累乎

親迎大禮

親迎大禮吾吳久為聲明文物之邦親迎之禮尚未能行聯姻下縣者不得已則勉行之至於蘇城內外書隱叢說

卷之二

十一

不論貴賤無一行之者竟等于風詩之齊俗也可乎是在乎移風易俗之長上矣

貴乎自然

凡事貴乎自然不取勉強自然者合乎理亦合乎數勉強即背理違數矣小而臥起飲食之類稍有勉強即受其困何況他事若事關名教綱常之大但當順理不必論勢者即勉強行之雖數不當成于理無愧于心無作即謂之自然可也

。作事存心

凡人作事存心欲向上者每多焦勞炎上作苦也欲

就下者每多淹漬潤下作醜也欲料緒者每多愁鬱曲直作酸也欲變更者每多艱辛從革作辛也惟安分守已者每多恬適稼穡作甘也

塑像皆星

李夢陽在至虛觀見像問道士此何神答曰皆星也慮人不敬畏故假名像耳如王靈官即心星故焰而火輪他皆類是道士而能為此言其聰明識道理者乎世之惑者可以少解矣

一氣團結

楓人木瘦石燕石蛇種種肖物腐艸為螢朽麥化蝶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十三

種種化生膾殘可魚吞髮可活種種變態人世間本一氣團結俱能變化又何惑乎精魅鬼怪耶

海市蜃樓

海市海濱往往見之海中諸物比凡物分外精爽蜃蛤之屬能吐氣成樓臺城市之形種種悉具或曰變幻而成或曰影耀而成俱未可知陸地亦有山市總是一氣變化何所不有木文成字石理成畫無知之物皆有變化何況蜃蛤夫蚌能出珠秀靈所鍾所以蜃蛤獨擅其長

恂慄威儀



品行二字合得攙拆得開行是德行品是品格有品而無行固屬冒名有行而無品終屬不檢攝亦爲人所輕鄙恂慄之後繼以威儀曷不思之

。忠信篤敬

讀書人于講習之下須做實在工夫可以馴至于聖賢之途不爲章句俗儒做工夫當從恕字做起其條目不外言忠信行篤敬六字

。退讓爲本

不能行恕者以無退讓之心耳即如有至小之物美惡並列取其美於已歸其惡于人常情往往類然若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十四

于此能有退讓之志由小以至大做一分進一分則學問日長矣故語言動作每事總以退讓爲本可以免咎無悔可以進德脩業黃老之言可以治天下者爲其退一步之幾于行恕也

十醫

偶檢案頭書得十七醫頗有意味摘其尤者存其十云一曰讀書醫俗二曰安分醫貧三曰彈琴醫躁四曰痛飲醫愁五曰省費醫貧六曰苦志醫賤七曰量力醫闖八曰面壁醫動九曰靜坐醫想十曰焚香醫穢子亦成十醫以補其未備云一曰勤苦醫惰二曰

知足醫癡三曰有容醫嗔四曰索居醫浮五曰忠厚醫富六曰勇退醫貴七曰吟詩醫悶八曰習書醫倦九曰灌花醫寂十曰譜棋醫拙

放翁詩句

陸放翁過龍洞閣詩云着脚初疑夢回頭始欲愁此是悟語不特詩中佳句也持以告天下之處富貴逸樂者讀之而不爽然自失非學問中人也

夜夜秉燭

太白云三萬六千場夜夜當秉燭故作達語然人生貴適志耳晝事詩酒夜安枕簟未必非兩得其樂又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十五

何必夜夜秉燭耶

。見譽聞毀

文中子曰見譽而喜者佞之媒也聞毀而怒者讒之囿也夫見人譽者無有不喜第究其譽之所由來則不至見而即喜矣聞人毀者無有不怒第究其毀之所由致則不至聞而即怒矣即有當喜存于中不必形于面即有當怒藏于心不必發于色如是則讒者佞者何自來乎

強附知已

姑息非仁慈愛爲仁剛愎非義果斷爲義繁縟非禮



分別為禮穿鑿非智明辨為智確確非信篤誠為信  
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強附知已而已

○恩威並濟

唯聖人能恩威並濟下此必有偏勝者恩勝人心悅  
服然必陰有欺之者威勝人心畏懼然必心有不服  
者恩盡則離猶以漸而來威盡則叛則一發而莫可  
制與為威勝寧為恩勝所以魯尤近道也

人情不古

以君子之心待人忠恕之道然十失八九以不肖之  
心待人逆億之事然十得八九甚矣人情之不古也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六

人亦慎毋為他人以不肖之心待之而可也

鋤經樓榜聯

鋤經樓上榜聯云不生事亦不廢事有事常如無事  
能信書還能疑書讀書勝似著書或疑疑書字無出  
程子曰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  
次漸有疑又曰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  
無疑則亦未嘗無出矣

達觀靜守

人力可為者到底是天心所屬不然徒費心力勞而  
無功達觀者當思靜守作戾者宜防反覆

當思後患

士君子舉動不論大小當思後患有利無害者可為  
利害相叅即當審擇况有害無利者耶

詩無定例

詩無定例但能格局老成辭氣渾厚命意遠到措語  
清新如是即晚唐宋元何嘗不可追古不必以濃淡  
平奇為拘拘也

提掇跌宕

大家文直處要達意曲處要酣暢提掇跌宕四字處  
處不可無者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七

詩餘四六

詩餘總要婉麗清新雄壯次之平直無取焉四六要  
段落明晰用事貼切濃不沉悶淡有餘思為妙

體裁不一

詩文體裁不一各有性之所近選詩選文不能畫一  
選定者亦不能人人合意初學讀詩文但當就正家  
數於先輩至于誦習取其最愜意者亦可不必拘定

殿試儀注

本朝殿試儀注四月初一日於太和殿前殿試照例  
令用貢生考試高卓殿試畢初四讀卷初五日 皇



上陞太和殿中和韶樂作各大臣朝服排立鴻臚寺  
鳴贊傳制唱名畢禮部捧榜出午門御仗前導  
至東長安門外張掛狀元同諸進士隨出觀榜順天  
府備傘蓋儀從送狀元歸第初七日賜恩榮宴于  
禮部初九日賜狀元六品頂帶各進士每人表裏  
各一端初十日狀元率諸進士午門上表謝恩  
十二日狀元率諸進士詣先師孔子廟行禮自後  
狀元爲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爲編修諸進士復行  
朝考詩賦論疏三四題中式者爲翰林庶吉士其餘  
散進士再引見特放部屬知縣不等餘俱歸班銓選

書隱叢說

卷之二

六

而庶吉士三年後散館二甲者授編修三甲者授檢  
討不中式者改爲部屬知縣或歸班銓選於是館職  
一空而新進復滿矣

推筭未來

齊東野語癸辛雜識及輟耕錄七修類稿以已往推  
未來節氣子爲逆推已往有未盡合者靜想五日三  
時辰之義因而有悟得推筭之法驗未來於既往布  
筭頃刻而成新書出較對間雖不無一分半刻之差  
然小有齟齬不至大相乖謬也訣云九年推舊曆甲  
子看丙辰大月五九推小月四八真月朔既已定隔

年節可因五日加二時七刻又四分閏月無中氣此  
說又當明雖僅屬膚末之學然較之輟耕錄所載已  
畧見一斑矣舊說三時五日打春牛者總以周天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三時之中又有畸零  
不盡也

七月大風

雍正十年壬子七月十六日天色黃黑忽起大風雨  
隨如注崇明海鹽等處漂蕩室廬折壓人畜不計其  
數予時赴省試舟泊尹山不得前浮家泛宅不復知  
有傾覆之虞然已累息危坐者二日夜矣與康熙三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九

十五年大風畧同

義理之性

孟子曰性善是專就義理之性而言此性即天命之  
性也韓子性有三品之說祖孔子上智下愚性近習  
遠之意然此乃兼氣質之性而言楊子之言善惡混  
是性近習遠之說荀子之言性惡是下愚之說總就  
氣質而言耳夫子不可得聞之性與天道即所謂性  
善之旨也夫子未言而孟子發之耳夫下愚不移未  
汨于習染先汨于氣稟然虎狼亦有父子性中何嘗  
不善不可以一二人之不可爲善遂致疑夫天命之



性也

戾氣所鍾

越椒食我之生也雖未染于習俗先已汨于氣稟如虺蜴狐蜮等物世間不絕乃偶然戾氣所鍾不可遂指天下之物皆為惡也

。陰陽拘忌

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古人擇日之義如斯而已今人動輒拘忌惑于陰陽家之說究之拘忌者能免咎乎即如婚禮何人不詳細擇日其後亦有齊眉亦有天喪是人之命運所定豈在一時日之間也夫要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二十

約不可無期期則擇其吉者而已何必詳審束縛有動輒得咎之形乎至于喪葬以速為貴定期而已不必擇日也入土為安吉祥莫大何有于陰陽拘忌乎今人因多拘忌而并遲於入土孰知其不入土則先人不安先人與我乃一氣貫注者先人不安子孫安乎否乎其為不吉不祥也更有甚于陰陽拘忌之為者而人終不悟也悲夫

會狀兩元

本朝以會元而得狀元者共八人順治丙戌傅以漸康熙癸丑韓莢丙辰彭定求乙丑陸肯堂癸未王式

丹雍正丁未彭啟豐癸丑陳倓乾隆壬戌金柱吾蘇居其四焉而彭氏祖孫會狀尤為異數也

多聞闕疑

孔子曰君子於其所不知益闕如也又曰多聞闕疑人於讀書行事之間有所疑處必當闕而待問斷不可自以為是妄行臆斷夏五郭公孔子何難筆削但以屬在義理可以窮詰者則至精至當以操筆削之權屬在事迹有所不知者寧闕焉而弗講聖人之不妄行臆斷也如是今人能闕所疑則心日虛而學日進矣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三

文武互試

康熙五十二年有文武互試之例文生願改入武闈武生願改入文闈者聽不中式者不准再行改考鄉會試皆然乾隆六年辛酉科福建解元邱鵬飛以武生五經與試中式第一名眾議沸騰揆厥所由乃伊弟文生邱某代作隨經勘問斥革七年四月御史陳大价奏罷文武互試之例自後永行停止焉

金石經眼錄

歐陽修集古錄曾南豐金石錄葉夢得金石類考洪适隸釋隸續鄭樵金石畧趙明誠金石錄都穆金鐘



琳瑯趙砥石墨鐫華顧炎武金石文字記郭宗昌金石史于奕正金石志葉封崧陽石刻集記皆考核精詳足備後代訂正近邵陽褚千峰有金石經眼錄畧做隸釋之例以周秦漢之籀篆八分猶存于今日者縮于邊幅而摹勒之後附說焉共六十餘頁斷跌殘碣之形雨蝕苔侵之迹無不在目亦好古者之一助矣

### 醉翁亭句法

歐陽公醉翁亭記以也字爲絕句其格雖發源於周易雜卦及爾雅考工記實脫胎於昌黎祭太湖神文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三

及清河張公墓誌銘二篇也荆公誌葛源東坡酒經亦倣是格

### 滄浪子

吾蘇滄浪亭昔爲錢氏南園宋蘇子美以錢四萬得之後爲韓蘄王所有其間章子厚與龔會之俱有其半宋牧仲滄浪小志載章而遺龔焉會之名宗元穎悟好學舉進士終都官員外郎有文集十卷號武邱居士遺藁爲人極有品節自登朝未嘗游公卿之門其居滄浪也富弼贈以八字曰邱壑夔龍衣冠巢許其題款曰富弼爲滄浪子題字跡道媚至今裔孫

猶能寶藏之孫諱錦照吳江諸生

### 超越前代

程伊川謂宋家超越前代者五事董穀謂明代超越前代者七事余謂本朝超越前朝者八事四聖相承寬猛相濟帝德之隆一也臺灣青海亦入版圖幅員之廣二也椒房不預政事無母后垂簾之失三也內監止給洒掃無宦官干政之嫌四也外戚不侈五年運數之綿七也外方平治無和親致幣之事禦守之畧八也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三

### 錢價低昂

錢價低昂乃隨俗情余幼時白金一錢准銅錢一百文後漸至九十四文九十九文八十四文八十七文四文不等甚而至於七十文矣然自古不足陌者亦甚多有以九十爲百者有以八十五者有以八十者有以七十七者有以七十者有以六十者有以五十者有以五十四者有以四十八者有以四十者至有以三十五者以三十三者以三十者以二十者總目時勢使然碧里雜存曰自國初至弘治以來皆行好錢每白金一分准銅錢七枚視此則七十文猶不



足為異矣

。孕產多兒

北魏延興中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後  
趙黎陽民產三男一女明天順中有民妻一孕五兒  
無一天者母亦無恙天啟中大名民家一生七子俱  
成立每疾病則七人同之康熙中歙縣民一產四子  
漢川縣民一產六子若一產三男者近邸報中歲歲  
不絕也

。歲名互異

爾雅甲曰闕逢史記作焉逢乙曰旃蒙史作端蒙丙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五

曰柔兆史作游兆丁曰強圉史作彊梧戊曰著雍史  
作徒維己曰屠維史作祝犁庚曰上章史作商橫辛  
曰重光史作昭陽壬曰玄默史作橫艾癸曰昭陽史  
作尚章子曰因敦丑曰赤奮若寅曰攝提格卯曰單  
闕辰曰執徐史皆同巳曰大荒落史一作大芒落午  
曰敦牂史同未曰協洽史一作汁洽申曰涪灘酉曰  
作噩史同戌曰闍茂史作淹茂亥曰大淵獻史同

。遏欲窮理

洪文科曰古云事在勉強而已吾人艱難處世存一  
勉強之心即能甘淡薄守寧靜何宏遠勳猷不可至

乎後人必窮口體之欲求居處之安縱情逸樂恣意  
驕奢天下事不可為矣此數語最有意味大抵生人  
嗜欲亦無終極要得苟安苟有之意即是遏欲之功  
遏欲即可窮理矣窮理愈能遏欲矣人家子弟要認  
真讀書者第一不可驕奢衣食間

不可妄求

地理者地上本有此理向背陰陽疑結團聚自有一  
種妙處但非人之所可妄求耳如明太祖舉親之棺  
僅埋淺壟而已不意風雨雷電地裂棺陷遂成吉地  
唐黃巢祖墓已成虎形一經掘破其兆遂絕明李自

書隱叢說

卷之二

五

成祖墓已成蛇形為遼大綬所發上升不能而斃自  
成旋敗視此則有德有命者雖貧賤猶得吉地於意  
外無德無命者即吉地猶為破敗於垂成有天焉非  
人之所能為也而人不思修德以知命僅營逐尋求  
於一抔之土也何歟

一甲三名

明初第一甲三名俱授修撰今則止第一名授修撰  
二名三名俱授編修

書隱叢說卷之二終



書隱叢說卷之三

吳江袁棟漫恬著

○百子長成

齊田成子有子百餘人漢張蒼有子百人中王勝子百二十人梁都陽王恢男女百人杜子微一百四十人明慶成王生一百子河洛周王亦生百子成化福建光澤縣老叟妻妾十一人共生百子 本朝平南王尚可喜有子女一百三十餘人

蘇州狀元

明代蘇州狀元七人吳縣施槃長洲吳寬崑山毛澄

書隱叢說

卷之三

朱希周顧鼎臣長洲申時行文震孟 本朝蘇州狀元十人順治戊戌常熟孫承恩己亥崑山徐元文

康熙丁未吳縣繆彤癸丑長洲韓茨丙辰長洲彭定求己未常熟歸允肅乙丑長洲陸肯堂庚辰常熟汪繹壬辰長洲王世琛癸巳嘉定王敬銘乙未崑山徐陶璋戊戌常熟汪應銓雍正丁未長洲彭啟豐

一門科第之盛

一門科第之盛唐盧綸四子俱進士諸孫登甲榜曾孫為宰輔崔昭緯崔昭矩尹樞尹極歸修歸係孔振孔極俱兄弟狀元宋安德裕安守亮梁灝梁固張去

華張師德俱父子狀元陳堯咨陳堯叟孫何孫僅俱

兄弟狀元明謝遷狀元子謝丕探花倫文叙狀元子

倫以訓榜眼王錫爵王衡父子榜眼張敬脩狀元兄

張懋修榜眼曾鶴齡狀元孫曾追探花朝鮮國許筠

許筠兄弟狀元 本朝全椒吳氏同胞五人長國鼎

三國縉五國龍俱進士四國對順治戊戌榜眼國龍

子昂康熙辛未榜眼晟亦進士崑山徐元文順治己

亥狀元兄徐乾學康熙庚戌探花仲兄徐秉義癸丑

探花長洲彭定求康熙丙辰會狀元弟彭寧求壬戌探

花孫彭啟豐雍正丁未會狀元吳縣繆彤康熙丁未狀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二

元子繆曰藻乙未榜眼繆曰苞戊戌庶吉士德清蔡

啟傅康熙庚戌狀元姪蔡升元壬戌狀元溧陽任蘭

枝康熙癸巳榜眼子任端書乾隆丁巳探花鎮江于

振雍正甲辰狀元弟子敏中乾隆丁巳狀元無錫秦

松齡康熙己未博學鴻詞孫秦蕙田乾隆丙辰探花

姪孫秦勇均已未探花武進錢名世康熙癸未探花

姪孫錢維城乾隆乙丑狀元

秦始皇

善沒者多死于水善拳者多死于鬪秦始皇虎狼之

性其意以為天下莫敢撻也乃一驚於荆卿之刺再



驚於漸離之筑三驚於子房之椎三者皆足以喪軀身之所存者幸也可知作為愈狠禍變愈深語云惡人自有惡人磨信然

荆軻劍術

荆軻之刺秦王欲以生刳迨斷股之後方擲匕首軻之疎非關劍術也林西仲云云然擲而不中不得不為劍術咎耳

國策妙語

讀國策至樊於期自刎太子伏屍而哭下接一語曰既已無可奈何思之不覺失笑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三

樊將軍頭詩

余作樊將軍頭詩曰舞陽嬌稚無且奸荆卿不成髑體死其意以為自刎之後將軍猶未死也至荆卿不成而將軍之頭乃真死耳

曹陳語異

寧令我負人勿令人負我曹孟德之奸所當屏也常令我容人勿令人容我陳述古之正所當學也而曹語本于左傳寧我薄人無人薄我二語蓋左乃行兵之語不可施之于常也

班婕妤好語

趙飛燕誣班婕妤好呪咀班曰鬼神有知不受邪之訴若其無知訴之何益此語自足千古

雷觸即發

雷是陰陽搏激所為先從地出自下而上後乃自上而下大略是一塊火毬由聚而散則成霹靂無所遇則為空響有所遇遂成焦爛焦爛者大都是惡氣或蟲蛇毒物或陰惡之人一觸即發耳雷是一塊怒氣以惡觸怒不能遁逃非天之有心於擊逐也不然何得世間有漏網耶或亦如王法之有至有不至耶

季漢書

書隱叢說

卷之三

四

陳壽作三國志帝魏而寇蜀史筆雖妙立義未當亦仍于習俗耳晉習鑿齒漢晉春秋即有帝蜀之論可見公道不泯於人心司馬溫公所見不及習氏張枋作經世紀年直以昭烈上接孝獻為漢朱紫陽作綱目毅然翻通鑑之案以正統予蜀漢而其論始定郝經有續後漢書蕭常有續後漢書張樞有續後漢書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記李杞有改修三國志楊煥然有駁正漢書吳德園有續後漢書俱不得而見明謝少連作季漢書六十卷事跡人物一仍三國志之舊貫唯以名義有關者則削而正之有紫陽之



綱目不可無少連之季漢書也當入正史士子爲家置一本焉

○退一步

夫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人往往於極細微處不能含忍一言之忤遂至忿爭忿爭不已遂至鬪毆鬪毆不已遂至大而殞命小而訐訟揆厥所由一言之所致耳故看得破者每事譬如爭路且讓一步便無事矣處之易易覺有餘味所以黃老之學但得退一步法便可治天下

小怯大勇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五

小事當含忍者如橫逆之來祇逮我躬當以有容爲主不可躁妄所謂有容德乃大也大事不可容隱者如事于天常人紀之大當裁之以義不當退諉所謂義理之勇也人往往遇小事則赫然怒遇大事反赧然阻能小敵怯而大敵勇則幾矣

不可足意

予嘗謂人生不可足意奢望者意每大知足者意每小意有大小足則一般童生不入學尚書不入閣同一不足意若一足意必有禍患疾病之來天道然也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得常有些

不足處便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左傳曰足欲亡無日矣

眼鏡

予三十以前患目疾眼鏡刻不可離以資讀書作字之一助眼鏡目下盛行用者亦衆矣方洲雜錄云記向在京時嘗于胡指揮寓所見其伊父所得賜物如錢大者二形色純似雲母石目昏不辨細字張此物于雙目字則明大加倍近又于孫叅政所再見孫云以良馬易得于西域真胡聞其名爲黠黠云似此則明代以前竟無眼鏡不知老年昏目者何以處之耶

書隱叢說

卷之三

六

豈前人之昏花不甚而今人之昏花特甚天故設此物以佑之耶

火雞毛

火浣布云是火雞毛所織世所未及見近于玉峰試事時商賈雲集百貨羅列有云火雞毛者其形似毛非毛據云蘸油點火油盡火熄則毛如故屢蘸則可屢用試之誠然南史云火樹皮所成

國策文法

郭隗說燕昭王曰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曰請求之君遣之三月得千里馬



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曰所求者生馬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買之五百金况生馬乎文法三疊五百金字與檀弓四用沐浴佩玉文法同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句尤覺頓宕有丰神

檀弓明潔

驪姬行譖申生死孝文左傳國語公羊穀梁檀弓互見處各有擅長而檀弓之文最為明潔

史漢公羊文法

漢書朱買臣傳視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與史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七

記及拜信也一軍皆驚公羊傳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闐然公子陽生也同一筆意

戰國策文法

戰國策魯仲連義不帝秦文前仲連謂平原君曰始吾以君為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後辛垣衍謝魯連曰始以先生為庸人吾乃今日而知先生為天下之士也俱作兩疊複筆又鄒忌城北徐公文前妻妾客作三疊文法後王下令上賞中賞下賞及進諫者初下數日期年俱作三疊文法此等文氣行乎其所不得末行隨筆鋪潤

自有一種天然風致如遊山水者遇高峰峻嶺自多重嵐疊嶂遇幽巖曲坡自多平遠與衍物以類聚天地間莫不皆然筆之於文亦莫不皆然

史記藍本

戰國策蘇秦說秦文中且夫蘇秦一宕荆軻刺秦王文中而秦法一轉俱為史記藍本

。如今知古

讀書人當知今知古制度文為以及人情風土隨時而變隨地而易不知古不能得事理之要領不知今不能悉情俗之變通不知今或閱歷風土或詢訪者

書隱叢說

卷之三

八

碩俱可得之不知古必當博綜典要考核精詳然後可不然憑一人之臆見俛俛其何之矣

人之好怪

孔子萬世宗師後裔封公州縣立學古今之通義也道教之龍虎名山乃與衍聖並持釋教之晉唐古刹乃與儒學並垂雖二氏之學亦有不可磨滅之處然於人事殊覺疎遠而人乃忽衍聖而驚龍虎習儒學而悚古刹甚矣人之好怪也

收金最愚

秦皇收金之事最奇亦最愚天下有投刃於人而人



弗忍殺者不收人心而收民間之金陳涉之斬木爲兵不必用金而子房偏以收不盡之椎而擊之真秦皇所不料也余有詩曰閒笑秦皇真不達金人遺却子房椎以視鉏麀之觸槐不足笑破千古之口哉

江南解額

江南鄉試解額屢增至一百四名易經廿九名書經十九名詩經廿九名春秋六名禮記六名官生十名五經五名副榜十九名乾隆三年戊午科分上下兩江上江則安慶徽州寧國池州太平廬州鳳陽潁州

雍正十三年陞爲府

八府滁和廣德六安泗五州下江則江寧

九

蘇州松江常州鎮江淮安揚州徐州

雍正十一年陞爲府

太倉海通三州上江解額四十八名易經十四名書

經九名詩經十四名春秋三名禮記三名官生五名

又五經二名下江解額七十二名易經廿二名書經

十三名詩經廿二名春秋四名禮記四名官生七名

又五經四名共一百二十六名副榜上江八名官生

一名民卷五名五經二名下江十三名官生一名民

卷九名五經三名額分而榜合試卷面印上江下江

字樣上江卷專經五分官卷一分五經一分下江亦

然闈中閱卷分爲十四分焉

演弄木偶

雜劇中有演弄木偶者木偶本是以假作真而演劇者先以真作假復以假作真輾轉變幻何異人世之紛紛

燕窩

燕窩之說紛紛不一未有定論惟泉南雜志爲差近日聞之遠海近番處有燕名金絲者首尾似燕而甚小毛如金絲臨卵育子時群飛近沙沙泥有石處啄蠶螺食之蠶螺背上有肉有兩筋如楓蠶絲堅潔而白食之可補虛損已勞瘁此燕食之肉化而筋不化并

書隱叢說

卷之三

十

津液嘔出結爲小窩附石上久之與小雛鼓翼而飛

海人依時拾之故曰燕窩也似此則形狀功用時候

族類俱有可信

○政在養民

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養字最妙今人不能體貼養字務以有爲爲能更張爲智不知民之隱受其禍也多矣如開河原爲蓄洩而苛派偏責至有破家殞命者積穀原爲備荒而誅求橫斂亦至怨聲載道者此在有司奉行之善與不善耳大都守令在任而萬民稱便者真爲良吏漢詔曰安靜之吏惻愍無華日



計不足月計有餘其知本之言哉安靜二字即所以養民之道也

彌縫間隙

予幼時讀白香山琵琶行曰醉不成歡慄將別別時茫茫江浸月又曰東船西舫悄無言惟有江心秋月白頓悟作詩之法在彌縫間隙處安頓得好自有一種遠神迄今三十餘載學不加益惟從此更悟處世之道焉

寺尼有識

有寺尼擁多資懼盜約鄉人能拒者酬以直異日盜至鄉人拒之力盜去所酬不爽焉繼而鄉人謬為拒盜者以取酬且至數數其徒不平尼乃恬然曰吾將養鄉人以衛吾母論拒盜之真否而聞其風者吾亦可藉以少安又何憚而不為耶此尼可謂有識充此而為國且得相體豈僅勝於世之守財虜乎

仁至義盡

老氏之學與治道相近然後世流為刑名者以老氏義多而仁少耳釋氏之仁多而義少夫人而知之吾儒明德新民總不出仁義二字且曰仁之至義之盡所以無多少之偏也至者盡者當於理之謂仁不至

書隱叢說

卷之三

十一

必流為容忍義不盡必流為刻薄此之不可不知

不當謀利

人但當謀生不當謀利謀生是不得已之事謀利乃得已之事謀生聖賢所不廢謀利市井之所為若身列士林高皮詩書家計豐厚精神疲憊猶日夕謀利之不遑亦曾念賢則損智愚則益過之言乎

天下太平

人之貧富不等貧而強者每多枉求于人弱者又見疲茶不振富而拘者往往慳吝成風放者又多奢侈成習富者能與人不慳處已不奢貧者能強可無忤

書隱叢說

卷之三

十三

弱可自立則天下太平矣

誤入天台

吾邑顧某為錢塘丞憲檄攝天台縣篆後以事被斥歸刻一印章曰誤入天台

刺客

韓魏公在延安刺客夜入授之首而不取張魏公在秀州刺客夜入授之首而不取又鉏麈釋趙盾梁刺客釋袁盎隗囂刺客楊賢釋杜林劉平刺客釋昭烈葛從簡刺客釋富翁梁冀刺客釋崔琦楊球刺客釋蔡邕晉劉裕刺客釋司馬楚之張顥刺客釋嚴可求



苗劉刺客釋張浚承乾刺客釋于志寧雖此數人者或德行或器度或福量有以却之然數刺客者亦賢矣哉

### 五經中式

本朝鄉會試首場制義四書三篇本經四篇此定例也順治乙酉膠州法若真全作五經特恩准作舉人康熙廿六年丁卯科順天鄉試海寧查嗣韓侯官林文英全作五經題文以違例貼出監試題請許其一體會試四十一年壬午科莊令輿俞長策全作五經亦特賜舉人始有五經中式之額五十六年停止雍正書隱叢說 卷之三 十三

### 明時五經

洪武庚午應天鄉試長泰黃文史作全場五經題以違式取旨特置第一天故甲子閩人顏茂猷亦作五經題謄錄官嫌其違制止謄四書義三篇易義四篇以入同考官祁彪佳取之既放榜始知爲五經也崇禎甲戌以知貢舉林銓言士子有作五經全題者得

俱謄進允之於是茂猷亦中式禮部刻會試錄特旨命題顏茂猷姓名于第一名李青之前至十年丁丑臨川揭重熙十六年癸未嘉興譚貞良慈谿馮元颺武鄉趙天麟皆以五經舉鄉會試又十二年己卯萊陽宋瑚亦以五經中山東鄉試

### 宋時五經

宋時鄭俠之父暈同五經出身大觀二年莆田黃泳以童子特賜五經及第又孫真中九經狀元真宗朝蔡齊亦中九經狀元

### 兼通五經

古之兼通五經者井丹周舉邊韶許慎蔡玄魯丕

### 作詩

作詩貴渾成忌破碎貴風雅忌俗氣貴警策忌率易貴清新忌晦澁作文亦然

### 風之爲象

天之有風也正蒙曰陽不能入陰周旋不捨而爲風故人之男惑女而不能合者謂之風狂風之爲象在國則爲臣下奉行不善在家則爲僕隸怠於使令在朝則爲百工緩於趨事在野則爲庶民遊蕩不檢俱爲上令不行之象有國家者其鑒諸



虞初志

虞初志俱唐人小說大抵率寓言也其中儘有警悟感慨處長夏涼窓披讀之覺兩腋風生但可為捉麈之閒譚不可為整襟之危論

。文王陰行善

文王陰行善人誤解陰字作陰謀之陰不知陰字與陽字對陽是虛假之義箕子陽狂是也陰是真實之義文王陰行善是也真實行善並無一點沽名釣譽之心是乃所謂陰也非陽也不然文王大聖豈如後世作收拾人心之計乎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五

後世變更

聖人制禮有精意存焉後世或碍于時勢或阻於習俗稍有變更遂因之而不變孔子曰所損益可知也如喪服父在為母齊期今則父母無別父為長子三年今則期年又肉刑已除七出無聞取三代聖王之制而更張之亦不覺其背謬乖戾各有時俗不同不得以古今分厚薄也學者當細心考核體究不可動肆譏評不然是妄人而已矣

。士事通用

論語雖執鞭之士士字疑事字之誤嘗與兒輩言之

一日兒來質疑曰幽風勿士行枚註云士事也然則執鞭之士非誤字乃直作事字解耳余聞之不覺首肯因檢說文註亦因之鹽鐵論所引亦曰雖執鞭之事吾亦為之

。史百戶嗜酒

明有史百戶者性嗜酒後以事絕飲久之病作莫療其妻不忍乃以一杯與訣以其嗜飲故也竟以此得生醫者曰彼以酒為生酒絕則生絕慎勿藥之當飲以醇酒耳似此若出於人情之外然亦有一種至理往往有病中思食某物雖非篤嗜食之而病却差者

書隱叢說

卷之三

六

醫者不可不知切勿拘泥李笠翁曰本性酷好之物可以當藥此之謂也

信道不篤

祝允明語怪載走無常事江西尤和為鄴都令始下車欲毀除鄴都觀及門子跌仆俱云走無常醒言為冥官攝其弟尤睦睦果以是日亡尤乃醮謝建坊立石以示將來嗟乎尤和可謂信道不篤者矣門子之跌尤睦之亡不過鬼幻運數偶符其事不然有十強項令鄴都能日走無常而勾攝其十人之眷屬乎昔有人生三子有淫鬼乞食曰爾弗食我且勾若子不



應一子亡後又如之不應又一子亡後又如之終不應鬼曰吾鬼也安能生死人汝二子應亡故我假此以恐汝今汝子數不當絕我亦無奈之何遂絕不來設使此人三子俱當死後人且無解於其故矣故學者須要信道之篤無禍者勿論禍福相半者亦勿論即有禍而無福者須知氣數適然並非鬼神能為禍福也身悖於道則福亦為禍以有不當受者存也身依於道則禍亦為福以有不可動者在也何至以禍福而轉移其心志哉若以禍福而轉移其心志又何所底止乎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七

### 天師牧馬

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遇牧馬童子問答有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卜式牧羊語本此又曰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水滸傳楔子天師化為牧童事亦本此

### 郭象註語

郭象註莊曰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乎深得南華遺旨

### 改早朝詩

杜甫早朝詩往往有改之以就他題者如文宗歲試

云五夜漏聲催曉砲一叢燈影耀藍袍轅門日暖黃旗動布幔風微白頂高稿罷香煙求一撮文成考果沒分毫欲知慘淡經營處君號中書已不毛

### 饑渴甘飲食

饑者甘食渴者甘飲非情有變遷總之事在相當耳相當者極欲得此而適遇之即惡者亦美凡嗜好交際莫不皆然一旦饜飫遂有揀精擇肥之意遇有幸不幸人有材不材亦毋為人之所饜飫而可哉

### 一邑兩魁

順治己亥狀元徐元文探花葉方藹俱崑山人康熙

書隱叢說

卷之三

六

庚戌狀元蔡啟榑榜眼孫在豐俱德清人已未榜眼孫卓探花茆薦馨俱宣城人乾隆壬戌榜眼楊述曾探花湯大紳俱陽湖人乙丑狀元錢維城榜眼莊存與俱武進人

### 玉篇廣韻

顧野王著玉篇廣韻舊本湮沒僅傳抄本不辨真贋後秀水朱竹垞於汲古閣購得宋本康熙中重梓之商彝周鼎復見於世惜顧亭林先生生前披尋未及見也

### 河源



河源之說漢張騫溯其支流而未得其要領故龍門不信有其事唐玄奘西域志已有其說而未備薛元鼎使吐蕃得河源而未詳元時遣都實窮河源乃知有星宿海始得詳細焉具載潘昂霄河源志後世幅員愈廣眼界愈濶則有勝於前人者矣明江陰徐霞客遍遊名勝上崑崙山窮星宿海探河源亦一奇人也

○海中遇龍

崑山趙某善醫往日本國海中遇龍云其日晴明有微雲護龍而傍於桅檣之間若遠若近龍身亦不甚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九

大龍頭如牛首之狀而有鱗鬣與世之所畫龍頭不同舟但小傾側耳迄無他異

○百家姓

百家姓錢氏有國時小民所著明劉青田黃周星即其文而聯貫之倣周興嗣千字文之例甚有條理我朝 聖祖仁皇帝 御製百家姓亦倣此例以孔師闕黨孟席齊梁為起句更為有體然趙錢孫李之本已浸淫於里巷編戶婦人孺子之口耳矣不亦可嗤哉

○祿命紛紛

孟子曰有性焉有命焉道德仁義是性人當進而愈上者富貴利達是命人當安之若素者乃人偏於富貴進而愈上不知有命偏於道德安之若素矯說有命古人舍命而求性今人舍性而求命所以祿命之說紛紛不絕也

○不可邀福

凡人行事須求當理切不可存邀福之心當理者福自至福來而仍求當理此乃至當不易之道所謂趨吉避凶者是惠迪吉從逆凶之吉凶謂理之從違非謂禍福也明刁包曰易言趨吉避凶蓋言趨正避邪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二十

也若認作趨福避禍便誤此言最直捷了當今人錯解趨避字不於理上講求只於禍福上計較所以葵親而求風水平居則務淫祀甚而立朝端者漸生側媚不顧名節俱為禍福起見而釋氏福田利益地獄輪迴之說不覺深中乎人心也文文山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四語洵灌頂醍醐可以震聾開瞽矣

○死生大數

人之死生總是一個大數壽夭勿論身臨患難者當死則無端觸機陷穽不當死者則幸為脫網潛鱗故



學者當守正以俟不可以死生之念而易志究竟易志者亦無關於生死也明末李自成陷北京求生者迎風納款不移時旋爲自成所誅曰吾誅汝輩之不盡忠者徒得一叛逆惡名究於生死無關而得失又無論矣人亦何苦而不守正哉

### 患難不死

人云大難不死必有後祿此言雖是亦有未盡然者古有巔崖棄野墜井失水瀕死而不死者後登富貴此後祿之說也今人有無足重輕之人亦遭此等患難而不死者並無後祿也有石湖濱人家數歲小兒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三

八月十八夜行春橋看串月百舟駢集之際忽然墮水衆謂莫可如何試一探手即援而起莫不誦之十九日午後門前流水間戲以手掬水卒墮溺而死焉夫不死於必死之日而死於不必死之日豈非數乎然纔逾一日耳其爲後祿何在可知死生長短自有

### 因勢利導

先王制禮必順人情所以治國治家必因人情之便

而治之也孫子曰因其勢而利導之是也呂覽曰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殫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豎子引其椹而牛從之順也學者明於順逆二字則齊家治國其庶幾矣

### 著書設律

古人著書略說大意使人返而自思後人著書累千百言而未盡而人猶有畧而弗思及讀而不知者古人設律不過幾條使人比例斷罪後人律例詳審曲盡無情不備而人猶有疑似茫昧及因緣作奸者可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三

知後人非好爲繁瑣也緣人情私欲錮蔽理道不明

### 度量相越

今人急名者惟恐名之不得不知世有入山而逃名者有不必入山而戒子以不可暴露隱約全生者今人謀利者惟恐利之不廣不知世有甘貧而辭利者有不必甘貧而恐貽子以益疾損智者甚矣人之度量相越也

### 正人鳴冤

范滂謂子曰吾欲使汝爲惡則惡不可爲使汝爲善則吾不爲惡其言痛切可爲千古正人君子鳴冤所



以披裘負薪鑿坏而遁者不絕於世也

程文一厄

程子云舉子程文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理會學問余謂今日人家子弟學時文第一要緊道理是從此處講起文氣是從此處活起講得道理真做得文氣活方可向上再進所謂厄者文氣已活可以擴充却被時命所拘不得不引繩就墨於向上處毫無干涉耳做時文者當不為其所厄何謂不為其所厄如文氣已活可以擴充功名不能到手雖時文不可荒怠當以古學參互而進做得一日是一日工夫到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三

得晚成而學問大段已具即終身偃蹇亦不失為讀書種子况學成者原可以著述垂後乎所以文氣活時必當究心古學若文氣未活且莫理會古學但專心時文可也

時文古學

時文是聖賢的秧古學是聖賢的苗聖賢工夫不可舍此他求聖賢是腳踏實地的工夫原不可憑虛而入所以古學不精那得更進一步求古學者先從詩古文入一可以涵泳性情一可以發抒議論也欲為詩古文必能究心經史典故於向上處日進一日矣

讀書種子

但做時文者雖斟經酌史未必原原本本大都勦襲而成故名為讀書種子實則僅存種子而已若究心古學有得於詩古文者即不能為聖為賢的是讀書種子以他日見用致君澤民缺不得此種學問也不然徒守此虛意而設施並無實據何以致君澤民乎切莫謂古學之僅供文辭也切莫謂學詩古文者之僅為文士也詩古文是讀書之端也

二十二月初生

郭垣在母胎二十二月始生天師張守真十九月初生六安州朱應昌五十六月初生宋濂二十四月初生則十有四五月又不為久矣

書隱叢說

卷之三

三

高誘注

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鱗蟲三百六十龍為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為之長倮蟲三百六十人為之長家語及大戴禮皆云高誘注呂覽乃云毛蟲虎為之長倮蟲麟為之長未知何據

井中心史

宋末鄭思肖字所南吾蘇人入元不仕目擊心非著



心史二卷中有書元隱事不敢示人乃以匣盛鉄裹而藏之井中至明末葉張國維撫蘇時民間撈井得之張爲序而梓之以傳名曰井中心史云

作事存心

達觀者笑勤敏者勤敏者皆偷惰者然達觀者適足爲偷惰者之藉口夫偷惰者不可爲矣一味勤敏而不達觀不免乎愚猶不失爲良善一味達觀而不勤敏不失爲智然不免爲蹈空故人作事必當勤敏而存心必當達觀庶不爲偷惰者之藉口也夫

爲好勇戒

魏公至諸子書室見有一劍問何用答云夜間以備緩急公曰使汝果能擊賊賊死于此何以處之萬一奪入賊手汝不得爲完人矣嘗聞前輩云夜行切不可刃物自隨吾輩安能害人徒起惡心耳此等言語非惟曠達無滯碍且實足爲好勇之子弟戒

諫君教子

小處放他一路大處可以邀其必聽非惟諫臣所當知即人家訓誨子弟規戒朋友約束婢僕亦無不皆然

書隱叢說卷之三終

書隱叢說卷之四

吳江袁棟漫恬著

陰德陽報

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所謂陰德者有大功德人民隱受其福者是禹之平治水土周之播種教稼皆陰德之大者宜其子孫之食報無窮推此凡一言一行有人隱受其利者皆是其大者亦可謂之明德所謂禹之明德遠矣是也總之有益於人者明德陰德無大無小俱謂之積德不望報而報自隨之以與善氣相迎則善自歸之耳積惡者反是

母爲已累

凡人之有累者有三等或爲天所累或爲人所累或爲已所累天累者疾病困悴天倫不幸者是人累者人事糾紛友朋讒忌者是已累者聲色貨利憂樂倚伏者是天累天所置人累亦難却人亦慎母爲已所累而可哉

紅線脫胎

唐人小說紅線傳從淮南鴻烈市偷事脫胎

餅匣

市肆中貨餅餌者往往有匣以盛之以極薄杉木板



為之一用之後別無他用長作棄物非若包苴他物者之猶可以別用也此餅匣者無藉其有却不可無人之小有才而實無濟於用者類是

。螻蛄鳴

月令曰螻蛄鳴或說蛙或說螻蛄紛紛不一高誘之註淮南最直捷曰螻蛄也螻蛄蟻也前後之聚訟可以息矣

孝經精義

鎮洋張賓王敘先生博通墳籍貫串經史著孝經精義五卷發明義理得聖賢之精蘊大意說孝必極於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二

事天明事地察聖之至者乃孝之至也尊富饗保祿位名壽乃孝之徵見耳施於一家為吾親之孝子施于天下為天地之孝子深得行在孝經之旨其分章段落可以正傳述之訛以每章引詩冠于下章子曰之上尤有識力視此司馬溫公可免鄉人之難矣又耿隱之云曾見古本庶人章末引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聚寶門

江寧城聚寶門外有聚寶山一名雨花臺門以山而得俗說門下有沈萬三聚寶盆者未知然否或云

水西門有猪龍為患明祖以沈仲榮聚寶盆鎮之或云取鎮觀音門下聚寶山多細石往往有溫瑩如玉者深淺紅黃不一其色黃州赤壁徐公洞亦然

。強為附會

註書者無句不註即有疑者強為附會以成文即漢儒亦不免猶醫之每病必有一方此古今之通病也余謂醫者之誤在每病必有一方豈果能無病不識乎抑強為支飾乎註書之誤在每句必有一解豈果能無意不會乎抑強為附會乎聖賢之慎闕疑者正為是也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三

。孝弟為仁之本

人家子弟先使其不敢侮慢於父兄師長則孝弟之心油然而生長成後習慣自然即應酬友朋間無不藹然可親有仁人之譽信矣孝弟為仁之本也若見父母先無遜順之意况于師長况于昆弟友朋出而處世必然暴戾恣睢所以犯上者往往易于作亂也其鬪狠之性先不能馴狎於父母之前故耳

祭必有尸

古者祭必有尸尸主也然以人為之祭宗祖則取同姓外神之屬不問同姓異姓但卜吉則可為尸祭天



地社稷山川四方百物皆有尸後世之設像今世之馬張恐本此

阿房宮賦脫胎

莊子徐無鬼篇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悲人之悲者數語杜牧阿房宮賦結語脫胎於此

日知無忘

日知其所亡學徒之上新書也月無忘其所能學徒之理舊書也徒日知而不能無忘未免務廣而荒徒無忘而不能日知未免拘墟而隘必二者兼得斯能

書隱叢說

卷之四

四

日進而不已斯可謂之好學

。猩猩嗜酒

猩猩好酒誘之以酒者始則知而詈之繼乃忘之而醉焉知其為誘而卒不免於死者貪為之也俗所謂識得破忍不過者是也人之有欲而明知故犯以蹈于網如猩猩之酒者豈少哉

紅鷺

陳其年四六中有紅鷺館裏之句紅鷺未知所出程師恭註亦未及此及閱仙傳拾遺載山陰道士管霄霞求王右軍書道德經饋以紅鷺一雙則紅鷺之所

由來也吳園次林蕙堂集中有紅鷺生小傳

收拾

凡人之弊在不肯收拾上之民心國計中之品行倫常下之金帛長物皆不可不收拾者民心不能收拾何以立國品行不能收拾何以立身長物不能收拾何以給用試觀賈人陳肆日晚即閉戶收拾計一日之贏絀所以無粒米狼戾之患學者當先從長物收拾起漸收拾到品行窮則不失守約達則兼濟天下俱從一端小節起頭是收放心之驗也不然東倒西歪日責婢僕是求諸人而不求諸己矣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五

。由近及遠

陳蕃屋室不修潔曰丈夫志在天下安事一室王十朋曰志在天下當自一室始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又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凡人作事無有不由近以及遠陳言是自文其情到底不能廣濶王言得之學者當以王言為法不當以陳言自文

明理治情

有云立言不難難于明理明理不難難于治情能以理治情則理愈明旨哉斯言凡人之著書立言者大



要在明理以治情治情而不本諸明理非失措則過當明理而不用以治情非虛元則浮腐惟明理以治情者乃為至言乃為真學

南山詩

杜拾遺北征詩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二句昌黎南山詩化出許多來然皆祖北山詩也

五平五側

五平五側詩宋玉吐舌萬里唾四海文選離桂飛綃垂織羅曹植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枯桑知天風臨川多悲風等句已造其端杜詩梨花梅花參差開

書隱叢說

卷之四

六

有客有客字子美繼其後皮陸唱和甚多疊韻梁武帝後牖有朽柳侍臣和梁王長康強沈約偏眠船舷邊已造其端杜詩業白出石壁壁色立積鐵皮日休穿烟泉潺湲觸竹犢敲殼陸龜蒙膚愉吳都姝眷戀便殿宴温庭筠枯湖無菰蒲等句繼其後焉

善學杜詩

杜詩家數最大亦最闊開後人無數法門偶有蕪詞累句亦當明眼決別不必過為迴護解詩者人執一說紛紛聚訟殊覺多事總之杜詩無一字無出處其出處當註明但不可多持岐說若入時事自有年歷

可稽倘未明言者不必強為附會至於美惡昭然黑白難混學者學其高妙處不學其蕪累處斯為善學杜詩者矣

可已則已

每事可已則已不得已乃為之如日用飲食是也不論務名求利苟非本務與急務即可舍置天下皆能守可已則已四字無不安分而得所矣

造物巧拙

凡人往往以生物之形似者為造物之巧如磯似燕冰有花之類余以為此乃造物之拙筆也何則夫造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七

物生人生物何一不是憑空撰出憑空撰出却是人仍生人物仍生物一絲不走巧莫巧於是矣若偶然此肖彼形猶文章之偶雜一懈筆也故人偶生物物偶生人羣目為怪何以此肖彼形為造物之巧乎即使十分形似到底是旁筆側筆不是正筆人於正筆奇妙處已熟習而忘反贊嘆其旁筆側筆之不經意處猶人於杜詩中忘其沉鬱頓挫處而反贊嘆其率易艱澁處也

秋發瘡痢

今人往往於夏間積暑秋間發瘡痢等疾不發于夏



而發于秋不解其故昔人有云夏至一陰初生伏於中即有暑熱不能直搗中堅所以不發至秋後一陰漸散邪熱漸進即當發病受淺者發之近受深者發之遠理固然也

義以方外

凡竹筍皆生於春而方竹筍獨生於秋枝葉婆娑可愛友人曰易云義以方外秋金屬義此得天地之義氣者余不覺嘆服

類林新咏

錢塘姚之駟博雅士也為諸生時著類林新咏三十書隱叢說 卷之四 八

六卷以故事類編每類成五排長章附註出處於其下誠有便于學者又纂後漢書補逸東觀漢記八卷謝承後漢書四卷薛瑩後漢書一卷張璠漢記一卷華嶠後漢書一卷謝沈後漢書一卷袁山松後漢書一卷司馬彪續漢書四卷共二十一卷於殘編斷簡中集取而成有補正史所未逮者有與正史大同而小異者古人零斷之筆得以布列而流覽人幸嘗其一嚮焉亦快事也姚為康熙辛丑科吾鄉陳狷亭浙震先生會試分房所取士 七絃琴

琴有七絃五絃 五音其二絃楊雄謂堯加之桓譚謂文武各加 未知孰是

少樂多累

晉王衍口不言錢強名阿堵古語云少則樂無則憂多則累亦達者之言

曲江

枚乘七發曰觀濤于廣陵之曲江曲江即浙江之錢塘江廣陵之曲江猶云揚州之錢塘江吳越總是古揚州故云猶朱買臣為會稽守治在吳地不在越中也元時省試有羅刹江賦獨錢惟善以錢塘江為曲書隱叢說 卷之四 九

江為通場之冠號曲江居士今人不知誤認廣陵濤浙江濤為二夫廣陵豈有濤耶朱竹垞曰曾鞏序鑑湖圖有所謂廣陵斗門者在今山陰縣西六十里去浙江不遠至若江都之更名廣陵在元狩三年時乘已卒不應先見之于文是七發之廣陵非江都也明矣

陳貞女

陳貞女者姓陳氏許字吳江諸生王岷望子岷望子未婚而天貞女聞然守志不動聲色父母憐其志而聽之垂十載凋瘵以歿所着素履破落不堪終身不

子方



易臨死囑書靈位曰許字王門陳女之靈以破素履供靈座下隣人道其事有垂泣者

諸神木主

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神前代俱有肖像有封爵明高祖正祀典止書其木主曰某岳某鎮某海某瀆之神極為明理極為得體蓋百神者岳鎮海瀆精氣之所在也必佩服儼然猶世人之謂上天有玉皇大帝者不亦妄乎

中天中文

伏羲之易為先天神農之易為中天黃帝之易為後

書隱叢說

卷之四

十

天此干令升注周禮三易之說也邵子之言先天後天蓋本於此今人知有先天後天而不知有中天猶尚書知有古文今文而不知有中文也中文出後漢書劉陶傳

零丁

齊諧記有失兒女零丁謝承後漢書戴良有失父零丁零丁今之尋人招紙也朱竹垞曝書亭集有為陸進士作零丁

古人姻眷

子張之子申詳為子游婿子之與蘇秦為兒女婚姻

司馬遷外孫楊惲張敞外孫杜鄴光武外祖樊重嚴光為梅福婿諸葛武侯姊婿龐德公蔡邕外孫羊祜祜先為孔融外孫孫策外孫陸抗陶侃女適孟嘉陶潛又為孟嘉外孫樂廣婿衛玠鮑靚婿葛洪韓擒虎甥李靖魏徵外孫薛稷又為褚河南甥杜甫甥李陽冰韓愈婿李漢姪婿李習之劉綱亞婿裴航蕭穎士婿柳淡趙昌言婿王旦文正婿韓琦杜祁公婿蘇子美李虛已婿晏殊婿富弼趙文敏甥黃鶴山樵王蒙李公擇甥黃山谷米元章婿吳彥高朱文公婿黃幹徐有貞外孫祝允明

書隱叢說

卷之四

士

吉光

瑞應圖曰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御四方則至一名吉光吉光是馬名今人動曰吉光片羽誤矣

保生

席上腐談曰有一術可療百病但脅腹縮尾閤閉光瞑目頭若帶石即引氣自背後直入泥丸而後嚙歸丹田不問遍數行住坐卧皆為之此亦保生修養之一法也

祭土

祭土有三項天澤之祭祭皇地祇乃大地之神

一第... 子張參... 反王內



與天對者后土之祭即句龍也祭五行之神與祝融等配者或以后土后稷相配句龍配食于社即以后土爲社也社稷之祭祭邦國鄉原之土神而里社從之中雷之祭祭一家之土神凡有是土即有是神也以后土爲社世人因名社爲后土今人不知后土之爲后者君也乃以后土夫人稱之殊屬可笑

中雷

禮記曰家主中雷而國主社古人掘地而居開中取明雨水雷入謂之中雷言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爲中雷在國爲社也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三

。攘羊子證

論語攘羊子證之說呂氏春秋詳言其事乃其子旣證父攘羊以明父之過而又自拘司敗以聲已之罪故當時惑其當理所以來葉公之問而夫子答以中道之論不然但曰證父攘羊夫人而知其不直矣何待嘵嘵以質諸聖人哉

真武

真武廟即玄武乃北方七宿之象宋有天下避祖嫌名改玄爲真道家遂塑披髮仗劍之形然則天上星辰皆有面貌形像耶

。陰騭文

世傳文昌陰騭文勸人爲善其意非不甚美然不免流入因果之說作善降祥不善降殃聖人亦言之然而氣數不齊吾儒亦信其理而已君子之爲善也盡其所當爲而已非有所希報於天也其去惡也絕其所不可爲而已非有所懼禍於神也苟云爲善之利慕而爲之者希其利也或有未利則必廢然返矣苟云爲惡之害畏而不爲者避其害也偶未見害則必晏然處矣彼釋氏福田輪迴之說俱以利害動人者祇爲下乘說法耳今之陰騭文無乃類是恐亦道流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三

造爲此文陽爲勸世陰驅吾儒而入彼教况首云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非釋氏輪迴之說乎儒者猶崇奉之何耶

杜詩繪神

杜詩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此乃繪夜雨之神人只寫得聽夜雨而杜偏能寫出看夜雨也

。公平

爲人當守公平二字公是公道平是平心爲人公平則無殘忍刻薄之事處家公平則無厚薄怨尤之嫌處世公平則無猜嫌爭鬪之心居官公平則無輕重



冤濫之獄公平二字即是聖門終身可行之一恕耳  
演出二字賢愚共曉

沙鼠非兔

白兔古稱瑞物近有為人豢養馴習者甚眾余家亦  
頗繁育曾見一書云沙鼠似兔白色然則人之豢養  
者乃沙鼠耳非白兔也不然古稱狡兔何不狡耶古  
稱祥瑞何多瑞耶又西士畢金梁曰此名鼯鼠非白  
兔也

南干佳句

震澤顧南干 倬篤志好學貧窮賣志以歿有南干詩

書隱叢說

卷之四

十四

藁若干卷出門復入門一詩余最愛賞之曰門前兩  
小橋橋根石齒齒橋畔三五家居鄰委巷裏素無車  
馬氛而有淳厚理辛勤務農桑或亦職經紀愧我廁  
其間栖薪與水迂踈百不能幸未蒙見詆出門復  
入門動輒關所指頃余促裝別牽衣贈鞭箠忽焉仍  
還歸爭來問所以軒天日正午雞鳴炊煙起風寒木  
葉脫清影逼墟里憶昨海霞紅頓令殘照紫江湖氣  
慘冽衰病似多否浮雲空中停聚散適然耳豈其行  
有翼未必止遂泥春風紛筋脾猶可任策使回頭謝  
衆鄰住久諳誼美歲宴官租完盡謀及婦子雞豚酒

忝間為樂無彼此恬熙小村落迥絕塵市鄙酣歌意  
方長懸旌罕定止歌罷益滋悔悔不秉耒耜其跌踴  
可喜處置之杜集中幾無以辨信哉詩之窮而益工  
也集中佳句為摘錄之新荷云笑浮西子靨嬌動洛  
妃鈿未得裁為服還能擲作錢石湖泛月云坐久人  
如玉歌圓響並珠又句云人逐棋聲遠春從鳥語知  
又句云月上溪全白風高天自寬賀人登科云文章  
到此疑無準針芥於君亦有權新燕云綠楊江上烏  
衣巷紅杏盧家白玉堂又句云繁華滿眼羈臣老貧  
賤雙眉壯士低

書隱叢說

卷之四

十五

石蠚

海槎餘錄云石蠚生於崖之榆林港港內半里許土  
極細膩最寒但蠚入則不能運動片時成石人獲之  
置之几案能明目乾隆癸亥春余購得一枚螯跪甲  
腹不異常蠚但多泥滓耳其質則石其色則蟹跪有  
斷處空中宛然有非人力之所能為者噫天地間物  
化多矣有人化為石者有水化為石者有石燕石蠚  
之屬總不似石蟹之真蟹成石而石則仍蟹者也方  
洲雜言云家藏石蠚一枚具體如生以水磨之腥氣  
如蠚病目者稍塗兩背頗能定痛可以補本草之缺



夢及兩世

海寧王某其父赴部謁選時先夢掣籤一掣而三籤在手視之乃山西一縣及睢寧縣與江寧縣也方竊計於例不符恐為主者所叱而主者反謂之曰汝都去可也不解何謂越日果選得山西之縣與夢中相符後乃陞遷而卒並不作縣矣其子某援例捐選初任即得睢寧縣旋即奉檄清查江寧縣錢糧即日攝篆不久告罷而終不謂一夢之驗遂及兩世也

浦城蒲城

蘇州顧某初任福建浦城縣時置辦前導之燈為舖

書隱叢說

卷之四

六

中訛加艸頭為蒲城亦意外置之後丁艱服滿補陝西蒲城縣事有先幾如此

响嶼碑

南岳响嶼碑昌黎有千搜萬索之嘆劉禹錫謂此碑流跡已久有云山崩後埋沒於碧雲峰下宋嘉定中蜀士因樵夫引至其所以紙打其碑刻於夔門觀中後亡又有得模刻於嶽麓書院者潘稼堂曰响嶼碑者岳山實無此刻嘉靖間始出長沙守刻之岳麓篆體奇異箋釋支離識者有贗鼎之疑今反取岳麓本翻刻置此當為山靈所笑也

事適相類

覆水不收本公事傳奇用之於朱買臣青衣行酒本晉懷愍傳奇用之於宋徽欽甚矣二事之適相類也

制度不廢

雄暴之君亦有制度為後世所不廢者始皇之稱皇帝設郡縣築長城隋煬之運淮汴進士科武后之置武舉設殿試皆至今行之而蔡京之漏澤園亦于今不廢

張真人

漢時張道陵入龍虎山修鍊歷唐宋元明代嗣其教江西通誌及龍虎山志所紀世系封爵甚詳明史張正常世習符篆祈禳驅邪元時賜號天師明太祖曰天有師乎改授正一嗣教真人秩視二品隆慶時所為不法遂改上清提點秩止五品厥後黃綠用事太監復故本朝傳至張繼宗聖祖賜以御書匾額誥授光祿大夫雍正中革去真人止稱留侯不久旋復乾隆二年給與張昭麟一品封典張遇隆于七年入京禮部覆稱隨班應列左都御史下侍郎前鴻臚寺梅奏准不必入班嗣後值百官朝賀之期免其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七



到班行禮永以為例

丁憂

古人最重丁憂不僅三年之喪也期服亦解官凡祖父母本生父母伯叔父母胞兄弟正妻長子俱是且有師長亦去官者晉唐以來及明初往往如此今但重喪解官且有在任守制者嗟嗟欲日長而理日消矣乾隆初年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一切官員不許在任守制本生父母亦令解官漸復古意

武職終喪

武職親喪例不解官本為邊事重大故有越常例也書隱叢說

卷之四

六

然岳武穆當國家孔棘之時竟解兵柄持服終喪若非孔棘之時又非邊疆之任宜從文臣一例終喪庶忠孝兩得如邊疆重任一時難于更易者格外從權可也

。 葬不擇年月日時地

呂才陰陽書序略曰禮天子諸侯大夫葬皆有月數是古人不擇年月也春秋九月丁巳葬定公兩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是不擇日也鄭葬簡公墓之室當路毀之則日中而窆子產不毀是不擇時也古之葬者皆於國都之北兆域有常處是不擇地也

此數語痛快沉着足祛舉世之惑

遏欲不可縱欲

易曰君子以窮理遏欲禮曰欲不可縱人生處世無在無欲如聲色貨利之類日見可欲焉能不亂所以君子貴有遏欲工夫即未能到極至處且先從不敢縱欲做起不縱則遏矣庸眾之人往往縱欲者多不知縱之則狂遏之則聖學者當於遏欲縱欲之介加之意哉

西瓜

西瓜爾雅本艸齊民要術及諸類書並不載知昔所書隱叢說

卷之四

九

無五代時胡峤於真珠寨東行數十里入平川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紇得此種又宋洪皓使金貶遼陰山得食之又文文山西瓜吟云拔出金佩刀切破蒼玉瓶千點紅櫻桃一團黃水晶似此則瓜生西域輾轉而漸入于中國焉今則哈密瓜遍地矣然劉楨賦云藍皮密理素肌丹瓢陸機賦云攄文抱綠披素懷丹張載賦云玄表丹衷呈素含紅斯皆非西瓜無以當之三子皆魏晉人也則瓜亦不始于五代矣邵平東陵瓜疑即一瓜也

異物



唐時魏生於砂磧中得石片如手掌大狀如甕片半青半赤賈胡以千萬易之曰此寶母也但每月望設壇祭之一夕珠寶皆自聚故名寶母菩薩寺僧得李林甫襯禮有一物如朽釘長數寸商胡識之曰此寶骨也價直一千萬有人得青石有鼻穿鉄索長數丈海商識爲協金石投海引出上必有金唐睿宗施一寶珠于大安國寺狀如片石赤色夜則微光光高數寸有西域胡人見之曰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二尺埋珠其中水泉立出可給數千人徐彥若渡海得一琉璃瓶中一龜旋轉不停而瓶口極細不知何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二十

自而入夜覺舟偏重視之則羣龜層疊登舟棄之後問泊主云名曰龜寶則天時西國獻青泥珠一枚珠類拇指微青色施西明寺有胡人云西國有青泥泊多珠玉珍寶但苦泥深不可得若以此珠投泊中泥悉成水其寶可得孫鳳有一琴有人唱曲則琴絃自相屬和有道人見琴背一孔曰此中有蛙出黑藥少許即有一綠色蟲走出背上隱隱有線文道人納蟲而去自後唱曲琴絃不復鳴矣名曰鞠通耳聾人置耳邊少時即愈温州商張愿海洋遭風漂泊得一山竹倭客見而爭買曰名聚寶竹每立竹於巨浸中則

諸寶不采而聚馮翊嚴生遊峴山得一珠如彈丸黑色而有光視之瑩徹如冰焉胡人曰此清水珠也即命注濁水於缶以珠投之俄而淡然清徹矣蘇子瞻嘗言其先祖光祿云有一書生晝坐簷下見大蜂觸蛛網相螫久之蛛墮地起視之已化爲小石矣異而收之因置衣帶中一日過市遇蠻賈數輩視書生愕貽揖曰願見神珠乃以帶中石示之羣賈喜曰此破霧珠蠻人至海上採珠寶常以霧暗爲苦有此珠霧即自開因以寶貨易之宋周俊叔得十二時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等十二字點畫可數巴東下巖院僧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三

水際得青磁碗折花及米其中皆滿以錢及金銀置之皆然自是富厚僧年老擲碗江中謂徒弟曰不欲爾增罪累也此碗謂之聚寶碗有牧羊兒入古墓中得黃磁小瓶偶投豆莢于中隨手盈滿名曰聚寶瓶明初沈萬三有聚寶盆于闐國朝貢使攜一鉄鐺投以水頃輒百沸渡漠賴之謂之寶鐺回回入貢道山西與民買一池入穴得泉源乃天生一石池水從中出取之不竭謂之水寶明天妃宮僧以行童已煮將熟之二鶴卵納巢中數日後忽出二雛探其巢見一木尺許彩錯香馥持供佛前倭人見之曰返魂香也



重購而去衢州醫士毛存敬於老猴處得一小盤其圓徑尺其色淡青其質類木石而非木石四周皆窻不知爲何物後太監鄭和採寶西洋存敬以醫士當行獻此盤祈免鄭驚喜曰此定珠盤也夜以此盤浮海上光明如月海中之物皆吐珠盤中不可勝數韓城縣古墓中得塊玉如簪形賈胡一見請售之曰此字洗也試以玉拂字字皆滅丹陽有人得圓石破之中有一蟲狀似蟻蠕蠕能動因棄之有人語之曰欲求富厚莫如石中金蠶蓄之則寶貨自至詢其狀則石中蟻蠕也金陵人家有一石有十二孔按十二書隱叢說

卷之四

三

時每到一時有紅色蜘蛛結網其上後網成前網即消天然日晷也有農夫耕地得劍售價百萬約來旦取之歸見庭中有石偶以劍指之立碎詰旦售者歎詫曰劍光已盡不復買苦問之曰此是破山劍唯可一用吾欲持之破寶山耳京師窮市有古鉄條高麗使識爲定水帶海水鹹者一投之立化甘泉華亭市中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鉄非石有海商貨之曰此至寶也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載淡水自隨今但以大器滿貯海水置此井於中汲之皆甘泉也段成式云海井魚腦有竅吸海水噴從竅出則

皆淡疑此井即此魚腦骨也西士南懷仁坤輿圖說中有此魚焉天下事物有不可以理詰者

欹床

曹操作欹案卧視書欹案之制不傳唐楊炯有卧讀書架賦今西洋奇器圖中有之然亦難意會沈括忘懷錄有欹床云左右互倚令人不倦余意今之醉公床或是其遺制可以互倚而欹眠但不可几書僅可手卷卧觀耳

娑羅樹

唐天寶中安西進娑羅樹李邕作娑羅樹碑歐陽公書隱叢說

卷之四

三

有定力院七葉木詩有云鈿砌陰鋪靜虛堂子落聲亦此樹耳都穆遊名山記云華山老君殿前有娑羅樹數百年物其子類栗灰之服以酒可愈心痛許鶴沙湏行紀程云過應城百里曰觀音崖有娑羅樹一株大百圍范成大三峩山記大峩山有娑羅平又杭州昌化千頃山側娑羅一株每初夏花開香聞十里五臺山娑羅樹畫圖鏤板京師卧佛寺有娑羅樹二株岐山周公廟有娑羅樹二株廬山大林寺有娑羅樹二株外如巴陵淮陰安西伊洛峨眉山皆有娑羅樹江寧燕子磯弘濟寺中有娑羅樹二株髮髻可愛



明永樂間三保太監西洋帶回之種以錢易其子數枚心痛者服之亦效世俗多指言月中桂為娑羅樹者俗作娑婆大約以其扶疎之影又為世間罕見者耳

勇於為善

知行工夫合是一轍今人動分為兩極讀書則曰予既知之處事則曰吾未能行是不免乎暴棄也行有未到究竟知得不徹如為盜賊之非人所能知不為盜賊之事人所能行若盜賊之心人所不免者外面為詩書束縛中心私欲未盡不免淪於卑污若此者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五

總少獨知工夫昔人所謂不慚衾影者是也若果勇於為善立志果決不求人知遇事時漸漸克去已私光明正大自有一番境地聖賢所以貴強恕之學也暴棄者質雖美終無進境強恕者力雖淺日就高明學人其無因循怠諉之念而可哉

用功從正心始

聖賢學問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齊治平是脩身以後事格致誠正皆所以修身者初學入門自然當從格致始然吾謂正心尤要雖非格致誠無以正心但從事之初道理浩瀚無窮必須先立粗粗間架然後可

以用功入手粗粗間架者正心是也格致以後之正心乃心無不正之正格致以前之正心乃不敢入邪之正心學者必先有不敢入邪之正心而後從事於格致得寸則寸得尺則尺馴至於道而不難矣其所謂粗粗間架者尤必有勇以立之宋儒所云果而確是也不然終年格物於身心毫無裨益聖人之教於格物中辨邪正故曰以格致先之今人因聖學昌明之後反多習而忽焉之事故曰用功當從正心始正心必以勇立苟能勇于入道先正其心以後做工夫自然一步深一步

書隱叢說

卷之四

五

聰慧天授

晉符朗食雞知雞棲半露食鶯知黑白之處宋韓玉汝性嗜白鴿亂以他色輒能辨其非陸羽辨江水非南零此與公冶長解鳥語介葛盧辨牛鳴同一天授非學力可到

為已為人

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朱子曰君子儒為已小人儒為人以學問而言則然若以應世而言則君子儒為已小人儒為已也

書隱叢說卷之四終



書隱叢說卷之五

吳江袁棟漫恬著

易經紊亂

今人但知王弼亂易不知在前已有亂之者梁邱賀分彖辭於各卦之下鄭康成移文言於乾坤二卦之後至王弼復移象傳於各爻之後經三紊亂非復易之舊矣然便於省覽故至今因循不改朱子復之程子因之各有意義元張清子作周易本義附錄集注以文公本義置之王弼今易經文之下未甚行明初程朱兩義並行移易本義次序以就程傳後乃去程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一

而用朱經文竟從程之舊焉以朱義入程經是又一紊亂矣 御製周易折衷出天下復觀古本焉

不躁不逆

人身具天地元氣不致戕賊則元氣不損即多方導養而元氣亦不益人能淡薄世味不以外役勞心久而不渝自足致壽人之勞心要不外二端躁以圖功逆以撓情而已孰不喜功緩以為之既不害心亦不害事人孰無情順以養之既善於處已又善於處人不然徒為負重之蟻遊釜之魚耳此二語即聖賢懲忿窒欲之謂能守是意自能致壽即形骸有盡而真

氣常存矣彼偃仰呼吸鍊形服食者適足自苦且將貽悞於人其亦汰其流而未澄其源也所謂求益而反損者也

識緯書名

緯書八十一篇乾坤鑿度乾鑿度易稽覽圖易坤靈圖易通卦驗易卦統通圖易卦氣圖易元命包易萌氣樞易是類謀易辨終備易中孚傳易運期易九厄識易河圖數

尚書璇璣鈴尚書帝命驗尚書考靈曜尚書鈞命決尚書中候尚書刑德放尚書運期授尚書洛罪級尚書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二

書五行傳尚書大傳中候握河紀中候考河命中候摘洛戒中候雜篇中候洛子命中候摛洛貳中候義明中候勅省圖中候稷起中候準織哲洪範緯

詩含神霧詩紀曆樞詩推度災詩細歷神淵

春秋元命包春秋運斗樞春秋文曜鈞春秋合誠圖

春秋演孔圖春秋說題辭春秋感精符春秋潛潭巴

春秋佐助期春秋考異郵春秋保乾圖春秋孔錄法

春秋少陽篇春秋漢含孽春秋握誠圖春秋命曆序

春秋內事春秋緯

禮稽命徵禮稽命曜禮含文嘉禮斗威儀禮號謚記



樂稽曜嘉樂動聲儀樂叶圖徵

孝經援神契孝經鉤命決孝經中契孝經左契孝經右契孝經威嬉拒孝經內事圖孝經元命包孝經雌雄圖孝經分野圖

河圖括地象河圖稽命徵河圖稽耀鉤河圖始開圖河圖要元篇河圖皇參持河圖赤伏符河圖會昌符河圖考曜文河圖絳象河圖握通記河圖玉板河圖龍魚河圖握矩記河圖帝通記河圖著命河圖挺佐輔河圖真紀鉤河圖秘徵篇河圖天靈河圖合古篇河圖提劉篇河圖錄運法河圖閨苞授河圖帝覽嬉書隱叢說

卷之五

三

洛書甄曜度洛書寶號命洛書錄運期洛書靈准聽洛書摘六辟洛書稽命曜

論語撰考識論語比考識論語摘輔象論語摘衰聖論語陰嬉識等篇大都偽撰者居多隋文帝盡焚之今所見者十三經註疏白虎通後漢書傳註文選注隋唐經籍志太平御覽說郛蒼萃成文而已八十一篇之外俱爲識書

。公私之辨

公私二字雖有人已之分却是當情理者謂之公不當情理者即謂之私也當乎情理者雖爲已不失爲

公如祁奚舉子第五倫視子疾是也不當乎情理者雖爲人不免爲私如鄧彪之讓封伯道之棄已子是也惟圖利已不顧他人者無論矣即使爲人不爲已似乎甚公而隱微之際稍有一念爲名爲利有所爲而爲之不能當乎情理者即是私心必當乎情理無所爲而爲之雖身冒不韙到底是至公無私觀人者當於此鑒別焉

長恨歌傳

唐陳鴻長恨歌傳妙在敘事停頓處每每作波致以搖曳之如日射水紋動盪不定月移花影姍姍來遲書隱叢說

卷之五

四

真得文章家三昧也

。內自訟

易曰君子不遠復無祇悔書曰改過不吝孔子贊顏子曰不貳過又曰過則勿憚改又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人非聖賢誰能無過但怙過不悛者即爲自棄是遷善改過學者最緊要事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不過能遷善改過以復於無過之地耳夫過有有心之過有無心之過有心者自當懲創而痛改無心者亦宜策勵以漸改然改過亦有二端若或迫於利害或貪夫名位有所爲而改之者不能十分除根且未必



永久若不為名利自出本心不求人知無所為而改之者可以十分除根且得永久夫子所謂內自訟者是也內自訟則以心問心不求人知也

自強

月攘一雞孟子欲其速改所以曰何待來年夫日變為月不可謂非改過之漸然不能速改將優游漸漬惟恐其生退心耳君子所以貴自強之學也自強者勇于為善也

鰲山景

唐時新羅國獻萬佛山佛形大者或逾寸耳前有行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五

道僧徒不啻千數下有紫金鐘徑濶三寸上以龜口銜之每擊其鐘則行道之僧禮首至地蓋關楨在乎鐘也其工巧有出人意計之外者今有鰲山景者前列層臺演劇高樓靚粧市肆飲食耕農負擔僧道朝禮士女遊嬉種種悉具後以索綜之貫以轆轤一舉手間前之種種無不俯仰翕闐磬折旋舞想此亦得萬佛山之遺意

古人姓名

許由字仲武伊尹名摯易牙名壘伯樂姓孫名陽仲雍字孰哉百里奚字井伯杜康字仲寧莊周字子休

孫叔敖名饒老聃父名乾字元杲尹喜字公文鬼谷子姓王名詡范蠡字少伯文種字子禽荆軻字次飛伯夷名允又曰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又曰致字公達又曰公遠中子名仲遼父姓墨黯名台愔又曰父名初字子朝介子推姓王名光墨子姓翟名烏彭祖姓籤名鏗太公名涓字子牙箕子名胥餘子產字子美陳仲子字子終徐偃王名誕蜀王杜宇名蒲卑塞翁姓李師曠字子野盜跖名雄徐福字君房四皓朱園公姓園名秉字宣明或云姓唐綺里季姓朱名暉字文季夏黃公姓崔名廓字少通角里先生姓周名術

書隱叢說

卷之五

六

字元道項伯名纏壺關三老茂姓令狐文翁名黨字仲翁伏勝字子賤鄭子真名璞張道陵名輔浮邱公姓李壺公姓施名存吳剛字質楊王孫名貴甘公名德洛下閔字長公東方朔姓金叔孫通名何嚴君平名遵丁公名固侯芭字鋪子作越絕書之吳平字君高武陵漁人姓黃名道真君苗姓崔臣瓚姓薛花卿名敬定臨邛道士姓王名丹蘇子瞻字和仲子由字同叔赤壁吹簫客姓楊名世昌黨人碑匠安民姓李徐神翁名守信

王母姓楊字婉姁東海孝婦名周青衛夫人名鏐字



茂漪綠珠姓梁萼綠華姓楊焦仲卿妻名蘭芝木蘭  
姓魏羅敷姓秦

支遁姓關帛道猷姓馮佛圖澄姓帛又曰濕道安姓  
衛慧遠姓賈寶誌姓朱竺道生姓魏一行姓張名燧  
黃蘗姓邢圭峰姓何懷素姓錢智永姓王名法極皎  
然姓謝齊已姓胡貫休姓姜辨才姓袁靈澈姓湯無  
可姓賈即島從弟佛印姓謝字端卿

### 處世闇修

晉衛玠曰非意相干可以理遣力有不及可以情恕

此可為學人處世之箴隋文中子曰何以息怨曰無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七

爭何以止謗曰不辨此可為學人闇修之方

### 品格迥別

陳標詠蜀葵詩云能共牡丹爭幾許得人憎處只緣  
多韋絢以比鶴與鷓鴣之俱胎生而人言鶴不言鷓  
鴣也其間似有幸不幸存焉然而品格自然迥別

### 胡僧呪術

漢武帝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令  
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  
者忽死唐貞觀中西域胡僧有呪術能生死人傅奕  
曰此邪法也臣聞邪不干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呪

之而奕不動僧反自斃推其理呪術可驅惡氣為厲  
令人阻閉而死此正不敵其氣必有所歸所以反而  
自斃耳後西遊記中用此事亦甚明曉

### 假面

高齊蘭陵王長恭白類美婦人乃著假面以對敵與  
周師戰于金墉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乃為舞以效  
其指麾擊刺之容今人著假面以戲而助其勇壯之  
氣者本此

### 骨力超羣

南史羊侃膂力絕人所用力至二十石馬上用六石

書隱叢說

卷之五

八

弓嘗於兗州堯廟蹋壁直上至五尋北史沈光驍捷  
跣弛禪定寺中幡竿高十餘丈適值繩絕非人力所  
能及光因取索口啣拍竿而上直至龍頭繫繩畢手  
足皆放透空而下號為肉飛仙唐柴駙馬紹之弟有  
材力輕趨迅捷嘗著靴上磚城直至女墻手無扳引  
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時人號為壁龍宋令文有神  
力有牛觸人莫之敢近令文按兩角拔之應手倒頸  
骨皆折而死又以五指撮碓甯壁上書得四十字詩  
能以一手挾堂柱起以衣壓于下令文即之問之父  
汪節有神力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碾置二丈方木于



碾上木上又置一床床上坐龜茲樂人一部曲終不  
下無難重之色又建中時三原戴竿婦人王大娘首  
戴二十八人而走明張進諫躑躅如飛鳥以二食指  
按屋簷擲身空中騰躍數迴瓦不墜裂亦無磕撞聲  
拳擊牙旗石磴火迸石裂屑飛數丈歐千斤乘馬過  
獨板橋馬跼蹐不行歐以右臂挾其馬高步而過顧  
道民日行六百里頃刻能噉百器又能數日不食此  
等另有一副骨力非尋常意計之所能度也

減嗜欲

讀書人第一要減嗜欲為主減嗜欲則無所係累而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九

綱常名教得伸矣所以昔有云咬得菜根則百事做  
得也嗜欲多則身家念重富貴心切利害所關明知  
故犯不惜屈志以從之殊為可惜漢馬融豈非卓然  
儒者止緣絳帳女樂不能屏去嗜欲所以一得罪于  
鄧氏十年不得調而其志餒矣後李固之獄竟為梁  
冀下片紙而不惜非不知也乃懼其失富貴而忍而  
行之耳臨大節而不可奪之謂何乃伯仁由我而死  
耶遂為千古唾罵不亦哀哉究其原一絳帳女樂階  
之厲耳故曰讀書人第一要減嗜欲為主也若縱欲  
滅理者固在不論不議之列吾于馬融尤有春秋責

備之思焉

無諂無驕

貧而無諂富而無驕非聖賢止境到底是學人進境  
何則凡人貧者氣餒往往不免於諂諂之不已流而  
為盜心富者志盈往往不免於驕驕之不已溢而為  
淫志所以不足者每有盜心有餘者每有淫志不獨  
處境為然才學行業皆然最卑污者淫盜之行最難  
絕者淫盜之心凡有一點踰泆之心即淫也凡有一  
點苟且之心即盜也要絕淫盜先從無諂無驕做起  
學人其毋輕視哉

書隱叢說

卷之五

十

才鬼頑仙

陶貞白曰寧為才鬼無為頑仙斯言良是才者鬼可  
為仙非仙亦仙頑者仙可為鬼非鬼亦鬼人可不勤  
于誦讀耶

塞諸河源

紫元夫人受寶書於魏華曰有泄我書身為下鬼塞  
諸河源漢趙合德既死趙后夢中見帝問昭儀何在  
帝曰以數殺吾子今罰為巨鼃居北海之陰水穴間  
後世稗官荒唐之說亦有所本

織錦迴文



蘇氏織錦迴文八百餘言分圖析類總得詩三千七百三十四首以一婦人之才縱橫變化若此殆古今無兩者矣繼之者唐范陽盧母王氏撰天寶迴文詩凡八百十二字上元初有南海女子製盤鑑圖銘迴文一百九十二字皆四言

### 不可驟藥

凡人患風寒暑濕之疾不可驟然服藥以病勢正盛不可遏且恐病症雜出莫究其原急有所投如以石投水醫家越宿疹之不謂其病之雜出而正盛方悔昨藥之誤投何味轉輾徬徨非惟無益反致損者往往有之必當於病勢稍定之時脉理現症可以意度然後投劑庶幾可以獲效焉

### 可欲不亂

昔人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此語爲做工夫人而言也極欲做工夫時却于紛紜酬酢中有可欲以亂之此心或出或入把持不定惟恐退步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也此時當極力把持或廢聰絀明可欲在前見猶不見或遠視廣聽可欲在世身與之遠夫然後此心常存不爲其所亂矣魯男子之閉門不內亦此意也若自暴自棄者與可欲親不覺可欲之非

書隱叢說

卷之五

十一

烏能不亂哉

### 神道事之

或問曰子言精氣聚而成形又言天地間莫非氣之流行人既得正氣而成形矣鬼神何不可得精氣而成形乎土偶何碍應之曰山川岳瀆各有精氣然此精氣者變化不測之謂神有形可象人也非神也若偏氣所聚偶爾成形者時聚亦時散猶之草爲螢麥化蛾不足爲憑也只看人家祭先本有音容可追然只爲木主以展其孝思或圖其像耳自古至今不聞於家廟中塑幾代土偶以事之何者以神道事之不

書隱叢說

卷之五

十一

### 。仁術

人情翻覆不可恃理直行即自問無愧苟直情徑行不爲人誦毀即爲人排擠工於譖人者必舉其疑似者以入其罪巧于排人者必摘其罅隙以甚其過一時小人爲之快心千古君子爲之沮氣故聖王制律必曲盡小人情狀所必有而後止真如見其肺肝也若盡以君子之心待人則律亦不必設矣孟子曰是



乃仁術也術字最下得妙無術行不得仁自問無愧仁矣直情徑行無術也學人其知此意哉

○改過遷善

書曰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劉先主誠後主曰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學者深體乎此實是改過遷善進境為小善者日積月累以至於大不為小惡者日朘月削以至於無母視為口頭熟語身體力行其味無窮大凡口頭熟語往往忽視一經審度體驗即是學人進境不能是者即自暴自棄人也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三

○名過其實

人好名天亦靳名所以最忌名過其實為正人者應得福而有缺陷必有名過其實處人世尊崇太過應得之福往往以虛譽消之為不正人者應獲禍而有餘地亦必有名過其實處天下之惡皆歸應得之禍往往以全毀彌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天理感召實在如此有不盡然者乃名過其實之故耳故不虞之譽不敢受求全之毀不必辭也

虛心實腹

老子曰虛其心實其腹虛心可以具衆理實腹可以應萬事然其中亦寓修煉之道吐納家言靜坐閉目運氣使目觀鼻鼻觀心心注丹田則心火下降腎水上騰成既濟之功豈非虛心實腹之謂乎

○處已處事

棄短用長任人之道能以此處已即不能智術禦萬變亦可才能蓋一世避實擊虛用兵之法能以此處事雖不能勇往以直前亦可通權而達變

老人

乾隆中江西有老人過蘇年一百三十七歲撫院與之款晤終日閉目不多言豈頤養之道固如是歟抑耄年精力已不振乎十年又有湖廣老人一百二十四歲過省中十一年又有湖廣老人一百四十一歲請恩寵賚有加百歲老人邸報中一歲之內或有幾人然女子嘗居十之八九至於一百四十餘歲之老人實所僅見也

桂枝寃銷

唐劉得仁貴主之子昆弟皆歷貴任而得仁獨應舉出入文場竟無所成既終僧栖白詩云忍苦為詩身到此冰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

書隱叢說

卷之五

四



寃始銷昭宗時追贈已故孟郊等十八人進士及第  
得仁與焉真所謂生得一枝寃始銷也有詩三卷流  
傳于世以視富貴而泯滅不彰者何如哉

檀弓文法

陽谷漫錄云檀弓齊大飢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  
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買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  
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惟不食嗟來之  
食以至于斯矣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以文意言之  
揚其目而視之終不食而死其上皆當有餓者二字  
從而謝焉其上當有黔敖二字檀弓之缺字如此余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五

謂三處俱不必加餓者黔敖字古文簡捷之法固如  
是也今平平讀去何嘗不瞭然乎

物化

物化亦陰陽變動之所為無情化有情腐草化螢麥  
化蛾積灰化蠅茨化龜石化羊樹化牛葦化牛葦  
化蒼朮化龜朽竹化蜻蜓苧根化鮑茅根化蠅化螢  
竹根化蠲飯化赤蜘蛛木枝化蚓古度子化蟻艸燼  
化蝦人髮化鱗荇莖化鱗蒿化蟻蟻竹化蛇殼化蠱  
蟲稻化蒼菌化蜂蔬化蝶朽木化蟬朽瓜化魚稷米  
化鯽莧汁化蠶壞裙化蝶百合花化蝶木葉化蝶松

樹化老人枸杞化大楓化羽人有情化無情蟹化石  
蜃化殼蚯蚓化百合羊肝化地臯水蟲化石蛇化石  
蠶化石蟬化花有情化有情子子為蚊水蟲化蜻蜓  
蛇化鱉科斗化蛙雉化蜃鼠化蝠鼠化鶉鼠化鯉蛙  
化鰕蟻螂化蟬蝗化蜻蝗化魚蝦鷹化鶯鱗化蛟虻  
蜚化鼠羊化鼠蚯蚓化蛇龍化蠋桑蠶化螺羸石首  
魚化鳧魚化龍猿化獾魚化蛟小魚化蝗蝨化青蟲  
馬化狐鯤化鵬蛇化雉鵠化猿鳥化鼠蠹化蝶鱸化  
魚蠻子化蠅老踰化猿燕化鴿兔化鶯蟻蟻化復育  
復育化蟬蜈蚣化蒼牛化虎羊化狼鼈鼈化鶉黃魚

書隱叢說

卷之五

六

化鶉諸蟲化蒼魚化鼠鼈化鼠海邊黃魚化鸚鵡又  
化綠鳩黃牙魚化黃鶯海魚化黃雀泡魚化為豪豬  
鯊魚化虎沙魚之斑者化為鹿鹿入水化為魚無情  
化無情馬血化鱗人血化野火老韭化莧虎目光化  
石墜星化石松化石松脂化茨梅化杏橘化枳絮  
化萍松脂化琥珀水化石蕪菁化芥干歲積米化玻  
璃鬼血化瑪瑙輾轉相化雀化鴿化雀鳩化鷹鷹  
化鳩魚卵化蝗蝗子化魚鷓化鸚鵡化布穀布穀化  
鷓鴣化蛾蛾化蠶蠶化蛹鼠化鴛鴦化鼠鴛鴦即鷓也  
甚者馬化人虎化人狐化人猿化人獲化人人化石



人化蛇人化熊人化狼人化蛾人化杜鵑人化龍人化虎人化牛人化馬人化驚人化龜人化魚人化猿人化鶴人化沙蟲人化豕人化犬人化鳥人化猫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總不足於陰陽之氣耳足於五行之氣者將庸愚化為賢哲賢哲化為聖神矣

瓦礫場

白獺髓載江右一尉凡事不少恕尤多刻剝出巡之次市民邀請宴飲深夜而散兵卒皆醉倒初以為市民好客孰知是夜其被苦吏民乘兵卒之醉取其兵器故為尉劫掠部民家憲司邏捕錄治後案成削去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七

仕籍水滸傳中夜走瓦礫場用此事

秋笳集

順治丁酉江南科場事發試官治罪舉子流竄吾邑吳漢槎兆騫亦被論流至寧古塔後作長白山賦光怪陸離動京師遇赦得還鄉里所著有秋笳集八卷大都塞外之作也

辛卯科場

康熙辛卯江南榜發後多不滿士心議論紛譁俚鄙詩文徧貼通衢且眾昇財帛司入學宮有祭文琅琅可誦題達 上聞後奉 旨覆試竟有不成一字者

正主考左必蕃革職副主考趙晉論死舉子擬絞黜落有司截其旗竿在在有之其時俚鄙詩文哀集成卷帙中有追和杜甫秋興八首及集五經句文頗佳更有一對云左邱明有眼無珠趙子龍渾身是膽

獨樂園詩

白樂天因老病遣去柳枝然其鍾情處竟不能忘其對酒懷李郎中一絕云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杯酒此情惟有李君知又詩云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情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後世間應不要春風又有觴詠罷來賓閣閉笙歌散

書隱叢說

卷之五

六

後妓房空之句讀之使人悽然然余謂凡物有聚必有散有樂必有悲與其樂去而悲來孰若無樂而無悲乎樂天向無桃葉柳枝飲酒賦詩何嘗不是樂境此境到老不失必藉桃葉柳枝以為樂則樂去而悲來不亦宜乎司馬溫公無姬侍鼓盆後時至獨樂園中詩曰暫來還似客歸去不成家此真悽然也

趙學究

宋太祖從周世宗征滁州日與江南將皇甫暉姚鳳控扼關隘計無所出聞有趙學究在村中教學多智計乃微服往訪之學究出奇計授太祖因敗為勝轉



禍爲福遂下滁州乘破竹之勢盡收淮南之地學究即趙普也水滸傳中吳學究隱用此事宋有學究一科即唐之明經也進士科則試文字學究科但試墨義有才思者多習進士科有記性者則應學究科而世俗乃遂以爲通稱焉

### 風流公案

沈特貶筠州時方售一妾年十七八携與俱行處筠凡七年既歸呼妾父母以女歸之猶處子也潘矩獻詩云昔年單騎向筠州覓得歌姬共遠游去日正宜供夜直歸時渾未識春愁禪人尚有香囊愧道士猶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九

懷炭婦羞鉄石心腸延壽藥不風流處却風流本朝尤展成侗作西廂曲題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制義流傳都下宮中傳誦呼爲才子世祖心賞焉謂弘覺師曰請和尚下一轉語天岸師曰不風流處也風流又翻出一重公案矣

### 日本風俗

有人自日本國來云其王高拱深居諸凡國計惟於大將軍是聽故謀篡者止圖大將軍之位耳其俗不穿褲止圍裙數重男女皆然以蹲身坐於足趾上爲卑賤尊貴者立而問卑賤者必坐於足趾而答如中

國之跪然後漢書曰以蹲踞爲恭敬是也女之無夫者謂之鬼妻人不敢娶乏衣食者爲妓以事往來之商賈焉俗尤好潔門首各設唾壺幾具以供往來者之馨咳室中俱用絨毯不染纖塵其國酷惡天主教以前嘗爲亂于國中也故海舶聚集之所立一鉄人云是天主教人商之初上岸者必令其踐踏鉄人否則不許其入國也刑罰約有三等曰科曰殺曰標輕罪無死理者則以銅圈着於柱上套於人身自項而腰而足凡三處以磨難之限滿則放謂之科重罪至死者則用殺與中國同其尤重如中國之凌遲者郊

書隱叢說

卷之五

十

外設一石池池中立一長大鉄柱端有四鉄叉相去約人肩至膝而止將罪人置於叉上不能轉動頃刻可致於死以示於民謂之標少選即有海鳥飛來啄食遠則數日近則匝日皮骨俱盡血肉淋漓池中國人視啄盡之遲速以占年歲之豐凶焉然一歲中亦不多見也

### 左傳人物表

班固作古今人物表第以九等有謂其不當列於漢書之中者然一時意見所及附而行之要自無傷但品題有不能適當處爲嫌耳余讀左傳全做班例以



傳中人物第其高下使讀左者聖狂瞭若披覽之下其亦得所指歸也夫

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聖人德人賢人善人智人衆人肉人愚人惡人

孔子穎考宋穆叔季梁魯隱公鄭莊公姜氏叔段吁衛州

石碻莊姜師服衆仲士爲虞叔石厚魯羽父

急子伯滅僖芮姜楚武王里克莫敖少師宋華

壽子周任闞蕪懷羸雍糾雍姬高渠

管仲伯滅哀鄧曼宋襄公子玉黑肩衛宣魯桓

申生鮑叔比子犯元咺子糾齊僖文姜

展禽召忽曹劌僖負子上公鄭厲彭生齊無

季札季友辛伯披趙衰華元息媯祭仲宋萬

子思衛文徒人費頭須伯州魯莊王子商臣

子貢宮之申繻晉文苗賁寺人晉獻商人

子羔史佚鬻拳倉葛子反晉惠驪姬莒僕

子郟趙姬陳敬先軫鮑莊晉懷衛懿趙穿

介之內史燭之子重曹共虞公子公

甯武史嚭狐之楚共鄭子申侯越椒

狼曠百里弦高欒書楚成王子夏微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三

公知文荀息卻缺公鉏巫臣潘崇崔杼

鉏麇齊桓公卻毅武公羊斟甯喜

晉悼姜氏陽處穿封齊靈子家蔡般

子產富辰仲滅文許止魯穆陳靈莒展

晏子爲賈先蔑莒婦子孔夏姬圍公子

伍尚塞叔士會宗魯樂鱣渠邱陳恒

申包王孫齊惠張句樂王子駟

冉求秦穆公冉楚平樂盈衛獻

樊遲孟明出姜子西師合左師曹

季路子車荀林鱗諸盧蒲觀起

蘧瑗史駢明卻宛子干齊莊

惠伯靈輒子翳孫林

公子趙盾鄆懷梁邱甯殖

季文克黃鄧析王僚惠蔣

董狐洩冶魯定闔閭烏餘

鄭子申叔孔圍邾莊慶封

解揚魏顆石乞蔡昭伯有

范文辟司慶忌夫栗慶舍

邾奚知罃趙襄圍人餘祭

魏絳鄭賈蒯瞶蔡景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三



子罕韓厥	轅頗黎比	子建柳人	史太醫緩	南史伯宗	公冶卻至	蹶由子知武	奮揚子孟獻	伍員穆叔	魯子楚莊	家子楚莊	耶公范宣	辛子	董安子囊	于宮子展	敬叔子展	南宮子展	子服子鮮	景伯子鮮	王昭師曠	楚昭師曠	孟懿子	子懿子	孟之弃疾	反之弃疾	葉公馮子	申叔	豫子	閔子	馬子	程鄭	子季康
鍾儀	衛輒鄭子	子建柳人	子建柳人	渾良華亥	已氏費無	子期賓起	王子	朝庚	與庚	烏存	子季平	子	魯昭	公昭	伯昭	伯昭	楚子	常子	伯昭	陽虎	侯犯	向雅	趙鞅	夫差	子季康	子季康	子季康	子季康	子季康	子季康	子季康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三

書隱叢說

卷之五

四

然明	子太	叔向	宋太	子木	子木	帶梁	向戌	梓慎	禘竈	子皮	宋共	醫和	屠蒯	子革	左史	倚相	伍奢	蔡墨	蔡墨	蔡墨	駟赤	駟赤
公孫	白公	魯哀	知伯	子木	子木	子木	子木	子木	子木	子木	子木	子木	子木	子木	子木	子木	子木	子木	子木	子木	子木	子木



勾踐

陳乞

不公  
粗山

汪錡

博異志

博異志崔玄微獨處一院與諸女楊氏陶氏石醋醋等詠詩西遊記木仙菴三藏談詩全用其事

內魔外魔

釋氏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道家云丹將成魔輒敗之夫道與丹即理也魔即欲也人心欲多而理少故

書隱叢說

卷之五

五

云然耳然則此魔非外至之魔即我七情之幻相孟子云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外至之物固是魔耳目之物亦是魔然我無內魔則外魔亦無奈我何一為所惑外魔悉成內魔矣所以學人貴於此把持得定可消鄙吝

王恭有人求簞乃與之而自坐薦上司馬徽有人臨蠶求箔乃自棄其蠶而與之遠之可比許由棄瓢近之可同閔仲叔之省煩學者知此何憂鄙吝之不消耶

書隱叢說卷之五終

書隱叢說卷之六

吳江袁棟漫恬著

經史子集

古今書集大約經史子集四種足以槩之而其體已各具於五經中易經中之經也書春秋經中之史也禮經中之子也詩經中之集也以是類推可已

乙丙丁

爾雅云魚尾謂之丙魚腸謂之乙魚枕謂之丁註云此皆似篆書字因以名焉觀鐘鼎字源古篆文所謂丙乙丁者其形十分形似並無毫釐假借乃知象形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一

之不誣也如以今之筆畫求之失之遠矣  
終身戒色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中人隱微千古龜鑑三者之中色尤宜審慎不但少時當戒即壯與老亦所當戒何則少時血氣未定不待言矣吾見世人有至壯而反甚於少時者或少時拘謹自好不敢為非壯年磨鍊既久肆情縱欲或少時父師束縛未至踰閑壯年親亡師遠毫無顧忌此壯之當戒也有至老而反甚於壯時者或壯時利名心重碌碌不遑老年百事俱廢專心務此或壯時貧賤未遇有志不遂老年功成名



就惟我欲爲此老之當戒也所以三戒之中色爲尤甚人當終身戒之哉

徽欽棺木

宋徽欽北狩殂於五國城徽宗之尸爲金人投入石坑中欽宗之尸爲馬所蹂躪俱骸骨無存矣辛稼軒南渡錄中載之甚詳後宋朝求二聖梓宮金人歸之未知棺中之是否何如耳及楊璉真伽發掘宋諸帝陵寢二聖棺內一爲大木一段一爲大燈檠一枚合之南渡錄所云真不誣也

宋祖誓碑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二

宋太祖混一之後立誓碑於太廟夾室凡嗣皇帝初立止隨不識字小黃門一人至夾室中焚香跪讀而已官壺親臣亦莫有知者永著爲令天下終不知誓碑之爲何語也後二聖北狩太廟重門洞開臣民得縱觀之止有三行一曰柴氏子孫有罪不得刑于市止可賜死一曰不得誅殺卿士大夫及言事者一曰子孫有不遵者明神殛之雖有三語其實止一語也未行是總束語中行是陪襯語止有首行是主意宋祖得天下於小兒原有歎于隱微故爲是誓碑而其忠厚處實過於六朝五代遠矣宜其享國久長哉

英雄末路

耿精忠叛閩時有壯將某爲諸軍之冠王師下閩某卽遁去棄家爲僧時年三十餘耳枯禪閉關空諸一切年九十時尚能飲酒五斗炊米五升其妻尚在率子孫輩踪至僧寺某拒不見於佛前羅拜而去王師之下閩也李之芳以十八騎踰仙霞嶺而閩師遂潰後吳江斗姆閣中有一僧乃十八騎中之一不知其爲僧之由但聞其日食斗粟啖肉數斤患腹痢醫戒其勿食肉僧曰寧有死耳肉不可斷也竟以痢死吁天下之英雄埋沒者可勝道哉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三

燈焰未息

或問人家時見鬼形何也曰陰陽不正之氣也或以爲鬼或以爲怪其有時而成形者正氣爲人其形久間氣爲鬼怪其形暫猶夫海市蜃樓有形而無質倏忽消滅耳卽再成形亦非復前形矣夫鬼亦陰氣之偶聚者偶聚豈能久駐故今日之鬼非昨日之鬼卽偶然形似如人之面目相同不可執爲卽此一鬼也若定曰某人之鬼更非通論某人已形銷質化矣卽有強死魂魄爲厲者亦猶燈已吹滅而燈焰未息結爲烟霧耳然此烟已非燈矣豈可曰此鬼卽是人乎



偶有未散陰邪形象雖似終非此人也乃此人陰氣之未盡散者也

泡影喻鬼

佛經以火電夢幻泡影喻人之身以此身而存于千古誠一瞬也故為此喻耳然不若喻世間之鬼怪為尤切也

霞天膏倒倉法

李時珍本草載霞天膏倒倉法凡有虛癆難治者可以立愈其法使病者處密室中不見風日以霞天膏緩緩計日而進令其或吐或瀉病在上者吐病在下

書隱叢說

卷之六

四

者瀉吐瀉之後其病已除乃以米飲緩緩計日而進令其復元此乃醫藥中奪胎之妙法也然或緩急失宜遂至殞命近聞蘇州某孝廉少年患病醫者以此法施之不能吐瀉結轆而亡嗟嗟醫道其可輕試乎哉

結姻擇對

人家結姻須擇門當戶對者謂詩禮之家與詩禮之家聯姻安分之人與安分之人聯姻一則動靜之間所見略同二則往來之際蹊徑不別不然雖甚富貴於親情不洽於中饋有損若未貴而誇貴失富而誇

富侈靡之習大壞風俗尤宜遠之

五大夫漢壽亭

五大夫松蓋秦時封松為五大夫也五大夫者秦爵名唐人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誤矣關公為漢壽亭侯漢壽乃亭名不知者誤以漢字讀住至有壽亭侯之偽印亦可笑也唐鍾離雲房自稱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世人誤以漢字屬下作漢鍾離非也循襲不考往往多此病

珠糊糝

康熙年間吳江村民入水得一蚌甚大剖之有珠糊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五

一曰食間置於案隅忽翻筋斗而去杳無踪跡其家亦落與岑文本上清童子事相類

名心未淡

魏土地記曰班邱仲賣藥百餘年地動宅壞仲與里人數十家皆死民人取仲尸棄于水收其藥賣之仲被裹從而詰之其人怖而求哀仲曰不恨汝故使人知我耳去矣北方人謂之謫仙也夫既生死超脫如此名心猶若是其重乎其亦懼人之弁髦視我也嗟嗟名之累人一至於此余年來諸緣都淡所不能忘



者惟此名心耳觀之不覺慨然

。數已預定

靈公死卜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邱而吉掘之數  
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之子靈公奪  
而埋之滕公至東都門掘得石槨有銘曰佳城鬱鬱  
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死遂葬焉高流之  
于滁州破一古墓得銘曰死後三百年背下有流泉  
賴逢高流之葬我在高原高爲葬之高原上鄔君載  
麻叔源事同費孝先遊青城山訪老人于村壞其一  
竹牀孝先謝焉老人使視其下字云此牀以其年月

書隱叢說

卷之六

六

日造至某年月日爲費孝先所壞呂源守吉州修城  
掘得一棺旣棄之江中復得石誌于旁乃父葬其子  
之文曰後十六甲子東平公守此郡吾兒當出而從  
河伯之遊矣唐王果出爲雅州刺史江中泊船仰見  
巖腹中有一棺臨空半出乃緣崖而觀之得銘曰欲  
墮不墮逢王果五百年中重收我果曰吾被責雅州  
固其命也乃收窆而去熊博于崖崩處得一古墓藤  
蔓纏其棺旁有石銘云欲陷不陷被藤縛欲落不落  
被沙閣五百年後遇熊博姜師度奉詔鑿無鹹河所  
潰邱墓甚多至衛先生墓前發其地得一石銘曰姜

師度更移向南三五步即命遠其墓隋遣史萬歲南  
征見諸葛武侯碑下有字云隋開皇十九年史萬歲  
過此南唐沈彬嘗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葬此及  
彬卒發之得石槨刻云漆燈猶未滅留待沈彬來紹  
興中天白水災主簿廳基衝出一朱棺其簿朱公俾  
令移往山東瘞之役夫掘開其地忽見一碣上有字  
云乾卦吉坤卦凶五百年逢朱主簿移我葬山東邵  
康節算牡丹某日當壞宴會之際果爲群馬奔闐所  
蹂廣西平樂府天繪亭一日郡守欲易名清暉忽於  
土中得片石云予擇勝得此亭名曰天繪後某年月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七

日當有俗子易名清暉者遂已劉機貞祐亂後遷濟  
州刺史時民居官舍皆被焚復立州宅掘地得古墓  
乃唐一行禪師墓有石記云劉機當破吾墓龍遵敏  
開吳淞江掘地得碑刻曰得一龍江水通明嘉靖中  
汴城巡撫命开百戶脩月堤偶發一古墓磚上朱書  
曰郭公磚郭公墓郭公逢着开百戶巡撫差來修月  
堤臨時讓我三五步元劉太保秉忠墓明嘉靖中爲  
盜李淮等所發墓中有石盡勒諸盜名按石捕之無  
得脫者永樂初任芳知清平縣初入縣治鳴鐘鼓鐘  
忽破裂破處有赤文云此鐘若破任芳來坐蘇州盤



門伍相神舊本立像况守易為坐像舊像中有石刻云若要子胥坐除非二兄過二兄乃况也正德崩大學士毛澄迎肅皇帝駕至藁城過橋偶爾橋崩有碑出焉文曰橋崩天子過碑出狀元來毛乃弘治癸丑狀元也義烏東平山宋劉豪墓隆慶戊辰裔孫重修掘見尺磚刻晦菴卜墓數云五百四十一年損十七八歲裔孫修戊辰戊辰新一石重修重修千百秋絲毫不爽周桀治水蘇州請毀浮屠取磚石以給工于塔中得石符一帙曰此塔破于周萬歷中周玄暉為損邱令謁城隍廟見其傾圮命葺之於地得磚有朱書隱叢說

卷之六

八

書篆文云大唐李道記診其磚覺空中破視之有紙預記廢興年月日皆符合崇禎末宮中發劉誠意秘記得繪圖三軸像酷肖聖容身穿白背心右足跣左足有襪履披髮中懸果一一皆符云張獻忠成都毀塔下有石銘云修塔余一龍拆塔張獻忠天下事固莫逃乎數然其術亦神矣

術未盡驗

明萬歷中武強縣有高塚為人所發誌云北齊河陰太守皇甫興塚咸亨七年葬其陰復有刻云葬後一千三百年被王洛周發之而發時僅七百餘年發者

復非王洛周術數之學亦有未盡驗者

占家不同

漢武帝聚會占家問某日可娶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又有建除襲辰天人太乙曆家凡七種所言吉凶相半今人往往不免於此然則將何所適從乎吾見其築室道旁三年不成而已矣

屈俗伸道

漢符融曰自佛入中國以來世俗相承修設道場今吾欲矯俗行志施之妻子可也施之父母人不謂我以禮送終而謂吾薄於其親吁為俗見所拘至不得書隱叢說

卷之六

九

行其道義惜哉夫小德出入自不妨隨俗為之夫子曰儉吾從眾若大綱大節自不得游移豈可委蛇從俗夫子曰吾從下家君立志堅剛先祖喪中家君居兄弟之幼毅然不作佛事雖日受謗言不恤也不亦屈於俗而伸於道哉

僧道鬪法

宋道君信奉林靈素林頗有術欲以釋教改從道教皆留髮頂冠執簡皇太子上殿爭之令胡僧五臺僧等與靈素鬪法僧不勝情願戴冠執簡元蒙哥時道士鬪佛法不勝髮為僧西遊記中唐僧與鹿力大仙



等聞法不爲無本

妯娌

晉書妯娌尼僧尤爲親暱妯娌謂婦之老者能以甘言悅人如今三姑六婆之類丹鉛錄曰妯音鉗即俗曰妯娌

長橋烟水

吳江縣志載長橋上遠望洞庭列翠云云是前時爲烟水蒼茫之區今已闕闐縱橫塵市囂煩無復昔日之遐觀矣

明祖御容

書隱叢說

卷之六

十

明太祖陵寢在鍾山之麓本朝撥置守陵人員門闕璀璨宮殿巍峩三朝文勅煌煌鉅典殿中藏有太祖御容及馬后聖像后像非婦女不得見御容焚香拜啟士庶亦得瞻仰容貌奇古無倫天庭特出地閣超騰鬚髯如戟宛似龍形古之所謂龍顏者其殆是歟聞尚有正坐御容一軸爲劉誠意手筆什襲藏焉今所見者乃摹其形似耳或曰其像方面大耳隆準豐頤與今時所傳畫像大異或曰內府所藏像乃羨丈夫也鬚髯皆如銀絲可數不甚修無所謂龍形虬髯十二黑子也

相思草

相思艸一名烟艸又名淡肉果又名淡巴菝又名返魂草吸之可以破寂助氣無大利亦無大害前世未聞焉相傳起於明末今已十室而九無論朝野雅俗良賤且波及閨閣矣用之者若刻不能忘即閒窻弄墨與夫工作勤劬者同飲食之不須與離焉豈習俗使然耶抑天道使然耶

竈間土湧

吳縣王某晚入厨下見竈間土湧起甚高急呼妻子共視湧猶不止覺其中有物持鋏鍤相與掘之得一

書隱叢說

卷之六

十一

石棺啟之一泓秋水而已因共廢然重爲掩埋湧土隨隱後亦無他

得失有命

江南巨盜劫掠多貨往往以空棺盛之或置林莽或置湖濱爲人致疑終不敢動不日間即爲官捕所發者在在有之余鄉同里湖中有洲曰羅星洲寺垣後蘆葦淺澁中忽置一棺余弟家僕偶過其旁從而訝之云是人所日經之地且非置棺之所其形狀位置俱屬可疑意爲必是盜所埋貨也心爲之動返棹時毅然作艤舟之計一掀蓬間忽然面前昏黑頭目旋



暈以是而止他日聞有人偶為風蕩直至棺邊意亦生疑試手探之得一囊焉欲繼取之手如膠粘不能舉不日即為官捕搜獲而去信哉得失之有命也幸得之者多寡亦有命也

不為境困

人之致死者由於禍患臨之疾病侵之憂傷憤懣交中之所以不得終其天年耳禍患疾病天為之然必有所由致憂傷憤懣人為之亦必有所消釋能審慎於禍患疾病之來路能開豁乎憂傷憤懣之去路天下誰得而困我哉

書隱叢說

卷之六

十一

范增龔勝

殺身成仁君子立身之大節明哲保身亦知者全生之要道范增不見信於項羽遂至疽發而死其義非不甚正然而有譏其褊者龔勝年七十九不應王莽之徵不食而死似無可議然有老父哭之曰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老父之見高人一等矣以褊者不能效五湖之蹈天者不能從赤松之遊也

容容多厚福

義理之是非胸中必當了了所謂致知格物之學也人世之是非外面不必了了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

一是非也不甚了了者容容多厚福高人一等往往人情所難直不疑為同舍郎償金告歸者來而歸金前郎亡金者大慚沈麟士為人認屐而曰是卿屐耶後得屐送還而曰非卿屐耶卓茂為人認馬解馬與之曰若非公馬幸即歸我後馬主得馬詣門謝之劉寬為人認牛有項得牛送還謝之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也愚公賣犢而買駒少年謂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隣人以為愚彼數子者豈真愚哉亦曰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容容多厚福耳得老氏退一步法

書隱叢說

卷之六

十一

行仁用智

聖人行仁無義以輔之則仁不行釋氏偏乎仁枯禪之寂處山林也然斬斷葛藤亦有義存所以其教行乎中國聖人用智無禮以運之則智不公老氏守其智後世之流為兵刑也然以退為進不失其禮所以漢世得以致治

鴈帛鱈魚

蘇武留匈奴鴈帛傳書乃漢家設言得之上林中耳元郝經為賈似道所羈真有鴈帛傳書事韓文公潮州祭鱈魚欲操強弓毒矢以盡殺之亦文中設言以



恐之耳宋陳堯佐謫官潮州鱈魚食人網而得之鳴鼓告罪戮之于市有戮鱈魚文此二事者前人草創若為後人稿本矣

○肺病遇醫

余內父王孝廉偉岳公隸籍隸浙江康熙丁酉杭州鄉試場前夜讀天暑裸體為暗風吹入背間肺窞穴爾時不覺也忽發寒疾噤噤不止昏瞶彌甚某姓老醫年耄有疾久不診視勉以病者束置肩輿徑造其門醫者聞異鄉人且應舉者乃首肯之遣子弟延致齋中坐定良久侍者先陳設茵褥于榻數重逡巡侍

書隱叢說

卷之六

十四

婢四人扶掖而出不為客禮徑卧茵榻呻吟久之然後命扶病者至榻就診畢口占藥方附桂人參分兩頗重命錄之且曰此病乃是風傷肺窞穴極寒之症非極熱不治若早服此微涼藥已不治矣汝輩慎無疑此方也先取一丸藥納病者口中約歸途間噤噤立效果如其言至寓急服其方一藥而愈臨場無恙是科乃獲雋焉以見醫藥之不可亂投而肺窞穴之尤宜愛護也

病中聲息

雍正癸卯內父臨終前數日神識昏瞶中忽自嘆曰

不謂映薇遭此一變也時內父族侄映薇在都應恩科會試傍人訝之急問所謂乃曰汝輩尚不知耶越日而歿殮畢映薇凶問至焉嘆語之時乃映薇在都已物故矣嗟乎與死相鄰之際聲息相通如是之速耶

赤白石

水經注云北山有石赤白色以兩石相打則水潤打之不已潤盡則火出山石皆然炎起數丈遲日不滅有大黑風自流沙出奄之乃滅其石如初此等事為後世稗官荒唐之說粉本而西域幻人吞刀吐火之

書隱叢說

卷之六

十五

術所自來矣

琴操語

琴操云齊杞梁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然則騷語亦有所自也

○心之神明

心者神明之舍謂義理之所在也天地間正氣充塞處謂之上有神明不知此心正氣充塞亦有神明上有神明非有衣冠面貌自有一段凜凜可畏處心之神明何獨不於人徒懼冥漠不可知之神明而于吾心惺惺常覺之神明反欲蔽而欺之其亦何歟



○夏草冬蟲

昔有友人自遠來餉予一物名曰夏艸冬蟲出陝西邊地在夏則為草在冬則為蟲故以是名焉浸酒服之可以却病延年余所見時僅草根之枯者然前後截形狀顏色各別半青者僅作草形半黑者畧粗大具有蠕蠕欲動之意不見傳記書之以俟後考云

陸仲和

明沈萬三為人陷入胡藍黨大獄波及其壻陸仲和仲和居吾鄉同里鎮家甚富饒第宅中有走馬街梳櫛橋飲馬橋諸勝尚存其宅址已廢為民田蕭寺矣

書隱叢說

卷之六

六

誅夷抄沒時僅藏一嬰兒於水溝中出後有登科第者至今書香不絕

理直氣壯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又曰某之禱久矣聖人只是天理上做工夫所謂理直氣壯者是也今人天理上本是虧欠却於冥漠不可知之地多行諂媚冀其有援亦奚益哉禱於正直不祐非類若非正直何能祐人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二語可破千古疑團可定千古趨避可為千古炯戒

仁不徒行

仁義不可偏廢失其仁秦隋之所以亡國也偏乎仁宋襄之所以致敗也世情澆薄仁道不能單行為之慨然是以古昔聖賢貴行仁之有術也

工穩為貴

作詩務以工穩為貴穩字尤要緊工是天資即初學可得一二好語穩是人力非學力到者不能辦也

牡丹亭本

睽車志曰有士人寓迹三衢佛寺忽有女子夜入其室詢其所從來輒云所居在近士人惑之自此比夜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七

而至居月餘乃曰妾乃前郡倅馬公之女小字絢娘死于公廨叢塗于此今將還生君可具斤鍾夜密發棺當如熟寐君但呼我小字當微開目放令就寢既寤即復生矣再生之日君之賜也士人如其言果再生且曰此不可居矣辦裝遁去其後馬倅來衢遷葬此女視殯有損棺空無物大驚聞官莫知所以有一僧默疑數歲前士人物色訪之得之湖湘間士人先子然復疑其有妻子問其所娶則云馬氏女也因逮士人問得妻之由女曰可併以吾書寄父父遣老僕往視女出與語問家人良苦無一遺誤士人畧述本



未而隱其發棺一事馬亦惡其涉怪不復終詰亦忌見其女弟遣人問勞之而已湯若士牡丹亭乃全用其事

### 木棉

尚書蔡傳曰今南夷木棉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南史曰高昌國有白氎花可作棉泊宅編曰閩廣多種木棉樹秋深開花白綿茸然土人摘取出殼以鉄杖捍盡黑子徐以小弓彈令紛起然後紡績爲布名曰吉貝輟耕錄曰閩廣種木棉紡績爲布名曰吉貝松江府元時初無踏車推弓之製黃道婆自崖州來

書隱叢說

卷之六

六

教之以法江浙所在多有本亦低小名曰木棉布且直名曰布編氓匹婦拮据不遑而其利人多矣今江浙多木棉州秋作紅黃花如秋葵非如廣南之木棉樹也

### 盡人謀通下情

宋初凡政事有大更革必集百官議之不然猶使各條其利害所以盡人謀而通下情也夫人情雖不齊要歸未嘗大異即有異同其中擇其善者而從之可也况各各條具利害則此事之始終本末已瞭如矣何患剛愎自用之弊耶前此苻堅肥水之敗後此王

安石新法之行俱不遵是道也

### 謝絕世事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向平曰當如我死家事勿復相關是謝絕世事則讀書行樂處處從容不然往往爲催租人敗興意輒斷續有何佳味

### 早年人事具備

宋范宗尹三十二入相卒時三十九然有五子皆已娶婦兼有孫數人享年雖不永人間之事具備矣噫皓首而孤獨貧窮者可勝道哉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九

### 性命

性有義理之性有氣質之性命有義理之命有氣質之命人都不于義理上講求言性則以氣質爲主而曰我性如此言命則以氣數爲主而曰命也如何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性之性謂命之命正指氣質之性氣數之命而言俗見紛紜如此所以君子不謂也君子亦惟于義理之性義理之命上做工夫耳故曰天命之謂性五十而知天命也

### 性以生心



心是塊然一物無是性以生之則心不靈故性字從心從生性者生心之謂也性則心所具之理有是心者無不隨心而賦畀猶果核中之仁有是核即有是仁也昔人所以以果仁喻人心之仁也雖有偏全厚薄之不同總沒有無是理的即禽獸草木無是生生之理又何以爲生有是生則有是理故曰性以生之也

栢人彭亡

岑彭與吳漢入蜀次彭亡聚知而惡之日暮遂爲刺客所害唐李懷光叛逆至埋懷村爲馬燧斬首宋張邦昌僭號大楚賜死平楚樓下此與栢人者迫於人也事相類亦適逢其會耳

魚尾鴟吻

海有魚虬尾似鴟用以噴浪則降雨漢栢梁臺災越王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其像於屋脊以厭火災故有作魚尾形者鴟吻乃是龍種九子之一性好望者

長松愈風

有僧得風疾眉髮俱墮百骸腐潰忽有異人教服長松乃長古松下取根餌之皮色薺芘三五寸味微苦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三

類人參清香可愛無毒服之益人兼解諸毒僧採服之不旬日髮復生顏貌如故本艸及諸方書並不著朱弁曲洧紀聞云長松產五臺山治大風有殊効世人所不知姚福青溪暇筆云上黨雁門出一草藥名長松能治大風東坡詩注五臺山有草藥名長松亦名仙茆似此非僅松根之謂矣

天理撐持

天地間雖是一塊氣機却是一團天理有理則氣可疑結天高地下純是一團天理撐持孟子曰塞于天地之間非虛言也實實有此理充滿于天地之間所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三

謂浩然之氣是一團天理理則輔氣以行者故宇宙間天理昭彰奸回斂跡自然天清地寧日月光華人世中天理滅絕人欲橫行到至極處乾坤亦有毀日天理滅絕則乾坤亦撐持不住易所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也是以人君而天理滅絕者無以撐持國家而國家毀士庶而天理滅絕者無以撐持一身而一身毀推之于方一家亦然天理滅絕不能撐持實在如此猶之居室而棟折榱崩焉能撐持哉曰氣數使然曰以理感召者猶虛也至如因果報應之說則愈淺矣雖禍福之來百中失一或有不盡然者此亦



偶然之事不可以此為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正謂是天理滅絕不能撐持之故耳

。宿秀二音

二十八宿謂之二十八舍又謂之二十八次舍皆有止宿之意說苑云所謂宿者日月五星之所宿也當讀如本音焦氏易林云天官列宿五神室屋宿與屋叶韻可見人有讀作秀音者二音原可通用或借之以叶韻亦可不可專讀秀音反以古音之讀如本音者為非以俗尚之讀作秀音者為不可易也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三

。治生為急

汲冢周書云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妻子也大夫無兼年之食遇飢與喪臣妾非其有也國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所有也戒之哉王制云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必有三年之蓄又云量入以為出此數語是第一要緊事人盡能之則家給人足恬熙終老矣所以許衡曰讀書人以治生為急也

。薛瓚

裴駟史記集解序曰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按水經注中引書有薛瓚漢書音義是知瓚姓薛也

有以為于瓚者有以為傳瓚者非也

三宥

人家婢僕有過雖難盡廢鞭朴之事然有心者則加之無心者則恕之聖世有三宥之文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晉人所謂力有不及可以情恕是也陶靖節曰彼亦人子也其善視之言最忠厚今人奴婢固多不循禮法者然此輩又要降心以觀如瓚屑無心之過必行鞭朴有心作惡反置罔聞不亦是非倒置乎

紅雨

李長吉詩曰桃花亂落如紅雨紅雨二字人徒嘆其形容之妙不知其有所自也天寶十三年宮中下紅雨色若桃花太真命宮人以碗杓承之用染衣裾天然鮮艷然則莼花如紅雨乃蓮花似六郎之謂耳

太素脉

宋醫者續坤頗得秦和之術評脉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時日皆可預言古者善醫多矣不過視徹膏肓心解分劑未聞評診脈候與著龜之能也今有傳其術者謂之太素脉云

繞指柔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三



雍正中有遠人持一寶刀求售其貌不甚光澤據云用力屈之如鉤環縱之鏗然有聲復直如弦試之果然因無力未能得之豈張景陽之所謂舒屈無方者耶明嘉靖中胡宗憲有軟倭刀長七尺卷之詰曲如盤蛇舒之則勁自若唐天寶時有軟玉鞭屈之則如環伸之則如繩亦異國所獻鉄玉最堅剛之物能屈伸之百鍊剛化為繞指柔信有之乎

父子名人

古來父子俱為名人者漢周勃子周亞夫枚乘子枚臯劉向子劉歆王逸子王延壽司馬談子司馬遷班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五

彪子班固崔駰子崔瑗孫崔寔張奐子張芝應奉子應劭姪孫應瑒黃香子黃瓊曾孫黃琬李邵子李固盧植子盧毓鄭興子鄭衆陳寔子陳紀孫陳群劉梁孫劉楨孔宙子孔融諸葛亮子諸葛瞻魏鍾繇子鍾會王修子王褒王朗子王肅阮瑀子阮籍衛瓘子衛恒孫衛玠吳陸遜子陸抗薛綜子薛瑩晉王羲之子王獻之范甯子范泰孫范曄王銓子王隱葛玄孫葛洪孫楚孫孫綽裴松之子裴駟羊權孫羊欣周魴子周處嵇康子嵇紹山濤子山簡阮咸子阮瞻阮孚齊王曇首子王僧綽孫王儉謝靈運孫僧皎然北齊顏

之推孫顏師古梁庾肩吾子庾信姚察子姚思廉隋王通孫王勃唐歐陽詢子歐陽肅歐陽通張說子張均李播子李淳風李栖筠子李吉甫孫李德裕蘇瓌子蘇頲杜審言孫杜甫褚亮子褚遂良賈曾子賈至崔日用子崔宗之韓休子韓滉段文昌子段成式李邕子李善杜佑孫杜牧韋安石子韋陟李程子李廓皇甫湜子皇甫松竇叔向子常群牟庠鞏包融子包佶包何楊凌子楊敬之蜀黃荃子黃居寀宋蘇洵子蘇軾蘇轍孫蘇過蔡元定子蔡沉曾致堯孫曾鞏岳飛子岳雲孫岳珂范仲淹子范純仁邵堯夫子邵伯

書隱叢說

卷之六

五

温米元章子米友仁明文徵明子文彭文嘉曾孫文震孟黃省曾子黃姬水歸有光子歸子慕數家而外不可多得

詩下轉語

東坡賀子由生孫詩曰無官一身輕有子萬事足為下一轉語曰無病一身輕有書萬事足

詞調

詞之有小令中調長調非古也自後人目之也猶詩之有初盛中晚亦自後人目之耳

書隱叢說卷之六終



書隱叢說卷之七

吳江袁棟漫恬著

處處見道

聖賢立言垂教處處有道讀書諷誦之餘亦當處處見道易象示人活潑潑地毫無執着惟道所在猶引詩之斷章取義觸處見道學者知易象之垂戒引詩之觸類其庶幾於道矣

項羽

項羽之敗有三端一由於范增之死如人犯失心風之病一由於彭越之截糧如人病後又復手足拘攣

書隱叢說

卷之七

咽喉閉塞一由於張良之因其飢而遂取之一策末後劈心一拳無復起色也羽之強暴自誇固不待言然直率處頗多惟不免失之愚耳

琵琶記本

唐牛僧孺有子名繁與其同鄉人蔡生同舉進士才蔡生欲以女弟適之蔡以有妻趙氏力辭不得牛氏與趙相與甚歡高則誠琵琶記以劉後村有死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唱蔡中郎之句因編成之用雪伯皆之耻後人有以王四事擬之者未知然否

纏足

纏足昔人云起於李後主官娘而杜牧詩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裏輕雲麗情集載唐郭華吞鞋而死店主于喉中拔出紅繡鞋一隻使如男子之鞋安能入于喉中耶馬嵬老媪拾得太真襪以致富其女得雀頭履一隻長僅三寸是唐時已纏足矣雜事秘辛云底平指斂約縑迫素是漢時已纏足矣而弓灣則起于後世也有云起于帝辛時妲己狐妖故纏其足以避宮人未知有據否

邪不敵正

唐會昌中晉陽縣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守官清恪屬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二

州境亢陽時有郭天師者女巫也僉請祈雨惟謙迎之翌日語惟謙曰飛符上界請雨已奉天帝之命必虔懇至誠三日雨足矣至期無雨又曰此土災沴所興亦由縣令無德我為爾再請七日方合有雨惟謙引罪而已及期又不雨巫乃驟索馬欲去惟謙留之乃罵曰庸瑣官人不知道理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奚為惟謙謝曰非敢更煩天師候明旦排比相送耳于是惟謙宿誠左右曰我為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為官明晨別有指揮是非好惡縣令當之及曉郭已嚴飾歸騎常供不設大恣呵責惟謙曰左道女巫妖惑日



久當須斃在茲日焉敢言歸叱左右坐於神前鞭背三十投於潭水合縣駭愕俄頃甘澤大澍焦原赤野無不滋潤詔書褒美寵賜章服焉宋景德中邠州有神祠凡民祈禱者神必親享盃盤悉空遠近奔赴蓋穴神座下通寢殿複門綉泊人莫得窺群狐自穴出分享肴醴王嗣宗雅負剛正及鎮邠土乃騎兵挾矢驅鷹犬投薪穴中縱火焚之羣狐奔逸擒殺悉盡毀其祠妖狐遂絕孔道輔祥符中爲寧州推官州之天慶觀有蛇妖郎將以下日兩往拜人以爲龍也道輔以笏擊蛇首斃焉石介作擊蛇笏銘邕州交冠之後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三

城壘方完有定水精舍泥佛輒自動搖晝夜不息人情甚懼有司具以上聞詔令置道場禳謝動亦不已時劉初知邕州惡其惑衆乃昇像投江中迄無他異程明道爲鄆縣主簿南山僧舍傳有石佛首放光男女聚觀因語其僧曰光見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羊角禪師善呪術前後縣令皆畏憚不敢問張昺至任有老婦訴僧呪其子公令擒之僧預知之其徒勸之亡僧曰不可公正人行將安之且吾數已盡殆不免矣至縣詰責備至僧乃自死又如武三思姬素娥見狄梁公而隱形吳興

項王廟神遇蕭琛而絕響芮城棗樹逢王度而怪絕西域胡僧呪傳奕而自斃皆邪不敵正也

西樓記

世所演西樓記傳奇乃吳郡袁籜菴所填詞沈同和雄豪一鄉凡新到妓女必先爲謁見穆素微者頗有才貌且年甚少循例謁沈是時適有文會袁生亦在焉席半袁頗眷穆穆亦心許之私語移時沈爲不懌促之入座終席而罷袁生自是怏怏失志如崔千年之於紅綃妓也有門下客馮某者喜任俠有膽力揣袁之情聞袁之語慷慨自負以必得素微爲報先是

書隱叢說

卷之七

四

沈生屢呼穆同遊穆頗厭之是日沈與穆又同遊虎阜馮單身徑造沈舟負穆而去僕從不能當也沈甚不平爲興訟焉袁生之父懼送子繫獄袁生於獄中惆悵無聊爲作傳奇袁乃于鵲切也西樓至今尚在吳江縣城外

令節不定

唐元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爲千秋節宋璟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宋太平興國中詔曰習俗用六日爲七夕非舊制也宜復用七日唐文宗曰去年重陽取九月十九日未失重陽之意今改取十三日可



也蘇東坡有菊花開時即重陽之語故在海南藝菊九畹以十一月望與客泛酒作重九然則令節亦可通融移易耶今但以五月五日爲端午七月七日爲七夕九月九日爲重陽也

### 倪迂潔癖

倪迂有潔癖凡客去必拂其坐爲之雙筭交下不知遇三日餘香之荀令爲何如不知遇囚首垢面之荆公更當何如

### 雀巢

燕來時有雀亦巢於梁棟間且當客坐上余惡而逐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五

之謂雀之鄙賤不當效鳥之棲止則巢也非其倫且從來燕巢人室而雀巢簷隙則巢也非其地古云蘭生當堦則鋤而去之况此不當去聲之巢而當客坐乎童子隱有毀成之慮余諭之曰無慮也凡事論其當與不當耳人之有罪者尚流放之况雀之不當巢者乎旋毀其巢而有鼠潛其中日後雀雖有卵必爲所攫是毀也乃正爲德於雀矣正所謂安知非福者歟雀正宜安分而巢於簷隙矣

### 父子同名

周厲王名胡僖王亦名胡蔡文侯與五世孫昭侯皆

名中漢廣平王德長子亦名德拓跋魏安同父名屈其子亦名屈隋羅靖之父先名靖林邑王范揚邁子亦名揚邁明劉江仍其父名俱不可解至於吳周章之弟亦名虞仲則未免傳訛也

### 人生如四時

人生六十年大約如四時始生至十五知識漸開如春之勾萌甲拆十六至三十人事紛紜如夏之發揚舒洩三十一至四十五謹密老成如秋之斂華就實四十六至六十料檢釋擔如冬之凝結歸藏其中以五年配一月以二月配一日大畧相等過六十以往

書隱叢說

卷之七

六

名韉利鎖得以息肩適性怡情游行自在翻如枯木之再逢春也

### 耐金失侯

漢武帝時列侯坐耐金失侯百餘人耐金者謂助祭之金少不如斤兩及色惡者王削縣侯免國也少不如斤兩乃戩頭輕之謂色惡乃銀色潮之謂甚矣人之貪小便宜也而漢法亦苛矣哉

### 周處碑

無錫周氏家譜中載晉周處碑一則云是陸機所撰王羲之書現立於義興讀者致疑焉謂陸與王異世



不應一撰一書也予意平原撰文右軍後日書之刻石無不可也考其年月周處與陸機同歿於晉惠帝時而周實先焉陸之撰文亦無不可士衡文集有周孝侯墓碑一道但未云建武元年贈官大興二年寔葬元帝時陸已歸泉矣不應更有此語也况處及齊萬年戰敗而死而碑云回疾增加奄延館舍何也

○不求奇功

狄青在涇原與敵戰大勝追奔數里敵忽墮遏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遽止之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皆悔青獨曰不然奔亡之寇忽止而拒我安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七

知非謀軍已大勝得之無所加重萬一墮其術中悔之無及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所謂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者是也可以為持盈保泰之鑒焉今人罄其資財以泛海轉販外國取利曰飄洋獲利之時或倍蓰什伯焉然卒遇暴風往往資財蕩盡且至微軀不保者所在有之甚矣人之當戒貪而守廉戒進而守退戒險而守平也

○奕碁

奕碁之設其來遠矣文人逸士往往用此消遣歲月但今局用十九道合三百六十一位而古局用十七

道合二百八十九位見邯鄲淳藝經唐時十八道見柳子厚記此古今之不同也唐宋時象碁縱橫皆十一路今縱十路橫九路未知昔之二路置何物也晁無咎圖局有十九路子九十八温公又有七國碁圖路子亦同

分縣

雍正四年以蘇松常三府中縣務繁劇添設知縣以分轄之蘇之長洲則分元和吳江則分震澤崑山則分新陽常熟則分昭文松之華亭則分奉賢青浦則分福泉上海則分南匯金山則衛外增縣常之武進

書隱叢說

卷之七

八

則分陽湖無錫則分金匱宜興則分荆溪太倉州改為直隸州太倉則分鎮洋嘉定則分寶山所不分者惟蘇之吳縣松之婁縣常之江陰靖江太之崇明四五邑耳而上海海濱先有城曰南匯以營弁處之至是即以爲縣乾隆八年又省青浦之福泉焉

唐詩用字

唐詩中用字有用格是者隔是者猶言已是也如今格是頭成雪隔是身如夢是也有用遮莫者猶言儘教也遮莫鄰雞下五更是也有用匹如者猶言譬如也匹如元是九江人是也有用爭肯者猶言怎肯也



使君爭肯不相思是也有用至竟者猶言到底也至竟江山誰是主是也有言底事者猶言何事也至竟息亡緣底事是也有用底用者猶言何用也銀印可憐將底用是也有用得得者猶言特特也親故應須得得來是也有用阿誰者猶言何人也葉上題詩寄阿誰是也有用著莫者猶言惹著也梅香著莫人是也

自負不淺

高祖縱觀秦皇帝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項籍曰彼可取而代之也光武知識有劉秀之名乃曰何由知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九

非僕耶自負固俱不淺然項較粗故弗克有焉

南邦黎獻集

鄂中堂爾泰之任蘇藩也篤好文學從前督撫藩臬觀風兩藝外例有詩賦二題若不經意也鄂時觀風四書三題外詩文賦頌序論箴銘共十餘題吾邑諸生顧湘南我錡拔為通省之冠諸與試者踴躍濟濟無慮數十百人鄂為延致春風亭飲酒賦詩嘯歌論答終月而罷為梓南邦黎獻集十六卷悉載諸人考試之文暨春風亭酬唱之作彬彬可觀斯亦一時之盛事也湘南前在陳狷亭沂震先生山東文幕中與

狷亭暨周漢荀龍藻嘉興高大立孝本唱和成海岱聯吟四卷後受兩江督臺尹公繼善之聘與修江南通志及尹任雲督時萬里修書延聘為五羊院長湘南已下世矣惜哉余以改杜詩輓之云久有文章驚海岱屢勞車馬駐南邦蓋實錄也

芭蕉

芭蕉艸本而有幹者抽心成葉葉盡則開花花瓣間有囊數十中有露甚甘美故一名甘露凡艸以一歲為春秋春夏開花至秋黃落芭蕉以三歲為春秋未開花時至冬凍死則已若愛護之三年後必開一花

書隱叢說

卷之七

十

花盡後不論何時幹亦隨朽余性喜芭蕉屏石間間植數本歲歲有花不足異也有值冬而花始放者護之至來春大放如往年非死灰復然乃生意不絕之故也

續左傳類對賦

周誠哉慎與余為總角交力學寡營洞悉古今詩文甚富所著續左傳類對賦一卷脉理魚貫篇什蟬聯較難于徐秘書所編蓋徐文破碎宜於散記周文條理宜於長誦耳宋有毛友左傳類對賦六卷今有梁溪王武沂繩曾春秋經傳類聯一卷周又著春秋說



疑若干卷

忘書刺名

朱漢直穆先生入都同男某修刺謁朝貴不值刺上忘書其名朝貴答以詩曰幸有令郎名姓在不然何處訪先生朱能詩我邑人

天漢非河精

河圖括地象曰河精上為天漢余謂天漢非河精也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墳曰天川漢地川河然則天有漢地有河乃相列成文非河精上映為漢也至於河與天通槎犯天河之說本屬荒唐不必置辨也

書隱叢說

卷之七

士

飛走通稱

爾雅曰飛曰雌雄走曰牝牡然書曰牝雞之晨詩曰雉鳴求其牡又曰雄狐綏綏古詩云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是亦可飛走通稱也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是羽鱗總可謂之獸也華陀五禽之戲是虎鹿熊猿亦可謂之禽也

不貴多言

史記河間獻王德傳曰好儒服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游止十九字而王好學之衷盡情描出則文章不貴多言也後世傳誌動千百言是亦

不可以已乎

河間好儒術

漢景帝有十三子為王其間好儒術者僅一河間王而已其餘或好宮室或好音樂或好氣力或好法律或好內可勝嘆哉

唐詩熟用

唐詩有極淺俚為人道熟如常言俗語者人或昧其由來如待余心肯日是汝運通時太宗詩也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情却有情劉禹錫詩也醫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聶夷中詩也世亂僮欺主年衰鬼弄

書隱叢說

卷之七

士

人李山甫詩也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杜荀鶴詩也時來天地雖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采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為誰甜羅隱詩也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來明日愁亦羅隱詩也或作權審詩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賀知章詩也相逢盡道休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靈徹詩也白日莫空過青春不再來林寬詩也伯勞東去燕西飛薛濤詩也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朱灣詩也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馮道詩也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陳主謂沈后語也一色杏花紅十里狀元歸去馬如飛蘇軾詩也此去



好憑三寸舌再來不值半文錢宋張子惠贈謝疊山詩也大家飛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朱萬年詩也閉口深藏舌安身處處牢警世詩也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蔡州道人詩也夜飯減一口活得九十九古樂府三叟詩也

吳王不朝就賜几杖

漢文帝時吳王詐病不朝就賜几杖然有一片苦心吳王此時已有異志若任其詐恐為天下所窺若窮其詐不免骨肉之傷故賜之几杖以代彼彌縫之則在我不失親親之道於體統一無傷碍在彼尅虜心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三

安漸可消弭異念實在是忠厚待人善處之法今人所謂詐呆是也許呆煞有用得着處所以聰明反被聰明誤耳至於張武等受賂遺金錢覺乃發御府金錢賜之以愧其心未可謂以德化之也

后為君稱

古以后為君稱夏稱夏后氏詩曰后王君公禮內則曰后王命冢宰書顧命曰皇后憑玉几皇大也后君也自曲禮有天子之妃曰后之文後世以后字為后妃之后而皇后字專屬之母儀矣詩序言后妃之德或係文王與太妣並稱耳

男女名互相似

婦人名似男子者衛少兒衛子夫陳君夫善相王政君顯宗女名男順宗女名成男劉義王劉紅夫路惠男章要男袁大捨晉武楊后字男胤女仙石公子范成君唐崔公達能三原孟媪號張大夫

男子名似婦人者女媧氏處子周時馮婦徐夫人丁

夫人漢武魯女生華陀右師細君漢博樊崇字細君

尚婢婢

西洋畫

畫家佈置屋宇桌椅等例用側筆以取勢西洋畫專

書隱叢說

卷之七

四

用正筆用側筆者其形平而偏故有二面而四面具用正筆者其形直而共故有一面而四面具在陰陽向背處以細筆皴出黑影令人閉一目觀之層層透徹悠然深遠而向外楹柱宛承日光瓶盎等物又俱圓湛可喜也其法視古為獨出心裁矣畫鑒云尉遲乙僧外國人作佛像用色沉着堆起絹素今所傳者乃歐邏巴人利瑪竇所遺畫像有均突室屋有明暗也甚矣西洋之巧也然豈獨一畫事哉

傳寫之訛

傳寫之訛陶靖節詩刑天舞干戚誤作形天無干歲



蘇魏公東山長老語錄序厠足致泉對因蹄得兔誤作側定政宗字句之全訛者多矣豈獨一都都平文我而已哉

議論行文

太史公伯夷列傳孟子荀卿列傳屈原列傳三篇純以議論行乎其間雖非列傳本體然出沒變化低徊感慨讀之令人忽然髮豎忽然淚垂是千古有數文字

戰國幸姬

戰國時人君往往有幸姬幸姬往往能暗為人援如書隱叢說 卷之七 五

張儀令靳尚援於鄭袖侯生使信陵援於如姬孟嘗使人援於昭王幸姬無不各得所欲而吳王之寵姬為孫武軍法從事夫差之西施為越君破家亡國甚矣吳宮之不利也

偽舉人偽摘印偽抄沒

吏胥作奸雕偽印者以瞞官而欺民奸猾鬪訟立偽契者以利己而害人不肖者有盜心鎔偽銀則以貨易而羅網此等歷來有之所以律設明文也余前聞有偽舉人偽摘印偽抄沒之事吳江馬某幼習舉業久廢棄貧窮不堪於放榜後忽指浙江鄉試榜中某

名為已之頂冒倖中者以吳江之冒入浙籍者眾且隔省無從細考也囑報人呼號至家鄰里震駭有相識者詢其本末疑其學問乃偽云偶有監單貨以進場而文藝實是抄襲舊文倖而獲雋因出所售三藝果是舊文乃預搜以應求者由是親友快憤各半不免慶賀紛紛而邑侯亦與之周旋餽贖焉意氣揚揚者累月矣後有吏胥往浙公幹適泊舟於馬所冒中之名之門正在延賓演劇試詢何人知為新中某名吏深訝之而馬從此敗露焉某縣有群盜裝束如憲司差官持令箭挾虞侯乘馬冉冉至縣云上臺遣某

書隱叢說 卷之七 六

摘取縣印幸見付縣官不及致辨悚惕歎息而付之差官收印後旋檢視庫帑縣官亦惟命孰知其捆載庫帑棄印而去也後聞於上官為削職焉崇明縣在海外有巨盜數百人口稱奉旨抄沒某鄉宦家鄉宦者舉室驚惶屏息悚待而縣中駐劄總兵官奉命惟謹縣尉等奔走不遑閱日冊籍捆載一一齊備方擬昇之渡海總兵遏之云是有例存貯當地衙門然後請旨督撫近則存貯督撫衙門督撫遠則存貯總兵衙門使者何忽遽為孰知此正中其所忌也遂委之而遁然後知為盜焉鄉宦驚魂方定眾員恍然若失



而鄉宦者乃以金珠之遺棄咎總兵而總兵爲一一承當不敢致辯焉人情愈出愈奇前世所未聞也

對句

舊有對聯出句甚難其對余偶綴之亦未甚穩愜也  
出句云飢雞盜稻佟童拾石打飢雞對云飽鴉騰藤  
僕僕掀軒驅飽鴉又句云六木森森楊柳梧桐松柏  
對云三田晶晶町疇畝畝苗畲又句云一盞清茶解  
解解元之渴對云三章妙曲樂樂樂官之音又句云  
燕語鶯簧歌雁字對云松針柳線貫荷珠

異相

陳霸先鬚生於骨宋蔡京胸骨隱起卍字寸餘相之  
異者俱於死後知之至於女子之心成癖石中有畫  
圖如好女凭欄看玩山水之形者尤爲不經見也

文法變換

易雜卦豐多故親寡旅也論語迅雷風烈必變文法  
變換後世得之爲吉日兮辰良離騷又得之爲春與  
猿吟兮秋鶴與飛也 荔子碑

治盜之法

漢武帝末盜賊滋起於是作沈命法曰群盜起不發  
覺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七

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  
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寢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  
光武時群盜處處並起立法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  
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  
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  
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爲治盜之法而寬者往往  
收其效嚴者往往遁其情武帝之法之弊後世之通  
弊也治國者固宜留意治家者亦當諒情焉

史記世次不可盡信

史記序三皇五帝世次歷唐虞夏商周世數長短必

書隱叢說

卷之七

六

有疎略處不可盡信最難憑者舜娶堯女爲曾祖姑  
族服未甚疎遠聖人不應如是周歷夏殷千餘年僅  
傳世十六使俱壽考無世世六十外生子之事也漢  
劉耽所書呂梁碑序虞之世與史記畧同而不言出  
自黃帝歐陽氏曰遷于漢初已不知高帝世系父太  
公而亡其名母劉媪而忘其姓况三代以前二千年  
所傳聞者尚足據乎此言可釋後世之疑矣丹鉛總  
錄云他碑所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叔均而下  
數世始至不窋不窋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而太史  
公作周紀拘于國語十有五王之說乃合二人爲一



人又刪縮數人以合十五之數不知國語之說十五王皆指其賢而有聞者非謂后稷至武王千餘年而止十五世太史公亦迂哉

○異世同符

漢蘇武留匈奴十九年志節皎然誠足炳耀古今北魏于什門留燕二十四年宋洪皓留金十五年朱弁留匈奴十九歲元郝經留宋十六年皆異世而同符也

南門星天孫星

史記亢南北兩大星曰南門謂在天之南如門然也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九

又有星曰天孫謂是星主帝女猶前星之主太子也而後世遂有南天門待漏與天女下嫁牽牛之說矣  
便於卜筮

今世所行文王課用六十四卦以乾金甲子外壬午等傳之以乾為天等句分世應爻并以六壬中父兄官子與青龍白虎等神將割其半以傳之以觀吉凶謂之易卜寔失古意然頗便於民相傳戰國王詡號鬼谷子所傳漢京房易傳中略備或云擲卦以錢自嚴君平始或云自京房始

○霹靂生全

順治初年吳江知縣孔胤祖為盜所戕 國家以邑民不肯救護令下屠城城門未閉閭巷相告因有自城墮下墜而傷死者城門擁擠逃遁踐踏而死者不計其數令行之後搜羅縛跪駢首就戮而已是時天清無雲方欲行刑忽然霹靂一聲直震監斬案前大驚色變少頃曰吳江百姓有命霹靂再震言已又轟然震焉遂行赦令一城之人盡獲生全視前之墜而傷死踐踏而死者生死固有命在也

廣東地濕

廣東地土卑濕霖潮異常終年如此人家往往置高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二十

樓宴坐延客人人着屐以登處處如行雨中也下層器物偶不檢收即致毀腐聞有縣庫銀錠為霉氣所蝕亦致消損誠異事也夫銀埋土中千年不損於剛柔燥濕之際忽變其初質焉人可不謹於習染哉

○利令智昏

漢景帝時吳王濞有反謀與膠西王卬要結並起中分天下膠西群臣諫曰大王與吳西向第令事成兩主分爭患乃始結諸侯之地不足為漢郡什二而為畔逆以憂太后非長策也此等語不待智者而始決尤妙在兩主分爭患乃始結二語夫計天下事當就



始終成敗而計之不可徵倖於目前也如善奕者欲置此子先筭到幾子之後可以無弊然後置之不然寧退毋進也如此老成之言尚不見聽立見其敗豈真出於下愚哉乃利令智昏耳

道士金丹

隋煬帝令嵩山道士合鍊金丹不成云無石膽石髓若得童男女膽髓各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斬之西遊記中比丘憐子事用此

烏殺鵲聲

北人以烏聲為喜鵲殺為非南人聞鵲噪則喜聞烏聲則唾而逐之豈人情意擬之不同耶抑烏鵲南北之各異耶聞東方朔所著鴉經占烏之鳴者先數其殺然後定其方位以決吉凶蓋不專於一說也墨客揮犀曰鴉殺吉凶不常鵲殺吉多而凶少故俗呼喜鵲

先求生路

唐魏徵曰隋煬帝信虞世基賊遍天下而不得聞方其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謂必不亡此二語恰與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對針善奕者唯恐其死先求生路不善奕者以為無往非生路而不覺已陷於

死機矣

量入為出寬而有禮

昔人云為仁不富為富不仁所以作家治生一道最是難處強者苛斂以肥身而聲名大喪弱者冒昧以徇人而家道中落惟處強弱均平之間為仁富兼收之術最為上等富者不必多藏為富也量入為出四字足以致之仁者不必姑息為仁也寬而有禮四字足以播之治生者其務法乎此哉若三年耕無一年之食者一遇冠婚喪祭大事束手無策矣力田者必有豐年惟於豐熟之時堅忍留餘則餘三餘九可以稍辦大事而不致掣肘之患也

銅雀硯

余前得一銅雀硯形制如常並不類瓦直是磚甃但紋理極細腹有七字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字甚古朴額有宋柯九思一銘云土以成質金以成殼陶于水火得石之精藏之山堂永壽吾銘筆亦道勁興和乃東魏孝靜帝紀年雖非銅雀真瓦已是古物中有微凹聚水不涸且可隆冬不凍宜乎柯之寶而銘之也考鄴中記曰古博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



宋刺史李琮元豐中於丹陽邵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碑硯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已為唐賢所珍矣

雅琴不當入俗調

古樂盡廢惟琴歸然獨存然琴雅樂也轉軫調絃以之涵泳性情以之怡玩風月莫非雅人深致有闡入俗調者乃以古樂之僅存者而儕於三絃四絃之儔豈謂朴古之音不如靡靡之可聽乎亦不知夫琴之原矣然東坡曰琴非雅殺乃古之鄭衛耳今世所謂鄭衛者乃皆胡部非復中華之聲似此則又無怪其靡靡矣

高人一等

人家子弟幼時恐其不習舉業無向上之階長則又患其專習舉業雖有向上之階終無師古之志幼時恐其不曉持家無治生之術長則又患其太曉持家雖有治生之術終無曠達之觀為父兄者憂患其無已時乎然患其專習舉業太曉持家者子弟固已馴良而父兄之見亦高人一等矣

筭數

容齋引淮南子中有筭數之語三九如九三四十二

二八十六四四十六三九二十七四九三十六六六三十六五八四十五九四十五五六九五十四七九六十三八九七十二九九八十一蘇秦說齊王辭三九二十七漢書律曆志八八六十四杜預注左傳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漢志注二八十六三四十二六八四十八八六十四然尚有見於大戴禮者二八十六二七十四九九八十一八九七十二七九六十三六九五十四五九四十五四九三十六三九二十七二九十八春秋考異郵二九十八三九二十七三七二十一運斗樞五七三十五馬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五

融傳七八五十六蘇秦傳三七二十一國策九九八十一通典五七三十五魚經六六三十六齊書三九二十七七九六十三三八二十四四八三十二故并書之

成敗有數

成安君不聽李左車韓信之幸也慕容超不聽公孫五樓劉裕之利也項羽不用范增之言漢祖以興夫差不用子胥之言勾踐以霸逗破機關未嘗無人在乎用與不用耳雖曰智力有不相同然而成敗莫非天也



○ 坼剖而產

楚祖陸終生子六人坼剖而產干寶曰先儒學士多疑此事然魏黃初五年汝南屈雍妻王氏生男從右脇下水腹上出而平和自若數日創合母子無恙按昔人云修已背坼而生禹簡狄胸剖而生契老聃左釋迦驅右又李勢末年馬氏從脇生子子母無恙李宣妻生兒從額瘡中出宋武時楊歡妻從股中生宋莆田市人妻生男從股髀間出明徐州婦肋下生瘤產兒是可証已此等事乃是世間之變體既曰變體天地之大何物不有豈必以陸終之坼剖拘拘致

書隱叢說

卷之七

五

辨哉

○ 西域取經

漢明帝時遣使往西域取佛經晉僧法顯亦往焉有佛國記唐太宗命陳玄奘西域取經有西域志十二卷唐僧義淨咸亨初往西域遍歷三十餘國經二十五年求得梵本四百部歸譯天后中宗并製序明太祖命僧宗泐往西番取經十五年得經還朝泐有望河源詩自邱處機西遊記盛行而世遂艷稱玄奘事矣

書隱叢說卷之七終

書隱叢說卷之八

吳江袁棟漫恬著

史語勝左

史記齊世家敘懿公被弒事公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納庸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懿公游於申池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謀弒懿公斷足子奪妻者六字如聞其聲如見其情從公毅脫化出來絕勝左傳語

秦皇一年無事

秦始皇本紀中用編年之法事有大小不等獨至三十年曰無事夫國家果能無事則上下恬熙而民人樂業矣兵革不興而賦役不煩矣元氣長培而國脉永延矣然始皇乃好事之君無事之中種種大事俱萌蘖于此僅如弩機之未發砲線之未蕪耳而弩中之矢砲中之藥已磨礪以須也始皇自以為六國既滅可無事矣詩書既焚可無事矣長城既築可無事矣金人十二可無事矣孰知偶無事者宴安一載大有事者且荼毒終身殃流子姓也悲夫

奸民舞文

吏胥作奸自昔為然奸民舞文并吏胥亦受其欺者



吳下田產未絕者許貼贖已絕者不許貼贖近因田價昂貴因田致訟者紛紛不絕州縣弔契明驗庶無弊矣而弔驗之後例與詞牒同歸胥廨有狡獪者契中已載不貼不贖字庭訊時必無直理乃以甘言誘胥暫假彼契歸家細閱胥不知其計也予之持歸乃以不貼不贖四字刮洗去之補以故紙仍書不貼不贖字迨旦歸胥胥驗無他置之而已閱日庭訊之下俯首無辭但云不記有此事乞付原契一觀則死無憾官哈而付之領閱之下始而駭繼而疑繼而思終則以契向陽一照乃恍然曰職是之故也幾為所欺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二

旋上之案曰不貼不贖四字非原筆乃以故紙補者明是欺罔不辨自明官亦為映光一視補迹顯然始翻然悟前者弔驗之已為所欺也乃勃然怒而詈之以正其洗補之罪焉有田者含屈無以自明後因人言嘖嘖乃反正焉而吏胥方悟前者假歸之真為所欺也人情險惡至此司柄者其熟察之哉

臭作氣解

容齋三筆曰治之與亂順之與擾定之與荒香之與臭遂之與潰皆美惡相對之字然五經用之或相反者如無聲無臭胡臭亶時其臭羶臭陰達於淵泉之

類以臭訓香也云云然其詮臭字尚有擬議古人臭字是臭味之臭作氣字解美氣惡氣俱已在內非專指惡氣與香字對也其臭如蘭謂氣之香者如惡惡臭謂氣之與香反者故加一惡字以別之臭之於臭則美惡俱有所謂臭味是也即所舉無聲無臭其臭羶亦是以臭訓氣並非以臭訓香也

李斯陸機

莊子謂楚使者曰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秦李斯為趙高所論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三

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晉陸機為孟玖所譖收兵至嘆曰華亭鶴唳豈可復聞乎李與陸俱念莊語而潛然也陸放翁詩曰君不見獵徒父子牽黃犬歲歲秋風上蔡門翻窠形主尤有風神

兒食磚甃

里中有兒二三歲間儕輩嬉戲偶括墻土屑而食之不果食也而是兒則欣然就食無遺既而漸拾土塊以食之又取黑炭瓦礫以食之并取磚甃以食之澆齒格格有聲無不下咽父母禁之不能後亦聽之有啼哭輒取土塊或磚瓦予之則欣然而去他果物不



喜食也逾歲痘傷不知其所稟如何也

史記輕信

史記文章妙絕古今而述古處未免輕信異說因所見博而不能割愛也尤不足信者仲尼弟子列傳中三事一爲子貢之亂齊而破吳也夫子貢雖列言語之科非如戰國縱橫之變亂黑白唯口是尚也乃之齊之吳之越之晉紛紛遊說適以擾亂諸國雖曰存魯其本心也然而亂齊破吳強晉霸越豈聖門席不暇煖之素志哉即有是事必非子貢之所爲也一爲有若之對紂而避坐也夫諸弟子之以有若似夫子

書隱叢說

卷之八

四

者亦以言行有孚於平日非僅以狀貌之細而遽事之也事之而疑之疑之而難之難之而黜之置師如奕碁非諸弟子之本色也况所問者月離于畢而致雨商瞿有五丈夫子亦非緊要之事默然無應而避坐使于此有以應之遂終身事之乎恐有若之似夫子弟子之尊有若終在彼而不在此也一爲宰予之作亂而夷族也聖門爲仁義道德之林豈有高弟從人作亂之事子路極粗率到底盡忠於主以不能見幾而禍及其身並非見利而忘義也况宰予乎其時闕止亦字子我而田闕爭寵子我爲陳恒所殺以字

之相同遂令聖門高弟含冤故曰著書之難在識見平而考覈審耳

連山歸藏

桓譚新論曰連山藏于蘭臺歸藏藏于太卜又曰連山八萬言歸藏四千三百言藝文志不列其目雖隋藝文志有薛貞撰歸藏十三卷唐藝文志有連山十卷司馬膺注歸藏十三卷薛貞注宋藝文志有薛貞注歸藏三卷而昔人嘗斷爲偽書焉

長城不始於秦皇

人言秦始皇築長城不知自秦以前已有築之者未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五

并六國之前燕趙秦三國邊於匈奴趙武靈王胡服習騎射築長城自代並音陰山下至高關爲塞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拒胡又齊閔王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瑯琊臺入海又蘇秦說魏襄王曰西有長城之界則魏亦有長城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然則長城之備胡亦不自始皇始而始皇特從而繕治之更加廣長耳自此以後漢武帝元朔二年復繕秦塞北齊天保二年起長城六年築長城七年又築長城周靜帝大象元年築長城



隋文帝開皇五年築長城六年又緣邊築數十城七年脩長城秦後長城之事如此

見異不遷

管子曰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少而習焉其心安焉不見異物而思遷焉旨哉其言之也不遷其業故可恒不見異故不思遷然為士者尤當見異而不思遷為可貴也以其為仁義道德之林耳

義馬

康熙中吳江平望鎮有旅客乘馬過橋馬驚墮驚脰湖旁人駭救客已奄然化矣旁人憐而謀棺以瘞之書隱叢說

卷之八

六

馬為躑躅悲鳴于棺側如不欲生者旁人欲牽之而馬方怒視掉頭不顧也逾時百計誘之終不食而死余聞之為作義馬行云吁畜之忠於主尚一死之不顧也况於人乎

嘉定大男兒

江南嘉定縣有力士者忘其姓名軀幹偉岸絕力過人飲噉異常日食斗粟以家貧不得時飽也性鈍拙雖有力無所自見而人亦未知一日其叔耕牛放逸眾莫能制力士知之走及奔牛拽牛尾而倒歸之其叔始駭後于春郊演劇處入場而觀漸近人群眾惡

其身之長謀共排擠之不動將羣攻之力士曰汝輩莫動動則危矣眾愈怒前後左右蟻集而攻之力士翻身而遁前後左右俱紛紛仆地矣於是人盡知力士之勇也 聖祖南巡得達 上聽面 聖見其魁岸詔與某將軍較力而某將軍者 聖祖所眷顧之干城也一較力而將軍負焉 龍顏大喜加守備之職隨 駕入都發兵部學習武藝半載無成遲之又久而不效遂放還自後親友饋餉不絕飽樂終身豈所謂以不材終者耶人因其軀幹之偉岸直謂之嘉定大男兒云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七

天井

孫子兵法云地陷曰天井以天然地陷成井故謂之天井也上古因天為井後世乃用人工鑿井耳吳俗謂室之前庭曰天井謂夫四面牆高中如地陷也

五行化真

莆田鄭景實云五行化真如甲巳化真土之類甲巳之年丙作首謂丙寅月建也丙屬火火生土故甲巳化真土乙庚之歲戊為頭戊屬土土生金故乙庚化真金丙辛寄向庚寅去庚屬金金生水故丙辛化真水丁壬位順行流壬屬水水生木故丁壬化真木



戊寅但向甲寅求甲屬木木生火故戊癸化真火余前聞之友人云五行從龍則化如甲已還加甲甲子順數則爲戊辰戊屬土故甲已化土乙庚丙作初丙子順數則爲庚辰庚屬金故乙庚化金丙辛從戊起戊子順數則爲壬辰壬屬水故丙辛化水丁壬庚子居庚子順數則爲甲辰甲屬木故丁壬化木戊癸何方發壬子是真途壬子順數則爲丙辰丙屬火故戊癸化火前說用五虎遁後說用五鼠遁其言俱鑿鑿有理所謂左之右之無不宜之也

高出庸衆

書隱叢說

卷之八

八

人情莫不欲名而有逃之以全身者即不爲全身計有逃之以爲高者人情莫不欲利而有遠之以避害者即不爲避害計有遠之以潔身者人情莫不欲進而而有以退爲貴者人情莫不欲得而有以喪爲貴者人情莫不欲取而有以棄爲貴者人情莫不欲近而有以遠爲貴者其見高出庸衆非淺近之所可幾至於聲色貨利之嗜好又下中人一等不足言也

爲身不顧後

黥布反薛公曰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

卧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出下計布故驪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者也果如其料而敗嗟乎爲身不顧後五字豈獨攻城畧地大事哉處處當戒之也若持國大臣若庶司百職若居平作事若利害關頭俱不可爲身不顧後也有識者其熟慮之

秀才

漢武帝時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請爲博士官置弟子郡國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請著爲令賈誼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郡中吳廷尉聞其秀才召置門下則博士弟子秀才之名實始於漢但秀才之名謂未爲弟子者今則謂已爲弟子者耳又唐時秀才科第最高今但以生員當之

秦檜死報

程史記秦檜死報曰秦檜擅權久大誅殺以脇善類末年因趙忠簡之子以起獄謀盡覆張忠獻胡文定諸族棘寺奏牘上矣檜時已病坐格天閣下吏以牘進欲落筆手顫而汗亟命易之至再竟不能字其妻王在屏後揺手曰勿勞太師檜竟仆於几遂伏枕數日而卒獄事大解精忠記傳奇有秦檜票本爲岳飛



擊斃事實本乎此也

如是觀

前有恨賦後有反恨賦以前人之所恨者一一而反之于正使人心快然也傳奇有精忠記復有倒精忠中演岳飛直搗黃龍府迎取二聖還朝奸檜典刑山河恢復觀之者田夫販豎亦為之快意一名如是觀謂水月空花當作如是觀耳文人學士又不覺為之墮淚也因思秦皇雖無道而扶蘇當正位而戮高晉獻雖信讒而申生宜完身而得國明皇雖播遷而梅妃當歸宮而寵愛建文雖流離而孝孺宜盡忠而反

書隱叢說

卷之八

十

易圖非伏羲作

正安得見之空言一一而反其恨乎女仙外史以谷應恭所言仙乎妖乎之唐賽兒起義山東糾集向義之舊臣援救冤陷之患難空奉建文名號立闕設官與永樂為難直至榆木川而止亦快矣哉

易圖非伏羲作

易之圖非伏羲之作河圖洛書繫辭言之矣然而其形不著經傳無明文漢唐諸儒亦不言其何狀自邵子得之陳希夷乃大行于世其推衍變通不可謂非演明易理然非作易之本蓋易以天地萬物之理無不著之於象後之人以一說求之無所不通歸震川

曰散圖以為卦而卦全紐卦以為圖而卦局猶周子之太極圖先有太極而後有圖則知先有易而後有圖也圖書之象數方位易道自足以泰明而伏羲之畫卦不必本諸圖書也朱子本義曰直解圓圖云云者亦是融會圖意而觀之若云以說卦解圖直以圖為伏羲之圖矣非也洪範五行原自活潑以為其理如此漢儒因為洪範五行傳以明災異之毫髮不爽其理未嘗不合但未免過於拘泥耳

荀孟同時未遇

荀子當戰國縱橫之際以道自任大矯功利之習其

書隱叢說

卷之八

十一

學與孟子相上下故史記為之合傳惜其性惡之論尚有所偏故不為後世所欽仰耳荀子與孟子同時終身未得相遇使與孟子聚首談道以彼其材質學力未必不聞性善之原而翻然也惜夫

讀書最樂

世間極閒造事如臨泛遊覽飲酒奕棋皆須覓伴同事惟讀書一人為之可以竟日可以窮年環堵之中遍觀四海千載之下觀面古人其精微者可以黼藻性靈其宏肆者可以開拓聞見天下之樂無過於此世人不知殊可惜也



庶人曰死

禮記庶人曰死疏曰死者漸也漸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生無令譽死絕餘芳精氣一去身名俱盡故曰死觀此數語志士於此能不凜然

史記脫胎國語

史記匈奴列傳圍高帝於白登匈奴騎其西方盡白馬東方盡青駝馬北方盡烏驪馬南方盡騂馬此數語真如畫圖之羅列又如後世妖巫行六丁六甲之法而其語乃脫胎於國語望之如荼望之如火一段來但國語文而史記質耳

書隱叢說

卷之八

十一

扁鵲列傳

扁鵲列傳號君延扁鵲治太子疾曰有先生則活無先生則棄捐填溝壑長終而不得反言未卒因嗟唏服億魂精泄橫流涕長潛忽忽承映悲不能自止容貌變更此數語摹畫形神啟後世唐人小說一派筆意

河套不可棄

封疆之險守險者必越其險而據之乃可守也不然即於險口守之終為人有如人家防盜宜於里閭及室宇前後空地防之若徑在大門內防護則盜亦易

入也如守城者在城外要道設兵備之若敵臨城下僅恃墻垣之高峻其不破者鮮矣所以古人以江為險者不於江口守也以淮為險者不於淮畔守也以山為險者不於山麓守也漢與匈奴以長城外河南之地得失者互為勝負匈奴得河南則宮室戒嚴漢室得河南則瓊幕遠遁河南者即今之河套也黃河至此處一折向北過東再南以在黃河之南故曰河南以河形如套故曰河套夏赫連勃勃蒸土而築統萬城即此地面城而居面長城也明世宗時嚴嵩欲棄河套不思一旦京城失守權奸爵祿可長保而有

書隱叢說

卷之八

十一

耶可謂奸而愚矣

公孫敖

衛青姊子夫入宮為武帝所幸陳皇后乃堂邑大長公主女也堂邑侯陳午尚景帝姊長公主焉后無子其母大長公主聞衛子夫幸有身妬之乃使人捕青執囚青欲殺之其友騎郎公孫敖與壯士篡取之以故得不死索隱曰篡猶劫也奪也公孫敖後從青擊匈奴有功封合騎侯霄光劍傳奇中有紫面鉄力奴救取衛青者即公孫敖之壯士也

讀書獨出真意



晉書云陶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謂脫棄訓詁之粘滯而獨出真意以契之也其詩云詩書敦夙好又云游好在六經豈游光掠影者耶今人不達徒為鹵莽者之藉口矣

三字名姓

戰國有董之繁菁姓董名之繁菁令尹子文名穀於菟隋道士屈突無為字無不為前涼張天錫字公純蝦桓玄字神靈寶三字名字僅見即三字姓如普六茹之類中國亦鮮也

文券手摹

書隱叢說

卷之八

四

周禮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鄭康成云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黃山谷云豈今細民棄妻手摹者乎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江南田宅契亦用手摹也似此猶今之能書者則畫花押花押亦自古有之不能書者則以筆縱橫畫之作十字其所謂下手書畫指券猶是意也特時代不同或風俗不同耳而手摹今亦少矣又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作二券中央破之兩家各得其一似此則今之合同議單是也

渾脫舞名

唐呂元泰言比見坊邑相率為渾脫隊杜工部公孫大娘弟子歌序舞劍器渾脫流離頓挫云云劍器宮調渾脫角調俱舞曲名脫音駝下乃贊其流離頓挫也王阮亭嘗言之今人不達以渾脫如字與流離連用者誤矣

天公地公公

尚書大傳曰太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後漢張角作亂自稱天公將軍地公將軍人公將軍或竊取此義云

尹焞對君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五

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之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受洪惟作威又問曰君視臣如土芥臣便可視君如寇讎乎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高宗大喜使有陳此對於明高帝之前者安知不免錢唐之代射乎

黔首

太史公謂秦更民曰黔首然祭統曰明命鬼神以為黔首則內經曰黔首共飲食莫之知也未知黔首之稱秦前已有之乎抑後人竄易新名於古書乎當俟



識者辨之

易理會通

聖人制易萃天地民物之理會而通之然後著之於象以昭示後人後人不能會其全體一知半解証之於易其理無不悉合如明王之制律情罪之可有而未必有者悉具有司按之無不各協其罪易之通變宜民猶是也如五都之肆極窮鄉難得之貨美惡貴賤雜陳入市者無不各厭其欲易之神化不倦猶是也求易者自不可舍象數而象數之中無非至理如律之按罪市之陳物投之者如磁石之引針毫髮無

書隱叢說

卷之八

六

憾乃謂天生一定之數也不知數不外乎情情不外乎理惟聖人爲能通乎天理之至斯能通乎人情之至而設象立教無不協於數也律之設市之立亦猶是也昔人云一屋散錢少一索子貫串之天地間隨處是道理聖人以索子貫串之所謂吾道一以貫之是也由是散而給於萬物無不具足如貨物之有行家人各有貨行儉以索子貫串之由是隨取而予其應不窮挹彼注此必有索子以貫串之也人君御極採取天下善言而施布之亦是索子貫串散錢也

壽筭之多

古今壽筭之多者卜子夏一百二歲或云一百三十

餘歲伊尹一百五歲或云一百三十歲周穆王一百

五歲魏張璠一百五歲臯陶一百六歲宋林雄一百

七歲明劉健一百七歲元龍廣寒一百八歲宋李嵩

一百九歲明陳百萬一百九歲虞舜一百十歲周太

公一百十歲或云一百五十二歲宋周壽誼一百十

六歲歷元至明張原始一百十六歲林洞一百十七

歲唐堯一百十八歲召公一百十九歲或云一百八

十歲或云一百九十餘歲古公一百二十歲北魏羅

結一百二十歲梁鍾離人一百二十歲宋楊叔連一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七

百二十二歲明濟寧王士能一百二十三歲周伯玉

妻郭真順一百二十五歲唐于伯龍一百二十八歲

蜀范長生一百三十歲何首烏一百三十歲宋譙定

一百三十餘歲唐李元奭一百三十六歲王子珍一

百三十八歲何首烏祖能嗣父延秀俱一百六十歲

唐錢朗一百七十歲宋黨翁一百七十餘歲羅晏一

百七十八歲漢張蒼一百八十歲竇公一百八十歲

或云二百八十歲宋楊宋卿一百九十五歲漢張夷

二百歲東方楊氏朔父鷄窠老翁二百餘歲伯益二百餘

歲梁穰城人二百四十歲范明友奴二百四十歲或



云三百五十歲趙逸二百五十歲或云五百歲周東宮得臣三百歲宋日本國臣三百七歲明孔無似四百歲老聃七百歲漢孟岐七百歲彭祖七百餘歲廣成子一千二百歲偃佺三千歲

提要鈎玄

葛稚川云余抄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譬猶摘孔翠之藻羽脫犀象之角牙矣王融云余少好抄書老而彌篤雖遇見警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益深韓昌黎曰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然則由博而約含菁咀華取書隱叢說 卷之八 六

議論當公平

其合道者而棄其不合道者亦以索子貫串之義夫議論古人正須公平奸者得以服其罪賢者得以見其長一入苛刻不論時勢艱難不論權宜變更動以成言責之雖聖賢不免有過諸葛亮學術醇正王者之佐其取劉璋有譏其忍者有譏其笨者張良進退從容帝者之師其乘機取項羽有譏其狠者岳飛智勇兼全忠誠貫日其奮往直前有譏其橫者甚而謗伊尹罪湯武獨不思有伊尹之志則可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孔孟斷案昭昭矣故曰議論正須公

平不必務奇立異也

族姓譜牒

唐明皇問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無民耶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土者皆有姓也故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辨故云皆出自帝王也朱子云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罔弗百姓之類若國語說百姓多是指百官族姓楊升菴曰尚書所稱書隱叢說 卷之八 九

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有分別尚書之百姓蓋祿而有土仕而有爵者故上曰百姓昭明是謂諸侯大夫下曰黎民於變時雍乃是民也至周人尚文則人皆有姓所稱百姓則民庶也論語曰修己以安百姓則直指民矣顧亭林曰詩言群黎百姓羣黎庶人也百姓百官也春秋傳曰平章百姓體群臣也此可証矣歸震川云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故氏族之傳不亂子孫皆能知其所自始迨周之季諸侯相侵暴國亡族散已不可稽考其後如官譜氏族篇稍稍間出迨九品中正之法行而氏族始重迄五季之亂譜牒



復散然自魏以來故家大族傳系不絕猶爲不遠於古今世譜學尤廢雖當世大官或三四世子孫不知書迷其所出往往有之塵史曰自晉東渡五胡亂中原衣冠離散譜牒難修京房之先李姓也牛弘之先遼姓也疎之後乃爲東氏之後乃爲是元魏據洛諸虜喜中原之姓而冒之者益衆棟按氏族之原本皆得乎帝王而其後他姓冒亂如以諸侯之姓爲姓以大夫之姓爲姓者不少也或譜牒散亡不可稽考豈能如諸侯之世國大夫之世家乎今世之爲譜者間世崛起前代越在艸莽往往昧其自出乃遠追同姓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二十

遷遷華胄一經稽考大畧世代參差如司馬遷之帝王譜系也或詭名越代如沈隱侯之自敘欺人也或顛倒錯亂如白居易之自序家狀也雖無不追蹤古帝王究何以爲傳信之本乎故昔推歐陽蘇氏二譜爲最精至謂其序至五世六世確然可知者而已並不冒附以文其祖也華亭蔡用卿爲譜至於六世不欲遠引也其始二世名字已不能詳不欲詭冒也所以震川極稱其慎耳朱竹垞序劉氏族譜自明威將軍始譜系墳墓灼然可信稱其可法大約顯仕之後紀述有人閱數十世而其序秩然盛時有攀附之

支而式微致譜牒之散矣崛起之先世次無稽往往扳附昔賢不免中斷或則聯絡他宗又成附葛譜之在今日也豈能一一傳信哉況今人但知同姓可同譜也不知同姓之中實有不同如王有三姓一子姓出於畢公高之後一媯姓出於諸田子孫一姬姓姬姓後又有瑯琊太原之別吳有二姓一泰伯後一舜後苟有二姓一出於敬氏一出於勾氏張有二姓一出於晉公族一出於叱羅氏顧有二姓一夏商諸侯一勾踐之後蓋有二姓一音盍蓋寬一音路蓋嘉劉有三姓一祁姓一姬姓一漢賜姓唐有二姓虞有二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三

姓夏有二姓周有五姓秦有三姓陳有四姓朱有三姓沈有二姓徐有二姓劉氏柳氏李氏有出於匈奴契丹者王氏亦有出于高麗者決非一姓也同姓之中實爲同姓如姜之於田田之於車第五之於田田之於王韓之於何莊之於嚴沈之於尤危之於元殷之於戴恒之于元于常疎之于東謝之于射莘之于辛號之于郭仲之于种鄆之于曾慎之于真劉之于金繆之于穆鄆之于章那之于丙諸葛之于葛申屠之于申胡母之于胡閻邱之于閻敬之于文苟之于文陸之于田賀之于慶京之于李墨台之于墨于



怡牛之于牢于齋杜之于范于士于唐馬宮之于馬  
淳于之于于司馬之于馬鍾離之于鍾金之于塗勾  
之于鈞于約于苟于勾龍于句管之于陰真同姓也  
并有因事改姓後世遂失其由來者如老子因母以  
為姓子胥之後為五氏棘據之後為棗氏疎廣之後  
為束皙員半干本姓劉湯文圭本姓殷灌夫人之祖  
本姓張朱暉本姓宋張遼本姓聶徐庶本姓單賀齊  
本姓慶張燕本姓褚曹真本姓秦陳矯本姓劉黃子  
久本姓陸李平本姓楊鄭愔本姓鄭李廷珪本姓奚  
衛青之父姓鄭胡廣之父姓黃嵇康之父姓奚文彥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三

博之祖姓敬劉頌冒姑姓為陳陶穀本唐氏子李含  
光本姓弋避則天諱改焉京房本李姓也推律而姓  
京范姓因趙文昌名而改姓花魏了翁本姓高養于  
姑而姓魏真德秀本姓慎因避諱而姓真則輾轉改  
易可知者已如此不可知者又何限也何可以此入  
的為此姓之派乎曹操之于曹陸羽之于陸且不能  
審其所自出矣程子曰若用祖姓則數經改易若用  
今姓則皆後代所受云云故庶族當追其可知者而  
止仕族當追其崛起之可知者而止不必遠求也遠  
求者皆偽也明太祖有天下建安朱氏以譜牒進欲

附同姓高帝曰朕起農家所知者德懿僖仁四代而  
已國姓之與建安或是或不是俱未可知然未能懲  
鑿屈指而溯則闕疑可也則聖明之見高出萬古矣  
信乎人之賢否在於一已豈族姓之所能高下哉

同能不如獨勝

明夏景與張益同時學文以為文不如張去而畫竹  
遂獨冠一時孫位畫水張南本畫火顏魯公正書張  
長史艸書張顛書吳道子畫吳道子學畫楊惠之學  
塑崔顛題黃鶴樓太白賦鳳凰臺陳簡齋詩辛稼軒  
詞信矣同能之不如獨勝也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三

用情不失性

易曰利貞者性情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  
矣乃所為善也是性善而情無有不善然此俱言夫  
天命之原耳自後世人欲紛起雖有性善之本質不  
能不動於情欲之外染而性與情遂有天人之別性  
猶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濁性猶火也情燄也燄熾  
則火飛舉性而遺情者枯禪之死灰任情而忘性者  
陷溺之禽獸能用情而不失乎性之善者其惟聖人  
乎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

荊州記語似水經注



晉盛弘之荊州記記沮水幽勝云稠木傍生凌空交  
合危巖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岩猿  
流散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語  
意飛舞絕似酈道元水經注中佳語豈世次相近如  
南徐北庾筆意相倫耶抑生有先後或相效法耶  
不可以女限

女主臨天下者有唐武后女而侯者有漢高帝嫂呂  
嬃許負蕭何夫人女而將兵者有漢宮馮夫人呂母  
馮寶妻洗夫人劉遐妻羊夫人娘子軍夫人城荀崧  
小女灌李毅女秀宋李全妻楊妙真金繡旗女將明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五

秦良玉女而謀反者有漢交趾女徵貳徵側唐睦州  
陳碩真明唐賽兒女男裝而從軍者有木蘭唐張營  
妻明韓保寧女女男裝而得官者有齊婁逞蜀黃崇  
嘏女男裝而旅遊者有明黃善聰伏闕上書訟父冤  
有淳于意女緹縈 本朝泰州女子蔡蕙手刃父仇  
有趙娥親女侍中有魏元父妻陸令萱齊高岳母山  
氏趙彥深母傅氏南漢盧瓊仙女尚書魏明帝選知  
書女子爲之女學士有袁大捨孔貴嬪等唐德宗朝  
貝州宋氏五女若萃若昭若華若倫若憲女博士有  
宋韓蘭英女進士有宋林妙玉女爲武定府知府有

土官妻商勝女校書有唐薛濤此等女子其才其命  
俱不可以女限者也

○三恪

三恪乃陳及薊祝黃帝堯舜之後也而杞宋別爲二  
王之後不在三恪之內以杞宋爲三恪者誤也恪客  
古通用

○九州

禹貢九州有青徐梁而無幽并營是夏制也周禮職  
方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是周制也爾雅釋地有徐  
幽營而無青梁并疑是殷制也若有青徐梁而又有

書隱叢說

卷之八

五

幽并營者則舜時十二州也

院本脚色

演戲脚色初止爨弄參鶻元時院本用五人一曰副  
淨古謂之參軍一曰副末古謂之蒼鶻一曰引戲一  
曰末泥一曰孤裝元人百種曲中有正末冲末副末  
老旦正旦卜兒外淨丑又有傑兒孛老搵旦孤湯若  
士牡丹亭用八人末生外老旦旦貼丑淨今則用十  
人一外一末二生三旦三淨

書隱叢說卷之八終



書隱叢說卷之九

吳江袁棟漫恬著

大人星

角亢氏房心尾箕爲東方七宿斗牛女虛危室壁爲北方七宿不獨箕有箕形斗有斗形也而房心尾之間恰似人形房爲人面心爲人脊尾爲人跪足而旋轉之象餘星有爲冠者有爲目者有爲笏者有爲足膝半跪者纍纍歷歷人形宛具俗謂之大人星當暑則心星東偃西仰故當戶如肩脊之形七月流火火心星也心星漸漸向西則仰東而偃西而大人星遂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傾倒矣猶之柳爲鳥味星爲鳥頸張爲鳥喙翼爲鳥尾也

鍾馗石敢當

考工記曰大圭首終葵注終葵椎也齊人名椎曰終葵蓋言大圭之首似椎爾左傳有終葵氏晉宋間人往往以終葵爲名其後誤爲鍾馗其像手執椎以擊鬼傳言鍾馗爲開元進士明皇夢見命工圖之者然孫逖張說文集有謝賜鍾馗畫表則畫鍾馗不始於開元矣石敢當本急就章虛擬人名莆田石記有石敢當鎮百鬼壓災殃之語俗乃立石于門墻之間書

泰山石敢當云云而文人有鍾馗傳亦有石敢當傳皆虛辭戲說也楊升菴云云然姓源珠璣曰劉智遠遣力士石敢當袖鉄鎚侍晉祖格鬪死石敢當生平逢凶化吉禦侮防危後人故于橋路衝要之處必以石刻其形書其姓字以捍民居然則石敢當又實有其人矣

拐子

世有惡徒名曰拐子外貌若經紀者往往於水邊屋後人所不見之處人家或兒女或婢僕十歲左右者遇之則以惡呪呪之驅使隨行爲所驅者懵然莫覺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二

也途間或幸遇相識者怪其行狀有異叱而呼之則拐子委之而去小兒始得醒悟云但見水火蛇虎等夾擁左右懼不得脫醒後則歸家無恙不幸者爲其術所驅直隨拐子至舟焉聞有甕中置木人或跛或眇或孿或暗不一其形兒至則使探之探得者則或跛其足或矐其目或孿其手或暗其喉如所探者之狀甚而拔筋擢腦腊肉漬髓種種惡毒男女長幼悉忍爲之曾不少動心焉嗟乎古有食仇家之肉飲戰場之血者猶曰仇也戰也出於不得已也曾是射利肥橐而直以人爲市乎生者殘體行乞死者戕生舍



恨真加豺虎一等矣天幸敗露則群起而攻之賊証現在毘之至死則亦已矣若執而鳴之於官遇明府則付衆人而庭斃之人心快然也逢墨吏則百端以免之或以所執非真而明釋或以善慰衆人而暗遣錢可通神又加以勢能恇伏所以州縣往往爲之計免誠可痛恨拐子之所以不絕者有二一由於忍求腦髓之輩禽獸尚不食同類人以傷人之生而養己之生忍人之痛而治己之痛天道昭昭諒其生亦必不能養痛亦必不能治也幸而獲濟其後必遭天譴與人禍斷斷如也世間無忍求腦髓之人亦無忍取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三

腦髓之輩矣一由於陰爲主持之人有勢力權謀者陰爲主之拐子有物則獻之有事則倚之一遇事發使者旁午書問絡繹頃刻而至其速如神其救拐子也如行仗義之事不顧身命如行積善之事不惜口碑噫拐子亦人也而如是乎主拐子者亦人也人也而若是乎真禽獸不食其餘矣廉明長吏宜務絕此輩爲急如盜賊之窩家如告訐之訟師治之不少寬焉則拐子之風其亦可少息矣夫

圖書有本

太史公大宛列傳贊曰張騫使大夏惡睹所謂崑崙

者乎故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是時張騫未得真窮河源故河源不爲中國所傳至元時方知有崑崙有星宿海焉此在四海之內尚存疑似至有並無西海北海之說者中國之拘於一隅矣乃知天地之大非淺鮮可幾而古圖書之必有所本也

幻術

安息以善眩人獻漢眩人者變化惑人也於是吞刀吐火殖瓜種樹屠人截馬自縛自解之術傳於中國文選西京賦云吞刀吐火易貌分形是也今往往有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四

此術焉

除民害

民之於君九重遼隔有情而莫訴也惟賴長吏得民之情以除民之害耳爲長吏者苟膜外視之則一舉一動民無不受其害如水旱則勤苦而不得賑徒有催科之擾害民也盜賊則縱弛而不力捕反抑勒而不許報害民也強凌弱則私受賂賂而有冤莫伸害民也邪奸正則干謁請託而偏聽倒置害民也甚而任情夾打故入人罪察聽浮言平誣良善又害民之尤者也又如欲爲民興利則開水利而民受開河之



害平米價而民受平糶之害預防錢費而民受收銅之害小有屯駐如明代防倭之類而民又受官兵之害究其原吏胥售奸以欺官下職文過以欺上而大臣又粉飾以欺君總是民情不通壅於上聞之故然欲如古之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又難行於今日若許平民自擊登聞鼓訴冤則真冤者十之一而戶婚田土反居十之九其可乎故為上者以除民害為急而除民害必先以通民情為急若上下不相蒙蔽而民情可通又何患乎民害之不除而天下之不平哉故孟子曰有司莫以告是慢上而殘下也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五

方響

古樂有方響今已不傳樂書云方響以鉄為之修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纜三四寸後周載西涼清樂方響一架十六枚李允方響歌十六葉中浸素光寒玲震月雜佩璫今樂器中之雲鑼一架十枚其聲玎璫想是其遺製耳

樹松柏

禮稽命徵云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栢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

楊柳故詩中往往有白楊悲風之語今則樹松柏者多矣

尊西卑東

古者尊西卑東故俗謂主人曰東家客曰西席今惟北地尚然而南方則尊東而卑西矣

六禮

古之六禮今尚行之但異其名耳今之請帖古之問名今之傳紅古之納采今之謝允古之納吉今之行聘古之納徵今之道日古之請期惟親迎則古今同名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六

角端

李陵遺蘇武角端弓角端為弓之貴者司馬相如傳曰獸則麒麟角端注云角在鼻上堪作弓漢書曰角端以角為弓謂之角端弓晉書載記贊曰角端掩月步搖翻霜角端謂弓也步搖謂冠也元耶律楚材所識之角端乃北地異獸也能人言其高如浮圖未知其為同為異俟博識者諗之

生我死我

老萊子曰可食以酒肉者可加以鞭箠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斧鉞所謂能生我者能死我也孟子曰趙



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莊子之寧曳尾於塗中有以也夫

### 鄭重反覆

古人文辭不厭鄭重反覆一意再明易曰明辨晰也詩曰無已太康既安且寧既庶且多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儀式刑文王之典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尚書曰不遑暇食禮月令曰還反行賞左傳曰十年尚猶有臭亦克能修其職遠哉遥遥莊子曰周徧咸漢書張禹傳絲竹管絃中山靖王聞樂對曰道遠路遠在今人必以爲複矣而絲竹管絃至今且加議夫蘭亭也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七

### 調飢爲朝飢

詩怒如調飢調音周註云重也韓詩作怒如朝飢言朝飢難忍也焦氏易林云餒如旦飢益明調飢之爲朝飢也

### 民間祀竈

祭法曰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註云小神居人之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爾正義曰以其非郊廟社稷大神故云小神以其門戶竈等故知居人間也以小神所祈故知司察小過作譴告謂作譴責以告人云云然則民間祀竈其來已久自漢武信方士之說

媚竈紛紛今俗并有竈神察人之過至臘月廿五日上天告訴之言因承註疏之意而惑亂之甚不經也幽則有鬼神謂不敢悖乎正理傷乎元氣非謂有神察之可以苟且徼倖於一時如吏胥瞞官之爲也此等言語亦爲下乘說法云然耳

### 麟有別種

麟爲聖獸王者至仁則出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瑞應麟也司馬相如賦曰射麋脚麟正謂此也猶鳳爲瑞鳥不能常有而可見者乃鸞與鸞鷟耳今燕都海子中有獸如鹿牛蹄而無角生育甚繁禁御時射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八

取以食不識其名謂之四不像想亦脚麟之麟類也至和中交趾獻天祿如牛而大通身大鱗首有一角其時亦謂之麟云粵東山中有五色雀名山鳳凰又鸚雀似鳳則鳳亦有別種也

### 奔非淫奔

禮曰聘則爲妻奔則爲妾奔者禮不備之謂也有聘而嫁者亦有奔而嫁者禮不逮庶人故仲春奔者不禁恐失時而不以禮爲重也則妾無不奔而奔則不盡妾也淫而奔者謂之淫奔淫者必至奔奔者不必淫後人有以奔字誤認爲淫奔者謬矣如凌遲是久



緩之貌律有凌遲處死謂久緩以死之也人竟以凌遲二字當罪名不亦謬乎

詩語

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曠句也人情皆向菊風意欲摧蘭哀句也枝生無限月花滿自然秋樂句也塔影掛清漢鐘敲和白雲悟句也雨去花光濕風歸葉影疎達句也家貧無易事身病是閑時憤句也向日分千笑迎風共一晴近句也落日鳥邊下秋原人外閑遠句也

便面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九

晉人重扇題畫謂之便面唐僧皎然詩云他時畫出白團扇乞取天台一片雲團扇稱便面者謂其便於障面也今之竹骨紙面作摺疊形者相傳始於明永樂中高麗進貢而中國遂效之耳然北宋已有之東坡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只兩指正謂是也

集句

晉傅咸集詩經句自成詩章聯絡貫串宛然出自心裁袁淑集左傳咏啄木鳥此為集句之始其後由唐而宋其風大盛有集古者有集陶者有集唐者有集

杜者紛紛林立蘇東坡集唐人詩句為詩餘元明以來多有之秀水朱竹垞集唐詩為填詞一卷名蕃錦集華亭黃唐堂有香屑集二十卷句向集古而成尤足異者自序數千餘言用俳偶體通首集英華內六朝唐人儷句而成所謂字字生金霏霏玉屑者也聞有釋子作黃山賦用文賦體集古人詩文句而成通首混成惜不得見也

金陀粹編

岳武穆何等忠蓋至今童稚皆知當時為檜誣死又掩其勲勞志節為誣史以揜天下之耳目其孫岳珂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十

作金陀粹編二十八卷中歷敘武穆行實編年褒揚宸翰及出兵日期又有籲天辨誣等錄武穆之冤始得昭雪元史臣乃採此以為傳而武穆不泯矣嗚呼以如此掀天揭地之人猶賴筆墨以雪其冤然則文章其可少乎哉岳珂可謂孝子慈孫矣

太元潛虛

揚雄作太元擬易貌視似覺奇闢細按之不過以生字換熟字而已其理道不能越易之精微其法式不能出易之範圍雖曰多能終為效法所可取者惟方州部家一節而已宋司馬作潛虛效元又其駢拇枝



指也

高僧寬業

嘗見一書記高僧寬業事云二僧同志焚修入山各居東西廨西僧靜中忽聞窗外風聲淅瀝意其為虎潛聽之果聞有虎嚙東僧也西僧杌隉不安思欲避匿遂踰窓下山夤夜奮走至一垣宇少憩聞內有女子轂隨以衣橐擲墻外似相約私奔者西僧懼走徑前忽墮智井中而其女子果去其父母清曉追踪見其足跡至井而罷謂女之在井中因絕而出之乃僧也於是益疑僧所為鳴之於官僧訴以實官使人上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十一

山驢東僧而東僧安無恙也乃備受刑毒最後得雪焉噫一念之動為惜身命遂遭大屈所以禪家最忌靜中之動也釋歸宗有偈曰千峰頂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昨夜雲隨風雨去到頭不似老僧閒然聞昔有玉通為柳翠以自污其身者有鳩摩羅什見小兒登肩而吞針以娶妻生子者有大相國寺僧有妻則曰梵嫂者又何說也豈學力之有至有不至耶抑命運之不齊耶

左个

月令明堂左个左傳曰寘饋于个而退註曰个東西

廂也北史李謐傳左个即寢之房也謂旁室也楊升菴曰即今之捲簾棟謂廂房橫列于前自正室視之如个字之形故曰个也然明堂圖凡九室中為太室四方中間為太廟左半為左个其半即為彼季之右个將此一室斜分之有个字形故曰个也不然何孟季獨居廂房乎

疊字

鐘鼎篆書重叠字皆不複書但側書二字於下石經八分亦然今之真州莫不由之或曰二乃古文上字言字同於上省複書也石鼓文旭日杲杲但於旭下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十一

作二點借旭之日為下字今之印章亦有用此例者

鍊句

善棋者不但熟於殘局生殺第一起手進退棄取為先次之侵分亦是緊要善詩者亦然鍊局乃起手也鍊句乃侵分也鍊字乃殘局也明於此者可以言詩可以言奕矣

知來者逆

易說卦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解者紛紛莫有一定明安公石易牖曰天下之事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易為知來而作故其數逆數也數往者順蓋因下句而



並舉之非為易有數往之順數也此語明白曉暢况易畫之自下而上自內而外達成逆數乎於本文涵泳而自得之也

赤芾邪幅

詩采芻篇赤芾在股邪幅在下箋曰芾大古蔽膝之象幅逼也邪幅如今行膝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正義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然則赤芾乃今之護膝邪幅乃今之纏脚帶也

史記過火語

聶政刺韓傀既皮面决眼以死韓購問莫知誰子政書隱叢說

卷之九

三

姊嫫聞之立起如市伏尸哭極哀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國策一句已了下更不必煩言以弟名不沒足矣史記對衆人尚有一番說話逗逗出嚴仲子姓名如是則仲子亦難免矣恐政姊不如是之踈也此是史記過火處不免蛇足之嫌

要離刺慶忌

唐睢對秦王曰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蒼鷹擊於殿上專諸事見左傳又見史記聶政事見國策又見史記荆軻事見國策又見史記此時尚未有此事故睢

言不及要離事睢言及之與專諸聶政同科而不見左傳不見國策又不見史記見韓詩外傳及吳越春秋史記好奇博取獨遺此事何也

石經

漢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書丹立於太學門外此初刻也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體石經此二刻也劉曜入洛焚毀過半魏世宗補之此三刻也唐天寶中刻九經於長安禮記以月令為首此四刻也文宗時立石于國子監九經並論語孝經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此五刻也五代孟昶在蜀刻九經最為精確朱子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四

論語註引石經者謂孟蜀石經也宋淳化中刻於汴京今猶有存者

注書

注書本以發明本文之義然有闕博詳贍事有相証理有獨見名為注而實補其所未逮充其所未至注與本文有並行而不可離者如郭象之注莊子酈道元之注水經裴松之之注三國志劉孝標之注世說豈非別樹旗幟不容軒輊者乎其次如漢唐諸儒之十三經注疏裴駟之注史記顏師古之注漢書梁劉昭唐太子賢之注後漢書李晉之注文選皆古鼎斑



剝人幸嘗其一鬻者也

海上浮圖辨

北齊書永寧寺九層浮圖災既而有人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霧起乃滅余謂海中蜃樓幻影往往有城郭車馬人物之形而塔影亦其類耳塔影之見於海上適會寺災之後故爲此影響之談不然城郭車馬又是何處移來漢時有人奉使過海忽見漢家宮闕臺殿如在目前須臾迷失漢家宮闕未嘗焚毀何故亦現于海表猶之人方死而偶見其形謂之此人之鬼羣然無疑然人未死而亦有書隱叢說

卷之九

五

翦商

胡庭芳曰詩云太王實始翦商論者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太王蓋當祖甲之時去高宗中宗未遠也後二百餘年商始亡且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太王不但不出之于口亦決不萌之于心特以其有賢子聖孫有傳立之志於以望其國祚之綿洪豈有一毫覬覦之心哉議者乃謂太王有是心太

伯不從遂逃荆蠻是太王固已形之言矣夫以唐高祖尚能駭世民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楊升菴云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且說文別有翦字解云滅也以事言之太王何嘗滅商乎改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許氏曾見古篆文當得其實人知翦之爲戩則紛紛之說可息若如今文作翦雖滄海之辨不能洗千古之惑矣曾謂古公亶父之賢君而蓄后羿寒浞之禍心乎顧亭林曰太伯不從不從者謂太伯不在文王之側耳史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六

記云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自誤以不從父命爲解而後儒遂傳合魯頌之文謂太王有翦商之志太伯不從此與莫須有何以異哉

水性不同

蜀惟江水可淬刀劍是天分其野大金之元精也漢水鈍弱及涪水皆不任淬刀劍江州縣清水穴以此水爲粉則膏暉鮮芳名曰粉水濟川伏流至東阿井以煮膠則異常藥石陽縣有井水半青半黃黃者如灰汁取作粥飲悉作金色句容縣半湯湖半冷半熱山陰縣西四十里有二谿東谿冬暖夏冷西谿冬冷



夏暖北行三里合成一谿温涼不雜安寧州潮泉一日三溢三離連州斟溪一日十溢十竭貴州漏洩一日百盈百竭應漏刻焉庭州灞水在大荒之外以金鉄承之皆漏惟角與瓠葉則否延安石油以為烟墨松脂不及也南荒有異溪水昆侖以水塗身即能乘象如家畜古所謂黑昆侖今之象奴也高奴縣石脂水膩浮如漆雲南灣甸有黑泉如漆飛鳥過之輒墜娑羅門有畔茶怯水出山石坎中能消金石艸木手探亦腐悉唐之水能制角弱水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滄州澄綠水雖投之金石終不沉沒州人渡此者以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七

○君與天通

人主以天地之心為心一念之善天以和氣應之一念之不善天以沴氣應之故曰人事變于下則天象示于上人主省躬欲觀已之善惡當觀天之所以為示者以驗之如孝子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為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人主實與天通並非悠遠故誠以事之則天自降休若曰君與天遠則將子亦與親遠乎民庶之善不善其小者天視之如曾元不能悉數

其大者天視之如庶子亦有休咎之感應也此純是理道不得諉之於命數耳

漕運

吾吳漕運元時為海運明初為轉運如北路短盤騾子之意後改為兌運貼脚耗與軍送至淮安等水次後改為長運民不復遠送漕卒自至所在州縣支運但加增漕卒過江脚耗耳 本朝有民兌官兌民兌民間與漕卒對兌即長運也後改為官兌民自輸納正供及脚耗于官而官自與衛漕對兌民力一甦矣日久奸胥作弊勒索漕規米石有止完七八斗者雍

書隱叢說

卷之九

六

正中蘇松糧道馮景夏力除其弊定以正供之外每石加制錢五十四文半為漕卒之脚耗半為胥役之食費水次遠者再加挑錢五文後遵行之前弊未絕之時民間固已多費而胥吏作奸不已侵欺正供遂爾流充之罪不絕自後胥吏無權謹守成規乃無溢志反得晏然矣故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也

原文獲售

韓昌黎試顏子不貳過論主司不取後復為主司仍出是題韓以原文獲售其人與題與文未嘗易也而去取不同若是文章固有定評哉而易其題與文與



人者又無所底止矣

精鑿畫一

天下理之是非文之美惡事之真偽人持一說莫有定評在野者有精鑿之識而無畫一之權則未免淆亂終無歸宿在朝者有畫一之權而乏精鑿之識則終成強制未是公言吁安得以精鑿之識而操畫一之權哉

古碑幸存

漢魏古碑多在關洛山東大成殿亦多漢隸而後世之殘剥者不一而足洛陽魏文帝九花樓殿基悉是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九

洛中故碑累之五代時劉鄩守長安取古碑甃城宋姜遵毀漢唐以來碑碣代磚甃營浮圖又韓縝脩霸橋民磨碑石以供向拱鎮長安時民多鏡削其字元僧楊璉真伽毀碑刻以為浮圖明太祖登基金陵悉取六朝舊碑砌作御道又秦雍地震山川崩陷碑石多摧碎本朝雍正中山東大成殿災燬燼之餘漢碑亦有成死灰者古碑之幸存於今世者不過千百之什一沉重之以災變隕落乎以見古物之難護持也薦福雷轟而重束之以堪摹者又其不幸中之幸者矣

怨毒

楚伍胥憤而入吳伯吳伐楚鞭尸撻墓晉巫臣憤而入吳教吳戰陣致楚疲於奔命宋張元憤而入夏構之內侵致宋兵革煩興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左傳曰二憾往矣故當國者國有奇材當羅而致之不可為敵所資也

祀其功德

先王之制禮也凡有功德于民者則祀之所以報其功也八蜡之名王肅分貓虎為二無昆虫橫渠以為然留青日札云蜡之八神先儒以貓虎合為一而昆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二十

虫為一非也昆虫母作乃祝辭耳按郊特牲本文先嗇也司嗇也百種也農也郵表啜也貓也虎也坊水庸也後祝辭曰昆虫母作鄭何為以昆虫入于八者之中乎昆蟲謂螟螣之屬乃害苗之物也蜡祭以報農功豈宜於害苗者而祀之除之宜斷斷也若報農功而并祀害苗之昆虫豈祀祖先而并祀害人之豺虎乎所謂懼而祀之者也則後世禱祈淫祀之濫觴也所以於此等事最宜辨晰明白使人不惑于理而禱祈淫祀之風庶可望其少息也夫孔子曰某之禱久矣又曰獲罪于天無所禱也上禱字謂事事達理



無愧于心無愧于天下禱字謂與理相違徒工獻媚以求悅也

容齋論歷

洪容齋議論最平正惟論曆法一節未合理法其意謂置閏參差欲依節氣定月如立春為正月初一驚蟄為二月初一清明為三月初一不拘日數一年定是十二月後世必有行吾言者但古人所謂月者視月之盈虧為則若如洪說則月之晦朔不視月之盈虧為則矣其可乎外國有以月滿為朔者謂之白月黑月亦有中國遺意豈可參差天上之月以為月日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三

之月哉

柔存剛廢

人性剛愎者事事欲其狗已性之巽懦者有時未免狗人狗已者往往有便宜處狗人者往往有便宜處一則招損受益天理之當然一則循環往復人事之當然故舌以柔存而齒以剛廢也不然人之巽懦者多矣將不得並立於天地間也有是理哉

飛白

字有飛白體篆隸俱有之不獨艸書也王隱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宮殿題署勢既遒勁文字宜輕微不

滿名為飛白如今之所謂渴筆沙筆是也唐人好作禽鳥花竹之像宋仁宗好飛白以點畫象形物元人好寫飛白石飛白竹今市井中以勾白成字中填花木人物且以五言詩或七言詩每字圖戲劇以為玩者往往佈滿虛市間矣

方圓剛柔

方圓剛柔四字人生處世不可缺但用之欲各得其當耳各得其當者何大方而小圓內方而外圓大剛而小柔內剛而外柔是已大者綱常名節有關名教之處自當狗義而忘利不可不方且剛也小處細微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三

節末無關輕重何必斤斤自執已見不可不圓且柔也內而存心立志道義所在宜方而剛外而應對進退不妨委蛇從俗宜圓而柔所謂道不苟同於人跡不苟異於俗也

干支之數

干支之數曰甲巳子午九乙庚丑未八丙辛寅申七丁壬卯酉六戊癸辰戌五巳亥無干四出楊子太元經曰子午之數九丑未八寅申七卯酉六辰戌五巳亥四甲巳之數九乙庚八丙辛七丁壬六戊癸五近西洋巧製自鳴鐘藏鐘于下以金索懸之至時其索



忽自轆轤而轉出鉗於上自擊其鐘如數而止殺絕後仍轆轤而藏之其數以甲巳子午九等爲準焉逢午時必九聲逢未時必八殺他時類然此數與水一火二之數相持不廢但未知其義何居耳或云陽成于寅而備于申陰成于申而備于寅故女起壬申男起丙寅子至申午至寅其數九丑至申未至寅其數八七六五四推此天道順行以壬爲始地道逆行以丁爲始甲至壬巳至丁其數九乙至壬庚至丁其數八七六五推此

### 貪暴性成

人有仁慈成性者事事慈祥愷惻惟恐人之拂情而去也推而廣之即所欲與聚所惡勿施之意人有貪暴性成者事事刻薄寡恩惟恐人之順適而去也有富宦收農人田租必親歷之必苛筭之農人出後使人尾之窺其顏色如未甚愠怒宦必惋惜以爲利農也如有毒口呪咀者宦必欣喜以爲利已也嗟乎人孰不愛名乎乃貪利者曾不惜名且以敗名爲快人孰無心而貪暴者一至此乎不亦悲哉

### 長人

山海經曰長臂人國臂長三丈在赤海中長脚人國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三

在赤海東穆天子傳曰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之西河左傳長狄三人疏云防風氏之後在殷爲汪芒氏於周爲長狄鄭瞞亡後種類進居四夷不在中國然海外自有長人非盡關長狄也而長狄後亦流于海外與長人列則有之耳

### 撒帳

撒帳始于漢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帳中共坐預戒宮人遙撒五色同心果唐景龍中鑄撒帳金錢每十文繫一綵絲勅近臣送婚拾錢則今之撒金錢或始於此白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裁檀褥錦繡一條斜然則娶婦而傳席以入弗令履地唐人已然矣

### 持戒堅忍

蓮社高賢傳僧曇翼入山誦經普賢大士化女子身披采服攜筠籠一白豕大蒜兩根至師前曰妾入山采薇日已斜豺狼縱橫歸無生理敢托一宿師却之力女復哀鳴不已遂令居草牀上夜半號呼腹疼告師按摩師辭以持戒不應手觸女號呼愈甚師乃布裹錫杖遙爲按之翌日女以采服化祥雲豕變白象蒜化雙蓮凌空而上謂師曰我普賢菩薩特來相試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三



云 夫曩翼之堅不賢于玉通之墮乎甚矣學之貴堅忍也師持佛戒不敢手觸其堅忍如此士人獨無孔子戒乎而普賢相試事西遊用之

混沌

古三墳曰清氣未升濁氣未沉遊神未靈五色未分中有其物冥冥而性存謂之混沌按混沌者如胞胎之初形也如穀種之初芽也如平旦之方覺也混沌一散施為于幾千萬年而復收斂歸藏仍謂之混沌也亦可混沌本是生而未形之名今人乃直以屬之天地之終也

書隱叢說

卷之九

五

以徽隸杭

徽州舊名歙州與睦州相近故宋時歙睦為一道睦今之嚴州也徽州今隸江南上江赴省試者跋涉艱難由陸路則崎嶇千里由水路則經杭入省群言隸于江不若隸于杭之便也江寧府溧陽縣便于鎮江不便于江寧雍正八年溧陽史中堂 貽直 為江南總督日題請准改入鎮江府矣後必有為以徽隸杭之請者也

書隱叢說卷之九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

吳江袁棟漫恬著

福生無為

天地以無為成化聖王以自然成功因天時而教耕桑因人情而制禮樂為公不是為私有為一如無為也自後世人欲橫行中材欲不勝理下愚有欲無理出而相與入而相處無非覬覦之念爭奪之心由是而有已無人之念起矣由是而讒諛譖忌之私行矣由是而傷情悖理之事作矣有學者靜存於中知命有定分爾我之間迎距兩忘坦然無心其究也清心寡欲學日以長謹身寡過累日以消故曰福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欲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一

定情賦

張衡定情賦曰願在面而為鉛華兮恨離塵而無光陶靖節閒情賦本之

鰥寡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然何草不黃篇曰何草不玄何人不矜矜鰥同箋云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鰥不必無妻也虞書曰有鰥在下鰥亦不必老也然則無妻及與妻睽者通謂之鰥也左傳齊崔杼



生成及疆而寡然則無妻者亦可謂之寡也

。四家詩異同

詩有四家申培魯詩韓固生齊詩韓嬰韓詩毛萇毛詩各有師承但秦火之後口占臆授未免多所異同三詩俱不傳矣然申培尚有詩說韓詩尚有外傳其間乃得徵其異同焉申培詩說次序不同篇次又復不齊如召南野有死麕作野麕何彼穠矣入王風二南下接魯風以豳風中鴟鴞東山狼跋伐柯九罭破斧魯頌中駟泮宮有馭閼宮等篇當之又多楚宮一篇邶風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擊鼓式微旄邱泉水新書隱叢說

卷之十

二

臺作窺臺二子乘舟等篇入衛風簡兮作東兮鄘風栢舟君子偕老桑中作采唐鶉之奔奔蠨蛸干旄載馳等篇入衛風無定之方中篇衛風伯兮考槃木瓜芄蘭有狐氓等篇入鄘風王風兔爰作有兔無邱中有麻篇詩傳有邱中篇有鄭風子衿篇有小雅何草不黃漸漸之石漸作漸無將大車黃鳥若之華等篇詩傳有采芣篇又有唐棣三章王風下接齊風盧令作盧無還篇有鄭風丰風雨等篇魏風有唐風杖杜鶉羽等篇汾沮洳作彼汾入唐風唐風椒聊作菽有鄭風野有蔓州篇下接曹風下接檜風有鄭風揚之水篇詩傳有鄭風大路篇

下接鄭風山有扶蘇作扶胥無東門之墠篇有麥秀

篇下接陳風下接秦風下小正即小雅鹿鳴至魚藻無笙詩有邠風七月篇下小正續六月至車牽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下小正傳自昭穆至於幽平鼓鐘至都人士廿八篇中有祈招篇所謂變小雅也大正文王至卷阿有大武篇下大正續雲漢至常武六篇亦宣王時詩下大正傳厲王幽王時詩蕩至召旻六篇所謂變大雅也下頌下商頌皆本於子貢詩傳者韓詩辭句不同如江之永矣永作羨報我不述述作術龜勉同心龜勉作密勿得此戚施戚施作醜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三

麗實維我特特作直綠竹作綠薄能不我甲甲作狎使我心痲痲作痲舍命不渝渝作偷聊樂我員員作魂溱與洧上有唯字方渙渙兮渙渙作洹洹士與女上有唯字舞則選兮選作纂實大且篤實作碩顏如渥丹丹作沃沃也音碩大且儼儼作媯周道倭倭遲遲作威夷檀車憚憚作綏綏厭厭夜飲厭厭作惜惜菁菁者莪菁菁作蒸蒸東有甫草甫作圃儻儻俟儻儻作駉駉有母之尸饔饔作雍如矢斯棘棘作枋如鳥斯革革作鞞雨無正篇首浩浩昊天上有雨無其極傷我稼穡二句謀猷回適適作次宜岸宜獄岸



作犴百卉具腓具作俱苾芬孝祀苾作馥倬彼甫田  
倬作筠彼交匪紆匪作庶見覲曰消覲作覲曰作聿  
周原膺膺作腓膺飛戾天作翰飛厲天築城伊減  
減作洫征以中垢征作往中作虫倬彼雲漢倬作對  
貽我來牟來牟作嘉黎率時農夫率作帥于彼西雖  
雖作雍嫫嫫在疚作惇惇余在疚憬彼淮夷憬作獷  
奄有九有九有作九域為下國綴旒綴旒作綴郵商  
邑翼翼四方之極作京師翼翼四方是則魯詩辭句  
不同如螽斯羽螽作螻麟之趾趾作止于嗟乎騶虞  
騶作鄒中葍作中葍揚之水揚作揚子衿衿作衿載

書隱叢說

卷之十

四

驅薄薄驅作歐河水清且漣猗猗作今不稼不穡穡  
作嗇坎坎作飲飲三歲貫女貫作宦山有樞樞作菑  
素衣朱繡繡作綃南山有臺臺作臺車攻攻作工庭  
燎燎作發豔妻煽方處豔作閻雨無正作雨無其極  
有頍者弁弁作鼻申公魯故至晉已亡今所傳詩說  
及子貢詩傳皆豐坊偽撰云

蜚醬

古禮天子之羞百二十品內有蜚醬及蜩范之屬蜚  
蟻子也范蜂也然則後世之取蟻子蜂房為強壯之  
藥者其亦有所本矣

○螟蛉蜾蠃  
詩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螟蛉桑虫也說者謂蜾蠃取  
桑虫負之七日化為其子楊雄有類我類我久則肖  
之之說博物志酉陽雜俎亦云呪之化為已子陶隱  
居以謂蜾蠃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以飼其子非  
以螟蛉為子也有人取蜾蠃之巢毀而視之乃自有  
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久  
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為蜾蠃之形蓋此物不  
獨取螟蛉亦取小蜘蛛也不細察其有卵故訛傳至  
今耳所可異者能禁螟蛉蜘蛛不生不死以其身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五

膏潤滋養其卵而成其形也今人且直謂蜾蠃曰螟  
蛉子尤訛之訛矣黃氏日鈔云如腐艸化為螢亦螢  
宿其子于腐艸既成形則自腐艸而出也

○以石為鍼

古者以石為鍼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郭璞  
曰可以為鍼素問曰其治宜砭石左傳曰善疢不如  
惡石說文砭字許慎曰以石刺病俱謂以石為鍼也  
今世不知用石之法其用金鍼者起於後世湖州雙  
林凌氏之先有異授至今以鍼灸世其家焉

○轉注



周官保氏六書其一轉注本一字數音必展轉注釋而後可知之謂考老之說非也字有日為人用而易誤讀其音者列之于左音訓于下使學者省覽焉

汁防什方朱提殊時隆慮林廬方與房預龜茲印慈番禹潘愚曲逆去遇允吾沿衙浩壘告門邪許耶虎宿留秀溜阿房烏防射覆食福糊塗鶻突欵乃襖霽万俟木其冒頓沒突可汗克寒闕氏煙支袒免但問嫪毒滂霽食其異飢日磳密低般若鉢惹咎繇臯搖於戲嗚呼亮陰梁闇魁結椎髻身毒天竺宛句寃劬茶首蔡茂惡池汗沱谷蠡鹿離佻氏拳精亢倉庚桑

書隱叢說 卷之十 六

扶服匍匐鸞鳥雀雀神荼伸舒參差森雌齊衰咨崔相近祖迎子諒慈良從史縱勇毒冒代妹阿難烏難數奇朔基方良罔雨逢蒙龐門分率問律毋追牟堆淳母朧模伯樂博勞墨台省怡夫差扶釵句芒鈞七

三表五餌

賈誼之三表五餌人議其疎趙擘吳越春秋勾踐歸國外傳中文種亦有遺美女以惑其心而亂其謀遺之巧工良材使之起宮室以盡其財等語而管子已有遺以竽瑟美人以塞其內遺以諂臣文馬以蔽其外等語也

雙翼

古者以羽檄徵天下兵顏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微名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云速疾也魏武奏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今世有緊急文書則以一雞毛粘其一角更急者以雙雞毛粘其二角至急者則以雙雞毛俱燒焦之總謂之雞毛文書云乾隆十年六月避關公諱公文雙羽改為雙翼字

祭豐養薄

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親存也歐陽子作隴岡阡表云祭而豐不如養之薄用其意而適媚其詞也

○風俗奢靡

蘇州風俗奢靡日甚一日衣裳冠履未敝而屢易飲食宴會已美而求精衣則忽長忽短袖則忽大忽小冠則忽低忽昂履則忽銳忽廣造作者以新式誘人遊蕩者以巧冶成習富室貴宦自堆篋盈箱不惜紈扇之棄置矣而販夫賤隸負販稍畢即鮮衣美服飲茶聽唱以為樂其宴會不常往往至虎阜大船內羅列珍羞以為榮春秋不待言矣盛夏亦有為避暑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七



會者味非山珍海錯不用也雞有但用皮者鴨有但用舌者且有恐黃魚之將賤無錢則寧質蚊帳以貨之者此其衣食之侈靡也賭博之風十室而九白晝長夜終無休息處處有賭場人人有賭具真所謂十步一樓五步一閣者矣秋冬則鬪蟋蟀又鬪鷓鴣黃頭舉國若狂所費不貲甚而閨閣之中不嫻中饋女紅惟日慕浮蕩之習暗有尼姑牙婆等為通蔽氣今日至某處博奕飲酒明日至某處呼盧宴會此風何可長耶古有營妓今無其籍有無恥而射利者倚門迎客獻笑爭妍有為之荒其本業者有為之罄其家

書隱叢說

卷之十

八

資者有為之乖其家室者有為之隕其身命者觸處網羅惟智者能避之也人之最喪品而喪家者有四曰闕賭吃着而已蘇城之風氣獨於四者而加詳焉不亦哀哉又有篤信僧道以理懺為名簫琵琶樂其音靡靡十番孔雀蕩人心志僧俗滿堂男女雜沓生不哀而死不安甚者婦女至春時入廟以燒香為名遍處遨遊成群嬉玩脂粉狼籍鈿舄零落高門蓬戶莫不皆然此風俗之尤惡者也以上諸惡習上臺屢為禁止亦禁於一時而未能終革也司柄者當以此為急務明目張膽設法以絕之其可哉

祠廟額

蘇州府學內郡人建于龍湯二撫臺祠異室而同門其額云于湯有光吳江分震澤後城隍廟未及分而易一額於綽楔曰江殷澤定

。火烈水懦

日光暴人之黑不若月光暴人之為尤黑也日光之黑不過外面皮膚逾時或能返白月光之黑直逼入骨以月屬陰而性沉也故耕者田中為烈日所暴入秋冬猶可挽回若漁者夏秋涼宵安臥月明久而骨黑終身不能返本也於此亦見火烈水懦之義焉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九

稽留山

耿精忠謀逆時福建總督范承謨被拘諸生無錫稽留山永仁亦拘狴犴者三載范愁苦無聊吟哦見志獄中無紙筆乃以炭畫壁為書謂之炭壁詩稽隨有和章累累不盡忠義之誠貫於日月其時有林能任及武夷子周旋其間范受冤刑而稽亦殉難校尉許鼎潛收貯范遺骸遂得祭葬與宋張千載供送文文山飲食且拾骨寘囊付其家安葬事同耿逆平范節得白稽以諸生格於例不得旌似無以為為善者勸矣寡妻楊氏督孤子曾筠勵志讀書中鄉榜後即表



揚先德梓刻留山文集而天下知有炭壁苦節也迨後連掇科第累登臚仕中年入相誥贈先人有父爲忠臣子爲孝子之語榮光泉壤生慰孤嫠何樂如之以是知天之報施爲不爽也儀封張中丞伯行作稽留山傳其婉直之筆足以達其忠義之心云

○罕譬曲喻

韓詩外傳曰楚莊王將伐晉孫叔敖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黃雀方欲食螳螂

書隱叢說

卷之十

十

不知童子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見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其諫也罕譬曲喻曲盡其情茫茫人世處處危機誠有如所云者此老氏之所以以退爲長也後人乃以爲圖而示人人終不悟也悲夫說苑吳越春秋畧同

雷峰夕照

杭州西湖有十景一曰雷峯夕照言雷峰峰上之塔夕陽返照時觀之如畫圖也其塔爲火所燎欄楯簷鈴一歸烏有惟餘赤色磚甃幾層若秃鎚之卓地者

然考之傳記峰名雷者以里人雷就居之得名後爲寺吳越王妃建塔于其上宋亡時兵燹寺燬而塔亦半廢如今之狀相傳下有二魚精潛焉而世乃謂僧建塔以鎮怪雷遠塔而制怪也稗官之不已且作傳竒而遍演矣毛西河曰雷峰本名回峯以山勢回抱得名塔曰回峯塔以回雷教近致訛耳宋有道士徐立之築室塔傍世稱回峯先生此其明驗也

作文如寫家書

作文當如寫家書曲直舒縱各達其情繁簡遠近各得其宜史記之所以獨立千古者在此後之作文者

書隱叢說

卷之十

十一

往往起處裝一冒頭中間正入後面稍爲推開謹守成法如場屋中策論之類絕無變化矣韓昌黎平淮西碑大冒起正當是題體格而後人尚有冒頭之誚况其他乎夫反覆詳明輾轉委折寫家書可用也曾寫家書而可用大冒頭乎總由場屋程式之文誤之而古意亡矣

紫陽洞

杭州西湖爲遊觀之勝傍有紫陽峰登高而望左江右湖萬山入望可以俯視一切倦而歇卧于巔之石山巒疊疊在目也水散潺潺在耳也殆枕石漱流之



亞乎其東偏稍下有紫陽洞亦曰丁仙洞為元時丁野鶴蛻化之所洞中玲瓏宛轉如室如軒壘者似楹縵者似板直者似廣庭曲者似迴廊更有石竅洞漏天光或如虎穴之方而向上或如龍窟之圓而直下外有為鰲峰者有為垂雲者不一而足雖廣僅數武而詭怪侷偉真棲靈之宅也旁有大書石刻薩天錫詩稍東又有橐駝峰歸雲洞諸勝也

朱子綱目

正統之論紛紛莫定朱子綱目一出而定之得正者則統之不得正者則不統之以晉習鑿齒帝蜀之言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三

為是則陳壽及司馬光帝魏寇蜀之言退矣統不一者分書之統一者大書之以南北兩朝並列而先南以先華焉則帝北魏而黜江左者退矣後五代俱業偏安以各國各鎮係屬于梁唐晉漢周之後則以統于南唐者退矣金仁山有綱目前編明成化中成綱目續編皆師其意而為之今史館復有明史綱目誠所謂四美具矣

岳墓鐵人

岳武穆王墓在杭州棲霞嶺下明正德時都指揮李隆以鉄鑄秦檜王氏万俟卨三像反縛長跪于墓前

萬曆中兵使者范涑增張俊像或云布政周木鑄來遊者往往瓦擲石擗手摸足踐像久致損 本朝雍正九年錢塘縣令李惺重以鉄鑄四像千古奸案又一新矣丹陽陳東墓祠鉄鑄汪伯彥黃潛善長跪階前游人唾之保定楊忠愍公祠階下跪鉄鑄相嵩等五軀皆面縛隆武紀年中追復建文年號立忠臣方孝孺祠設姚廣孝跪于座前雖未必行之永久如岳墓然亦足以快人心矣

事必有本

古聖見轉蓬而造車觀鳥跡而製字視魚翼而創櫓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三

觀鴟尾而製施放蜘蛛而結網法螺蚌而閉戶觀落葉以為舟象鳥巢而作室凡事必有所本也亦見天地之菁英散見之於物聖人為能聚而會之耳於事如此於理何獨不然

風伯雨師

風伯神箕星也雨師神畢星也所謂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是也世人遂以風伯雨師為有面貌如人若戲劇中之所扮者噫亦惑矣

玉女

祭統曰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



有敝邑註云玉女者美言之也君子於玉比德焉而後世乃有金童玉女之說矣

○驚蟄雨水

漢初以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觀之月令正當如此以孟春蟄蟲始振仲春始雨水故也太初以後始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後乃因之不改或云唐麟德開元歷亦如漢初云而三統歷又以穀雨爲三月節清明爲三月中後亦不行

○九世之仇

公羊謂齊侯滅紀能復九世之仇漢世且以之斷獄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五

夫齊侯自欲伯耳未必爲九世之仇也齊侯之伐國亦多矣豈盡爲九世之仇哉何獨于紀而稱其復九世之仇也適會九世有是仇耳齊侯以是爲辭則可矣後人因是而稱其善不亦迂乎

○謝逸論河

謝逸字野臣小名黑碌碌幼時不知其所自出不知其姓乃曰我自有身以身爲姓人規以今無此姓也遂以身字隱于言寸之中而爲謝姓焉幼時聰穎未甚學問三十左右發憤親詩書不事舉業獨探道原留心經濟以四海爲家其欲復黃河故道也持論甚

堅而卑其言曰昔洪水氾濫神禹治之得平定安息

者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夫亦使水由地中行而水土平矣所謂地中行者水本卑于土使水之行仍卑于土而安也今河工日費鉅萬迄無成功者以河身已高于岸水不由地中行耳河源甚遠而河流多沙故日久則沙積而河身高治之者不能禁其不高而築隄以防之隄內民居如在釜底偶然蟻潰蛇穿河水涓注隄內之民俱爲魚鱉是築隄可爲一時之計非萬世之利也昔禹之疏爲九河者論者但知殺其勢而不知實有以用之蓋通其八而塞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五

其一以濬河身明年則濬第二條又明年則濬第三條循環不已而河身得淺水由地中行矣故欲爲萬世之利者必當使河身不高欲使河身不高者必當年年濬治欲其年年濬治者必當復禹時下流之九河欲復禹時下流之九河者必當復禹時下流之故道故道維何由究以及冀故迹具在也故道原無高山之限城郭之阻室家墳墓官給與遷徙則民人怨矣不必以時日爲限取羨餘及河工應用之帑以與其功遇飢荒以役其民則民得食而功易成矣故道已疏引河入之年年開八塞一以濬河身之沙則



水有不由地中行者乎廩帑之日費者可省河傍州縣之漂溺者可免此誠萬世之利也其論與賈魯徐積同似迂而實正當道懼其迂濶而難行謝知世之不能用也遂隱逸以終身焉讀書別有見解謂爲長者折枝枝字乃杖字古者布指知寸引臂知尋支即丈也折枝者荷杖也如此類甚多測量儀器手自造之不假金工也術數小藝間亦爲之嘗謂世間有十大窮民謂學戲小童閨房稚婢纏足幼女等世間有苦俱可告訴父母獨是數者父母驅而納之無可告訴者真爲十大窮民也列之爲圖以示同志云娶妻

書隱叢說

卷之十

六

立志必得不纏足者爲配有山中老儒某者讀書慕道亦惡是風其女遂弛纏足之習謝聞而爲其壻焉生二子擇媳亦以是道久無同志者故三十餘尚未娶也噫不知其自出而爲名人又今之一陸羽矣

坤輿圖說

史記騶衍曰儒者所謂中州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

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桓寬王充並以所言爲迂怪虛妄熒惑諸侯而騶子實無所本也然其見不拘一隅矣淮南子曰九州之外乃有八殞八殞之外乃有八絃八絃之外乃有八極其說亦無根據然知中國之外尚有無窮矣詩含神霧曰天地東西三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春秋命歷序曰神農始立地形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一萬里河圖括地象曰地南北三億三萬五千五百里又曰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二億三萬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內地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七

二萬六千里其言雖出于緯書亦見中國之小于天下矣佛書曰世間有四大部洲南瞻部洲東勝神州西牛賀州北俱盧州俱盧州中思衣得衣思食得食絕無爭競亦無官長熙熙浩浩自成一世界所謂極樂之國也三州善人往生焉其南瞻部洲即今之中國所謂閻浮世界也然又云善人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其所謂西方者南瞻部洲之西方耶抑西牛賀州之西方耶況古聖測景嵩山實爲天地之中夏至日影昭然可見則中國之非偏南可知也佛書之云大都率寓言也明萬曆中有利瑪竇者生自西洋歐巴



羅國越八萬里浮海而至天家賓禮之著作甚多如  
天學初涵數種測量深微議論高闊欽天監中歲差  
里差之法纖悉不爽并造千里鏡自鳴鐘等出人意  
表其立論脩著於南懷仁坤輿圖說中曰天下萬國  
總分爲五大州東西南北中也中爲中州即中國也  
海外朝貢諸國尚在中州之數大海謂之小西洋之外  
人迹不到東西南北又各有州焉州中輿地之廣大  
畧如中國亦有高山大川江河之屬人民習俗各有  
不同與中國各不相謀四州之外有大海所謂大西  
大海之外無人境矣且云天體圓而地形亦圓謂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

六

地球如雞子黃之在青內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渾  
淪一球原無上下總六合內凡足所佇即爲下凡首  
所向即爲上其專以身之所居分上下者未然也自  
大西洋浮海入中國至晝夜平線已見南北二極皆  
在平地畧無高低道轉而南過大浪山見南極出地  
三十五度北極入地三十五度中國則北極出地三  
十五度南極入地三十五度則大浪山與中國上下  
相爲對待矣謂地形圓而週圍皆生齒者不信然乎  
天下諸國地及海島不可更僕前無紀錄之書不知  
海外之形狀如此西洋名士航海遍遊無所不到故

能歷歷言之其足跡所經並非傳聞之異辭也內經  
曰帝曰地之爲下否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  
中也曰何憑乎曰大氣舉之也朱子語類云海外島  
夷諸國地猶連屬海猶有底至海無底處地形方盡  
元世祖時西域札馬魯丁獻大地圓體圖是前人早  
已言之矣今考順天北極出地四十度江南北極出  
地三十二度雲南北極出地二十四度又南海北極  
出地一十五度北海北極出地六十五度則漸南漸  
轉勢所必至中國生月在初二初三而西域尋斯干  
城于中國之朔夕月即見于西南中國生明之夕月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九

去地纔一舍許而交州遇生夕月已在天之中心今  
人至交廣間見南極漸高北極凌低規度外星辰至  
衆如五曜者皆不在星經之數元微之之後言者纍  
纍矣是知中國之內極南極北尚有不同之極致况  
海外耶古之星經地志俱爲中國言之耳至于水勢  
爲一氣旋運亦隨地形以爲圓轉利之言曰海水崇  
卑有上陞于天下及于淵之高下亦如地之低昂云  
東還紀程曰海水中高而四垂過洞庭四望湖水亦  
復如是地包于天則其體圓圓則山河藪澤亦隨之  
而圓所謂中高而四垂者地勢如斯水者天地中之



五行耳有不為一氣之所旋轉耶向謂水勢平流者特未嘗于數百里平濶處觀其大勢耳明成祖出塞數千里經濶濼海子遙望水高如山但見白浪隱隱自高而下遠處極高近處極下臺灣志洋船為颶風所飄嘗至萬水朝東水皆東流而強急俱是水勢不平之証地體之圓試觀各省太陽出地時刻分秒遠近不同其理顯然似此則里差者即地球之明驗也而利瑪竇之言為可信矣法苑珠林云閻浮洲日正中時弗婆提洲日則始沒瞿耶尼洲日則初出鬱單越洲正當半夜此論亦古今相合周髀云北方日中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三

南方夜半東方日中西方夜半雖術本蓋天亦是地球之一證

三江

三江之說議者紛綸班固韋昭桑欽許慎孔安國鄭康成郭璞各一其說韋昭越語註曰三江松江也錢塘也浦陽也唐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鄭康成曰左合漢為北江右合彭蠡為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為中江徐鉉註說文云江出岷山至楚都名南江至潯陽為九道名中江至南徐州名北江入海

蘇軾程大昌黃震胡渭宗之朱長文曰三江北江中江南江也歷丹陽毗陵者為北江即今之大江也首受蕪湖東至陽羨者為中江分于石城過宛陵至于具區為南江三江在震澤上下而皆入于海惟郭景純以岷江浙江松江當之者為近歸震川曰經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揚子江錢塘江松江並在揚州之境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夫環吳越之境非岷江浙江松江而何故注三江者迄無定論惟郭景純及邊實之論為是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為據不免于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經曰三江既入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三

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禹貢每州文法都如此不必分上流下流也而吳淞一江實又為震澤之下流耳宋邊實修崑山志曰大海自西泖分南北由斜轉而西朱陳河謂之揚子江口由徘徊頭而北黃魚塚謂之吳淞江口浮子門而上謂之錢塘江口張守節史記正義曰一江西南上太湖為淞江一江東南上至白蠅湖為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非禹貢之三江也顧亭林曰北江今之揚子江也中江今之吳淞江也南江今之錢塘江也禹貢該括眾流無獨遺浙江



之理三江既入一事震澤底定又一事後之解書者必謂三江之皆由震澤以二句相蒙爲文而其說始紛紜矣按爲三江之說者以中江北江南江爲說者失之遠以松江東江婁江爲說者失之近以揚子江錢塘江吳淞江爲說者則得其中矣而亭林之說尤爲明暢

同里

吳江志云同里鎮舊名富士後析其字爲同里云然吳郡續志云淞江受太湖一自長橋流入同里犁湖讓由白蜆江入薛澱湖一自甘泉橋由淞江尾東華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五

澤湖自急水港至白蜆江入澱湖而注之海則同里之名又在先矣陳志曰唐名銅里宋改爲同近是

不信陰陽

漢成帝陽朔二年春寒詔曰四時之事不失其序以陰陽爲本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陰陽薄而小之而欲望陰陽和調豈不謬哉按所謂陰陽者乃天地之正氣信之則修身以俟天修政以誠民則陰陽自能和調也今人于正人之不信時日祈禱之說者動曰不信陰陽誤用其言其害不淺也夫時日祈禱之類乃惑世誣民之邪說豈有關於陰陽耶爲之者趨避諂

媚以邀福不爲者正心直躬以安命豈爲不信陰陽耶俗之所謂不信陰陽者乃真篤信陰陽者也俗之所謂酷信陰陽者乃真不信陰陽者也夫陰陽者天地之正氣也依于正而安命者其信陰陽也必矣不依于正而邀福者其不信陰陽也必矣

不善學祖

漢文帝恭儉仁賢之主亦受新垣平之詐刻玉杯曰人主延壽候日再中以爲吉祥爲改後元以求延平之祚後乃詐事發覺自恐而謀反以夷族焉其文成五利之濫觴乎武帝效尤其事而甚之可謂不善學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五

祖者矣不可謂非文帝有以啟之也

定身呪

曠園雜誌載秦中王某爲盜所迫乃用定身呪語以制群盜盜僵立不得動然則異術在今尚有西遊記未足爲荒唐也

苦亂苦貧

董子曰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也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也此數語抵後人一二千言策論。口過當戒



禮緇衣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士人苟知自好者非禮非義自能絕而不為惟言語之際未免任意而出不及斟酌貽悞不淺故讀書人最宜戒口過

天生絕對

古今有天生絕對鳳凰原鸚鵡谷東方虬西門豹東方朔南城威黯淡灘零丁洋姊妹烏婢妾魚外酉山子午谷甲庚溝丁卯橋甲子門庚癸山癸辛街丁卯橋木居士竹夫人山和尚水秀才白頭翁蒼耳子金步搖玉跳脫田千秋史萬歲宋金剛高菩薩良非子

書隱叢說

卷之十

西

仙家尸解亡是公文章草皮五加富貴花忘憂艸銷恨化身之劍花桃千葉蛻蟪宿詩緯蝦蟆王易林待女花宜男艸

紀載有益

孫公談圃載韓琦撤簾事通鑑用之宋史紀傳不載其事以見朝端秉筆之踈濶而草野紀載之有益矣

稱名共知

世間之物凡見之慣而用之多者不必別其名以稱之即以總名稱之而無不共知者如洛中牡丹直曰花吳下春桑直曰葉江南杉木直曰木江浙木棉直曰布南方豕肉直曰肉是也

信古信今

有信古而不信今者謂古有迹之可憑也有信今而不信古者謂今時近之足據也此皆一偏之見也謂古有迹之可憑不曰盡信書不如無書乎謂今時近之足據不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乎然則何以處此曰有考核之道在不精於考核古不可信今亦不可信也精於考核古可信今亦可信也考核者如三年考察群吏得失皆見如長吏中庭訊獄毫無隱遁則得矣於古不惟憑其理與勢也必參互考訂以成其公見庶信者信而疑者疑矣於今不惟論其情與事

書隱叢說

卷之十

五

左旋右行

關朗易傳曰天左旋西視之來東視之往日月右行東視之來西視之往言最明白宋人祖之

彭亨

詩魚休于中國傳曰魚休猶彭亨也韓昌黎石鼎聯句豕腹脹彭亨本此

書隱叢說卷之十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一

吳江袁棟漫恬著

三家三易

言天者有三家曰宣夜曰蓋天曰渾天易有三易曰連山曰歸藏曰周易今惟渾天與周易傳世不朽而二家及二易淹無聞焉以見道藝之愈造愈精而創始者之為後人筌蹄也

龍虎之變

康熙中有虎渡太湖直走吳江城內民人震駭莫措守備率眾環弓矢譟而逐之虎見窘隘陡入一民家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新婦床上眾莫敢攖乃閉門發屋以長鎗群刺之踰時虎斃焉雍正十三年秋風雨之際有龍冉冉過蘇州城上高不踰丈鱗甲蜿蜒可數過處無不瓦飛楹動而肆中什物半為飄蕩過後亦無他噫龍潛於淵虎伏于山與人世實絕也而乃翱翔城市焉宜乎龍為人患而虎為人斃矣

長生訣

長生訣曰長生沐浴冠帶臨官帝旺衰病死墓絕胎養乃生剋自然之道禍福倚伏之機如以甲木而言養于戌生于亥冠帶于丑衰于辰墓于未由此而推

莫不皆然自長生而冠帶自冠帶而衰自衰而墓所謂生老病死也一首長生訣是一副百年圖矣

三綱六紀

白虎通曰三綱者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馬融注論語用之朱子因之又曰六紀者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後人鮮用

西王母

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四荒山海經曰崑崙之邱有人戴勝虎齒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尚書帝驗期曰王母之國在西荒凡得道授書者皆朝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王母于崑崙之闕穆天子傳曰天子賓于西王母又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竹書紀年曰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又曰西王母來獻其白琯又穆王十七年西王母來朝賓于昭宮拾遺記曰西王母納丹豹文履于穆王則西王母不過遠國之君耳後人因其名之美而遂以仙目之諸子百家言者紛紛矣吳越春秋曰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王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武帝內傳曰王母降殿上東方朔于朱鳥牖竊窺之葛洪枕中書曰扶桑大帝東王公號曰元陽父太真西王母是西漢夫人在天皇地皇



之前甘泉賦云想昔王母欣然而上壽今今世俗遂都謂之神仙而并繪王母上壽圖矣或云平山溫泉有碑云西王母桑姓生長於此少入房山學道既成仙還歸省親尸解于此其村名王母村又有西王母臺相傳漢武帝于此會西王母想亦因此而附會之歟

有書不讀

唐人書無刻本借得史漢矜為盛事書至今日可謂家有其書無假借之艱矣而學者少時為時文所誑誤壯年又為功名所羈絆潦倒者復洗洋自恣以適已有書不讀為今日學人之通病也昔日無書而讀者愈勤今日有書而讀者益惰矣可勝慨哉

痘疹

嘗見一書言中國痘疹其種來自五溪洞蠻漢馬援南征時軍士漸染因以流傳則是溪嶺間暑濕熱毒之氣耳今且為小兒輩之一大厄矣

家翁家公

世言家之尊曰家主翁唐代宗謂郭子儀曰不痴不聾不作家翁又曰家公顏之推家訓云侯霸之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今吳俗乃但屬之妻謂夫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三

雷神雷鼓

周禮司徒鼓人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注云雷鼓八面鼓也神祀祀天神也靈鼓六面鼓也社祭祭地祇也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是則鼓有幾面者不止雷鼓為然矣後人因有雷名遂圖一鼓八面累累如貫珠之狀環遠鳥喙肉翅之雷公執錘以發其聲甚可笑也夫有雷則必有神余前所云精氣是也凡日星河嶽皆然必以鳥喙而肉翅者為之則妄也况祀神之雷鼓可借為雷公之鼓則黃帝時有臣曰雷公者亦可借之為鳥喙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四

肉翅之雷公乎宜乎雷峯之塔傳為雷所燬也

骨鯁方

道家有咒語禁物之術其傳述必有所自然鶴能禹步禁蛇啄木畫樹取蠹蟾蜍囊中潛遁又不知其何所祖述也余得一治骨鯁方如唐人小說所載大同小異試之頗驗

服制

本朝服制冬用煖帽夏用涼帽煖帽以皮為緣或貂鼠騷鼠或海驃狐狸輕者或線緞珍珠絨或烏絨烏緞不等帽緯或京批或扛緯或拆線粗細隨時其色



局紅爲上巧紅爲下無緯者謂之帽胎貴者多至數錠賤則三四錢一二錢不等涼帽亦有二種見賓承祭則用線緯帽其緯比煖帽加長重至七八兩二三兩不等便服則用粽帽以西牛粽染紅爲緯以輕便及宜于衝雨也煖帽式或頂平如盂或頂高如盔涼帽式或安口如鐘或敞口如鉢隨時變遷不可一例袍用緊身窄袖袖如馬蹄俗謂之馬蹄袖當前下縫拆曰跨馬以便于上馬故也謂之馬衣亦曰箭衣袍外衣曰罩甲又曰外套袖寬而短身亦短于袍一尺至五六寸不等袍每束帶謁上者必用焉前後左右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五

四塊銅鑲板或金玉等有品級不可僭用兩旁有風帶以素綾紬摺疊二寸許濶長垂于下有古者帶則有餘之風或以小囊俗謂之看袋者及鴈鰓之具累懸于上有古者佩玉鳴鑾之象懶散者則以絲帶代之謂之純陽縑其結則偏垂焉足用鞋韞夏則蒲鞋嘉定者爲上有職者則穿靴靴以烏緞爲之式有朝靴有關東式二種皮者則宜雨中羶者則宜冬天俱便服也頸上用領或貂狐或海虎或絨緞不一朝服則不用領冬天服皮襖若灰鼠若銀鼠若山羊皮若狐狸若天馬皮若羊皮不等貂鼠與捨獬獬有制民

間不得服也春秋用貢緞府緞綾子繭紬湖紬杭紡縐紗線緞褐子小絨綿紬棉布不等夏用真廣府紗兼絲青膏紗羅及銅板葛布黃州縐布不等女子康熙初髮中有假髮一條墊于髮爲高頂謂之鬼頭今則無有矣髻則或高而豎或偃而橫包于額者謂之包頭或濶或狹約髻之籠鉄絲爲之名曰盤圈或高或矮或大或小隨時隨俗不能畫一也髮上裝飾富貴家以珠翠滿裝不見髮者爲尚卽貧困者遇有宴會亦必竭蹶以將數事以掩耳目古之所謂荆釵裙布者無有矣衣袖寬者不過二尺窄者尺而已裙有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六

襖者謂之襖裙無襖者謂之禪裙衣服之飾如盤金刺金泥金二色金糊紗洒線彈畫縱線及四圍掛金鑲錦角雲之類不一而足其價視素衣常數倍也足無不纏士夫家以不纏及纏而不弓者爲恥雖市閭操作及婢女使令等莫不皆然其不纏者非務農即粗使者也僧道服畧如前朝其祝獻家居時亦服馬衣罩甲掌禮樂部行禮時猶服海青即直裰也孝子新喪守七時服斬衰梁冠一一如昔曾不少變見之者凜然其欲泣也官府軍牢所帶紅黑帽及劊子手猶仍舊制云



○古詩誤用

古人詩有誤用者有改字者不可學也如李頎遊襄陽山詩應醉習家塘以習池改為習塘李嘉祐贈韓侍郎詩圖畫風流似伯康誤以韓伯休為伯康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幸誤以霍去病為衛青孟襄陽詩歸田羨子平誤以平子為子平劉希夷詩為雲為雨楚襄王誤以楚懷王為襄王孫逖詩芳樹有桃櫻以櫻桃改為桃櫻杜牧詩甘羅昔作秦丞相誤以甘茂為甘羅牛鳳及溫洛應制詩六羽警瑤溪以瑤池改為瑤溪東坡退園詩一鈞歸釣束頭鯿以束項改為束項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七

束頭又詩石建方欣洗淪廁誤以廁淪為淪廁黃涪翁詩樂羊終愧巴西誤以秦西巴為巴西袁石公詩慙愧虛名老顧厨厨音皮誤作本音與扶字同押李空同秋懷詩苑西遼后洗粧樓改梳為洗改臺為樓

左旋右旋

尚書考靈曜曰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洛書甄耀度曰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謂右旋也禮含文嘉曰日月右行春秋元命包曰日左行周髀曰月後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注云月後天者月東行也一日一夜天

一周而月在昨宿之東故曰後天又曰日日行一度謂右旋也樂叶圖徵曰日月右行朱子詩十月之交註主右旋語類主左旋蔡氏書璿璣玉衡註主左旋明太祖謂群臣曰朕嘗指一宿為主太陰居列宿之西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則其為右旋明矣深以蔡傳為不然著書以辨其非按左旋右旋自古各異其說者彼此皆可推測以日差一度月差十三度有奇隨天左旋為不及逆天右旋為蟻行磨上蟻遲磨疾兩說俱為有理若明太祖太陰居宿西盡夜則太陰過而東之說以為右旋固是但以為隨天左旋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八

不及亦無不可所以各是其說迄無定論總歸於日差一度月差十三度有奇以為推測而已矣張子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最明

仁義財色

樂叶圖徵曰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旨哉言乎小人亦能為仁義而仁義當前不為之心動見仁義而心動者惟君子為然君子亦難免財色而財色當前不為之心動見財色而心動者惟小人為然則知君子惟以仁義為務而小人惟以財色為務也

浮玉洲橋石井欄



順治年間吳江開濬浮玉洲橋下得石井欄一上鐫永和四年字我邑有咏詩紀其事者

### 便頂

嘗見友人家家譜圖有元時仕宦其衣帽略如今制而帽上有頂如彈丸者雍正年間定文武品官及舉貢生監便頂立式頒行迴憶友家譜圖之如彈丸者恰如今便頂之制也元史亦不載未知果與今同否書之以俟博考

### 詩賦做六經

詩賦等文事略做六經詩體潔淨精微似易文體疏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九  
通知遠似書詩餘溫柔敦厚似詩賦體恭儉莊敬似禮歌曲廣博易良似樂四六屬辭比事似春秋

### 羅星洲

余里同里鎮四面皆湖西有龐山湖南有葉澤湖南新湖北有九里湖東有同里湖非舟楫不通也而同里湖濱稍西爲東溪橋八景之所謂東溪夜月者也橋外湖水汪洋可望而水中有洲可居者曰羅星洲形家言洲爲一鎮之羅星故以爲名而里人乃延僧以祀文昌關帝焉欲往者擊楫可渡然終患其跋涉也乾隆癸亥謀於衆將以土填爲埂可步而往不煩

舟楫也里人浼余作募疏文用俳偶體有曰孤懸尺土島念田橫斗絕彈丸境憐徐福又曰布金滿地看沙堤京兆之已成沉璧祈天羨縮地壺公之有術自念用事之恰當也

### 督撫布政

本朝沿明制分天下爲直隸一布政司十四守土者爲布政使另差總督巡撫以鎮之布政使秩二品督撫不過三品雍正中陞爲二品布政使名爲守土其權實操之督撫言地方則僅曰布政司使而已徒守空名也布政司俗下相沿元制行省之名謂之曰省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十  
各省有一巡撫學院主考因之總督或二省一員北直一員兩江一員浙閩一員兩湖一員河東一員川陝一員兩廣一員雲貴一員湖廣分爲湖南湖北二省有二巡撫二布政二學政二主考陝西有二巡撫二布政江南有二巡撫二布政二學政主考則一江南上下江又額分而榜同焉

### 換季

本朝制度冬用煖帽夏用涼帽以立冬立夏爲限名曰換季如至期寒熱有過不及處稍爲斟酌或半月或十日臨時請 旨定奪



貧者老者

禮曰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謂其不足也今風俗頹靡貧者懼人姍笑未免過分富者慳吝成風往往贈賻不敷老者世故已熟尚作周旋少者簡情成習往往禮節疎略則是富者不以貨財為禮少者不以筋力為禮也

太子

天子之子曰太子諸侯之子曰世子然春秋傳曰公會世子于首止則天子之子亦可稱世子也又晉有太子申生齊有太子光則諸侯之子亦可稱太子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十一

後世金阿骨打之子俱稱太子有三太子四太子之名四太子即兀朮也此稱名之變者也

崑山

崑山縣有馬鞍山石理瑩潤多如玉者故一名崑山又名玉峯土人往往搜取置案間為玩尺璧寸寶具有巉巖飛舞之勢今則所生不敷所用而山靈日憔悴矣上有文筆峰桃源洞響泉井深至地天開神境朗公泉諸勝朗公泉在山之西麓廣僅尋丈味甚甘冽有僧居之曰西岩禪院余往遊焉據軒而憇風帆沙鳥供于窓牖間山僧酌泉而進飲之冷然善也覺數極

間殊多山巍水湯之趣矣因和壁間韻而別閱年重遊則僧去而院頽其泉亦漫汚矣又和前韻以志感焉異日又往其地化為墟矣而泉已湮沒不可蹤跡為之悵然者久之惜夫一泉之微至今予惓惓不忘以知物之美者雖微而必彰也

韓詩內傳

藝文志韓故三十六卷韓內傳四卷韓外傳六卷韓說四十一卷韓故則其傳詩之章句猶毛詩之故訓傳也又有薛君韓詩章句文選註中時引之外傳今世尚有內傳久已與韓故韓說俱亡未得詳其說矣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十一

經義考

秀水朱竹垞纂尊有經義考一書彙輯漢唐宋元諸儒說經之書日記其存佚網羅舊說敕撰一卷十三經大戴禮共二百六十三卷逸經三卷楚緯五卷擬經十二卷師承三卷廣譽一卷立學一卷刊石五卷書壁鏤板著小各一卷通說四卷家學一卷自序一卷補遺一卷共三百五卷梓行者僅一百六十七卷易書詩禮之外未能見其全書也

戴九履一

河圖洛書因出自陳搏故後人無數疑竇然乾鑿度



中大乙九宮法即所謂戴九履一者安知非洛書耶  
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注云法  
龜文也何必曰假洛書者竊取九宮法乎有言先後  
天方位暗與圖書數合者不符而同知非一人之所  
得而創造也九宮法見後漢書張衡傳奏疏注中

### 故宮殿基

余在江寧省試時暇日尋遊前明故宮殿基自闕門  
午門以及正殿街直如矢前後迴望夙絕綿邈猶想  
見太平景象也宮城兩傍有左掖門右掖門入內又  
有殿基龍鳳塔砌尚存而寢殿甃石凝然東偏黃屋  
巍然出厚載門仰視城墻堅厚俯馬輿歎曰嗟乎真  
有如所云除是燕子飛來者也而甃石凝然黃屋巍  
然者意必弘光偏安時所輯而居也非洪武之舊云

### 正史之外

正史之外今世所存者荀悅漢紀袁宏漢紀崔鴻十  
六國春秋王通元經劉昫舊唐書范祖禹唐鑑蘇子  
由古史吳任臣十國春秋陸游南唐書馬令南唐書  
大金國志契丹國志謝陞季漢書王偁東都事略谷  
應泰明史紀事本末皆不可不讀者也

### 杜詩定本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三

杜詩如建章宮闕千門萬戶學之者得其一體已足  
名家然又如白璧瑕瑜不掩在賞鑒者識別耳若篤  
信謹守而不加別擇恐得其一體者得其率易與疵  
累也蓋後人詩集往往選擇行世杜集有舊目錄不  
如是之多後爲宋人增收未經選汰其壁垣碑板卷  
帙筆蹟之存者狗名取之所以讀杜者選杜第一要  
緊如螢火中四句平頭用四虛字卑枝複下低字俱  
不可學此選中之疵也若家家養烏鬼微軀此外復  
何求等則在選外者又不可勝詰也余有杜詩定本  
選定而評點之庶使學者有所從入焉不然恐其俛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丙

俛而無所之也

### 龔孺人孝行

余岳母龔孺人幼有孝行其母夫人龐氏患瘵疾卧  
床三載後至骨立所尤苦者尻骨觸席即心如剗痛  
孺人乃跪于床以手捧而離席患乃稍安如是者一  
載有餘跪捧者日夜不釋也易箒後哀毀逾禮又因  
積勞之後目爲不明然但痛母而不痛目也逾時忽  
明孝行之感格如此宜其食報于子孫者且無窮也

### 半歲小兒

聖人者至誠無私人能如半歲小兒便是聖人仙者



心無罣碍人能如半歲小兒便是仙佛者惡念不作人能如半歲小兒便是佛

空虛慈悲

釋氏之空虛即仁者之無累但仁者不為欲累釋氏則理欲俱空此釋之偏乎空虛也釋氏之慈悲即仁者之愛物但仁者有時以不愛為愛釋氏則無時不以愛為愛此釋之偏乎慈悲也家君嘗曰釋氏立教以空虛為體慈悲為用總逃不出吾儒之仁義且不能盡為脗合也則儒之為教亦遠大矣哉

善留地步

凡事須善留地步被人壓伏時一分也不敢做任我所為時便做到十分常人之情大抵皆然若能於可以任情處不肯盡情善留餘步乃是忠厚長者仁人君子之心亦是涉世艱難明哲保身之道

屠龍技

有人習屠龍之技不得一試而終身困窮屠猪者過而傲之且為憐之勸之以改圖屠龍者瞪目視之閉口不語不順其言曰是不折其言曰非彼其意直夷然不屑也

章服有別

欲求家給人足在乎禁止奢靡欲禁止奢靡在乎章服有別何以別之民間士庶服式有分冠婚喪祭各有成規不得踰制則凡閨閣珠玉僮僕綺繡嫁娶破家喪葬無度者可以息矣

峽棺硯塔

陳安叔隨其尊人狷亭先生宦蜀時見巫峽中高山上有石棺在山腰如人所置者巉岩峭壁又非足迹可至不知何故歸時出一硯石云得之蜀中者一面正中有一塔形白紋如畫層級簷鈴界劃分明下半處其塔形半規入裏知其尚有半面也江西貴溪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六

僊棺岩峭壁萬仞居民係長綆大樹上懸竹籠坐一人其中稍至岩前以長鈎鈎二棺墜溪水中棺皆柁木所制一棺中有玉連環而已張靖之云某侯家有羨石一方中有一人緋袍玉帶端拱而坐又一砌石中有樹石茂密一人冠帶立樹下造物之巧不可以理測也如是

萬物歸土

萬物生于土而歸于土厚葬非古也余有幼子幼女亡以棺深入土坎不加磚甃為詩曰入土惟期同土化鈎陶萬物得歸原庶幾得古意焉然為幼子幼女



故得肆意而妄行也

瓊州

輿地圖廣東瓊州府地在正南且隔海內附其形畧尖如人身之膀胱者然噫亦異矣

取士

前朝及本朝制科俱以四書制藝取士其理道固可賴以昌明然固守陳言耳目不及廣遠有不知經史為何書經濟為何事者唐宋以詩賦取士雖屬詞流末藝然題格廣遠取裁富麗不得不好古博學而經史經濟不覺闖其藩籬矣事詩賦者務華而棄實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七

事制藝者務質而少文均之有失故必當以制藝詩賦二科並立為得異日必有以是為請者

長孫皇后

宋癸辛雜識及鍼異人傳載長孫皇后懷高宗將產數日不能分娩醫博士李洞玄云緣子以手執母心耳太宗曰當何如洞玄曰留子母不全母全子必死后曰留子帝業永昌遂隔腹鍼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即誕及考正史長孫皇后以疾大漸而崩不知宋說何所據也

撻墓鞭尸

呂氏春秋曰鞭荆平之墳三百穀梁曰撻平王之墓註曰鞭其君之尸賈誼新書曰撻平王之墓淮南子曰鞭荆平王之墓史記吳世家曰鞭平王之尸伍子胥傳曰鞭尸三百吳越春秋曰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越絕書曰操鞭箠笞平王之墓楊子法言曰破楚鞭尸王充論衡曰伍子胥鞭笞平王尸諸家互有異同終未究其為撻墓也鞭尸也撻墓與鞭尸其必有分矣

墓銘墳誌

墓銘墳誌本歷記姓氏年月略述事功而已後世一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六

銘一誌動數千百言殊失古意高季迪集中數篇大為可法

初度詩

乾隆丙辰三月余四十初度有自述十律周誠哉慎為和二章曰林泉風味最堪論門柳扶疎曲水濱紅藥正酣三月雨青松別占四時春琴中古調和為貴筆底新詩淡愈真自是神仙偏好學閒來書卷不離身會有青雲足下生鋤經樓上稱高情名山業遠年猶少空谷身閒累轉輕醉月暫傾鸚鵡杓歌風宜入鳳凰笙側聞儒雅多鴻漸恰喜兒寬學蚤成



仙桃碧桃

杜詩九重春色醉仙桃或疑仙桃之義按伽藍記云崑崙山王母桃一名仙人桃表裏徹赤得霜始熟又陶弘景曰肘後方言服三樹桃花盡則面色紅潤悅澤如桃花也則春色醉仙桃者乃謂其醉色之似仙桃耳或又疑碧桃為碧花之桃按碧桃乃大紅千葉桃之名所云碧者謂其實如碧耳集仙傳有桃三十顆碧色大如椀郎士元詩云重門深鎖無人見惟有碧桃千樹花若云碧花之桃安得千樹乎乃謂碧桃之花非謂碧花之桃也總之仙桃碧桃皆言實不言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九

花也

。人生

人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蹠十月而生出文子淮南子人生而不具者五日無見不能食不能行不能言不能施化三月徹的而後能見八月生齒而後能食期年生臙而後能行三年腦合而後能言十六精通而後能施化故男八月生齒八歲而齧齒十六而精化小通女七月生齒七歲而齧齒十四而精化小通出家語大戴禮韓詩外傳說苑女

子七歲腎氣實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三七腎氣平均四七筋骨堅五七陽明脉衰髮始墮六七三陽脉衰髮始白七七任脉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三八腎氣平均四八筋骨隆盛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枯六八陽氣衰竭髮鬢頰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八八則齒髮去出內經

赤壁賦語

莊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淮南子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十

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園也東坡赤壁賦曰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清新之語不厭其屢見也

牀下拜官

漢張禹病車駕自臨問之言老臣有四男一女又禹小子未有官上即禹牀下拜為黃門郎給事中湯若士邯鄲夢傳奇中用之

俗語出處

利市出易說卦左傳居士出禮記玉藻若干出禮記可人出禮雜記大戴禮孩兒出書康誥注如今出詩



杖杜箋先輩出詩采薇箋見在出周禮彙人注商量  
出易商兌注前定出中庸生活出孟子侍者出國語  
布施出國語慙愧出齊語強梁出金人銘細作出左  
傳釋文整粉出莊子安排出莊子家公出莊子誇張  
出列子本分出荀子世情出墨子遠水不救近火出  
韓非子對門出劉向說苑道士出新序好童童出高  
誘鴻烈解叙無狀出史記夏本紀居間出史記立錐  
之地出史記不中用出史記本師出史記樂毅傳眷  
屬出史記樊噲傳罷休出史記孫武傳軟弱出史記  
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見史記出黃石公三畧主人公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五

出史記范睢傳對岸出樂志見事風生出前漢書多  
謝出前漢書吹毛求疵出前漢中山靖王傳風聞出  
前漢尉陀傳山東出相山西出將出前漢趙充國傳  
道人出前漢京房傳祖師出前漢丁姬傳麀糶出前  
漢霍去病傳小家子出前漢霍光傳長老出漢書分  
付出漢原涉傳區處出漢黃霸傳自由出漢五行志  
鄭重出王莽傳煩惱出河上公老子注年紀及收拾  
出光武紀留連出後漢劉陶傳語出後漢清河王  
慶傳咀嚼出後漢書卑末出後漢杜根傳底裏出後  
漢竇融傳雜種出後漢度尚傳開門受徒出後漢儒

林傳論有瓜葛出後漢禮儀志欺負出漢書韓延壽  
傳新鮮出太元石敢當出史游急就章爾來出孔明  
出師表阿誰出三國志龐統傳消息出魏少帝紀分  
外出魏程曉上疏天然出賈逵傳細碎手下出吳呂  
範傳奴才出晉書料理出王徽之傳我輩人出晉石  
苞傳滯貨出世說注幹事出南史沈文學傳十字街  
出北史李庶傳子細出北史源思禮傳不耐煩出嵇  
康與山巨源絕交書下官出宋孝武帝紀接手出魏  
書李孝伯傳婁羅出南史顧歡傳賊禿出梁荀濟表  
不倏保出北齊書漢子出北齊魏愷傳千里眼出魏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五

書左近出水經注妳妳出焦仲卿妻詩尋思出劉矩  
傳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出傳元箴温暾見王建宮詞  
及白詩暖房擡起俱見王建宮詞夜航見皮日休詩  
親鞞家出唐書蕭嵩傳了頭見劉賓客詩親家翁出  
五代史劉昫傳本色出唐劉仁恭傳措大出五代漢  
世家好物不在多出南唐近事王八出五代王建行  
八素盜驢人罵王八賊打草驚蛇出南唐王魯不快  
活出桑維翰

墓祭

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居于墓側漢因而不改



至今遵行之而今日宗法不行墓祭正是合族之道然周禮冢人凡祭墓為尸檀弓曰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注云以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則墓祭之禮其來亦久矣

雙珠記

輟耕錄曰千夫長李某戍天台縣日一部卒妻郭氏有令姿見之者無不嘖嘖稱賞李心慕焉既而卒往戍郭外李日至卒家百計調之郭氏毅然莫犯夫歸具白為屬所轄罔敢誰何一日李過卒門卒邀入治茶忽憶前事怒形于色亟持刃出而李幸脫走訴于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三

縣縣捕繫窮竟案議持及殺本部官罪死乃桎梏囚園中久之府檄調一獄卒葉其姓者至尤有意于郭氏乃顧視其卒情若手足卒感激入骨髓後葉以情告卒喜諾卒私謂郭氏曰我死有日此葉押獄性柔善未有妻汝可嫁之郭氏曰汝之死以我之色我又何能二適以求生乎既歸遂攜二兒入市賣之入獄以好言慰夫與夫相別垂泣而出走至仙人渡溪水

郡庶得其事原卒之情釋之人乃付還子女終身誓不再娶雙珠記傳奇本此

三姑六婆

三姑者尼姑道姑卦姑也六婆者牙婆媒婆師婆度婆藥婆穩婆也晉書所謂妯姆是也蓋與三刑六害同也

不受饋魚

新序曰昔者有饋魚于鄭相者鄭相不受或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絕妙智識絕妙文章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四

關龍逢事

關龍逢事史記不見新序曰桀為酒池足以運舟糟邱足以望七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關龍逢進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無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君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因囚拘之韓詩外傳同竹書紀年曰桀三十年殺其大夫關龍逢家語曰桀殺龍逢論語陰嬖讖曰桀殺龍逢摘輔象同尚書帝命驗曰桀無道殺關龍逢尸子曰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符子曰關龍逢諫紂就炮烙之刑路史作豢龍



逢事之見於傳紀者如此史記遺其事何歟而用財若無盡二語尤足為後世針砭也

陽明病

內經曰陽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顧顧如有見者仲景謂如見鬼狀也是病中有所見者乃經脉干犯不和所致而俗人且以為鬼物作祟動事祈禱也不亦悲乎

小兒文章

小兒嘔啞之聲有音而無字如上古文章初能言者格格不吐不嫌其澁重見疊出不厭其複如中古文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一

五

章年漸長成言下能屈伸俯仰者天機盡失雕繪日興如後世之文章矣

生祠德政

前漢樂布為燕相有治迹民為之立生祠于公為東海郟縣獄吏決獄甚明郡中為之立生祠蓋生祠之始而後漢王堂拜巴郡太守吏民亦生為立祠張奐百姓生為立祠任延吏人生為立祠循吏傳童恢為須昌長化有異政吏人生為立碑是德政之始近且生祠累德政林林矣

書隱叢說卷之十一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二

吳江袁棟漫恬著

祖孝子

輟耕錄載祖孝子母全氏遭掠時孝子年六歲母子相失不相聞問者二十八年或告之曰而母在河南不能名其處孝子棄職前行中途或曰此有趙副使得婦人全氏非而母也耶趙死而家替全氏歸一蒙古氏挈之而南當在汝鄧間耳孝子知母實在遂回汝州輾轉未遇間夢神人顧而言有月圓再圓之語喜而急訪至別蓋山其母在焉奉母南歸與朱壽昌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一

事相同節孝記傳奇王孝子尋母至汝州春店意存於此

同姓名

兩伯夷一為舜秩宗齊國之祖一孤竹君子兩鬻熊一夏一周兩共工一觸不周山一流于幽州兩扁鵲一黃帝時一周未秦越人兩雷公一黃帝時一趙宋名數炮製諸藥者兩羿一堯時一夏時兩臣扈一夏時一般時兩家父一見詩一見春秋兩子我一魯人孔子弟子宰予一齊人為人所殺致誤傳宰我者三魯班一匠師一皇初起一孫權女兩王良一戰國一



後漢兩陳賈一周一宋吳有兩慶忌一王僚子一夫  
 差將楚有兩莊躑四張敏一六國時一光武時妖巫  
 一和帝尚書一晉人作頭責文者兩曾參一大賢一  
 殺人而致曾母投杼者兩慎到一韓大夫一宋諫官  
 兩秋胡一調妻者一漢三王喬一王子晉一柏人令  
 一食肉芝者兩趙朔一晉國一晉代與張華同時兩  
 毛遂兩公孫龍兩薛居正兩樂羊一伐中山者一漢  
 妻斷機者兩介子推一晉一楚三趙高一秦宦者一  
 漢人一唐蜀市人兩蘭相如一趙國一見南史兩公  
 孫敖一春秋一漢兩士燮一春秋一漢兩洪崖先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二

一仙人一唐張氲兩孫壽一秦玉工一梁冀妻三召  
 平一齊相一東陵侯一為陳勝狗廣陵者兩赤松子  
 一張良時一皇初平四李廣一前漢一後漢妖巫一  
 北齊一明宦官兩董仲舒一漢儒一青城山隱士兩  
 孔安國一漢一晉僕射兩韓信兩萬章一孟子門人  
 一前漢兩王莽一霍光時右將軍一篡漢者兩鄧通  
 一前漢一後漢三劉向一前漢一後漢畫工毛延壽  
 同時一見北史兩劉歆一前漢一後漢左丞五公孫  
 弘一齊一中山一越一前漢一後漢兩張敞一前漢  
 一後漢兩張禹一成帝時一和帝時兩貢禹一高帝

時一王吉同時兩卜式一漢一魏方士兩京房一梁  
 邱賀易師一焦延壽弟子兩張遼一漢一魏兩江革  
 一漢一梁三朱買臣一漢武帝時一成帝時一梁兩  
 上官桀一從李廣利伐宛有功一與霍光同受遺詔  
 兩韓安國一武帝時一元帝時三王章一漢右將軍  
 一京兆尹一明末殉難兩杜延年一為謁者一為諫  
 大夫兩李善一漢李元蒼頭一唐注文選者兩王鳳  
 一前漢一光武時兩張衡一漢張平子一隋煬帝時  
 兩王褒一武帝時一元帝時兩蘇子卿兩衛青一漢  
 一明兩張儉一漢一遼兩張綱一漢一宋兩孟光一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三

男一女兩張雨一漢女子一元道士兩張芝一草聖  
 一張道陵女得仙者兩李膺一漢一梁兩劉安一前  
 漢一順帝時黃門令兩王商同時一賢一否三王霸  
 一隱一仕同時一梁兩嚴遵一君平一子陵兩陳遵  
 兩龔遂兩王恢兩劉秀俱同時三劉毅一後漢一晉  
 一宋兩楊寶一光武時一楊震祖兩鄭眾一儒者一  
 宦者三張華一後漢一晉一慕容垂將三胡廣一後  
 漢一宋一明兩劉豫一漢一宋三孫登一漢一吳一  
 晉三李固一杜喬同時一獻帝時一宋高宗時隨逃  
 回者兩劉裕一後漢一宋兩劉寬皆後漢三董卓兩



樊崇俱賊帥兩宋弘兩王臧同時兩楊廣一隗囂時  
一隋煬帝兩王肅一曹魏一元魏兩黃祖兩徐幹俱  
同時兩徐邈一魏一晉兩賈逵一漢一宋兩趙嘏一  
魏一唐兩柳毅一魏遼東賊一唐兩孫和一魏一吳  
兩徐陵一吳一梁字孝穆兩劉基一吳一明兩孟昶  
一蜀漢善醫者一蜀主兩桓彝一吳一晉兩王融一  
晉一齊兩戴逵一梁隱士一隋人兩王羲之一苻堅  
將一晉右軍兩劉琨兩宗慤一劉宋一趙宋兩崔子  
玉一爲座右銘者一崔府君神四王敦兩王烈三李  
密一晉一後魏一隋兩王渾一戎之父一濟之父兩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四

王澄一濟弟一戎弟兩王愷一晉武帝時一安帝時  
兩孫秀一吳降將一趙王倫嬖臣兩王徽之一晉一  
宋兩張載一晉一宋兩葛洪一晉一宋兩阮咸一晉  
一唐成都詩人兩韓翃兩李益俱同時兩張說一唐  
一宋兩薛仁貴一文一武兩施肩吾一中唐一晚唐  
兩沈佺期一唐一明兩蘇晉一先天中河內郡公一  
飲中八仙三王質一唐一宋一遇仙者兩李翱兩李  
宗閔兩李揆兩王珪一唐一宋兩王溥一唐一周兩  
張昌宗一昌齡兄一易之弟兩李光進一光弼之弟  
一光顏之兄兩李播一冷朝光同時人一元和時典

蘄州兩孫思邈一唐一宋兩柳公權一唐一高麗亦  
善書兩王昌齡一唐一宋十朋弟兩裴迪一天寶詩  
人一五代時人兩王維兩王縉俱唐人兩王曾一唐  
一宋兩蔡京一唐一宋兩薛濤一女一男兩劉晏一  
唐一金兩李商隱一元宗朝一晚唐三王建一晚唐  
詩人一蜀主一石晉刺史兩張鷟一唐一宋兩高蟾  
一僖宗進士一昭宗進士兩王彥章一梁一吳兩劉  
智遠一李密所變姓名一漢主兩劉義叟一孟蜀翰  
林一宋與歐公同時兩張子野俱名先一號張三影  
一見齊東野語皆宋天聖間進士兩朱勗一花石綱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五

使一爲小校不屈於元死甚烈兩王晉卿俱宋人兩  
張子厚一號橫渠一見石林詩話兩郝天挺一爲元  
遺山師一爲遺山弟子兩劉瑾一元儒一明宦者兩  
伯顏兩郭子興一滁陽王一鞏昌侯俱明太祖時  
女有兩哀姜兩虞姬一齊威王姬一楚霸王姬兩莫  
愁兩飛燕一漢一唐貢舞女兩蘇小小一南齊名伎  
一宋名伎兩碧玉一喬知之妾一宋汝南王妾兩夜  
來兩柳枝一韓退之侍兒一白樂天侍兒兩花藥夫  
人一王衍母一孟昶妃兩朝雲一後魏河間王婢一  
蘇子瞻妾兩小蠻



有兩參寥一唐道士一宋僧兩辨才一唐一宋兩佛  
印一唐賈島一宋東坡之友亦姓賈兩元樊俱唐僧  
兩智永一唐善書一宋善畫

用其力恕其過

張敞以五日京兆之言陳殺絮舜狀時天子患冀州  
部中有大賊思敞功效拜為冀州刺史李廣以夜出  
醉呵殺霸陵尉天子欲用之以伐匈奴謂之曰報忿  
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于將軍也此二殺實出小  
忿私心而天子不罪者盖用其心力恕其小過耳

五臟圖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六

王莽破翟義黨王孫慶使太醫尚方與巧屠共剗剝  
之量度五臟以竹筵導其脈知所終始云可以治病  
此又在宋歐希範五臟圖之前

長橋

吳江長橋縣志曰元泰定二年判官張顯祖易名重  
建下開六十二洞至元十二年元帥竇玉增開八十  
五洞輟耕錄曰吳江長橋七十二間僧從雅師立總  
其後崇敬率眾以給其費居士姚行獨任勞以終事  
經始于泰定乙丑二月期年而成後九年州守作鉅  
閣奉觀音像于上其作橋之年則同而任事之人志

中不載亦不言其建閣奉像也而七十二間又與六  
十二洞八十五洞不侔矣今止五十四洞而又為居  
民所侵湮矣

女國

後漢東夷傳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  
闕之輒生子西遊記本此又三韓作土室形如冢開  
戶在上亦古中雷之意歟

針法

狄梁公未遇時人有患鼻端病者公為之腦後下針  
而愈張總管其徒用針刺足外踝為物氣所留不可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七

出張別于手腕之交刺之外踝之鍼即躍而出焉宋  
少帝欲驗孕婦男女徐文伯針其足太陰手陽明其  
胎應針而落葛可久治黃病婦鍼其乳之左右二穴  
良久先去左針而半體白又去右針則通體白而全  
愈矣凌漢章治跛翁膝中折針從肩臂下針折針即  
出其用針之妙有出人意計之外者

鸞籠書生

譬喻經昔有王太子入山逢梵志作術吐出一壺壺  
中有女與處梵志得臥女復吐出一壺壺中有男復  
與共臥卧已吞壺頃之梵志起復內婦壺中吞之而



去鸞籠書生事相類而書生不加小籠亦不加大之語亦本于佛經納須彌于芥子無增亦無減也

術數偶中

桓譚論圖書識記曰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言偶中也今人挾小術數往往設私智以惑人而人遂置其不中者而信其偶中者以之自惑使不任術數憑虛以料何嘗不有偶中之時人乃崇而奉之何歟

何立

金山志載岳武穆班師過金山寺禪師道月勸勿赴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八

關且遺以詩有風波亭下水滔滔之句武穆繫大理獄有亭扁曰風波始悟詩意武穆卒後檜聞前言遣卒何立捕道月方集衆說法何立伺之師忽說偈訖端坐而化精忠記傳奇中何立事本此又本江湖雜記

太牢少牢

左傳僖十五年晉侯饋七牢注云牛羊豕各一爲一牢今俗所謂三牲也演繁露曰牛羊豕具爲太牢但有羊豕而無牛則爲少牢然禮記少儀曰太牢則以牛少牢則以羊今人之以太牢名牛少牢名羊也有

以哉

扁舟五湖

范蠡扁舟五湖以西施自隨劉孟熙謂載籍無所考按墨子曰西施之沉其美也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于江令隨鴟夷以終鴟夷謂子胥也范蠡亦號鴟夷後此則蘇子瞻詩云卻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高季迪詩云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更迷君遂紛紛矣或云沉于五湖非溺之也謂沉淪而不出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九

○古人貌不揚

眇而帝者蕭繹李克用苻生眇而文者殷仲堪皮日休謝茂秦跛而文者習鑿齒跛而相者婁師德吃而文者楊雄韓非吃而將相者周昌鄧艾短而使者郭解短而相者晏嬰重聽而中書者裴伯茂折臂而三公者羊叔子

○幻術

爲幻術者一人出長繩數十丈投空中令兒緣繩而上漸上漸沒少頃墮一巨甕分衆嚼之殊甘美已乃自空墮兒四肢及身衆皆驚其人僞哀曰此兒偷桃



有犯天條故至于此乃懇眾助資以作收斂計資足便舉被覆兒合肢體為一須臾便活異日他處并如前戲兒竟不能活其人泣曰敗乃事矣是必有厭吾法者幸而赦之低徊四顧卒無可奈何輒取小刀鑿左臂成孔埋瓜子一粒頃之而花而瓜矣則拔刀砍瓜首于道上從容取兒負篋而去是日有僧俄失首仆地即厭法者云終不知其何術也平妖傳杜七聖事非盡屬荒唐也

納息下氣

納息下氣之法不拘晝夜跏趺靜坐屏伏鼻息心中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十

默念納息下氣氣隨意進每一口氣進至九屈一指為記屈至九指為九九八十一數虛火自降真水自生可以却疾延年視鉛汞金丹之術相去遠矣朱子與黃子耕書亦云

孟琰

問卜于神有器名孟琰者本以兩蚌殼投空擲地觀其俯仰以斷休咎後人不專用蚌蛤殼或以竹或以木略斲削使如蛤形中分為二孟者言蛤殼中空可以受盛其狀如孟也琰者本合為教言神所告教現于此之俯仰也野廟荒涼止破厚竹根為之俗書竹

下安教者是也今則竹下安告以為詔而竹根之筓盛行于世并不識孟琰之名矣

蠟燭

儀禮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大燭于門外鄭元注曰燭燹也程大昌曰古燭未知用蠟直以薪蒸即是燒柴取明耳亦或剝樺皮藝之曲禮曰燭不見跋則是必有質可簦乃始有跋耳曲禮或是有蠟燭後從其所見而言之耶按今文闈中五更唱名時往往于廣庭中縛稊蘆柴燒而取明尚有古意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十

舉人貢士

後漢章帝紀曰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明畝不係閥閱則舉人貢士之名漢世已有之矣

古事相類

烏覆有后稷又有齊頃公讀書不窺園有董仲舒又有桓榮何休老年綵衣娛親有老萊子之五十又有伯瑜之七十易子立孤有程嬰杵臼又有鮑廣父梁買子稱為仲父有管仲又有秦宓喜聽驢鳴有張子厚又有戴良之母佩韋自緩有西門豹又有范史辭不尚公主有宋弘又有周嘉尉遲敬德好長嘯有孫



登又有向栩抱姪棄子而避賊有鄧伯道又有劉平  
武康之民題鸚鵡賦有禰衡又有杜正立死而浮江  
有伍子胥又有司馬子期毀淫祠有狄仁傑又有李  
德裕鷄鳴度關有孟嘗君又有燕太子丹卧雪絕穀  
有袁安又有胡定化鶴來歸有丁令威又有蘇仙公  
擊碎佛牙有傅奕又有趙鳳射石沒羽有楚熊渠又  
有李廣李遠代同舍客償失物有直不疑又有陳重  
桑虞以絮塞脇穴有佛圖澄又有僧伽大師償木示  
信有吳起又有商鞅喫酒救火有樂巴又有成武丁  
郭憲佛圖澄葬我陶家側有劉伶先有漢鄭泉笑擲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七

大位有明太祖先有宋太祖前身醫殺乳婦以致降  
謫有唐紅線先有晉萼綠華妻寄怨詩有竇滔先有  
竇玄瘦沈前有沈約後有沈昭畧望車塵有潘岳先  
有潘黨畫工被殺有毛延壽又有毛惠遠致冰鮮有  
王祥又有王延弔客驢鳴有王粲又有王濟紅葉有  
鄭虔又有鄭谷伏波將軍有馬援先有路博德立銅  
柱有馬總又有馬希範種玉得妻有雍伯又有陽翁  
伯騎青牛有老子又有封達白魚入舟有周武王又  
有宋明帝河漸冰合有光武之滹沱又有慕容德之  
黎陽方士致魂有漢武之李夫人又有宋武之殷淑

儀弓蛇盃影有樂廣先有應彬食不死之藥巧言以  
免有東方朔先有中射之士妻棄夫有朱買臣先有  
太公望飲千日酒有劉玄石又有趙英記半面有應  
奉又有楊愔酒賜妬婦有太宗之于房元齡又有莊  
宗之于任圜廢蓼莪有王裒又有顧歡千字文有周  
興嗣又有蕭子範金蓮歸院有蘓軾又有王珪先有  
令狐綯坐卧味賞旬日有歐陽率更之于索靖碑又  
有閻立本之于僧繇畫李陽冰之于碧落碑廉吏以  
石實舟有陸績又有江革牀頭捉刀人有曹孟德又  
有宋孝武帝夢人贈筆有江淹又有王彪之王珣紀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七

少瑜陸倕李白和凝馬裔孫山間見小兒有齊桓公  
之俞兒又有諸葛恪之侯引草太元有楊雄又有楊  
泉入水戮蛟有周處先有澹臺子羽知囊有晁錯先  
有樗里子又有魯匡杜預桓範佩六印有蘇秦又有  
樂大鳳雛有龐統又有顧邵獻胙加毒以諛賜死有  
晉獻公子申生又有秦孝文王子瘞子有郭巨又有  
郭世通膽如斗有姜維又有張世傑待救不至力戰  
而死有晉之周處又有宋之楊業亂臭有秦始皇之  
鮑魚又有越王之岑草輕財好施有楊惲之數百萬  
又有李白之數十萬說經賜席有戴憑又有殷亮不



取宿藏物有唐李景遜母又有宋蘇東坡母百姓遮  
留有寇恂之借寇又有耿純之復耿侯霸之乞侯徽  
賤驟封侯有漢之竇廣國衛青又有宋之李用和代  
主身而誑敵有漢之紀信又有明之韓成不讀讖書  
有桓譚又有鄭興愛其文才而以女妻之有蕭穎士  
之于柳淡又有姚合之于李頻竊書自行有何法盛  
之于郝邵又有郭象之于向秀宋齊邱之于譚峭男  
子乳生湏有漢之李善又有唐之元德秀水府傳書  
有柳毅先有鄭容又有晉使者南燕邵敬伯民間生  
子以長吏姓為名有賈彪又有廉范任延宗慶麾下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十四

從主而自殺有田橫之五百人又有滅洪之男女六  
千人諸葛誕之數百人撫琴而嘆人亡有王子猷之  
于王子敬又有張季鷹之于顧彥先應舉不得志而  
起兵有唐之黃巢又有宋之儂智高張元夏往西頸斷  
無血有元之王伯顏又有明之霍恩以名句而受害  
有薛道衡又有王胄劉希夷龍圖閣學士而政治明  
察者有包拯又有包恢歷事幾朝自誇榮遇有馮道  
又有王溥萬石君有石奮又有馮揚秦襲唐張文瓘  
宋廖剛嚴延年母皆稱理冤天雨有于定國之于東  
海孝婦又有孟嘗之于上虞孝婦坐處有膝跡有

向栩又有管寧長官祈雨積薪自焚而雨降者有戴  
封又有諒輔為人認物即推與之有沈麟士之屐又  
有卓茂之馬劉寬劉虞之牛何隨曹節之豕王延朱  
冲之牛犢見正人而妖避者有狄梁公之于武三思  
妾又有于謙之于石亨妾芳華日生一葉有堯時之  
冀莢又有文王時之朱艸禽獸忠于其主有唐明皇  
之舞馬又有昭宗之猴供奉宋幼主之白鷗元順帝  
之駕象有賦滕王閣渡水溺死之王勃先有賦靈光  
殿渡湘溺死之王延壽有拔刀刺山飛泉湧出之李  
廣利又有拜井而水泉奔出之耿恭有題橋之司馬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十五

相如又有入關之郭丹有越王之金鑄范蠡又有晉  
帝之圖畫宗少文  
夫人城有晉朱序母又有明張銓妻鬼生子有盧充  
婦又有胡馥婦沉淵而持屍以出者有曹娥之于父  
又有叔先雄之于父黃帛之于夫女子復仇有緱玉  
又有龐娥親謝小娥 本朝蘄州十二歲女李亨大  
女為后妃不肯從父之篡有漢平帝后王莽又有漢  
獻帝后曹操周廢帝后楊堅吳讓皇子妃李昇  
三傑有漢之張良蕭何韓信又有唐之宋璟張說源  
乾曜四傑有唐之王楊盧駱又有宋之韓范富歐五



實有唐之實叔向子常牟群庠鞏又有宋之實禹鈞子儀儼侃偁僖

陳蕃下榻在豫章有徐穉在樂安又有周璆拒姚廣孝者有姚之姊又有織屨之吳人王光菴

實武之母產武及蛇劉毅妻產一兒一鼠白樂天生時海島有院王平甫夢中靈芝有宮見緋衣者召作

玉樓記有唐李賀夢綠衣者召賦曉寒歌有宋蕭貫劉聰死為遮須國王裴休沒為于闐國王石曼卿沒為芙蓉城主日食萬錢有何曾一食萬錢有任愷

七女浴池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六

職方乘云嘗有年少見美女七人脫彩衣岸側浴池中年少戲藏其一諸女浴畢就衣化白鶴去獨失衣女留隨至年少家為夫婦後還其衣亦飛去西遊記中七情迷本用此

性善本誠

宋陳淳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繼之善乃說造化流行生育賦子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所謂善者以實理言成之者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余思賦子之善即天道之誠天道以

誠實賦人自成人性之善有性不善者非人欲之偽即氣稟之偏總非天道之誠也天道濶淪只是一箇誠人性冲澗亦只是一箇誠只是一箇善孟子之道性善從繼善成性之善字來亦從中庸誠者自成也之誠字來

見風成石

湖廣山中多石膏初生似膏液漸凝如礬石人家往往多採之雍正中有人採石膏至一處見小穴中有人語自謂前亦採膏人偶遭山石崩墮塞其出處於中不記年歲朝夕食石膏之未凝者而生幸為出我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七

採膏者異之聞之于官官使人驗之果然幕中有識者曰不可驟使見風恐其身僵成石以服石膏日久故也遂以粥飲于穴口漸進之一二十日後始出之外膚如朽腐後亦漸愈二程遺書曰南中有人採石石陷壁閉石罅中取石膏食之不知幾年後他人復採石見而引之出漸覺身硬纔見風便化為石幕中人亦博識矣

噶張互叅

康熙五十年辛卯科江南科場事發督臣噶禮撫臣張伯行彼此互叅兩次遣大臣質審未決而撫臣張



伯行漸次淪落不堪矣忽然温旨中出云朕御極天下五十餘年凡内外大小之事皆以公心處之張伯行居官清正一文不取大小共知但才具畧短耳噶禮操守朕不能信若無張伯行在彼則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朕幼讀書研窮性理如此等清官朕不為保全則讀書數十年何益而為清官者亦何所倚恃以自安乎陳鵬年稍有教譽學問亦優噶禮欲害之也久矣張伯行聽信陳鵬年之言是以噶禮與之不和屢次具摺欲忝朕以張伯行天下第一清官不可忝他手批不准噶禮曾將陳鵬年虎印詩二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六

首奏稱内有悖謬語朕閱其詩並無干碍凡作詩喜時則語多歡娛失意則詞多抑鬱如指摘一二語以害人皆不免奸狡之尤東坡為人所說神宗曰彼自詠檜何預朕事古今一轍也噶禮張伯行互忝一案初次遣官往審被噶禮制定不能審出及再遣官往審與前無異爾等既係大臣知張伯行清當會議時何無一言今朕既有諭旨爾等方贊其清亦晚矣爾等諸臣皆能體朕保全清官正人之意使為正人清官者無畏懼則人皆歡欣海宇長享昇平之福矣隨即奉 旨噶禮着革職張伯行着革職仍留任張伯行具本謝恩情詞悻悻江南

士民感激無地各捐年壽一歲添祝聖壽無疆齊集暢春苑執香跪謝以申至意云

○海水轉運

地以土為肉以草木為毛髮以山為骨以洞竅為脉穴江海之水猶人身之血脈而凡泉之在山與在地者皆海水轉運為之猶人身之湧泉穴自湧泉上至泥丸復自泥丸下至湧泉轉運不窮天道然也大海汪洋無不容納然必有轉洩之處莊子所言尾閭列子所言歸墟物類相感志所言沃焦山俱是海水轉洩以轉運之處海水歸于尾閭尾閭復自地下暗轉入于高山平地竅穴之間而為泉曰有泉處即有龍守之者如人身之竅穴處即有毛是也故曰海水之為泉猶人身湧泉之上泥丸也

歛硯

歛石硯出徽州歛縣龍尾為佳有金星銀星等名其最佳者在歛縣獄內井底水中其色有藍者金銀星尤顯且潮測異常比龍尾更勝今井中有三足蟾蜍守之入者畏其毒不敢下取所以百年之內竟無聞焉豈蟾蜍之護此石而待時以出耶抑石亦有時而盡而蟾蜍為之藏其拙耶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九



○渾天儀

虞舜製璿璣玉衡誠非聖不能作也前乎此者伏羲  
顓頊皆造立渾儀後有效而為之者前漢則有洛下  
閎渾天儀東漢則有張衡蔡邕渾天儀在吳則有王  
蕃渾天儀劉耀渾天儀葛衡渾天儀在晉則有陸績  
渾天儀在宋元嘉中則有錢樂渾天儀在梁則有陶  
弘景渾天象在隋則有耿詢渾天儀唐貞觀則有李  
淳風渾天儀在開元則有梁令瓚黃道遊儀在宋則  
有張思訓渾儀在元祐則有蘇子容渾儀元順帝自  
製渾天儀至正間吳漆工王氏嘗奉旨造渾天儀可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子

以摺疊便于收藏在明則有邢有都自製漆毬為渾  
天儀歐邏巴之西有渾天象其大如屋人入其中見  
各重天之運動 本朝浙江姚某與其友意造渾天  
球其旋轉運動與前人大畧相同其形制僅長二尺  
許可以挈之遠行是知人心智巧歷代不乏也

○刻漏異制

軒轅始造刻漏後漢書律歷志云孔壺為漏浮箭為  
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漏之為器古悉以  
銅為之以水均其晷刻之多少欽天監中相仍舊法  
遠公弟子患山中無刻漏乃于水上製十二銅葉芙

蓉因波隨轉名蓮花漏近世有作玻璃漏以便海船  
之用其制以玻璃瓶兩枚一枚盛沙漏之兩口上下  
對合通一線以過沙沙過盡則顛倒之使在上而沙  
性遲重緩緩從中孔漏下漏畢則仍顛倒之旋轉不  
窮以定漏刻沙過盡為一漏一晝一夜約二十四漏  
云元有燈漏沙漏未知同否又南北史耿珣作馬上  
刻漏詹希元造五輪沙漏有五輪以機運之宋學士  
濂有五輪沙漏銘

賢愚不齊

禮斗威儀云顓頊三子一為疫鬼一為瘡鬼韓昌黎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子

有譴瘡鬼詩河東記曰馮六郎名夷即河伯乃軒轅  
天子之愛子也夫人家子孫衆多賢愚不齊各有所  
為不能盡一猶匈奴之祖為禹之庶子其後愈出愈  
遠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也周禮說顓頊氏有子  
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然則竈神與瘡鬼為兄弟  
也

改火

古者鑽燧改火每逢一季必禁絕舊火以用新火所  
以季春出火見之于郊特牲是禁火為改火而設後  
世乃以屬之子推者非也意子推之亡適會是時而



人思之遂以為名云如競渡始于勾踐習水報吳托之於戲後世且謂始于靈均耳

黃銀

金有五品黃金也白金銀也赤金銅也青金錫也黑金鉄也又有一種黃銀世所罕見禮斗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山海經云臯塗山多黃銀泊宅編云其色與上金無異試之則正白唐太宗嘗賜黃銀帶于房玄齡時杜如晦已死又欲賜之乃曰鬼神畏黃銀易以金帶又賜黃銀印于虞世南價在黃金上能辟鬼世但知有黃金白銀何知有黃銀也青霞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三

子曰丹砂伏火化為黃銀庚信集山無藏于紫玉地不愛于黃銀

長鬚

古人長鬚者劉曜鬚長五尺崔琰鬚長四尺王育劉淵謝靈運關壯繆胡天淵張敬修皆長過膝異相也元時有歸附寨主鬚十餘莖以囊盛之舒則其長二丈明朱鷺長鬚等身近震澤縣吏王某者鬚長四尺有餘至足踝而止噫亦異矣然相法曰鬚長過髮名為倒掛必主兵厄故美髯往往不得善終焉

月華

秋月有華不能數見幼時八月十九日夜二更後天空雲淨皓月在東忽見極細魚鱗白雲冉冉捧月漸變為五彩重暈相間月色分外明著不逾時而散焉或曰此乃月繡非月華也史之所謂月重輪者是耶非耶

龍王與珠

大志經曰大意初入海中至白銀城次至黃金城次至水精城次至琉璃城龍王各與明月珠西遊大畧本此

科頭

唐人詩往往用科頭字人但知為露頂之象而未盡其義東夷傳曰馬韓人大率魁頭露紛註云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

闌干

闌干有五義一為屋飾沉香亭北倚闌干是也一為橫斜貌南斗闌干北斗橫是也一為涕泗交橫之意玉容寂寞淚闌干是也又曰闌干眼眶也又唐書耨陀洹俗喜樓居謂為闌干

浣腸

拾遺記北有浣腸之國從口中引腸出而浣濯之更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三



通易其五臟浣畢嘯傲而飛焉西遊記虎力事用此

五指

涅槃經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舒五指遂為五獅子醉象惶懼而退西遊記五行山事本此

蓮花峰

華山記曰王立仲登蓮花峰頂見有池菡萏盛開服之可以羽化廣十里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華服之羽化傳記載蘇州華山上蓮花峰亦云然者襲老子枕中記之誤華山地狹氣薄豈能如華嶽之為神仙宅乎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五

金根車

韓愈子昶讀史金根車誤改作金銀車人知其誤而亦不知其由來也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林則山出根車註根車應載養萬物也又曰金車王者行仁德則出董巴輿服志曰商瑞山車金根之色商人以為大輅于是秦始皇作金根之車漢儀天子法駕曰金根車南史齊志曰桑根車一曰金根車言桑色黃如金也不知其由來其不誤讀而誤改者幾希矣

峨嵋精

有人持貨一水晶牛中有黑毫如髮者數莖挺然矗

列望之明朗可數宛如牛背領間毫也云名為髮晶事物紺珠云峨嵋精出峨嵋山石中有絲黑毫如眉所謂髮晶即我嵯精也

旛聯

近世婚娶女家以絹旛掛于男家祠堂內曰上旛每書一聯云長命富貴金玉滿堂不知其所自起錢譜李唐鑄撒帳錢其文有曰長命富貴金玉滿堂是旛聯之所本也而金玉滿堂本出老子

八劍

拾遺記句踐採昆吾金鑄八劍一名拞日二名斷水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二

五

三名轉魄四名懸翦五名驚鯢六名滅魂七名却邪八名真剛西遊封神演義等大略本此

吸火瓶

北胸國獻吸火水晶瓶縱烈火野外携瓶口向之頃刻間數頃之火皆吸入瓶中瓶亦不熱亦無餘烟西遊記金角銀角葫蘆淨瓶事本此

抱螺酥

漢時八珍猩唇豹胎之外有酥酪蟬者注云以羊脂為之即今之抱螺酥也

書隱叢說卷之十二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三

吳江袁棟漫恬著

同居

古來三世同居者漢樊重蔡邕晉郎方貴唐崔儻四世同居者隋劉君良唐高安崔鄆宋繅鄧文瑞呂元膺宋彭程張仁遇王子上瞿肅花德初五世同居者陰幼述褚彥逢張巨源劉芳瞿景鴻陳侶顧訓晉桑虞范安祖戴元益王履謙南唐江州陳氏宋童升樊可行元守全段德明陳冲六世同居者宋洪文撫張文裕王覺曹遵楊榮李居正張可象張珪崔諒明連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江楊氏潞安仇氏七世同居者郭雋趙友俞舉慶李幾夏世賢李罕澄贛縣王氏八世同居者宋高珪朱仁貴趙祚劉懷邢濬許祚方綱趙廣鄭彥圭俞雋元張潤九世同居者唐張公藝宋鄭綺十世同居者唐姚棲雲南唐陳褒宋董孝章劉承詔李光襲田祚惠從順孫浦常元紹黃美十一世同居者阮鍾雋花綱十二世同居者宋李庭芝十三世同居者河中姚氏宋陳昉十四世同居者陳芳十五世同居者宋李琳十八世同居者唐陳克十九世同居者裘承詢三從同居者牛敬則百口共爨者魏揚播七口同爨者

江州陳氏累世同居者胡仲堯陸象山七百口聚居累數十百年者宋李宗祐劉閔汪政李耕在明有浦江鄭氏十世同居千餘口同爨旌為義門 本朝桐城錢雲鳳七世同居百口合爨題請建坊旌表又西安府韓文星同居十二世華陰縣李睿八世同居武功縣李倬同州劉運淳七世同居

堅凝化石

天地間物化所在有之而凡物之化石者更累累不絕以土氣堅凝即為石耳如象化石牛化石羊化石虎化石馬化石猪化石鷄化石鴨化石魚化石蟹化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石蛇化石蠶化石松化石半株尚為松東陽松多化石壺山栢木半化石新安王喬洞木化石又洞石皆土所成望夫石五婦山明山人化石以至砥柱石中之鉄鏵夏侯攷堅石中得金釵半股潯陽石中得王逸少書頭眩方碑版觀音寺石中函魚骨一具首尾皆全凡此皆埋沒既久土或變石如琥珀內蚊蠅水晶內桃杏耳夫物之親土者朽敗則化為土堅凝則化為石理固然也至于漢陽山民破石而得白龜王文秉破石而得金蠶杜綰破石而得活魚崔元亮破石而得飛鳥則又所不解者也



鐵樹

今人謂事之難成者則曰須鐵樹開花七脩類藁云  
鐵樹高可三四尺幹葉皆紫黑色每遇丁卯年則開  
花一開累月不凋或曰甲子年余戲曰天上蟠桃三  
千歲一結實人間鐵樹六十年一開花也有云鐵樹  
喜食鉄歲以鉄屑如泥土壅其根又以鉄釘釘之乃  
如他木得水灌溉然皇華紀聞云鉄樹如棕櫚幹甚  
奇古又云六十花甲子以鉄樹開花而名閩小紀云  
閩中多鳳尾蕉植之可避火災蕉性宜鉄種者每埋  
鉄其下又云蕉影照日中梗虚空若無梗然中山傳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三

信錄云琉球國十月鉄樹有花又云鉄樹即鳳尾蕉  
四時不凋處處植之

引端竟緒

凡事必有引其端者人事方興寅郊而鷄鳴已肇其  
端黃河競言龍門其源發于星宿海江水但知岷山  
其源在松潘北蠻境中地名白馬路尚遠岷山五百  
里廢井田人知秦皇實始于管仲之作内政河決人  
知瓠子實始于移河爲畝在齊吕亦管仲之爲也牛  
耕競言漢趙過教民而叔均牛耕實始之伯牛名耕  
見于名字騎戰競言趙武靈胡服騎射而詩左氏已

有之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左氏傳曰左師展將

以公乘馬而歸詞賦競推離騷而荀子五賦開其端  
刻書印板盛于宋代而唐時及五代馮道等啟其端  
作紙稱乎蔡倫而赫蹏小紙已見于前漢造筆起于  
蒙恬而史載筆之文已見于曲禮四書定于宋儒而  
大中論孟漢唐早已單行韓文起八代之衰而前已  
有元結杜詩爲詩大家而前已有陳子昂朱文公爲  
理學之宗而前已有周程明代以制義取士而經義  
始于荆公場規創自元室飛伏世應著于京房易傳  
而鬼谷啟之長城築于始皇而燕趙魏三國先之蜀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四

漢正統定于朱子綱目而習鑿齒晉漢春秋早已論  
定五胡紛于晉室而陸渾長狄兆于春秋木棉盛行  
元代而白氎已見高昌烟草盛于本朝而入中國  
已在明萬歷中眼鏡近時無人不用而韃靼早著于  
方洲雜言可見凡事必有引其端者而後竟其緒也

托生爲猪辨

相傳蘇州王某者生爲富翁死後托生爲猪于近處  
人家托夢于其妻子爲憐而贖之豢于家世人皆以  
爲輪迴之報古來雜說往往有此等事余以爲大不  
然釋氏輪迴之說原爲下乘人說法以悚懼爲惡者



耳非真有是事也。如果有是事，何人生多昧前因而不明示以某人托生為某人，某人托生為某物，如王法斬絞徒流昭著世間乎？千人萬人之中間有一二人因夢境而生疑，因生疑而認真，遂哄傳為果報之彰彰，不亦惑乎？夫夢境甚難憑矣，有未為此事而先形之于夢寐，至期毫髮不爽者，偶然先幾之露也。有欲為此事而即形之乎？夢寐如其意中之所欲得者，積想所致也。有夢吉而反凶，夢凶而為吉者，盈虛消息之道也。有夢吉而不吉，夢凶而不凶者，無謂之遊思也。有實見是境而明日果有此境，却無關重輕者。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五

猶寤時之閒情也。有實見是人實聞此語，而明日果有是人，果有此語，而其中情節不甚相符者，終屬惘恍無憑之境也。偶記舊事云：有丈夫出外良久，忽見夢于其妻曰：余已死于某處，今歸告汝。某處門板上有金釵一股，汝可取之。其妻不曉門板上有釵也，詰旦捫之，果得釵焉。遂發喪，制服不久，其夫乃歸焉。又王諸先娶陳氏，後娶崔氏，家綿中欲遷于江陵。王先同崔舅詣江陵治室，囑其二妻浮江後至。一日王忽夢陳氏披跣泣曰：兒為崔氏推墮三峽水中矣。其舅之夢正同，各相驚愕。明夜二人又復夢如前，因驚疑

不定曰：且俟其來不久，崔至而陳氏果墮三峽水中矣。王與舅深信不疑，謂崔之暴百計詬詈，崔無以自明，忿鬱而死。後王客遊他處，忽見有婦宛似陳氏，因細詢姓氏及言前之墮水見夢本末，陳曰：寃哉！某自失足跌墮水中，何關崔氏死後？二日某救甦，遂為其妻，故得相見耳。觀此二事，金釵之得，三峽之墮，何嘗不逼真然。金釵得而其夫不死，三峽墮而崔氏未推，則夢境果可憑耶？古來記諸托生為猪為牛之事，往往以夢境為憑。王氏亦憑夢境而遂，可謂毫髮不爽乎？在為妻子者，不可謂有是夢無是事，而忽然置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六

明理者觀之，不可謂有是夢即有是事，而深信不疑也。況其形容為猪者入室，由戶之熟徑見妻見子之叫號，此固尋常猪犬之所或有者也。又何足道哉？故余因是事而論其托生之無是理，而夢境之不足憑也。

秋風蓴菜

太湖最饒蓴菜，吳江人往往于三四月間採食湖濱山居者，每于秋間採食之，蓴更肥而大，曰春間不足食也。季鷹秋風之思，正謂此耳。

性情苛急



人之性情不一有寬而緩者有苛而急者而其人之戚屬與使令輩無不各如其人之性情而至以氣機有以感之氣類有以聚之也間有不然則亦如諸侯之分封各自成爲風教而已矣人之性大畧急者多而緩者少苛者多而寬者少然急則猶可不過一時之難忍事後猶可挽回苛則斷斷不可在自已觸目皆非在他人置身無地人人以爲可恕而彼則必窮其弊究之此弊亦人人易犯者也發人之私挾人之隱亦何苦爲此觸目皆非之人哉故曰苛則斷斷不可也然而吾見苛者受苛之爲累于戚屬使令輩者亦復不淺矣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七

### 土中生珠

余鄉同里鎮之西偏有古塚在野田間相傳是財賦司甯昌言墓上爲平土春月遊人往往登臨盤辟其間謂之團圓山乾隆九年土中悉生細珠如芥子大有光但不甚堅關然傳述接踵而至隨手拾取無不各厭所欲而去或云名爲艸珠

### 聖賢冢派

孔子之後因高宗南渡冢房遷至浙中衢州府後封衍聖公曲阜讓衢州衢州不受曲阜襲封宋朱文公

祖籍徽州府之婺源其父松歷官閩土遂家焉文公長子塾之後世居建安次子埜之後至元中詔回祖籍故有徽閩二派一聖一賢冢房嫡派俱在閩浙豈天道之南耶

### 解鳥獸語

鳥獸之語不與人通然古來往往有解之者未知何術解馬語者陽翁偉李南解牛語者介葛盧詹何解鳥語者公冶長侯瑾魏尚秦仲鮑宣管輅孫守榮成武丁張子信楊宣元廷堅賈昌麥宗解鳥獸語者漢公昉唐僧隆多羅白龜年沈僧照安清解蟻言者太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八

原王氏解蛇語者遼神速姑和菟有解鳥語經一卷記其事並不言其術也王喬有解鳥語一卷未見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其信然耶昔人云洪荒之世鳥獸之語與人通後因人心機巧百出鳥獸遠避與人口遠故言語不通耳其信然耶周禮夷隸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則古當有其術矣

### 物名

席上腐談所云罌姑真珠船所云顧姑輟耕錄所云罌罌聶碧窓所云固姑實一物也即今女人所帶之



挽頭也一名盤圈以鉄絲爲之者古人之幘以布絹爲之今之網巾是其遺意非即今之網巾也窮袴即今之縵襠袴犢鼻褌即今之牛頭褌彈絃跣躡音帖躡與屣同謂小履之無跟者跣謂輕躡之也即今之涼月所曳拖鞋是也鞞鞋亦是拖鞋屨吳王宮中有響屨廊履之而行則有聲梁詩畫屨重高墻即今之高底鞋也重臺履亦高底鞋襪足衣今之膝褲男子之襪亦稱膝褲秦檜死高宗曰朕今日始免膝褲中帶七首矣便面即障面類扇非扇也訶子即今之抹胸也襖襖即蓑衣也湯餅即今之湯麵也不托即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九

今之麵八刀也不托亦名湯餅餽餽俱不托又名蝴蝶麵不借草履也不落酒杯也不律筆也軍持淨瓶也藜床杖也桃笙簟也阿錫布也藻井天花板也略約橫木橋也艇板透板俱跳板也扶老藤名可爲杖流黃綠色也橐籥冶鑄之皮袋也參差洞蕭也罌罌照屏也信幡令箭也

鹿馬虎狗

爾雅翼云荆楚之地鹿似馬當解角時望之與馬無異土人呼爲馬鹿意趙高指鹿爲馬是此種鹿也爾雅犬子曰狗虎子熊子皆曰狗則畫虎類狗亦未甚

懸殊也又淫魚頭與身相半出于江中性喜音聞樂作則出頭水上聽之是鼓瑟而游魚出聽者乃淫魚也豈足怪乎

務本務末

農桑興天地自然之利使兩間流行之數日有增益與天下共之者故曰務本商賈博轉運什一之利與世間流行之數無所增益乃一已私之者故曰務末聖王重務本故漢制孝弟與力田同科帶經而鋤讀必兼耕也今世置買田地賃租鄉人均分其利上輸官課中謀家室下逮農夫尚有力田遺意至于商賈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十

前世不重漢高令商賈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乃重本抑末之意降及後世但見商人之貴而農人之賤也農人二鬴不給而商人且食前方丈矣農人短褐不完而商人且裘馬翩翩矣農人控訴無門而商人乃敢勢赫奕矣不亦哀哉

退步收成

才高者難于退步志廣者難于收成故能笑退步者方可進步能算收成者方可下種才高則但知進步而已矣志廣則但知下種而已矣是以君子貴務本之學也



材能殊絕

劉穆之五官並用劉邕三事並舉張巡一目十行劉炫一手畫方一手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並舉張祿張藻雙管齊下一為生枝一為枯枝絳樹一聲能歌兩曲黃華雙手能寫二牘或楷或草凡此皆材之殊絕者

混堂

浴堂人家有之而僧寺尤廣市井中往往為此以圖利名曰混堂外有列櫃每人上下冠裳藏于各櫃而室中人居一道實共室也隔牆爇薪火近處有鍋名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士

曰焦池其湯更熱室中四面無光但炷微燈熱氣氤氳迷不知處雖隆冬不寒也貧困者難以禦寒有宿于浴室中以為苟且一時之計者則知混字有二義一為混然元氣一為混然雜處也

七步著名

柳公權三少之才史育五步之才曹植七步之才彭城王勰十步之才竟陵王子良擊銅鉢作詩響絕而詩成温庭筠手八叉而詩成八句古來奇才不乏而獨以七步著名亦有幸有不幸耳猶夫看煞之衛玠何獨不如安仁而安仁獨以潘安著名也

活字板

印板之盛莫盛于今矣吾蘇特工其江寧本多不甚工世有用活字板者宋畢昇為活字板用膠泥燒成今用木刻字設一格于桌取活字配定印出則攪和之復配他頁大畧生字少刻而熟字多刻以便配用余家有活板蘇斜川集十卷唯字跡大小不能畫一耳近日邸報往往用活板配印以便屢印屢換乃出于不得已即有訛謬可以情恕也

倉儲利弊

乾隆八年五月少詹李清植陳倉儲利弊疏畧云自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士

漢以來唯常平倉及義倉社倉之法為最著案常平本法必穀賤傷農然後量增其價而糶之非傷農不糶也所糶又不為限額唯至價平而止必穀貴傷民然後量減其價以糶之非傷民不糶也所糶亦不為限額務致價平而止下以利民上亦不虧官此常平所由名也今之常平頗與本法異其糶也不問市價之上下唯以滿額為主苟額未滿雖貴猶糶也至其糶也州縣必先詳請經上司核定糶價勒限糶額而後行之故常平之糶常不足以抑市價而使之平也臣謂常平之行似宜修復本法假如該處穀價每石



以六錢為平幸遇豐熟石止四錢准州縣官以四錢有半糶之若市價漸長則糶價與之俱長每石六錢即止不糶倘遇歉薄石止八錢准州縣官以七錢有半糶之俟市價漸落則糶價與之俱落亦至每石六錢即止不糶則民實受惠保之福矣至於社倉宋儒胡寅論義倉之弊曰凶飢無狀有司固不以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而文移反覆給散艱阻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受惠者大抵近郭之人耳鄉遂之遠安能扶攜數十里以就升合之廩哉今之社倉弊與此同况當其勸諭時不肖官吏或有勒派需索之弊則小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七

民未見其利先受其累矣此疏可謂痛陳時弊切中人心者矣

天人各半

博戲之具若彈棋樗蒲博塞格五等今已不傳矣所傳者圍棋象棋與雙陸耳圍棋象棋一團人力所謂多算勝少算不勝者也唯雙陸則天人各半巧于行者投瓊一不利遂為折挫拙于行者投瓊苟一利遂爾直上雖曰人事豈非天命哉而骨牌之得失差近之房千里骰子選格序曰今人升沉進退不係乎賢不肖其幸不幸偶不偶猶是也

黑水

禹貢黑水入于南海凡水自西而東唯黑水自北而南黑水源出吐蕃流為瀾滄江諸葛亮五月渡瀘瀘水在滇蜀之間名金沙江即古之黑水也其水色黑故以瀘名之朱家民鉄橋志橋下盤江亦即是此水乃瀾滄金沙之分派也或曰此乃梁州之黑水非雍州之黑水也

曹全碑

曹全碑在漢隸中最高為完好明萬歷時出于邵陽碑尾但署中平二年十月丙辰造不著書人姓名今摹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八

漢隸者盛行此碑以其完好易摹且筆勢飄逸也今碑中間已有斷紋字景完三字字字之點及完字之勾俱不全景字亦模糊已不及幼時所見之全本矣

樂調

道書云鈞天樂部萬種其流人間者琴耳樂調亦萬種其流人間者思一六犯工尺六字耳思今作四一今作乙犯今作凡又宋朝詞話有五凡公赤上等語公赤今作工尺

有數存焉

凡事莫不有數存焉無論生死禍福貴賤窮通非人



所能強爲即小而日用飲食酬酢纖悉之間亦有一  
定不可移者所謂一飲一啄莫非前定者是也事不  
論大小凡人起此念處即是數無此念而身忽受之  
者亦是數有起念游移而一決之後禍福于此判者  
是數有起念同情而轉念之後禍福因之移者亦是  
數所以天下有求之而不得不求而自得者有望之  
而不至不望而自至者總莫逃乎數也有萬難措置  
之事前路茫茫無可用力忽于其中生出波節極可  
安頓前後緩急若昭合者有極易光潔之事嘻嘻自  
若不必營心忽于其間生出枝葉糾纏無已左支右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五

訕甚難了者莫非有數存焉也故人于利名之際終  
日營營而無已者不亦惑哉韓子曰其哀之命也其  
不哀之亦命也知其無益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想  
此輩營營亦在數中耳然而理有可知而數則不可  
知理有可必而數則不可必故聖人論理不論數也

甲子鄉試

乾隆甲子科順天鄉試特嚴懷挾之弊頭場搜出夾  
帶二十一人二場搜出夾帶亦二十一人因定例中  
式者俱于榜後覆試于填寫親供時該撫會同學政  
出四書開冷題當面覆試畢即將原卷與中式卷一

并解部磨勘如有文理荒謬及不能完卷者即行舉  
出另行奏聞又議裁減鄉試中額之數直省解額除  
零數不計外于十分中酌減一分順天額中二百五  
十四名內滿洲蒙古額中三十名酌減三名漢軍額  
中十三名酌減一名總加五經中額二名不減南監  
額中三十九名北監額中三十九名各酌減三名中  
監每十五卷取中一名今酌改二十卷取中一名共  
加五經中額四名不減直隸貝字號額中一百零八  
名酌減九名內奉天夾字號額中四名宣化旦字號  
額中四名長蘆等處鹵字號額中一名不減江南上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六

江額中五十名酌減五名下江額中七十六名酌減  
七名浙江額中一百零四名酌減十名江西額中一  
百零四名酌減十名湖廣湖南額中四十九名酌減  
四名湖北額中五十三名酌減五名福建額中九十  
四名酌減九名內臺字號額中二名不減山東額中  
七十六名酌減七名內四氏學三名不減河南額中  
七十八名酌減七名山西額中六十六名酌減六名  
廣東額中七十九名酌減七名內商籍一名不減四  
川額中六十六名酌減六名陝西額中六十七名酌  
減六名內甘肅聿字號額中二名寧夏丁字號額中



二名榆林等七處木字號額中一名不減廣西額中五十名酌減五名貴州額中四十四名酌減四名雲南額中五十九名酌減五名以丁卯科為始會試以二月寒冷難以搜檢改為三月著為定例

卜將軍廟

崑山縣城西偏有唐卜將軍廟廟中有明萬曆中碑記云將軍名珍字文超西河人節制鹿城唐末與二子禦賊有功死葬于此明末倭寇崑城官軍禦倭將軍陰助之倭大敗而去城賴以全鄉人德之為請于朝立祠編入祀典馬兩廊繪將軍禦倭狀如生廟後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七

墓址尚在辟邪石馬歸然也廟中享獻不絕籤甚靈祈者無虛日而文宗按臨考試時尤盛庭壁中又有陷石乃宋紹聖中所立已有請于朝以立廟之語則將軍之祠又不自明時始矣

樟柳神

邪術有樟柳神者以樟木柳木刻作小人形以人家聰慧小兒生年月日書符呪之則所呪之兒死其魂附于木人呼之則應不敢遠離乃繫之于身至人家內問未來事則潛遣木兒報之他人不聞也人信以為神因之獲利然所知者不過幾日之內數里之間

不能遠及也與輟耕錄中所載王萬里呪使耿頑童周月惜鬼魂事同

人元

星命家有天元地元人元之目天元天干也地元地支也人元乃天干之藏于地支中者曰子宮單癸水丑癸巳辛同寅中兼丙甲卯宮乙獨逢辰藏乙戊癸巳庚丙戊從午宮丁與巳未乙巳丁宗申戊庚壬位酉宮辛獨隆戌辛及丁戌亥藏壬甲蹤似乎參差不齊其中却有一定道理不過長生日祿墓庫寄宮六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六

之于申皆長生也甲之于寅乙之于卯丙戊之于巳丁巳之于午庚之于申辛之于酉壬之于亥癸之于子皆日祿也辛之于丑癸之于辰乙之于未丁之于戌皆日墓也甲之于寅見重乙之于辰丙戊之于巳見重丁巳之于未庚之于申見重辛之于戌壬之于亥見重癸之于丑皆寄宮也巳之于丑戊之于辰于戌是土旺四季故各以陰陽類從耳唯戊之于申因中央戊巳土在夏秋之交聯絡生氣故以陽土從申也

高俅出身

揮塵後錄載高俅出身與端王蹴鞠事水滸傳用之



○乘轎

唐初貴賤通用鞍馬雖宰相亦然元和後丞相乃乘肩輿然止于丞相耳宋初百官入朝並乘馬渡江後方乘轎政和間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暖轎武臣緣邊安撫走馬承受並不得乘轎明洪武永樂間大臣無乘轎者兩京諸司儀門外各有上馬臺乘轎始于宣德成化間文職三品以上得乘四品以下乘馬漢有安車即步輦今之四轎八轎類是也今則下至佐雜無不乘轎矣武職亦然 本朝雍正中定制武職非二品以上者不得乘轎止乘馬欲其諳練戎行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九

自是以後有職官而乘馬者矣前此唯僕隸胥役也

○安靜不擾

大臣當有大臣之體大畧以安靜不擾民為主與其變更事宜求以利民而反以病民毋寧委蛇從俗尚可相安也有寔心爲民舉動未能盡善而民隱受其弊者比比皆是宋之王安石可鑒也今有平糶禁米開河社倉諸政非不甚善然而未受其利先蒙其害當事者必熟籌乎此也乾隆中御史李慎脩錢貴病民疏畧云康熙三十八九年間有銀一兩換錢六百有奇錢可謂極貴而諸物轉覺其賤民未嘗以爲不

便至康熙四十二三年間每銀一兩可換至一千一

百文錢可謂極賤而諸物之貴較前不啻倍之民亦未嘗受其利也臣以商賈貿易其本利專以銀合算錢賤則物價必昂不昂則于本有虧貴則物價必賤不賤則積而不售此理勢之必然一定而不易者夫事之便者雖嚴法不能禁俗之成者雖聖人不能更不如槩行仍舊將所議之款一切盡與蠲除貴賤聽其自然銀錢任其使用不必另設科條亦不必張文曉諭此疏可謂敷切詳明犁然有當于人心矣從來錢價與米價民間自有行情不可官爲制之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十

火浣布

火浣布有幾種有火鼠毛所成有火鷄毛所成有火光獸毛所成有火樹皮所成有火浣草所成皆可入火不燃又西域際布里島火浣布煉石而成又膠州有不灰木燒之成炭而不灰其葉如蒲艸東以爲燎謂之萬年火把又蜀建昌有石絨出石隙亦名火浣布又武當山有石皮入火不燃亦火浣布之類

○異產

人之異產夜郎廩君而外徐偃王卵生高麗之先朱蒙卵生非子爲馬卵所生宋元嘉中寶誌公現于古



木鷹巢中手類鳥爪王梵志生林禽樹瘻中唐陸鴻漸江流鳥卵所出陳義大卵所出宋楊大年生時卵形剖之紫毛被體廣州官庫有異卵一枚大踰斗云部民陳鸞鳳之胞明胡總戎某生時在肉毬內剥去數十層乃見唐先天中牛左腋有一人手長尺餘真寧縣羊胸前有人手并陘民家牛生犢人首武強民家彘生子如嬰兒手足豕蹄或云交感而成永春人家有子耳上有猪毛及猪皮又一兵胸前有猪毛睡時作猪鳴朱子云只是稟得猪氣漢竇武生時與蛇同產明慶雲民婦產女兼產一蛇烏程士人妻產一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三

蛇宋時海州魚戶婦產鯉魚十四頭元江陰民猪產十四兒內一兒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明李願妻生一鬻手足則人長洲縣呂氏雞產一人總之氣類偶偏畜雜人形人雜畜形有不可致詰者母相驚怪致疑于釋氏輪迴之說也

小物

周書王會解北戎數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漢武時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玉為籠數百頭狀如蠅聲如鴻鵠粵東洋船攜一小鶴高三寸長二寸許素羽丹頂喙頸皆綠與鶴無異貯以匣匣中置玉盃盃

中貯清水水中浸珍珠二枚鶴立盃中竟日不食時含珠于喙旋吐于水開匣則振羽引吭而鳴聲極清越粵西山中產小猴如墨色僅長二寸許嶺南有石猴小如拳性甚馴置几案間能為人磨墨可於筆筒中睡名粟子猿杜詩有從人覓小猢猻題交趾道士養一鷄大如倒挂子置枕中啼即睡覺又有龜狀如錢置盒中唐永寧王有大蟲皮大如一掌高昌國獻狗高六寸長尺名拂菻狗荷蘭小半白質黑文項領間有肉峰如橐駝又有小鹿長二寸許雙角嶄然不知其出處辰州小竹曰龍孫竹生山谷間高不盈尺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三

細僅如針凡所以為竹者無不具備有詩曰小竹如針能具體是也如許小物與康熙中外國進貢之小人長可一尺者並域而居又一世界矣

昇平盛事

康熙壬戌賜宴乾清宮賦昇平嘉宴做栢梁體詩御製首倡云麗日和風被萬方和者自內閣大學士以下凡若干人為手製詩序刻石養心殿乾隆甲子十月重葺翰林院落成車駕臨幸錫宴以唐張說東壁圖書府五律為韻 御製東音二首諸大臣各分一字賦詩又因人多韻少不足以供又用栢梁體聯



詩 御製首倡云重開甲子文治昌和者自大學士  
以至庶吉士共一百六十五人誠昇平之盛事云

蕭翼計賺不足信

沈存中云唐太宗力購羲之真蹟唯樂毅論乃右軍  
親筆鑄之于石遂為昭陵殉葬後温韜盜發其石已  
碎用鉄束之皇祐中在高安世家李君實云世以為  
蘭亭入昭陵正坐此帖之誤蘭亭開皇中已為秘寶  
江都隨行久付烈焰蕭翼計賺之說傳奇幻語烏足  
信也南部新書又為歐陽詢詐求非蕭翼也

經禮補逸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三

洪武中祁門汪克寬著經禮補逸九卷本朱子經傳  
通解之意別為義例以吉凶軍賓嘉為綱條目甚晰  
集儀禮周官大小戴記易詩書春秋傳孝經家語及  
漢儒紀錄凡有合于禮者各著其目列為五禮其自  
序大畧如此 本朝崑山徐健菴乾學著讀禮通考  
一百二十卷經史子集無一不備條例綱目燦然分  
明可謂全書矣但專言喪禮而其餘四禮有志未成  
為可惜也

錢背文

唐武宗會昌中令鑄錢所各加本郡州號一字名為

背文宋明無背文凡無背文者今謂之光背錢 本  
朝背文則書一字于右曰寧蘇浙福昌東河廣雲桂  
陝同南江臨宣原薊漳書清字于左漢以右為尚滿  
以左為尚也其實錢局則書二清字各一邊雍正中  
不書漢字但書清文二字曰某錢如寶泉之例云其  
實錢以有字處為陰是字乃錢之背也碑之背亦名  
為陰鏡背亦有款識沿襲既久遂以漫處為背耳

卷軸葉子

歸田錄云唐人藏書作卷軸後有葉子似今策子凡  
文字有備檢用者卷軸難數卷舒故以葉子寫之筆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四

叢云凡書唐以前皆為卷軸蓋今所謂一卷即古之  
一軸據此則今之畫幅作手卷者是唐人卷軸遺製  
作冊頁者是唐人葉子遺製手卷不如冊頁之便冊  
頁又不如今日裝釘之便也

渾脫取義

草木子云北人殺小羊自脊上開一孔逐旋取去內  
頭骨肉外皮皆完揉軟用以盛乳酪酒醢謂之渾脫  
元時生剥罪人身皮曰渾脫庶物異名疏云宗晉卿  
舞渾脫公孫大娘渾脫舞長孫無忌以烏羊毛為渾  
脫毡帽皆喻其柔軟若無骨耳以知脫之音駝或讀



本音尚可游移而渾脫之為舞則無庸置議也誤讀杜序為渾脫流離者謬甚而取其語以為贊美之辭其義亦未為大悖也

本相畢露

四分律文中曰諸龍初生時睡時嗔時行欲時不能變形餘時皆能變形余讀之而慨然也聖人以懲忿窒慾為功佛家以除貪嗔痴為要龍猶如此于人何獨不然平時不能懲忿窒慾假作惺惺瞞人面目到得嗔時欲時自然本相畢露俗語所謂現形是也呼至是豈能變形哉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三

五

轉變操持

智者可與圖事愚者亦可以成事凡事須有轉變又須操持智者善能轉變故與之圖事不至膠執不通謂之叅活句愚者但能操持故與之共事亦不至沒頭沒腦謂之讀死書叅活句者固妙讀死書者尚可唯有一種不知不愚每逢事故閃閃爍爍自以為智之轉變而無如其不當轉變而先自轉變焉并不能如愚者之操持矣烏能成事乎故曰其愚不可及也聖人有為言之也

書隱叢說卷之十三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四

吳江袁棟漫恬著

地氣不同

前明時人參產上黨者佳遼東次之高麗百濟又次之今人參產遼東東北者最貴重有私販入關罪至大辟不顧也余幼時見遼參四五分重者價五六換不等後漸加至十換外今則三十餘換矣至于上黨參一斤不過值銀二兩外耳全無功用矣豈古今地氣之不同耶抑物亦隨王氣而鍾耶又雲南姚安府亦產人參其形匾而圓謂之珠兒參云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一

用字平仄

詩中平仄有可通用者韓昌黎宇宙隘而妨訪新葦足嘲評病稱多量少鑿裁去密孟浩然不及日暮獨悲予上元微之微俸封奉魚租三省詎行怪垂洞照失明鑿平高屋無人風張漲幕苦思正旦丹酬白雪仁風扇平道路李義山九枝燈檠景夜珠圓簾冰去將飄枕琉璃冰去酒缸碧玉冰去寒漿包估曉漱瓊膏冰去齒寒陸魯望湘蕤料平淨食徐鉉但平知盡意看陸龜蒙任渠但平取樂昌黎婦懦咨料平揀為逢桃樹相料平理杜少陵恰似春風相悲欺得劉夢



得停杯處分去不須吹居易處分去貧家殘活計王  
建每日臨行空挑上戰羅虬不應琴裏挑上文君段  
成式玳牛獨駕長上檐車韓偓應被品流呼差去人  
白樂天四十着緋軍司去馬紅欄三百九十謀橋爲  
問長安月誰教不相瑟離燕姬酌蒲字桃金屑琵琶  
槽

### 正氣長存

留青日札云所傳方正學之父葵祖殺蛇遂以赤族  
爲蛇報此好事之誣耳假佛氏之妄談以惑衆愚民  
也夫蛇天地間之毒物殺之何害身苟全矣名苟立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二

矣死而無愧于天上地下何樂如之致憂于族之赤  
不赤哉夫不忠不孝而赤族是可耻也忠矣孝矣而  
族赤焉是可榮也宋庠登科乃以爲救蟻之報是可  
謂螻蟻狀元矣非佛氏不敢殺生之論乎云云夫無  
故不殺仁者之居心見惡則除君子之正氣救蟻未  
必非仁者之居心而即以爲狀元之報妄矣殺蛇亦  
足見君子之正氣而即以爲赤族之報謬矣赤族之  
事自是成祖苛政于方何與正學之舉自是乾坤正  
氣于死何涉故方正學之死正氣長存謂之曰雖死  
猶生可也謂之曰不死可也即如司馬溫公無子嗣

子早卒終于無後而今之稱頌者不絕又何賴乎子  
姓之繩繩耶權奸諂佞之子孫非不榮其貌而備其  
禮而祖若父有赧顏于几筵間者矣京下子孫慚其  
先人所爲多自詭爲君謨後嚴嵩子孫中式者竟不  
列其高祖名爵則不赤之赤也反是而觀則方氏之  
祖先孰不榮之耶誰無子孫誰無享祀沒世不稱又  
誰能指而數之耶則方氏之赤族爲無忝矣反以爲  
蛇之報者何歟後之楊繼盛周順昌輩惟識得此意  
故能視死如生耳豈以區區之禍福爲榮辱哉

### 印文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三  
漢唐宋衙署印文多是小篆明皆九疊篆世謂之九  
曲篆唯總兵則柳葉篆歷日印文七疊御史印文八  
疊凡印字取成雙其不及雙者足以之字其印形皆  
方大小有差雜職衙門形稍長不方謂之條記本  
朝則用半滿半漢文漢文仍九疊總兵仍用柳葉篆  
欽差督撫及學臣等俱長印不方唯布政司及府州  
縣官用方印謂之正印官佐雜亦用長印并有無滿  
文者直用楷書著姓名于上謂之條記云乾隆中俱  
易小篆其半俱易清篆清篆新制者也

### 荒唐之說



荒唐之說不可盡信釋典道藏率多寓言稗官小說更取新奇如太平廣記所集諸書之奇軼事都屬荒唐謬悠以為消暑閒談可矣以為口實則妄也近世名人喜人傳述著而成書以新耳目如東坡強人說鬼者然妄聽之而惑其志則妄言者不有罪乎大抵新奇之事得之於好事之造作者十之七得之於傳述之舛訛者十之三雖天地之大何所不有間有一二怪異亦屬反常之道筆之于書使拘守曲士見而知之乃鑄鼎象物不逢不若之意至于搜索誇張以示奇亦何貴此諄諄告語取一時之紙貴而已哉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四

借隱

明吳郡范長白允臨博覽能詩善書隱于天平山其夫人徐小淑亦能詩時趙允夫宦光吟咏著述隱于寒山亦有才婦曰陸卿子居相近時相唱和徐有絳緯吟陸有玄芝考槃二集俱為時傳誦同志借隱才媛蟬聯誠隱居之樂事云趙子靈均婦文端容善畫夫婦風韻尤能世其家云

徐庶

錢牧齋作彭幼朔傳云近有人入青城山見老人跨白虎曰我三國徐庶也又成都費經虞詩云傳聞徐

元直尚在南山雲又述異記曰康熙中廣東五指山有人白日上昇謂人曰我三國時徐庶也又明崇禎時杭州孫某于蘇州闔門遇徐庶夫一徐庶也或云在終南或云在青城或云在廣中或云在蘓州紛紛傳述不一而足豈徐庶果未死耶抑徐庶亦遍歷名勝耶考三國志註魏略曰庶後數年病卒有碑在彭城今猶存焉夫墓猶可虛也而明言病卒諒無隱遯之舉矣未知何故三國之元直一旦至今忽然處處相逢也

物能為火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五

天地間火是五行之一隨處有之能為火光者亦不少文選海賦陰火潛然拾遺記西海浮玉山穴水其色如火波濤灌蕩其光不滅又滇中洪冶山巔有火池陰雨則熾流波山下有然海千里又小西洋一處入夜海水通明如火持器汲起滿器俱火光則水能為火也唐夫餘國貢火玉光照數十步是玉能為火也腐艸為螢有光宵行虫亦有光有人徂行遠視樹上有火光如燈大疑而逼視則光漸小乃宵行虫附木上也過而遠望則光仍大馬則虫能為火也人血及馬牛血皆為燐則血能為火也常良山有螢火芝



大如豆夜視有光又明莖草夜如金燈又夜明苔照  
耀滿室又黃山有放光木塞外有夜光木則草木能  
爲火也以至螞蚱骨脚暗中能爲火魚鱗積地有火  
光積蓋有火光窓福蚶殼入淺土內亦能爲火朽葉  
能爲火昔有人在寺中夜見有光明飛入佛殿以手  
掬之乃一朽葉耳腐竹根亦能爲火有人野中見火  
疑而取之乃腐竹根一枚異之劈爲三片則仍爲三  
片火焉精油見日亦生火肥猫暗中抹之則火星迸  
出所以田野間傍晚有火條東條西忽大忽小者人  
皆疑是鬼火不知皆燐血朽葉等所爲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六

櫻魚

櫻魚乃櫻欄樹中所生之子形如魚子故名櫻魚亦  
曰櫻筍東坡有食櫻筍詩廣蜀間蒞而食之更以餉  
人佩文韻府魚韻中失收

刻書

刻書始于五代陸文裕謂始于隋文帝開皇年敕廢  
像遺經悉令雕撰或謂雕者乃像撰者乃經也非雕  
刻之始也然在唐實已刻書司空表聖一鳴集有爲  
東都敬愛寺募雕刻律疏印本疏云自洛城□□乃  
焚印本漸虞失散欲更雕鏤云則刻書亦不始于

五代矣葉夢得言雕本不始馮道監本始道耳或云  
南唐和凝始行刻板紙印之法或云始于蜀母邱儉  
或云始于後唐李鏐又後唐明宗令國子監校定九  
經雕印賣之即馮道所奏請也

傳國璽

傳國璽是秦始皇所刻藍田之玉李斯之書孫壽之  
刀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又有一曰受天之命  
皇帝壽昌漢高祖入咸陽得秦璽世世相授號曰傳  
國璽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乃出璽投之于地璽上  
螭一角缺莽敗公賓就取以與王憲李松斬憲送璽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七

詣宛上更始更始尋奉于赤眉後歸光武董卓亂漢  
天子出走掌璽者以投并孫堅得之又爲袁術所奪  
術死建安四年徐璆得璽以上獻帝于許昌漢以禪  
魏魏以禪晉永嘉五年王彌入洛執懷帝及璽詣劉  
曜後爲石勒所并璽復屬勒冉閔滅勒璽屬閔閔敗  
璽在閔將蔣幹處謝尚購得之以晉穆帝永和八年  
還江南歷宋齊梁梁敗侯景得之景敗北齊辛術得  
之以送鄴後周并北齊而得之隋文帝滅後周而得  
璽隋末蕭后與太子并璽入于突厥貞觀四年歸唐  
朱温篡唐得之後唐莊宗入洛平亂得璽傳至從珂



石敬瑭舉兵入洛從珂携璽登樓自焚死時清泰三年十一月也宋哲宗元符元年咸陽民段義獻玉璽文同前璽詔仍舊為傳國璽靖康二年璽沒入金金哀宗同焚于蔡州後翟朝宗又得璽以為宋寧宗獻元世祖至元三十二年得璽于脫脫真蒙家順帝國亡璽隨帝北遷明弘治十三年西安人于河邊得玉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天啟四年臨漳田夫于河岸得玉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方各四寸察兒罕國元之嫡派也靈丹可汗忽欲往西域皈佛教本朝 太宗皇帝發兵追之尚璽者以璽坎地而埋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八

之為牧豎所得以進時天聰某年也雍正中松江漁人于水中得璽提督高其倬進獻是則秦之二璽俱入 本朝矣何喬新傳國璽志有曰從珂時秦璽燬石敬瑭入洛更以玉為之重貴獻之遼興宗試進士乃以有傳國璽者為正統命題金滅遼延禧遺璽于桑乾河元世祖時有漁于河濱得之夜有光楊桓上之至順帝攜之北遁沙漠以此言考之五代亂後璽歸于遼遼歸于金金歸于元在察兒罕國者二百餘年而歸于 本朝然已曰更以玉為之矣則段義之所獻興宗之所得果孰真而孰贗耶宋寧宗之得于

翟朝宗元世祖之得于桑乾河明孝宗得之于西安熹宗又得之于臨漳又孰是而孰非耶 本朝前既得之于察兒罕國後又得之于松江漁人二璽又孰先而孰後耶

內助為要

讀書人以治生為急故士人以作家為要然不可務為瑣屑以亂其心而妨其業故士人作家以內助為要助者助理成家不必高才也婦人第一以不會使錢為要才高則會使錢矣男子之才尚曰有才不如無才不如云者猶可絜長較短于彼此之間也若婦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九

人之才斷斷不可有矣會使錢者必妄作為不會使錢者必善照管相較奚啻霄壤而俗人且動曰某婦能某婦才此等言亦何可使後輩聞之而効之也耶

文丹

宦遊閩中者惠寄文丹數枚如柑柚而大其味酸甘云是柚種之美者出長泰縣

一子承兩房

乾隆四年定例民間獨子不得出繼為人後已經出繼改正歸宗八年十一月內閣學士黃孫懋叩懇歸宗疏有云臣出嗣長房之時有弟二人于今兩弟續



故臣身為獨子理應歸宗至于長房理宜立嗣但臣族並無期功近親應繼之人臣現有三子應令一子永承祭祀奉 旨着照所請行

○紙錢

紙錢之制其來久矣漢以來葬者皆有瘞錢後世里俗稍以紙寓齋廢帝東昏好鬼神剪紙為錢唐王璵用寓錢禱神五代周本紀曰寒食野祭而焚紙錢卽康節亦燔楮錢程伊川問之則曰明器之類也夫用之于喪葬者往往當用古人明器蓋以人事之則不智以鬼事之則不仁故不得已而斟酌其中以用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十

論者毋徒謂紙錢之無用也或云紙錢起于殷長史似人非人

天地之間人為貴其似人而非人者亦不一而足猩猩能言狒狒能笑大食國海中石上樹生小兒不語能笑懶婦化為人魚自尾以上悉是人眉目髮膚以及男女二體俱具惟尾為魚耳海女上體是女子下體魚形鮫人居於水中泣即成珠鬼奴色黑如墨黃髮白齒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曉人言而自不能言飛頭蠻夜卧則頭自飛去天曉則頭復還合于頸海人種種如人鬚眉畢具惟手指相連如鳧掌人有得

之者不言亦不食西洋海中獲一女子與之食輒食亦為人役但不能言身有肉皮垂至地如長衣然粵西有獸名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媪自腰以下有皮蓋膝如犢鼻有矜者狀若猩猩與野婆為夫婦散育茸莽間不室而處南方海濱有一舟為風所飄中有人頭頂上生目沃沮東大海中有人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南海有海人如僧人頗小登舟而坐頃復沉水羅刹國黑身朱髮獸牙鷹爪碧眼野叉亦名夜叉國豕牙翹出頭有肉角數寸無脊國在北海人無肚腸食土穴居一目國在北海外人一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十一

目北丁令有馬脰國其人音殺似鴈鶩膝以下生毛馬脰馬蹄不騎馬而走疾于馬羽國民有翼飛不遠泥離國人兩角如蠶牙出於唇自乳以下有靈毛自蔽雲南半箇山婦人怪或化異物富家化牛馬貧家化猫狗化去可歸狗頭國上下衣服同中國口耳眉目皆狗也其言如狗吠犬戎如人但有尾尾濮蠻有尾坐則穿地為穴以安尾尾折便死三佛齊山深處有村其人盡生尾婆羅遮狗頭猴面畢勒國人長三寸有翼西北荒小人長一寸大人國人長三丈小人國人止三四寸面目形體與人無異鞋而韞國有



人身羊足者東粵有赤蝦子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手相牽掛而下笑呼之殺亦如嬰兒人都棲大樹如人形而絕小男女自相配偶木客產粵洞中衣服舉止與人不異在恍惚有無間猴獼產蜀長七尺一曰馬化路見婦人盜之入穴生子以楊為姓黃丈鬼生東粵身著黃衣能為疫癘夔州府有鬼物名小神子高尺餘一二十為群依人以居山臊長尺餘畏竹爆山魃長三尺口濶至耳鰲腹中有小人五官四肢皆具謂之鰲寶高麗國貢人參長三四尺如人具體笋根稚子如人睂目口鼻皆具足指拳跖如鳥爪荻苓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士

千年其形似人

宗室封爵

明諸宗室以親疎定封爵親王以下次為郡王鎮國將軍<sub>一品</sub>輔國將軍<sub>二品</sub>奉國將軍<sub>三品</sub>鎮國中尉<sub>四品</sub>輔國中尉<sub>五品</sub>奉國中尉<sub>六品</sub> 本朝親王以下次為郡王次貝勒次貝子次鎮國公次輔國公次護國將軍次輔國將軍次奉國將軍次奉恩將軍

奠鴈

今人親迎時有奠鴈之禮本于儀禮昏禮奠鴈然古時相見往往用摯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儀禮聘

禮曰大夫奠鴈再拜昏禮無問尊卑皆用鴈者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摯或曰取從一之義且奠鴈于主人之廟並無奠鴈于新婦之禮今則通行矣而執摯相見之義亦尚有行之者

虹蜺

虹蜺是氣是質朱子曰既能吸水吸酒是有形質只纔散便無了如雷部神物之類斯言至妙蓋陰陽之氣至而伸者為神返而歸者為鬼耳看蠕蠕小物氣至則涵泳以生由小漸大乃至而伸者為神之理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士

生則曰神死則曰鬼耳

寒士著述

古來著書者非一手一足之烈朝家史館分修無論矣即文人著述往往使門生子姪輩繙閱纂集已但定其體例總其大綱而已所以寒士之著述為尤難也有其才矣家無賜書有其書矣纂集維艱能纂集矣繕寫乏人合體例大綱纂集繕寫而出于一人之手不其難乎所以寒士之著述為尤難也而寒士之著述為尤貴也

猛將



江南耕種夏秋間有蝗蝻害禾俗祀劉猛將為蝗神  
新年雞豚賽會春間演劇酬神舉國若狂鄉農處處  
皆然且塑一短小身軀云是幼時即為神者編神歌  
以實之歌中極言其幼時之厄難詞極俚鄙姑蘇志  
載猛將姓劉名銳乃劉錡之弟云怡菴雜錄云宋景  
定四年以劉錡驅蝗有功封為楊威侯天曹猛將有  
勅載焉 本朝封為中天王編入祀典或云劉宰

天人入月辨

居易錄云趙某月夜露坐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麗如  
乘鸞鶴一人持宮扇衛之逡巡入月而沒昇妻之事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四

信有之矣云云子以為大不然阮亭博物君子不應  
輕信若此夫天清空一物耳主是氣者謂之天神月  
亦清空一氣耳主是氣者謂之月神昇妻竊藥之說  
乃後世荒唐之語而常儀之訛為嫦娥昔人已辨之  
鑿鑿明皇入月之事亦稗官悠謬之談豈有清空一  
氣之天清空一氣之月而忽有人自外入者乎況天  
上與人間亦差遠矣豈有天上人入月而世間人能  
歷歷覩其形容儀衛者哉讀書人明理第一當從此  
等可疑處剖析之不當反信其有是事而且以証夫  
荒唐悠謬之有據也

相士偶中

乾隆癸亥秋有相士謂逸亭弟云君明年九月十一  
日當有災難慎勿動作甲子九月初十日先府君病  
少間弟擬于十一日啟行入省武闈就試迴憶前言  
且緩一夕十二日五更治食有婢忽然仆地氣絕極  
力拯救踰時始甦方謂九日之災鷄犬可代不謂弟  
入省後即疾發急作歸計不及抵家歿于丹陽舟次  
往歲弟且多病不廢藥餌余輓之云九日茱萸難避  
禍十年苓朮已成塵蓋寔錄也然相士之言倖而偶  
中亦難必其所言之皆驗而不爽矣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五

代食

方士往往有術山東王氏有一客往往代人食其人  
亦飽亦往往令人代食至洩溺亦如之太平廣記載  
道士周殷克飲茶遣段文昌代溺者未盡誣也

澄清保障

宋牧仲 撫吳日于閩門桃花塢野圃中得片碣題  
唐六如墓因封樹之為立碑焉又重建蘇子美滄浪  
亭刻滄浪小志二卷桃僊遺綴集二卷可謂風雅逸  
事矣不遠勝于俗吏之索餽抑僚多事害民者乎然  
其時尚為人所不滿為口號曰澄清海甸滄浪水保



障東南伯虎墳以上八字為巡撫署前東西綽楔上額也

遲速有時

慈谿姜西溟宸英以古文名世四十年 上在禁中知其入常與朱彝尊嚴繩孫並稱之曰三布衣康熙已未博學鴻詞之舉朱嚴皆入翰林姜不得與後以薦入明史一統志二館充纂修官食七品俸丁郊應順天試首場已擬第二人二場表用黠竄堯典舜典語對答間忤御史撫其小過貼出之卷遂不得入癸酉始中順天鄉試年已六十餘丁丑成進士探花及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六

第不久而歿長洲沈歸愚德潛先生博通古今詩文甚富為一時士林冠冕二十一為邑諸生戰棘闈者十有七召試鴻博又下第乾隆戊午始獲雋南榜第二人年六十有六矣已未聯捷殿試時已擬鼎甲卷有誤字僅得庶常信矣得失之有命也遲速之有時也

踰牆高隱

吳郡徐昭法枋為前明孝廉入 本朝隱于天平山麓一貧如洗蕭然自得也湯潛菴斌撫吳日屏車騎往候之徐踰牆而避湯入其室不見其人慨然嘆息

而去徐善畫吳人貴重之以其品之高也沒後貧不能葬有武林戴山人南枝者以片言心許自任窀穸然其人亦貧不能猝辦而特工分隸乃賃居郡中鬻書以營葬具吳人高其誼爭售之得金以葬語其子曰吾欲稱貸富人懼先生吐之故寧勞吾腕知先生心也潘稼堂耒先生為刻其居易堂集若干卷

夏正周正

夏正周正辨者聚訟太原閻百詩有改歲改時改月解曰豳風七月詩言月夏正也言日周正也周禮太宰小宰正月建子也正歲建寅也何以卒歲夏正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七

歲也曰為改歲周正之歲也月令季秋曰來歲秦正之歲也季冬曰來歲夏正之歲也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夏正之十月也十月之交朔日辛卯周正之十月也臨卦至于八月有凶商之八月玉藻至于八月不雨周之八月也月令孟春乘鸞輅夏之孟春也明堂位孟春乘大路周之孟春也臣工詩維莫之春周之莫春也論語莫春者夏之莫春也明堂位季夏六月改時與改月也左傳襄十四年正月孟春不改月與時也君牙夏暑雨冬祁寒不改時即不改氣者也雜記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改月却不改節者也左傳昭

一第... 冊 賣參... 3



十七年當夏四月建巳也於商爲四月建辰也武成  
惟四月顧命惟四月建卯也郊特牲歲十二月孟子  
歲十二月建亥也伊訓十有二月三統歷商十二月  
建子也夏小正十有二月凌人十二月建丑也病于  
夏畦夏夏之夏也秋陽以暴之秋周之秋也同一絳  
縣人之生正月甲子朔在晉爲七十三年在魯則七  
十四年也同一史蘇之占六年逃明年死在晉則合  
在魯則中隔一年也昭元年正月趙武相晉國初午  
曰于今七年矣及至秋醫和曰于今八年用夏正與  
周正之不同也其言若是鑿鑿有據明周之改月又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六

。偽書

後世造作偽書頗衆風后握竒岐伯素問尹喜子乾  
坤鑿度皆偽作也連山易等百餘卷劉炫偽作三墳  
書張天覺偽撰或云毛漸偽作卜商易傳張弧偽作  
陰符經李筌偽作素書張商英誤麻衣易戴師愈撰  
子貢詩傳申公詩傳石經大學朝鮮書經倭國書經  
豐道生造晉史乘楚史禱祝吾衍撰三略六韜亦偽  
書文子徐靈府撰關尹子孫定撰元命包張昇撰鵝

冠子子華子皆後人偽作孔叢子宋咸撰注亢倉子  
唐王士元撰列仙傳非劉向作王氏元經薛氏傳關  
子明易傳李衛公對問皆阮逸著撰龍城記王性之  
撰省心錄沈道原作指掌圖非東坡作周秦行紀李  
德裕門人撰碧雲殿魏泰撰天祿閣外史萬曆間王  
逢年造歲華紀麗明胡震亨造於陵子明姚士舜造  
陳后金鳳傳明徐燧造他如郭象之莊子注何法盛  
之中興書宋齊邱之化書韓偓之香奩集皆不在此  
數也

。朱仙人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九

朱仙人者名方旦山東人以販棗爲業一日見美少  
婦人獨行朱狎之與俱還遂爲夫婦其婦乃千歲狐  
所化也具有神術隱憑朱身使朱倡其術無不感之  
且善談性理講中庸頗有見解撫軍以下多爲羅拜  
共稱爲朱夫子云後謀奪張真人印聞于 朝召真  
人與朱共行醮事朱口中吐三昧火焚疏張不能也  
而真人之印岌岌乎其殆矣真人舊傳有張道陵祖  
師手甲薰之可除災難三日後朱忽不慧以欺君論  
斬其家有一死狐在焉

救生舟



江寧燕子磯邊設有救生船官給廩餼凡有大風諸船盡出江上見有漂溺者極力救援之多設木板長六七尺兩頭有洞貫以大筏圈浮于江面溺者以手觸着即可得生無風時其版俱置弘濟寺廊間寺中又有大櫺五六具皆置衣褲於中為溺者所易得生者為加倍納之江波瀕洞中幸而不致殘生豈非仁政乎

龍生九子

龍生九子不成各有所好囚牛好音樂胡琴頭上刻獸是睚眦好殺刀柄上龍吞口是嘲風好險殿角走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二十

獸是蒲牢好鳴鐘上獸紐是狻猊好坐佛坐獅子是霸下好負重碑座獸足是狴犴好訟獄門上獅子頭是負鼎好文碑兩旁文是蚩吻好吞殿脊獸頭是或云翬扇形似龜好負重故用載碑吻吻好望故立屋角上憲章好囚故立于獄門上饕餮好水故立于橋所蟋蜴好狸故用于刀柄上螭好風雨故用于殿脊上螭虎好文彩故立于碑首金猊好火烟故立于爐蓋上椒圖好閉口故立于門上即詩人所謂金鋪也蚩吻好立險故立于護朽上鰲魚好吞火故立于屋脊上獸吻好食陰邪故立于門環上金吾性通靈

不睡故用巡警蒲牢性好吼故懸于鐘上又云饕餮好飲食故立于鼎蓋蚩吻性好水故立于橋上又云螭好水橋上獸又云瓦猫好險簷前獸螭好慵門前獸

重瞳

古來重瞳者史傳所載不一而足堯三瞳子舜重瞳晉重耳重瞳顏回重瞳項羽重瞳王莽重瞳呂光重瞳梁沈約左目重瞳隋魚俱羅重瞳五代劉旻重瞳梁蕭友敬重瞳南唐李煜一目重瞳元末明玉珍重瞳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三

瞳

禹步

道家少罡動曰禹步未解所謂及觀荀子有禹跳湯偏之語故云然耳鶴欲禁蛇亦能禹步

樂經笙詩無傳

吳澄云周後漢初儒流之學率是口耳授受故凡有文辭可記誦者有傳而無文辭不可記誦者無傳五經皆存而獨樂之一經亡三百五篇詩皆存而獨笙詩之六篇亡蓋以無文辭非可記誦故也云云今之琴譜大率類是有字有指法者是易傳者也無字但



有指法者是不易傳者也况前此併無如指法者之形于楮墨間則無文者竟失傳矣亦理勢之自然耳黃氏日鈔亦云

### 生物肖形

天地生物本屬自然然而後世生物怪異若效法人事之為者不可枚舉如石類觀音蚌珠類佛木理成字窠變羅漢石硯中浮圖十二時竹繞節凸生子丑寅卯等十二字湖南蘇山中石有桃株有塔樣有觀音彌勒寒山拾得像且有天下蘇山四字明齊安山中得石錢上有萬曆通寶字所形似者俱後起之事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三

### 溫泉

溫泉所在有之不一而足其下或硫黃或辰砂或礬石蟠結于下則熱氣薰蒸亦理勢之自然者或疑礬石之義應之曰服礬人塚不生艸木劉表登鄣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王粲曰必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生礬石死而石氣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鑿看果大墓有礬石滿塋然則礬石之為熱豈減于硫黃辰砂哉

### 寶祐登科錄

宋寶祐四年狀元文天祥二甲一名謝枋得二甲二十七名陸秀夫一榜之間忠義萃焉吳寶崖有宋寶祐登科錄記治五經而外有治周禮者有治賦者有兼治一經者而治賦者居多焉又宋進士凡五甲

### 麒麟

明正德時河南產麒麟方鱗黃色光潤如蠟珀鱗四周五彩環達如月華狀萬曆中丹徒產麟青黑色遍體鱗紋頷下有髯腹背巨鱗橫列長而稍方本朝康熙中餘姚黃牛產一麟牛首鹿蹄自背以下青鱗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三

如鯉喉下至腹薄紅色尾末拖叢毛旋斃然則麟亦非一端矣

### 四載

禹乘四載陸乘車水乘舟泥乘輶音春山乘標音雷輶史記作橈音曉橈形如箕擲行泥上漢書作毳音脆尸子作蒹音撮亦說文作澤行乘輶標史記作權音白漢書作楫音掬謂以鉄如錐長半寸施履下以上山不蹉跌說文作標淮南子荀悅又有沙用隸乃切之文呂氏春秋作鳩楊慎謂如今之山東皮幫鞋漏水不漏沙之義



不可以理測

禹貢鳥鼠同穴山孔傳謂鳥鼠同穴而處故名山也  
蔡仲默以為不經明都穆嘗親至其山果見鳥鼠同  
穴焉西域有火浣布有垢則火燎之垢盡而布無傷  
曹丕以為火性酷烈無含生之氣著之典論明其不  
然後明帝世西域獻火浣布于是刊滅此論夫天地  
之大何物不有不可以限于耳目而臆斷也虛無杳  
渺之事世人往往篤信不疑者又妄耳總之言之出  
于虛者不可遽信其有謂可以理斷者也事之出于  
實者不必強論其無謂不可以理測者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酉

花神廟

湯若士牡丹亭傳奇中有花神雍正中李總督衛在  
浙時于西湖濱立花神廟中為湖山土地兩廡塑十  
二花神以象十二月陽月為男陰月為女手執花朵  
各隨其月其像坐立欹望不一狀貌如生焉都中都  
城隍廟儀門塑十三省城隍像撫州紫府觀真武殿  
有六丁六甲神六丁皆為女子像西湖之花神其亦  
倣此意歟今演牡丹亭傳奇者亦增十二花神焉

試士場期

宋試士以八月五月福建則用七月川廣則用六月

以道遠故也南渡後改同諸路紹興中改中秋日元  
鄉試以八月二十日廿三日廿六日明改八月九日  
十二日十五日元會試以二月一日三日五日明改  
二月九日十二日十五日元御試以三月七日明改  
三月初一日十五日 本朝悉從明制乾隆甲子北  
直以搜檢延挨三場各改遲一日而會試改于三月  
九日十二日十五日永著為例乙丑四月廿六日殿  
試五月初一日傳臚

格五

格五之戲止用五棊共行一道謂之行棊相塞其法

書隱叢說

卷之十四

丑

已不傳或云即今跳虎以黑白棊各五共行中道一  
移一步遇敵則跳越以先抵敵境者為勝是即格五  
之遺未知然否跳虎古名盛融又曰盛戎

是非不明

天下不憂善惡之不齊而憂是非之不明有善有惡  
者情與勢也有是有非者理也有是非以衡之則善  
惡之不齊者齊矣惟是非不明則善混于惡惡混于  
善家何由齊國何由治哉故曰不憂善惡之不齊而  
憂是非之不明也

書隱叢說卷之十四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五

吳江袁棟漫恬著

警俗

人之念入于善上臻于輕清即天堂之階也念入于惡下即于昏昧即地獄之路也釋氏之所謂天堂地獄之說聖人所謂上達下達是也人之行入于善則慈祥愷悌人即以善待之如譽人人亦譽之之類善有善報也行入于惡則凶狠暴戾人即以惡待之如罵人人亦罵之之類惡有惡報也釋氏之所謂因果報應之說聖人所謂善祥惡殃是也而釋氏必以幻相實之以後世期之其警人之意反遠矣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某爲公

今人書某爲公出穀梁范甯注而說文註云公音司八猶背也韓非曰背公爲公似不可通用作某然今固通行難革矣

中山傳信錄

琉球國隋時始見明洪武時始通中國自後朝貢不絕 本朝康熙二年使臣張學禮著琉球使畧二卷二十二年使臣汪楫撰中山沿革志二卷五十八年使臣徐葆光作中山傳信錄六卷比前益加詳矣

朱竹墨菊

畫中有作朱竹者古無所本起自東坡閩小紀云劍津西山數頃琅玕丹如火齊乃知真有此種竹也又道州瀧中有丹竹宜都飛魚口有紅竹黔陽有赤岡竹又漢時永壽里出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爲書

聲韻之學

古者字未有反切許氏說文曰某某切其先不知所自起魏孫炎作翻切或云出於西域梵學也自後教韻日盛李登作聲韻六朝呂靜作韻集段弘亦有韻集陽休之作韻略杜臺卿亦有韻畧李概作音譜周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二

研作聲韻宋周顥始作四聲切韻梁沈約又撰四聲譜以爲窮其妙旨繼是若夏侯詠四聲韻畧之類紛然名家至隋陸法言爲切韻郭知玄又附益之孫愐集爲唐韻宋真宗時陳彭年等爲禮部韻又景祐四年修禮部韻略在明則有洪武正韻而四聲舊韻上平二十八部下平二十九部上聲五十五部去聲六十部入聲三十四部共二百六部廣韻併作一百十四部禮部併作一百八部宋平水劉淵又併作一百七部或云孫愐即併之又愐韻平教文之後有殷咸之後有嚴上教吻之後有隱去教泰之後有卦問之



後有歛入聲物之後有迄洽之後有業凡多七部今則上平十五部下平十五部上殺二十九部去殺三十部入殺十七部止一百六部世共遵之洪武正韻又止七十六部今亦未盛行云丹鉛總錄云漢書律曆志引古文尚書予欲聞六律五教八音七始詠以出納五言今文七始詠作在治忽漢書不注七始之義今之切韻宮商角徵羽之外又有半商半徵蓋牙齒舌喉唇之外有深喉淺喉二音此即所謂七始詠詠即韻也由此言之切韻之法自舜世已然不起于西域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三

○孟姜

杞梁殖為齊侯襲莒而死其妻哭之而城為之崩見說苑及列女傳古今注且言城崩未云長城齊固築長城矣築于宣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也後世相傳乃謂秦築長城范郎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為之崩傳述之譌亦有所因郡國志陝西西安府同官人孟姜適范植僅三日植赴役長城姜送寒衣至城下植已死姜尋夫骨無辨啗指血驗得之古今注曰梁杞殖字也不言姓范則范植與杞殖未是一人緣唐僧貫休云

秦之無道兮四海枯槩長城兮遮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鳥因以滋後人之惑而傳訛之眾也

○洞天

貴州古福洞深四十餘里中有大溪景物皆天造地設浮圖高十六級每級三丈餘皆玲瓏有階可登每級俱有佛像香爐皆天生成者石鐘石鼓擊之聲聞洞外有後門可出又有觀音洞深五百餘里初數里甚宏敞十餘里後愈窄側身以行者三里三里之外可馳五馬駕高軒矣中有樓臺殿閣人物花鳥之景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四

皆碧乳融成者也至七十里舉炬四照則無涯矣循石壁以行行十餘里不復曠蕩秉十日炬得達後口乃都勻府之東境也雲南臨安府有顏洞兩山夾峙水從洞入放舟然火而入洞有三層迤邐盤旋而上入深四十餘里廣處可坐千人高不知其幾何內則飛走之禽器具之物不可枚數若白鷺青魚黃羅傘紅桌圍種種色相宛然而鐘鼓二石叩之聲切肖也入深觀音半身面如傅粉唇若塗珠左青淨瓶右白鸚鵡又石床一張如人間之拔步焉世間有如此洞天曾何林屋之是訝哉



赤通尺

尚書若保赤子傳曰孩兒未詳赤字何義人謂初生時色赤者非也按漢西嶽石闕銘云作石闕高二丈二赤又北齊平等寺碑云銅像一軀高二丈八赤廣州記稱蝦鬚長四赤然則赤與尺通也則赤子者謂始生小兒僅長尺也三尺之童五尺之童六尺之孤七尺之軀丈夫俱以尺數論長幼也

傳聞之異

明季流離傳聞或異熹宗懿安張后聞變自縊任貴妃冒后給賊賊遁復又出宮與無賴少年暱後聞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五

於縣令令聞于朝 章皇帝惡其行穢賜死任氏忠賢養女京師小家女也貌麗而心狡忠賢鬻之以進立為貴妃者也賀宿紀聞云 世祖實錄大書元年五月葬明天啟皇后張氏于昌平州如野史傳聞張后不受冤地下乎逆案楊維垣遇國變時詐設一柩于寓中題曰某官楊維垣之柩潛出逃外至中途為劫者所殺甲乙事案云 如明季遺聞楊子不居然殉難乎然而或榮或辱總莫逃乎萬世之耳目也

雙金榜

山西聶翁婦虞氏生一子商于川又贅于李氏亦生

一子因張獻忠入川李氏子母散失翁流入滇黔為偽弁為官兵俘獲累囚數十輩撫軍付州刺史聶熊

臣鞠之詢及翁里居姓名刺史異之退問母母令復訊而已聽于後呼其子曰真而父也起之囚中拜哭大慟慶抃無已屬員咸賀刺史觴之翁亦在席客問翁何由入滇黔翁具本末又與李吏目里居母子姓名合李駭甚歸述于母母令設醴邀翁翁至母出見曰尚識妾否為吏目者君之子也刺史乃與吏目序兄弟焉夫以兩地妻室異姓兄弟骨肉一朝完聚無缺誠異事也雙金榜傳奇情節略同大約為此而發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六

者也

大物

天地間有殊生大物異于耳目之前者漢高后時有三寸珠四寸珠章帝時明月珠大如鷄子圓四寸八分明永樂中蘇祿國獻巨珠重七兩五錢遼真宗有百穴珠一顆大如鷄卵高郵湖蚌大如席珠大如拳滁州有螢光如金鏡元故都處有蚊如蜻蜓酉陽雜俎蜘蛛大如車輪明弘治間登州蜘蛛與龍鬪死身徑一丈六尺嶺南蝴蝶重八十斤羅浮山蝴蝶翅如車輪又如蒲帆馬緒得巨蟻長尺餘東山記蟻有重



四十斤者吳明國鸞蜂重十餘斤抱朴子大蜂一丈蜈蚣大者長百步其皮可以鞞鼓天寶中廣州漂一死蜈蚣剖其一爪得肉一百三十斤西域有鼠大如猪衍聖公庾廩中鼠重二十斤倭國山鼠如牛海蝦蟆牙長一尺五寸有刺蝟皮廣半畝許呂宋南島有大龜一殼可容一人海蝦殼長數尺點火其中如龍天矯鬚可為杖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又海蝦鬚長四丈四尺有長四五尺者海蟹大踰丈許螯箝人首立斷姑射國大蟹廣千里海州民家以魚骨作白菜州水神廟二魚目珠徑三尺餘光甚精采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七

山寺中魚鱗廣濶數尺海上有大魚過崇明縣八日八夜始盡東萊海魚高三丈海鳧毛長三丈條枝大雀形似橐駝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其卵如甕所謂駝鳥也西洋古里駝鷄高六七尺小人國大晨鷄重五十斤高四尺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尾長三丈岷山牛重千斤曰夔牛利未亞州大羊一尾重數十斤外國大象一牙重二百斤巴蛇吞象蟒蛇吞鹿温州茉莉高一二丈蜀青城山牡丹二株高三十丈雲南櫻桃樹大數圍高數十丈夜合樹高廣數十畝南蠻有竹其節相去一丈頓邱竹一節可為舡交廣竹

節長二丈有圍一二丈者羅浮山十三嶺巨竹圍二十一尺有三十九節節長二丈廣東木竹一節長四丈波斯國桃樹長五六丈吐谷渾桃大如六石甕積石山桃實大如十斛籠石虎苑中勾鼻桃重三斤東北荒樨高五十丈葉長八尺廣四尺子徑三尺二寸九嶷山溪中桃核容米一升日本國金桃實重一斤女人國核桃長二尺馬韓大栗如梨番瓜如斛大重至數百斤木蘭皮國瓜圓六尺米粒長三寸番茄大如斗瓠瓠可盛粟二十斛片之可為舟航交廣茄樹梯樹而採番梨重七斤洛陽報德寺梨重六斤扶南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八

國甘蔗一丈三節大食勿斯離國甜瓜大五六尺石榴重五六斤桃子重二斤香櫟重二十斤菜每根重十餘斤麥粒長三寸儋崖芥高五六尺子大如鷄卵瓠皆石餘襄陵縣葱莖大合拱高出屋欄上烏哀國龍爪薤長九尺

禮行巽出

文中子曰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佞四語可為立身行世之法蓋狗世而不狗道則傷天理狗道而不狗世則防人禍方圓曲直之問必有以善自處者矣孔子曰禮以行之巽以出之



火炭畫竹

曠園雜記載武恬安寧州人能以火炭畫竹絕精巧不可多得近有以火炭吹暈竹上成山水人物并能作小楷於小竹管上意即武氏之流傳也

數目字

泰山麓唐碑武后時立凡數目字作壹貳叁肆捌玖等字云皆武后所改又宋邊實崑山志已有之相傳始于洪武年者非矣

金鐘罩

舊聞有異術名曰金鐘罩其身挺立加以刀劍曾不傷隱叢說 卷之十五 九 少動謂如以金鐘罩於身上也有知其術者以刀劍輕按之則傷矣鄭龍如文集中載明劉緹門客善此術又名鉄布衫近有人恃術作逆剽劫閭里為土兵所殺術竟不靈然則術不助邪亦明矣

裹足

女子裹足自昔為然 本朝滿洲法不裹足康熙三年遵奉 上諭康熙元年以後所生之女一概禁止裹足若有違法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議處兵民交付刑部責四十板流徙十家不行稽察枷一個月責四十板大臣會議謂立法太嚴或混將元年以

前所生者捏為元年以後誣妄出首牽連無辜受害亦未可知相應免其禁止可也自是而市販編戶之妻女亦皆弓鞋趨足矣

八股取士

八股文章取士元明以來未變其制康熙三年改用策論至八年以後仍復舊制三十六年以小學命題作論至四十五年而議改

雞口牛後

雞口牛後延篤戰國策音義曰雞尸牛從索隱亦然顏氏家訓從之案史記曰鄙語云寧為雞口無為牛後今西面事秦何異牛後乎夫雞口雖小在前也牛後雖大在後也况古語往往有韻口後為韻夫復何疑奚必紛紛致辨哉後閱七修類藁亦云

對食

漢時內監與宮女各配夫婦謂之對食宮女藉內監買辦內監藉宮女縫補偶俱相比無異民間伉儷漢書劉瑜傳常侍黃門亦廣妻妾石顯傳免官與妻子徙歸故郡元魏時蕭忻疏云高軒和鸞者莫非閹官之娶婦唐之宦官有權位者則得娶婦高力士娶呂元晤女李輔國娶元擢女宋梁師成妻死明宣德中



賜太監陳蕪兩夫人天順初賜故太監吳誠妻庄田  
熹宗時特給客氏與魏忠賢為妻則宦官之娶妻自  
昔已然今猶有此風焉

立位入社

趙永正丹陽人以北籍吏員授吳江同里司巡檢居  
官廉潔請託不行紳衿往來節中例有餽遺禮物永  
正一概謝絕迥越恒流卒于任鎮人德之為置位入  
里社以誌弗忘焉

飲茶

晏子春秋有茗菜之語王褒僮約有買茶之語趙飛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十一

燕別傳有啜茶之語吳志韋曜傳曜不善飲或賜茶  
薜以當酒以為始于梁天監中者非也說文茶字註  
曰此即今之茶字爾雅檟苦茶郭璞註云早采為茶  
晚采為茗此茶之始也至唐陸羽著茶經三篇天下  
益尚茶矣

舉按

舉按齊眉按與案同俗謂几案語林云古盃字故舉  
與眉齊四愁詩何以報之青玉案謂青玉盃耳天香  
樓偶得云古人布席于地席上置案如今世滿洲桌  
是也後漢去古未遠或從此制所以可舉亦未可知

又有云玉盤而下有足者曰玉案則案或是几屬或  
是盤類也

吸毒石

吳江某姓有吸毒石形如雲南黑圍棋有大腫毒者  
以石觸之即膠粘不脫毒重者一週時則落毒輕者  
逾時即落當俟其自脫不可強離也強離則毒終未  
盡焉俟其落時預備人乳一大碗分貯小碗以石投  
乳中乃百沸踴躍再易乳復投更沸如是屢次俟沸  
定則其石無恙以所吸之毒為乳所洗盡也不然其  
石必粉裂矣云得之于舊家本出于大西洋中傳記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十一

不見乃知世間奇物不可以理測也其家族中又有  
怪事可駭者娶新婦入門拜堂忽有風自外入滿堂  
燈燭盡滅探之則燭煤俱如刀截來朝祭祖時亦復  
如是三日後其翁無病而殂閱日子婦輩哀奠時其  
靈主忽然仆地粉碎撫棺號慟翁棺如火之熱不堪  
着手頃之忽聞堂中有大聲若震雷然而翁棺從首  
至足中裂為二舉家惶駭勉置外槨更為斂藏其家  
連喪七人焉

汝烈婦

汝烈婦朱氏吳江諸生夢鱗女也適本邑諸生汝殿



邦闕四載汝病歿婦有子甫期不及顧即欲自盡姑  
妯輩環持之得不死後伺守者稍懈閉戶自經但聞  
呱呱子聲促入門婦已氣絕矣重衣襲裳加以衰麻  
端坐如生時乾隆十年七月初七日也距夫死蓋二  
十有八日云

○盲目不盲心

宋楊克讓子希閔生而失明令諸弟讀經史一歷耳  
輒不能忘屬文善緘尺趙普守西洛府中牋疏皆希  
閔所爲有集二十卷自教三子皆登進士第明松江  
唐汝詢雙瞽聽人咕嗶積久淹貫著唐詩解二十四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三

卷博引廣稽惟心所造又著有編蓬集姑篾集若干  
卷勝于雙眸炯炯者矣所謂盲于目不盲于心也

○遲速有候

明金壇初逢吉少爲諸生鄉試適東家之子已通關  
節於主司臨期忽病以與初素善告之比入場立就  
七藝喜甚自謂必售及將騰寫手忽反背不能握筆  
遂納卷太息而出自謂不復有科第之望下科竟中  
第官至戶侍以見不惟得失有命而遲速亦有候也

學問從患難生

凡人學問從涵泳生亦從患難生單縣秦紘自撰年

譜中有云子爲御史時量褊不能容物數忤內官謫  
沅陵縣驛丞由此一謫器量漸宏去就漸輕識趣漸  
明雖一時謫官而得終身受用天未必無意也云云  
予自幼至長瀕年患厄而學問不加長惟於世情漸  
淡中懷漸曠耳

天雨物

自古災異天之所雨不一而足雨粟雨穀雨稻雨麥  
雨黍雨豆雨米雨寶雨珠雨碧雨金雨銅雨鉄雨錫  
雨鉛雨琉璃雨水銀雨錢雨五銖錢雨刀劍雨花雨  
草雨木雨木屑雨木水雨李雨桂子雨杉葉雨棗雨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四

酸棗雨黃雨魚雨鹿雨羊雨龜雨蟲雨蝨雨蝦雨蛤  
雨羸蟹雨科斗雨鼈雨鼉雨骨雨肉雨毛雨血雨筋  
雨膏雨沙雨酒雨湯雨灰雨土雨赤雪雨冰雨黃塵  
雨黃泥丸雨墨雨虹雨紙錢雨箋雨石雨石子雨五  
色石雨絲雨綿雨苧雨布雨帛雨絳羅雨絮雨金甌  
雨杵臼雨戰具雨小兒大抵正氣不足變異所致或  
即他處之物爲暴風所吹泊揖取耳

蚊母

夏月蚊蚋噴人肌膚侵擾難寐大抵暑濕所生者而  
江南有子子虫塞北有蚊母州嶺南有蚊母樹江東



有蚊母鳥又皆蚊之所自出則蚊之為害于人不少矣

飲酒賦詩

韓昌黎曰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胡汲仲曰薄糜不繼凍不煖謳吟猶是鍾球鳴信是則人生即窮而未至於死且當飲酒賦詩以全天真也

五經博士

至聖裔封衍聖公始于宋代四配裔為五經博士及仲氏裔周濂溪裔程伊川裔朱文公裔為五經博士始于明代 本朝康熙中以程明道裔為五經博士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五

以子張子裔顓孫氏為五經博士又以周公裔東野氏為五經博士以子貢裔端木氏為五經博士以張橫渠裔為五經博士

正統論

鍾龍淵作正統論畧云三代漢唐宋正統也東周君蜀漢昭烈帝晉元帝宋高宗正而不統者也秦始皇晉武帝隋文帝統而不正者也雖非正統不可不以帝予之也以天下無久虛之理也若夫王莽曹丕朱溫義既不正勢又不一不得言正又不得為統而乃從而帝之此司馬歐陽之誤也長洲宋旣庭實穎作

黜朱梁紀年圖論其意以為興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為唐之臣子或為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今黜朱梁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為主始于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二論亦足明古今之大義為綱目之功臣矣

長人短人

中國人長一丈者黃帝唐堯周文王孔子伍員巨毋霸魏慕容此又宋唐某與其妹各長一丈二尺外國人長狄僑如長三丈又云長五丈四尺或云長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六

十丈苻堅時拂蓋郎長一丈九尺釋迦佛長一丈六尺阿難長一丈四尺五寸大秦國人長一丈五尺又云長十丈南海毗騫國王長一丈二尺頭頸三尺臨洮人長三丈五尺日東北極人長九丈天竺車隣之國長一丈八尺至於巴郡中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龍伯國人長三十丈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又不倫矣 中國人短者王蒙長三尺張仲師長二尺二寸又云長一尺二寸務光長八寸李子昂長七寸明末闖臣宋獻策長二尺餘



外國人短者漢武時巨靈長七寸西海鵠國人長七寸小人國長二尺餘僬僥國人長一尺五寸崢人長九寸勒異國人長三寸西北荒人長一寸

訛傳采秀女

康熙三十一年冬蘇松訛傳 朝廷欲采民間秀女入宮者遂至嫁娶紛紛遽有婚姻錯配而貴賤不等老幼不齊者有匿情再娶者不一而足成婚之際禮節苟略樂部僅一二人且有粗曉吹笛打鼓以漫應之者輿轎不足有以紅布圍于倒桌以昇新人者致可笑也推其原蓋由于上司一言不謹之所致故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七

大臣當有大臣之體大臣當有大臣之度也是時鄉紳請于上司謂外有訛言如此未知果否上司厲語曰卽有是事民間將奈之何遂至闕傳謂真有是事也

○死所

左傳狼曠曰吾未獲死所夫人孰無死以死而得其善者爲所也昔賢謂死于兒女子手中謂非死所然必以馬革裹屍爲得死所者亦未爲盡善也顏回安貧樂道而死張子房成功身退而死郭令公功成名遂而死何嘗非死所乎

五岳搜捕

東方朔內傳云太白星竊織女侍兒梁玉清衛承莊逃入衛城少仙洞四十六日不出天帝怒命五岳搜捕太白歸位西遊記天宮諸神捉孫行者事用此

○月令

月令七十二候其文見于夏小正易通卦驗汲冢周書管子淮南子崇文目有周書月令一卷不獨呂氏春秋而已也蔡邕王肅以爲周公所作陸德明以爲呂氏春秋後人刪爲此記先儒以太尉秦官非周公之書然夏小正之書辭簡理明固已備月令之體幽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六

風七月猶以時令爲先務周公制禮作樂豈得無一代之成書乎不韋不過襲其辭易周司馬爲太尉耳大率周公增益夏小正不韋增益周公之書觀汲冢周書時訓解管子幼官篇淮南時則訓俱異同可知矣不得以月令出于呂覽爲漢儒所襲而遂少之也尚書中候亦有舜爲太尉語然孔疏云堯時置之三王不置也

裨官所祖

解頤錄峽口多虎一人執斧入山尋虎見一大石室中有石床一道士在石床上熟寐架上有一虎皮其



人取皮道士驚覺乃曰吾有罪于上帝被謫為虎令食一千人我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唯欠汝一人不幸為汝竊皮若不歸吾必別更為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計可以兩全汝今執皮還船中剪髮及鬚鬢少許剪指爪甲兼頭面手脚及身上各灑少血三四升以故衣三兩事裹之待吾到岸汝可拋皮與吾吾化虎後即將此物拋與我取而食之即與汝無異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九

也

石粟

段成式門下騶路神通能戴六百斤石齧破石粟數十枚石粟出廣東半嶽峯如核莢半平滑如香葷齧之頗難

幻惑愚人

唐景雲中賀元景幻惑愚人子女傾家產事之給云至心求者必得成佛尅日設齋飲中置葺若子與眾餐之先于懸崖下燒火誑令臨崖忽爾推墮崖底一時燒死沒取資財事敗官司來檢灰中得焦拳屍首

數百餘人明張住舉家師事遊僧明果唯其所言一日僧謂住曰汝道業已高當擇日冲舉然須先度一家因出迷藥謂之仙藥令盡服之令住以劍斬其父母兄弟妻子一家十七人皆死僧盡收其貲逸去鄰里執住送官斃于杖下 本朝乾隆中宜興僧吳時濟誘人禮佛云至心皈依于無人處昇化必得成佛作祖有秦蔣二姓被惑心迷挈眷十餘人至太湖中盜山絕食餓死將屍焚化或云吳僧以冰片麝香藏大棗中食之立致昏昧預備柴料累累焚化有一童女未及食棗強抱投火號呼救命二家家產先行盡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十

歸僧黨事敗論死僧道之幻惑愚人古今一轍也

心蔽鬼攝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此等議論可為惑于神鬼者下一針砭余前所云戾氣所鍾及鬼由心感等論庶幾有脗合焉



求福之惑

漢汝南人于田得麈尾未往取也偶有商車過此將去持一鮑魚置其處其主怪其如是大以爲神轉相告語爲起祀舍衆巫數十治病求福多有效驗號鮑君神後數年鮑魚主來尋問其故曰此吾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從此不靈又昔有人旅行山中值雪以傘植石面之洞中以蔽其身雪止客收傘而去居近人見石面洞旁正圓一規無雪訝其神異遂謀興祠宇自後饗獻不絕禱祈甚靈後旅人還過此地訝其有祠詢得其故以植傘蔽雪之事明告諸人祠遂廢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三

而不靈宋瑞州鄭二娘汲井之次忽雲湧于地不覺乘空而去鄉里爲立仙姑祠禱祈輒應遠近翕然趨之有宰廉得其事所謂仙姑者故在傍邑也蓋此女有醜行父爲宛轉售之他邑設爲仙事以掩之且利其施享之入以爲此耳所謂禱祈輒應者何有哉吁設爲仙事利其施享之入者比比皆是矣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昌黎曰一時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夫戾氣之依憑人從而神之如以輔邪之藥治邪疾有不猖狂者乎得清涼之散則自安然矣余於湯潛菴毀上方山五聖祠亦云甚矣求福者之惑也

饗奠祭

酌酒於地謂之祭今人乃謂之奠奠乃寘於其所非酌也祭饗亦自有別天神方謂之饗取其氣達于上祭乃縮酒于地耳今人于親朋喪事禮備而豐者曰祭不備而儉者曰饗最儉者曰奠然則饗與奠俱當謂之祭也

祖有古風

范文正先得蘓州府學基相地者曰當累代出科第躋公侯范遂捐爲府學公之一府以應其數凡人孰不爭欲利己今且莫與爭之而專以利人爲重以利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三

已爲輕其心不公且溥乎明江西巡撫王詰昆弟四人葬西山山有二穴地師謂南穴不利子孫王遂以北穴葬其先人及昆弟而自占其南穴焉與文正之心若合符契先祖仲輝公質直好義葬先日地師謂正向于隣小碍偏向則無取矣先祖曰有損于人母寧無利于己毅然從偏向焉地師慨然嘆曰陰地不如心地好諒哉先祖猶有古人之風焉

薛義兒

薛義兒者陝西人也幼無父母康熙中吳江漕吏以罪徙于陝遇義兒結爲父子兒待吏如父焉乾隆中



漕吏病革兒請父志吏曰無他念惟以骸骨不得還鄉為悵耳歿後兒負其骸骨徒步幾千里飢寒困悴乞食以行直達吳江覓其真子促之入土未入土時兒抱父遺骨日夜啼泣鄉人莫不感之入土後兒哭別而去仍然徒步乞食飢寒困悴所不計也人謂之為薛義兒焉

○三尸

道家有言三尸蟲在人身中能記人過失至庚申日乘人睡去而讒之上帝故學道者至庚申日輒不睡謂之守庚申或服藥以殺三蟲焉夫學道者將以積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三

功累行以求所謂升舉耳不求已之無過而反惡物之記其過又且不睡以守之為藥物以殺之豈有意於為過而幸其蔽覆藏匿欺罔上帝可以為神仙者乎上帝照臨四方納三尸陰告而謂之讒其悖謬尤可見唐道士程紫霄詩云玉皇已自知行止任爾三彭說是非信然學道者而猶感此母怪乎世之以掩襲為工而朝之以投匭是尚也

○避諱

古今避諱之事雜見諸書不一而足有過時即改正者有至今因之者過時即改者毋論矣至今因之者

如漢高祖諱邦以邦為國武帝諱徹以徹侯為通侯宣帝諱詢以荀卿為孫卿明帝諱莊以莊助為嚴助晉景帝諱師以京師為京都文帝諱昭以昭君為明君愍帝諱業以建業為建康梁武帝小名阿練以練為絹隋煬帝諱廣以廣陵為江都唐祖諱虎以虎林為武林太宗諱世民以民部為戶部代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以薯蕷為薯蕷宋避英宗諱遂名山藥德宗諱适以括州為處州南唐李主諱煜以鸚鵡為百哥宋祖諱玄以玄武為真武吳太子諱和以嘉禾為嘉興呂后諱雉以雉為野雞武后諱曩以詔書為制

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四

書鮑照為鮑昭簡文后諱阿春以春秋為陽秋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為省中蘇子瞻祖名序以序為叙或改作引冠準為相避其名以準為准文移用之本朝太宗年號崇德改崇德縣為石門縣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秦墓

吳江鶯脰湖濱有地曰五牛康熙中野人耕田覺田水若漏卮徐視田中有渦旋焉訝而探之中空而其旁甚濶以畚鍤掘之有石屋焉計縱而下見一石門扁固併力發之中是墓道石室黝深二朱棺鉄索懸



焉有碑曰宋秦丞相墓其旁圯無異物群疑為秦檜也欲發其棺旋有沮之者懼禍而止仍為布甃填土至今尚存焉考秦檜墓在江寧鎮先為穢墓後為盜發五牛之墓未知如何也

### 真隸八分

郭忠恕云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狂而草書聖庾肩吾云隸體發源秦時隸人下邳程邈所作始皇見而重之以奏事繁多篆字難製遂作此法故曰隸書今時正書是也趙明誠云誤以八分為隸自歐陽公始竹垞帖跋云書隱叢說

卷之十五

五

唐張懷瓘言篆隸行艸而不及真書蓋以隸為真也然竊疑漢代無真書工之自太傅始當時楷法雖精章奏之外未大行于世迨晉帝王方用正書而衛夫人圖筆陣有真書去筆頭二寸一分之語然則真書當別標一目未可牽混入隸之一門也觀此數說未知今之真書即隸書耶未知八分自八分隸自隸而真自真耶未知隸書與真書相近故前名隸而後名真耶未知有古隸今隸之別以八分謂之古隸以楷法謂之今隸耶

書隱叢說卷之十五終

### 書隱叢說卷之十六

#### 讀書有為

吳江袁棟漫恬著

宋胡安國庶子寅號致堂少桀黠難制父羸之空閣中其上有雜木過數旬寅都刻畫為人形安國曰當思所以易其心遂別置書數千卷于其上年餘悉能成誦不遺一卷遂為名儒明王守仁少亦駘宕不馴父閉之空閣中父友試探之則以散髮結蠅虻于其上蓬蓬勃勃不可勝窮父見之益怒友曰是心思可以有為毋輕視也乃私詰以不學之故乃曰書已讀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 居家三厄

凡人出外者多懼風波盜賊與虎狼三者之厄余思居家亦有三厄近似者凡事可掃除而几榻之塵沙日除日有可當江湖之風波凡事可防閑而中宵之鼠竊隨防隨到可比劫掠之盜賊凡事可退避而枕席之蟲蝨愈避愈多可喻山林之虎狼然道途之三



厄日不常有而居室之三厄曾無虛日也

。妄鬼假托

風俗通云張漢直到南陽行後數日鬼物至家云我喪在陌上言家事頗悉為衰經迎喪遇漢直謂其鬼也前為具說且悲且喜異聞總錄云撫州民詹六詹七其季曰小哥賭博負錢畏兄箠責竄逸他處久而不返母思之益切而夢寐占卜皆不祥意其為死矣中元詹氏羅紙錢以待享薄暮若有幽歎于外者母曰果為我兒能掣此錢出則信可驗少焉陰風肅肅探而出之母兄失聲哭後數日季忽從外來伯兄以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二

為鬼將逐之弟曰本懼杖而竄未嘗死也乃知前事為詐云又季元衡調台州教授家有侍妾忿主母不能容常懷絕命之意及行季以情禱妻妻亦領之僑寓中忽聞啾啾聲似其妾而不見形狀問之泣曰君纔出門即遭箠楚勢不可復生自經死矣季為之哀泣欲回車業已至欲弗信又不忍遣僕兼程歸扣其事僕還云宅內全無事季曰然則妄鬼假托以惑我爾是晚復至季正色責之答曰實非此人緣君初行日疑心橫生故我得以乘間造偽耳聞尹子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

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余前所言戾氣所鍾及鬼由心感之言觀此益信況世間狐狗所托者又不少也然則吏胥托官以恐嚇醫卜乘機以誘利者又不勝屈指矣

弟子門人

歐陽子曰受業者為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為門人論語為孔子而作所云門人皆受業于弟子者也洪氏隸釋隸續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然則古時弟子門人大有分別今則混而為一矣且以門人當弟子而無弟子之稱更有士人稽首于佛菩薩三清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三

文昌之前自稱曰弟子尤可異也

馬牛風

書曰馬牛其風左傳曰風馬牛不相及也俱為馬牛之病風耳懶真子說極明或云牛馬見風則走牛喜順風馬喜逆風

張仙

張仙本張惡子姚萇立廟于梓潼嶺上蜀人俎豆不絕仙即梓潼神世以梓潼神為文昌星神號有謂為文昌星所化者矣有謂花藥夫人以孟昶像而託名者矣有謂為挾彈擊災之張遠霄者矣俱未當也



文昌

文昌本星名其星有六星經不言其主文事但有司中司祿司命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鄭注云司中司命文昌第五星第四星賈疏云文昌宮六星第四曰司命第五曰司中第六曰司祿又曰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是主天下爵祿之星則今世士人之祀文昌亦宗其義而為媚禱之舉耳若今帝君之名特出于道士之說稱帝君之神屢降于世其可知者在周為張仲在晉為涼王呂光五代為蜀主孟昶俗儒不明從而惑其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四

說至崇其像于學宮寺觀并為刊印文昌帝君陰騭文以勸世自謂有福孰知其俱陷入于道教荒唐之說也總為士子急于功名之念謂文昌得以進退其柄而爭祀之則為文昌之名所誤耳况得以進退其柄而爭祀之則即所謂通關節者是也君子之所不為也又何祀文昌者之紛紛乎

。陳日照

宋安南國王陳日照本福州人好與博徒游屢竊其家所有以資妄用遂失愛于父其叔異之每加回護會其家有姻集羅列器皿頗盛至夜悉席卷而去展

轉入于邕州與交趾隣近境有棄地數百里每博戲則其國貴人皆出于市國相乃王之婿有女亦從而來見而悅之因請以歸納為婿其王無子以國事授相相又昏老遂以屬婿以此得國焉甚矣人之賤貧富貴固不可料也而席卷器皿事水滸傳魯智深桃花山事用之國王無子授婿因以得國後水滸傳李俊為暹羅國王事用之

。分韻字學

分韻當以古韻為準今韵行而古韻不聞矣字學分類當以說文始一終亥為準字彙行而古之分類高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五

閣矣顧野王玉篇分類本之說文廣韻本之古韵所以書稱合璧而人當奉之為著蔡也

王景亮

明王景亮原名珮本非王中丞哲之後及第後與中丞後聯譜遂序入景字輩改名景亮明末殉難于閩中縣志有傳其後人衰落不振墓道亦荒涼莫辨中丞族孫王覲揚錫江寧罷官以後力行興廢修祖墓立祠堂敘族譜因訪景亮墓道得之於荒榛叢莽中其棺已朽上有大樹縈繞昇其樹窠處儼然而白骨嵌懸樹根間為哀而葬之立碑道左歲歲設祀焉噫



孟郊云樹根鎖枯棺孤骨裏懸言之不黯然乎設  
景亮無聯譜之事又誰為之尋其墓而葬其骨于寒  
烟衰艸之中乎

文章本天然

陸放翁云文章本天然妙手偶得之此言實有所見  
不但善則歸天之意也方人構思微茫之際文思忽  
來謂非天之假手乎李長吉云筆補造化天無功雖  
曰誇美之詞不免貪天之功以為己力矣

獄訟難正

愚公牴牛生子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六

持駒去愚公不與之爭遂以名谷管仲知之曰使咎  
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愚公知獄訟之不正故  
與之而不爭耳仲有此言齊之所以治也甚矣獄訟  
之難正也居官者以清廉為本尤當以和平為主清  
廉則理易直和平則情可得貪污者無論矣世有自  
恃清廉而恣睢暴戾不能和平以察真情往往以先  
入之言為主而有爭之而不得者矣此獄訟之所以  
難正也居官者其鑒諸

澄心養氣

人生在世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擾擾碌碌無有

止期唐人所謂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閑  
也養生者第一以清心保氣為主清其心則事感不  
能亂保其氣則外物不能侵古人曰澄心如澄水養  
氣如養嬰二語實為養生之要訣能于擾擾碌碌中  
稍有閒隙即行此法勝于汨沒者多矣况當經年無  
事之候行之久而不懈有不却病延年者乎若方士  
家之服食閉氣往往多致災戾甚而隕命慎毋從也

逸書

趙岐注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注左傳常昭注國語  
往往有曰逸書者蓋謂孔氏之古文耳非謂亡逸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七

書乃謂今文亡逸之書也故文選注亦云夏之逸書  
也不然豈唐時尚未盡出耶

三槐

有求宋王曾之父名者宋史不載止云幼孤鞠于伯  
父而已後閱清波雜志得其名曰祐乃手植三槐者

緯識之言

天如彈丸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  
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尚書考靈曜洛  
書甄曜度之文也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  
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日春東從青



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河圖帝覽  
嬉龍魚河圖之文也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河圖括地  
象之文也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  
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禮稽命徵之  
文也日月右行禮含文嘉之文也鱗蟲三百六十龍  
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麟  
爲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爲之長倮蟲三百六十人  
爲之長樂稽耀嘉之文也緯識之書原有不可磨滅  
之言後世且用之不盡惟地有四遊爲不足憑銅頭  
鉄額爲荒唐語耳是故書無論古今無論真偽但當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八

時日吉凶

今人酷信時日避忌夫小吉小凶有何關係如室本  
陋即數改方向亦有何益命本蹇即日趨吉地終無  
所得居宅何家不擇吉日有子孫保之者有轉易他  
姓者婚娶何人不擇吉日有皓首齊眉者有天亡相  
繼者總在乎人之德與命耳豈在此瑣瑣之小吉凶  
哉宋武帝唐李愬往亡可以興師漢明帝反支可以

通奏唐太宗辰日可以發哀宋武帝四廢可以拜爵  
此甚可法至於葬師所云江南無吉地全在時辰利  
則術士惑人之言耳

事同禍福異

太伯以三讓而周興季札以三讓而吳亡魯人爲父  
報仇安行不走追者捨之牛缺爲盜所奪和意不恐  
盜還殺之宋史綸于御前爲蜈蚣齧頂忽然淚下適  
言高宗事玉音問故對曰因思感先帝舊恩耳明日  
轉官明徵士吳與弼召對時有蝎在頂問其大略默  
然無應上不悅而罷同一事也而禍福相反莊子之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九

所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

。純任自然

人在塵世紛紛擾擾無限營求自以爲得計而不知  
爲得爲失總莫逃乎數也數當得幾幾欲失而竟不  
失數當失幾幾欲得而竟不得有數主之莫能越也  
小一舉一動大而爲死爲生無不皆然數者任純  
自然之謂如萬物之蠢動草木之萌坼有不知其然  
而然者非數而何非自然而何即上天之四時春夏  
秋冬循環自然亦有一定之數焉偶有愆陽伏陰上  
天亦任其自然而已故人之遇大得大失如春夏秋



冬之循序也遇小得小失如愆陽伏陰之遭際也識此可以寵辱不驚可以進退兩忘晉人云吾兒富貴已極但少斫頭耳亦識得盈虛消息之義

臂針自出

鄂州武氏女得奇疾痛時宛轉不堪一道人以藥傅之一鉄針隔皮跳出余姪家幼婢寤寐中手而腕間如蟲螫之痛若有物入于中自後蠕蠕微痛漸漸緣臂灣環而上直至肘背忽露一細頭以指摘之乃是一無孔鉄針其痛始愈計其時三月之久矣夫針之偶入膚肉亦常耳獨異其宛轉而上且能自穴而出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十

視武氏女又異矣昔人之所謂蜿蜒如龍者安知非此等耶以是知事理之不可測而物性之不可知也

得閑讀書

事有急而小者有緩而大者生產作業煩瑣應酬事雖小而實急有刻不可緩者逐日有逐日之事逐日為之則無廢事矣讀書談道立身治性事雖緩而實大有必不可少者一日有一日之功得閑為之則無暇功矣所以古人云隨分且為今日事得閑還讀舊時書也

木石狐狸

昌黎謝自然詩云木石生怪變狐狸騁妖患往者不可悔孤魂抱深冤並非迂言實有所見而然也略記數事于左天門郡仙谷人有經過者忽然踊出林表有好事者洗沐以求飛仙往往得去有人疑之牽一犬入谷中犬復飛去遂募數十人入山尋之有蟒長數十丈開口廣丈餘格射刺殺之前後飛仙皆此蟒氣所喻焉緱氏縣仙鶴觀每年九月三日夜有道士一人得仙張竭忠為令不之信陰令二勇士執兵覘之三更一黑虎入觀來啣一道士于是大獵石穴中格殺數虎冠帔髮骨甚多唐長安惠炬寺側觀音鉄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十一

像常現身光流俗之輩爭往禮謁且云常見聖燈出其燈或在半山或在平地高下無定大曆十四年四月八日夜大眾合敬禮念西南近臺見雙聖燈有一健卒叫喚觀音步步趨聖燈向前忽然被虎拽去其見者乃是虎目光也

不以世類

張湯有子張安世劉向有子劉秀王莽有子王宇盧植六世孫盧循賈逵有子賈充盧奕有子盧杞許敬宗有孫許遠韓琦曾孫韓侂胄入姦臣傳秦檜曾孫秦鉅入忠義傳吳璘孫吳曦入叛臣傳明魏大中子



魏學瀛降李賊信矣賢不肖之不以世類也朱文公之後朱萬拜雖人品不正仍能抗節以死難亦可不愧于其先矣或曰萬拜之名爲人所詆誣也

消患未萌

曲突徙薪是消患于未萌也焦頭爛額是救禍于已然也凡事當消患于未萌爲上瘍醫治疾癰疽腫毒善內消者則爲良醫大臣治國兵刑盜賊能消患于未然者則爲良臣自身而家而國總一理也消患于未萌者在識其機而轉其智耳其機欲動而以智御之則如瘍醫之內消矣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十一

天與人歸

秦皇知亡秦者胡但築長城以備胡不知膝下之有胡亥也唐太宗知武氏之亂天下但知誅求于疑似之際不知宮中之有武后也漢昭帝欲盡殺獄中之人而不及公孫病已明太祖築城高厚曰除是燕子飛來而遣爲燕王之讖其中俱有天馬氣數使然不可強也但當行仁義以順受其正而已逆料禍福計斯下矣方正學曰智可以謀人而不可以謀天惟積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其信然歟人但知結人心于暫而不知結天心于久也結天心則人心自無不

結所謂天與而人自歸也

休徵咎徵

尚書洪範休徵咎徵各以類應中庸國家將興必有直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或天動而人隨或人動而天應總是氣機所動不可勉強然天道遠而人道邇卽以人事而論食乃萬民之天人乃國家之本入其國而五穀豐登人民樂業欲不興得乎入其國而飢饉連年轉死溝壑欲不亡得乎入其國而大廉小法綱紀不紊欲不興得乎入其國而賄賂公行寃濫無辜欲不亡得乎入其家而家政有條親朋歡洽欲不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十二

興得乎入其家而庶事怠弛僮僕渙散欲不亡得乎入其家而耕讀不輟整肅和藹欲不興得乎入其家而遊蕩無檢頑嚚不悛欲不亡得乎故觀其政與其人而決其興亡有斷斷如者雖曰有數存焉而實有理存焉也然祖宗不能保其子孫旁觀不能代庖當局此中得不謂之數乎亦何莫非盈虛消息之致然乎

戒律字音

釋教今已頽廢然有可取者叢林中之戒律也嘗見禪室齋時群僧畢集無敢喧呶而頭容手容一一如



律馬優伶本屬賤技然亦有可取者曲白中之字音也師教其弟弟授之師音當作中州者則中州之音當作轉注者則轉注之一一推敲毫忽不爽焉吾儒以仁義禮智自任反不能如僧家戒律之嚴以教明文物自許反不能如優伶字音之正其亦可慨也夫有權者主之

天下事情不一而總歸于有其權者主之無論賢愚貴賤也有司之黜陟則督撫執其權刑獄之枉直則守令執其權文章之美惡則衡文執其權賢奸之彰隱則史筆執其權案牘之顯晦則胥吏執其權詞訟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古

之興滅則訟師執其權米麥之貴賤則牙儈執其權財帛之豐吝則銅臭執其權疾病之死生則醫藥執其權幽明之禍福則巫術執其權一執其權孰從而撓之哉凡此數者聖世之所不能無而人人以為無可如何欲罷而不能者也

○壽星

通典曰周立壽星祠歷代有祀爾雅曰壽星角亢也或云南極一名老人星見則天下壽唐人有壽星見詩宋真宗時有異人長三尺許身與首幾相半曰吾將益聖人壽上為召見賜酒翌日太史奏壽星之躔

密聯帝座上益異之勅圖其像故今人往往以長頭短身拄杖侶以龜鶴等謂之壽星也雖屬悠謬以見世俗之亦有所本焉

○五星聚

周將代殷五星聚于房齊桓將伯五星聚于箕漢高帝元年五星聚于東井唐元宗開元三年五星聚于箕尾大曆三年五星聚于東井宋太祖建隆三年五星聚于奎真宗時五星聚于鶉火伏于日下孝宗時五星聚于軫明洪武中五星聚于奎嘉靖二年五星聚于室天啟四年五星聚于張 本朝雍正二年五星聚于室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古

星聚三千歲中寥寥如此甚矣文明致治之難也

針盤所本

孝經援神契云大雪後玉衡指子冬至指癸小寒指丑大寒指艮立春指寅雨水指甲驚蟄指卯春分指乙清明指辰穀雨指巽立夏指巳小滿指丙芒種指午夏至指丁小暑指未大暑指坤立秋指申處暑指庚白露指酉秋分指辛寒露指戌霜降指乾立冬指亥小雪指壬玉衡北斗柄也以十二支八干四維卦分配二十四氣今堪輿家針盤所用本此又曰立春指艮雨水指寅云云則差一針矣楊賴二盤之所由



分乎

○拐子敗露

拐子所在多有乾隆十年各處敗露搜獲招承論死者頗衆嘉興府爲先而建平等縣次之其船共有七十餘號船名包頭船上種龍爪葱或萬年青名龍虎黨散處各地托名買賣歌唱施藥行醫女眷挑蟲算命比比皆是船中供奉女像名挑筋娘每年端午中秋殺一幼孩祭獻畢蒸炙共食更有挪胎割腎取腦炙骨種種惡毒總以合藥網利嘉善縣督捕廳陶爲刊保赤瑣言有云被拐者有三暗記于臂脉之間一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六

刺五字一刺十字一刺圓圈各認收管拐去之慘約有四等一食腦子炙骸骨名曰胎骨一斷筋瞎眼折手落足令其叫化名曰盆景一賣于異鄉父母兄弟不得見面名曰落水一拐來不服惟恐敗露即行殺食名曰放生云云凡所聞與前無異者不復贅也拐子久矣橫行無忌不料敗露于今人心爲之大快普天之下莫不感頌 聖天子及良有司焉

品泉

陸羽品泉張又新又品泉幾于天下無遺泉矣然猶有所遺者吳縣鄧尉山足有七寶泉味甚甘冽過于

虎邱惠山倪雲林都玄敬俱往汲飲又華亭有寒穴泉與惠山泉味相同又唐時京都昊天觀常住庫後一眼井與惠山寺泉脈相通又瓊州三山庵有泉味類惠山蘇東坡名之曰惠通又潁州白蟹泉味與廣陵大明寺井泉等山東有趵突泉北都有神山泉陸張二公品泉而遺此可知凡事不可以耳目限也

○有司當慎擇

爲有司官最難南面而臨情僞百出第一要平心以求其真情爲得貪污者無論矣即號爲清廉而居心不平或執已見或任意氣其事無有不枉俗語所謂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七

事有三屈是也有極疑似之事竟毫無干涉者有極不堪之情竟大謬不然者所以浸潤之藪膚受之愬難于不行也如士民有貧富貴賤亦不可一例而論有富欺貧者亦有貧奸富者有貴壓賤者亦有賤干貴者有終身無一是而此事獨是者有終身無一非而此事竟非者不可以成見而斷也當平其心和其氣以求之庶得真情真則罪當矣昔人云爲政不難治氣養心而已心正則不私氣平則不暴天下之所惡于貪污者恐其是非倒置耳如仍然是非倒置也又何貴于清廉乎故朝廷當慎擇大臣大臣當慎



擇有司有司與民最親莫謂可忽視也

杭城事佛

佛教之中于人心也非一日矣福田利益比比皆是其尤甚者杭州城中家家事佛門內俱供設佛堂高座廣龕累累列坐過而望之疑是菴觀寺院編戶羅列不成體統安能家諭而戶曉之是在賢明有司之責矣

紅苗

湖廣貴州廣西之間有山綿延千里前後各有洞戶其中寬廣可容人衆有居之者名曰紅苗聚族而居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六

世為巢窟或出與民間交易通好或出殺掠為民害化之不能滅之不得此如人身中之穀蟲耳何能盡去之乎或云是三苗之種或云是盤瓠之種前明之獠人獠人俱是物也王樵曰竄三苗于三危所竄者其君也禹貢所記既宅不叙者以其竄于三危者而言來格分背者則皆其舊都也

夷言改訛

夷言無正音中國傳之數數改訛亦惟其音之近似而已漢身毒國亦曰捐篤亦曰乾篤亦曰乾竺又曰天竺契丹阿保機亦曰阿布機亦曰阿保謹天山亦

名祈連山亦名時漫羅山亦名祈漫羅山

封神藍本

太公金匱曰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乃畫丁侯于策射之丁侯病大劇卜祟在周舉國臣服武王許之尚父乃以甲乙日拔其頭箭丙丁日拔其目箭戊己日拔其腹箭庚辛日拔其股箭壬癸日拔其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之皆懼越裳氏獻白雉焉又曰武王問曰天下神來甚衆何以待之太公曰請樹槐于門益者入雖屬不典之言乃為封神演義之藍本矣

吉兆有命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九

宋陳魏公公墓在莆田境中其先本一富民葬處民葬後二十年若子若孫皆病目至于盲障術者曰此害由墓而起當急徙之以其地售與他人不然禍不可救矣富民改卜而其穴為魏公家所得然則宅兆之吉惟有德有命者當之不然不惟無福反受其殃何世人之以是為兢兢也

五王

孔子為萬世師表前朝封為至聖先師又建啓聖祠于大成殿後府州縣學莫不皆然本朝雍正中又封孔子五代為五王共在啟聖祠內尊儒重道於斯



極矣

音韻直圖

音韻之失傳也久矣切韻有直圖橫圖世但講論橫圖而直圖遂為絕學如臯諸生張宗山家傳直圖之學以其學遍授吳中學者其法以梅誕膺字彙後卷所載直圖口授中州音韻每字有三十二音令人一氣讀下如流水之滔滔如貫珠之累累其中却有天然節奏一毫不可勉強舉口即得不多不少雖當無字處必有一定之正音出焉如魯鼓薛鼓之有其節如南陔由庚之有其句而元音在是矣而天籟在是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二十

矣反切之法但用手指指定三十二位上某字與本字同位無有不得其同位者即後世之字母所自出也橫圖三十六字母其中有可擬議者知徹澄孃之複增四母也非敷奉微之倒置在前也端透定泥之下又列注知徹澄孃隔標隔列義費周章也自古詩韻之分合亦有未當處如一東二冬既分別以爲谷容切穹爲酷容切俱當在冬韻不當入東韻凡音皆從宮音起當自東始而凡音皆從喉音起當自公始不當自東始蓋東乃舌音非喉音也他年當與張子聚首晨夕討論往復勒成一書使後世知其學之直

而不煩專而不泛也於其別也賦詩以贈之云直圖久矣無人會斯道於今又克昌流水滔滔咸輔舌貫珠累累辨宮商斑斕薛鼓聲猶振幽眇笙詩句未亡散有廣陵傳絕學元音天籟大文章蓋實錄也

釵釧記本

柳鸞英與閻自珍爲腹婚閻父死家貧不能聘娶柳之父欲背盟鸞英不肯然度父終渝此盟乃懇隣嫗私約自珍往後園取貲自珍喜與其師之子劉江劉海具言其故江海計設酒醉珍兄弟如期潛詣柳氏鸞英已付其貲而小婢識非閻生也江海恐事洩遂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三

殺鸞英及婢而去自珍夜半酒醒自悔失約急詣柳園時月黑直入園中踐血屍而躡嗅之腥氣懼而歸衣皆沾血達曙柳氏覺女被殺而不知主名告官遍訊及隣嫗遂首女結約事逮自珍至血衣尚在一詞不容辨已論死會御史許進巡至夢鸞英詳訴其冤明旦召自珍問之自珍具述江海留飲事公僞爲見鬼自訴之狀即捕二兇訊之款服誅于市遂釋自珍爲女建坊以表之珍後登鄉薦時人爲作傳奇今釵釧記是也

幻術迷人



宋陳州蔡仙姑能化現丈六金身常設淨水至者必先淨目而入有廖縣尉者只洗一目及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乃出而擒之井中心史載妖僧剖食孕婦乃持所呪妖水令元主君臣拭目盡見孕婦母子乘綠雲而去其意略同而胡僧之術尤工矣

。假中風

姚廣孝訪王仲光勸其出仕仲光擲杯于地涎嗽交流其母曰衍斯道可去吾兒中風矣廣孝太息而返溫體仁罷相後遊行亂山中值暮求宿于隱者之廬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三

。修身

聖經言修身人但知其整束之義而不知其脩治之義修身如脩屋然屋有敗漏隨即修輯則屋永不壞修身如脩器然器有殘缺隨即修補則器終不敝修身者誰能無過過而能改則即修輯修補之謂由能改過而馴至於不貳過則可永終無過矣猶之屋時脩輯則仍為新屋器日脩補則仍為新器也

卦影

費孝先作卦影以丹青寓吉凶意在隱躍之間今世有烏啣牌筭命者想是其遺意

。洗筋惡俗

江西風俗惑于風水凡父母葬後輒將骸骨起看用水刮洗驗其骨色紅黑以定風水吉凶紅色則仍行掩埋黑色則改葬別邑逾年仍行掘驗名曰洗筋又曰檢筋逆理干典莫此為甚乾隆中大臣奏禁之

窮變通久

荀子曰肉腐出蟲魚枯出蠹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乃物理自然之道腐枯窮也蟲蠹變也肉魚之消化通也消至于盡則久矣

。方家幻術

蔡京以道人王老志見徽宗老志熟視上曰頗記老臣否上亦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贊拜者其面目真老志也恩禮遂渥蔡君謨嘗夢為虎所逼有一人救之虎既去與之坐曰公貴人也但頭角不正手為按之曰骨已正矣翌日道人李士寧謁見謂曰夜夢頗驚惶否君謨愕然視其狀乃夢中逐虎正骨之人也遂異之東坡在揚州夢在山林間有一虎來噬方



驚怖間有黃冠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  
謂曰昨夜不驚畏否東坡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  
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慚懼而退方家幻術  
惑人之事何代蔑有東坡識破君謨鶻突徽宗則爲  
其所愚矣

### 臨摹逼真

翟宛深學李成山水臨摹逼真世所有成畫多是翟  
筆明末徐侯齋枋鼎革後杜門不出所畫山水人貴  
重之余里顧方城善摹徐筆所傳徐畫多是顧作八  
旬以前人多秘而不知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五

### 現身說法

佛經云現宰官身而爲說法現女人身而爲說法舉  
世痴迷不從其欲而誘之不能引之入于善也聖教  
之所謂誘掖獎勸是也觸龍之說齊太后先憐其少  
子莊周之說趙王以劍客之服見現女人身現劍客  
身俱是此意然奸惡之人欲行其計者亦用此法智  
者不可不慮也

### 律有幾種

唐人律體有幾種守規矩者謂之正體起對而次不  
對者謂之偷春體徹首尾不對者謂之散體如李白

牛渚等作是也或三四或五六失拈者謂之變體自  
六朝而來亦謂之古拈絕句亦有三四失拈者亦變  
體也

### 雞鳴歌

光黃人二三月群聚謳歌不中音律宛轉如雞鳴與  
宮人唱漏微相似極鄙野應劭謂之雞鳴歌今之吳  
歌遲其聲以媚之宛轉如雞鳴者是也俗謂之山歌  
。微子行遜

論語曰微子去之尚書微子篇曰我不顧行遜則微  
子之去紂都而遜于荒野也明矣武王釋箕子之囚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六

五

封比干之墓獨不及微子者以微子遜于荒野未之  
返也迨武庚已叛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于此  
義不可辭始就封于宋耳左傳微子牽羊把茅肉袒  
面縛之言何其誣也卽史記抱祭器入周之說亦屬  
烏有既已入周豈待周師至而面縛既抱祭器亦何  
必面縛而啣璧知遜于荒野之義則二說不辨而知  
其誣矣有云既已面縛兩手反接不能牽羊把茅而  
抱器則微子亦可使人牽之把之而抱之不必定在  
微子一手足之烈也此論未足厭服人心矣

書隱叢說卷之十六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七

吳江袁棟漫恬著

。用事之誤

自古用事之誤承訛不覺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唐人有鳴鳳朝陽之語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兩鳥聲今以出谷求友為黃鶯事度其夕陽謂山之西後以指暮日誕彌厥月誕大也後作生辰用景行行止景者大也行者路也高山與大路類今用為景慕字夏屋渠渠屋大俎也今以居室用為雲為雨本楚懷王今皆用作襄王劉希夷詩曰為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雲為雨楚襄王河圖括地象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則八柱乃擎地者張說為姚崇墓表云八柱擎天左傳士會辭秦歸繞朝贈之以策策乃方書非馬策也李白詩云臨行將贈繞朝鞭莊子柳生其左肘柳是瘡瘍類王維詩云今日垂楊生左肘秦始皇封松為五大夫五大夫乃爵名非封五松為大夫也庾信詩云山封五樹松陸贄詩云不羨五株封返壁是僖負羈事今誤作蘭相如完璧事濫觴乃言發源甚微今誤作末流猖獗用江文通擬休上人詩云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今人誤用為休上人事韓昌黎

石鼎聯句序云長頸高結結音髻結字斷句下云喉中作楚語東坡云長頸高結喉東哲併賦有牢丸之目蓋食具名也東坡詩以牢丸具對真一酒

名句來歷

古人詩中名句往往多有來歷陶靖節詩犬吠深巷中雞鳴桑樹巔本古樂府雞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王勃層臺聳翠上出重霄飛閣流丹下臨無地本王巾層軒延袤上出雲霄飛閣逶迤下臨無地又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本庾信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王摩詰詩漠漠水田飛白鷺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二

陰陰夏木轉黃鸝本李嘉祐詩水田飛白鷺夏木轉黃鸝李白云草不謝榮于春風木不怨落于秋天本郭象注陽春自和蒙澤者不謝秋霜自降凋落者不怨又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本陰鏗詩句又郎今欲渡畏風波又千巖泉洒落萬壑樹縈迴本鮑照千巖盛阻積萬壑勢縈迴杜甫詩碧窓宿霧濛濛濕朱拱浮雲細細輕本晉羊球西樓賦畫棟浮細細之輕雲朱拱濕濛濛之飛雨又翡翠鳴衣桁蜻蛚立釣絲本徐鼎翡翠巢書幌鴛鴦立釣磯又薄雲巖際宿孤月浪



中翻本何遜薄雲岩際出孤月波中上又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本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又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本沈佺期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沈復本陳釋慧標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又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本淮南子水深則魚聚木茂而鳥樂李長吉詩羅屏繡幕圍春風本古樂府繡幕圍春風戴叔倫一年將盡在萬里未歸人本梁簡文一年夜將盡萬里人未歸太白詩人分千里外興在一杯中高適詩功名萬里外心事一杯中本庾抱悲生萬里外恨起一杯中趙師秀詩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三

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本白樂天人半在艸野水多於地姚合驛路多臨水人家半在雲會真記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本李益開門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又本古樂府風吹窻簾動疑是所歡來宋林和靖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本唐江爲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唐子西詩佳月明作哲好風聖之清本李誠之山如仁者靜風似聖之清李重元詞雨打梨花深閉門本唐劉方平詩梨花滿院不開門萋萋芳草憶王孫本唐趙光遠詩元文宗詩二三點露滴如雨六七個星猶在天本盧延

遜兩三條電欲爲雨七八箇星猶在天明人咏枯木詩有枝撐曉月無葉響秋風本唐王冷然有根橫水石無葉拂烟霞楊慎妻詩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

### 火棗

神異經曰南方荒中有如何之樹三百歲作花九百歲作實有核形如棗長五尺金刀割之則飴非此則辛酉陽雜俎曰祁連山上有樹實如棗以竹刀割則苦以木刀割則酸以盧刀割則辛以金刀割則甘或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四

曰卽仙經所謂火棗也西遊記五庄觀人參果事用此

### 詞品

上不牽累唐詩下不濫侵元曲者詞之正位也豪曠不冒蘇辛穢褻不落周柳者詞之大家也

### 毛詩稽古編

吳江陳啟源著毛詩稽古編三十卷極爲該博有曰古今之字音形多異義訓亦殊執今世字訓解古人書譬猶操蠻粵鄉音譯中州華語必不合也義訓之殊如古以媾爲深愛而後世以爲邪古以佞爲能言



而後世以為諂古以為偽為人而後世以為詐偽云云內有舉要攷異正字辨物數典稽疑等卷更為明晰惜未行于世

詩句指摘

昔人作詩經後人指摘便成笑柄李山甫讀漢史云王莽弄來曾半破曹公將去便平沉高英秀謂定是破船詩李群玉咏鷓鴣云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鈎輶格磔教定是梵語詩羅隱云雲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定是見鬼詩張祜詩云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白公謂是欸頭詩欸頭者問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五

頭也白居易詩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張祜謂是目連變詩笙歌歸院落燈火下樓臺謂是鬼詩孟浩然詩云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殺花落知多少謂是盲子詩曹唐詩云洞裏有天春寂寂人間無路月茫茫謂是鬼詩昌黎聽琴詩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歐陽公謂是聽琵琶詩漢家舊種明光殿炎帝還傳本艸經後人謂之櫻桃謎僧貫休詩竟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宋人謂是失猫詩程師孟靜堂詩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李元規謂是登溷詩林

逋梅花詩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謂是野薔薇詩張文潛虎圖詩云煩君衛吾寢振此蓬華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潘邠老謂是猫兒詩

塞洪橋

江寧聚寶門外有塞洪橋長四十餘丈濶十五六丈東西相望杳絕昔人築之以塞江中之洪水故築之厚重而小其礮以洩江水之怒至今橋畔有額曰塞洪勝境志曰賽工相傳為賽公俱誤也

臨岐詩歌

昔人臨岐握別戀戀不忍舍形于詩歌邶風云瞻望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六

弗及泣涕如雨王摩詰云車徒望不見時見起行塵歐陽詹云高城已不見况復城中人東坡云登高回首坡隴隔時見烏帽出復沒各極其致而王實甫西廂曲云四圍山色中一鞭殘照裏尤為道麗得神也

流傳異域

詩人名重流于異域傳為勝事如劉孝標集温子昇文在吐谷渾床頭日本西番重用金寶購張鷟文新羅國請以蕭穎士為師雞林賈人爭購元白詩云其國中宰相以百金易一篇偽者輒能辨勃海國人寫徐夔賦以金書列為屏障宋西南夷有弓衣上織成



梅聖俞春雪詩契丹使人俱能誦蘇子瞻文明日本國刻宋潛溪集高句麗安南使者購宋文集 本朝吾邑徐虹亭鈞菊莊詞亦海外爭傳爲一時之盛云

。衣尺匠尺

蔡邕獨斷曰夏十寸爲尺殷九寸爲尺周八寸爲尺通鑑外紀曰夏禹以十寸爲尺成湯十二寸爲尺武王八寸爲尺然則周尺乃今之匠尺夏尺乃今之裁衣尺也今匠尺當裁衣尺十之八

鍾馗妹

涿齋閒覽載宋皇祐中掘地得宋宗慈母墓誌有云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七

其妹名鍾葵趙宋石恪有鍾馗氏小妹圖一年少婦人四女鬼相從李伯時有嫁妹圖明錢穀有鍾馗移家圖或云即是嫁妹圖作魑魍虛耗得志跳踉之態今乃訛作鍾馗戲妹圖尤爲不經之甚矣

。都畜

吳江縣田地有幾都幾畜之別畜字即古鄙字說文云方美切都音即古之都鄙也今人誤作圖音并有作圖字者或云每里冊籍首列一圖故名曰圖也然雖有此義而吳江田地之所用實是畜字修志者以俗有圖音乃援此義而漫加一口直作圖字將令千

百世後知吳江之有都圖而不知吳江之有都畜其得爲信史乎

劍池夜光木

康熙中虎邱山劍池浮出木棍一根有人取之以歸中夜忽然光明滿室異而斧以斯之後詢諸山中老僧云是名夜光木吳王殉葬時有夜光木二枝今浮出者其一也其人爲之慨然而去然重泉之下不知何以浮出于外而殉葬之物傳記不載老僧不知其何所據也高竹窓士奇塞北小鈔載夜光木生絕塞山間積歲而朽月黑有光通體明白如螢火迫之可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八

以燭物雨露日遠則光漸滅云又不知其何以年已久遠而光猶如是也唐時隱士郭休有夜明杖其光可照十步之內號國夫人有夜明枕光照一室古罽賓國有杯朗徹可照謂之照世杯意亦夜光木爲之者歟

商人報冤

乾隆中有商單身雇舟貿易舟人利其資黑夜邀伴入艙中擒商縛而毆之無數商祥死舟人欲加以刃其妻曰人已死而再加以刃何爲因而中止乃昇墮于水中盡攫其資而去孰知商人所墮並非深水乃



在低田中幸未溺死遲明有別舟過其處商乃哀號  
求救遂鳴之于官擒置正法論斬舟人于市商不遽  
返逾時報冤匍匐以歸夫商人幾瀕于死而卒得報  
冤豈不愉快哉噫古今之遠宇宙之大無論在朝在  
野其冤沉海底而卒不得少伸者何可勝道哉

修志

吳江震澤分縣以來未嘗修志乾隆中縣君聘請邑  
人修成吳江震澤二志典制詳核有舊志可仍體例  
兼備獨為得之然人物志中褒貶去取不滿人意荀  
悅曰言論者計薄厚而吐辭選舉者度親疎而舉筆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九

可為古今同慨者矣有人集四書語成八股文以譏  
之開講起句云沈同以其私問曰以總裁為邑人沈  
彤以同隱彤也雖眾欲難厭而口碑亦凜凜可畏矣

仁義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告子曰仁  
內也非外也只以心之愛為仁脫却德與理義外也  
非內也只以事之宜為義脫却心之制釋氏之學似  
此程伊川曰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  
端則不可便謂之仁後人遂以愛為仁夫仁自是性  
愛自是情豈可專以愛為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

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似此而行  
而宜之之為義亦屬未全

行夏之時

周人改月又改時謂以建子之月為正月即以建子  
之月為春正月陽生于子即為春陰生于午即為秋  
也改月人所共知惟改時後人紛紛議論不一而足  
請讀論語可乎子曰行夏之時謂治天下仍當以寅  
月為正月仍當以寅月為春之始也故不曰行夏  
之正而曰行夏之時若周人改月不改時夫子僅曰  
行夏之正而已惟其改時所以必曰行夏之時也後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十

人囫圇讀過把時字僅作正字者故致生疑耳左氏  
春王周正月加一周字則曉然于改月又改時矣至  
于正月加王字原無意義直是魯史本文博古圖載  
晉姜鼎銘曰維王九月周仲偁父鼎銘曰維王正月  
鑄鐘銘曰維王五月啟敦銘曰維王十月可知當時  
諸侯尊王之意並非聖人之特加也且知不僅加于  
歲首為謹始正端之說也

包荒馮河

易泰卦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包荒是含容馮河是剛  
果自在上者言之當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在



下者言之當小處含容大處剛果若小處剛果則戾乎仁大處含容則背乎義若在上者一味含容則失國體直行剛果又致債事在乎人之善體會耳不可執一而論也一爻如是三百八十四爻莫不如是一經如是六經莫不如是也

### 特奏名

宋時有所謂特奏名者開寶中詔禮部閱進士及十五舉嘗終場者賜本科出身謂之恩科吾邑宋淳祐中有魏汝賢者為特奏名狀元人不知特奏之義謂是副榜者非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士

### 卑官受杖

卑官受杖自昔有之杜子美送高三十五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箠楚辭韓昌黎贈張功曹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緡楚塵埃間杜牧之詩參軍與尉簿塵土驚動勳一語不中治笞箠身滿瘡宋史理宗淳祐中詔今後州縣官有罪帥司毋輒加杖責本朝康熙中學使張公按臨蘇郡崑山舟泊岸例應巡捕供跳板巡捕偶失手水濺學使袍服即于岸傍杖之今則不然卑官無受杖之事矣

### 少林僧兵

河南少林寺僧徒甚衆多習拳棒其傳已久別有秘授非世俗可比擬謂之少林拳少林棍云聞學習三年者使其持棍向一暗術中走出術中刀鎗劍戟紛列而以機運之人一入其間紛拏齊下難于架隔能以一棍橫行其中則百萬軍中無慮矣有少林棍法若干卷備著其要云其僧往往為國家立功唐初破擒王世充有功有唐太宗為秦王時賜寺僧教尚存宋時范致虛以僧趙宗印充宣撫司參議節制軍馬宗印以僧為一軍靖康時欽宗召僧真實命之聚兵拒金明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萬表檄禦倭于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士

### 古今異名

松江然則僧兵之有功于國家不淺所謂金剛努目者非歟宋德祐末有僧起義者作詩曰時危聊作將事定復為僧其又得見幾而作之意哉

### 百二十二

古曰文今曰字以文專屬之文章矣古曰音今曰韻以音專屬之聲音矣古曰后今曰君以后專屬之國母矣古曰卒今曰兵甲兵之名不單舉矣古曰蘭若今曰寺奄豎之名官府之號不顯著矣



之二虞喜曰百二言倍之也蓋言以百萬當二百萬也屢言之而未明日知錄曰古人謂倍為二孟子卿祿二大夫是也秦得百二言百倍也齊得十二言十倍也其義始明

百歲臣工

康熙中有主事陞轉引見年已九十六矣 聖祖以其老而邁也主事奏曰上有萬年天子下有百歲臣工 上喜為特轉高官乾隆中潮州檢討劉起振百歲廣撫請 旨建坊 上為特給侍講職銜又賜上用緞四疋銀四十兩視凡民之百歲者為加優矣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三

甲子詩識

甲子三月妹婿侍衛葉敬旒 永清 假滿入 都在虎阜山樓話別余有句云一別不知何日裏與君此際共登樓丁卯七月再給假南歸抱病殂于維揚舟次不謂虎阜一別永不相見前詩遂成詩識云

三世服藥

曲禮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大概以父子相承三世為言而實非也古之醫師必通于三世之書所謂三世者一曰黃帝針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女脈訣脈訣所以察症本草所以辨藥針灸所以祛疾非是

三者不可以言醫疏語甚詳若必云相承三世然後可服其藥將祖父二世終無服其藥者矣雖然今日針灸之學亦非盡人而能之者矣

近體詩法

謝茂秦曰近體誦之則行雲流水聽之則金鼓玉振觀之則明霞散綺講之則獨繭抽絲云云夫行雲流水謂一篇如一句也格格不吐者可廢矣金鼓玉振謂音韻鏗鏘也雌殺戛口者可廢矣明霞散綺謂光彩奪目也塵土晦黑者可廢矣獨繭抽絲謂章法一線也傳合雜亂者可廢矣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四

養生養品養心養性

人生終日營營貧者拮据不遑富者利盡錙銖賤者執勞服役貴者頤指氣使為婦者米鹽瑣碎為夫者出入紛紜無非為養生計也于其中有志課業應舉更上一層者謂之養品可也更有脫然塵累以詩書自娛者謂之養心可也更有能以道義自持不為流俗所囿者得不謂之養性哉吾見舉世皆養生矣養品者百中得一焉養心者萬中得一耳養性者天下鮮矣

博物



古之博物能知人所不知者自孔子知防風骨肅慎  
 矢商羊萍實而外管子知俞兒甲耳皇士知澤神委  
 蛇鄭公孫僑知實沈臺駘知黃熊魯展禽知爰居介  
 葛盧知牛鳴東方朔知畢方獨足知騶虞知藻兼木  
 糞胡僧知昆池劫灰張寬知女人星劉向知貳負蔡  
 邕知焦尾琴柯亭竹賈逵知鸞鷲胡綜知秦始皇壓  
 王氣物諸葛恪知僂囊山精如小兒陸敬叔知彭侯狀如黑狗  
 尾無寶攸知鼯鼠張華知龍鮓知海鳧毛知干將知臨  
 平石鼓以蜀中桐材刻為形叩之則鳴知銅深盤知九館龍洞知  
 龍石以水灌之便熱知玉漿龍穴石髓稽康知石髓雷煥知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五

枯木照妖荀勗知勞薪郭璞知驢鼠大如東哲知顯水牛  
 節陵科斗策賈淵知荀晞兒塚王粲知服畧人冢裴  
 子野知白題國何承天知亡新威斗陸杳知紫荷棠  
 知千里酒知古犧尊蘇綽知西漢故倉地杜鎬知秦  
 哀公墓李章武知鉄斧為禁物知雀錫沈約知東夷  
 罨蓋陸澄知服匿單于賜酒器祖瑩知于闐國王故玉  
 印元行冲知樂器名阮咸許敬宗知帝邱李珣知內  
 黃傳弘業知雖傳奕知金剛石張東之知影娥池唐  
 元宗知龍皮扇建中時道者知脈望孟詵知藥金段  
 成式知報時鉄劉蛻知古銅盞非齊桓公物斛斯徵

知錞于以芒銅振之清響董養知周會狄地盧若虛知鼯鼠  
 劉敞知龍雀刀知周惡夫印為亞夫印徐鉉知象膽  
 知海馬骨高裕知陵鯉實儀知乾德四年錢沈括知  
 天祿僧贊寧知畫牛隱見耶律楚材知角端  
 不利長子  
 自古創業之君俱不利長子顓頊長子帝摯不善崩  
 弟堯代立唐堯長子丹朱不得立虞舜長子商均不  
 得立商湯長子太丁未立而卒周太王長子泰伯文  
 王長子伯邑考皆不得立秦始皇長子扶蘇不得立  
 漢高帝長子惠帝立而絕光武長子東海王不得立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六

魏武長子曹昂戰歿孫堅長子策無後孫權長子和  
 不得立昭烈帝長子後主立而失國司馬懿長子師  
 無子宋武長子義符廢劉淵長子和廢劉曜長子胤  
 前沒虜符健長子廢石勒長子弘為虎廢石虎長子  
 邃宣俱前倂慕容儁前子死慕容垂長子令被殺齊  
 蕭太祖長子武帝立一世而絕梁武帝長子昭明早  
 逝陳武帝長子死于江北齊神武長子澄被弑周文  
 長子安定公立而廢隋高祖長子勇廢唐高祖長子  
 建成倂朱梁太祖晃長子友文墜馬死後唐太祖李  
 克用長子落落陣亡明帝長子從榮倂吳王楊行密



長子渥廢南唐徐溫長子知訓以亂死蜀主王建長子元膺僂南漢劉隱闡王潮子俱不立蜀孟知祥公主子在唐不得立宋太祖長子德昭自殺太宗長子元佐不得立契丹阿保機子東丹王不得立金阿骨打子蒲盧虎不得立元太祖長子先沒世祖長子真金先歿明太祖長子懿文太子先歿 本朝 太宗長子和碩禮親王不得立 世祖長子不得立 聖祖長子廢然則由古及今創業之主其為嫡長子而得傳位及後人者僅禹子啟也亦異矣

金山詩句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七

唐張祜題金山寺詩云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岬聞晚唐孫魴云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過橋妨僧定驚濤濺佛身沈歸愚德潛先生嫌其境界之小最賞余句云一條海氣微茫接兩岸青山雲霧開嘆其為盡金山之妙景也

祿命

祿命之說其來已久小運之法本許氏說文已字之訓沿及後世臨孝恭有祿命書陶弘景有三命抄畧唐人習者頗眾五代子平與麻衣道者同隱華山尤造其間與或曰宋徐子平故今直謂之曰子平云前

以六字推行不用時自宋而後以八字推衍兼用時謂之八字大約以衰旺生尅推其富貴貧賤壽夭亦有符驗但同一命也有彼此之不同同一人也有得失之互異不必盡合者何歟蓋一日有十二時未必一時唯生此一人同時而生能保其休咎之絲毫不爽哉人命八字共計五十一萬八千四百而止天下人豈止于此必相同者多矣宇宙之廣謂一日止生十二人乎每見人家有孿生子貴賤不必相同猶曰時有先後也迨相貌相同貴賤無不同貧富又無不同究之男女之多寡懸殊辭世之早晚或異其休咎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六

之不必盡同也況時刻之差誤者亦復不少昔蔡京蔡卞問命于僧化成于卞則終身無一語之差于京則大謬不然昔有軍校與趙韓王同年月日時生若韓王有一大遷除軍校則有一大責罰其小小升轉則軍校微有譴訶孟洪開閩荆襄嘗出巡見漢江一漁者問其年庚皆與已同異之邀與俱歸欲命以官漁者不願曰富貴貧賤各有定分某雖與公相年庚同然公相生于陸故貴某生于舟水上輕浮故賤某以漁為活自足若一旦富貴實不能勝必致暴亡再三強之不可而去孟悵然久之曰吾不能也宋陳彥



才與秦檜同干支進士知泉州而已可見時刻之有  
 差致休咎之不同也至于宋蔡魯公與貨粉鄭氏子  
 生年月日時皆同但差一甲子沒水死嘉靖中祥符  
 高叔嗣生與陳友諒同干支以名進士歷官臬司政  
 績甚著以能詩稱干支雖同生有先後又不可同年  
 而語矣若呂才所云長平坑卒未應共犯三刑南陽  
 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此言不足以盡服人心也富貴  
 之士應運而興漢韋賢魏相丙吉微賤時會于客家  
 相工田文曰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宋張鄧公寇萊公  
 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而張齊賢王隨  
 復詣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宰相韓魏公  
 守維揚王荆公王岐公為幕客作芍藥會陳秀公適  
 至後皆為宰相明時徐有貞與其友段民邀于謙讀  
 書虎邱道士烏元運相三人皆大貴又王錫爵申時  
 行許國同坐相士過之許其俱元俱相後三人各占  
 一元一時足訝後無不驗此亦俱當六合之徵矣至  
 于劫數難逃水火兵刃往往俱無誤死婁師德渡江  
 時道士觀一舟之人俱有水厄此非共犯三刑之驗  
 乎故曰呂才之言不足以盡服人心也

急就句法

栢梁詩枇杷橘栗桃李梅句法自宋玉招魂篇來乃  
 為急就篇之濫觴也韓昌黎鴉鴟鷹雉鷓鴣陳后  
 山桂椒柟櫨楓柞樟皆祖此

梓人傳

柳柳州文梓人傳是比體後半篇可以不作王弼州  
 亦云

遇合之奇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美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  
 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有詩云十二三年就試  
 期五湖烟月奈相違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九

著緋明高祖時光祿寺中厨人供御茶稱旨賜以冠  
 帶一夕高祖微行聞有老書生吟云十載寒窓下何  
 如一盞茶高祖即應口云他才不如你你命不如他  
 唐盧延讓二十五第方登第卷中有狐衝官道過狗  
 觸店門開之句為張濬所稱賞又有餓貓臨鼠穴喚  
 犬舐魚砧句為成汭所賞又有栗爆燒毡破貓跳觸  
 鼎翻句為王建所賞人曰平生投謁公卿不意得力  
 于猫鼠狗子也嗟乎得官者以猴與茶見賞者以猫  
 與犬言之不勝慨然昭宗之猴朱梁篡位乃跳躍  
 奮擊為全忠所殺與明皇之舞馬同盡其忠尚不愧



為供奉之名也

河圖洛書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雖不言其數之為九為十而亦明夫圖書之早有所本矣又昔賢謂先天圖是太元張本則圖之早有可知也逮至後世有謂十為圖而九為書者關子明也傳之者邵子宗之者朱子有謂九為圖而十為書者劉長民也宗之者朱子發張文饒魏華父劉牧反覆辨論不一有謂傳于陳搏有謂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三

傳于青城山隱者然朱子書河圖洛書後曰讀大戴禮明堂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九數者為洛書也又蔡元定曰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不必預見洛書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亦不必追考河圖已暗與之符矣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此數之外豈有他數此心同而此理同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必泥其為先天圖也不必實其與太極圖合也不必究其傳于陳搏出于青城山隱者也橫推直致無不昭合乃天地自然之道後乃演出太乙九宮法及三

角箕等數術亦是圖書之所涵者廣推而致之無不可耳先天圖亦自宋時而出明黃宗炎極辨其非古近毛西河奇齡有圖書原舛編一卷力言其舛以余思之雖使後人增撰但能明義理亦可上接古人況朱子有云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于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而不傳耳前已言伏羲作易不必本于圖書今但就圖書而論之也前言至理之彌綸于聖心今言至理之彌綸于圖書固可相為發明耳

事功遺憾

甚矣紀功紀事之有遺憾也列禦寇莊所自出史記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三

無傳屈原離騷與日月爭光通鑑不載雲臺功臣馬伏波以椒房之親不得與圖耿弁而不及耿况圖岑彭而不及來歙韋蘇州新舊唐書皆無列傳王偁撰東都事略一百三十卷宋史不列儒林文苑傳中文中子王通隋末大儒也唐書房杜傳中略不及其姓名賈島詩歌可與孟郊張籍比肩舊史不為立傳新史附名韓愈之後數言而已馬貴與博洽卓絕古今嚴明論詩理入三昧羅願翼雅富如武庫宋史俱不為立傳然數公之名自足不朽何必藉史傳哉

。羣妃御見辨



周禮天子一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鄭康成謂群妃御見之法御女八十一人當九夕世婦二十七人當三夕九嬪九人當一夕三夫人當一夕后當一夕凡十五日而徧後世信以爲然子竊有疑焉謂聖天子省躬節慾不宜如此况人多難徧云十五日而徧者豈其然歟及觀汪鈍翁琬之辨暗有昭合汪畧曰成王春秋方富周公豈多其女寵定爲不刊之制以導之乎一夕之中所御者九人自非淫欲之君如齊之武成隋之煬帝必不婪色如此也故使御之而徧人主之身亦異于金石矣得母有盡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三

疾耶如不能徧則是一百二十人者雖得抱衾裯而十五日之間僅奉斯須之顏色也夫九嬪世婦御女既與女酒女祝等統于冢宰是皆宮中之職左右后妃以供奉者決非進御于王者也九嬪條曰掌婦學之法以教九御各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吾謂周禮所言御者又決非相從于燕寢者也不然九嬪以下共一百二十人而又莫不有屬其爲數當不啻數百矣王亦安能一一御之耶此論足爲世道人心之防也楊升菴先有辨論云

妾服

儀禮曰大夫爲貴妾總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總唐開元禮及宋司馬氏書儀朱子家禮與明孝慈錄皆不爲妾制服蓋妾之無服千餘年於此矣今有人欲從古禮者余謂若從古禮則古禮之父在爲母期爲長子三年等制已不可復矣欲從今律則今律無文况從古禮則所生子之于生母亦無三年之服若于已則從古之服總于所生子又從今律之斬衰三年是爲不古不今之禮惟以從重者服其妾也可乎

格物精義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三

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物工夫最細亦最濶一物有一理猶易盡物物有無定之理則尤不易盡蓋物有限而理無窮也所謂物者乃事物之理非僅一物而已也此即聖人精義之學大而顯者易知矣莫難于是非之介公私之間能執一途以自處而又毫髮不爽卽所謂中也中不易致則義之不易精也義不易精則物之不易格也夫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夫子何嘗不學易以精義之功無盡故有假年之嘆夫子何嘗不聞道以格物



之功難究故有夕死之慨夫子聖學已至亦謂義理無窮所以歆然若不足耳不然忠孝人所共知堯舜人皆可為何至有假年夕死之言惟其事變無窮而義理無盡今日一事甚是難處當思如何處之明日一事或更難于今日或又是一樣難處當思如何處之才是格物才是精義才是致中故昔賢喻義喻利章反覆辨論有以也夫義利二字何人不曉惟于疑似之間疑難之處有以辨之明而處之當斯可耳即如喪服與律例二者安天理而酌人情古今屢屢變更終有遺議而天下事物之理從可知矣

書隱叢說

卷之十七

五

○新黃孝子

吳縣黃向堅父孔昭于明季時為雲南大姚令鼎革道阻不得歸順治中滇黔漸平向堅萬里尋親艱苦備嘗遇鄞縣錢士驥亦于明季作廣文于平彛衛而不得歸者始知其父母俱在白鹽井兼程而至喜泣交并奉之而歸滇人感其孝醵金而贈之蓋徒步周行二萬五千里云傳奇有新黃孝子者是也而士驥之子公羨聞其親在亦間關萬里而尋親以歸世徒知黃而不知錢也

書隱叢說卷之十七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八

吳江袁棟漫恬著

人參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散為人參禮斗威儀曰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唐韓翊詩云應是人參五葉齊章孝標詩蟠菹花裏醉人參段柯古有求人參詩周繇有以人參遺段柯古詩皮日休有友人以人參見惠謝詩陸龜蒙有和詩溫庭筠詩云烟香風軟人參藥林寬詩云門外人參徑到時花幾開僧栖蟾詩云茶味敵人參參字或作蔘或作蓼人參之貴重于昔時已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如此今時遼參益貴重無比矣但服之者有福有禍不可不知參之為力補虛益氣只須一錢左右立有功效苟非沉疴三四分亦能見效醫家往往以用少不效日日服之積至兩許之多終于不效遂至殞命孰知服一二錢不效之後其參已不對病不對病則必受其害不過參之為物仁而緩不如大黃等味之立潰故人不覺其為害耳富貴有力者平居養靜日日服參于能飲食之際自不致為禍而亦未見其福若病勢轉關之際少服些須福則立見不效則禍亦未覺余見人家之誤信服參而旋見其害者比比矣



甚矣醫家之慎勿輕用參也爲其所誤者猶曰此症之虛極而難治者也嗟乎以垂暮之年彌留之際尚有服參一二錢以延一二日之命脈者況人當少壯必不至十分極虛即至十分極虛豈有服參兩許終不見效且因以致斃者乎是可悟矣予一生無大病不喜服藥且無力亦不屢服參當場屋困乏之際黃昏時已覺頭暈眼花不能支持爾時服乾參分許即能精神如故夜半復然又服一二分亦能如故迨歸後諸事紜擾日夜不寧忽患心空無力亟取場中所餘參服一二分即覺胸中飽滿并能如饜飫者然旋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二

亦無恙始信參之爲力不在多也用參者其知之

○利害禍福

淮南子引孔子讀易至損益喟然而嘆曰或欲利之適以害之或欲害之適足以利之云云則塞翁安知非福安知非禍之語有與道默契焉者非僅曠達之觀而已也

○歸藏易

京房曰古歸藏易今亡惟存六十四卦名而又闕其四與周易不同坤作真需作溥小畜作小毒畜大畜作大毒畜艮作狼震作登升作稱剝作僕損作員咸

作誠坎作犖謙作兼遜作遂蠱作蜀解作荔无妄作

母亡家人作散家人渙作奘又有瞿欽規夜分五卦

岑霽林桐馬徒三複名卦不知當周易何卦也干寶

曰乾真艮兌犖離釐異此歸藏之易也李過曰連山

易不可得歸藏易今行于世者乾屯蒙溥訟師比小

毒畜履泰否同人大有狼釐大過頤困井革鼎旅豐

小過林禍觀萃稱僕復母亡大毒畜瞿散家人節奘

蹇荔員誠欽恒規夜吳兌離犖兼分歸妹漸晉明且

岑霽未濟遂大壯蜀馬徒四卦闕名朱竹垞曰分爲

豫馬徒爲隨誠爲益林禍爲臨欽爲咸瞿爲睽岑霽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三

爲既濟唯規夜二名不審當何卦黃宗炎曰瞿當屬

觀欽當屬旅規當屬節夜當屬明夷分當屬睽岑霽

當屬賁其他則不可詳也羅莘曰歸藏易卦有明夷

營惑者老大明之類又曰連山易有陽豫游徙之卦

○化有爲無

有學問人有經濟人化有事爲無事化大事爲小事然惟視無事若有事視小事若大事者能之也

○發于中心

剗肉爲羹以爲孝未嫁殉身以爲貞三年廬墓以爲思雖不無過情昔人已論之矣然若而人者實發于



中心之不得已並非有所矯激而然真為人之所不能為者也故不著為例者以中道望人而必當格外旌獎者庶以慰貞孝之心耳議者且謂之非義焉過于刻矣

羅刹夜叉

路史曰羅刹國在婆利東與林邑為市市必夜至常掩其面畏人見之夜叉國在北海李文公問藥山禪師如何是黑風吹船舫漂墮羅刹鬼國後西遊鬼國夜市本此

后妃傳

太史公以皇后傳立為外戚世家班固外戚傳乃列于匈奴之後王莽之前自范曄立后妃傳次于帝紀後代因之可見事文愈趨而愈工也

程嬰公孫杵臼

屠岸賈之事春秋不書三傳無文國語云下宮之難由屠岸賈趙姬匿公宮以免而太史公敷衍其事遂有程嬰公孫杵臼二人合傳劉向說苑因之至于趙宋推趙世家為程嬰公孫杵臼立廟今并演之傳奇矣或云左傳未及史記補之如葛伯仇餉得孟子而始明魯酒薄而邯鄲圍得淮南子而始悉攘羊子證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四

得呂氏春秋而本末始具也燕山叢錄曰邯鄲趙氏數百家歲時祀先必設嬰杵于客位以為趙武遺命如此豈趙氏之後因史記而附會為之歟抑信然歟皆不敢執也

歷數

易乾鑿度春秋元命包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春秋命歷敘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列子楊朱云伏羲至今三十餘萬歲漢書曰上元至伐桀之歲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年漢陳晁言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五

百八十六歲唐李淳風推自麟德元年甲子上距上元甲子積二十六萬九千八百八十載僧一行以大衍數推上元甲子積距開元甲子九千六百九十六萬一千七百有四十是其日數也宋邵堯夫云天地始終止十二萬八千歲以十二萬九千六百年為一元云自開闢至堯正當其中數諸說不一其孰為是耶

潮汐

潮汐之至乃天地自然之氣為之升降所謂天地之喘息是也邵子曰天地元氣呼吸之所為耳山海經



以為海鱗出入之所為藏經以為神龍之變化者俱非也至于粵溪之水有一日三潮者有一日百潮者瓊海之潮有半月東流半月西流者雖有應星應月之說總係潮之變態不可以常理論也

### 石鼓

石鼓之文議者不一謂周宣王之鼓者韓愈也謂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者韋應物也謂秦氏之文者宋鄭樵也謂宣王而疑之者歐陽修也謂宣王而信之者趙明誠也謂成王之鼓者董道也謂宇文周作者馬子卿也文今剝落止存九鼓之字辛鼓無字可存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六

矣以吉日之詩比而觀之大都謂宣王之鼓者近是

### 相沿難革

世俗相沿雖遠于禮亦有一時難革者禮記曾子問三月而廟見孔疏云成昏而舅姑存者明日婦見舅姑若舅已歿則成昏三月乃見于廟是廟見專為舅姑而言也今則屬之祖先矣居喪稽顙所以致哀于親非以致敬于人投刺于人宜稱頓首今則概用稽顙矣古謂姑之子為外兄弟舅之子為內兄弟唐詩之內兄內弟皆謂舅之子也今則移稱妻弟矣然相沿已久忽有嫁女而不書廟見者舅子而稱內兄弟

者喪中致禮而書頓首者不亦大駭于世乎

### 先生田

吾鄉有某先生者以教授為業不娶無子每歲積其所入置田若干畝老病且死集門人數人以所置田授之曰我死後汝輩為我辦棺築壙外歲時祭墓數人輪當其贏餘即歸之數人者悉遵其教凡祭掃務致其豐至今三世猶不替焉鄉人謂其田曰先生田云

### 翰林院

翰林院設于唐開元中自尚書至校書郎均得與選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七

入院者概稱為學士至宋其職始貴明初又設講讀學士講讀修撰編脩檢討諸員其制大備而入院者不專進士科也天順間始盡用進士本朝因明之舊凡新進士殿試後即點數員入翰林又于殿試後復行朝考詩賦等題然後取其優者與列人以為榮焉非進士者惟康熙己未年欽取博學鴻儒五十人俱入翰林乾隆丁巳年博學鴻儒亦入翰林餘無別途選入者矣

### 闈中命題

明初闈中命題與今制異有首二三題皆論語者有



首題論語二三題皆中庸者有首二題皆論語三題中庸者有首題大學二題論語三題中庸者判語有二字至九字一科同出者表用古題擬表今則鄉試首必論語次必學庸三必孟子會試首或大學次或論語三必孟子表必時事擬表判必幾字五判畫一二字至六七字挨次輸出八九字多度置不用矣

要好看

人只為要好看三字壞了一生天地生財止有此數一家進益其數有限一要好看凡飲食衣服官室日用婚喪餽遺之間無不趨華騫靡究之竭力以供猶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八

不足以博尋常耳目之一褒亦何苦而為此哉人家子孫固守儉德則不犯此三字病矣

十二肖

明王鏊云十二辰所肖嘗聞之于人二十八宿分布周天以直十二辰每辰二宿子午卯酉則三而各有所象女土蝠虛日鼠危月燕子也室火猪璧水偷亥也奎木狼婁金狗戌也胃土雉鼎日雞畢月烏酉也觜火猴參水援申也井木犴鬼金羊未也柳土獐星日馬張月鹿午也翼火蛇軫水蚓巳也角木蛟亢金龍辰也氏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卯也尾火虎箕水豹

寅也斗木獬牛金牛丑也天禽地曜分直于天以紀十二辰而以七曜統之此十二肖之所始也前此紛紛諸說可有歸宿矣

召神而問

吳越春秋曰禹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使益疏而記之名之曰山海經西遊記孫行者動問山神土地事本此

五祀

五祀禮王制注謂司命中雷門行厲曲禮注謂戶竈中雷門行曰此殷制也月令言行不及井祭法亦言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九

國行而無井惟白虎通有井淮南時則訓冬祀井故漢魏晉以來五祀皆以井居一至今為然先王之所以舉祀者凡以報其功德而已門戶資以出入中雷資以居處竈井資以養生是井較之行于人尤切似宜常祀行于出行之時舉之義各當矣郝敬云冬祀行行亦謂之井孟子云井上有李謂道上有李樹也古者井地井間為道道間有水所謂行潦也冬水用事故祭行即是祭井也白虎通曰月令冬祀井

狐屬惑人

近世往往有狐猿之屬物之精怪來遊人間鬚髯托



爲人言以惑人太史公所謂學者言有物是也索隱曰物謂精怪也漢之神君形不可見但聞其言居帷帳中因巫爲主人關通飲食所欲想亦狐猿精怪之倫托人言語以惑人者有疑其爲鬼神者非也左傳有神降于莘吳孫權時有神自稱王表前燕有神降于鄴前涼有神降于元武殿神仙傳廬山廟有神能于帳中共外人語宋時毛山舖狐魅假托毛女在洞中南康廟帷中有神能與人言是其類也醒世姻緣傳有狐托爲汪先生者卽推此意以曉人耳

高出凡庸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十

古人意見有高出凡庸者馮驩爲孟嘗君收責于薛悉焚其券以市義李白在揚州散銀十萬餘金詩曰黃金散盡還復來唐李景遜母及蘇東坡母皆不取宿藏物邵方回積財千萬嘗開庫任其子超散與親故宋陳公弼其兄使治息錢三十餘萬公弼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公弼慥之父也蘇序急人患難或以子人立盡以此窮困然終不悔凶年鬻其田以濟飢者序洵之父也然則古人行事存心有太過乎人者今人錙銖較量心地窄狹卽不能效法亦當知天地間有此一等人耳

儉以成廉

君子不苟得不妄費儉所以爲廉也若知取而不知子則吝也先君嘗曰作家須克已不克人夫克人則苟得矣不克已則妄費矣君子往往不妄費以積財于已而奉人之緩急此公心也若苟得以積財于人而奉已之嗜欲此私心也但吾見不苟得而不妄費者往往無財苟得而妄費者往往多財豈財之善動乎然未見有公心者之終無財矣

字易誤讀

字有易誤讀者兩字者既詳之于前矣一字者復列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十一

之于左馬

瀧水之瀧音雙句讀之讀音豆肅爽之爽音霜月氏之氏音支角里之角音祿汨羅之汨音博汨羅之汨音密不其之其音箕魯般之般音班先零之零音憐於期之於音烏姑射之射音益令居之令音連寧馨之寧音寧疆場之場音易選懦之懦音軟盟津之盟音孟國土之土音度綸巾之綸音關犧尊之犧音梭率更之率音律平反之反音番牢愁之愁音曹風裁之裁去聲朝請之請去聲衆生之衆音中落魄之魄音拓滑稽之滑音骨服匿之服音避休屠之屠音儲



戲下之戲音魔旁魄之魄音薄玄端之端音冕妖蠱  
 之蠱音治柴池之柴音差遁巡之遁音遠烏巨之巨  
 音桓鬱壘之壘音律觜星之觜音崔臯比之比音皮  
 沙羨之羨音夷宛句之句音劬負尾之負音陪涖漢  
 之漢音灘井幹之幹音寒羨門之羨音延角亢之亢  
 音剛不羹之羹音郎涑水之涑音洩汜勝之汜音恍  
 信圭之信音伸哭臨之臨去藪蒲萄之蒲音勃琵琶  
 之琵琶可入麒麟之麒可去祆廟之祆音軒演門之演  
 音踐處分之分去聲連石之連音爛康居之居音渠  
 匪頒之匪音分度曲之度音鐸平輿之輿可去八厨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十一

之厨音皮襄賁之賁音肥昆邪之昆音魂涖灘之涖  
 音敦六出之出音綴爛脫之脫音奪太守之守音符  
 廷評之評音病魁梧之梧音悟口號之號音豪蔓菁  
 之蔓音瞞嘉樂之嘉音嫁大宛之宛音駕行潦之行  
 音杭廷爭之廷音定天邪之天音歪盤渦之盤音漩  
 華晚之晚音滑越席之越音活無射之射音亦伍員  
 之員音運假借之假音嫁司空之空音窟僕射之射  
 音夜瑯邪之邪音耶楚些之些音邈大家之家音姑  
 建瓴之建音塞煬竈之煬音向胼胝之胝音之母邱  
 之母音貫耐可之耐音能隆準之準音拙骨朵之朵

音都阿誰之阿音兀廣莫之廣音曠冒絮之冒音陌  
 幪被之幪音伏巾幘之幘音憤淳母之母音模朴胡  
 之朴音浮鹵簿之鹵音鑪度支之度入聲

禮制變通

禮制之行有古無明文而世俗變通頗有合乎道者  
 錄之

繼母在堂而父死者但可稱孤子不得稱孤哀子所  
 以避繼母也然竟稱孤子嫌于忘先母今世俗或直  
 稱孤哀子書于上曰奉繼母命稱哀或于孤字下子  
 字上空白一字書于上曰繼母在堂不敢稱哀或竟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十三

空一字而不書于上亦可兩無嫌疑矣

古妾生之子為生母服都無斬衰三年之服今制得  
 服斬三年即父與嫡母在堂亦不奪其情也然不得  
 稱哀子以避嫡母今世俗稱不孝斬衰子某泣血稽  
 顙雖嫡母先沒者亦然所以避嫌也

孝子初喪稱孤哀下稱泣血稽顙過百日後則稱制  
 下止稱稽首今世俗于七終後稱制不稱孤哀稱稽  
 首或仍稱稽顙不稱泣血因而酬酢往還諸事俱小  
 變亦變古之可行者也

齊服



曾孫齊衰五月元孫齊衰三月本與小功總麻有別不可以月數相同而遂混之或有誤稱功服總服者未詳禮制齊衰二字之文耳弔刺及書札當稱齊服者也

○庶孫不承重

庶子爲生母服斬三年固已若庶子已死則庶子之子但如孫爲生祖母服服期不得承重服三年無論祖與嫡祖母在否也蓋承重者重嫡之文也若嫡祖母死而無嫡子嫡孫者則庶長子之子自當承重若生祖母死即祖與嫡祖母俱亡而又無嫡子嫡孫者終不承重也

○荒親

新喪未斂而婚者俗謂之荒親非禮也即父在母亡而命孝子成婚于母喪之中於理不順於情不安況在父喪而承母命者乎近見詩禮之家或有蹈此失禮之尤甚者也凡事有經有權禮文亦然然凡事可權諸禮可權而荒親斷斷不可權也

○安于義命

人當安于義命不可與人爭不可與天爭與人爭者嫉恨苛暴等皆是非惟無益徒傷雅道與天爭者奢

望營求等皆是非惟無益徒損神智

書酒相兼

知生必有死擬托文章以不朽便欲讀書知苦不如樂徒仰屋梁而亡益輒欲飲酒二者展轉未能自判及讀古句云烟火神仙千日酒草茅富貴百城書欣然自足二者相兼之爲得也

怨而不怒

唐王建當窓織詩云當窓却羨青樓娼十指不動衣盈箱怨而怒矣不如宋姚寅蠶婦詩云長安女兒嫩如水十指不動衣羅綺我曹辛苦徒爾耳依舊績麻

冬日裏尤爲韞藉可謂怨而不怒矣

○穀名

周禮五穀注謂麻黍稷麥豆也六穀注謂稌黍稷粱麥苽菰雕胡也九穀疏謂黍稷秫稻麻大豆小豆大麥小麥也鄭以爲無秫大麥而有粱苽又春官注六穀謂黍稷稻粱麥苽朱子注孟子曰稻粱稷麥菽今人但知朱注不知古之有異名也

鬼方

詩覃及鬼方毛萇曰鬼方遠方也世本注曰鬼方於漢則先零戎是也晉書四夷傳北狄之類夏曰薰粥



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又干寶曰鬼方北方國也張說赴朔方軍詩曰遠靖鬼方人則易曰高宗伐鬼方其為北狄明矣或曰西戎見後漢書西羌傳竹書紀年曰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年王師克鬼方氏羗來賓則為西戎矣或曰南蠻即今貴州地也未知孰是

清和

謝靈運詩首夏猶清和言二月清和首夏四月猶然二月天氣也沈歸愚力辨之謂今人往往誤用然謝眺詩云首夏實清和白樂天詩云清和四月初樹木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六

正華滋司馬溫公詩云四月清和雨乍晴似亦可通用也

周禮疏誤

周禮司寤氏掌夜時註云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至戌疏云謂夜晚早甲乙則早時戌亥則晚時也按漢法五夜甲乙丙丁戊也若今之五更然耳註中戌字定是戌字之訛而疏不辨直以訛疏訛耳若今云者即漢法五夜之說耳若甲乙至戌冠以若今二字又何說也

伯叔

伯叔本是長幼之稱故妻稱夫之兄弟曰伯叔昔人曰兄公曰兄伯原是平等之稱而猶子稱父之兄弟曰伯父叔父伯叔之下必加以父字也今人竟以伯叔為尊行之稱矣

異鏡

秦宮有方鏡廣四尺高五尺九寸人來照之影則倒現以手捫心則見腸胃五臟歷然無碍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漢元封中有異國獻鏡照見魑魅不獲隱形隋蘇威有鏡日食既鏡遂昏黑無所見日食半缺其鏡亦半昏如日所食之數唐長慶中漁人於秦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十七

淮深處網得古銅鏡可尺餘取照之歷歷盡見五臟六腑因腕戰而墜葉法善有一鉄鏡人有疾病以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後以藥療痊成化中墾田得鏡照見農家男女墓中人物農夫驚異而碎之金陵有得鏡于田中者能照地中物又有得鏡于墻垣中者照面則頭痛吳江有得鏡于太湖中者照人歷歷見臟腑此等異鏡未知其所由來也或曰軒轅鏡也

未及殿試

明萬曆會魁何淳之未及殿試告病歸同榜殷都送



之以詩有句云收來駿骨還歸市畫就蛾眉不入宮  
本朝常熟陳亦韓祖范先生雍正癸卯會試中式亦  
未及殿試而歸著述甚富名聞遐邇誰謂古今人不  
相及也乾隆辛未薦舉經術陳爲公卿交薦特授國  
子監司業職銜詠詩有云廿載逃名反得名人疑何  
術動公卿蓋實錄也

### 魘鎮

周禮若蒞氏掌覆妖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  
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  
星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未知其義何居其驗何若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六

### 九拜

而後世魘鎮之法紛紛從此而起矣  
九拜稽首謂頭至地稽留多時也臣拜君法是一種  
拜振動謂戰栗變動而拜者附之凶拜謂稽顙而後  
拜三年之喪拜者亦附之喪拜即報拜謂再拜者亦  
附之頽首謂以頭叩地即舉平敵相拜法是一種拜  
吉拜謂拜而後稽顙者附之空首謂頭僅至手君答  
臣下拜是一種拜奇拜謂一拜者附之肅拜謂揖拜  
但頽下手也是一種拜稽首至重肅拜至輕也又儀  
禮註曰推手曰揖引手曰厭音葉

### 道德經別解

金陵李素居專意學仙室無妻子床無枕蓆竈無柴  
米僅一藥爐而已積三十年如常與人談道德經聖  
人不死大盜不止云聖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決是  
長生不死死者凡夫也聖人盜天地之元氣日月之  
精華大盜也焉能止得可止者鼠竊狗偷之人也如  
此則斗與衡皆無用處剖之折之可也而民又何爭  
之有似此別解亦有益于道家之言

### ○知彼知己

兵凶戰危聖人所慎不得已而動必資兵法然古來  
千言萬語總不出乎二語一曰不戰而屈人之兵一  
曰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可以不戰乃爲上策不能不  
戰必致百勝然後可不然徒爲匹夫之悻悻妄人之  
昧昧耳或兩敗俱傷或一敗塗地祇自斃也

### ○歛用喪服

有親喪未及期而歿者有謂宜以喪服歛者有謂宜  
以吉服歛者余謂銜宜以喪服歛也以喪服歛于禮  
雖無明文然禮以義起禮緣情生援歛以時服之義  
在夏當以夏服歛在冬當以冬服歛則知在喪之當  
以喪服歛矣况生時斬焉在衰經之中而死則儼然



易從吉之服于死者之心安乎死者之心未安于生者之心安乎且有謂宜置吉服于柩以示喪滿而易之意不知在夏而歛者未嘗預置冬服于柩在冬而歛者未嘗預置夏服于柩也何獨在喪而歛者預置吉服于柩乎所謂之死而致生之非通論也及晤常熟陳亦韓祖范先生議論有脗合者出所著歛用喪服議詳玩之真先得我心矣

俠拜

王妃婚禮儀注王拜妃俠拜俠與夾通謂男子一拜婦人兩拜也刻溪漫筆疑村野之禮何緣施于朝廷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二十

不知古者男女之間往往用夾拜朱子謂冠禮母之于子亦然况平等乎後世雖不行然非村野之禮也明矣今男女平常通問間往往男子一揖婦人兩福者遲速之間適得其宜故耳亦所謂禮以情生者耶

觸忤生學問

凡人學問往往于觸忤處生出心有觸忤未能釋然讀書時隨處印心如鏡之自照如風之開襟任多塊壘不覺消融所以往往從觸忤生學問畢竟從讀書生學問也不然任性而行觸忤者何能消融乎吾見其汨沒者多多矣

俗字之訛

机與几同今俗借作機樞之機字侄音質堅也痴也俗借作叔姪之姪字尤莫江切犬之多毛者俗借作龍蛇之龍字听魚巾切笑貌俗借作聽聞之聽字豐音禮俗借作豐歉之豐字商音滴俗借作商賈之商字虫音虺俗借作蟲豸之蟲字美即是羔俗借作美惡之美字无即是既俗借作无妄之无字本音滔俗借作本末之本字盼音係俗借作美盼之盼字場音亦俗誤作場音么音私俗誤作某字世俗通行莫能改正至有以渙奔其机訛作机者尤可駭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三

篤好讀書

蒲傳正戒子弟云寒可無衣飢可無食至于書不可一日失尤延之儲書甚盛飢讀之以當食寒讀之以當衣孤寂而讀之以當朋友幽憂而讀之以當金石琴瑟錢思公言平生惟好讀書坐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辭六一有云至哉天下樂終日在几案陳履吉云居嘗無事飽暖讀古人書即人間三島徐興公云人生之樂莫過閉戶讀書得一僻書識一奇字遇一異事見一佳句不覺踴躍雖絲竹滿前綺羅盈目不足喻其快也古人于書篤好如此余雅



有書癖構鋤經書隱二樓貯書萬卷于中明窓淨几  
誦讀不輟除酌應紛務外苟有片暇即勤編閱左右  
羅列高下峻嶒殆比于曹氏之書倉陸子之書巢矣  
亦可滌性亦可怡情以日以年不知天壤間更有何  
樂也

。物生應閏

曆置閏物生亦有應閏者梧桐生十二葉閏則十三  
葉藕生十二節閏則十三節茨菇花一莖十二實閏  
則十三實牡丹花每朵十二片閏月十三片鳳尾十  
二翎閏月十三翎櫻櫚每月抽櫻一片閏月則半片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三

田畝清冊

而止不獨冀莢生于聖世也  
民間田產畝坵形數著之于冊而掌之者為圩甲歷  
年久遠舞文者往往增減田畝之數變亂坵段之形  
以此上下其手積弊蝟興爭訟無已明萬曆中吳江  
知縣霍維華親歷田畝槩為丈量較正其數另造清  
冊貯之于官積弊為之一清謂之霍冊云至今幾十  
餘年矣有移易田坵致訟者猶得請霍冊一對則奸  
弊瞭如也周禮小宰注曰聽人訟地者以版圖決之  
是也後漢秦彭為山陽太守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

別肥瘠差為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奸吏踟  
躕無所容詐詔書以其所立條式並下州郡元時劉  
輝覈正餘姚田畝畫圖謂之魚鱗圖且有田一區每  
印署盈尺之紙以給田主謂之烏由後易主有質劑  
無烏由不信也為民長上實心為民而民焉有不受  
無窮之惠者哉烏由今謂之方單也

自稱曰身

今人訟牒中往往自稱曰身亦有本爾雅釋詁曰朕  
余躬身也註云今人亦自呼為身疏云身即我也

少陵喜用乾坤字

杜少陵喜用乾坤字惟乾坤日夜浮一句頗佳外如  
乾坤一草亭乾坤一腐儒乾坤水上萍猶屬有氣岸  
至于乾坤萬里眼無力正乾坤納納乾坤大乾坤一  
戰收乾坤繞漢宮開闢乾坤正難免腐俗不耐人尋  
味也

郭公磚

余得一磚長大而中空可為琴几名曰郭公磚郭公  
不知何時人明嘉靖中撫軍命元百戶修月堤偶發  
一古塚磚上有朱書曰郭公磚郭公墓郭公逢着元  
百戶因此呼為郭公磚云前名空心磚亦名琴磚



○聖廟四配

聖廟四配顏子之配享始于曹魏正始五年曾子之配享肇于唐元宗太極元年孟子之配享在宋神宗元豐七年子思之配享在宋度宗咸淳三年顏封復聖曾封述聖思封宗聖孟封亞聖在元至順三年

昔人詩病

阮籍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劉越石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丘謝靈運揚帆采石華掛席拾海月謝惠連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陸機時逝柔風戰歲暮商飈飛孟浩然竹間殘照入池上夕陽微二句一意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五

王摩詰九成宮避暑中四句隔窓雲霧生衣上捲幔山泉入鏡中簾下水殺喧笑語簷前樹色隱房櫺衣上鏡中簾下簷前連用之孫逖贈韋侍御詩忽覩雲間數雁迴更逢山上一花開河邊淑氣迎芳艸林下輕風待落梅秋憲府中高唱入春卿署裏和歌來雲間山上河邊林下府中署裏連用之沈佺期過巫峽詩使君灘上草神女廟前雲樹悉江中見猿多天外聞灘上廟前江中天外連用之駱賓王送鄭少府入遼詩邊烽警榆塞俠客度桑乾柳葉開銀鏑桃花照玉鞍滿月臨弓影連星入劍端榆桑柳桃連用之且

六句句法相同又過任處士書齋詩網積窓文亂苔深履迹殘雪明書帳冷水靜墨池寒四句句法相同杜工部螢火詩中四句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邊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蘂弄輝輝四用平頭江漢詩中四句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亦四用平頭在古人雖不以爲嫌而今人斷不可學也

文章偶誤

韓文公處州孔子廟碑云勾龍與棄配社稷皆壇而不屋豈若夫子巍然南面而弟子從祀爲尊乎不知

書隱叢說

卷之十八

五

古者亡國之社則屋之郊以祭天盡是墀壇屋非尊于壇也諱辨不聞諱治天下之治爲某字也治本平殺誤作去殺蘇東坡赤壁賦古今傳誦然黃州赤鼻山非周瑜破曹操處文章偶誤在作者不以此而掩其盛名然在後之學者不可反執此爲不易之論也學者尚論當議論公平不可過疑亦不可過信如朱子學問須看其大段闡發聖賢處而小不合者亦當分別如杜詩谿徑須知其用意古穆而庸率處亦須指出也

書隱叢說卷之十八終



書隱叢說卷之十九

吳江袁棟漫恬著

文董名埒

明文徵明文章書畫舉世共見命中獨慳一第竟以歲貢起家然至今名垂宇宙與董尚書相埒若不知董之亨而文之屯也信乎由人不由命也如文彭文嘉何良俊田藝衡歐大任王寵輩皆然

杜詩似選

左思招隱詩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嘯歌灌木自悲吟杜工部垂老別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一

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開闔似之王粲七哀詩未知身死處何能兩相完杜工部新婚別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沉鬱似之

○人莫狗私

范益謙曰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沉滯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凡借物不可損壞不還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程于止曰拾道旁遺信禁手不開足徵盛德云云凡人學問往往從細微處做起莫謂此事為無傷從此一念之狗私而瀾漫之可為小人莫謂此事為難能從此一念之克已

而擴充之可為君子甚矣人之莫狗私也

揣骨相

近有揣骨相者瞽者以手暗揣人之骨格自首至踵以驗其貴賤休咎亦有不爽者唐貞元末相骨山人以無目故逢人以手捫之必知貴賤此為揣骨相之始也

崑崙

崑崙山有四一在西域一在酒泉一在吐蕃一在瀛海中與占城及東西竺鼎峙相望山高而方根盤曠遠凡往西洋商舶必待順風七晝夜可過語云上怕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二

七洲下怕崑崙針迷舵失人船莫存

火燄山

土魯番有火燄山色如火城方二三里火州有火燄山山中常有烟氣湧起無雲霧至夕光燄若炬照見禽鼠皆赤采張曉谷西征記曰火燄山千峰林立皆如室土色紅綠相間上無寸草下無滴水並鴉鵲亦絕土人云唐僧元奘西遊過此西遊記火燄山事非無因也而火燄山且不止一處也

河伯

竹書紀年曰帝芬十六年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洛



與河皆國名也伯爵也用與馮夷人名也又云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可見河伯為當時諸侯矣或以為治河之官封之為河伯援神契云河者水之伯尚書中候云河伯人首魚身曰吾河精也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屈原遠遊篇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淮南子西陽雜俎直以馮夷為河伯水神而後世遂承之矣

西伯為武王

紀年云四十一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丹書於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按此戡黎之西伯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三

為武王非文王矣

但當順受

漢書引逸周書云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又云毋為權首將受其咎然則人之于事或緩或躁均非其道但當順受而已

蘇詩習氣

宋人四六往往用經史成語作對出自天然較之唐人另闢一境蘇詩公獨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酷似宋人四六之習也

鍊意

白樂天王昭君詩曰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官裏時深遠有味無率直之氣所謂鍊句不如鍊意也王荊公明妃曲曰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觀此殊令人意平

雙聲疊韻

互護為雙聲敬礪礪為疊韻是矣而未明言其所以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若慷慨霹靂皆雙聲也若童蒙螳螂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畧章良是疊韻又曰廳剔靈歷是雙聲剔歷廳靈是疊韻舉一可以例百矣學林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四

新編云

好仁惡不仁

西士龐迪我七克曰僅不為惡不足稱善先絕諸惡復勉為善乃足稱善焉此數語足發明吾儒好仁惡不仁之旨其餘千言萬語雖不失勸人為善終與盡其在已之意尚隔一塵

聽琴詩

歐陽永叔蘇子瞻謂韓退之聽琴詩乃是聽琵琶詩然的是聽琴詩不可移易也浮雲柳絮無根蒂天地濶遠隨飛揚是琴之泛聲躋攀分寸不可上失勢一



落千丈強是琴之吟猱綽注教劃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是琴之官教喧啾百鳥群忽見孤鳳凰是琴之商聲以上諸語豈可以移之琵琶惟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二句似可移之琵琶然琴中亦實有此羽聲也余有聽琴詩云琪花光瑤圃山鬼綠蘿屏青鸞啄嫩蕊高瀑蹲泓渟琪花句言琴之正教山鬼句言琴之吟猱教青鸞句言琴之泛聲高瀑句言琴之綽注教周誠哉云心得之語非門外所知也昔于頔令客彈琴其嫂曰三分中一分箏教二分琵琶全無琴韻似此則今世之琴與琵琶亦不甚相遠矣吁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五

徹上徹下

傳燈錄李翱謁藥山問如何是道師以手指上下曰會麼翱曰不會師曰雲在天水在瓶翱遂贈以詩云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是禪機語莫不傳誦然為士子者亦曾讀中庸乎為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活潑潑地天機呈露徹上徹下何處不到更叅甚麼禪來

蒲鞋

筆叢曰今世蒲鞋盛行海內然皆男子服婦人以纏足故絕無用之者云云不知今日婦人之小涼鞋與

男子競勝甚矣世風之日變也

彭祖觀井圖

彭祖觀井圖以索繫腰以車輪蓋井而觀之夫既有蓋井之輪又有繫腰之索如此小心慎則慎矣不亦太迂乎古有養其內而遺其外者委心任運可也不然不觀井可也何必瑣瑣如此然亦可為縱肆者之藥石歟

毛車颺輪

弱水不能負芥漢武帝時有人乘毛車以度弱水來獻香者陳禹謨曰毛車即輕矣豈尤輕于芥乎不能負芥而能負車此說之不可兩存者云云然聞西域奇肱國能為飛車從風遠行明時西人利瑪竇渡海而至中國嘗御颺輪以度弱水其輪旋轉於水上而不甚着水其行如風故可得度意漢之毛車即今颺輪之謂歟乃知畸人制度有出於意計之外者

韓歐詩本

韓昌黎拘幽操天王聖明兮臣罪當誅本凱風詩母氏聖善我無令人來歐陽廬陵醉翁亭記結句太守為誰廬陵歐陽修也本來蘋詩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來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六



斷碑膾炙

白樂天應宏詞科不第而賦竟傳於天下登科者賦並無聞劉蕡對賢良策下第而策竟傳於至今登科者策並無聞嗟乎登科亦何足為重輕哉亦係乎其人耳所謂千載斷碑人膾炙不知世有段文昌也

○天官二十八舍

史記天官書作角亢氐房心尾箕建牛女虛危室壁有建而無斗奎婁胃留濁參罰有罰而無觜有濁而無畢有留而無昴狼弧注張星翼軫有狼弧而無井鬼有注而無柳則二十八舍之名古今不同矣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七

趨吉避凶

今人動信風水每曰趨吉避凶夫聖人計是非不計禍福吉凶二字即是非也尚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乃謂順于理而是者為吉逆于理而非者為凶也今人不明以吉凶字當禍福字故人之趨吉避凶者不知趨是避非直是趨福避禍凡可以稍致其趨避者無所不至事端變故無論矣而時日風水平居彌甚遍世皆然難于開導其源皆為術士所惑故也余贈星士詩曰俗緣莫問還相詰能否詳推身後名謂論星命者當論賢愚不當論貧富貴賤也不然將秦檜嚴

嵩賢于岳飛楊繼盛乎又有論醫術詩云正賴主人能將將任君州木將多兵謂不當以性命委托庸醫也昔人有嘲堪輿詩曰山中若有王侯地何不尋來葬乃翁謂有命在也而風水之惑人彌甚者心于求富貴忘其是非而專以趨避為事也楊慈湖曰每見今之講學者好談命看風水其真情固已和盤托出王肯堂曰朱文公先生亦談風水雖不為禍福所惑然亦是通人之一蔽謂其恐以禍福惑夫天下後世爾也東漢吳雄家貧母死葬人所不封之地喪事趨辦不卜時日巫皆言其族滅而雄子訢孫恭三世為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八

廷尉程伊川葬親用昭穆法不用地理書既而尊長召地理人到葬處曰此是商音絕處何故如此下穴伊川曰試看如何至後人口已數倍矣

素位而行

中庸無入而不自得或云無不自得其道或云自得于中余思兩說俱當並存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處之而安若故常無不得其道自然無不自得于中兩說相因而至必兼此兩說然後乃備今人往往浩思淹博不能返求孔孟思曾然見有格言約語亦不無時時有所悟入也余謂人之處此處事守定中庸素位



而行一章時時涵泳深味自覺心地開朗學問日進所謂能知不如能行也素位而行一章可作一部易經讀

詩壇耆碩

長洲沈歸愚德潛先生學問深沉當代偉人從前數奇至六十六歲始以乾隆戊午科發解南闈已未聯捷入詞林數年之間晉秩少宗伯寵遇彌隆已巳春特恩放歸田里臨行御賜詩章并賜匾額四字曰詩壇耆碩更勅在廷諸臣和詩餞送比于漢之疎廣唐之賀監焉君臣相得亦古今異數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九

宣有三音

宣有三音一本音宣室殷獄名一暄音漢未央前殿有宣室温室也一彈平音舟上索也見唐音癸籤

孔孟言性

黃氏日鈔曰相近者即性善之旨以氣質之性完性善之說則可以氣質之說護相近之說則不可云然程朱兼言氣質則知夫子之言性相近乃是說成之者性指性之實孟子之言性善乃是說繼之者善指性之本耳

古韻

吳才老韻補以韓昌黎元和聖德詩與此日足可惜詩俱用一韻謂俱是古韻也且云十灰通于四支觀賀知章少小離鄉老大回一詩以衰字與來字押亦是古韻可知矣古韻之說毛西河最為明白曉暢其言謂古韻分五部東冬江陽庚青蒸七韻為一部屬宮音皆反喉入鼻之音真文元寒刪先六韻為一部屬商音以舌抵上嚆者魚虞歌麻蕭肴豪尤八韻為一部屬角音則懸舌向嚆者支微齊佳灰五韻為一部屬徵音則衝唇接齒者侵覃鹽咸四韻為一部屬羽音謂閉口韻也古韻有三教通用者如虞書賡歌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十

以喜起熙同叶之類歷舉古製不一而足後世詩餘因之猶存樂府古韻之意非填詞可以平仄通叶也并有以東之三教可通于江之三教者古製亦不一而足餘韻可類推又三十部中有入殺者十七部宮部商六部羽四部為一界無入聲者十三部角八部徵五部為一界有入者亦可與有入者相通無入者可與無入者相通外此者方謂之叶入殺屋沃覺藥陌錫職七韻宮音之入質物月曷黠屑六韻商音之入緝合葉洽四韻羽音之入角微無入韻也其為宋人所刪之字極多莫甚于灰部刪衰麻部刪佳麋部刪母遇部刪婦



馮部刪卦刪畫之類歷引唐詩為証得其意可以讀古詩歌而無疑音矣陳第作毛詩古音攷謂古詩無叶韻也

剪愁吟

我邑姚魯望長貧工詩有女棲霞自幼能詠十七歲而亡遺詩一卷曰剪愁吟余為序之中有佳句摘之如左秋興云畫裏有山堪遜世夢中無路可歸家哭祖父云百年家累雙蓬鬢千古窮愁一土堆柳云陌頭縮盡離人恨一度春風一斷魂又云一曲驪歌鶯語澁綠眉愁鎖不堪描海棠云有態自然宜錦綉無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士

香空解染臙脂荷花云玉鈎簾捲無香送金谷樓空有淚零臨終云意中多少難言事盡在低聲喚母時牡丹滿庭芳詩餘云問人間富貴誰復如君但恐茶蘼開後風流褪誰共芳樽添愁恨紅粧淚洒無語暗銷魂

神劍疾長

井陘彭翼少遇異人授以神劍每有急則出劍呪之曰疾長疾長應殺長丈餘元末兵亂聚眾保岩仗劍禦寇鄉人賴之西遊記孫行者金箍鉄棒不為無本近讒近諂

天下國家之事多誤於讒諂之人然讒諂之弊人共嫉之而讒諂之萌人難絕之以人情好是此而非彼也禮曰不苟訾不苟笑註云苟訾以其近于讒苟笑以其近于諂然則苟訾苟笑之在人者固當思之而苟訾苟笑之在已者亦當慎之

妄想無益

魏豹聞許負之言納薄姬于室終歸漢而生文帝劉歆見圖讖之文則改易名字終于不免其身劉焉聞董扶之辭則心存益土聽相者之言則求婚吳氏終歸見奪甚矣得失有命不可以妄想干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士

通卦驗

禮記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今易無之前人有疑為古易遺亡者又有謂為連山歸藏之辭者不知本緯書通卦驗文也

九錫文

禮舍文嘉曰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陛虎賁弓矢鈇鉞鉅鬯皆隨其德而賜之也前世未聞其錫命之辭曹操加九錫文辭彬彬昭著於文選中適以啟後世效尤之漸此乃薄德之事何可訓也決宜刪去使耳目一清為可



口吃

古來口吃人周韓非漢司馬相如周昌楊雄魯恭王  
魏明帝鄧艾晉成公綏宋孔顛周盧柔鄭偉隋盧楚  
唐李固言陸贄陸羽盧攜孟郊丁稜南唐孫盛

參同契卦圖

參同契約周易之義而為修命之言其後作圖以乾  
坤位南北坎離位東西為鼎器鉛汞居中其外環以  
屯蒙至未濟六十卦卦俱反對原本易之次序以兩  
卦繫一日一月而功畢矣此圖亦屬天然

白露國鷄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三

坤輿圖說云白露國產鷄大于常鷄數倍生有肉鼻  
色有青白灰三種怒則血聚而紅開尾如孔雀毛黑  
白相間近於虎邱山有人取貯供玩得利者見之信  
然但所見肉鼻乃紅色耳

易墓非古

禮記檀弓曰易墓非古也古註易治也謂芟治州木  
陸氏如字讀謂後世不用昭穆族葬而別葬親于他  
所按易字固當如字讀但當謂後世遷葬之俗為非  
是耳夫芟治不可謂非別葬亦難槩責惟遷葬使死  
者不安大非古道

大學改本

大學昔在戴記中謂之古本不分經傳

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

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故君子必誠其意下接詩

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克

明德至止於信下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大畏

民志此謂知本下接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至以

義為利也

後程顥明道有定本

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古

於信下接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未之有也

下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至

辟則為天下僂矣下接詩云瞻彼淇澳至大畏民

志此謂知本下接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以義為利

也

程頤伊川有定本

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下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至此謂知之至也下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

下接所謂誠其意者至辟則為天下僂矣下接詩

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下接康誥曰惟



命不于常至驕泰以失之下接詩云殷之未喪師

至亦悖而出下接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為利也

朱子有章句舉世誦習

董槐有改本

以知止而后有定二節下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一節為傳之四章釋格物致知

葉夢鼎王柏車玉峯葉西澗方正學徐魯菴顧亭

林俱是其說

蔡清有改本

增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八字下接物有本末節下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五

接知止節下接聽訟節刪一此謂知本句

昔人云朱子復生未必不改而從之

後更有豐坊石經偽本

大學之道四句次古之欲明明德一節次物有本

末一節次緡蠻黃鳥節次知止節次邦畿節次聽

訟節次自天子二節次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次物格而后知至節次所謂誠其意者一章次所

謂修身二節下有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

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次此謂修身二句次所

謂齊其家章次所謂治國一節次一家仁節次康

誥曰如保赤子節次故治國在齊其家五節次所

謂平天下至此之謂民之父母次秦誓曰至苗必

逮夫身次節彼南山節次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

財散則民聚次殷之未喪師節次楚書曰節次是

故言悖節次康誥曰惟命不于常節次舅犯節次

仁者以財二節次生財節次孟獻子二節次是故

君子有大道節次堯舜帥天下節次康誥曰克明

德一章次湯之盤銘曰一章次穆穆文王三節終

焉

劉宗周有大學古文叅疑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六

以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二節為第一章經也

以物有本末一節詩云緡蠻一節知止而后一節

詩云邦畿一節子曰聽訟一節自天子一節此謂

知本一節為第二章釋格物致知也以所謂誠其

意四節為第三章釋誠意也以所謂修身三節為

第四章釋修身之先義也以所謂齊其家三節為

第五章釋齊家之先義也以所謂治國三節故治

國五節為第六章釋治國之先義也以所謂平天

下三節秦誓曰四節詩云節彼一節是故君子先

慎四節詩云殷之未喪師一節楚書曰一節是故



言悖一節鼻犯曰一節康誥曰惟命一節生財有  
大道五節爲第七章釋平天下之先義也以是故  
君子有大道一節堯舜帥天下一節康誥曰克明  
德四節湯之盤銘四節詩云穆穆文王三節爲第  
八章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也  
高攀龍有改本從崔後渠集

以古本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

郁文初有大學郁溪記

以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二節爲經一章其釋

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仍朱子本刪去釋本末傳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七

而以物有本末一節次以知止而后一節次以子  
曰聽訟一節次以此謂知本二句爲釋格物致知  
傳自誠意以後悉仍朱子本

共十本朱子之後董本蔡本爲安

分野異同

帝王世紀曰自斗十一度至婺女七度曰星紀之次  
一名須女丑吳越分野自婺女八度至危十六度曰  
元枵之次一名天竈子齊分野自危十七度至奎四  
度曰豕韋之次一名媿訾亥衛分野自奎五度至胃  
六度曰降婁之次戌魯分野自胃七度至畢十一度

曰大梁之次酉趙分野自畢十二度至東井十五度

曰實沈之次申晉魏分野自井十六度至柳八度曰

鶉首之次未秦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七度曰鶉火

之次午周分野自張十八度至軫十一度曰鶉尾之

次巳楚分野自軫十二度至氐四度曰壽星之次辰

韓分野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卯宋分野

自尾十度至斗十度曰析木之次寅燕分野

史記天官書角亢氐兗州房心豫州尾箕幽州斗江

湖牽牛婺女揚州虛危青州營室至東壁并州奎婁

胃徐州昴畢冀州觜觶參益州東井輿鬼雍州柳七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六

星張三河翼軫荊州

淮南子角亢鄭氏房心宋尾箕燕斗牽牛越須女吳

虛危齊營室東壁魏奎婁魯胃昴畢韓觜觶參趙東

井輿鬼秦柳七星張周翼軫楚

春秋元命包昴畢爲冀州分爲趙國牽牛爲揚州分

爲越國軫爲荊州分爲楚國虛危爲青州分爲齊國

天弓即天爲徐州別爲魯國五星爲兗州分爲鄭國

鈞鈴星爲豫州東井鬼星爲雍州分爲秦國觜參爲

益州箕星爲幽州分爲燕國營室爲并州分爲衛國

桓譚新論



漢桓譚為議郎不喜讖書幾獲罪出為郡丞忽忽不樂而卒著書二十九篇號曰新論一曰本造二王霸三求輔四言體五見微六讖非七啟寤八祛蔽九正經十識通十一離事十二道賦十三辨惑十四述策十五閱友十六琴道本造閱友琴道各一篇餘並有上下篇琴道一篇未成肅宗使班固續成之今俱不得見矣

倪孝子

明時山陰倪孝子仙溪侍母心疾每痛百計不療有道士告曰木心石當可療孝子構求數年不得一日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九

有伐木者孝子候之逮睹鋸截有異急叩頭曰此中有石幸丐之已而果然疾由是瘳焉石圓如鳥雀卵中色正白著木處燦爛如黃金噫天生異物以瘳異疾非孝子之感烏能至耶

易為君子謀

左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孔僖曰吉凶由已而由卜乎汾陰侯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嚴君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故易之為書雖為卜筮而作以一言蔽之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善讀易者以已之所處

似在某卦某爻則當進當退吉凶自有所憑則以吉凶係於義理而不係于禍福也故曰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耳不然以干名犯義之事而筮得吉爻將毅然為之乎以盡忠盡孝之事而筮得凶爻將退然中止乎今人不論人事之當否而動以決諸卦爻亦惑矣

主之者謂之神

天地間有主之者即謂之神無知者有神以主之有知者亦有神以主之萬物有神而人身亦有神目見耳聞是人之所以為人所以能見能聞者則人之神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三

為之即人之魂是也故曰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心者藏神之舍心不在則神馳於外也非惟萬物有神即萬事亦莫不有神如人有善念則善神隨之有人有惡念則惡神隨之朱子曰人心平鋪着便好若做弄便有鬼怪出來乃是以氣相感耳今道家必曰人身眼神何姓何名鼻神何姓何名三尸神何姓何名則失之鑿矣雖本于緯書然終屬荒誕不經也

魂強魄強

火日外影金水內影火日陽也故影在外金水陰也故影在內火日猶人之魂金水猶人之魄是以魂強



者往往盛大而多粗疎魄強者往往細潤而少濶達也

○至人不動

明姚廣孝靖難功成祖遣四宮人侍浴使人覘之遍身洗訖獨遺其私姚叱曰這塊不是皮肉麼成祖以此服其僧行之高然而至人則不念及此也叱之者猶爲私所動耳程子曰大醉後益恭謹只益恭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三

卦變

前所云卦變之說至今蓄疑未釋及閱經義考引揚慎言王拱東著周易說辭一書之論卦變心始釋然其言曰竊觀彖傳知剛柔上下往來字樣本義類以卦變言之愚看止是一個見在卦體並無卦變之說也且如訟剛來得中是上體之乾剛來得坎體之中矣隨剛來下柔是上兌四五之剛來下震三二之柔也噬嗑以震體之二上行離體之五故曰柔得中上行賁艮體四五之柔來離之二以文三初之剛離體三初之剛上艮之上以文四五之柔故曰柔來而文

剛分剛上而文柔大畜剛上尚賢蓋上九以陽居上六五以柔尊尚之矣晉柔進上行蓋坤之體柔上行離體之五矣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非以外乾之剛來主于內震之初者乎升柔以時升非以巽初之柔上行坤體之柔者乎睽柔進上行其以兌三之柔上行離五之柔可見鼎柔進上行其以巽下之柔上行離五之柔可知蹇之往得中言艮上之剛往而得坎之五焉渙剛來不窮言巽上之剛來至於坎中之二焉凡此皆本卦見成所具義理一展卷間瞭然在目若卦變甚覺牽強恐非聖人作易之本旨也余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三

至而伸者爲神

烈婦死節埋沒不彰往往有香氣遠聞青蠅不近者此理易明蓋天地間莫非正氣充塞得正氣而生者爲人爲物所謂至而伸者爲神也烈婦之正氣配道



義而塞天地瀰淪不散亦所謂至而伸者為神也形氣雖為返而歸者之鬼而正氣方為至而伸者之神焉故能青蠅不近香氣遠聞耳然則塞乎天地之間者豈虛語哉

族黨

三族古時惟謂父子孫耳父之昆弟已之昆弟子之昆弟亦是有稱五族者謂已之祖及已之孫有稱七族者謂上自曾祖下至曾孫有稱九族者謂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喪服小記曰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是也堯典註本如此詩疏謂九族為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合而為九不知同姓為族異姓為黨故爾雅于內宗曰族于母妻曰黨以三黨而混于三族可乎後世有族誅之刑復波及外黨且明成祖刑方孝孺十族并及于朋友吁天下無唯類矣

五行志

范蔚宗後漢書五行志曰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少齟齬笑始自梁冀家所為京都歛然效之此近服妖也天戒若曰兵馬將往收捕婦女憂愁蹙眉啼泣吏卒掣頓折其要脊令髻傾邪雖強語笑無復氣味也熹平中省內冠狗帶綴以為笑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三

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天戒若曰宰相多非其人尸祿素餐莫能據正持重阿意曲從今在位者皆如狗也故狗走入其門數語筆意縱橫似莊似譎啟唐人小說之習焉京房易占云國多邪佞則蟲與民爭食居位食祿如蟲矣范似得此筆意

稻蟹不遺種

月令孟秋介蟲敗穀註云稻蟹之屬越語曰稻蟹不遺種夫蟹固輸芒而吳中之蚶蜺害稻為盛太倉一帶耕田者必貨鴨而盡食蚶蜺然後可以佈種不然不遺種矣蟹有八種而蚶蜺亦蟹中之一然不可以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四

蚶蜺而誤以為蟹如蔡君謨也

一字金針

張迥寄遠詩蟬髻雕將盡虬髯白也無齊已改為虬髯黑在無齊已早梅詩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鄭谷改數字作一李頻四皓詩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為臣方干改為字作稱王貞白御溝詩此波涵聖澤無處濯塵纓貫休改波字作中張乖崖詩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尚書蕭楚材改恨字作幸王平甫甘露寺詩平地風烟飛白鳥半空雲木捲蒼藤蘇長公改飛作橫薩天錫龍翔寺詩地濕厭聞天竺雨月



明來聽景陽鐘虞道園改聞作看都穆節婦詩白眼  
貞心在青燈淚眼枯沈石田改燈作春此皆一字金  
針也

○讀易免禍

人生日在憂患中憂在內患在外憂患者禍之難免  
也人處順境時有福而無禍不知禍福之相依故富  
貴而淫入于憂患中貧賤而移入于憂患中欲免禍  
者唯讀易而可繫辭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非謂其  
在憂患之時而謂其有憂患之心也易有吉凶悔吝  
吉居一而凶悔吝居三是憂患之多也易者免禍之  
書也富貴而讀易可以不淫能免禍矣貧賤而讀易  
可以不移能免禍矣思患豫防儉德避難無不由恐  
懼修省懲忿窒欲而至也甚矣人之難免憂患也甚  
矣天之福善而禍淫也

鼯鼠

鼯鼠五技不成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  
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余頗似之  
一好酒而無量二好棋而無品三好琴而無師四好  
學而無質五好施而無財友人或謂余爲鼯鼠云  
書隱叢說卷之十九終

書隱叢說

卷之十九

五